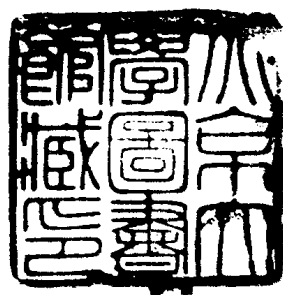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九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九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九九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了斧文集九卷

〔清〕王岱撰

湖南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了斧文集九卷》提要

敘

海以內瑰奇博雅能文之士大率多吾友也不則亦嘗聞姓字寓書往來者也詩古文辭固莫盛於今日才性所限各以區分規摹古人者貌附響臻千百人若出一手或憔悴苦吟遲巧速拙片言有餘連牘不足閒有負才好事者躑躅鞅掌沉頓於手

版簿領之閒號稱得志其怫鬱滋甚神耗力憊不得究其所欲言作者用希若此其難也潭州王君山長挾軼才不甚得志其爲人也博涉羣籍卓犖自負不隨俗俛仰好奇服金石圖書之屬放游山水所至與賢豪交用氣誼相然諾與之言懸河倒峽侃侃窮日夜四坐莫能難非所心服雖名

公鉅卿不苟推許意有所取凡山人野老方伎浮屠之流往往狎游顛倒狂嬉而不猒至於一事之長一言之撰述聲名未立亟爲推引之盡其力乃止其爲人也如此嘗與予論文都門慨然曰士貴各言所志耳若執筆隨古人謂某似某篇某似某什是古人之役也安用我爲故其爲詩古文

也多自成杼柚不假繩削朝脫於腕夕鏤於版終日累數千百言怒嬉歌哭筆墨淋漓或以爲憤時嫉俗而不知其胸中鬱結積纍使然也今夫風之始發也調調刁刁耳及其鬱極而怒號發林木揚砂石摧山堙谷河海倒流砉然作雷霆劍戟之聲風豈有意爲之哉蒙莊云大辯不言而其所

著書洸洋無範曼衍以窮年殆自謂也山長弱冠上公車蹇不得志故其言多騷怨而激楚向使山長數不奇竆不久早歲釋褐或浮沉於手版簿領之間求如此之竆愁著書豈可得哉然則山長雖數奇亦未爲不得志也

宛陵弟施閏章撰

序

王山長先生濟同季友也先生負海內龍門之望垂三十季操觚之士識文壘解讀書者無不知有王先生也濟雖與先生同季然不敢以鴈行相齒願晉以師事之其導我也如父愛我也如子循循善誘摯情直逼古先濟既自慶其得師又幸吾鄰之有人雖江楚各天而羨墻若覿誠不解先生之何以移我情而痛思弗諼也今

冬先生自潭過吉濟適有山鄉之行駐琵兩月乃得晉謁握手道故宛如隔世先生愀然謂濟曰子知我遊吉之意乎我惟長沙廬陵古昔屬地風煙相接聲氣相通非若燕韓晉豫遼遠難涉也子之同講舊交半在茲罷獨吾小范澹然化異餘皆松栢森植故吾猶存我之至止非以自慰亦聊以慰余子耳濟聞其言涕泗橫集不自知悲所從來意者淹老公車蹉跎歲月傷心

河上之歌興嗟髀肉之蕭歎會先生彙諸詩文付剞劂氏工將告成命濟爲序濟謝不敏先生弗許也因致辭曰濟惟天下有眞品而後有眞文有眞文而後有眞名非猶世人剽奇襲異祟華離樸以邀虛譽於天下也又非若俗士倖巍科竊進賢習呫嗶而工八股偶然取榮稱於當時也先生非今所共尊爲名彥者乎彼其學問之淵博識見之偉特讀書等身賦才英絕至性

蘊於胸臆菁華暢乎四肢故能攡芳蕤之馥馥發清條之森森尋常咳唾之間造次吟咏之際莫不光氣上浮精神外露隻字片楮皆可以奪日月之光而成雲霞之色天下之人翕然宗之爲名士弘長風流楷模後學兒童走卒咸識司馬里婦老嫗盡解香山名豈倖致哉而又豈可與苟且之世榮僞襲之虛譽者同日語哉陸敬輿李文饒韓昌黎唐之名士也蘇子瞻歐陽永

叔楊誠齋文文山宋之名士也立朝行己忠君殉國蓋卓然大賢之流非中庸以下所庶幾乃其文章敻絕千古爲世師法天下重其品而因以美其文若劉禹錫柳子厚王荊公陳同父之徒非不斐然成章蜚聲菀苑也然品既失真學或雜僞世雖美其文而卒以憸邪豪猾目之鵷猩能語抑又何貴品顧不先乎文哉以是知名果不可以倖致也先生意氣如霽肝腸似雪入無遁顯一接以誠士無賢愚一謂以讓小心敬愼和容可掬終日對坐使人淨鬻之氣索然自消名蒲天下而自視常若欿然雖未擢巍科膺膴仕偃蹇場屋棲遲寒氈乃達官貴人不敢以儒素相待儼然具保傅之望而交推爲公孤之器則其德業之孚人有出乎尋常思慮之外者矣著作山積久傳國門玆特畧見其一斑果日應宣室之問而踞虎觀之坐使

聖天子側席膝前歎不可及吾知先生當必傾其榲櫝以爲世間照燭寧倢是編哉此則眞品眞文磨礲淬礪匪一朝夕名果不可以倖致也區區以名士尊先生者是測海于蠡窺天于管扣槃捫燭失日愈遠不足與讀斯集矣是爲序

康熙乙巳仲冬吉陽季小弟李道濟龍孫甫頓首拜書

叙

無風力則天地瘖矣此修羕之所謂嗚乎野焉飄塵而不動其旨安在瑩中謂覺範不㾮著作故是秀媚精進紫栢因舉離花無春以喻之今人不能悟核中之仁烏能享全樹之無本末哉苦心自貶嘗賚遣放者有之莊生曰有爲也欲當則緣于不得已薪火歟皐壤歟曼衍窮季不必局也長沙山長訪愚者于青原彈指一世以

其生平全帙屬愚者序之愚者詎敢言二一超越蓮花法位隨分瘖聾安能爲大慧人論文然又安能以定性聲聞膠柱䑋嚴五地耶山長比興之作歸于溫雅古文記序不拘一格其才江河也出入世出世之言激揚回互聽其所至而休焉是誠不凡因坐釣臺石上嗒然相視已而曰造適不及笑而已矣反聞得力乘物天遊方以易爲褋䥥指掌一笑公因反因非大負兩足尊曷可荷天衢而畜後世哉是所祝也

極丸學人弘智識

西洽遊記序

甚矣遊之難也遊而文則尤難天地生名山水待奇文爲闡發而莽漢艸艸涯目則山水之靈遯矣亦復艸艸屬筆則文章之靈又遯矣柰之何哉古今惟酈道元不負山水次則柳子厚稍解其意下此無聞焉甲辰冬過中湘山長出西洽遊艸示余其中山水之奇與世代之興衰以至人情物理之變幻無不森列備著洽眼奇懷

點綴生動一字一句皆具深致發遐想讀者欲哭欲笑欲歌欲舞水經注之後誠不意再見斯文也至哉其不負斯遊也夫如是而山水爲不虛生文章爲不虛出也請質之世之好遊者

釋大錯

趙序

余之爲文也有機赴焉既已有題矣經營慘澹神鬼出沒卽與人言笑飲酒歌曲痛哭之際至於夢魂起居未嘗少間久之而機赴隨其境之所遇而樂樂則文生生則惡可已眞有不知手舞足蹈者殆難以形容强名之曰溢焉邇讀王山長古文辭覺其楮墨皆有不可遏之機如余之所謂溢者非獨其才入斗而其學五車也山

長故以楚雄長天下楚之先實繁有材漆園三閭爲尤著南華溢喜離騷溢憂古之人無有不俯仰上下今古而能有言者至於性情之得失從此出焉嗚呼喜憂各以其時亦惟其入處之莊生抱負大宗師應帝王之學術而甘以逍遙養生曠達於踽踏之外夫豈非子輿氏不得已好辯之時哉屈大夫當溷濁而好爲蘭蕙茝蘺芳潔之稱與上官令尹鬼蜮同地而置身九天

闇闍繽紛僊神間其喜其憂俱無以自解洋洋纚纚其言喿而未有盡也山長之爲人吾不得而涯涘之而其文章見於汪洋浩瀚者吾得而溢之今有爲滄溟南溟之說者皆溢之說也而楚之西涯開溢於成都且開溢於北地滄溟溢鳳洲而鳳洲荅之溢甚二公淩滛於北地成都而又且從而決之後之爲楚溢者大泌耳泌溢幾涯爲楚人之李有餘豈數十季來有瑯琊者

如山長乎前之王李間山川而當世後之王李開世而不開山川吾固欲進竝了莽而弇洲也然了莽何屑屑哉其眞喜而溢眞憂而溢此固一滴水具大海味又烏在恣肆汪洋浩瀚者乎山長之處時有道而又信余言有切於性情之得失是以不辭澗溪沼沚之水以薦羞焉當不以余言爲河漢也

廬陵同學弟趙凝

了莽文集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七

卷八

卷九

了莽文集卷之一

潭州　王　岱山長著
宛陵　施閏章愚山定
朗州　彭之鳳横山校

陳則梁先生个亭全集序

天地何所窮際乎曰無無窮際皆水也水何所窮際乎曰無無窮際皆海也海何所窮際乎曰無無窮際皆文章也何以明其然也夫湘吾知其清也漢吾知其廣也江淮吾知其浩遠也黄河吾知其千里一瀉也洞庭吾知其萬頃不測也至于海吾則不知也海

之大不知其幾萬里也六合以内則北極于燕南極于滇齊粤之東閩越之西迄關而中無非海者六合以外則五行所屬四部所總天地不蒲之野燭火不炤之鄉無非海者未足以盡海也余之觀海于鹽官也觀其涯蕩然其水浩然猶夫雲夢河漢也忽然而潮倏然而汐風水觸聲雷鬪電擊山島捍拔日月滅汲四顧失色乃始向余之不知未始有知也鹽官其小者也土人曰秦駐以内非海也海之餘也非潮汐也潮汐之餘也潮至八月始壯一歳之中數千變焉一月之中數十變焉一日之中數變焉其來去也無

時其大小也無限隨月盈虧與時消息蜃氣爲市鰌風爲颶一嘯而水立者千丈漂泼不知其抵是海之變又不知其幾萬態余益四顧失色不已乃始向余之未始有知者之未有窮其變也海之變其小者也始余之與則梁陳先生交也知其爲人也不知其爲詩也知其爲詩也不知其爲文也知其爲文也不知其文之變也先生之文數十卷譚天譚經譚史譚易譚詩譚經濟譚天下事譚玄釋部譚天主法以至詞賦碑銘傳記序説讃頌六藝瑣雜百家佐誕無不伐髓吹毛夫經吾知其典也史吾知其實也子吾知其

博也禪玄吾知其精渺也先生之文也典則經也以爲經也忽然而史實則史也以爲史也忽然而子奇恣則子也以爲子也忽然而禪玄精渺則禪玄也忽然而百家佐誕則百家也忽然而眼前布粟以爲方之内也忽然而方之外以爲取精于古也忽然而取裁于心初讀之變再讀之變時時讀之變不已其四顧失色乃始向余之未始有知之未有窮其變者不獨海也夫海之生先生也耳目異乎人膽識異乎人精神異乎人使之歷萬變而未有窮先生之處海上也探其寶藏窮其淵宏歷其幻佐其文亦使之歷萬

變而未有窮觀海者觀先生之文而已觀先生之文
者觀海而已不知先生之文者不知海而已不知海
者不知先生之文而已不知先生之文與海之變與
爲何所窮際而已了莽子曰天地何所窮際乎曰有
有窮際嘗海也海何所窮際乎曰有有窮際皆文章
也余于無有窮際中爲有窮際則請以海上陳先生
對

施愚山先生詩叙

宣城施愚山先生詩名在海内爲操觚家所傳誦近
官湖西昌明絶學以斯道爲己任一時名儒眞士翕
然宗之又何俟余言爲贊頌也哉然余之不能已於
言者正以先生之名人所共悉先生之詩人所共見
至於先生之所以用力於文章學術者又非一二淺
人所能窺測也何也今天下聲詩日盛風雅日衰修
詞者流於膚率筆者流於弱以叫嚎爲悲壯以飣餖
爲典麗所謂古人精神格調百無一焉先生破萬卷
書友天下士虛心而實腹又能躬行實踐學道有得

偶借詩以淘寫其胸次皆發乎性情流於肺腑每一
下筆伐毛吹髓務去陳言不肯以一字近乎今人不
肯一字貌乎古人故其詩清至無痕澹絶煙火中和
且平讀之使人躁平而戾釋雖長篇縱筆波瀾老成
亦奪供奉拾遺之席是以詩爲眞寄不以詩爲言筌
豈操觚者所能窺測也哉先生督學山左有觀海集
茲官湖西又有近集夫天下之周流六虛而不窮者
莫如水蕩而爲湖放而爲海其千谿萬壑爭歸焉以
其大而善下也先生道大能容遇物平恕一枝一能
皆心折口誦皇皇如不及亦如湖海之不擇細流焉

宜天下之所以望洋移情而莫能涯涘矣

呉錦雯文集叙

山之奇者嶙峋嵯峨幽深秃兀水之奇者浩渺澎湃寒洌迅駛獸之奇者騈角雜彩鱗炳鬣蔚草木之奇者菌芝夔饕盤鬱挺拔天地奇佐霧異之氣不恒有之産無不奇然天下之山培塿多嶽止居五溝洫多海止居四狗馬燕雀多麟鳳止居二蕭艾樗櫟多芝蘭杞梓止居十之二三夫山不奇與培塿等耳水不奇與溝洫等耳獸不奇與狗馬燕雀等耳草木不奇與蕭艾樗櫟等耳又安所稱天地霧佐奇異之氣哉惟人亦然天下之人行屍走血緩筋弛肉與夫侏儒支離沐猴獐鼠者遍世界而偉岸稱奇人者百不得一焉得其一必有異乎人之骨相異乎人之才識異乎人之氣數必不使比於行屍走血緩筋弛肉侏儒支離沐猴獐鼠之類必不使安榮尊富生樂考壽造物者以爲非此不足稱偉岸奇人耳同盟呉錦雯先生骨相奇才識奇氣數奇目光若炬須髯如戟氣如鴻濛太初岱松孔檜胸有慧珠火丹腸有氷霜鐵石抱伊呂之材兼由夷之行内孝外忠出經入緯不戚戚于貧賤不逐逐於富貴無兒女子柔嫵可憐之色弱冠之季讀書與身等遍涉今古兼備體用下筆

萬言鞭遷撻固無片語墮周秦漢魏而下浩落蒼莽沉鬱頓挫黃河之水千里一瀉太行之阪千里一折無窮兒楞腹之羞無屠酤飣餖之誚其爲詩歌以十九首之氣兼建安之雄以屈宋之騷兼謝陸之麗駕乎三唐包乎李杜不落七子竟陵習氣數十季名在海內海內人士質疑問難于其門者相接踵得其餘熖亦縣赤幟窃其殘瀋立拾紫青黃口乳臭之子亥豕不分高軒塞路而錦雯終困公車久淹棘屋和璧空傳隋珠莫剖豈非物之奇者自不與凡物等哉錦雯在山爲嶽在水爲海在鳥獸爲鳳麟在艸木爲芝

蘭杞梓正天地所以奇其生又何是恡乎錦雯刻其近集行世問序于余夫錦雯之友多名公鉅卿獨問序于寂寞之王子者將何謂哉其意或有取乎此也

李雲田詩序

漢上名流二十餘人自兩朝之際先後貴顯都盡其落拓巾衫偃蹇塵土者獨朱開子李雲田兩人開子既修文地下而巋然如魯靈光獨存者惟雲田一人雲田才益奇窮益甚故漢上不樂走金陵金陵不樂走晉中晉中不樂走都門行李蕭然不馳一介不告妻子輿至命駕輿盡迴車其所至之地憎者妒者雖衆而名流巨公則無不奉之如師傅望之如麟鳳傾蓋納交賫車馬謀館舍以求雲田歡或有憐才小王解事文君亦無不聞其名而琴挑菓擲者下至屠狗

俠兒方外玄釋亦莫不風合雲集故雲田之才可以奔走海內名流獨不能動謎目之主司與無心之同學可以傾婦女屠俠之心獨不能免鄉里小兒之口不知巳者爲雲田少即知巳者爲雲田惜是豈雲田意哉雲田蓋以才爲天困不然不難與碌碌十九人者爭功名其淹蹇名場數十季復顛倒頹唐不顧者此其故未可與一二俗人道也凡高軒大牙赫赫奕奕于雲田之前者雲田皆視之如井蛙糞蜣其貢高自聖昂昂憒憒于雲田之側者雲田視之如蠅聲鼃咳下此者又可知矣故舉世間之虛名穢利俱不足

以動雲田之心雲田敝屣軒冕自愛其鼎芥擲千金裝無宿橐其馳馳逐逐若狷若狂不過以適然之遭寄無聊之思即動而得謗名亦隨之何足爲雲田累哉雲田刻集命余數言爲序雲田之詩在海內傳頌已久不俟余之贊贊佛者與謗佛等直書雲田之行事與世之所以遇雲田者如此

李謙莽離騷箋註叙

古人無所謂著書也情深而文生文生而名立初不從名起見也故有著其書而闕其名如三百篇及十九首是也有借古人之姓名舒後人之志意如蘇李贈答之書西王母瑤池之歌是也自聲吠之徒無書而竊名并竊名而竊書遂使後世因書而疑其人因人而疑其書紛紛遍天下矣吁可勝道哉吉水李謙莽先生著書甚繁箋註者三經離騷自桑海塵飛先生遯跡遠野其書多不欲傳後客荼陵有及門得其稿轉相流播遂爲吾楚一俗父竊之因刻以行世先

生未之知也長公龍孫甲辰公車歸道孝昌過吾鄉夏子振叔案頭得其竊書則宛然先生原璧也箋中毋桂字即以主代先生欲避其先世諱註內因發明之竊者未之解也亦如原本刻之龍孫憤且哂欲發其覆以明先志會振叔與竊者瓜葛始力解龍孫因謀所以重梓辯僞者問叙于余余謂屈平懷君戀國憂讒畏譏纏綿糾結鬱抑支離自吟自止憂之所至音亦至焉音之所至情亦至焉情之所至文亦至焉文之所至百世麟炳與日月爭光屈子亦不自知也今謙莽先生以忠悃之意悲天憫人思宗社之覆隍

懷黍離之非故又借騷以寄意留連三復而不能已其精神殆與靈均往來出沒于黃陵風雨湘岸煙波之中是豈他人所得而傚孟也哉然則竊先生之書者如病狂之猘噉以蘇合之丸必將懆腹裂腸以出安能掩天下之耳目乎李亦以巳詩溷青蓮集中至有發狂發則啖穢而甕刎以鄙穢䠥目之夫竊以金童僊人之語其不獲李亦之報者鮮矣齊丘生竊譚子化書然百世下知有譚子化書而已誰復知有齊丘生哉竊先生之書者愈以傳謙莽先生之書而已又何訝焉

徐伯調詩序

詩之不同調也自有聲詩已然三百篇中風則多委雅則多質頌則多與風雅頌不同調也大風之壯亥下之悲漢詩不同調也魏武之武魏文之文父子不同調也李杜齊名一本乎天一本乎人不同調也元輕白俗郊寒島瘦不同調也夫古人調異不強之同今日調不同即攻其異今古不相及豈眞逕庭哉抑所謂異同者其人非眞能詩眞能詩自有殊途同歸之處安有相強而相攻乎余束髮爲詩幾三十季所交詩人半天下至于詩每畧不深論一時自稱壁壘者皆揮扇避之目議我居高而視下見余詩亦詫爲河漢少見多怪淺者訕笑甚者訶責余方自眩惑而不解也丙申冬在施愍山署徐伯調子從越來望其衣冠無近代把臂語若乳之入水語至旬日不倦若水之有源各質以生平詩則惠莊相遇而笑也向余之居高視下者對伯調若家人父子向人視余少見多怪者伯調亦如布帛菽粟令而後余眩惑無以解者果可釋然無疑也夫伯調與余不同調也伯調詩好法古余好作古伯調喜整余喜肆伯調鳴金珮玉余服芝衣芰伯調清漸明堂余縣崖絕壑調不同而

志相樂者正有得于古人眞詩而不暇相強相攻于聲調之間也世尊上座有從眼耳口鼻意識六根悟圓者悟不同總以得正法眼藏爲得也伯調通二氏當自領之

顧華峯詩序

天地之氣鬱則求舒不大鬱則不大舒水行地中浩蕩無涯排爲江河蕩爲湖海由涓涓以極于澒洞人之才亦然鬱爲文心散爲華藻窮古極今莫知起落出爲經緯處爲金石余來歷下馬塵初拂即索解人四顧茫然無有應者乃走趵突見其三竇排空水花石浪噴沫濺珠倚石而歌歌已復笑泉上之人無知之者余亦無以告也忽有顧子華峯自梁溪來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躊躇四顧傍若無一人覽諸詩掉臂不囑及讀余句莊忠相遇笑口頓開任李低頭攢

眉無處于是把臂縱譚古今音詞清暢汩汩無涯與泉聲相嚮答更出詩數帙覩之風起水湧山突海立縱筆所至自成珠璣其舌端簡外煙火都消羽毛欲化如緱氏峯頭藐姑冰雪者余不覺悟然有會也夫梁溪顧氏累世簪纓而華峯子當此翩翩裘馬之季宦弃槖翰于玉禁坐鳳已于金堆乃亦東齊魯北燕趙潦倒于車塵馬足之中淹滯于殘羹冷炙之內豈眞有所樂而爲之哉將必有大不得已于中故欲借此東馳西驅爲埋憂寄愁之具此正余所謂天地之氣鬱必求舒者向見之泉今見之顧子矣顧子勉乎

哉天地之氣鬱而爲予之才者行將前帝席賦長楊鼓吹風雅與爲國華爲詞塲盛事不第林泉絕唱已也亦如跔突之涓涓歷下者放而之滄海焉余將拭目矣

于東海德政序

東海于公以名進士來宰潭邑二季之内潭之民始然忌既然異終然喜躍舞蹈而歌家傳戸習不覺盈帙父老以岱請諸風雅余誂筆紀事彙採風謠垂之世法岱雖不敏不敢不趨蹌從事者以古道在人不可磨滅也始與二三素心編述成集或有不釋而問于王子曰十季兵革詩書墻壁僮僕旌旄此道如土鼓溝斷不譚于世久矣吾子於風雨燐中奏其清角毋乃創乎王子曰何爲其云創也葩經三百大祗皆採諸風謠以登郊廟故問俗觀風者必徵諸里巷之

言下此來暮興謠五袴作頌十奇三惠莫不見諸諷誦是役也述之不爲創也或曰有之㷀前此諸宰何不聞也王子曰前此諸宰皆借篆僻邑亥豕不辨蟪蛄底風民方疾頞相向何暇歌也或曰標美示異稱德頌功古出之民今出之上鳳凰甘露尚疑附益惑衆矧以中材居茲末季乎王子曰有之凡此皆操觚染翰家標榜習俗講墨成丹取媚邑宰余束髮偏僻耿介成性無所俛仰于世何致妄有附益以言媚人天下之不可媚人者唯此風雅文章一綫耳豈恐隨聲逐影恬不知怪乎或曰吾子以耿介絕俗之性不

合于時子之于矦也落落而矦之于子也磊磊無所致其浹洽而吾子誦之何也王子曰此矦之所以可誦余之所以誦矦向使余于矦日啣杯酒結爲慇懃所言者皆私言也唯矦無所于譽余無所見諛其不能已于言者此古道所以不絕于人心也郎大有怍格于矦猶當欣詠樂唱矧止磊磊落落無所浹洽遂已于言乎今日之家傳戶習者寧盡皆德矦之人也哉或曰漢之循良必有赫赫耀耀表見于時龔黃卓魯瑰異殊多矦以魚魚雅雅祝官如寄若無所立異何以能洽于民傳于後也王子曰循良之吏悃愊無

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孔子曰政惡譁而好靜也元結謂靜以安人矦之不立異所以難也或曰子產鑄刑書古稱遺愛有火鮮死而水多溺之喻恐矦之能爲慈母不能爲嚴父也王子曰子產時鄭俗婾靡非刑劚之頹風無挽矣今日者譬諸病復之人元氣耗弱參朮雖所急須若投之過驟亦至決裂須先用王道和平之劑休復元氣然後補可投也潭戶口淪滅力役徵求血脉枯竭民不堪命矣尚欲用苛無孑遺矣故凡矦之魚魚雅雅無所立異皆休養也或曰至德無文至治無誦歌功贊美習俗使然毋乃疑于世

而議于時乎王子曰何必其不議何必其必疑也岱也何足以譽人也譽不足爲矦重矦亦不藉譽重以不足重之譽加不求譽之矦豈徒區區望信于世稱于時乎矦以名進士居　天子輦轂下豈不能延譽于進坐取清華獨甃仕于潭之僻邑無憾無慍豈非求其道不計其利竭其已不于于世盡于人以聽于天者乎是矦之能盡者人也其不可必者天也不盡于人雖倖獲過聲君子猶將恥之難必于天古聖賢已習而安之矣又何怪乎或曰盡于人以聽于天可忌言矣何必其錄之也王子曰凡矦之所爲可爲亂

後休復立治者法潭邑感前乎此者無其似後乎此者無其繼是以錄之著爲型典爲民請命焉或曰後此者不信將焉用之王子曰鳳凰芝艸賢愚皆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至于食物遐方異味有嗜有不嗜者若粱也膾也炙也豈得有不嗜者哉則矦之政不傳一時將以信于後世也客唯而退

余因筆之書

送陳逸子南北游序

二氏於吾儒行相左而道相同名相攻而實相資吾儒所譚者無過忠孝大節蔡中郎素稱純孝竟汙卓命伍員力雪父讐終累臣節蘇子卿漢庬未敗而母養無終王陵戮力王家而親死難顧黨痼之誅范李首難聲名之忌謝陸同摧叔夜臥龍之名彌銜鸚鵡之句德祖黃絹之對龔勝蘭膏之焚楊子雲學貫天人自投閣下玄敌難傳劉歆谷永精識洪範一經新莽學亦同汙歷閱古今莫不忠孝間虧或名全身死或身保節傷而陳圖南混沌黑甜風鑑二帝蘇門鳳

鸞清嘯全名五胡澄圖玩石虎若海鷗林公覩朱門如蓬戶其餘慧遠參寥作詩三昧修靜支遁寄傲林泉雪蒂離騷之讀文山黃冠之求皆若沉若浮若隱若見若惟若乎終期于無傷大節而止由是言之節故難全於吾儒而易保于二氏也此行相左而道相同名相攻而實相資也攸水陳逸子五篋故開之陳先生長公也陳先生登丁卯賢書戊寅歲林藍寇艂陳先生死之是特逸子季正少風華正麗才思甚宏何求而不得乃心傷先公之故徘徊瞻顧憔悴支離若人世間無所自安其身體膚髮無所寄其智慧聰

明者于是遍走四方思先公不得見思其所以見先公者乃見先公之故舊師友江西李先生太虛太虛開之公座主也開之公之感知者逸子因感之楊機部先生黃石齋先生開之公所欲交未交者故逸子師之趙公洞門胡公石江馮公偉公開之公同譜也故逸子父執之其餘周公九煙周公伯孔白門之林子茂之程子穆倩逸子皆爲開之公交之蓋逸子奔走數千里無刻無念不思爲闡揚先世地且欲老其才沉其識爲開之公一吐未盡豈意十季之內中原鼎沸大業不終所志淪沮于是白骨青燐人巳城在

四方型典落落晨星逸子鶵齡失恃育于祖媪未幾亦卒李密之情哀傷骨毀齊肴德曜尋復云巳中郎有女伯道無兒逸子一腔血性四顧無非酸鼻痛齒而山野行藏更不樂溷盛世冠履夬志薙髮禮足空王更逸子爲拾殘更五篋爲輔元癸巳冬且之海泛杭尋天童老人之鉢走幽燕傳趙州辨才之衣假道湘潭問津王子王子岱與有十季交見其雪笠雲瓢寒灰枯木不覺瞿然有感也夫人生誰不樂身亨寵榮體披羅縠口廿鮮脆目呈珍玩粉白黛綠者充塞左右聲名達于四方勢位傾于寰宇矧以逸子何求

不得之才爲繁華過來之性獨能一切謝絕坩心塵飯菜羹單衫艸屨土木形骸而不辭者豈非有見于古今之身節難全逸子故欲有以全之也耶逸子勉之哉從此或釋或儒或不釋不儒而求其所謂黃冠故鄉者皆期終保于大節以無傷生辱親爲圖南孫登諸人所笑郎可以報開之公于地下矣

張螺浮晨光詩序

螺浮先生以晨光詩屬楚了菴子叙了菴子喟然而歎曰有是哉不意當吾世而親見唐音之作也夫詩之有近體也始于唐也唐以後無唐音無唐音而益學唐音學者愈似似者愈僞爲宋爲元爲明唐音終不可見不可見而詩亡矣宋詩亡于理元詩亡于詞明之何李亡于笨七子亡于允公安亡于謔天池亡于率竟陵亡于薄石倉竟陵之優孟雲間七子之優孟後生輩出標榜雲間貢高白大土飯塵羹餕魚敗肉合器煎烹使人敗腸而吐胃弁雲間故步亦亡矣

螺浮公獨能挽風頹波蕩之勢爲空天昭氣之音可敬也不獨可傳也夫唐之音清而厚俊而渾其入人也深無削弱之色無叱咤之響今公詩有一語不清以厚乎有一語不俊以渾乎廣大則鐘呂也幽細則笙瑟也自然則天籟也有怡悅而遠豫戾適已性而移人情用儲王之肯行錢劉之調者也夫余也楚傖也何足以知詩也白香山詩時令老嫗作解公之意將毋類是余惟樂唐音之復故不敢辭于言也

四子偶課序

余之汙漫遊也始乎中州滯乎燕冀放乎齊魯呉越而稅駕焉歷太行孟門之嶠崩嵩少泰岱之巍峩泛黃河錢塘之浩淼觀潮碣石泰駐之間逍遙乎西泠之幽山陰之道弔貞娘和靖之魂尋公孫丘訴之聲響歲有五更而後返焉歸休乎鷦枝彳亍乎蝸角塔然喪氣臥蟄于蘭室聰塞明伏雞如木瓦競角馳逐者之若蟻鳴床下不聞也緣有老友唐子質生提鉛懷槧館我清溪春燈夜青竹露朝白相與游戲呫嗶爲蠅頭之書賦小言之什與垂髫舞象者爭棗栗之

餘若丈二將軍獨繇短簫唱曉風殘月抑忌須髯之若戟也于是比隣素心唐子琴疊史子翼孔槊其風而和之披我蓬蒿開我素帷相視不言啞然而笑探懷授簡丹墨淋漓則亦埋頭呫嗶中物也噫吁嘻悲乎哉四子者抱日星河岳之氣探抱犢洞庭之書懷瑾握瑜處不即勒金石傳名山爭光日月出不即奏羽獵前帝席麟炳國乘乃復伊哦呫嗶與垂髫舞象者爭棗栗之餘志亦悲矣或者曰自安石宋士八股幾五七百季其間巨儒將相往往而有于與生戰國不欲自同于秦衍然其立說進論未嘗盡戰國習而去之則汝四人者又安事舍八股而高論哉因彙帙付之梓

章舍可詩序

詩之興也古著爲經經有五詩居其一故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禮以明等殺春秋以言治亂詩以道性情然興觀羣怨貞淫懲勸往往風移俗易太史以之觀民聖人以之致治惟詩入人之深是四經之所主又皆不外詩者不惟列四經且統四經而貫之自世遞降視爲學士家言無益經世大務豈古之所謂詩哉余世誼章子舍可爲騷壇老宿執山陰牛耳者數十季自乙未魁南宮出令壽光海內始易風雅之名爲吏治之名其令壽光者雖未朞季所以剔獘去

汰肉枯澤稿者不可勝紀未幾以挂誤去邑父老子弟如失怙恃挽轅攀轍擔糧負槳不絕于道至今猶有思而垂涕者如古之鄭僑漢之魯召不過焉辛丑余遊歷下章子方以詩授梓且謂余曰此近詩也令壽光無所得得僅此無所適適僅此歷諸艱辛身以外無餘物餘亦止此余聞之不覺躍躍起舞何也世謂詩之無補經世也久矣今章子一行作吏乃能不困簿書不苦繁劇俗易風移化嚚感頑陰經九坂險經三折不作不搖波平浪息豈非得性情之正氣厚識沉油然以[illegible]勃然以達愷悌入人和平神聽之所致哉是章子吏治之卓然又皆詩之所爲也則詩有關于經世信不誣也章子行將歷仕中外致世康平以經濟名世庶幾與風雅之士生色焉起舞不獨余一人也

錯和尚嶽遊艸序

吾楚山之高者以百數如永陽之九嶷襄陽之太和長沙之大潙首禪其最著者不僅衡也楚山之廣者以百數如郎陽之天心周百里牽容之東山百里鄜邑之萬陽三百里嶽陽之天嶽五百里亦不僅衡也楚山之多峯者以百數如臨湘之大雲峯七十餘衡陽之候計峯七十茶陵之雲陽七十有一武岡之靈山亦七十有一不僅衡也然必以衡山稱嶽者盖天子封禪之地其氣雍雍穆穆不以高廣衆峯與名山爭不以靈奇秀異與一丘一壑爭而所謂高廣衆峯

千奇百秀自無不有及實覓其惟異了不可得此嶽之所以大也自有嶽以來履杖之所躋攀筆墨之所題詠無不竆極心力思盡嶽之勝終未足以盡嶽以嶽之大不能盡亦不必盡然而尋聲逐響者則人各具一遊遊各具一記一詩其機杼如出一人一手者余曾閱天下名山記百不得一焉凡序事鋪張則山川失實記遊刻畫則摹擬多痕登眺諷詠之趣勝雍穆肅清之氣滅以是副嶽去嶽愈遠甲辰冬錯和尚出嶽遊艸番示余讀之雖亦自書所見而全嶽之勝具備前此作者記若詩之美具備所謂不得以奇秀

名而千奇百秀無不足及覓其所謂千奇百秀終莫能得亦如嶽之大焉然則求嶽者不當於八百里七十二峯中求之求錯和尚之記若詩亦不當於言之繁簡句之巧拙中求之惟當領其雍穆肅清之氣而已

大易註疏序

易之為書包古今上下自一畫開天古聖人聚精會神于此或以之治世或以之制器或以之卜著或以之窮理或以之修性命盈天地間無一事一物能外易者漢以後諸儒如京房焦氏康節鬼谷景純之輩或得其幽微以為推測故古人讀易數十季然後得其一知半解于一知半解中數十季然後自造淵深由宋末安石立八股業尚註疏而靡理數而朱子註疏亦以明理不專帖括也至明以下士子捷徑剿襲者并舍註疏而習塵言王者以此取士子以此應并

註疏皆糟粕矣故此註疏作而易理亦已而制義作而註疏又已易道何由而復興也哉余弱冠治易已卯座主恪芬章師以易起家故吾楚之以易名者多獲隻有章公綱之者即恪芬之仲弟也早季為山陰名宿久困棘屋于是之歷下即為歷下諸生辛丑冬晤余乃出大易註疏命余為叙其書近尺字皆蠅頭楷法丹黃精研集古今名註而斷以己說不背古不襲今洞中貫外贊翊經傳發易中之有補古人之無發古人之無刪今人之有其一切飣餖陳言而務去之余閱十晝夜而未忍去手于是深為易道幸也夫易之淪已于帖括者數百季今公本前聖作易之心與後聖觀玩之意一起而振之其繼述擴清之功當不在朱程下又何俟余言為傳哉且也世之所重者制藝尤重者制科每以制科之得失為制藝之媸妍以制藝之媸妍為註疏之可否今此書出序以久困名場之王子所謂北轅而南轍恐無以厭當世之心章子曰否易之為書也故憂患聖人之所作不以顯而以晦乾之首稱龍也龍之變莫測可隱而可見余與子隱見未可測則是書之傳正未可測也王子曰諾是為叙

韶山詩叙

孔門德行文章各列一科以不能兼亦不必兼也然有不求兼自無不兼者三百篇以及漢唐宋忠臣孝子醇儒烈士其言皆亜金石而炳日星屈騷之作後人列之爲經杜陵之詩風人登之爲史何也其言皆感於性情雪於肺腑詞至而義盡言近而旨遠有一往俱深之致非學士家浮言碎義之所得擬議者也吾季友李遯滑隱君子也自滄桑以來謝絶春明遠跡塵市放懷山巔水涯之間雖饑寒交至尊慍不形全身味道物我無忤萬卷雪霜一銘蒼蘚寢食以觀

古今瀟洒而送日月遇時感物短歌微吟詞以達意不怨不尤陶然自適自行自止余讀之反覆旬日不敢以躁心對之懼其逐于浮也不敢以怠心對之懼其郎于玩也不敢以嘗律嘗格對之懼其馳于名鶩于時也其思沉其意摯無溢詞無淺旨腴陶潛之枯平杜甫之憤殆三百之遺音離騷之續響與雖然人之知遯滑者皆以其人未知其詩也考亭以人掩其字右軍以字掩其人遯滑之詩殆以人掩者至于知其人者不必知其詩知其詩者不必知其人并人與詩俱不欲知是則遯滑之意此遯滑之爲眞隱君子也

陳太公序

太上貴德其次立言言者太上之所不貴也然世固有德厚而譽歸亦有道高而毀至者是以仁人孝子于祖功宗德必哀思感慕思慕之不足從而歌詠之一人歌詠之不足必使天下之人從而歌詠之以纍於世而垂于久如武功文德聖善淑女諸篇使千載下見其言諒其心有以感發興起是言者古之聖人有所不能已寧獨仁人孝子之用心爲然也哉吾友郭子幼隗才高學博行奕名芳一時能文之士無不擔簦懷刺願與幼隗交者一日出太公陳恒翁先生

狀并詳母楊孺人行事傳諸同學徵其詩文以表揚先德于是同學爭先致言王子亦逐隊修詞自愧固陋乃幼隗叓命王子并言簡端嗚呼如太翁若母者余不文之言何足以序之而必徵諸余者亦猶行古之道也何也言者心之聲也古人言不貴華而貴實故採風之言徵諸里巷正以里巷者毀譽之所不施幽隱之所必剖也余與幼隗交有日復與之阡陌相通者十有二載太翁孺人之行事所謂日薰而月習矜式而策勵之者其視里巷之言爲何如乎雖然太翁隱君子也楊母淑德也觀其生平不戚貧賤不歆

富貴約身儉志急人之急其于親也生事盡力死事盡誠休戚呼吸通乎二人不復自爲寒暑至于執紼之際哀動路人呼天雪霽如古之孝子柹活泉生返風滅火者當其血誠所矢金石爲開水火不避是豈區區要名沽譽效晚近之所爲乎然則言者故太翁若母之所不欲聞者也其幼隗欲言之欲凡天下之爲仁人孝子者皆言之此又古仁人孝子之于祖功宗德有不容已也余也烏得而不言乎

重刊感應篇序

古來福善禍淫之說端士違之達者畧之司馬子長傳伯夷云顏夭跖壽報施無凭而南宮敬叔禹稷羿奡一問宣父置之不議不論之列豈冥冥之中不可以嘗理測耶然天道遠而人道邇惠迪之徵往往而有潙汭之聖尊富饗保總必於德抑又何也葢大聖人彌縫世界欲盡人有善無惡故借神道立教垂勸致警使人修吉背凶無少乖隔也太上感應一篇前哲傳衍已久先儒經屢增飾著爲事應了凡袁先生更立功過格以爲報施不爽若數計指畫挾左劵而

求也故其書盛行于時大司農王公玉銘梓善本于京師葢先生先世自太保端毅公及其大人比部尚書郎皆信奉梓傳無忌當玉銘先生庚午闈錄即有緋衣告語之兆今官至輔台又足爲事應之一徵戊戌余在長安同學許子適西以丁酉獲雋同計偕司農公因手授一編囑其刻傳而適西太翁玉衡公有德而隱者也生平喜善樂施解患排難賑饑施藥歷四五十季不倦一日客游燕冀拾遺金十有七候失者返之失者感涕叩頭期以冥報不數夕即夢慈雲大士命青衣童子持幡前引曰公陰行善爲誕天上

石麟兒昌大門戶特翁方未有嗣不逾載而生適西適西早慧七八齡能文露頭角旋釋芹在泮丁酉魁楚榜眞毫髮不爽者乃更緝王司農之書以行世余觀許翁還金類裴晉公還帶事其神錫吉夢又與大司農王公合其他日適西爲黑頭宰相以調燮太和道濟天下舒太翁未盡之澤視晉公司農無多讓矣余與玉衡公爲廿季交而適西有通家誼故不覺悉之深而期之確也雖然玉衡隱君子也初不欲彙以示人然余必彙者則不佞區區之意欲人手感應一編遵奉廣傳無負玉衡公更捽之婆心也

章子寅先生懷友詩序

五倫皆以天合惟朋友以人合天合易人合難故友獨著其名曰交天合嘗眞人合嘗僞故又著其實曰信然古人交難而友存今人交易而友亡何也易交者朱穆所稱五交也非信交也五交起信交亡矣易曰同人出門交有功夫同者道同也非雷同也五行水火之不相入也然合之相濟爲用四時寒暑之不相侔也代之相輔成歲異而同非同而同其同乃眞同也章子寅先生與同里王子雲前輩爲一人交子雲數奇衰季落魄匡蠡閒先生懷之以詩性至而情

摯讀之可以感薄而化囂夫章先生名在海內垂數十季足跡所至巨公名儒無不交先生胸中眼中若駒過電滅而憶十不記一獨有所謂子雲者日食夕寢而不忘夫子雲性峻先生道廣不同也子雲坎坷終身先生經濟在世不同也子雲孤雲無侶先生玉樹盈庭不同也子雲從性化情蒲團枯槁先生從情鍊性游戲神通不同也無一同交數十季不以貴賤生死異者其道同非雷同也異而同非同而同也友者二我也我與我周旋耳目口鼻異其官寧必五官互用而後爲同哉雖然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得知己

一人可以不憾矣是知可希不可無一也若子雲者人人知之非子雲矣使并無一韋先生知亦非子雲矣子雲足傳韋先生足傳哉

樸艸叙

司直于先生與吾鄉竟陵齊名而鴣灣兄弟每都門至止必以司直爲主盟其後與劉子同人著帝京景物一書盛行于世海內知與不知無不宗仰先生者然先生處聲華中而樸茂純雅無逐逐畋名之習雖抱才不遇讀書敦行不怨不尤味道終身晏如也余自束髮卽欽先生名然無由一識先生顏色于是且數十季壬辰間其猶子東海起家已丑來宰吾潭邑益思先生不置及入都始與長公慧男定交雖不見先生見長公氣誼風雅如見先生焉因載其樸艸歸思欲選刻廣傳又以塵勞車馬未就至長公宰螺川乙已余始掉山陰舟而吾季友周遠害已叙其集刻之矣先生之詩有定價兩歷朝代爭傳不置何俟余後起者爲册黃哉然事久論定先生之歷世彌允者正自有故也何也世之才人何限詩文何限當時則述沒則已焉先生之詩終不可磨滅者甚矣樸之所爲也語曰未雕未琢復還於樸是樸者華之本天下之樸散爲華華仍歸於樸華可朽樸不可毀方竟陵盛時人人以風華相尚求其樸者少矣卽欲借言樸而名根膠固競末平蹤未息學浮而識鄙久之菁華

已竭而眞氣衰即竟陵自不免焉使天下破壘奪幟調屢變而攻未已司直先生儼然歷數十季久且彌兊者則樸爲之也先生奕世閥閲其友之散於海內者非名賢則鉅公先生一丘一壑不因人埶不獨其詩樸其人亦樸也慧男爲宗伯雍來李公東坦少宰李二公又司直東坦也今宰螺川愛賢下士如恐不及其飮氷茹蘖任勞任繁俸薪之餘皆以急友且不知爲閥閲中人是不特先生樸而慧男亦樸也然則先生者殆太丘有道之流非一切時流所及也先生之久而彌兊又何疑焉

寓菴近詩序

津公攬艸木之菁華舒其絢素體禽魚之鳴躍暢其性情短歌微吟出角入徵如妙香吹遠捉搦不能如晴煙裊空刻畫不定使讀者肅穆容歛奔悅神躍杳冥恍惚入而不可出于是乃悟佛之通于詩也詩慧業也作者慧根也夫慧莫大于佛佛慧何大以戒定故譬明鏡焉一塵不着故能鑑形大之燭三界朗幽昧窮前後億萬刼語言文字其小者也津師墮地來長齋苦行固漏止觀尙不知世間有五濁六慾焉雖輿會所致遊覽山川延納素侶而禪關一掩萬機寂

然刼火野風蒲團不壞旣不買山而隱皇皇架箖之勞復不托鉢沿門逐逐貪嗔之陋是以其心如赤日容光必照物無遁情如虛空萬象幻形無有窮極是豈區區蛾鑽故紙蜣弄泥丸者之所能至哉或曰初祖以文字爲障今此不除有碍作佛余曰嘻除文字障者正除故紙障也非除慧也世有不慧之佛哉余與汝何足以知之

車子詩文序

往竟陵樹幟時湖以南邵陵有車子並踩一時余雖未謀面見其詩知其人如是且三十季余浪遊四方而車子亦久困名場不遇竟以高隱稱滄桑以後其四方老病或存或亡而車子獨巋然如魯靈光益者書養高乙巳偶作邵遊車子遂孤杖出山相見握手驚且愕與語數十季情緒大似白頭宮人談天寶季間事衆人未之觧也車子乃出其詩若文見叙余讀竟不勝重有感焉何也才者天之所吝不輕予人然天生之天困之其才之大小與困之淺深似相表裏

者往往不測其天之意然庸庸厚福者淹没無聞非分倖致者亦且致忿其聲名在天壤文章垂竹帛與立名節建不朽者往往皆困厄不遇之人是膺福錫寵當時則述没則已焉蒙壓屐聜事久論定潛德彰焉天之所以困才之意正所以吝才不輕予人之意抑又何也葢天生才易而成才難使才具既備乃逐逐傀儡塲其于上下古今憤胷瞇目則才中廢故必使其終身困抑不遇然後得借奇丘秘索以寄其無聊之思以消其磊落之氣以發其礚礴鬱勃之才其慧始盡學始鍏才始老今車子垂季逾甲子不以博青紫不以營宦海不以涸簿書錢谷獨一意于上下古今其功力所至爲何如也今車子名高而養厚視赫赫耀耀如蜉蝣朝槿者相去寧止天壤哉然則車子所以缺于人者全于天也伏生傳經牖下王通授業山中使伏生與終童並遇文中以獻策得售則絶學之墜無傳道統之系誰續方之車子又何感焉至于車子之詩早季奪竟陵之壘近且登陶謝儲王之堂格正而韻諧思深而致逸文如歐韓賦比江沈遠近且悉其名而尊其業何俟余叙余惟述余之有感于車子以及天下之負才不遇者其言如此

楊子全集叙

詩文一道成才者以季而不季者以氣氣不足雖才多而不成歷久而不永故士之具才有大名于時者其初必有不可一世之氣氣異則立意不苟出語不腐氣足則命篇不促造句不竭于是博覽群書以養其氣歷閲山川以大其氣經跡險阻以鍊其氣然後披其堂奥久而彌光傳之百世而若新脱諸口皆氣爲之也余二三十間遍歪四方交天下士採其聲詩所取不可一世之氣者同里楊子㑌斧其一也余交楊子己卯庚辰間望其肴宇磊落氣度軒翥若舉世

間事無足經楊子意者余心折焉于是別去十餘季其間刀兵水火無不焦悴支離損其故我乃楊子肴宇磊落如故氣度軒翥如故舉世事無足經其意如故余益心折焉于是又十餘季楊子且歪萬里外探雞足點蒼以歸甲辰冬又晤余星沙其肴宇氣度仍如故且欲彙選楚詩又有舉首門近詩又出其全集凡八卷文賦若干樂府若干歌行近體若干月異而歲変竟讀之益心折不已然且喜余二十餘前所取于楊子者爲不妄也余之所謂氣異則立意不苟出語不腐氣足則命篇不促造句不竭不妄也博覽群書以養其氣經歷山川以大其氣歷閲險阻以鍊其氣不妄也披其堂奥久而彌光傳之百世如脱諸口不妄也楊子將刻以行世世有知王子與王子同調者當亦以余言爲不妄焉

送胡伯聘還廬陵序

胡子伯聘遊於潭潭之名流翕然交之惟恐或失及伯聘歸潭之名流翕然慨別惟恐或失於是爭爲詩若文以贈其行而余因感於伯聘之遊爲近古何也古人之遊也或以道或以學或因友擔簦或因師負笈或避地而隱或有托而逃皆非無事而汗漫以遊者也後而結駟聯騎傳食授餐約而孤杖獨屐鏡具自賁彼其胸中眼中皆有浩浩落落淵淵穆穆不爲名誘利損乘興而往興盡而歸不告諸妻子不謀諸僮僕灑然有以自得也伯聘生廬陵名區家世閥閱

理學淵源爲諸生聲名藉甚當滄桑之會伯聘與一時鉅公大儒持節守義或潛身巖谷或奔丕間關茹蘗飲冰無少推移其來潭也不唯名場利埒無意着脚乃深自韜晦混迹於君平季主之間而衣冠樸素步履端嚴言信而行篤履貞而守潔推斯志也是豈汗漫以遊者乎抑有托而逃避地而隱者乎聞之君之鄉白鷺青螺之間多隱君子焉伯聘其歸而求之余亦將問津焉

朱子蕃悼巨詩序

人生性屬陽情屬陰純陽爲仙佛純陰爲鬼神釋氏獨主見性超出輪回何也投胎種子爲情所結轉轉相生纏綿不斷情故至人所不道也自吾儒以爲情可以爲善關雎樂不淫哀不傷惟情得其正則情化爲性矣禾中朱子蕃隱君子也杜門古處讀書學道若人間世無可經其念慮者獨于悼巨之際著詩一帙曰歷想歷想者悼元配也再曰泣香泣香者悼次配也兩夫人以昆弟媵絃先後炊臼故潘岳之悼奉倩之傷俱不足以逾其慘惻者噫異哉夫余與子蕃

境同也慘同也然余巨室不再悼而子蕃則累數千言如繭中絲緝之不絕石中火扑之不滅何其情之相去遠哉太上忘情以下不及情余不及情之人如豚魚頑冥不靈其去道也遠子蕃鍾情而不失其正擴之爲千古忠臣孝子忘之爲太上子蕃勉乎哉願與龐居士合宅見性勿爲三生石上舊情人可也

施偉長爾雅叙

古人著書以適用也故有形具字畧者有字具文畧者形具字畧者伏羲之一畫大禹之九鼎是也字具文畧者孔子之春秋周公之爾雅是也夫羲之一畫文周孔子數聖人衍之成一經孔之春秋左氏公穀疏之成傳然三易雖繁不外一畫左穀雖悉不外一字是千言之多不如一言之少惟爾雅則不然何也禹之鑄鼎欲使民知鳥獸蟲魚不爲所害故形具而無文周公預知後世九鼎之淪沒恐其無以示來世乃著之爾雅故文具而不繁是上世之民樸得意而

解至後代時移事易錯訛相承篆楷更體而亥豕不分至蟛蜞與蟹同匡而異性鉤吻黄精同葉而異味擇之不精遂足殺人且揄名六駁芋亦名鵙艸亦名龍鰭魚爲虎鶴子之艸爲媚虫不詳加訓釋民用其何以適哉此後世一箋再箋短言之不足長言之雖不能外前聖之畧而前聖適民用其道始無失亦前聖之所樂聞也吉水施偉長同學著爾雅七卷鳥獸艸木蟲魚類分族列且爲旁釋而廣證之務使其讀者不惑其言皆摭經採史典贍淹貫非僅記鳥獸艸木之名已也偉長學既博與下筆幽異不作時流淺躁語所著詩文行世者廣而此書則又不敢以著述目之其福世澤民功不在禹周下矣於是肅愼捉筆而弁其端

王雪州近稿序

制義一道昔人以之翼經傳今人以之供呫嗶昔人以之立功名今人以之倖富貴昔之制義制科合爲一今分爲二何以言之翼經傳則有理有氣不僅修詞供呫嗶則剿襲割裂可以先文後題可以有文無題立功名則此日之學術爲異時之經濟倖富貴則可因緣營刺可以贗鼎捉刀制義制科合爲一則工必售拙必擯分爲二則工不必盡售拙不必盡擯作者忘其故步閱者失其初心斯道夌夷江河不返且有以得失論文章舍文章而言得失不知得失在一

時文章在萬世劉蕡下第失者不辱鄭綮見用得者不榮得失果足論人乎吾楚雪州王子簪纓閥閱家學相承弱冠之季下筆竗天下丁酉戊戌遂聯鑣魁南宮如印印泥如響應聲乃雪州不以一時之遇爲文章之榮且以文章之價待千載之論輕車出都不屑與時人爭進取若富貴名塲無可着脚者獨手一編吟詠不絕更搜其未刻近藝梓以問世索序于落第之了菴子夫雪州之人如祥麟威鳳有目共驚雪州之文如干將鏌鎁無堅不破海內已爭傳誦紙貴洛陽又何俟茲編之刻野人之言爲輕重哉此其意所謂畧得失于一時論是非于千古者今讀其文格高法正筆潤藻新吹髓伐毛含華咀英以瞿唐之筆行韓蘇之文眞足翼經傳立功名制義制科兩俱不媿者也雪州藏之名山可以不朽矧其與上林長楊麟炳國門者乎可爲斯道起衰矣

李工部金漳詩序

中原之右太行聳翠犖嶻吐奇巍然海內巨觀稱山川之奇者必舉是以爲最然行山太華又不僅以奇著也何也天地之氣融結盤鬱不散故爲嶙爲峋爲崎爲岌奇而不僻佐而且厚非尋常一丘一壑以瓏瓏峭拔標異也其生人也必樸厚而高渾其爲文也必幽深而質與亦非尋常章句之末金漳李先生爲雲中老宿名在雞壇數十季戊戌始定交于余郎讀其詩絕無近人常調亦不襲古人熟徑甲辰來長安先生在郎署又得道故且悉出其詩示余余讀畢不

覺心目一易先生之詩以幽異爲宗以典奧爲骨似長吉而不詭似漢魏而不率善以古人之瀠行獨創之筆思深而氣古故能出語異人如三代以上鼎彝雖不標異而寶氣爍然且其制題命意一本忠孝爲言皆有關世教不徒以詞章表見者今刻其詩徵余言于首夫余又何足以知先生哉惟言其大畧如此

徐蔚子詩叙

已卯庚辰間與蔚子定交蔚子詩名爍遠近余思叙之是後二十季間流離兵火不及見其詩乙未復握手長安見其二十季間所著又亟亟思叙未幾余走四方蔚子亦遂終隱叙竟不果余于海內能詩之士無不樂附一言獨至蔚子遲且久者非蔚子叙足以難余余自難叙蔚子詩也何也蔚子早季以制藝入八家室一藝出戶傳家誦一時老宿避席然與蔚子同筆硯者或後先雋去不則亦附青雲之士以顯獨蔚子夷然不屑每試高等皆以文克究司文者欲一

見顏色不可得故所遇獨窮乙未廷試都門彳亍氷雪驢背悲歌皆有感于風塵之糾結時叙之遷流與夫山川人物之盛衰故有托而逃非途窮而泣及僦居燕市車馬喧填軒葢紛雜酒肉腥穢則閉門屏絕惟日賦詩墻壁几案墨瀋沾濡素交仕途者爭欲遲留其轍以爲仕旨地亦掉臂不顧其後一毡朗州不朞季恥折腰督郵歸尋三徑種秫營釀與稗子老農混迹此其意豈以名曒者哉夫世之無其名有其詩與有其詩無其名非叙不傳蔚子詩至而名亦至且不屑以詩與名如逐逐者同其紛營深自韜晦名聞

而人不見南州徐穉殆其人歟余叙之難且久固其宜也蔚子新舊詩若干皆未刻茲同志者强付之梓要之非蔚子意也

湘水玄夷序

文人之生也山川之靈非文人不彰雖然山川顯晦則有機候文人筆墨則有興會興會未逢筆墨徒工山川仍晦楚之名勝湖以南清絕地而三湘最著曰瀟曰蒸曰沅源異而流實合其支流分合以數計詳水經注舊矣而四方之士爭企慕形之傳記載之詩歌生其域者反日夕而忘焉求其探源索流攬山川于指顧卷烟水于奚囊補前人之遺缺開來者之迷津則無有矣何也興會未逢機候不至也周子伯孔固吾湘人而卜居臨深因撰湘水玄

夷一書其旨宗酈道元水經註而補所未發詳其艸木鳥獸纖細曲折披之如親溯洄下上九面馳轉而靈均湘靈旦暮遇焉夫伯孔毓靈于湘而湘水藉伯孔以顯矣且也玄夷一書一空前後作者獨備美于伯孔筆墨有興會山川顯晦有機候信有然者是書也金簡玉書不在蒼水使者禹書下豈僅爲周子一人私書也哉

楚詩滙叙

四十年前與友人論詩其千百年下上源流悉具而以風雅元功歸吾楚焉然未刻以傳世甲辰二楊子有楚詩滙之選乃與余不相謀而相符豈吾三人者盡楚人乃欲為楚張大之邪是大不然天下未有騷而騷則自屈宋始天下有奇創如吾楚騷者乎天下並有聲詩而聲詩則獨楚工部一空作者天下有聲詩之極則如工部者乎明初何李稱盛而吾楚李西涯以樂府剋之今觀何李之作有過於西涯者乎七子割據而吾楚興國與焉公安樹幟而何李氣衰竟

陵立標而天下以調雖不必其直追元音皆有轉移一世之力是吾楚之詩屢變無所依附于天下而天下風會常依附之且以天下依附之過至于壞楚如竟陵今日之流獘者是救楚以救天下者必仍吾楚人為其說非誇也余生竟陵之後心傷其獘而欲力救之于是者且三十年恨力薄才短有砥柱横流之意而無挽回頹波之力辛丑得二子横海于長安共期搜選十五國之詩以立赤幟未幾余流落不偶横海亦卒罷官以夭不意其又有二楊子為吾楚問鼎也幸矣是集也非必張吾楚盖欲救楚以救天下不若以楚救楚又不若以古救楚務期清不傷弱麗不傷靡一本氣格以追正始平奇濃淡亦如雲夢之木千溪萬派盡歸大澤衡霍之山嶙峋平衍皆成峯巒庶以古救楚以楚救天下余數十年不逮之志得二楊子而力任焉余亦可以退舍而老矣

鄭圭甫詩文序

六經之後惟史近古史者天人與㠯治亂之原文章事功之本如水之有海山之有嶽天地之有日月人身之有耳目無史則百家瑣屑而無統衆說浩漫而無稽矣然古今精史者代不數人人不數家末學晚見畀者帖括章句高者詞賦飣餖求之上下千百季如觀火如指掌無有也閩中鄭圭甫同學具開創之識獨到之眼果斷之膽淹貫諸子百家之書横肆吞雲吐霧之筆擴千古之見定千古之疑立千古之論著爲史斷既已流播宇內宇內名流爭爲傳頌其餘

爲古文詞典而核博而綜出入六經而吐納漢魏呼唐宋而奴之其爲詩歌含英咀華伐毛攻髓左陶右謝駕乎唐而邁乎齊梁海內郎多材含圭甫無爲作者今刻其詩文若干行世命余序之嗚呼余何足以知圭甫哉聞之圭甫家海上海上有成連先生其人者傳琴伯牙而欲移其情乃使之望海水汨没山林凄然以悲豁然以悟圭甫其將以余爲伯牙余其望洋于海上

謝子秦遊序

謝子明玉與余同庚自余與公族爲姻戚諸昆季皆乳水而明玉獨稱石誼甲申間共風雨連晨夕明玉豪爽任俠蟻視流輩獨婉轉篤摯于余兩人情事若不類而實無間衆亦莫之辨也比甲申後戴甲天地遂各分趨向明玉且入滇余入燕如是二十季風塵奔丞各相似此念相懷未嘗去瞬息甲辰秋明玉忽自滇歸亦曾横捌艸露布取金印如斗大爲王公大人所前席雖京兆五日意殊不屑而須眷無恙相與握手甚歡一日忽慨然曰大丈夫寧丞萬里歷此風

塵憂患安能促促兒女子側哉聞秦中古帝王都其中多勝跡隱君子如是不謀諸妻子不卜諸鬼神不惜夫數十季驅馳毅然於其行也此其意豈可與一二俗人道哉余生平好遊獨未一至秦地今倦且衰爲一鼓明玉行色爲我入咸陽而覽勝焉倘有石公希夷其人者當一叩其藏而告我焉

賴吹萬明倫典則序

著書立言爲三不朽中一事矧其言兼三不朽者乎孔子曰述而不作非不能作也以作之不如述之公且當也春秋一書孔子亦因魯史舊文而損益之其後漢之馬遷亦採舊文成一家言未嘗作也楊子雲具卓識獨見著爲法言太玄非不精渺幽微時且譏其尙白豈非楊之自托於幽渺而無俾於世教故不能與馬遷並傳焉是言之可垂永久者必其言皆三不朽中事也賴子吹萬廬陵之隱君子也早年爲諸生屢躓棘屋賴子發憤著書數十年來兵火相尋賴

子呼天斫地泣風涕雨無能雪其牢騷抑鬱者皆發之於書著有明倫典則且千數百紙雖本乎史或史未備採之各編而節飭之斷以己意參以衆說惟以明倫爲指歸其忠孝淦於緗帙節槩見於楮墨詞近而寓意遠言約而含藏深其取人也採純去駁求大節而畧細行眞千古之龜鑑不朽之盛事方之春秋史記可無媿焉賴子以窮困桑樞又老且無子懼其書之沒於世也余適來吉州賴子以其書命余叙之余非能傳賴子者竊以吉州爲理學名區論者並欲畧名士而採眞儒賴子博學篤行含芳履潔無毫髮利欲動於中所稱眞儒殆無過之而名不出一邑書不傳於天下所云採眞儒者又將無棄公之好焉余故表而出之然賴子之書藏之名山百世而下其精光自不可磨滅亦無俟貴耳賤目者之榆柳也

石齋詩序

往澧陵曹子美思詩與余通聲氣尚未與其長公中玉交也適壬寅晤于星沙中玉因出其七言近體數十首冲融流麗居然初盛遺意而曠達類吾季友曹石霞余深賞之于是又數季乙巳余作豫章遊道經澧陵孤舟夜泊秋爽月明江空石潔魚藻影亂如身在剡溪乃美思父子携具來舟縱論上下千百季聲詩且出石齋艸屬序余不覺耳熱擊楫曰鄴下文園爲君家父子兄弟占盡使應劉諸人無處着脚孔彌無所施巧今又有中玉其人者其故豈思議所及也

哉石齋一刻當與秋風洛神並垂世間余其何能爲游夏哉

瞿天門樓遺詩叙

甲辰仲冬同里二楊子有楚詩滙之選以序屬予予上下千百季以詩之元功歸楚其說非誇實以詩之屹然而立嶙然而森磊落崎仄而不可攀深黝洞幽而不可測愈變而愈奇非吾楚人不能吾楚近代之詩凡數變自公安竟陵竟陵之後各自爲變然或擬乎三百漢魏及二唐而止下及比地雲間而止然未免有捧心效顰之失其敝仍如竟陵往在長安晤武陵石子横涉其詩絶不循人而格亦入古余異之未幾石子竟夭甲辰冬又有瞿子天門仍以詩質其意

孤迥而下筆刻削句必驚人言皆獨創大類石子而僻仄過之余以是益誇吾楚之多奇雖然瞿子之詩又不專以奇者也今夫山水楚之最巨者如嶽如湖其崗巒平衍波濤汪洋者爲舟航之所泛濫龍蛇之所藪澤其洞壑幽隱泉澗泠洌者爲荆蓁之所蒙翳虫鳥之所啼嘯猶夫山與水也求其徑路幾絶問津無人而雞犬桑麻另成世界者其朗州桃源乎今與子之詩詩中之桃源也瞿子家桃源桃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晉魏余將率同志而問津焉

松臥園詩序

既叙天門詩之明日復授松臥園詩曰此吾兒虎丘子作也王子篝燈深帷簡衣而坐披其株揭其犖巖巖若巉石泠泠若氷桯湯湯若風濤之沸於耳如敢江瑤裂唇隽吻而甘不絕于咲舌予用是以慨夫造物者之好佐今倍乎昔昔之作者守其瀘嚴其律步繩而趨尺自壯髮至于危齒惴惴然恐或失焉今天門子平地巖巒嶒嶁一切虎丘子寑番竿百尺下臨無根一堂之中聲調合轍夫鄴下淵源一秉雄傑一歸婉秀嵋山作述一本堅檏一尚宏文家學難同理無容强豈若天門虎丘後先相繼也哉或曰詩者和平神聽無取用奇則有說焉斥候嚴隊伍整兵家之常至師老無功未若雪夜奪關牛火洪勝之爲上策也

了菴文集卷之二

潭州 王 岱山長著
宛平 于 藻慧男 校
梁溪 顧貞觀華峯

客登初集自序

詩小道也聖賢性命者既不屑爲英雄經濟者又不暇爲所與午笠太瘦者獨白面書生耳吁可哀也雖然古聖賢英雄無詩名而有詩今人有詩名而無詩非詩之過學詩之過也何也詩之巨也子輿致歎于春秋間不自今日蓋三百者典觀羣怨本諸性情里巷之言動關風氣迨秦漢而下視爲詞章專家失之已遠今人動稱漢魏三唐即果如漢魏三唐早已自遠三百矧優孟言笑不啻千里乎且漢魏之不三百三唐之不漢魏正古人獨到之處大風一歌將何所本曹氏父子不相肖李杜齊名不同調郊寒島瘦元輕白俗長吉鬼語猶恐一語相似古人各不相學寧不學今且不襲古豈區區歷下竟陵之徒互相攻擊爲名高哉歷下竟陵當時皆有獨到之見其可議之處即可傳之處亦不願人之相學相攻也乃耳食羣吠之徒不惟不知三百漢魏三唐爲何物且不知歷

下竟陵爲何物歷下盛歸歷下竟陵盛歸竟陵含歷下竟陵則無歸朝歸而夕殆陰順而陽逆竊歷下竟陵之實而文漢魏三唐之名早爲諸君所笑矣余末髮偪僵讀書數十載餘緒流爲聲詩平險濃澹幽顯老嫩各極變態敢曰性情實無優孟桃源洞中人不知有漢無論晉魏近且兵火餘生心傷聖賢英雄之自外故多不欲傳以取少見多怪者訕笑昨遍歷燕吳齊魯間殘杯冷炙之餘紙墨遂多毛女日食煙火便難飛行然調或雜漢魏三唐三唐以下庶幾或免郭恕先割須黃門復豈近人情哉要不失了蕣故步而已

山書自序

余少心志曠達精力勇銳覛天下事無足爲者自湖南兵甲相尋誅夷絕種百折之身萬死苟免乃消磨于三教百家之學方技衆藝之林徜徉著書種類繁雜不僅作詩詩其一端也詩亦數萬言高而拔天倚地大而抱海包山怪而號風掣電細分毫末淡絕煙火幽入無間沐浴古人自成創調俗士見之驚愕邪走淺學讀之訕笑掩口即間有知者且病其調不合時格須諧俗賞其淺近失其高深嗚呼詩道之亡久矣尚復可與論詩哉斷自癸未後皆未梓以示人將與嶽麓禹碑摩崖顏頌同磨滅焉雖然事久論定古人既往千百季後始爲旁搜而廣索之未可問可否于目前也今于舊詩中擇其稍近人情者彙成一册間以示人諸俗之意不無少損要之我用我法初不爲人餘俟千載知音與生平著書並藏山壑嗚呼如余者尚欲與毛錐之徒爭聲響志亦悲矣

詩餘自序

詩至于餘而詩巳餘至極玅而詩復存是薄詩之氣者餘也救詩之腐者亦餘也何也詩以溫厚和平含蓄不盡怨不怒哀不傷樂不淫爲旨詞則欲其極傷極怒極淫而後已元氣至此盡矣六朝子夜靡靡之音幾有欲詞之勢唐特諸公振起氣運一歸大雅詞始不盛于唐留于宋元然青蓮于郊廟雍穆中忽爲變調名菩薩蠻遂爲千古詞祖是詞雖盛于宋元實始于唐今觀唐以後之詩蕪蔓酸澁不可讀反不如詞之清新俊偉使人移情適性快口宕胸不惟不欲

留元氣若以不留元氣而玅者豈朝代升降尺寸長短各殊實氣運至此不容不變人心靈巧至此不容不剖露即作者亦不自知其故也是詩之不至于盡巳則實餘有以存之也余作詩之暇偶及其餘故弁論之

五芝亭詩自序

溪上架亭竹中名曰五芝聞之芝有赤黃青紫白黑六色而圖經止言五芝神農經云山川雲氣四時五行陰陽晝夜之精以生神芝爲聖王休祥瑞應抱朴子云芝有石木肉菌數百種爲龍虎鸞鳳蟾蜍龜燕天人精靈車馬雲霞之狀有珊瑚葳蕤澤漆翠羽紫金光明洞徹之色採之者六陰之日明堂之符帶靈寶符抱白雞犬白鹽執吳唐艸禹步往來乃能得食之者入水火不焦濡白日冲翥爲神僊不死靈藥此所謂有心許斧子言當採五芝是也余故五體濁漏

生此破壞世界休徵無應靈物安能遇哉以之名亭誠妄矣雖然芝爲靈物曠世無遇遇之恐非日用菽粟可以療饑凡夫市肆投之或至佐異徒以充几案間耳目玩耳或曰方士用積濕木投藥生芝芝故腐木餘氣所化如人身贅瘤無異噫嘻是名吾亭弁名吾詩不爲妄也

溪上詩自序

自戊子始卜居溪上始有耕鑿居然爲溪上農圃其間饑寒疾痛坎坷俱寄之詩故其詩獨多聞之水清者其源促清莫如溪無源亦莫如溪余之自吟自止若寒蟬候虫無關于郊廟明堂亦如溪之清而無源焉故以名吾詩

山書自序

山書者了莽山居之書也了莽隱山既與世絕又不樂見村中鄙人耘蔬溉蕙之外不能親執耒耜腹求粗飽惟有讀書與古人得心處率有篇章然後古人眞精神面目與我遇矣始識向之所謂讀書作詩皆皮毛也詩若首曰山書學者當有鑒于斯

古文隨筆序

古文隨筆者隨筆紀載或紀地或紀事或紀交或借以快所欲言或不獲已應世俱不得謂之古文也古文豈易言哉六經而下子史皆文三代以來辭理各盡迨至今日未免有氣運升降之感焉學六經者失之野學子者失之鬼學史者失之駢無三代之厚得其滯無秦漢之奥而得其晦無六朝之豔而得其浮無唐宋之理而得其累非學不足識不足也非才不足氣不足也如人胃旣弱縱五味雜呈食之不化翻成積滯醫者須先蜀豆以去其宿垢次用參朮以養其元眞而後血脈疏暢膚骨豐腴矣雖然此境未易幾及也余雖知而未逮也癸未春初題于白門寓了莽岱

眉篦八股序

有書篦所以納八股者名之曰眉于義何居蓋五官各有司明司聰司味司嗅眉獨虛縣焉然五官眉為之長百骸眉列其上耳目口鼻雖妍無眉則佐貴言眉彩老言眉壽喜則眉舒怒則眉張愁則眉攢得意則眉揚失意則眉低女之美美在眉詩云螓首蛾眉是也女之妒妒亦眉騷云衆女妒余之蛾眉是也然則眉又不僅關人通塞且招妒焉世故有無所用而不容不有者眉是也夫八股亦然自荊公作俑後遂因之筌蹏勦襲不可以經世不可以窮理不可以

華國垂金石如眉之列於無用而售則青紫芥拾可使人貴不售則白首彌勤可使人壽得意使人舒揚失意使人攢蹙方其盛也王侯將相借其途已置其言及三途並祿八股寖衰名存而實去所用非所取而士猶佔畢不休車書羔鴈硜硜是守亦如眉之於面不可少焉吁異矣予于八股少不宛心老亦逐隊初不因時為盛衰也然亦復為之者所謂眉之說也乃梓近藾數作幾幾有東施效顰之意見者將毋攢眉而返予仍藏余之篦中

月廊詩引

古人詩有以多而傳者有以少而傳者少者或至數首然愈少愈工反使後人莫能去取以此知古人不妄作正欲其必傳也何也詩者發胸中所欲言不能發胸中所不欲言欲言時雖千百言不暇思議而出不欲言時雖一字一句亦無由得惟無由得即不發則所發者皆出之胸中流之紙上無所疑礙無所牽旋不暇雕鏤不暇粉飭非若近時詩人以詩為莫可柰何之役每題應付長篇累幅謂不如此則不能成詩人則不能成詩名往往境不必真辭不必切此可

移彼彼可就此湊泊篇章鋪飾字句心本瑣瑣也勉為曠達心本勞勞也勉為閒適心本自利自私也勉為憂民傷國如傀儡登場面目雖真神情都假如老嫗爭妍膏沐徒工雞皮難少宜乎真詩日巨假詩日盛詩道何由而振也余因是內愧退不敢言詩者二季今茲集驗之功力未必有加妄之一字其或可免

我法詩自序

爲離亂人旦暮溝壑不可知矧千歲之憂相煎不已力疲神瘁與鬼爲鄰則又何以延一綫餘生耶有法于此不需之世不需之人不需之時片息萬里外一室億刼前刹那億萬由旬上下能令憂而有樂巨而復存神力疲瘁而頓精勇出入兵刀水火而不傷顚倒于饑寒而不凍餒往來于天地四方而逼達無碍隨求隨得用之不竭毛氏傳于漢魏三唐而法備至于今猶有存焉法在我也法維何語亦不可得

窮雨吟引

窮時不必雨雨時不必窮是以不必吟惟窮時値雨雨中度窮因之有吟是爲窮雨吟何以故窮時奔馳者無足言矣我輩豈少清談朗步尋幽探勝笑傲嬉遊樂而忌窮之昔窮尚可堪也不必其必吟也以不雨也雨時豪俗者無足言矣我輩豈少對客擁妓剪燭共聽煮茗烹蔬樂而忌雨之時雨尚可堪也不必其必吟也以不窮也壬子辛巳六月雨兼旬一室已如汙池匡床半成菌芝巻沾積蝕目泣濕薪入户四壁無聊出門天地有礙饑僮告爨客友索逋坐客無魚不來紅袖盡金而去隻隻一身提提欲哭情近婦人欲笑不情尤甚度此朝夕寸管是依或校舊什錯訛或補往事缺畧或誦詩興感或開札致懷或憶歡場佳麗以成歌或感夜臺良儔而雪涕吟不盡窮雨則皆由窮雨以吟也名之窮雨吟可也然則窮雨豈眞苦我也哉

病吟引

今而後知病可以吟也始病余足使余不能遇物適境然病余足不能病余目靜觀物化玄賞異書足所不能至目至焉於是有吟復病余目使余不能玩古矚今然病余目不能病余心咫尺天地方寸古今目所不能至心至焉于是有吟旣病余心使余不能飛想荒思慾病余心不能病予神肅肅不亂惺惺瞥靈心所不能至神至焉于是有吟是病益煩吟益出今病去矣取其所吟者觀之則又工不病之不工者是知病時足無奔馳苦目無文字障心無嗜慾想神無昏昧根得一意于吟故不覺其工也工矣又惡惡乎病也寧止不惡乎病也哉

月廊二集自序

鄙人庚辰至壬午詩也篇章無幾半耗于留戀光景半耗于拂意憂勞光景蹉跎不暇作憂勞傷人不能作無佳山水無好師友不喜作性躁懶苦樂觸懷悲歌當泣情思稍困閣筆廢吟其篇章之殘缺者不存也山水有時倦對師友有時倦親其題詠之矯飾者不存也迄今存者有幾哉且也風氣有趨避格調有南北世但別戶分門我自任情適性莫把古人來比我同床各夢不相干

近詩自序

石史曰夫詩也而古今逕庭焉何也十五國風天子採焉非徒以其文也觀風者觀民觀民者觀國貞淫出焉盛衰形焉賞罰定焉明堂郊廟大樂作焉和平而神聽焉何其盛也下此漢魏隋唐爵賞因之王侯將相習之畢世翕然從之未變衰也至明而遍降焉然作者輩出海內未嘗不欣賞贊嘆如捐雲助月之瑞焉至是其道則為斷梗朽骼抑又何也出者不經其途處者不資其策仕宦者嗤為懸贅章句者惡為駢拇即才如李杜癯鬱夜郎餓傷耒水求一惜才之

汾陽成都其人未易也安所得官布衣於供奉授麻鞵以拾遺也哉然則其人猶役志竭精於午笠飯顆不息者抑又何也驪龍不馴而制於豢燕者癖於嗜也哀駘惡駭而惑於與處者蔽於偏也凡樂此不疲者是其類也詩云乎哉

制義自序

余嘗謂安石以青苗毒愚者以八股毒智者夫天下智謀奇崛之士皆消精耗志於飣餖之中非今者黜近古者屏不惟聰明才智無所施設并古今載籍皆不暇博涉不知世界之大矣是以有志之士多薄不為間一為之聊復爾爾不欲求工工亦不傳耳余弱冠思𩃀舉子業一意稽古先大人強令試童子一試輒受知於王師澄川即得入鄉闈輒受知於施師誠莽此道遂膠縛不能脫然意中時時薄之未嘗求工也癸未夢斷春明於是者十季至壬辰又迫公令計

偕乃更俯首佔畢作三家村蒙課公車道上或同學命題拈筆作亦不多其法屢變嗚呼遇合有命豈在文哉如果以文則余辛丑闈卷既已入彀復因孟義遺綴句見屏信乎其有命矣癸卯廣文南平萬目重湖中竊恐百態因攜兒甥自課即授梓余其能無憾於安石哉

燕游艸自序

入山十季已爲寒灰槁木尙復役身車馬龜手雪霜作東塗西抹人豈得已哉嚴慈久逝昆季中摧諸孤滿前婚嫁未畢人生大患并畢一身卽欲一意作寒灰槁木人不可得矣兼遭喪亂故業荒蕪野人無計避徭儒生亦須執役學不足以庇身德又無有庇我者敗頭換面神沮志辱相逐衆人行不免矣嗚呼何不幸哉獨是北燕都會十季故交忽復聚首四方勝槩約畧如昨從前艸艸不經意者今皆得游詠賞歎之嗚呼又何幸哉是役也直可曰游而已作燕游艸

應世詩自序

世至此不可出不可入不可忤不可沉浮法將安在了芬曰詩是吾家事敗紙殘墨聚墻壁而玩之人傳世上情短歌微吟衝口吻而出之不可出不可入不可忤與沉浮了芬都若化者姑與世應耳同聲相應同氣相應同世相應是爲應世非爲世應

秣陵流寓放言詩自序

秣陵流寓者何癸未春明烽煙北庭計偕不得俱滯秣陵（陵秣）江以南叛卒據江殺剠歸道隔絕寓而至于流落者也放言者何同盟胡孝緒杜于皇劉杜三林茂之程穆倩撫時生感相勖以詩鄙人困頓接酬友朋十不記一山水佳處領要克口觸手偶然發詞于風雅和平之旨無當也直可曰放言而已放言者隱居事也不應有也古有童謠巷歌採風之人不厭其俚以爲有裨于世於戲是則安敢望也癸未禁煙題于桃葉渡

三昧詩自序

了芬作詩任筆銜口游戲滑稽者名曰三昧竊聞三昧者佛之正定正受也正受則正定之異名正定則三昧之本體三昧則正定之玅用行人初地至五地自心寂靜定任心海識浪不生了知心現境界外性非性正定純熟而得此身是名意生身人身假合四大而有身往往梏于形體不能通達無碍惟此意生身則清通無象變化莫測具足莊嚴往來迅速如意自在如音如幻所謂純熟之極而後樂生焉余凡夫有漏妄想計着尚以緣心聽法誤認識性爲智言語之道未斷清淨之貪未除以言三昧如思飯蒸沙了不可得妄冀聖境恐屬魔端羅漢沉酣三昧佛以爲如醉未醒沉酣三昧尚如醉迷况以沉酣綺語而稱三昧乎請將文字掃除領取西來大意自今日始

譚德音尼雲舫詩序

譚子之詩譚子之人也余與交三季有與交十季不知者余知之以譚子獨折心余也其爲人靈轉處使人愛磊落處使人敬精神四照處使人喜故花月之晤酒茗之戰以及臨池飛牋清譚諧謔都令四座解頤一時絕偶今讀其詩情聲靈轉則恍然譚子之靈轉也格調磊落恍然譚子之磊落也一篇不苟一句不苟一字不苟則恍然譚子之精神四照也余因是益愧焉夫余與譚子故同庚也季來根日益鈍氣日益蒻志日益困無論名心艷想煙散灰沉即筆墨把玩之間亦未免有厭薄煩苦之意其視譚子不啻遠矣譚子意不可一世乃獨折心于余每有篇章輙不倦寒暑朝暮遠近恒開郵筒相質今尼雲舫一刻值余北道而落魄南歸方且自顧無趣乃譚子尚急急一緘以屬鄙人丹鉛甲乙爲快若譚子者可謂眞古道矣

冬壽艸引

王子入永二秊無日不山無日不水其與王子始終作山水壽者無人不風雅因無人不詩不僅自冬也以冬之壽尤勝故刻其詩志之名即冬壽或曰此山水力也余曰未也山水人人能壽未必人人能詩未必人人詩能工蓋詩性情之道性情其主山水其輔也性情得則丘壑煙嵐蛩魚艸樹供我點綴性情失則雖朝在山夕在水求一字之工一語之當不可得矣則余與數子是壽之勝亦勝以詩詩之勝性情力也

友聲詩引

詩歌伐木以求友聲禽鳥何知友聲是求曾謂人不如鳥乎嗟嗟友者五倫之一也古交亡而五交出今五交并亡矣其不得不亡者勢也正入聚則有黨錮之禍正言聚則有誹謗之虞昌黎所云轉眼不相識落井從而下石者紛紛天壤間昭昭若揭日月行矣孰能急患難共生死於亂世之末流乎雖矯俗之士存十一于千百或因友受過或因詩獲累閉門揣手重以相戒由是少秊新進相率爲刻薄寡恩反以耆德宿望嚶鳴天下者爲口實友道其何不亡乎余才小名微不能爲聲何敢論友然足跡所至聲亦隨之聲之所在友亦應之不可謂非友聲之益也今彙其往來贈答詩名曰友聲非僅取乎伐木鳥鳴之義將以媿夫世之不如鳥者焉

二楊詩叙

丁酉之役吾楚書獲隽者多奇才茂季卓犖不群如鄂州楊子其一也余聞鄂州名最久實未一接顏色辛丑公車北上道遇騶從之滇南官者同行皆控馬就語余驚詢之則曰此鄂州又仁楊子也楊子已亥屆春明即不屑公車再上今已筮仕滇之大理司李矣于是余益心奇楊子品誼卓絕如古人何也上古重道德而薄功名中古重功名而薄富貴至晚近則止知富貴而無功名士之逐逐一生以取制科為止得制科是所云一生吃着不盡者又何功名之與有

道德之與有今楊子毅然薄公車不再上即筮仕滇以南此其志在道德功名之間非苟然富貴者也未幾三季報政以上考內召兵曹職方郎私幸余所以心折楊子者果不妄也甲辰余舊友楊子悔菴遠自滇歸且與又仁叙其家世同徵選楚詩滙復以又仁詩弁已詩合刻名曰二楊詩悔菴曰又仁心慕子甚求以叙之余方自丁酉癸又仁名辛丑心折又仁才品今乃得叙其詩喜可知矣雖然余何足以叙二楊詩哉聞之古齊名者李杜錢劉王楊盧駱則異姓也如二陸二蘇姓雖同而調不必合調合而迹不同今楊子又仁以丁酉起家司李著異績擢職方而楊子悔菴之先人九疑先生以甲子起家廣文亦官至職方靖難立大節事業無不同也悔菴詩有飄飄凌雲之氣而又仁詩有嶔崎不群之思詩無不同也以視二陸二蘇之齊名者則已過矣二楊即欲不齊名並傳其可得乎然余之所以汲汲樂道者則又以道德功名驗又仁于前復期悔菴于後不僅以能詩為二楊服膺也

曾豫艮楚遊詩叙

詩不一瀍然古必推漢魏律必推三唐唐自李杜外其儲王沈宋李許輩皆自舒性情秀逸中含蘊藉使人千載下讀之如新脫諸腕澹然遠肅然清近之學者舍古而尚今歷下出入並修詞竟陵興衆皆不學今東南又主比地求氣格雄渾字句典雅以救其敝然膚浮之習數見不鮮閱之不能終卷作呵欠聲求其自舒性情眞詩少矣乙巳春王南海曾子豫艮過訪傾蓋間望其舄宇則氷壺朗徹聆其謦欬則珠玉霏微已隱然具一郊島風人之槩因出其寄園詩見

示則如海上三水神移縹渺復出其楚遊近作則如湘潭雲淨江上峯青所謂三唐與調亦皆屏絕不獨歷下竟陵不屑寄其籬下此眞詩也眞詩不見於世久矣何幸得之曾子豫艮焉豫艮勉乎哉昔杜審言以詩名家其後少陵繩武而且過其祖君家司農公曾方岳三楚德澤在人而清風不墜所著介石諸編父老誦之留爲甘棠遺詠則豫艮此日之少陵也行且天祿石渠賦長楊射獵爲清廟鼓吹又不止拾遺浣花洗吟已也

語松詩引

教外別傳之意欲使語言路絕近日似專以語言爲教外者然語言路絕者絕其語言之路非并語言俱絕也使半偈不拈則別傳何物宗風之盛莫如此日自天子至王公宰輔無不究心者湖以南拄杖雲集及細探其別傳之處亦無從測語松大師受法破山隱跡澤土一茅雖卓十笏艸深不落空花不落實相時疏種圃止靜養機間與素心一歌一詠拆微入玅盛暑中着破衲神氣灑落不榮不枯支遁道林兩無以過所稱半偈眞實別傳未可作詩言觀也

谷聲序

葉公好龍見眞龍而走或謂眞龍變化不測所至風雨雷電隨之其勢足以捍山嶽而決江海豈能與世間一切習處者其說近似有不盡然往聞龍神物也見尾而不見首得勺水即隱或藏身人指爪或現形茯苐細如泚虱守宮馴狎無異未常遠示人以龐然獰畏者惟不知眞龍者從而攖之乃始風雨雷電捍山嶽而決江海是葉公之好果非眞好使眞好焉見其所謂隱於指爪茯苐如泚虱守宮者而馴習之伺其喜怒觀其變化即至捍山嶽決江海皆習而安焉

以得窺其神異快其病眥又何至有跛蹶而走哉往余未來邵陵多有獎余名而好予者常作千奇百怪想及見之則癯癯山澤耳好者多不滿意即愛余者從而潤色無鹽終存見火一日余獨杖過大悲林園觀大師出肅客師實不知余姓名余亦不知師通寄教能文字皆望而異之與語甚契師即以谷聲詩示余余首肯讀竟幽邃韵穩有參寥賈島之致余之異且益堅許爲之序而和其詩次日師整衣過余寓索余文盍急余笑曰師與余惟不相悉如從指爪茯苐間見泚虱守宮之物而暗中摹索之然後乃得縱觀其風雨雷電捍山嶽而決江海之勢使先各獎其名則將有葉公之走安能竟讀師詩又安能竟索余之序也哉相與鼓掌大笑因錄之簡端

王穉潛詩序

邵陵之山四偪而環促石扱而嵯岈其水峭急而迅湍淺洌而厲沁其鬱勃不舒者自成文章幽人居多焉往孝思負才不遇而穉潛又以遇而中困所謂鬱勃不舒者皆發之爲吟嘯歌詠昔人謂詩能窮人余謂山川之氣使然不盡關詩也雖然穉潛抱才中困其意似欲追澤畔河西以不屑屑與車塵馬足者爭一時之遇宜其與世澹忘如彭澤冲融豫悅今讀其詩亦似中戚以憤者豈其猶未忘者在耶抑有觸于目而動于中不自知其然耶語云兎一壓人之識低城一規人之䙡狹或即所謂山川四偪而峭急者有以囿之不舒耶穉潛早季忝四方願復理筇𢱧登觀龍門礀石之浩渺五嶽四山之㤉特以舒其鬱勃之意毋徒守邵陵一丸爲山偪水急者所困庶幾乎與世澹忘而詩益以曠焉又何彭澤之風不可繼乎

易無畫近詩序

余曾序無畫詩無畫又以近詩示余余讀之其取精宏其用法嚴其運思靈其養氣厚令讀者如歷邃壑幽巖如遇煙情雲氣幽深峻逸心怡神肅因且賞且歎曰古人云詩窮而愈工其詩工處每得之窮時即不窮時必作極窮之想而後詩始工夫窮與詩不相涉何以相發益窮時無聲色世味以蔽其靈有悲愁抑鬱以苦其趣有詩書以鍊其性有山水以悅其情是以精神起落淵然穆然觸物成聲觸聲中節詩不期工自工矣如杜老蜀中時世道之否塞人事之艱危兒女之饑寒相逼一身無可告訴一一俱發之詩令其詩千載下如見其面如聞其聲令人不讀不已不屢讀不已不歎賞欣慕不已無論作者之心目烱烱紙上即讀者之心目爲之躍然欲出反使人見其樂忘其苦者豈非詩以窮而工耶今無畫有才如此使之顛困抑山澤中其視杜老何如哉無畫詩能工有由然也然無畫以詩窮在世人必不爲無畫取余設一說語無畫曰使子居富貴安榮地一旦閉聰塞明不復辨魚魯子將去詩乎將去窮乎無畫曰詩是吾家事去之不能貧窮故有命去之亦不能因知不能亦不願也

易無畫時藝序

唐以詩取士至明始以時義然其所尚不一皆不過借詩與時藝以驗人心工拙心一詩與時藝亦一也詩與時藝既一則爲詩者可爲時藝爲時藝者亦可爲詩先輩往往皆然至近時不能詩者餙其說謂詩妨時藝不知時藝妨詩者或有之而詩斷未有妨時藝者也工詩者何嘗不工時藝哉若山中人有絕口不譚者不屑也非不能也然使一意爲時藝者時藝果工即不詩可也而時藝實未必工也夫時藝且不工安望其工詩哉余謂近時爲時藝者非但不知詩

并不知時藝矣余友易無畫詩人也其詩已不媿古人又能爲時藝其時藝復無近時褻詞竊句浮惡濫觴之習亦以清眞淡老取法先輩夫使詩果妨時藝則無畫必不能作作且不能何能求工而無畫獨能以清眞淡老取法先輩則詩與時藝一道可驗也詩兼時藝可驗也無畫毎一作文心目淵然手口勃然千言數紙一筆揮盡格高法正有韻有致獨不見售于司文者求一列諸生不可得世俗遂歸罪無畫時藝并歸罪無畫詩不知無畫時藝而不工也則可今時藝如此不但不可歸罪詩并不可歸罪時藝且以時藝不得諸生尤不可歸罪高官達人豈盡知時藝者况諸生乎無畫即不時藝尚勝人百倍况工時藝也成敗得失自有造化主之非文之可必無畫有文傳世不必待售時始稱快也矧文工未必不終售也

題陳坦山花月詩

雕虫小技壯夫不為兒女情牽英雄氣短煙雲花鳥之詩故亦清廟明堂所不載也雖然大風之雄戚氏低回垓下之壯虞兮縲綣則情亦英雄所不免也坦山陳子為武陵老病成進士令陽羨湖海之氣不諂折腰遂以官累今辭官來長安策蹇逐塵蕭然索米然風華不減為賦花月之詩婉戀嫵媚幾奪柳七三影之席異哉陳子之胸視世之嬰情好爵逐逐得失者何啻天壤也陳子之詩可傳矣

犖首門叙

雞足者滇之山而犖首門又雞足之嶙峋者也楊子走萬里探雞足又擇雞足之嶙峋者名其詩或曰楊子尚白者流務奇好恠借犖首以駭俗余謂不然夫人不患無聰穎靈慧之資而患無磊落嶔崎之意往往具異資者幼入庸師腐傳之手呫嗶飣餖之學沾沾于課試棘屋營徊于寵辱得失攢眉于釜鐘豆區其志卑卑不可以言詩即有登仕版志得意滿者薰染于脂膏紈絝競逐于權勢赫奕俯仰于貨貝子母其志鄙鄙不可言詩凡此者皆見不出于流俗識不

外于闤闠自以為駕錢劉而邁李杜究且土赤豕白有識遺譏求一語之幾乎古不可得矣今楊子少負穎異拔群之資具嶔崎歷落之氣有不可一世之才又不得志于時日走四方交異人攬奇山水中州以內猶以為未足乃于萬里外攬夫雞足犖首以極目中不經見之奇宜乎其浩浩落落發為詩歌有不知其奇而奇者豈真務奇好恠借犖首以駭俗為名高者哉子長歷龍門碣石其文始縱橫如意杜甫經劒門三峽其詩始奇創不窮楊子之犖首亦若是而已又何恠焉

雷簡叔詩序

芝城言詩者不數人議者以爲世俗耻言詩間有言詩者輙遭羣吠致人有志斯道屢由是非毀譽中止其言近似余獨以爲不然夫詩之爲道待人而行非隨人可行者也根欲其靈趣欲其高心欲其清福欲其厚而後能與詩臭味與詩終始使根不靈趣不高心不清福不厚不但不作詩即作詩必不能出語風雅矣故凡眞能詩者皆天之才也天之才肯輕與人乎宜乎言詩者不數人言詩者不數人而後數人可貴也所以世之耻言詩與言詩中止于是非毀譽者

是天地間最無關係人未有天地間有關係之人而以是非毀譽爲進退者也余於友人雷簡叔驗之簡叔芝城中人余來芝城與易無晝爲詩道起敝扶衰人之耻與詈者爭至深至欲殺而簡叔獨不以衆議嘗與余輩遊一意爲詩忘食廢寢津津不倦每一詩成簡叔若不自足必任余去取余偶拈數字即深思極慮務求其至而後已今觀其詩清新秀美眞不讓今時名士豈非根靈趣高心清福厚天予之才非是非毀譽所能進退耶然則世之耻言詩與言詩中止者不足恠也

了菴文集卷之三

潭州　王　岱山長著

兄　士乾懷人　男　禹書　振祖
世顯亦世　侄　安　孫　昌祖　編

家譜序

古人重廬墓嚴家譜何也蓋木本水源人道之大關係焉不然人道幾乎息矣然有幸不幸之感焉幸者累世簪纓閥閱奕赫墓有封塋有表相彰顯于無窮間一代衰微其風流文采流播人間姓氏不至泯滅即遠世親盡封貌無考而子孫猶得按前人表彰文

字以索之于是祖宗得以永傳不絕至于寒儉之士縱抱隱德而令聞不彰甚或播遷流匕有子不識其父者况索流窮源于先世之丘壠乎其哀痛可勝道哉孔子得親骨于五父之衢爲之合葬于防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封之崇七尺向非德如孔子且不識其親之骨于何所也韓忠獻王當盛時鋭意表揚宗祖有鼓城府君竟失其墓及生平事迹日夜旁求始有故吏鄭嗣宗馳告得之于贊皇之外邑向非貴如忠獻且不識其祖之骨于何地也岱生也家世寒卑故祖宗之流傳無顯爵以係之無文字以紀之又

生當敗華之際木王譜籍盡付劫灰而宗族父黨耆成人一時喪巳殆盡長兄載父未沒時曾一一口授祖宗出處事迹生卒季月及本支分支名氏而兄又以戊子沒于亂嗚呼木本水源之思岱將有終天無告矣屈指思憶僅得七代祖妣名氏而前此無聞矣其七代之分支衍派僅得四代三代而前此者又無聞矣使今日不亟亟紀錄則後代之視今猶今日視昔不至淹滅不已祖出自太原洪武四季始遷至楚之湘潭洪武初楚地尚屬陳友諒故效順最遲友諒敗太祖遂有屠城之慘城郭一空乃招集四方流寓

居之至者皆得任土世業焉七代祖霖乃遷潭之寧鄉巷及湖頭嶺後子孫貧者轉鬻大盡然湖頭一帶其祖塋墓封鬣猶然無恙子孫尚有廬其側者其始祖等盡葬第二湖頭所稱大園者是也獨祖正齋妣張氏曾祖前川妣周氏則各合塚于出城不半里第一湖頭花園是也嗚呼自始祖之分派已零落莫考五代之分派疑信而難詳獨四代分派爲二支一支自西池傳任任傳長庚長蔭遂絕一支自前川傳修修傳命宣宣傳岱兄弟三人載蒙又沒獨岱煢煢孤子又當敗華之際其視始祖之遭若前後一轍而岱猶得依廬墓不至流巳者天幸也然世亂方深又安保其終依廬墓乎則家譜之著誠不可已也余子孫其繼述之庚寅三月八日謹識

以詩存春秋序

外史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亡然後史興故詩之詠言善善惡惡之旨存焉周衰詞多蕪靡孔子憂不足以善善惡惡也以爲不若春秋之彰明較著斷斷然賞罰之不易也三代而下倣春秋之意而作史然而增美飾非著其功德掩其辠過彰其尊顯畧其隱幽是亂臣賊子未必被貶忠臣孝子未必蒙褒求其如司馬子長之自成一家言者少矣豈非碍于愛憎廹於時勢故襲虛文而實無當於善惡故善不勸而惡反增以爲此虛文後世莫信也是史公而反私春

秋及司馬之詞私而反公也孔子當天王賞罰不行之世退作春秋私也子長腐廢之餘收舊文成一家言亦私也夫以布衣之身托空言善善惡惡未有不非且笑者乃今讀其遺文攷其往事雖有秦楚之富三家六卿之強蒙李之功范蔡之智蘇張之辯而處身一不當片言之貶甚于誅戮萬世蒙惡羞焉孝子慈孫莫能改而桑戶捲樞之賤簞瓢蔬藿之貧羈縲刑刖之辱屠狗筑丐之困一事合于道萬世而後譚之口舌俱香耳目皆揚而世有無功之賞辟幸得封灌奸竊柄有識者耻而不爲有無罪之罰如忠臣蒙

戮孝子被謗名亦隨彰反令人流連感歎之不已則帝王君相實實之賞罰又不若布衣空言有權矣余小子竊有慕於春秋之義思採拾時務著之篇章恨生也晚居也僻聞見寡陋而足所至燕呉之間故跡遺忘無所記載即癸未甲申以後兩都蒙難四方踐蹂寇氛久張其間首逆迎城竊權賣國貪位戀賄虐民如虎遁竄如鼠口忠義心豺逆金玉外敗絮中之文吏屠城陷邑賈餉貪民炊骨飲血擁師觀變俯首俘囚聞聲即逃敵遠仍纍之武吏其間有頭如嚴將軍血如嵇侍中心如比干舌如孝孺繭足血淚如包胥

羅雀鏺鼠如睢陽者且有艸茅賤士漆身變啞裂面屠腸操筑庭陛挾錐浿沙徉狂痛哭澤畔詩歌者且有閭井庶女剖子破面磨笄投崖香芳自烈環珮空歸凡此類淪滅于寒風冷月哀艸斜陽姓字不傳者可勝道哉凡屬游譚不敢妄著姑待採擇就聞見確者傳什一千百弁欲以詩存春秋也

于慧男鹽稿叙

一行作吏作令尤難而廬令爲尤難他郡之令苦於逋賦廬令則逋賦之外又有賦焉他令督責者僅於所屬吉之令隔省會亦得督責焉廬陵地屬粤而鹽食於粤當其粤鹽之行於吉屬也原以軍興濟餉便宜行事兵止卽復其時粤鹽賤於淮數倍民亦樂食粤鹽故商販多而課易辦民亦不知有食鹽辦課之苦也自數季而粤鹽引領浮多丁口有限不惟無課可追并且無鹽可發是以駭聞見而疲民力令卽欲仰體朝廷裕國用之意而民不之聽是一令也欲奉

公則致民怨欲順民而課逋身受罰卽使一令棄官有濟於民亦何所惜一令去而鹽課之愆需如故也且令之所競競者惟守身愛民是務乃於數事之外又以鹽課而見罰卽能如潁川廉如萊蕪皆所不免焉令其何以自全也哉此廬令之難於他屬者此也慧男于公令廬陵可謂才堪四應力任百勞其於鹽引一事爲民請命者至再眞不啻灑心血而瀝肝膽又寧僅裕國奉公已也耶今事雖未蒲志慧男之心力竭矣余見其鹽引數篇深歎厚惜之因付之梓在慧男非沽名在余非要譽欲使廬之民曉然有以知公之心未嘗一日忘民疾苦也又知課賦之督非得已焉又使郡之君子有心民社者知作令之難而盡其良法美意以便民焉是卽慧男之意亦卽余局外意也

題張鹿床詩後

古今人不相遠然其人不可槩見見其人幸矣吾于晚季見鹿床鹿床先生既成科名作宰嘗邑而文章玅天下其意思安閑居止清潔素約絕無一赫赫耀耀之習其下帷撫卷寂如枯僧榻爲之穿目力所至手腕所窮萬卷皆破簡編爲斷他人作艸艸過目者鹿床皆細入毫髮直追究竟每一下筆珠落泉湧雖應接倣午而諷詠悠然復無豪𠮟輕滑之意其簡鍊

似少陵而蕭洒淡遠寂悟靜致殆以右丞彭澤合爲一人古今人不甚相遠眞不虛矣鹿床著書無筭今即排律及客星鴈峯諸和句鏤金戛玉畫水繪空青蓮閣筆又何怪焉

唐質生秋深寒雨詩序

每見庸人厚福文人落羽文人即退而有如許可傳可久著述是天欲厄文人究不能厄文人筆舌反賚文人筆舌之瑕反生文人筆舌之多余謂此正天厚文人深意夫文人之生天生之也生之以靈心生之以慧根生之以氷雪之腸生之以煙嵐之舌生之以千百季之眼生之以不可一世之骨生之以遊覽山川誦讀今古之福使之不遇極其饑寒困疾偶遇亦極其顛倒坎坷以堅其遊覽誦讀鍊其心性耳目境愈苦文人處之愈井天知非文人不能處此苦者必

以苦予之知非此苦不足以益文人者愈以苦鍾之矣若夫庸人賦質不全含富貴科名外別無生活又安恐饑寒而困疾之顛倒而坎坷之乎余友唐質生文人而饑寒困疾者也壬午下第得詩一帙命曰秋深寒雨詩夫莫苦于秋莫苦于秋之深莫苦于雨莫苦于雨之寒以時序四端之備而加失意百感之人天所以苦質生者太甚及讀其詩下筆着想反似有深趣者又似較從前之趣益多者又似悔往昔之與趣離悟今日之始與趣合者夫使質生列壬午賢書此時方有名勞利牽之心口車奔馬馳之手足南塵

北沙之面孔安能閉門孤坐領此秋深領此寒、兩淦此時趣也哉則知天苦貧生者正文人而厚之不庸人而薄之也非偶也

冬夜旅集序

十季來情種都絕久矣乙未公車長安閱曲中數輩無適意者已買舟南還七月七夕劉雲子招飲百花園遇張子行一情深致遠幢子黑白燦然眉宇楚抑蓋太原名家子悲同蔡琰千金莫贖者也僕本恨人傷心不已爲賦漢宮春一闋九月再晤李子受宅嗣後音響遂絕余客游數月故人當路者罹難窮途而歸程子于周爲王郎撥悶是夜比部施愚山太史熊鍾陵李子山顏朱子開子沅子于相羅子漢孺名流畢集乃燒燭傾尊則力致張子定情且持觴約衆曰

今日爲王郎了此一段公案勿謂途窮使天壞遺恨鸕鶿典醉莫厭辛酸古人不當如是耶、三兄弟無不盡歡嗚呼王子歷二十季水火刀兵生死患難此中如山不動如海膂深者豈爲兒女情牽哉所念泡影電光季華駒隙木偃土傀天地戲場使我千秋萬歲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此意未可與俗人道也于是耳熱杯闌爲之歌屬同社和焉

張讀霍詩序

詩之有古也如天地之有經人身之有首故古詩于三百篇爲近自齊梁以下人爲近體至唐始盛然唐人猶以近體爲應制以全力爲古詩故古詩無不妙者歷宋元明諸大家皆然近代忽有雲間以砌冗割裂爲詩便于近體後生聲吹纔學四聲粃餝五律七律居然自命詩人古詩不知何物甚者借詩爲仕宦捷徑目睫魚魯假手捉刀之人久假不歸惡知非有詩巳至此近體且難倘復可與論古詩哉丁酉客鹽官同鄉張子讀霍以賣文爲業附舟游越探西子湖

觀海奔駐獨往獨來未嘗一過安邑因其熱釜布袍艸屨蕭然自費不與世俗作緣故俗人無知之者余與語大奇因出詩相質其詩皆古詩讀之無近代人語一本乎三百漢魏調高而格奇氣古而力厚既不優孟歷下復不借徑竟陵卓然平地自起岱巒余不覺歛袵起敬深幸古詩之復見今日也夫讀霍有才如此重自韜晦訥訥若不知詩者其視目睫魚魯久假忘歸者何如哉是不獨深幸古詩之復見且深幸古道之復存也雖然昔譚子著化書齊丘生竊爲巳物因沉譚子于江以滅口向非譚子有道術白石能浮後世誰復知有譚子書者則讀霍之深自韜晦不輕以示人又豈一二淺見寡識之士所能窺其涯量哉

陳白雲先生詩選序

向垂髮時閱退谷所作傳郎傾邠先生詩然湖南苦不可得後得讀七言律數首思益深已卯公車假道金陵金陵書肆如湖以南閩中林茂之為余言曾已三刻版皆散失近有孫陳合刻未竟私念小子機緣何薄至此辛巳家居得之友人謝仲玉竟日夜力飽誦不置十季夙願一旦而售快可知也先生詩才情氣格直入少陵右丞之室非復明詩比比可擬諸前輩序之已詳余何能言獨湖以南無是集急欲見先生者未必不有余之切者也因妄為甲乙括先生最得意句刻一善本傳同志共賞之先生有全集未傳人方存見少茲刻余似存見多然欲先生什一之傳甚於千百也先生才鬼自靈其能許我

譚德音禪姻合傳序

讀秋郎傳使人生縹緲斷腸想讀嘿僧傳使人生人天歡喜想一時之間艷冷頓殊二想之中取舍不定譚子不其顛倒世人作是觀者不可讀是傳夫艷與禪何嘗二道哉了元游戲情綺不碍涅槃琴操淪落風塵頓開慧悟世之艷不可語禪者俗艷也世之禪不可語艷者枯禪也是豈譚子之意也耶譚子則欲千載下散花女雪頭僧玉簫檀板箬笠雲瓢歌聲佛梵長共現于淡煙寒照暗香疎影之中使根器最上者悟艷非脂胭禪無煙火中人以下者銷豪華于寂寞舍貪痴而清涼豈區區創新筆墨駭人見聞已哉譚子者其禪姻之眉山乎

程于周詩序

風雅正系惟吾楚爲元功屈原離騷繼三百篇而出宋玉景差爲之徒至唐杜少陵孟襄陽皆楚産也宋之米南宮明之吳伯倫李東陽風雅一日未嘗絶楚也當王李盛行牛鬼蛇神遍世界賴公安竟陵以性情眞至救之古人精神面目塵封土壓者振落濯滌之雖不屑一切之處清刻近薄亦由不善學者流獘要之非雲間婁江一二時莪人所能到一二冗砌語所能過究攻竟陵者學竟陵者也媿竟陵遠矣是風雅楚爲元功不妄也余來燹于茲思駕屈宋杜孟而

上自成一家言存此正法眼藏有志未逮也乙未長安遇程子質以詩其言清刻而不砌得竟陵之清兼王李之氣不爲近人陋習程子生于吳家于楚而善學楚季少而志銳才未可量余故樂得而道之以爲吾楚功余可以身文俱隱矣

碧泉詩序

天地之霧凝而爲山宕而爲水幽活不測而爲泉巖往往莫解其忽生之故山川泉巖之靈凝爲畸人宕而爲慧根幽活不測而爲文采亦往往莫解其忽生之故同社唐魏子詩若干卷以序屬余余讀之泠然善也再讀之一往而深莫窮其源拈筆叙之了了于心目躍躍于喉舌則又格格于腕手郎余亦莫自明其故也一日訪魏子采隱地則所稱古碧泉在焉瞻嶽附巖霜藤煙篠蒼蒼半山如在水上寒流汩汩終古雪翻砂石五色一碧何限亦如向之泠然善也一

往而深莫窮其源也亦如向之了了于心目躍躍于喉舌又格格于手腕也乃今而後始可言魏子之詩也魏子之隱碧泉也或春樹迷雲殘霞隔水空山霜蒲斷橋雪深大都冥心眞寄領其要會收其靈采有時孤簑煙雨扣角商歌有時捲鈎月明臥磯漁唱有時素磁靜夜卓犖而觀羣書有時斗酒自勞瀟灑而送日月或至高詠難酹孤衷莫托斜陽痛哭而返則呼文定之靈而和之是以嬉笑怒罵之中無非典觀羣怨之旨豈彼埋頭甕甕發蒼蠅之細唾誇示國門作豕腹之彭亨者所能侔俔庶幾也哉異日者幸而

讀魏子之詩將有夜夢鍾回諸天頓省空江笛迥清
角一聲風雨波濤雷電幻佐至五色無主投案而偃
者矣余請觀之泉上

玄鑑詩序

阿難多識無處徵心迦葉傳燈秖生微笑四十九季
之法如葉止啼三藏十二之經誰爲眞諦西來大意
文字掃除徒嘗生花語言路斷故慧業者白業之障
綺語者眞如之魔作佛人所不取也今之禪者舍却
蒲團日尋故紙空勞舌戰未免淨貪雜羽空憐蛇足
漫設者也南嶽別山玄裝再來羅什更世寶幢高豎
津筏弘施既已舌本生蓮乳香夜吐說花成雨聚石
點頭衲子行人半偈初聞四果各證復以神通三昧
游戲四聲用獅子吼發鸞鳳歗吹海潮音成山壑響

如摩尼四照衆彔畢呈旃檀一香中邊都馥故教外
之別傳亦本來之具足豈似蛾鑽故紙蜣弄泥丸者
哉今刻其南嶽詩若干首風華韻倩骨法堅凝等之
三唐故可頡頏比之四傑庶幾不遠

陸子璧畫叙

古人謂技也進乎道然所謂道者非徒以其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其人之志節學問皆出焉故古之人先有高世之行不屑一切之意於是偶習一技必使毫髮無遺憾以寄托其志趣嬉笑怒駡無非是者故一筆一墨其人斯在傳之百世精光不磨久而彌光白門陸子璧高隱士也其先公廣文吉州以廉介稱一氊既寒八口交謫因家於螺川而子璧又以流寓客子值天地載甲不復能事八股業乃浮沉詩畫中畫不一法花艸鳥蟲其最著者也生平寢食斯道每

得意命筆必窮極工巧不以求者之顯晦售值之重輕爲畫之優劣故終其身疲精筆墨而不獲筆墨之利子璧夷然也每出遊其子扶上負笈遇佳畫子唱而父和樂而忘饑卽日與吉州之人遇人未之知也乙巳余來吉州見其所作翎詡以爲唐宋諸人莫能及因與定交子璧淵然穆然不惟不樂以技見并忘其技之工凡其所得筆墨纖細之失卽自指摘常曰余心力所至神妙變化卽自亦忘其工由是觀之子璧殆有道者偶以技發之寧僅技進於道者哉余愛子璧之人甚於愛子璧之畫欲使人之愛子璧無徒以其畫而忽其人庶不失子璧之意可也

澧州汝南周氏家譜序

澧之陽居雲夢之西邊爲岳陽屬邑岳屬邑七澧爲盛澧之山川玉老鍾靈蘭江發秀人文蔚炳甲于七屬其族大而系遠者汝南周氏其著也周氏自洪武有十五季由豫章吉水遷于澧而實爲吉水宣風鄉菱湖里苦竹崗官路保人昆弟凡三以川爲字其川三者下寨銅盆崗川二諱寅下寨六塚口寅生仲明娶王氏移青阮觀仲明生添祥復遷觀音港牛河埠孟萋湖卜居陽由村南溪保宋家坡子孫麟振不替自添祥生子二曰文通曰文福文福子五曰泰曰安

曰容曰賓曰宣宣至北大理寺亞卿宣子五曰志榮曰志葦曰志富曰志賓曰志惠任南部主事惠生子一曰友德友生子六曰廷佐曰廷傑曰廷儒曰廷倫曰廷俊曰廷位志葦生子一曰友慶官至州別駕友慶生子一曰廷科廷科生子四曰世通曰世道曰世禹曰世喬世道生子三曰啓文曰啓先曰啓科啓文生子四啓先生子一出家事空王澐澐諱仁禮字節中者是和尚未出家時生子一曰士憲今同出家澐諱智覺字止水者是卽建蒡潭郭外名鳳竹者也和尚與余爲方外侶而余適廣文潺陵與澧陽接壤其

和尚之族庠生諱士弘者文學佳士刻刻與余爲文字交今和尚刻其家乘屬余以序余何敢辭哉夫檀弓所記皆言物始自古仁人孝子不忘其所自始故必述祖若宗功德而彰美之借文彩之揄揚者表著之蹤跡不爲譽疑不傷厚别其族大系遠可策卜而數記爲衆人之所耳而目之者又烏能泯滅哉或者謂空王之教既已出家即泯其姓氏絕其姻屬今和尚復有譜系之刻將毋背其所學余謂不然釋迦老子道成之後自無始刼中姻屬皆得援其幽滞以登正覺况現在祖若宗乎則節和尚正欲以世澿表其功德以道濼登其覺悟者此吾儒之所尊崇亦釋氏之所信奉者也余言其可已哉

汪氏蘇孺人孝節序

凡物之不常有者有之必層見叠出故甘露醴泉同時而降梢雲鄉月同時而現鳳凰麒麟同地而生益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嘉祥之氣相感而集靈神之降相乘而來是以忠孝節義間世一出出則多產一地出一門如宣城汪氏見之矣汪氏自文節公叔志以不屈賊死節其二子彥恭彥性痛憤不食卒已炳日星而光國史其後施母文婉以節見蘇孺人以貞節名豈非所謂層見叠出者乎往歲汪滄池明府以乙未起家來宰吾上湘有治聲爲湘民筮祝會庚子歿於官湘民建祠以祀而汪公發若以赴明府之喪來吾邑余始得把臂定交因出其蘇孺人之節錄以徵余言余心志之會余有憂患未能援筆于是七季乙巳偶遊螺川發若亦至又以乞言之引相授余不覺泫然汗發自慙其言之遲且久也然余之遲且久者實以汪氏之忠孝節義層見叠出非一言之可悉述而前此爲汪氏誌銘傳紀者皆名儒鉅公則余名微不文又何足爲孺人重輕也雖然甘露醴泉梢雲鄉月鳳凰麒麟見於同時同地躬覩其事者亦爲嘉祥乃余猶得執筆以叙其事不謂非厚幸矣至於名微

不文則如唐虞之世亦有擊壤鼓腹之歌以紀其盛何暇文之與有刴以發若仁人孝子之用心務求其盡故無所擇而求言余之意亦惟求慰夫仁人孝子之心無所擇而爲言矣若汪氏一門之忠孝節義自有諸名儒鉅公之誌銘傳紀悉之已詳眞無俟余言之贅焉聊以附其名卷端

趙允公詩序

有以詩傳人者有以人傳詩者有詩傳而人不必傳者有人傳而詩不必傳者有詩人并至而傳者有人詩并至而竟不傳者然與其詩傳人無寧人傳詩與其詩傳人不足傳無寧人傳而詩不足傳苟人詩并至幸而傳尙矣苟人詩并至竟不傳亦無失爲高蹈之士漢祖馬上功成溺儒嫚駡幾于不文矣而大風之歌卓絶千古項王叱咤喑啞幾于武夫矣而垓下之歌婉轉悲楚千載詩人竟至擱筆曹瞞父子篡逆凶橫幾于使兒童牧豎聞名吐駡而讀其詩反足津

津動人楙七花前之誚鄭五歇後之譏名不副實幾使文士短氣曹祭蕭何功業葢世不必風雅玄齡如晦相業炳然詩亦千古子美風雅無雙而忠摯不朽青蓮才華絶世而大節無虧子瞻海外之文忠君不已曾子固不必詩安石文章可與蘇歐並馳而青苗害法幾遺毒千古考亭南軒砥礪絶學人知爲理學而已今讀其詩未嘗不發錢劉之壘睢陽之激烈魯公之忠欵非文士吮墨含毫之習而閒笛之句中典之頌與李杜齊名至于荆卿以游俠自見而易水之歌至今下壯士之淚然則言者心之聲也有堂堂不

朽之人卽不必伏案窮經自有一種不可磨滅之氣出其聲口卽欲不傳而不得而謂詩傳而人不足傳者彼其言皆糟粕耳究非眞可傳之言也然則寧有人無詩未可有詩無人斷斷不易矣白門趙子允公十年前佐幕來湖南以節俠顯名動公卿間其後客燕節益奇名益躁公卿益傾倒殆不以世利生死動其爲古之志士與今復以詩索余敘以行世允公之詩是豈夫人之謂糟粕故自有不可磨滅之氣在其聲口不可與諸詞人同日語也質之知允公者知之

廖子秋思百韻序

人身之氣與天通陽使人舒陰使人歛如女懷春士悲秋自然之數非有勉强而爲之也惟賢智者氣靜而心虛故有觸而發爲宮爲商爲文爲章非苟然也是四時之氣苟動於中皆相感焉不必春與秋也而古今騷人獨於秋有感者何也葢秋之氣肅以清悲以歛五音之器以歛而蓄聲以清而感物勢使然耳長沙廖子大隱著秋思百韻刻行者久甲辰夏余有事星沙寓市肆小樓中暑氣外蒸人煙內逼目昏志蒙乃廖子忽以秋思百韻求敘予方病暑不知有秋

卒卒無以應歸潭閱三月秋且杪寒風霏雨瘖窻濕几形歛神寂予之思泠然秋也乃取廖子之詩而讀之然後廖子之所以氣清思遠中商而中羽者了然於心與目之間矣雖然廖子年最少如旭日之方旦雲霞之方燦艸木之方芽乃忽歛神肅氣置心寂寞之鄉爲汨如澹泊之想豈眞所謂隱而大者耶聞之廖子處脂潤中皭然不滓一切富貴勢利無以入其胷獨樂與方外者遊其汨如澹泊葢性成也或曰秋者萬物之告成也百草搖落莫如秋萬物結實亦莫如秋廖子其去春華（而務秋實生平大業于玆卜之大隱之名將于金馬避世焉）

澹芬艸序

李杜千古齊名然論者或以杜勝李或以李勝杜評杜者謂之聖評李者謂之僊夫聖可學而至僊不可强而能青蓮天資高邁俯視塵壘充喉盈腕皆雜舌都梁被體曳足皆蜀錦吳穀藐姑氷雪煙火盡除毋有所作不可思議此李之所以勝于杜也然世之學杜者多而學李者少毋讀李詩開卷飄飄有夌雲之氣以不能學為恨因求世之似李者而依皈焉乙巳春偶浪跡邵陵晤中州傅公乃以其澹芬艸見叙余讀之清不傷弱濃不傷皕幽尧冷豔汨汨動人所謂

矜日芙蓉鏤金錯彩殆為一人擬之青蓮庶幾似焉是公不必學為青蓮而似青蓮者公不自覺也方公讀書芸閣名動公卿手彩雪朗襟期玉照使人望之如景星慶雲咸知為瑞郎之溫風明月與習而安其視青蓮之金馬待詔高唱清平彝龜謀醉人望謫僊無異也公治邵積歲方羽檄交馳清嘯輒辯簿書旁午而吟詠不衰即間關車馬花晨月夕光景留連得失偶驚公懷如素其視青蓮之匡山鳳翥彩石鯨翔傲岸山川渾灑日月者無異也然則公之似青蓮者殆神符氣合不僅語言文字之似已也往北地信陽為明詩矜盛人謂北地似杜信陽似李今謂讀信陽詩中和且平然所稱飄飄夌雲之意則未幾焉今傅公實駕信陽而上之夫中州為天之中而汝陽天中之山在焉又中州之中也凡五方不齊之氣至中而平五方不齊之音至中而一近者詩道陵雜得公詩為會歸焉當不讓青蓮駕杜而冠三唐矣

謝嶽生詩序

昔人論詩謂黃河之水泥沙並下此深洞原委之言也葢詩之爲物以道性情故三百篇中大都皆忠臣孝子義士思婦之言下及里謠巷歌皆觸口而發不暇思議非若後世文人勞心研思雕言擇句者比然而質與微渺波瀾老成令人一唱三嘆咀味不窮而文人勞心研思雕言擇句愈工愈遠眞詩反失始知眞詩不在一字一句一篇之中使于一字一句一篇之中求工遂失眞詩詩即工何益也然文人之習終不可改說者謂氣運升降使然不知氣運固能升降

詩之工拙必不能升降人之性情性情眞則詩即眞矣吾請以吾社謝嶽生其人實之嶽生性情能眞者也其爲詩于所謂一代詩有名之人與一代詩有名之集嶽生似不聞者皆不使入目不但不襲今且不蹈古而近時詩人習氣一切除盡以己意往來興至即吟興止即已或一吟數篇或一篇百言落筆成艸不移隻字不拘拘求竗于一字一句一篇之中而竗或在一字一句一篇之外眞所謂黃河之水者也所謂眞詩也夫眞詩不見于世久矣是文人勞心研思雕言擇句不得者嶽生有之不必論嶽生何如詩而詩已可貴矣今嶽生以詩若干首命余爲序余深賞之獨不能一一序其佳處者正不敢以文人待之求竗于一字一句一篇之中直以風人待之求竗于一句一篇之外也

陳去葸詩序

今人纔辨音韻便以詩人自命即以詩人夌人於詩實無所得也其志不過欲欺世竊名而止然於詩實無得則世終不可欺名終不可竊止養成一驕志傲氣輕議無慙之人甚矣名之不可妄好也陳子去葸淵人也稱詩有秊矣其爲詩或竟夕沉吟不出一字或終篇無累不慊于心虛其懷實其力今觀其詩不必指其佳者何處但覺心手耳目日異月改然邁人輒似不辨音韻者不但不肯以詩人夌人并不肯以詩人自任夫于詩如此于名如彼豈非其精神內固于詩欲使其實有所得而不暇計及其名也去葸能守此志終身不倦必使其實有所得而後止則又何患其名之不附也

彭次明詩序

詩不吟則已吟則必求工不求工則已求工則必苦吟此恒理也然吟至于苦亦非善道夫吟心有所欲發而後吟也憂者期于一解樂者期于一達能解之達之不問其工不工也使于欲解欲達之時又顧及所謂工則憂者愈無以解樂者愈無以達又安取詩工爲哉雖詩于旣工之後心目亦爲之一快然苦已過半矣求其詩不必苦吟吟不必不工者次明是也次明好詩恐以詩致苦不數數爲詩讀書之暇閒一吟之又恐以吟致苦不汲汲工詩觸意之際任筆爲之或不終篇而止或得一二語而止媸姸不計殘缺不計然其中有獨至處夫人所以苦吟者欲詩之有至處也次明不苦吟而詩有至處此不受詩之苦得詩之樂者也不可及也

百梅詩引

前人詠梅云雪蒲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林逋云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後人評梅者謂梅當季雪歲寒萬木凋落香英獨榮詠以高士毋乃寒酸比之美人失乎軟媚其英風正氣當如大將登壇千軍辟易夫三者論各有是以爲是梅都無是處不特三者古今詞章亦無是也余前後詠梅凡數十篇擱筆沉吟何其刻畫覆紙靜對何啻天淵疑從中來眞無妙解一日季霞龍子出梅詩一册元人馮海粟中峯各百首洪子伯修季霞各百首夫梅詩

至百首陰晴雨雪老嫩密踈已無遁迹後之作者應爲束手乃屬和者中峯追和者洪子龍子今觀其詩數人同心似人各一心數人詠同一物似物各一致非人有百千萬億心梅有百千萬億變態也蓋造化靈異之氣在人爲慧在花爲梅在梅爲香亘古梅同此香人同此慧未詩之前詩在梅花香裏各各具足各各無踪既詩之後梅在詩人筆底各各相肖各各無干若作是梅是詩詩梅已成兩物若識非人非物百千已在箇中不特海粟不特中峯不特龍子不特洪公千秋之下梅詩無窮

程介士詩叙

非余友馮棖公幾失一程介士余從南中困頓于風雅友朋之間所稱乳木投合者十之一所稱一望黃白者十之九大祇作詩求友古人視之嚴今人視之易古人視之深今人視之淺嚴而後眞詩眞友出深而後遇一眞詩眞友終身樂之不易易且淺不但我不能察眞詩眞友於泛泛衆人之中而眞詩眞友亦斷不肯遇我于泛泛衆人之內如窶者思食安知海中有江瑤異味也余恒內省不敢以我薄時者爲特所薄故寧離索不悔惟作詩求友者漫然紛至故不

覺其困頓耳一日馮子投札于余甚稱尤谿有程介士焉其人其詩皆近諸古余方從介士之鄉假道歸五百里內外幽巘插天空青出地而最勝之齊雲山谿使人行坐杳冥若忽若失私憶此中必多靈異清拔之士因欣然願見介士乃其人磊磊落落如齊雲高厚山谿遂折照人顏色也其詩穆穆肅肅如齊雲朝霧山谿夜碧冷人心骨也於戲眞詩眞友于介士得之矣益歎古人之妙于嚴且深也所謂嚴非貢高我慢惟實實欲得眞詩眞友雖降心相從不厭也亦非知已一人惟實實欲得眞詩眞友雖千百畢至不

困也余不先馮子之言爻介士正不敢妄用泛泛以待介士介士入湘即先知余又以良友之言致余晤以高妙之詩索余序似亦不肯用泛泛以待余余之待介士與介士之待余迹若異而心則同者總此古人深嚴之意也此意馮子自知也

程生詩序

時至今日眞不樂與人說詩矣大祗作者急急欲售不暇讀書養氣閱者人人讚諛不暇古道相成作者無作者之益閱者無閱者之益即說之何裨也邘江程雲朗寓湘二年人未知其能詩而程子亦不以知詩自白但見其爲人神寧氣靜心淡志泊絕無逐逐躍躍之意余甚愛之意中隱顯有程子知詩狀今年從南中狼狽歸程子忽投一帙則近詩也心頗疑之及閱其詩寧靜淡泊亦如其人夫于是余樂與之說詩矣夫詩靜物也必先有一不敢作之心而後落手

不苟復有一不敢出之念而後日進無窮程子二年來不以知詩自白出是帙慊慊有不敢出之狀其虛衷篤志豈彼急欲售者之列哉惟虛衷篤志不急于求售則余又得以讀書養氣爲程子進程子當必以古道望我不以讚諛望我作者閱者兩相益而無窮也高達夫五十學詩詩遂成名程子年止三十其所得故已多矣將來有成未可量也

質生朝露詩序

余曾讀質生深夜歡詩知質生深于情者一日作朝露怨意似有乖于情而怨者夫乖于情而怨不幾淺于情乎曰否否此其所謂深于情者也蓋人情根莫知所起莫知所落始有無端欣美旋有無故悲歌或興嗟往事或寄慨他人或觸物悲生或遇時愁動怨由情起情因怨深歡之不得不化爲怨也情之所使也怨之不得不出于情也情所以深也余故謂非深于情者不能也試觀古今必傳不朽之詩如三百篇以及樂府離騷近體不落言詮自然金石一經咏歎

自感人心有在千百年後懷想千百年前如見音容如聞太息讀而思思而慷慨欷歔寢食並忘者豈非以其情哉天地古今得情不朽五倫百行得情嘗存獨詩也乎哉

唐魏子艸間十紀引

讀艸間十紀深歎魏子之壯深愧余之陋也客歲余與魏子同處亂離是昔余方潛聲戢影擱筆焚硯非惟不欲目我爲詩文人并不欲人目我爲識字人蓋以昔至今日犀象之齒祇以招焚山雞之羽終當被鎩惟硜硜黙足以咎一語乃魏子獨能于刀兵喪亂之餘撫時志事善善惡惡秸然直筆月旦焉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袁中郎云自從老杜得詩名憂民憂國成兒戲嗚呼是安可同日而語也

百韻詩序

余自少求友至老不衰遇天下士未嘗不繾綣綈納成生平交者即延攬所不及而天下往往尋聲接響以至亦未外余雖窮鄉僻壤鮮有失焉乙巳至吉州遇趙國子初未知國子才也與之語多奇久之出百韻詩見質所謂百韻者居然一代史也自海宇滄桑其間治亂興亡之由與春秋賞罰之旨率如計數指屈古稱少陵爲詩史國子殆過之國子負才流落不偶世之知國子者少讐國子者多珠以夜光按劍桐以龍門被焚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楊子雲太玄精渺

時且譏其尙白百世而下其槳始傳鄭所南心史危言藏之井底精光不滅三百餘季仍一吐露國子百韻亦若是焉然則知國子者不盡知讐國子者亦徒讐也又何訝焉

趙孝泌詩序

讀孝泌詩不覺掩卷太息以造物者之好怪亦造物者之所以善全其才也夫才之難也或千百季一生或數千里一生不易也乃至一時一地重生疊出如鄴下父子荀氏八龍太丘一門二陸三蘇英才族聚是才之難而反易豈非造物之好惟不若是也孝泌之祖千里而生國子異矣國子復生孝泌又異矣余至吉州不知國子交國子不知孝泌乃孝泌出其趙氏一家言律則大曆以前古則黃初以上雖造句着想不無求異之處然古色斑駁使人不敢作近代想

孝泌季少而思沉志樸而氣閎古之高士殆庶幾焉國子負大志浪跡四方不戚戚貧賤孝泌又克承其志樂道而安遇使千里無國子國子無孝泌即欲一意磊落豈可得哉惟有是父有是子乃能一堂作述同德比義此造物者之好怪亦造物者之所以善全其才也

李吉二詩序

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詩道性情非關學也故詠一物必得一物之性情賦一事必得一事之機趣如畫亦然山川之妍鬱艸木之扶疎禽魚之生動一一得其神理而詩意存焉故摩詰畫中詩詩中畫非臆說也世亦有工畫不工詩不盡如摩詰鄭虔之流然其理實相通也其不相通者必其依摹粉本非丘壑胷中不惟無詩抑且無畫矣辛丑余來長安過虎林李子吉二吉二早季治舉子業兼學古習詩中以婁公疾廢遂專精六濃而人物尤盡古濃點染精異又能寫

生曾爲余寫生神氣酷似不在林曾之下其爲人淡遠超逸無逐逐躍躍之習有儒者氣象幽人語嘿與終日言無一字俗眞得出世之意余甚敬之尚未知其能詩也于是三季甲辰又來燕吉二則出詩一帙相質余閱之不覺喜慰過望也夫畫之不通于詩也多矣卽儼然能詩在稍宇其實甚于不詩吉二之詩靜以深淡以永居然作者之林而謙抑自下深自韜晦惟恐人以詩人目之其過人遠矣余生平酷好詩畫凡能操觚者無不樂與之遊然許與心醉者獨少余與吉二之畫片紙寸素珍惜不置意中早以詩人目之今吉二之詩又如此而後余之許與不妄詩畫一理之說實不誣余安得而不喜慰也哉

南知語錄彙刻叙

釋氏之學有二教一宗一然教實先於宗三藏十二部皆世尊所說之灋初無宗名自拈花微笑教外別傳然後宗出初祖西來念末世墮文字不能了徹故一切掃除欲令直下承當於是野狐知見不通一義即居然竪拂矢口譚宗而囫圇之語往往魅人反不如教之有理可入不獨宗失而教亦失不知宗與教何容分哉譬之赴都會者教則程期粉本宗則着脚實踐無程期則着脚皆迷途無實踐則程期皆故紙惟不錯程塗又能實踐自無不到之都會既到都會程本不用脚亦不着故世尊四十九季之灋俱云黃葉止啼而初祖面壁九季開口俱成雙舌則不特譚經說灋爲皮毛而機鋒語錄亦豈實義是不獨教與宗不可分教與宗並可不設佛與祖師之名亦可以不設矣南知大師初從教入繼從宗出其功行之苦與參究之久眞不爲灋華轉不墮野狐禪者已刻語錄若干吾友袁恭風郭紉隗各有叙說今復欲彙集歷代祖師心印而問叙於予夫予凡夫程期實踐兩俱無得是問道於盲也雖然昔智者禱青龍鈔爲婆子所難而有悟予則備數婆子之列庶幾其附一言焉至於究竟前哲不以言傳後賢無容致喙則師是刻與余之叙言皆兎本無角而說無牛有角而說有與諸佛諸祖之意失之遠矣

了菴文集　八　南序　卷三　四十二

何氏家譜序

余邑銀塘何氏自宋歷元而明凡七八百季至今子孫繁衍有某者隱君子也念祖宗所由欲子孫孝思無窮乃始爲譜而乞余一言以傳余不覺肅然敬也夫家譜之作欲子孫不忘祖宗所自然世每以閥閱相尚所傳者多薦紳先生其抱德而隱者不與焉殊不知太上貴德其次言與功夫言垂金石功炳千古反不能如澹然漠然之德豈不以隆隆炎炎之不可久存而渾渾淪淪者之可永久耶吾邑自兵火饑疫一時巨室絕祀廢禋而何氏自宋元明七八百季雖未必衣冠濟濟耕而讀樵而吟漁而隱者弄子抱孫銀塘之內桑麻雞犬淳淳如仙源中人不知有晉魏此其久遠之故豈非以其德哉則何氏之譜不必以名位閥閱相尚即此可以廉頑立懦風世之囂偷逐逐者矣安可無譜

了菴文集卷之四

潭州　王　岱山長著
豫章　諶名臣實菴　校
虎林　吳百朋錦雯

安鄉修建學宮文

古凡有功德于民者例得血食而祀之邑之有祀不僅文宣已也凡俎豆專祀于邑者例得列廟以奉之邑之有廟不僅文宣已也祀之爲釋爲玄爲鬼神者以百數而文宣之祀僅居一焉廟之金布玉鏤丹楹朱拱者以百數而文宣之宮百無一焉釋玄鬼神之宮廢者舉缺者創踵事者增華費以鉅萬計而文宣之廟百無一焉祀釋玄鬼神之神有像金珠丹漆和合雜彩費以鉅萬計而文宣木主之費百無一焉祀釋者毀須髮棄妻子絕嗜慾割臂焚身飼虎施蟲冀得成佛而佛不可成亦不可見舉世相率至死不悔祀玄者斷妻子絕嗜慾熊經鳥申衣艸食木冀得冲舉而神山莫至安期難逢亦舉世相索至死不悔祀鬼神者潔齊肅戒捐貲宰割冀禳災祈祥而災故莫禳祥亦難祈亦舉世相率至死不悔之數者上無功令之嚴下無督責之迫遠近風趨不脛而走至于文

宣之教不然求性命者得性命求文章者得文章求功名者得功名求富貴者得富貴自釆芹至釋藿一命三命及乎王矦將相榮澤及乎子孫勳名垂于竹帛其道爲子臣弟友之常而無鉤深索隱之苦行之不勞而爲之有效可謂千百倍于釋玄鬼神宜乎其奉之者亦千百倍乃求一庇風雨不可得或顯于儒而逃于二氏卽移其力于二氏噫何倒行逆施至此極也近自兵燹來而文宣之廟俱成坵墟不獨安邑然也而安邑獨甚余以執鐸來茲土求其所爲文宣之宮在荒煙茂艸中桃李無存荆棘塞路其巋然如

魯靈光者則一椽朴畧數尺土階所謂縣鉊鐸設皐比講德明經追三代之遺者無有矣此地爲晉南平亦人文之域而洞庭巨區蒼茫萬頃海內巨觀豈其荒陋下同十室于是心傷久之乃邑矦林公以國海名儒臥治百里爲斯道起敝持衰欲于黌宮一新舊製喜余同志乃命爲文余義不敢辭謹卜吉爲文必誠必敬致告于文宣之靈而傳諸合邑薦紳先生及諸多士夫時紳衿龕智者識焉非嘗之原黎氏懼焉[illegible]行一事害在一時利在百世君子不避害焉矧此[illegible]士大夫出身之地寧有不同心急輸樂觀厥

成者則利且百而害不與焉釋氏用苦行法冒水火摩頂踵早夜籲呼而愚頑悉化倘能弘其願而尊其教矧余之所籲呼者皆賢智也又何患其功之不成也哉雖然力有大小心無廣狹惟各竭其力自百至十至一金帛粟米以至瓦石茅土其有慕義之徒欲爲吾道助以訓子孫垂德行者亦樂得而懇祈焉

壽安鄉林鐵山明府文

自封建廢而吏治難自井田廢而民俗壞何也世祿相承故立一法則世世奉之興一利去一害則利不及於民不止害不去于民不止無旁制無中阻公田相助農事告成倉箱自給上無催科之繁下無輸納之勞是治不必如三代而上易於見德民易於歸心自郡縣設則官無久守政出多門怠者置政不理邪者忌公自私即有抱救世之材切起弊之思法未立而民沮法既立而上撓前人作法後人壞之一人作法衆人毀之則興利而民反以爲害去害民反以爲

無利且也端方者不肯諧俗難以取容廉潔者無奉要人何從延譽遂至反白爲黑倒汙爲潔官無定評人懷詭遇即有循良之治俱無由表暴矣漢之世天子加意郡縣入爲侍從出爲民牧使得行意立法自元臣宿將畹威貴勲皆俯首聽郡縣之治于是循良之名著即唐宋元明當其盛時其殊尤卓絕者亦數以赫赫稱迫氣運遞降郡縣權輕一行作吏敗操易節苟免一時求其立志不撓强項自持又百不得一矣吁嗟吏治何由而復古哉吾燮之爲邑者百而潺陵爲最瘠其地又波臣之荒服也洪濤浩渺聲教達乎京洛疆界雜乎苗蠻民半爲魚地多不畝即當全盛之日猶不免凋瘵之區剝兵燹餘生生聚未復官此者既囿于風氣俗又狃於見聞其來久矣今新天子御極之歲邑侯林公鐵翁老父母以閩海大儒來蒞兹土下車之日力除壞政興學敎而必以端士習爲先齊風俗而必欲正人心爲本遵朝廷之功令而徵書旁午日不暇食礪盤錯之勁節百折不回興一利使利之必興除一害使害之必去不撓異說不移游談一本乎介石之操飲氷之性敝服笨車食蔬茹蘗不怨不尤無燥無急不以毀沮不以譽勸事無大

小無不竭其心手疲其精力即享神告朔宣約祈禳必敬必誠夜析傳呼城蝾嚴肅必先必勞里甲保聚井竈閭閻必整必束故賢者愛而慕之不肖者敬而憚之數月而百務舉朞年而政教行余雖浪跡四方匏落無似時切採風之思而遠方之士來者爭以侯爲言余不覺驚喜而嘆古治之復見今日也夫潺陵陋邑又當灰㭬之後積俗敝玩又無蓬麻之直乃侯能砥柱狂瀾使震澤底定至誠孚物使惡鱷潛移方之漢之龔卓春秋之鄭僑又何媿焉余叨屬隣治欲思所以頌侯而無由也乃潺陵之父老子弟又以侯

嶽降之辰請余言以為壽余無文何足壽侯者世之壽者無過爵位世澤而侯自九牧發源其族望甲海內科第蟬聯不可勝紀即侯之本枝其高祖諱培以嘉靖辛卯孝廉宰萬季至國博曾祖諱建邦以嘉靖丙午孝廉宰蒙城至安陸參軍其祖諱拱北為孝友名儒垂之祀乘其太翁老父母諱漢亮為博學名儒詩文傳誦海內其伯祖諱大霖以孝廉刺史信陽其伯諱贄以丙辰制科由沔陽兵憲至大中丞其伯諱翹楚以已酉孝廉宰豫章湖口而侯之兄弟共胞者諱伯鉉辛卯副車諱明球辛丑明經侄之胞出者諱

天瑛博士子弟員而其疏屬甲第顯赫者亦不可勝紀然則世之所言爵位世澤皆侯之所自有也何足以壽侯哉又聞古之稱壽者有三不朽立德與功與言而已侯具三畏四知之節澹泊明志嚴冷自甘昭昭冥冥其行無二其文章含英咀華吹毛伐髓鞭遝固之陳言探六經之奧理炳若日星煥如河嶽其為政也有召杜之遺不畏强禦不侮鰥寡鳳凰甘露麥秀琴鳴徒延虛譽俱無取焉則茲三者又皆侯所自具也又何足壽侯哉抑惟直述其實行實政以俟採風者擇以為時之祀邑者勸以為後之祀邑者法至于政成而奏績出為民牧者入為侍從如漢故事垂諸史冊自有當廷之殿最在又豈俟余言為輕重哉

送邵陵司李內召 代

天地之氣在四時為秋在六子為雷霆霜霰在三德為勇五德為義六曹為刑有虞氏九官皐陶為士而後代遂有專官秜伯之屬四理刑為重以慎刑也易曰先王以明罰勑法又曰明庶政無敢折獄曾子告士師曰得情而哀矜勿喜子產鑄刑書孔子稱古遺愛漢之雋不疑毋令多有所活黃霸行法寬仁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公治獄所活甚衆所謂厥後必昌然則不專以嚴明精敏為功又以惻怛愛惠為上也癸未以來天下刑法失宜民生莫措叛離流

散楚南尤甚　新天子拯念瘡痍乃選俊彥列之邦伯公始以名進士司李我楚之邵陵下車泣罪解羅織去扭械如藥病嬰如護覆卵綏來恤撫務期補劓息鉗使蠢蠢蠕蠕無為犯難無為叛已過不悛者罕譬曲喻于是叛道之士頑梗之氓改行嚮化無復有首鼠之思佷貪之跡五季而邵陵大治考成奏蹟督府嘉公治行復以公署星沙者三閱月公入境即疏十二屬疾苦如漕運驛馬諸事經畫安措曲中執政之旨皆得見諸實行月課多士爬羅剔抉析理分微上智得其玄解含英咀華中材由之升堂刮垢磨光文章風會為之一變長人賓人爭相悅慕長人恐公舍長復之賓賓人恐公舍賓而久署長未幾銓衡以刑部郎擢公長賓各屬吏士民如嬰離乳忽忽若失而挽轅無術乃歌謠以詠之畫繪以祝之余時暫息家園長賓各屬索余言弁首以縈其行謂余與公相淵源公之利吾楚者皆余得士之力余聞之不覺內媿也夫錦生于絲絲生于繭繭無精于錦錦實出于繭顧公之才品德望美錦也余則繭也繭何足以文錦哉雖然良玉在山光燭璣璇不因人顯賈者識之匠者琢之成為圭璧呈之明堂則寶氣精英凡有耳

而目者皆知之矣公良玉也余故賈匠也而邵陵星沙士民屬吏凡有耳而目之者也余雖不足以縈公卞和因玉而名彰敢無言哉今朝廷以公為刑部郎欲使公之怛惻精敏治吾邵陵星沙者治天下欲弁使天下亦如邵陵星沙治肺石清風無飛霜振風之異則公之食報與于公等余其拭目待之矣

邵陵司李父母雙壽序

余僑寓維楊丹徒實爲隣邑客有譚濂宗顧先生者積行博識探性命精一之旨得康節橫渠塒莽眞諦安仁樂道壽愷不形至性純孝存孩赤于髦老日舞酒漿怡樂堂北不啻老萊曾參之孺慕也元配夫人呂呂故大儒雲鵬公女世姓閥閱慈惠貞淑生翩翩四丈夫子諸孫玉樹階次猶親事機杼佐夫子荼鐺井臼豆區鐘釜精鑿無怠不啻德曜伯鸞之肅恭也余心誌之　皇帝丁亥大比長公聯鑣魁南宮筮仕吾楚邵陵邵陵爭戰地十年苦兵公披荊棘息烽灰

骨者肉之稿者生之朞月而來慕歌期年而五袴頌余又心誌之懼無由一識而失之也辛卯同麑士子數千里忽以雙壽爲余告其言曰邵陵公以濂宗先生之教公者教吾人以呂母夫人之慈公者慈吾人吾人安可不以感我公之化感濂宗先生又安可不以感我公之澤感呂母夫人今濂宗先生與呂夫人同歲而登六袠夫六袠壽已異同歲而六袠尤異同歲六袠已異其前此曾大父母皆九十而壽大父母皆八十而髦尤異後此而有殊猷異蹟之長公及三季六孫龍鵷鳳毛繩繩振振尤異請以一言爲壽余不佞不覺爨之觸耳動心者勃勃筆舌間也何也夫世不易必者五行之數世不易齊者五倫之遇今不易必不易齊者皆有以必之齊之豈有他哉蓋數與遇可以囿恒人不可以囿至人至人者德至遇不得而窘之遇且有以合之數不得而限之數且有以異之今濂宗先生生平積行博識呂母夫人淑貞慈惠其德過人遠矣偕老而齊壽又何異哉行將大季髦髦與曾大父若母大父若母德壽相繼述公方且治蹟冠海内與諸季諸孫文章功業相炳煥余不佞執筆稱觴請從此始

祭繼室周氏

嗚呼慟哉自甲申十二月廿四至今癸巳七月十九妻歸余十季玆矣十季中妻未嘗無病病未嘗不危危未嘗不復安未有若今之忽病忽危危忽不起也嗚呼慟哉計甲申妻季纔十五氣血方艾精粹純好乙酉孕耐兒突生氣疾醫者誤投寒藥病十日夜不飲食幾不起得鄭醫元禮者寸七而解自是頻投歸芎蓍朮補劑則閱月不病以爲嘗已丑六月孕一女產時病復作兼染瘛疭幾危得艸澤醫忽愈辛卯八月復孕次兒堅產時病如前是時余方北上至十一月堅兒巳妻以慟兒之故氣疾驟加腹成瘕痞壬辰春幾死余六月北歸妻體方乍復至十月疾又作妻苦求速愈舊藥無功一夕易數方不中不得已乃更同里周醫者嗚呼豈意醫更而妻竟速死矣余不知醫者其醫庸醫也言行僞而堅辨駸駸入人自恃岐黃再出適值妻寒感未解驟投補劑肺遂受爍而加咳醫反以咳爲瘵妻孕已五月又以孕爲血結乃制藥醅數十甕丸數升皆射父稜朮桃仁斗許爲使咳未除而胎墮矣胎墮猶謂血行女奴視胎衣中有數寸人形者始知的的胎下醫方謂因病故不識胎胎

去病當速解妻氣血破壞極矣又加伏皮檳榔枳菓尅伐之劑至五月則寒熱增而病篤乃拱手謝不斂矣嗚呼妻之能孕本自無疾當是時倘謝絕一切藥石至孕滿而育咳當盡已何至投藥殺胎胎墮而病篤也最慟者庸醫誤妻而余恬然信之不悟也夫射父性走竄女子不以入懷袖誤服毫髮則子宮冷而不孕入菓園則花敗菓不實艸木黃萎乃妻竟日爲嘗服要藥致胎墮猶不一更既誤再誤殺妻者周醫而聽其殺妻者實余也解者謂夭枉有數妻死非自夭也修短有命妻死非順其道也謂妻褊性致疾固也倘使有病不藥即淹纏歲月未便殞命謂妻病深不耐藥胎墮成瘵豈非多服壞藥服藥症壞安得不見藥而疑矧服藥百劑無一見投謂妻神情錯亂嗔多喜少藥故無靈肺病金傷木尅木鬱成怒嗔多皆病倘使藥靈嗔當漸減嗔多病篤實藥無功謂妻不耐病苦三月臥床肌肉消竭獨存骨支反側艱辛即無病之人鬱鬱久床尚不能忍矧病多歷時日能不顰呼以是思之無一可爲妻解也更慟者三月以來余日夜延醫更困疲無益酬應不得時侍妻疾然余心恐頻至妻側致妻瞻顧故朝出晝入晝出夜入以

是妻自言病深余強以病淺解妻自知病篤余強以
病起解致妻嘿憾余之視妻病若越人視秦人肥瘠
忽然不加喜戚于心也自今思之凡妻之自慟自呼
自呻自語者其中不知何如慘切寃毒而余眞如膜
外置之者宜妻之生而傷心死而不瞑目也余生平
不能忘者艱難憂患十季備歷丁亥兵難刼掠三日
夜余與妻僅免以身衣寒腹餒涕泣槀艸中親戚交
遊莫拯自分溝壑後遇故人仕途者始稍一援手置
溪上一區屋破不蔽席理并治荒如燕哺屋戊子冬
又遭喪亂夫妻子母蹣跚山澤嚴霜切肌寒月照泣

逃走市邑村落滑蕨蒿菜餐齧幾遍始免生擄兵巨
饑饉三苦屈指內外兄弟骨肉姻戚淪亡都盡眼前
生人獨妻與兒女女侄家姊外母數人耳己丑兵凶
相繼窮窘無告鹽酪不繼庚寅後又稍稍收理婢僕
治廬舍謀耕圃營牧養兒侄方就塾女侄方就聘然
兵革之患日久未忘私計生業初完避居江左謀升
斗爲終焉計豈意志未就而妻長逝矣妻毎當亂離
奔竄憂悴傷心今從此永逝無復生人之憂矣余命
孤辰無可比數先慈早背爰室中擢丙戌而嚴君逝
己丑而兩昆卒焉姑尹叔並亡戊子一侄一妹一喪

乙酉一喪丁亥舉目蒿里靑塚相望涕淋未乾妻復
捐世入室掀帷誰復可告語者余雖生人生趣都盡
不如逝者忘骸棄軀割愛斷憂爲得矣嗚呼慟哉妻
貞靜靈慧閨門嚴肅無毫髮可議教子愛而能勞馭
下嚴而有法治家儉而有禮至于無惰容無市狀明
潤修潔精鑿整暇佳人難再得則余眞不能不效奉
倩之神傷也妻預知死時日與骨肉言別了了脩然
而逝若老人知去向者妻夙世應無罪業今世復無
愆尤定生天上或生人間爲知慧福澤之人必不沉
逃鬼趣明矣人生百季旦暮夭者壽者相去幾何獨

念逝者卑弱生者孤零五內崩裂矣

顧濂宗墓銘

顯親揚名孝之大者帝布之士顯親無力往往必徵諸名公鉅卿表彰其行事然有傳有不傳者則非表彰者之力而實係其逝者之果可傳與否也如其果可傳也則不必問表彰者之爵位與其言之重輕自無不傳矣顧濂宗先生沒其諸子執狀求余言余瞿然懼夫余固老經生而言亦不文而獨徵余言者或亦不必問表彰者之爵位其言之重輕而余亦得毅然承之而不辭者正濂宗先生之自有必傳者在也謹按狀先生籍江南鎮江冊徒自某祖傳某祖某祖

傳王父懷江公懷江公始生濂宗先生先生諱濂子訥其字秉性仁孝慈讓方總角器宇端凝不競不靡於書無所不讀譽延名長試輒冠軍下筆博與不群然數奇不遇家無附郭食惟研田其執經負笈者相接踵智者得其玄解愚者拾其餘瀋一經磨礱俱成令器其取予廉居處敬不汲汲于榮不戚戚于困所學益有本也晚季以明經除石埭訓轉豐縣諭再遷池州授課士以文化俗以德尤昌絕學斯道自任一時學者風嚮艸偃撮其精蘊要領著道學正宗一書接千聖百王之統開萬世末學之傳俾斯道絕而復續晚季學易有得著易論合珠一編明天人消長之故察理數倚伏之原故其于憂患也悲憫慘怛而無怨尤七十之季神定氣充易簀之際蟬蛻翛然真不媿有道者歟于鄉也郡大夫之崇德也祀于祠也邑子弟之矜式也迹雖晦而學則顯名雖隱而道則彰殆庶幾焉原配呂孺人生子四長公諱仁成丁亥進士官至侍御娶萬氏生孫惟淵邑庠生次禮娶闞氏早夭嗣孫惟新仲義邑庠生娶魯氏生孫惟　季智邑庠生娶李氏生孫惟一先生生于萬曆辛卯四月十八日子時卒于康熙甲辰正月十九日丑時壽七

十有四葬某山爲之銘銘曰　絕學之統肇自濂溪公以濂稱其道不虧千秋俎豆殆其庶幾

祭洞門趙中丞文

嗚呼哲人其萎喬木其壞昔悲其語今歷其實慟西州之迴駕娩江夏之生芻素車白馬之愆期薤露蒿里之難挽誠有悼焉公之生也秉翼軫之星英毓衡嶽之靈巽朱鳳高騫于靈麓白鹿下飲于洲渚八翼垂雲而五星聚井故淵角殊群山庭巽表宏攬載籍博遊才藝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氣鬱雲夢聲流江漢礽以南宮赤標𨄞家刺史迎鋒硎發目無全牛理絲解結制爲美錦撫琴安絃而燥濕悉故霸才豈屈一郡畱恂遼已有秊乃際會風雲識氣預定

從龍推戴功入佐命國倚重輕優渥異等周列臺省獻替籌謨累進栢府總領憲章手表軒擴百僚敬戴北門之托憑倚棟梁之任具瞻公將墨勅空頭囘邪斂迹白東霜積折檻風存方楚烽未靖豺狼塞塗公力闢荆蓁梟鸞頭分惡木剪拔而芷蘭茂植貞勁節之無囘抑浩然之莫挫三黜未損其孤標三接無驚其素志今　天子念公積愫舊臣擢之閒散復公計部侍郎進秩司空方以爲屏爲藩作舟作楫喉舌是司提挈是倚乃簪筆修文遂捐金瑜戀闕之誠猶聞啓艸撤瑟之際不問家人三十餘秊官無私槖俸新之入盡解慿人羞留陸氏之莊而橘奴亦乏但存清憲之意一隺自隨誠可凜也公之長公才弘應璩名并孔融海內英俊雲屯締結有道人倫太丘物望無以加焉方中秘讀書桓榮稽古哭罹太夫人之喪毀形摧血和戎之瘠忽亦殞秊使公垂暮有西河之慟易蕭無小子之侍二秊之內兩訃交傳慘毒之情實感行路某以梓里後生素依噓咽訃偕至止藉公爲歸今望承明之庭而無門托足對西山之色仰止何人嗚呼已矣顯晦遇也壽夭數也賢達之懷初無損益惟以生爲忝內沒爲朽骨者爲戚焉公名垂竹帛

功在册府不與艸木并腐呱呱之泣實增公莞嘆耳角黍椒漿楚人遺意九招大問及門餘哀公其享之

祭趙洞門先生文

凡一邑之甲衆邑一郡之甲於衆郡以及一省會之甲於衆省會者非徒以其有山川形勝也非徒以有物產珍異與肩摩轂擊者之林林總總也此閒殆有人焉其生也不偶其處也有操其出也有爲在一邑則利澤一邑在一郡即利澤一郡以及天下莫不皆然故不世之利非其人不興不世之害非其人不去其人之屈也衆爲之憂伸也衆爲之喜生也榮而安焉死也衰而思焉其梓里之父老子弟每於鄉舉國舉則必私屈其指若何人拭其目若何人以爲可以

福利吾郡邑及得其人則扶杖而觀彈冠而慶以爲果可以福吾邑郡而無疑非此則怫然不樂終日其意誠不妄耳吾郡自明盛其鄉先達登九列者同時數輩其列即署諫垣芸閣者相接踵故其時郡甲于衆郡邑甲于衆邑兵燹後老成凋謝而碩果猶存松栢後凋者惟洞門趙先生一人先生以甲戌起家初任鄧州刺史有異跡未幾補趙州刺史內召本朝開闢公實佐命爲世祖皇帝特簡公栢府實掌憲務海內望其風采公見事風生不畏強禦擊劾折檻執正不回而扶持善類推引士林休休有容有古大臣風

焉嘗湖南未闢公桑梓嬰心左生右育王師至止兵不血刃民賴以生及乎萑苻再孽玉石俱焚公叩閽力全脇從罔治覆卵復雛使諸父老子弟去死亡而治禮義風氣再開人文斯蔚士知務進取而登仕版公實倡焉其一材一藝奬誘勸引務期有成道廣大丘登龍李御無以加焉故海內之士爭歸公門往往以公之屈伸卜遭之通塞其屈也不勝其慼其伸也不勝其慰公負性平恕正直耿介三仕三已無喜無慍當其官都憲也適以引賢觸忌遽罷公秩而公羅雀門空泊如自適日引賓客飲酒賦詩及公再起再

黜寵辱不驚不異其素其官督部也則三宥平反刑纆不施官太僕也則去其害馬皇華肅清不屈不抗位有顯晦公無戚欣其所以稱古大臣風者非歟公自原配夫人沒其長公中秘又亡方訃音至家人恐傷公心而合淝龔公與公同德比義爲至誼乃先至公署旁引曲喻預散公哀始以訃聞公雖不哭神傷其不墮卜商離群索居之失殆見道焉故公雖久歷宦途時懷勇退朝廷以公望隆不欲遂繼二疏之轍復補公計部侍郎未幾加公工部尚書方欲展公之材盡公之志不幸而忽嬰重疾至於喬壞山頹嗚呼

慟矣在朝在野無不躃踊涓涕者非止爲公悼也公歷宦三十餘年爲侍御都侍御太僕督部計部兩侍郎至工部尚書官不爲不久位不爲不榮而年至古稀正寢于朝不爲不壽二子皆才夙名大著諸孫麟振不爲不盛其没也在朝同列爭爲惋惜致賻致奠文情交至合淝龔公龍陽彭公則經理周身周衣哭踊至慟感動路人其引發之際龔公賻贈有加哭踊逾昔紼紼路隅其海內名士會送者車騎塞途旐爲不前而恤典祭葬出自聖恩其生榮死哀不爲不至在朝在野悼之不忘者以公之没後難爲繼也而桑

梓尤有甚焉自公死誰爲吾桑梓護持與不世之利去不世之害以致一枝一能引之誘之如吾洞門先生其人者是以父老子弟昔之拭目屈指者今不覺其噓唏而慟涕也矧生等久待門墻親炙語嘿者能不悲哉生芻一束亦猶行古之道焉公其饗之

祭趙友沂文

自尊先公中丞洞門没無爲桑梓護持者自中秘公友沂没無爲同學友聲者秘書之生也沐浴于錦綺甘肥粉白黛綠中無幾微憔悴拂抑之遇宜乎與六籍無所含茹而棄之如遺跡矣乃公生而異頴齒出卽卓犖不群天人竝茂十行一目下筆萬言雖不必埋頭故紙而博與淹洽每一篇出輒奪師席之席爲諸生聲名籍籍丙戌薦于鄉是時湖以南未闢公厄于運會以功令罷去然其聲名日熾于三吳兩浙之間一時名公唱和如錢虞山龔合淝吳松江杜于皇

林茂之等海內風雅無不知有長沙趙子者方洞門官中丞時公在滕下比名士至中丞之門多以趙子爲歸向其好客下士解橐傾裝以至開尊設伎無虛日戶屨接踵卷軸山積海內文人歸心焉然傲岸凌物弊屣公卿有太原公子郛下東阿之槩是以愛慕相尋而忌毁日至故試輒厄于主者其就中秘之堂豈公素志哉公性豪邁而孝友沈摯自太夫人没一旦屏聲色而不御卻五味而不甘飯心空王以祈冥報未幾嘔血毁形至于頹喪慟哉惜哉公之詩文自出機杼不屑屑繩趨方酒後耳熱充口濡毫如泉湧

珠落蒼莽不羈卒然驚座常感詩文選事湖南僻遠前後作者多遺漏欲搜諸先哲之集彙選行世豈其大志未遂竟殞黃壚爲不卒之業也哉嗚呼如此人曾不得四十耳故海內之惜公者不以科名爵位之未盡其用實以詩文大業未盡其才某等同學有年每入春明之門以公爲稅駕天下善士冠蓋相望以公爲梯航今不可得矣公既玉樓作記中丞公亦復玉局談經奎壁斗牛之宮一堂聚首更何憾焉公之長公自燕扶中丞公柩至維楊弁公柩歸葬湖湘湖湘屈宋之鄉也九招九辯皆原子弟故人作以慰騷

魂者今又當添一故事雖然中秘生平適樂無憔悴拂抑之意其必不與楚些同其鬱抑或騎鯨跨鳳吹笙山頭與鼓瑟帝子往來于煙波縹緲中矣

趙洞翁墓誌銘 代

康熙二年九月資善大夫趙公卒於官公廉且貧幾不能舉喪朝廷愍公舊臣諭以祭葬其在朝知故素嚮公義悉公清白各致奠賻俾其冢孫瞻洪扶櫬歸湖湘而楚撫中丞周公遣駐節星沙與公有生平交率其屬文武助葬其家仰體國家所以優禮舊臣之典楚湖湘自本朝開闢位至九列與賜祭葬者公一人焉公歷任年久大節炳然國恩浩大寵以異數遠邇幽隱耳熟目悉豈俟一誌以傳誌之者遵舊典也瞻洪先期乞言于余余與公譜同官同憂患筆硯無

不同齊志比義而相師友數十年誼最篤公死余慟失聲念公卒于旅無壯子侍側孤孫稚且貧家園天末旅櫬何依乃與龍陽彭公鼒覩周身周衣經理其歸櫬知生知死責誠在余余其何辭焉誌曰公諱開心字靈伯號洞門其先世蕃敖自江西南昌遷長沙縣明道鄉高祖必祖生南山觀學公生公公秉資敏慧賦質儒岸性耿介坦易爲諸生具廊廟之器識者即知其非章句中人丁卯舉于鄉在井里恂恂如靜女家落不干戶以外事惟讀書敦行上不失二人歡下不失諸年愛言不要譽事不近名殆稱長者甲戌

成進士乙亥初筮仕山左武定州刺史是冬丁文翁峯公艱戊寅補趙州刺史所至悃愊無華自計不足歲計有餘不立赫赫名民日歸之去日思之然氷操石介守正不阿熹廟以忤鐺被劾幾罹不測幸薄譴得調永平司李壬午內轉兵部職方司主政順治元季以舊秩得擢陜西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世祖皇帝天縱右文復古君臣一德之盛從諫如環公獻替時聞直聲日著天子悉察公素優渥異等特簡都察院左都御史海內望其手秉臺省咸以具罄剔弊興耕觸忌遭顏烏府風生白簡霜積真勁節之不回抑

浩然之莫挫丁亥爲忌者所中罷歸戊子丁母周太夫人艱庚寅仍奉恩復原秩未幾左遷者再自鴻臚寺丞太僕寺少卿督捕侍郎三仕三已無喜無慍方其伸也傍觀加額而公有戚容皇皇焉無以仰荅國逮及其屈也羅雀門庭而泊如自適日引賓客飲酒賦詩三黜未損其孤標三接無驚其素志位有替隆公無驕侮古大臣風槩庶幾近之公久宦閒散雖懷勇退不忘在廷[illegible][illegible]二季今上公積勞稱給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加工部尚書適遘重疾猶思力疾視事以荅聖眷故撤瑟之際不及家私補衮之誠靡閒啓艸豈意天不慭遺哲人竟萎情也公自壯至艾日手一編冊黃甲乙蠅頭小書磨礱之餘編簡爲斷其扶進善類推引士林寸技片能獎借勸誘衣食推解畧無倦容海內賢智爭歸之往往以公之屈伸卜士之通塞道廣大丘龍門李御無以加焉公澹泊明志生平錢谷畧不經意雖久歷仕途而清白日勵三十餘季官無私橐俸薪之入盡解急人羞留陸氏之庄而橋奴亦乏但存清憲之意一鶴自隨卒之日非素交贈賻幾不成禮公之潔介有如此者其生平于生民國計如家事護卵乳嬰隨事康濟世皆陰食其澤而

忌所自然遭逢多坎未竟其志世共惜之雖然公自刺史起家歷兵部主正御史太僕卿督部計部侍郎至工部尚書不爲不遇季至古稀正寢于官不爲不壽二子雖夭皆夙名大器兩孫足以繩武不爲不幸其卒也朝野爭加惋惜至有涕下者引發之日名士四方來者執紼路隅車騎塞途旐爲不前而祭葬隆典一可謂生榮死哀異時採之史冊亦足稱盛又何憾焉公生于某季月日沒于某季月日享壽若干配某氏子女孫若干葬某地銘曰國之楨幹天之喉舌社稷是安不爲容悅文獻足徵典型可式浩蕩國恩

蹇瘁臣節既愍其沒復光其宅湘水洄抱麓山峙側
杜功羊仁石碣不滅

祭中丞公母夫人 代

嗚呼天地氣化必推物始瑰傑魁逖鍾靈含瑞珠淵
圓折玉山煙青鵷鶵育鳳冄端生麟龍駒天馬暘谷
炎精莫不推天地之有始萬物之有母也聖賢將相
無不皆然故空桑誕佐蒲花孕聖黃雲赤龍覆于慶
都神人風電感于沛豐下此和丸嚙膽千古徽音剪
髮剉薦八州才成孟氏垂訓陵母知興事固未有流
潔而不由源清末茂而不由本榮者也我公以沐日
浴月之才握電驅雷之槩擅節鉞于朔方令公再見
靖萑苻于西夏小范重生鄭圖再入鴻鴈停哀賈疏

十呈虎蝗遯跡央獄而耳霖隨步致禱而惡鱷潛移
方伊呂于伯仲之間失蕭曹于指揮之定 國倚屏
藩民瞻怙恃遡原推委無非太母燮範遺型流英散
采之所致也是以萬姓之載生載育皆我公之已溺
己饑而我公之囼圉容民皆由太母之誠求保赤方
且登洞庭以張樂挽湘水而介眉舞酒漿于庭北效
垂白于斑衣嵩蕙望蒼梧而神黯登君山而涕揮罷
春歌于巷哭蘘薤露于日晞朔某也家君薄祿曾追
驄馬之后塵孺子多緣又進圯橋之墜履登膺門而
推世誼入馬帳而引淵源誼切通家情猶侍子提携

鏡具願同徐穉之生芻哀挽輿歌不減宋景之桂醑
在某也羣情失恃同公雞骨之支床在太母也示寂
捐几巳返承淵之至樂扳龍髯而極目空作九招對
青鳥以求書耶傳五嶽行將公霖舟　帝夢麟閣圖
形太母㚋範宮儀共泉畫影七尺封鬛于防五鼎應
假有廟爲千古之孝思作億世之母範者也尙饗

吊康小范

甲辰冬小范訃音至楚王子與有同譜同學誼慘惻
動中悠悠潸涕念江楚千里無鏡具提攜生芻致將
乃爲詞以哀之曰嗚呼小范子胡遽巳子才未竟子
願未償昔子馳聲冠晃豫章陳羅章艾才識頡頏卯
秋卷墨吐藻含香夢徵銜文朱衣軒翔高郵鶩寨拂
拭干將延津既合寶氣騰驤國器是期清廟圭璋生
當五百運忽九陽剥牀以膚碩果夌霜石言以丞海
枯生桑子抱壯志枕戈未巳琨鷄逖楫起舞夜央義
聲搴旗四應如響斯願不遂桐鶴焦傷予有盛名難

遁朔方春明復夢驅車羊腸歎登廣武腸轉太行燕
歌擊筑易水褰裳三五連聲飛爵闌干子執牛耳鷄
壇炳煌萬傑星聚入紘一堂行誼磨礱詞翰激昂前
賢推轂後學相望子懷大阮物無否臧子道太丘中
行包荒車輿至止充㙤險觀子誼篤摯寸技不忘同
譜如余論交獨詳子廣余峻子諧余莊子不我二日
月就將十載之內德義比量飛黃並躓和寶並斯辛
丑文克入彀微茫數奇復屏天只不諒予倦行役思
綰墨章一官甫定玉樓踉蹌德孤無隣行幽莫揚驢
音誰賞琴摧擬床心悲惘然海水望洋載詞申歎洒酒泉壤有知無知其吐其饗

吊馮根公孝廉

嗚呼痛哉馮子之死也余今日始敢言馮子死爲馮子悲也余今日始敢言馮子不死爲馮子壯也馮子抗節被戮白日不炙其死憯死也余非不悲也是時惟有腹悲悲不敢明也馮子殺身成仁蒼天與直其死不死也余非不壯也是時惟有心期壯不敢直也今則可悲矣可壯矣雖然馮子偉人也是不應艸艸死至艸艸死者則馮子之自致余生欲規未及規今又不忍以死而不規爲生死異交也馮子遺僞徵也與余同也馮子抗節不屈與余同也乃馮子不免于

死而余猶得以未死之身爲馮子悲爲馮子壯且爲馮子規者雖數有幸不幸實余之善藏稍有深于馮子者是以不能不爲死後追規也子文章智量十倍于余然余性疎落了性折旋故疎落則姓名與世無闗柳榆隨時不計折旋則盤珠或至滯氊夜炙存多按劍故余潜遯人不妬子潜遯而人深妬之矣余抗節賊不疑子抗節而賊深疑之矣子之死不在不善藏于賊至之日而在不善藏于賊未至之時矣雖然余至今日猶以是規子者非欲子同余隱忍苟活正以子文章智量十倍于余足以持危扶顛報恩君父而寃賊之不足以死也若夫生死之間百年旦暮義士不愛死以辱志世之媚賊罪在萬世不免一死與螻蟻何異子死重如泰山雖死猶生矣嗚呼痛哉

弔蔡江門司李

公生也猶人也今則神矣公生未深知余今神則無不知矣公生人爭事公余未嘗頻至公之庭公死人無顏至公之庭而余獨弔公以公死人媿公者多恐公不受也惟余無媿于公冀公深許也公之殉長沙也非有專城之責兵旅之寄而人不死公獨死之不可及也有難能也不可學也何也方寇未至也或素餐而鼠竊或苛政而虎猛或大纛高牙驕兵費餉公則宵旦隱憂不遑寢食結民心以遏亂本結死士以禦亂端此不可及者一也賊之將至也或望風瓦解

棄甲曳兵或故掩歸師蹂躪城郭公則涕泣靖師奇謀安衆役兎食狠藏牙伏爪此不可及者二也賊既至也或跟蹌彼戮下同螻蟻或神沮志辱苟活網羅或狐媚狗憐旋張噬嚙公則獨守孤城有死無二此不可及者三也公平時嗟世事不可為惟誓死報國夫平時慷慨而譚臨難一旦而奪嘗也公則只與心一終與始一一難也人生貪生一念至老不休公季止三十仕僅初筮世味宦情切然中斷二難也公上有垂白老母內有青齡室家下有黃口小兒公不死公亦有辭而公不顧三難也公又非發于過激悻悻

一死迫不得已艸艸一死者也有一于此與鄉黨自好匹夫自經何異公不然也當城陷日官民奔丞載道公神色自若及烽煙炮聲四震從者皆股慄公自若從者熟察公無去志因危辭恐之衆漸散公又自若及漏四下從公者尚三十人公不忍以難能強人明告衆曰思父母兄弟妻子者聽去隨假寐縱衆去也衆又散所餘只十九人耳夫十九人者豈眞無父母兄弟妻子哉亦念公有父母兄弟妻子能割捨無背朝廷衆安忍戀父母兄弟妻子以背公也是皆公平日與臨難精誠足以廉頑立懦故死隨公不去倘

使人人皆公則民心盡固城不陷賊不足滅矣天明賊入城百姓未逃者百人同十九人盡環公坐賊覺乃盡殺環公坐者留五六人公神色仍自若也賊持公去旋出赴市曹刑極慘毒神色始終無異惟留無殺百姓一言嗚呼計此時胷中稍有一毫矯飾不知當何如哀戚矜憤其恬然處之者豈非素所蓄積者然也此公之不可學也大祇公了徹性命久矣人苦不知也公居官服政愛民澤物不以利欲動不以生死變配道義而塞天地非所稱不動心之學歟公季止三十孱室獨處已十季恒齋食跏趺非所稱明心

見性了生死者歟公善長嘯曾發聲霄漢林木皆振
星月皆動非所稱鍊形服氣者歟公明三者之學人
皆不知若無所學者此公之所以不可學也儒乎佛
乎聖乎惟此誠乎余惟師公之誠乎

祭石泿秋

甲辰冬晤季子無懷于潭州始知泿秋死王子悽然
廢寢食者數日夜嗚呼風雅之道喪矣始吾與子同
生洞庭黃鵠之間一處湖之南一處湖之北未嘗一
接顏色甲午子薦于鄉見其闈墨思子甚其後子成
進士馳聲長安及官孤竹以清介聞且敬畏子及子
罹禍罷官王洞門先生家讀余溪上艸堂集余讀子
七言排律百韻交相傾慕始得定交于是往來唱酬
乃作琴歌和答子詩奪漢魏而才駕周秦因相期王
選事及余廣文潺陵與君家隔六十里反不得見聞
子病且謝客遣使至子宅得手札言其還山抱病之
故余方以爲子寓言絕世豈意子真至是也子才橫
肆絕倫性敏捷百倍發憤者書寒暑不倦使子不死
不惟可以洗近代之陋并可以救近代之失不意其
竟死也吾鄉趙先生接引後進然心折者惟子其解
囊推食饑寒相關疾病相恤者不啻猶子今趙先生
死子即繼之豈真精神相感召而然歟或亦多生修
結所至歟方趙先生死余哭之燕又哭之吾罷又撫
棺江岸且銘其墓獨子以重湖遠隔辦香無從子有
親末拜有子未交古交之謂何余茲愧矣子文章光焰不可磨滅千秋之後業所必傳子不死矣

祭趙太夫人文

嗚呼夫人前揮後揚德音累葉世澤源長徽柔德曜清娴邑姜勤勞不匱富貴能忌令配君子椎髻布裳珠玉焚擲鹿車自將機杼井臼杯棬酒漿蘋精藻潔肅穆蒸嘗舉案必敬割肉必方蘭膏佐讀誡旦規良夫子大儒楚南之望起家甲乙著跡龔黃歷仕輿朝佐命鷹楊烏臺栢府勳業炳煌實惟夫人內助永昌螽斯集慶芝玉生香二子崎嶷一經義方熊丸豁膽紹杼夙將剪髮剉薦八州名揚譽收德成雲蔚霞蒸湛母之智孟母之型本茂源潔流清先鞭騏驥

實惟長君瓊花獨秀一枝上林能承隹訓不媿寧馨儒林素望冰鑑人倫登樓無忝倚馬可稱長楊獵賦天祿玄文百尺毫邁七步雋英五鹿折角入厨讓能神蛟絕影天馬空羣情文並摯忠孝弁純望雲淚涕豁指心驚慈幃儒撤哀毀捐生蓼莪罷讀風木傷神支床雞骨嘔血盈升某等梓里猶子比孫夙欽懿則遠庇徽音舂歌不作巷哭如奔知生知死涕遍耆嬰哀挽猶末絮酒重斟臨風躃踊用享儒靈夫人灑然游戲上清上壽非夭五福既臻鳳鶵如謝龍種如荀生人之樂無減無增承淵示寂靈藥擣成儒泉玉液芝艸金莖凡夫肓視空用悲辛嗚呼夫人樂不可名長君大器爲國幹楨諸孫瑚璉日薦大庭爲麟爲鳳作楫作霖甘泉畫影內則典型尚饗

壽邑宰文

語云雖有八音無鐘鼓不成至樂雖有五味無梁肉不成大亯故公輸埶繩而散匠聽命臥龍揮扇而六師効靈是以工虞水火雖各有司而機輔無人不能致治近代百里之寄倣古侯封然邑繁務劇不能一人理也必有佐宰以治者數人爲兵戎爲禦寇爲關梁稽察爲驛郵送迎如兵戎失次惟宰是問寇盜失禦惟宰是問關梁失稽惟宰是問送迎失序惟宰是問是其職雖各司總聽命于宰宰賢則寮佐不敢不賢弁能不沒其賢其爲兵戎爲禦寇爲關梁爲驛郵

亦無不理矣昔韓琦爲守王珪爲倅王安石爲幕官陳升之爲衛尉其後名位相繼顯赫後世以爲美談然此一時盛事得槩見者寔稀遇矣湖以南當雈苻未靖之日官無暖席宰既傳舍佐則朝暮更焉故紛張無定權不歸一人懷異志事有積塵求其翕然向風者少矣自某侯來潭百廢具擧又能曲體寅恭之誼故一時同官爭効其誠無不竭其材智以襄侯志于是俗漸康平民歸熙攘前此水火勢隔玄黃各爭一歸于坦蕩之中雖一時之佐皆賢非有侯之賢董之不至也是以諸寮樂潭俗之美感我侯之賢卽思所以報侯者願侯得上壽而福願侯得上考而顯今侯治潭三季于茲矣報政之期而四褰誕辰復增盛擧于是合致一觴于侯而請余言弁首余竊有說焉夫富貴勳名非其壽者不能盡其數今侯且壽名位日增又何容讚嘆而後彰哉獨余有感于諸君子之請而不覺欣幸其風之美且厚也夫協恭之誼世久不聞今諸君子佐侯不侮不玩一遵約束又能輸誠歸德其諸君子之賢可知侯之賢愈可知也余卽不文敢不言文哉乃卽述一時寮寀之盛以爲侯壽徵侯與諸佐異日名位相繼顯如韓琦故事則岸花之

亭未必非芍藥之瑞也

壽邑宰文

古稱循良者則曰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稱遺愛者則曰與爲水母寧爲火然則牧民者故不在華飾而在樸誠不在撫循而在振滌何也華飾多則政譁而不實樸誠至則政靜而可遵是以古之循良能使勞民而民忘勞徵民而民樂輸法制禁令於民而民忘其爲法制禁令故其化行其俗美將鷄之雉不捕童子有仁心徑寸之鱗不漁而晦暝無偷俗鳳凰集而甘露降醴泉生而嘉禾出蝗遷虎渡鱷徙惟移其莫知爲而爲者皆樸誠振滌之所至也吾楚

自兵革來欃槍據舍熒惑守心昭潭之間孑遺無幾于是者十季然而生聚未復風氣未還畝甽荆榛翦屋燐燼官其土者多才或夛紛更𥗽𥗽因之廢曠絃更轍敗哭不得黔無寧歲矣自我鄭侯蒞斯下邑拂刼灰而灑濯起枯稿以豐腴山農越陌度阡繈負佃野菑畬漸闢任土不虛市賈穡蒸蜂屯百貨咸會珠玉等若沙泥錦綺下同絺帛士林蔚起文教日宣靈光之殿煥然鄰下之文炳若于是星廬碁井接踵摩肩鷄犬之聲達于郊圻管絃之音通于郛郭人昔無襦今且五袴前曾不穀今且兩岐蟪蛄罷歌章甫有頌用三無催科之苦意公有恐後之心此尚曰人事更有天道焉方陽德旱亢詞竭巫咸侯乃肅志潔精告虔地祗不七日而甘霖汪濊夏稿春回再歲又雩禱應如一除魃不用焚尫鞭龍無須咒蜴其與鳳凰甘露之偶然者又千百倍矣此尚曰天道更有神明焉方趾寅肆齧畋虞無施侯引咎禱祠而牛哀投阱倀鬼潛消其與虎渡蝗遷者又千百倍矣然則侯之所以澤民福世者果不在華飾而在樸誠不僅撫循而在振滌也茲侯以三季報政之期値四袠生申之日名題御座籍在冊樓老人有三祝之思孩赤懷十

奇之頌于是流冊製錦介壽奉觴而問詞于余余謂侯如衡霍萬仞瀟湘一泓潛洄夢寐未能去于懷也夫古循良之風邈矣息矣讀諸史冊贊嘆徒生而莫可追似茲何幸當吾世親得襲卓其人者不一流連歌詠之也哉乃爲之歌歌曰玉泉之山高揷天玉泉之水清無邊中有藐姑氷雪僊五嶽眞形圖再傳爲公頻紀降神季潭民歌而和之歌曰清風閣高俯千尋岸花春生香滿林上有飛鳳傳清音爲公卿取天書臨

萬季夫子朱公尊玉墓誌銘

物之有銘古也如磐盂几杖則有銘銘之志儆也墓之有銘非古也銘而繫之以詞尤非古也孔子銘金人之口幾於文矣而未嘗有溢辭也于墓何昉焉昉於孔子之於延陵季子也孔子之於延陵之墓也止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似文矣未嘗有文以繫之也自後世爲誌爲銘文不當實是以志飾之士有諛墓之耻其始也不過借文字爲表彰其繼也遂欲假爵位爲寵襲文成於甲書爵於乙弁文字爵位俱無實矣是豈古人銘墓之意哉余生平不多銘人之

墓以無爵也間有銘焉非余銘也螺川朱子孔陽持其尊人之狀乞余銘朱故余同季友也禮云知生而不知死吊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吊尊玉公雖與余有同季誼而生與死俱未知余其何以傷吊哉文生於情無傷無吊則不敢銘余是以謝不遑數日朱子又至至且再如是請不已余生平於文字無吝有請必與獨於朱子謝不遑者亦猶行古之道也雖然余欲行古之道恐無以見白於朱子是以再三遲回而不能不執筆從事耳謹按狀曰朱君諱璽字尊玉其先世籍徽遷吉州永新十四傳至小川公官

江南復徙吉之廬陵再傳至正惟公以篤行自好稱子二尊玉其次也生而穎異豪邁早季以文章見頭角試童子受知黃經文先生丁卯丙子入棘闈皆幾得復失巳卯小試偶躓乃早夜揣摩以期必克是秋即登賢書人爲公喜公澹如也務益讀書窮理庚辰下第值太夫人病廢寢食事藥餌不解帶者月餘太夫人卒喪事盡誠死事盡哀三季未常懷刺長吏之門其孝行類是癸未獻逆犯吉遍索紳士授以僞爵後至者戮公誓死遠遁不少屈辱壬辰廻新令復夢春明偶就一氈爲讀書全身地得饒州萬季諭與諸

生日課文藝所拔士皆先後得售甲午直指使者米薦公時與諸名儒倡明理學註有詩書禮三經及易學初義丙申卒于官享季五十二子二長天次即孔陽原名斗光女二長適安成副使緯公伍公子諸生承範次適同邑孝廉玄承王公五子諸生培幹孔陽生子瀏生女二長許聘副使惺斎歐陽公孫闇次許聘別駕仲英曾公子慧元孔陽將卜塟尊玉公於城北之陽王子爲之銘銘曰朱之先惟阿雲五經笥折鹿孕汝尊玉紹斯文孝與節黨里聞才未盡名芳芬

潭州　王　岱山長著
武陵　劉昌臣山臞　校
候官　許　珌天玉

重建櫺星門碑記

凡禮失文獻不足者則求諸野文獻具在者則廼而正之不敢沿乎積俗不敢委諸後來葢以先王制禮作樂纖細畢具其登降進退高下不使毫髮違其節中於節而後和於心和於心則神聽而政平焉周道崩弛而禮樂獨在魯者雖以周公之遺意實賴孔子

補救焉故欲存禮本則大林放之問欲存餼朔則非子貢之言其餘嘆禘而慨歌雍返衛而正雅頌總欲存既墜之緒於千百之什一耳漢高承秦灰之後亟命叔孫議禮叔孫豈眞不知魯兩生禮樂百季之說而艸率於旦暮葢旦暮者亦救敝之苦心有不暇於遲久卽廼先王於今日亦若是也唐宋以來文宣之廟京師及乎郡邑莫不皆然廟之中央祀孔子則有殿殿之左右祀七十子則有東西廡廡之外不欲往來窺宗廟者廼褻越之意則設門以障之於是有櫺星之門所以尊崇其廟而肅清神明故有司之拜謁者雖朔謁望謁非春秋之祀行三獻之儀不得履乎殿之中其櫺星之門常闔而不啓非春秋之祀則歲不敢啓非朔望之謁則月不敢啓非諸生釆芹之期則時不敢啓總所以尊崇其廟而肅神明誠重之也吾潭自兵燹後文宣之宮殿廡俱圮而櫺星則片椽無存惟荊蓁與瓦礫相亂官其土者遇月朔月望春祀秋祀拜跪無常位而諸生亦無習典故者相率踐於殿之中久之不以拜上爲泰且以拜下爲畀司鐸者亦莫與之辯楚黃徐公諱某李公諱某同時振鐸吾邑乃瞿然內感立正其失跡其櫺星之基引諸生

而講禮焉然毋風雨之日或至亂儀失次又慮後此者之竟失其舊乃捐俸鳩工選材建廣廊三間設三門而前後之廊足以講禮而拜謁於是朔望春秋不敢履乎殿之上而往來行道不敢踐乎門之中合邑之士始知聖人之不可褻越也如此先王制禮登降高下之不敢違其節也如此昔之禮失今兩先生文獻具在能立正之也如此則存既墜之儀于千百之什一亦如孔子之補救魯事叔孫之儀禮于旦暮焉俾吾潭人文蒸蔚歲月未艾兩先生之功於吾庠序者葢不朽焉敢不敬輿而紀其實

鳳竹菴碑記

葢聞沸星夜明悟等覺于靈鷲鬼宿月合得勝澿于祇園十善八正治遍四王二諦五蘊教衍三界犍椎信皷開覺路四十九季寳杵獅聲闢外道七十二種自拈花微笑之後教外別傳故摘葦西渡以來頓中無漸六宗二派人遂分門五葉一花道原不二是南宗與北宗竝秀禪悅與澿喜同歸金神入夢白馬剏于漢明靈木隨流青龍見于慧受禽汙不踐瑞像常新舟泊欲停潮音說濾此則毘曇之慧日均明卭度之慈雲普現者也鳳竹菴者附郭麗郊爲潭右翼崗

峒平衍艸木菀蓓人煙繡錯而不近喧丘壑碁聯野無傷寂江流迤席山色齊簷雨後數峯青螺盤寳髻月明三籟動梵響清音湘轉帆隨繞佛三匝鳥來客散無懼衆生祇場何啻鹿苑香界已稱厲子緣自辛巳釋禮仁節中師來自澧晹移錫瀠水普覽原隰吉卜茲丘開野闢林剪荆削棘于是感生澿喜北使駐旌欽天監楊公投契眞機爲師相宅茲山發壠天皇分支逆上水瀠洄而右聚城襟帶以左凝稟星合纒規方矩畫而雲搆天設神工夜助捐朱揮白煥彩流丹俾行脚有息肩之區黔首有懺心之域鳩工甫集

鶴唳方聞蚩尤懸蔽日之旗欃槍弄射天之戟秦火方連三月刼灰且起萬季香臺鞕血化宇刑人久且菩薩百身苫蕣龍衆中宵涕泣師具無量智勇慈筏度人兕頑秉信信施彌篤乃復葺舊刹煥若甫成及乎熒惑南指斗杓北傾烽熖翼軫之間龍戰衡霍之地膏塗平原骨塡川谷六疾待其蒿里五刑迫其黃壚髑髏帶月而艸生白骨沉沙而瀼水師乃撿骸拾骼聚阜成丘開普同之穴納聚斂之魂馬鬣崇封贔碑壘立念沉迷幽滯之泉壤生拔除度濟之慈悲施水陸熖口四十有八行苦功勤遐邇傾感皈依瞻仰

者蟻翕蜂會信施喜功者沙涌河合闢基宏剏增像巍峩大悲開閣于後慈雲設殿于前丈六之身煥然千眼之觀炳若神異已勝天安軒廠不姝那爛而道流雲集澿屬星輝諸講導師和尚下自祝融來宣正覺別峯相見乳水合投登蓮花之臺發獅子之吼特振宗旨爲解倒懸無非仁師之感召福利群品者也于是商衆願投五體永護三禪而朱居士捐附郭之田爲長住之供此又多刼之給孤現在之梵女矣自摩騰廻漢帝之駕康會屈吳王之尊魏王之崇曇始晉君之奉道林道安與秦世周旋澄圖與石虎展惓

方之于師遇有廣狄而化無偏私眞可燈續石頭鉢傳船子余夙乏蓮因終成空果圭峯之理未諳龐老之禪復迯因緣所至得遇艮師時接威儀日增勇猛無解鎮山之帶敢攢闍鍾之砉文字未除願紀功于羅越滄桑不壞窃比羡于韓陵云

武昌觀音閣記

觀音閣者卽古頭陁寺也按晉郢川從事瑯琊王巾碑記始宋大明五季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府君孔覬爲之薙艸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典宗復爲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以濬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陁爲稱首後有僧勤濬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没齊建始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蕭寶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諠以此等業廢于巳安功墜于幾立濬師

釋曇珍永奉神居則此刹其來已久時易世遷頭陁之名不存止以觀音閣稱焉自大明盛世雲搆崔巍霞彩炳煥兵革之後刼灰暴吹燐火潛熾數椽僅存丹碧半落有濬師某念龍象之抱泣悼世尊之蕪苔乃集鳩工葺舊宇未幾陽侯爲虐飄蕩幾盡癸卯寺僧復募創立高閣閣高四十八尺擴百尺層軒疊棟不圓而方迴邅硤石開臨江一面中立舊像雖工緻讓于舊創而明曠軒翥卓然巨觀磯頭黃鵠峯頂白雲仰橘鶴之叠峙則冊翠九天對大別之聳觀則煙嵐萬尺晴川淸曉氣象萬千鸚鵡春深蒼翠滅没風

濤浩渺巨浪橫空舳艫往來一葦可渡江臨湧月念覇氣之猶存橫棚烏棲悲英雄之既往步胡床之餘詠興復倍增仰登樓之高標神猶日王僕失路之人無門托足逃津之久有岸求登佳句難拈漫閣青蓮之筆短賦欲就未招禰生之魂躋千仞以墾衣臨百川而濯足嘆逝者之無竆可云漢廣知造物之無盡莫負山青云爾

海月菴記

海月菴者陳則梁先生壽藏也去城十五里余與楮硯雲至先生呼小艇具茶鐺酒白餚核其中奚奴操橈直至藏傍入石橋由橋入菴四野空曠海風欲潮麥浪初漲氣象萬千門題額曰寫不盡范長倩先生筆也門徑幽折中爲佛屋一區供古瞿曇及關壽亭像冣古扁一字曰且取春秋大之義董玄宰先生筆右轉一閣臨水若舫堂帖云水哉水哉會心不在遠有酒有酒日夕歡相持下閣石級參差入古轉入中軒軒窻洞開竹光溪色弄影額曰丟堂帖云昨非今是矣朝空夕了然皆范筆再入爲曲房砌下靈石數區几案幽異先生安禪地扁繪六童子圍一肉鬪盔寓心有六賊也菴後蔬菓雜蒔數十步石垣壯亘石坊二重前立墓道碑題陳則梁墓范先生題門帖云與汝同龕食米汁至今孤塚有梅花再進憂屋三間中砌石壙不規角而方不合尖而平郎陳先生生光其媼夫人滲燈也扁一非字一屬玄宰筆左祀孟浩然林逋爲配享右祀石交中文人無後者四壁畫生平行狀及地獄變相以供游戲以醒世人菴中不茹葷亦不禁釀器玩皆殊異天然木榻圓淨若玉紫瓷

鑑髮跏趺可倚天然運理枝長丈有尺縱橫糾結精堅類榻可枕而臥先生集莽藏公者集諸名流余爲製圖并題一跋先生足跡遍天下交游盡海內如李本寧熊芝岡董玄宰范長倩陳眉公李長蘅譚友夏諸名家無不爲忘形交大抵先生血氣嶔崎介特酷似卓吾老子遇知己則意氣雲天頭顱可贈不知己者龍性難馴鸞翮可鎩天下奇男子少庸衆人多故知己者少不知己者多也有集名个亭高二三尺未刻極世間之奇博即圖敘布置俱不猶人所藏圖史書畫亦極富博每一入室四壁燦然出人意表眞世界少雙也

客鹽官記

鹽官傍海每日午潮至雷轟震地澎湃洶湧不可名狀次日辰刻潮落聲響寂然砌石爲塘延亘數邑以殺潮勢塘內海風吹沫其土濡潤即以煑鹵逾城二十里山名秦駐始皇駐蹕觀海處中有茅泉甘洌城中載以煑茗陳則梁云每十月中旬于是山觀日月合璧是日黎明赤輪湧起爲日白輪湧起爲月忽赤白合而摩蕩作淺絳色月上而日下月小而日巨時露赤輪一線最爲殊觀又土人每于潮退拾蟹蟹巨而甲方名黃甲土蛏比目俱美花有罌粟種類最繁

五色不定或如牡丹木芍或如芙蓉山茶或如蓮如菊各極變態土人云須麗人暮夜豔妝裸下體種之花即姝豔徐孝廉園最盛余與則梁徘徊竟日次即錦葵亦各色數十種艸則秋色最佳以葉爲花或赤若丹或綠若翠或黃若蕉或紅黃紫白相族爲錦秋深霜落艷色灼耀友有曹石間陳則梁朱子若張虜袞諸人餘則海鷗可玩耳

望山記

境不實歷朶頤而望如說美食終不飽腹然世有望而勃然欲狂實歷而爽然若失者理不可刻舟而求也余鄉有衡嶽蒼翠百里外望之如三神山恨未一到及黃仲霖先生語人云余按楚纂衡嶽而登之至則塊然無奇山石艸木皆眼前所有又過孝昌一帶層巒插天以百計巖奇石骨如碧頭嶙峋鑿空望而叫絶及同公車莫子云山名嵯岈畨賊出沒之區荒僻非人駐足又渡黃河自廣武山麓迢遞數千里橫亘皆太行及乎西山朝來爽氣雪後巉巘獻夆吐萼

紫碧萬狀及同學施愚山一日游歸言不石而土不幻而頑不勝而荒于素願不副晉中友言太行孟門車轍馬跡祇增行路之難又余道山左青巒遍齊魯者以萬數時時作岱宗想一日經泰嶽下巍然危然勢逼于天元氣蒼莽鴻濛九煙其肅穆神攝者十百倍于前忽遇浙友自泰下言爲道嶔崎如猿猱下上寄耳目于輿人等性命若螻蟻足不容駐勝無可尋又濟南夆不汪山即工部望岱宗處下有趵突泉三竇而水如沸志載絶奇余過其地屢遊無奇是余向之數數勃然欲狂者皆人之實歷爽然若失者也天

下故有實歷不如朶頤而望者如是哉不特山也天下事無不類是勢位富厚人生覬覦不可得及勲名赫奕危若累卵性命是惧求爲貧賤人亦得亦猶是也且也物貴遠而賤近將如李廣不必封侯文似賈生不必作相美如王嬙不必專寵則實歷不如朶頤而望者之不特山較然矣是吾山終于望者爲佳也因爲之記

紀行

由江入浙風景最幽雖曰天事抑由地形其所以勝者盎河流宛轉風浪不驚俠岸清潔煙花婀娜柔桑濡孔翠之藍石梁飲虹蜺之練此河流之勝也輕舠巨舫不帆而翔朱檻綺窻郎泛而宅無箬篷之跼促有雀尾之卷舒此舟楫之勝也人煙錯繡風土和柔小閣半窻臨清流而有致茅簷數笠傍桃李以無言極之翠館舟樓教坊名擅涼軒奥室別業竒爭此臺榭之勝也陰晴咸適災青無慾月夕花晨總是清風涼露茱畦麥壠無非淡雨疎雲此風土之勝也俗工綺縠人習游閑青衣垂墮馬之鬟蒼頭結入宮之束大家林下旣嫺洗硯之風編戶東施亦奠捧心之致此習尚之勝也于是孤雲旅客伴鶴山童裝不逾乎奚囊艇不須于綿纜一舲下上可代躋攀半月行程俱成泛覽虎丘暫泊雨後夕陽碧落無塵青巒如沐酒旗隱現歌吹時聞游舫遞遷嚴粧閒露夜臨闤闠人定月生雞塞蔓回玉笙吹澈朝霞未歛花露方濃歌舞歸橈雀喧烏散海棠之睡未足蛺蝶之粉初消及乎毘陵城外秀水湖邊積雨未收綠陰濃釀水澄若鏡舟小如荷宕漾煙嵐迢遞藻荇溪流愈折林麓漸迷心目更端神移無已水若窮而無際山忽轉以彌幽路無稽滯之虞人有趣承之素錯珍隨擇不厭珠桂之艱羅縠雖奢不啻褐絺之賤慨人民之如故兵火未經美閭閻之如常冠蓋無恙故知文彩風流之尚存實朝市山林之各足也他季五斗歸來一丘買隱駕玄眞之棹效逋客之爲將老是鄉矣

施愚山先生鷺洲講學記

一堂之上聚至千百人乃復雍雍肅肅屏息去慮不戒而嚴不約而信此三代之遺晩近之所少也尼山之徒三千其賢七十有二然三千七十之徒或後先受業不必同時同地同集一堂其後孟軻子思之徒亦彷彿孔子其徒見于問答者亦不數人至濂洛朱陸姚江龍溪時時聚徒講學亦止上智親炙理道者問業焉未有士無智愚自壯髮及危齒而嚮風慕化不遠千里擔簦躡屩贏糧而趨不避風濤險阻集于一堂而拱揖拜讓傾仰其片言隻義者此誠三代之

遺晩近之所絶少也吉州故理學名區前賢相接踵而姚江以廬陵起家南皐則其吉地產也故其餘風未泯自數十季兵革士氣凌喪雖有克厲自修之士皆無所主持自宛陵愚山施公節鉞湖西始復倡明絶學于是遠近爭先負笈一設講青原再設講于鷺洲而余適逢其盛是日也士以數千里至者閩浙吳楚及豫章各郡數千人或質疑義或質詩書而一堂和靄有文有節是豈偶然而致之歟是必有躬行實踐洽于人心而流于風化不自知其然而然也夫百里有賢人聚太史占之今數千里內外人至數千賢人何限必有望其氣爲梢雲五色龍鳳精彩者異時眞儒將相文章經濟出其中爲斯道光皆此倡明絶學之力也是不可無記

袁家渴記 以下永州作

沿江上流十里前後左右層崗深林環抱周匝中有渴存土人呼逆流曰渴亦曰𥜥若袁氏者袁人家焉渴有石狀非石如聚雲落霞五靈芝青貝螺可眺可踞石理作金鐵色作夏商鼎彞斑駁巉巖多竅空腹注水水觸石無機青碧澄鮮須髮可數則古鏡冊琴駁蝕則素練畧脂點染耳水次鷗鷺羽毛潔晳倍嘗飛影落水中可捉數游鱗沫泳潑刺水澄不波瀟水之源至此清絶渴勝不在石又在水

朝陽巖

太平門外望朝陽巖柳子厚所謂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渡江里許至焉奇處在一泓瀟碧天外遙青尤奇在巖口狀若建瓴空中宏敞坐百五十人面江而浮暗泉一道自巖底達于江名流杳洞不舍晝夜颯颯風濤雨雪聲盛暑令人肌粟江至此始深遙青舂幕蒼翠撲衣憾多惡磵災我靈石泉嗨味劣不甚茗粥而郭偪促屐齒雜沓浮屠羅列爲害焉過此以往殆難與淡山相伯仲

鑿谷

零陵古無鑿谷自里人五松雷氏鑿因名鑿谷去城七里許平野中隹篠美蔭交蘿結蔓無徑可入入則爬蘿剔蘚焉谷口如門門左右環抱石壁若奥室遂城屏列而碁壘之巖穴二一曰補補者補以石一曰一竅天天炎入石纔一線耳傷人巧無致壁碣五松至人筆多俚僅芹泥巢壁燕聲香隹句也都人士爲闊筆悲哉谷生不由雷氏前雷氏不知鑿後雷氏不知游谷神幾死矣谷神不死是爲五松功五松傳矣過問乎哉五松與谷俱有隱德

愚溪

冉溪更名愚則自柳侯始入溪許里爲鈷鉧潭上祠柳侯侯故宅也溪岸底皆奇石多金荷翠藻香蒲雪蘭其流無際噈土人扼流溉畦舟楫不入設好事者新加疏鑿種梅柳芙蓉棟杏與碧樹朱欄映帶中有畫舫簫鼓春眠夏浴秋眺雪探風生雲起山雨欲來艸樹清暉朝煙欲霽夕陽在山殘霞變色于是樵青弄響漁童揮絃纚牀麈拂酒臼茶鐺備焉便是山陰道上秦淮水中

雞冠山

渡江而西楓冊杉碧相錯如繡谷虛山寂鳥涼虫悲微徑迂折數里始傍溪行始聞溪聲聲在樹間非樹間聲樹窮聲始壯細如語巨如笑如怒石磋砑而孤峙而無倚者雞冠石雞冠石狀遂以名山山勝不在石石頑石也舍石行里許有莽莽後有徑沿徑皆松松濤起時溪作松聲松盡竹續溪作竹聲濃陰籠蓋中綠依浪影寒碧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淅颯清商雜至對之松耶竹耶溪耶不復[illegible][illegible]所在是山爲詰衲據輿雞冠惡稱同一炎莽[illegible]

新巖

新巖無奇惟僻遠絕人跡七月杪易無晝金友石彭次明雷簡叔拉舟至焉舟中酒茗琴簫歌嘯俱焉醉舟子巨舡使緩楫進大酣披髮赤足走巖中無晝簡叔狂叫牛飲友石次明琴簫雜音出巖石應響高清歷越鶴唳猿哀丁莽發清嘯谷鳴山動江怒風號煙迷雲湧鴉鷺並起疑驟雪飄駭心驚目是游也豪矣始登舟破浪歸就夏莽宿焉

昭慶寺（以下浙遊雜記）

昭慶甚喧雜僧不佛事立市肆營什一買艮家子膏沐薰澤孪裾鮮履或習詩書六瀎聲伎至三十始薙髮或有終身不披剃者冠服與在家等猶居刹甚者婚嫁架居刹傍故歌舞沉酣習以爲故恬無愧耻獨其地據湖四面挟瓌城居朝山夕水一覽無遺畫舫籃輿一呼立至游者便之實則瓜次珠桂各倍城中羅刹蒲途無可對語有詩僧心函者入塵不滓於糟牀錢埒間開闢丈室曲徑幽欄自立位署額日方葊庭蒔花艸案列圖書竹几繩牀銅瓶石鉢余日棲其

下侍者濯硯濡墨爇香瀹茗佐以鮮菓余偶與心公倡酬臨池潑墨侍者亦能次韻作詩更能集古今游覽詩成帙夕陽初下堤水凉生則携竹杖步斷橋孤山一帶湖上暑客鬱陶頼以灑濯

寶石塔

寶石或云保叔卽石甑山也在昭慶右寺頽落獨長廊小閣懸倚半山石磴迂細亦堪遠眺湖色城煙近在衣帶後望棋盤山松毛塲一帶鬱葱生人曠達

棋盤山

山童石骨赭不靈石池數丈汙淤沉黷水死無兊陰慘蕭槭聲響與人相荅心公云慶忌塚也石槨藏水下余思湖上旣有慶忌塔何復有塚按吳越春秋云要離焚妻子之衛詿慶忌之吳中流因風勢以矛鉤其冠而刺之何以塚此又越絕書云吳夫差將伐齊而夢召公孫聖占不吉乃殺聖厌其骨而楊之使不能爲聲響後越敗夫差走偉偟道餘杭山三呼而聖三應正與此山類本艸云千季蟾蜍生積水卽荅人聲響石池陰慘恐有蟾蜍居之未必有鬼物憑其間耳

孤山

入斷橋至孤山以內爲裏湖卽西泠也所稱鶴梅妻子松栢同心皆滅沒于寒煙淒艸中矣獨隔岸山色陰濃古木脩篁花畦菜圃間露人煙隱然桃源雞犬每雨後夕陽暮靄欲合煙棹欲迷移情消魂莫此爲最

數峯閣

今名竹閣祀漢以下名賢自嚴兊始卽唐白樂天鳴鐘集客地隔岸數峯青插湖水至此幽澄無酒舫喧沓傍有六一泉出巖石清冽昔勤公駐錫于此勤與歐文忠爲文字交子瞻守杭推歐意亦與之往來最

客文忠死子瞻與勤公哭之泉傍因以六一名之云

湖心亭

酒觴應付難入西泠便以湖心爲歸裔長髯大腹喧沓成羣麥蘖腥臊逆鼻欲嘔遂使水光山色幾爲圊厠杭人畏月夜泛絶響余與心公每于月落星横孤舟獨泛登樓四望萬頃蒼茫風露清浩幾欲臨風生翼因憶吾楚洞庭月渡岳陽憑欄水天不分幾如蓬閬而風濤叵測愛不敢畏視此澄澈不波扁舟自遨眞儼凡之隔矣

淨寺雷峯塔

寺在隔湖與昭慶相望卽南屏也秀拔鬱葱雷峯一塔蒼朴天外舟中望之動人遺世想門外荷香清遠山徑幽軒殿亦橫敞爲濟顚祖師開山石刻像艸屨蕉扇狀甚異其所刱五百應眞半成莓苔矣隔嶺卽雷峯塔其頂聞刱自錢鏐夫人莊嚴金碧光焰落水水爲之赤今爲火餘惟存石骨僧編籬居之荒涼可念

錢越王廟

廟近湧金門郭外舊時臺榭惟與兎葵燕麥動揺春風錢鏐射潮雄風與銅駝石人同歸荆莽一碑斷臥

遺跡無存同心公徐伯調吳錦雯汪魏美徘徊久之余有詩曰錢王祀廟隔湖西龍蜕灰飛兎麥齊野老杖隨狐穴入山鴉巢傍石人啼射潮有力空荒冢壞碣何人續舊題獨有狂歌憑弔客雷峯悵望夕陽低

放生池

西湖周繞三十里下有百道源泉卽古放生池也石碑巨書橫道左今湖中園葑蔣一角以名放生建樓其中圯陋亦甚獨荷香四匝馥馥吹入巨魚萬頭揚鬐鼓鬣吾擬之濠濮間矣

龍井

南山跡已荒數僧插竹誅茅僅蔽膝游者不能駐足獨龍井一泓無敗吳赤烏中葛洪鍊丹于此井有神龍居之可以禱雨宋元豐辯才元靜棲此一日送子瞻過風篁嶺人驚曰遠公過虎溪矣因亭之今已蕪一碑橫斷磨滅不可讀或卽秦少游記莽僅庇風雨去莽數十武有石名一片雲空靈特立而神運諸石俱不存余詢山僧云辯才塔及范文正蘇子瞻欒城參寥遺像及子瞻水墨應眞皆數百季無考惟與荆蓁石馬同一淒楚

一鉢泉

在北山山刹無存屐齒亦斷僅維摩一區巋然如魯靈光殿編籬揷槿面峯倚林泉出籬下石面圓竇如鉢深不沒趾歲波不損與心公信宿倚徙四山朝氣爽塏谷空蛩寂遠勝湖心喧雜矣

包庄

庄在靈隱道中背山爲樓砌俯石溪溪石星布架木置亭左右欄楯可倚可坐懸壁十仞吐蔓垂青竇爲殊絶里許山店閒出桂花盛時香芬四野秋色遂歸

三生石

唐圓澤禪師與李源善源舍身寺中一日同澤游蜀青城峩嵋道荆州浦次見婦人錦襠負甖曰婦人王氏澤當爲之子孕三歲今相見無可逃者三日浴時約源一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夜杭天竺寺外當相見後果于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因問澤公安否乃云塵緣未斷幸勿相近努力精進後復相見復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游已遍卻回煙棹上瞿塘子瞻紀其事因名其地爲三生石山石萬疊獻秀爭奇實不僅三耳子瞻㮣亭其下有莽十笏精構可坐

開窗玩石蒼翠朴人方竹數竿亦自殊異

靈隱

自昭慶駕小艇穿斷橋歷孤山白堤至黃泥渡凡十里林巒攢蔟金荷翠藻交匝瀠洄空青欲滴異香欲流自黃泥渡登岸行山徑十里始達靈隱爲西陵叢林之最寺外山店戍弄（杭稱巷爲弄）酒竿招搖亦有粗頭亂服捧心當門者雖不能如臨邛芙蕖遠山然野花村艶正自消渴遠人游者至此定一憩足啜漿進酒鋪始渡石橋沿溪半里所云唐時九里松雖不盡存而灌木篔簹成列作隊乃抵梵刹一峯庭立名飛來石皆怒濤齧獸雲湧蜂屯下俯石溪冷泉自山澗澎湃至此淵渟再下淙淙細響泉筌雨鐸不絶朝昏舊聞有五亭星跨各處白侯僊觀風冷泉今止冷泉立溪岸盛夏披襟暑爲之寒枕石漱流蕩胸宣鬱道場宏敞佛廬而外精舍密閣碁布半山左徑沿山爲岣嶁山房舊址傍築僧舍亦完好再上渡石橋橋跨溪幽處傍溪沿磴三里絶頂即爲韜光中祠呂祖樓軒俯遠江潮在目昔人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句蓋爲實錄中有石泉淵浩不竭老僧九十鬚髮黧黑蹐跚如飛自言歲鍊秋石半以服食半以售人全山

下上供養此中泉澗埋竹艸中引泉遍給此又捫蘿穿磴遠刳木引泉遙實錄也因思古人詩而史矣與心公劉望之李子受俱嘆詠久之

飛來峯

前晉西天僧指是峯云是天竺國靈鷲山一小嶺飛來者因名飛來亦名靈鷲峯後有刹名三天竺本此葛稚川得道之所四匝靈巖奧洞幻惟瓌瓏山不受土石不受趾松杉竹篠怒空而生無所附麗攀緣援別任足空靈不特呼猿諸洞已耳由呼猿右遶巉巖而上絕頂名蓮花峯層巒疊巘攢蔟拱抱有如花房

不啻玉井中花開十丈由呼猿左遶深林夾道惟石怒起巖徑既窮三竺乃出下竺稍平中竺殿後石壁百丈獻薄吐舉卽飛來山骨由中竺上三竺石溪迢遞山市奕塏不同深山惟磴漸峭境漸幽峯巒漸峻周遭倚互無非蒼翠余與李子受劉望之心公避雨殿廊雷霆晝昏山勢欲裂澗水山泉潮崩海嘯余有詩云疊嶂嶙峋面面峯中懸絕壁吐芙蓉澗門路遶巉巖磴石骨根盤澗底松虎嘯蟠泉崩斷壑龍奔山雨落高舂踉蹌不惜沾濡苦歸道猶憐積翠重

水樂洞

洞爲賈秋壑別業今蒲目荊蓁洞中泉流沮洳蝸涎蚓土腥氣觸人不能駐足所謂水樂聲響皆不可得傍一莽山樹誅扶庭徑幽爽惜軒窗圮廢黯淡不足供延覽矣

虎跑泉

唐元和十四季性空大師來游樂其靈氣鬱盤縛莽此中無水欲他之有神告曰自師之來我等徼惠甚大柰何棄去南嶽童子泉當遣二虎移來次日果有二虎以爪跑泉廣不盈丈水色蒼碧氣味甘冽冬夏不渴餘流汩汩散而爲溪遶殿門出灌溉利溥殿角

及泉四壁陰蝕侵肌苔紋蘚繡青碧欲滴其中應有靈物司護子瞻有詩碣余口占次云峯轉溪迴松路長秋陰拄杖自生涼寺依巖壁飛空翠地湧靈泉濯衆香猛虎伏來僧已滅雲山空在客無嘗前身五戒迷蹤跡展轉碑陰立上方所云峯轉溪迴者蓋自山門入一路松陰夾道四山列嶂溪水迴迴如此數里遂有秦人桑麻別一疆界虎跑之勝不特泉也

理葊

自十八澗千峯嵿上古木參天一溪百折數里渡橋小徑入深林眞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意梵殿莊

巖深敞最後一閣倚山崗巒四匝中峯特拱名螺峯心公云八月望夜月吐峯頭他時微側理不可曉由右廊折入泉名法雨巖壁飛灑颯颯雨聲石池澄碧藻蘚芬芳池傍石磴百折峯巔理葬石塔巍然碁砌宏麗石皆白質黑章名梅花石不易得者再上爲曲室倚巖架空可望錢塘越岸峯青吳潮浪白余因有磴道千盤懸絶壑江潮萬里入孤亭之句此境眞絶構也

煌霞石屋

石屋懸巖頫夏屋刹宇猶存獨山境荒涼游者絶少

八月近山桂發署有人踪然已似西子雞皮鶴髮時矣煌霞洞深廣二重石燕蝙蝠遺穢觸人近且豺虎出沒有頭陀西人掉一蓬居之余與心公至足跛蹶卽休蓬下進苦茗佐蔬筍脫粟飯余甘之頭陀剛質無徒侶耻乞食絶足城市遠近賫米麪施頭陀者炊而食之不則閉關堅餓而已因言山有虎每夕病蓬下無害出語血性類水滸傳中人不復效近時宗風習氣湖上稱大善知識者如靈隱淨寺虎跑諸處比比自謂名續傳燈然跡其行事胷文字逐聲名奔競達官之門以機鋒爲錢囮語錄爲干賣白粲朱提有求必厭名場利竇所至無遺上者土木興作動衆勞民次者茶池菓林揮扇傍午應接不休再下者畜沙彌分門戸誘謫繁與長篇累牘舋難橫生覩此頭陀隻身孤笠無貪癡恐怖以卽心作佛事者爲何如也

愚菴

菴後爲參寥智果古刹今半圮三愚和尚始剏菴其側菴精整和尚亦復博雅喜與文字人游余友吳錦雯徐蘭生徐世臣汪魏美皆皈依之同數子作竟日談飯蔬筍和尚蜀人無宗風氣尚緼藉可佳耳

西泠五聖

廟在蘇堤聞卽宋南渡數帝也鼎革后土人哀思故王而祀之至今猶未敗此邪節義動人不特武穆忠肅諸人矣土人傳五聖借金事凡欲致禱祠下投變如所祈卽取神楮歸自是所借如願仍增楮置祠中語雖俚而不經亦可想見當日存宋祀深意余戲口占云南渡休傷萬古廟西陵殂豆尚如新當時歲幣愁輸盡今日金錢遍借人

岳墳

墳布石若屏喬木陰蔭衰颯起人薤露之思此武穆千載不朽精魂所結也但武穆祠朱仙鎭最盛聞亦

有塚當亦海內思公者隨地招魂而葬之不必定其孰爲眞僞耳比隣有關壽亭祠陳眘公前輩有門帖云德必有隣把臂呼岳家父子巧捉可思足澆武穆地上壘塊也

雲居寺

雲居杭城中吳山背囘亘萬松嶺由清波門入沿城登山古松石磴可望重湖中峯祖師道場也梵宮圮落獨僧寮是在山背有絕幽異者而長廊最耆此間看月爲一勝八月望夜同心公劉望之寗李子受寓候月二三鼓客長笛短簫環繞長廊竹籟松濤互爲

響答獨月爲林木幽蔽未免滓滓太清耳次早展中峯像像係祖師自寫炤貌腴齒少題贊遒秀類米綃素癡久煙塵黯淡果元物也一履長尺有咫椶胎革飾製古具朴師爲元人何以魁偉異人若此以此知古今不相及不獨才也寺有石碑刻師所和馮海粟梅花百韻海粟吾郡上湘人不知何以至杭復與唱和

立馬峯

立馬爲吳山絕頂左江右湖錢塘萬堞皆在衣帶詠昔人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句信然巒石椎拔十丈青芙蕖地中湧出僊人丁野鶴修鍊是山今祀其像石碣高五六尺字徑寸即野鶴筆臨羽化示妻子者也其詩旣清刻字復遒削僊筆也石巖僊磴僊橋種種奇幻稍東有三僊祠行坐臥三像修髯鶴骨神氣欲生土人云即張三丰或云三丰及冷謙周顛僊也聞有醉僊杜康更佳祠門封鑰不可得見此遊一缺事

觀潮

浙江之潮錢塘爲盛吳越春秋云越王賜文種屬盧之劍死葬臥龍山子胥從海上穿山脅持種去前潮

潘矦者子胥也後重水者種也又錢越王命勁弩射潮潮爲之卻俗有弄潮兒與水出沒曹娥碑載其父弄潮而沒今潮頭不興俗稱八月潮生辰皆不復覩矣麻姑語方平云別翁以來已見滄海五爲桑田說亦不妄

雜記

湖上游最適者莫如日落不衫不履與心公步蘇堤坐斷橋看水旣無杯盤很藉復免禮法拘牽與至即游興盡即返或月夜呼艇子就茶坊取茗具菱藕欠實各豆即掉入西泠深處四山空寂風露清泠余嘗

與心公暑夜重衣猶覺肌骨凜冽次則余秊伯韋子寅先生於八月十三四累宵買畫舫設好茶名香簫琴絃索老于聲伎者客四人招心公與余放乎中流月朗湖空歌吹四發時有勝會少秊者博選妙伎擅長者清歌競奏絃管遞更門客默爲點定隣音既歇客技續呈音既清堅管絃幽亮眞若藐姑上僊冠佩鸞鶴下視飛燕太眞皆不免人世粉黛氣矣韋先生更爲一鼓龍門秋容淡蕩林葉空飛衆籟爭響眞爲玄賞次則姜眞源侍御嚴子問趙珍甯吳錦雯葉緯如孫宇台張祖望張用霖徐橫槎梁仲木蕭伯闇王

文重金瑞枝名流雲集觴政無苛自湖心至竹閣賦詩徵曲亦稱韻事次則吳錦雯徐伯調黃響先汪魏美心公自錢王廟登雷峯塔入南屏再入西泠放鶴縱談古今各拈韻賦詩具見雅集次則吳赤奇程北海小艇壺觴泊西泠林蔭下竟日次則吳匆輿招同李研齋泛舟放生池李蜀人先朝詞臣博奧談甲申事極詳次則陸麗京汪魏美共醉酒樓次則李子癸攜二少秊集湖樓再次則姜眞源攜少秊數人集湖樓中有欽小史者色異善歌余賦顧曲行即此也其風雨游不暢者黃仲霖先生登舫未發風雨大作芰荷零亂湖山晦暝公投詩有云輕舠刼芰荷虛簷白衣檐君復狎孤鶴乖龍悼子羽奇人不偶來天心有頭緒之句其風日既作典刑具在游不適者陳則梁陳軳蓀關六鈴沈大臣鄭而名柴雲倩汪魏美諸名病招泛湖也是日則梁發病先生齒最高與余忘秊至交念先生不來湖上廿秊矣今游蓋爲余來也此後風燭變易幾不可知次早先生投詩有人與山俱禿情因觸轉空舊樓何處是明月幾時東句詩老健雄渾宇放逸頓挫先生博輿萬車氣麥河嶽名在海內幾數十秊今衰颯猶能顧盼矍鑠眞人瑞也又新

貴張水部夜游龍王堂張爲豪右先生否之五嶽方寸遂至大醉頹唐石檻欲效青蓮捉月大言曰人生碌碌雖富貴何爲所貴者聲名千古也使今夕醉墜湖心千秋萬歲後有心人游茲土者必能一杯澆之呼曰此則梁老子捉月處也嘗與和靖諸人踏歌月夜不猶愈千百秊老病彌留屋子兒女牽衣之死爲十百倍乎閱月先生歸擅官果以老病死先生眞達人哉其餘或一泛再泛主客無因有同傀儡不復紀載大祇杭游佳處在湖亦有集城中者則必信宿兩宿雲居同劉望之心公一宿黃仲霖先生家同黃響

先一宿毛馳黃家同李子受劉望之二宿趙珍留家同張祖望孫宇台李子受一宿姜眞源先生家坐有錢仲芳錢子芳俱善畫一宿莘子寅先生家三宿于靈隱二宿于龍井餘俟被應酬俱多惡趣不足紀也

芝陽圖經爲蔡彥伯書

出太平門渡江爲朝陽巖巖後爲蔣園竹徑松蹊深溪曲澗伏日忘暑卽夏莽也左則劉園綠蕚胭脂間以碧桃紫杏春煙雪霽燦英繽紛衆香成國此中大有佳處不數和靖孤山渡石橋爲愚溪上祠栢矦卽矦故宅石碧可泛遠岸翠篠煙蘿西爲西山或云芝山或云曾產芝或云石文類芝之絕巘峻嶒獻花吐蕚殘霞倒影紫翠無主進爲雞冠山途徑幽渺迂折數里佐石橫溪作雞幘狀或曰此山得名也一莽隱萬木森瑟中溪聲炎照前後媚袞如行山陰道中沿江上爲石澗石磔皆荒榛敗莽中杳深莫測應爲神物所窟但聞淙淙瑟瑟音江當窮處袁家渴土人謂水逆流曰渴水到此始清絕低回不去一石若相砥留者作金鐵色非青非碧如几案間物水至此始曠無涯栢記云初似有窮忽若無際蓋實錄也又前爲新巖爲淡巖黃山谷石碣謂淡山淡姓人安在徵君避秦胡不歸聞有淡人避秦于此云巖橫廠容萬騎鍾乳石蘗如星下垂仰擊之作鐘鳴者名鐘石作磬鳴者名磬石彷彿有敗釜遺竈爲淡人遺蹟山後有暗巖一竇如甕下入山腹秉炬記香方達猶或遠之中

作堂作奥作曲巷作長廊作深宦作幽宅任足所適無不類是雖極日夜莫有窮際不知究竟何抵石皆作淺絳色縱横之紋類杭縑素皆流液吐乳成龜龍僊神的的生氣石田可耕石錢可索也火星福僊兩巖近似而幽奇稍遜惟道州月巖或過之以出入石級具晦朔絃耳隔江碧峯出出秀色可餐者脊峯也爲道一十里頂際可以眺遠芝陽雉堞甾睫間堪指畫僊眞何姑飛鍊地定自殊絶東道有亂石切功割玉作城圍屏環狀雷氏命名鑿谷甚僻佐南道有平地萬石横豎若園亭太湖假山其中千洞萬壑隨適

可玩爲唐沙門懷素棲隱所所云綠天蕉種蕉作書筆冢敗筆成冢宛然也友之理學如穉純君子清介如康侯易子風雅如無畫易子聲氣如雷簡叔蕭笛生彭石樓蔣孟醇道生唐允執穉純弟有容穉純子無不具山川風雅之趣游至此無寂寞矣

名泉記

聞水無源者多濁溝洫是也然有源者莫河海若也然而泥沙混雜味多苦而於天下之清且甘洌者必稱清泉而泉味之甘苦亦有逈異者何也說者謂甘泉石竇苦泉土竇又有不盡然者吾鄉碧泉出石穴廣盈丈深半之色碧投物皆碧中冐白沙芼礫成五色異艸金蓮四時不謝水由地底遞吐涓涓汩汩灌溉千畝煑之味洌不甘西泠虎跑泉亦石穴廣盈數尺泛溢丈尋味亦洌不甘歷城趵突泉三竇湧平地如玉壺積雪餘流十畝滔滔濟濟味亦洌不甘其餘

金線珍珠各廣一畝靈艸金荷水珠錯落作金線珍珠狀味亦洌不甘而邵陽龍泉土竇涓涓細溜味反洌而甘供合巹之汲盛夏不竭吉州金牛泉亦土竇如井眼味亦洌且甘其供合巹盛夏不竭與龍泉竝是知石泉不必甘土泉不必苦有源不必清無源不必濁清濁甘苦自因地脉而各殊也記之以俟博識

南圍像記

南圍像者何曹子石間像也像不止石間而石間像其一也石間像其一而二三其像者何石間之友也石間之友因石間而像也因石間而像者何石間欲像之也石間欲像之者何志交也志交者何石間文章有神交有道有道即交交即不忘是以志之也志之僅數人者何石間之交不僅數人獨數人志之者非石間之不忘僅數人實石間之偶志數人也偶志者何石間之不忘不僅數人則偶志數人石間之不忘交可知也是石間之偶志非石間之偶志也非石

間之偶志者何語云一貧一富交情乃見一貴一賤乃見交情一生一死乃見交態石間生閱閱世澤深厚季少登贒書聲名藉甚何需于友而友之者雖幽人韻士或潛而未躍或隱而不見或沒而無先而石間不忘其不忘不獨不因貧富貴賤生死而敗更因貧富貴賤生死益堅也其益堅者何石間之交數人在貧富貴賤生死未定之先其不忘在貧富貴賤生死久歷之後也久歷之數人者何潛而未躍朱子子于是也隱而不見范子文九是也死而無先王子元治是也朱子者何撫石間之肩而微笑竚立者也范子者何坐石間之側捉膝長吟者也王子者何左持黃庭右携白鵞效山陰道士倣陽羡書生者也其捉筆伸紙與酣五嶽笑傲滄洲者即石間曹子也記之者何楚雲夢七澤三湘之了莽子也了莽者王生諱岱山長其字者也山長後三子交石間石間交之不忘不後三子故以三子之始末屬記欲山長因石間之不忘爲不忘山長記之欲石間之不忘繼山長山長益不忘石間也

重修玄帝行宮記

玄嶽爲桼山桼楚山也爲帝修眞地因以　玄謚之玄色黑屬水方居極北帝于北尤神先朝靖難師出姚國師旐咒術祈其至空中現巨靈披髮仗劍蔽日㕣卽帝也師捷成祖冶金像行宮于桼山帝之神神于北最驗也薊門洵有行宮其來舊其福佑斯民者至歲久傾圮諸氏歛帝靈佩帝澤捐朱募白砅石架木冊漆其居金碧其像儼然降帝而臨之是帝之靈足以感發乎民　也勒石以記

夢雪堂記

天下惟誠則明明則前知雖千里外應之况其邇者乎雖異體者感之况其在天性之間者乎故嚙指心悲淚墮明復感乎身也里社不舉寇執不傷感乎人也白雉斯馴枯栴忽榮感乎物也甚則水涸火返冰裂泉生山川風火不可感者皆爲感之係乎誠也余友唐子世徵至性人也先季兆夢得雪竊而惀然曰雪者陰象也竊聞陽喜而陰憂兆此者其重有憂乎陰盛之極天之氣鬱而不舒故水滯而成雪兆此者在家人之嚴君乎陰常伏于大冬冬終也萬物于此

告終也兆此者其痛有終天乎次季太翁果以壽終期在小雪于是唐子哀毀過節永思不窮乃廬其墓而名其堂屬余記之余不覺七日骨立泫然涕泣之無從也夫余故不孝之人也困窮很狽二季不能揜其親又東西南北之身一日未嘗廬其墓乃唐子卜夢則夢靈卜墓則墓吉卜廬則廬安儼然成古孝子之志其誠之感物相去不啻[illegible]矣則余又安足記之也哉抑惟記其名以俟夫後之仁人孝子者記曰夢雪堂者唐子世徵廬太翁之墓而堂之也死而生亭之是以廬之也夢雪者兆夢得雪翁以雪終夢本[illegible]

幻幻而能眞誠爲之也名之堂者志忌也志不忌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唐子曰不孝終其身
不敢作雪詩矣

七襄記

七襄者何武陵藍子次公之所取義也次公客燕盡燕妓而狎之援其尤者有七故以七襄名之七者奇數也事本偶而數取奇事屬戲而名取莊次公意也次公抱逸才不樂仕進寄跡翰墨上自公卿下及屠狗聞其名慕其致或袖金錢或懷絹素惟得片紙寸墨爲重故油素山積門爲之陷次公得金脩紅浮白酒後耳熱擊缶而歌其于人事之寵辱與世界之滄桑皆于此中消之此工部所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于我如浮雲者也或有嘲次公者謂其晚季宜學道不應留心狎昵余謂不然當此破壞世界出既無爲處亦不避次公且厭夫避世者與世忤又厭夫媚世者與世狎故爲此不浮不沉以玩世昔人所謂飲醇酒近婦人千秋萬歲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次公豈無見而云然耶或又嘲次公謂狹邪葷山雞野鶩余又謂不然姑無論肉不及若耶一面金谷辱珠不若鄭姬一哭則異日者粉白黛綠者不得或聞此七襄之圖而傳焉

青原記

青原據吉州東江七祖所開山也稱南宗者首推百丈青原故善知識居之其山迴遭疊嶂鬱茷蒼翠艸樹至秋不凋與他山異葢靈氣之所鍾地脉之所聚也自祖關委蛇石徑林木環抱如行山陰道中過橋始露梵剎金碧軒敞有山谷石碣及魯公隸書文山扁額山後則七祖塔塔左為五笑亭由五笑穿林而下則凝翠亭亭立溪上溪石骨立水淙淙潺潺作笙瑟聲亭面峯石突兀嶙峋十丈青芙蕖獻華吐蕚宛然有西陵飛來冷泉意溪旁一毫名釣臺臺旁一石

名片雲無可大師復摉奇得巨石如臺命其次公位白書釣臺二字又于去剎三里得石壁高十丈命余書片雲石三字是遊也兩宿山中與和尚再登五笑凝翠待月橋談六合以外事和尚辯才無碍著有炮莊通雅音律易數各書俗姓方字密之先代詞臣贈余詩及畫余亦以是相答得詩六章同遊者胡子伯聘廬陵人時九月下旬也

了菴文集卷之六

潭州　王　岱山長著
宛陵　施閏章愚山定
南州　劉艮玉小石校

計偕賦

蹇策子困于計偕遇混同先生于北平之衢睟容捧心叩策而言曰三皇氏雲鳥其官五帝以德官三王以才官春秋以術官迨乎炎漢始有計偕之役孝廉之稱然博學賢良途不一轍朝取纂拔進不以時未聞徒執帖括以代選舉榜分甲乙試定子丑三歲再

徵株兎而守長季棘屋風塵皓首如制舉業者也先生得毋委頓乎先生曰唯唯請畢其說蹇策子曰爰自額頡樸毀混沌七鑿斷壞繩結夾貫鬼粟羽蝌暴跡斬策不活龍圖羲河龜範姒洛湣湣裔裔薰延蔓灼標丘黜翟周汗耳約騁白馬玄黃之辨紛結縱連衡之約五三道衺百家瑣雜蒼昊愆戒鎬池冶躍祖龍列炬古文剗滅刮語燒書章縫委壑固羸酷之狙犢實煙熅之清廓乃有遺朽伏生爐死重燃搜朏星溉芸根網烏賊炊藜煙髓咳夜喈蠅聲晝呻齊咸池于畫咬續騶虞以徂𥡴邪金博質曹馬炳麟齊梁綺

蕪靡不雲蒸運臂弱宋文彩消沈膚剝骨立鵲面鳩
形爾乃新法既毋安石倡作八股四比起承轉合文
不散行義必駢合經史割裂飣餖迂澀體不益性用
不經國龜不假卜蓍不假策大橈之數不貲隸首之
筭莫借游譚臆說更歲與月里兒學究盲僋楞傭埋
頭促膝醯喧蟻攻乳口黃落白巔目蒙食故紙覭電
虹手龜坼足繭重心系絕耳閉聾泣以刖再肱以折
工若繫倒景于虞淵之谷斷鰌足于瀚海之宮理無
足據遇必詭逢蔬藿百一珠貝十七乃有一藿甫穉
萬疢中逼焦釜不沃漏巵增滴家蒲萊蔬之邑朝靡

代耕之秩無儲蓄以虞灾徒望秊而畢日為陳湯之
巧貸倣周犨之寘借爾乃脂轄抹馬效翼挾策計借
長吏逐溲走卒經險赴峻厲木越蠻或自荆豫或自
閩粤或自黔滇西蜀或自秦齊吳越晉魏之會十有
五國其山則有岱華衡嵩青城三峽點蒼終南太行
九折會稽廬霍三危五屼其水則有三江九河灘沮
濟漯汶沂淮泗滎雒涇渭龍門禹穴積石洱灃歷大
野圃田豬蒲震澤之巨藪涉盧灘波溠渭洛隸湛之
漫澤莫不籠從崔嵬嵾嵳巀嶭嶆音蕩嵃音莽蔴力彤反剌
力割反欸香金切巇許宜切屹魚乞切巀五轄反沸潰瀹溢跳踔

湛灤駭浪桑洒鶩波飛薄砯普冰切巖鼓作澌普朋切濤
呼陌切桀胡角切濟仕角切于是九隩八埏之彥十室三家
之英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倫天荒胄襲金虎
宮隣殊鄉別趣嗜騁欲奔策蒲稍汗血之足馳玄虬
沛艾之蹄鋸牙驌驦騂騠騾驢轄輦駕軺輏推轆軸
音亂集轄音星輂音菊追鱗萃蟻聚靁礐烏玄切犬馳殷動乎
天地彌漫乎雲霾淅淅音蚧乎雨布汗揮貿貿乎旁午
餱饑饞饞乎授餐索野豜豜音豯乎脫粟無炊頹垣壞
壍朽宅荒畦人馬雜處露宿霜啼豺狠歉乎鯆磐荒
雞哭于日晞枕苫接曙廣漠風凄盼商宿之西入候

五位于南离撫音標蟠魄于金樞之穴駭翔陽于扶桑
之湝圩闕道隘戢影潛趨及乎玄冬季月天地隆裂
萬物徂落白日無色凌霜犁犯水骨含凍揭厲斷冰
驅轍肌碎軀僵指直踵折漕渠冰合綏狐競涉艐艆
膠固舳艫蝟結螺舟難濟舴艋停楫津遞之涯漳衛
之北含江會陸珍羅貨列吳綾海錯蜀錦洋珀駭雞
紫貝火齊縹碧百兩具載千箱彙積騎不得驟步不
得越鈴音聵耳鞭影亂日黃塵為之瞇目陽光為之
潛匿乃有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趫悍彪豁如虎如貔
跳丸霍劍風疾箭馳箭不苟害解脰音豆支軀丐不虛

發應弦爲虀脠舭虆芥屍僵路隅郎使中黃負盾褸
夷披堅專諸泰成殿其后許少蒲且拒其茀烏號蓍
蒻騈脅猨肩鷹驎鶚覘决拾不捐勃盧之茅楊夷之
甲野馬騊駼之軼轊(音慧)陽子孅阿之驂駕燕濯衝俠
鮮不胸突銛鋒首揆鏌鋏爾乃棄桑蓬之安土遯投
跡于鎬畿五方雜會傑(音齒)虒(丈几切)玼(音差)池溢郛闕郭
百塵紛披紅塵四合風沙横飛長幼拖遝以交舄婭
妍摩擊以咸嬉于是髫齡鮐背侏儒支離肓瞶髭贅
瘵瘵劉羸無不提鉛朿槧挾菓囊飴側肩躡踵袂連
裳掎氣攝神奪貫魚而趍等流禦之垢首類徒列之

黔黎兵衛嚴呼棘垣警析襞(音碧)積必揀註誤必剹更
延迭稽神散氣辱提携臥具望闈投足邏卒招搖張
帷秉燭暫休僦息曉漏傳促鼓吹競奏中肯內出選
題命意昂首聚矚傾羣言之灑液漱制義之瑣曲然
后考辭就班取視反聽嘔心鏤臆眈思傍訊始躑躅
于燥吻終啾嘈于吟詠故皺鈍之不齊實情貌之相
並或率爾而操觚或揮毫以游刃紛紜雜遝形難爲
狀必離方以就圓敢恃才而用壯或藻思綺合清麗
芊眠炳若縟繡悽若繁絃或所擬而不殊或闇合于
曩篇揣投好于詭遇恐幾取而見捐及乎哀箛宵發

氣簟曙吹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欲悲中嚴寒之
不計食累日而不饑瘧日隔而成痼辜三宥而如飴
迨乎殿最既竟十喪一榮既時命之有定遂寵辱之
若驚素援茵之客契忽濶畧而不親空致嘘于鄭綮
亦徒擬乎劉蕡美虞丘之昆季悲任昉之裔孫信曹
魏霍邴之可恃豈鄧石朱猗之足凭賓蕭艾于重笥
兮吒蕙芷爲不香西施斥而弗御兮縶騕褭(寧小切)以
服箱回余駕于中路兮春日麗而載陽野蕭條而極
目兮桃李因之不芳羞爭光于魑魅兮恥佞哀于拜
郎賈翁伯之鼎食兮方擬蔫乎矦王掘黃頭之金穴

兮亦何恃乎縹緗悉心意于修態兮呼宓妃以靚粧
娛膌目于連卷兮招神女于巫陽曳獨繭之褕袘兮
耖針神之微芒既窮欲而倦劮兮乃山潛而長往訪
承淵之戴勝兮尋靈囿(苦角切)于汪洋奚區區于章句
之陋咕嗶之場語未竟先生睥睨不顧而麾之曰此
所謂虱居頭則黑齒居晉而黃未盡離俗絕習也夫
庸蜀與鴝鵲同窠句吳與黿鼉同穴二自以爲鳥獸
一自以爲魚鼈性故有所不回情故有所不分也端
木入越而文身尼山居魯而獵較俗故不能終疾世
故不可永避也彼羣視爲朱門余游之如蓬戶也狎

海鷗而玩嬰兒何必離此羣也首陽拙而季展工何
必去此都也神龍首見而尾藏彼莫測余之所由也
不滯物而推移吾得之吾師也蹇策啞然改容赭赧
趦(音緒)趄(音疽)曰僕向之論未達乎通人不聆至言幾面
墻而不悟

焚裘賦(是友同校文署中)

友人製羔裘甚珍襲歲暮不御長至後始一被體
復恐垢汚外加敝服擁爐高座爲火潛焚短其右
袂黯然魂消衆共笑之乃作賦以解(其友牛餼羊戒朋齋)
火生于木既發必尅若燎羣毛炎炎不絶皮之不存
裘灰衣裂報施善人是耶非耶一物之微天道不測
于是座中硜硜驚心不已乃命鄙人吮毫伸紙揹爪
風生鼻頻熖起雍門流涕娃巳揜齒淳于結舌五鹿
聳耳若乃百里身鬻易五羊皮不遠千里千秦別妻
千金之子繫于一衣既銖積而寸蓄復耳聾而舌敝

聚毳拔白吹毛求疵卜以龜策合以干支領緣狐腋
表餝素絲針神運腕天孫鉤思文如斂貝巧奪支機
欲新浴而一整恐元規之塵緇當雨雪而足惜及晴
日而汗泚求善價而不賈仍韞櫝而藏諸乃一陽來
復三春將臨羣公勸進黃袍加身長短穩稱中有奇
溫鷙心奪目潤屋富身爲王前驅執鞭加榮楊楊意
氣遠邁晏嬰恥季路並立之縕比子羣使齊之輕服
兇若炬爇中如焚並轡者同孟子興望見齊王子邦
尹嫙妤低首邪夫人爾乃毛遂揮血脫穎楚庭同行
十九碌碌因人國士之遇奉席十乘鴻也逐爇炙手

絶倫揮毫四座開口論文𩎑瞿叱薛去舊圖新詞求杜撰理厭魯論人叟童稱牘紀要津鄧銅董粉以貌取人磻谿扼腕于羽撫膺冊黃蒲紙屋漏釵痕瞀痂何癖逐臭豈情鬼號雨粟祟物是懸鞭祖龍而一炬命祝融而五刑禍延足下災及其身杯水莫救如抱積薪諸葛藤甲赤壁曹兵火攻牛尾炬縛雞背濕蚤離體蟣虱逃褌柳州致賀孔子救焚思接長而補短續狗尾而不文惟左提而右挈勝犢鼻之可褌若一毛之不拔將露肘而促衿無修羊之幻術叱化石而成羣無萬羊之厚祿日烹羔而進珍乃知服之不衷

身之災也若乃綈袍戀戀須賈多情卓哉張祿取位上卿奪符救趙公子拒秦竊裘雖恥氣薄層雲狄梁骨鯁蟻視倖臣博裘擲御一芥千金或有羊裘坐釣桐江客星不臣東漢咄咄于陵或有被裘帶索六月負薪棱棱高節不拾遺金或有鷫鸘典醉撥悶文君錢刀不齒豈藉王孫服三十季而不壞既未逮乎晏子十上書而郎敝亦難擬乎君明非毳雲之焚殿上胡子推之逃晉文抑虎皮而羊質故褊少而褊盈欲巨羊而補牢急曲突而徙薪亂曰長齋繡佛兮太常爲妻恩及禽獸兮以麪爲犧牛羊何擇兮食肉寢皮臺城之厄兮佛不救之

驅愁賦

了莽子隱几假寐愁來塡臆寄天埋地莫知所遣有一女子絳綃搴幃宫聲而入曰客胡爲者夢耶幻耶得毋愁耶請爲說愁太始未生混混沌沌無有天地人物安問血肉塊成縣龐贅癭命之曰性性雖空體善染爲色譬如水味可鹹可酸譬如火焰爲臭爲香染着既深不名爲性離性作情情數有七皆能害心心形仰月三害並行過去居左未來居右現在中橫三害不去七情得乘又有三尸喜枯惡榮日讒帝釋不得休息以是七情哀懼居六喜愛得一哀懼兆端

號爲愁域如火生煙煙鬱火熾如水凝氷氷堅水立愁生五臟屬肝主怒肝形屬木木枯火助炎炎攻心天君失度其時爲秋秋金剋木木敗多蛩白雲長陰白鴈離離雨爲萋雨風爲悲風其運爲華陽消陰長履上冠下兵戈搶攘山走石泣人寃物枉灰燐青赤饑疫折蕩抑鬱蒸薰如塊厥狀無口無眼如肝如掌其名曰恇得洒淋漓遇之厄至遠之福隨故雍門受祟而流涕包胥受祟而漣洏屈原爲之抱石賈誼爲之鵩棲江淹作賦平子咏詩潘岳杜甫之徒無不憔悴支離上帝乃命奔爲驅愁之使驅之大荒之野驅

之黑水之湄絳綃宮聲暘明朱曦開顏破笑去險就
夷陰柔不作天降皡熈上安下和外恬中怡無有毀
譽不起町畦不數北俱州界不數西方浮提心性兩
滅一空無之莫愁之號今古同詞于是了莽若忽若
失恍兮惚兮不知愁之所之

客問一

客曰司馬傳貨殖傳蘇秦云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
則親戚畏懼傳伯夷云何知仁義以嚮于利者爲有
德宋儒嗤之謂子長下蠶室親戚交游莫救有激之
言非有道語也二者何去何從了莽子曰惡是何言
也貨殖之說非子長之言也孔子之言也孔子傷顏
淵矣曷傷乎傷屢空也嘉端木矣曷嘉乎嘉不受命
貨殖也貨殖矣復屢中富貴之口天且不違也故曰
富可求也執鞭爲之不可求而始舍非可求而不求
也是孔子未嘗忌貨也豈惟孔子天地古今不外于

此夫帝王雖大非貨不尊卿相雖命非貨不成父子
兄弟非貨不親朋友雖交非貨不信男女雖昵非貨
無情仁非貨爲空仁博施濟衆堯舜難能禮非貨爲
具文冠婚喪祭玉帛彬彬智非貨不行奇謀秘計十
萬通神信非貨不誠季布一諾重在千金忠非貨稜
稜人不衣食道息君臣孝非貨必儉親不得爲悅無
財傷心廉非貨不真衆人貪得廉者方名義非貨不
伸扶危急困無力有心耻非貨不明疾之門仁義存
玄門離世貨殖尤急丹砂白汞大藥不計化銅點石
財賓千億外丹既成內丹可得世尊乞食千二百人

日計供養産費中人布黃金室乃爲信心天生貨以淸金水之英爲日月精瓊樓玉宇八寶合成金烏曜靈玉屑太陰修月戶者計八千人地産貨以寧山名金芴五金遮生麗水金砂于闐玉英號物有萬俱爲滋生人生世上貨殖可一日忽哉客乃頫開意悅如夢斯覺攬衣而起風生電灼曰噫異哉貨乎欣聞其畧得畢其詳了䒚子曰上古帝巢穴居毛血飮食與鳥獸魚龍爭道不尊也無貨也中古帝茅土居室手足胼胝無樂九五唐帝讓許由由吐之巢父厭之設如後世萬方玉食山賦水貢唐帝樂之世守恐失讓

由乎由吐之乎由望君門萬里求赴不求聞達科不得得邀天子顔色誇井閭巢父且彈冠慶肯洗耳乎禹昇宮惡衣八年三過不入家艮勞苦布衣不若矣紂制玉杯諫者憂及象箸玉杯象箸近代田舍郎咄嗟辦者天王難之皆窮天子無貨不尊不然中官奉使探之民間四方聞風爭貢獻箕子安有嘵嘵紂擀弃遺老西伯養之多費數石糧耳封建盡商家物五雞二豕樹桑播谷民所自有乃以陰行善歸文天下惡歸紂小人懷惠小人耳夷望睎睎二老一自海北一自海東波波叱叱營口腹望且提徑磻谿老不休

用陰符謀圖靑州一坏土世子孫猶不足訝夷仁人義士讓國若敝屣爲此簞豆貿貿然來何爲也周王發伐商散財衆慷他人慨千古口實美其名曰大賚大賚貨在則然也周衰諸侯覇天子致胙楚子欺其窮問鼎晉召天王河陽不敢不赴昭王南征不返矣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死失正其家訟不置堂堂天王付水濱輕如鴻毛何其不尊不尊無貨無貨弱不振矣秦皐陶后皐刑官不無傷和秦且富強呑六國塡大海建阿房築長城秦法嚴商鞅李斯功臣殺無赦天子尊若鬼神漢高初定鼎諸臣醉爭殿庭帡野倨

侮依然亭長規模一富強君成一賤窮初亦有貨無貨尊不尊因殊也唐太宗觀鐙焚柴誇示[illegible]夫人夫人曰蜀焚香末作七寶蓮鐙太宗慚登大寶窮懷慙下此又當奚似唐玄宗擁梨園寵太眞賜十萬錢洗兒秦號素面朝天鐙火相望寵賜珠寶山積諸臣無諍者及幸蜀踉蹌諸臣撇縊太眞馬嵬至尊不能庇一婦飮痛惟作雨鈴風鐸曲勢在盈庭固位結舌勢失扼要欺凌可哀也宋末歲糜百萬議和偷延南渡之祚偷專聽腐儒爭空名崖山局早成矣元初欲盡屠漢人爲牧馬場耶律楚材說以餉得存百萬生

靈若許魯齋葷空譚仁義迂濶決裂無救客曰善何
謂卿相非貨不成了莽子曰舜相堯贊貴主勝臣不
能辨乃用九男旣壻帝象世胄貴何日欲殺自失要
津象世胄貴侍妾玩好何求不得何日垂涎于戈琴
細物垂涎二嫂妻二嫂貴主嫂叔隔絶伏謁須臣禮
何日聽狎豢舜旣帝何至親事井廩頑嚚上皇太后
何至區區貪此牛羊倉廩皆當日無貨故得以睥睨
之鯀治水無功了禹司空世宦爲帝倚任望重可禪
父干法誤也非枉法也皐陶同列何難平反免其誅
殛無他無貨志不得行也伊尹勝有辛勝時求侍太

甲何可得割烹要湯定致一割于太子何至相而放
之有貨膳識偏倍也周公旦富由孔子稱之不旻蓋
從征久作相長管蔡雖兄親不敵富矣西伯羑里散
宜生用金幣美女釋西伯非貨西伯危矣夷齊不臣
周設有貨不難收兵牧馬爲商起義何至叩馬而諫
餓死首陽以空言買實貺乎箕子奴矣以洪範歸周
圖朝鮮之封微子去矣抱祭器歸周圖封后二子者
爵祿念不死故蒙袂來也三家富强偪魯矣六卿富
强分晉矣管仲不死又相臺名三歸無攝官事無損
九合名鄭僑相國小官冷不能徒扛輿梁乘輿濟人

心苦矣子輿責以惠不知政毁譽惟貨是視矣不韋
居奇貨穷秦始皇偶僵一世七子詭能洗乎蕭何刀
筆相漢積貨廣置田宅說者稱其智諸葛盡瘁至死
杜甫謂指揮若定失蕭曹誰信哉留侯報韓椎秦無
成佐漢滅秦且封留讐雪陳平宰社至鄙位高金多
父老附會稱他日宰天下韓信乞食漂母辱袴下非
封淮陰報千金一丐耳淪滅失傳矣馬援薏仁得謗
使果有貨謗息矣趙充國屯田不輕戰耳武帝興利
因屯田利故從之卜式牧兒耳貨殖得寵王安石興
青苗聚斂專政蘇氏父子空以口舌爭取戍謫安石

生榮而死祀至今效其法者猶長保相位八股何佳
千古不變獐頭鼠目得官棘闈爲錢囿故簋祀不衰
也客曰善了莽子曰父子兄弟有甚者象日殺舜非
封有庳殺念止乎父母頑嚚祇豫稍有利耳孔鯉沒
有棺無槨才不才語何其至慟孟子親喪棺槨衣衾
前薄后厚早爲齊卿不至此周公弟管蔡兄也管蔡
論正于武王公且附武不附管蔡棄忠義而破斧東
山趨管蔡匹夫不如趨武王之帝王也漢太公烹高
分羹及爲帝制新豐移父老其中雞犬識其家貴賤
孝逆頓異也漢高未遇無藉嫂頡羹後封兄頡羹侯

以慌其心王陵母死誡子善事漢王夫漢楚何優劣不過料漢成得富貴白髮老嫗已死已貨猶不忘故曰老也戒在得曾子鋤瓜傷根曾晳杖之斃非窮奚至自鋤受杖曾元酒肉復進孟子責其養口體元不貧日列鼎肯復進無貨孝亦泯也唐太宗貪天下弑兄矣隋煬弑父矣魏文殺弟矣始皇逐母矣武曌殺子矣金日磾殺愛子弄兒明忠固寵矣易牙烹子媚王矣郭巨埋兒得金止無金兒埋矣古今父子兄弟相殺無已特皆此貨故也朋友又有甚焉聖如尼山陳蔡厄交道隔七日不火由慍見子歌聲金石亦無

柰何耳楚沮子西齊沮晏嬰子西晏嬰賢大夫尚沮之尼山道窮故沮之當陳恒弑君使尼山秉政竟討之何至垂首三家三家且輕之無貨志屈爰書作亦空言無柰矣解驂館人恐涕泣無從貧則一淚不敢出也不假蓋子夏雖門人開口難告也子貢一出覇越存魯貨殖屢中驗也燕丹荊卿素不識金爲母壽身郎許之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皆以貨奔走天下士毛遂盟成雞鳴出關奪符救趙非貨不行矣四皓皤皤白首曳裾王門食子房重槩而出耳叔孫議禮諸生笑之爲郎諸生誇之非爲郎諸生笑不止矣分財

倘不忘分我見在也管鮑名千古貨之重也後世遂絕響益歎貨重也李白流夜郎非汾陽救死矣汾陽老卒白天下士藉其救千古誇美爵高活人也杜陵依嚴武武生晚屢輕杜欲殺莫倚善題鸚鵡賦嘲矣杜若忍受者貧賤屈人也夫男女之際尤有甚焉者桑間濮上貿絲賣布投桃贈藥貨則宣淫武曌老嫗六郎美倖貧窮嫗早爲吐棄狄粱強項亦以官爵屈身老淫寡矣德曜老女不嫁非窮如伯鸞誰妻幾踏地嗅天傳粉壘粱且厭設曜貴王珠寶填積粱另着眼矣文君重意氣輕錢刀奔相如親當壚似不爲貨

取設相如終窮不貴世且嗤文君呆奔安得傳相如困犢鼻故題橋醜態狗監醜行于虛妄譚開蜀妄策封禪妄論貨殖在念不暇顧矣趙飛燕細家淫女射鳥者通焉成帝幸不能制合德浴帝袖金賄宮婢窺之貧富殊耳石崇採訪使買珠易姬名綠珠崇俗富人珠一代佳人爲墮樓者貨在則然也關盼盼因張尚書死燕子樓耳貧家姬早抱琵琶矣白舍何人區區挑以詩不爲關笑乎琵琶婦老大嫁商人因事馬稀耳青衫濕真江州痴淚然白哭謫哭官哭貨非哭妓也紅綈奔俠矣無虬髯當終厭衛公窮紅綈易虬

鬚難賣臣婦羞矣明明懷利無怪也道韞天壤之誚何也特王謝閥閱不敢效羞婦其心則已過矣總之務光抱石太伯荆逃仲子織屨延之畏見王公避塵目不忍見耳不忍聞憤疾以避愈知貨尊自計然授法鴟夷子皮子皮傳猗頓頓傳葛駝駝后繁衍遍國中當一望而稽首角崩焉客啻不窣得未曾有屠門大嚼口饞打手

宣城施愚山評曰其言瑣雅痛快滉洋無範殆以東方滑稽之舌行蒙莊奇恣之筆者乎末一段男女之際尤可斷腸千古女子憐才文君第一文君

非遇相如必不肯奔奔且當壚不耻者以文君愛相如極故心死也相如復有他心那得不妒若無白頭吟文君爲無情無才之蠢婦矣相如寧多病消渴且死不忍薄文君文君痛相如之死至自爲誄不逾年亦死謂文君爲千古之貞女烈婦可也桓宣武夫人見李勢妹擲刀相抱曰我見猶憐何况老奴桓夫人固此多情桓雖英雄不得不受制理勢情皆然也余嘗謂古今婦女惟文君紅綈乃許其奔惟桓溫夫人乃許其妒此又是一重公案山長以爲然否

客問二

客曰虞生曰得知巳一人可以不恨夫聲求氣應四海嚶鳴道合則契何限一人得毋語狹而見曲乎了菴曰客何謂也客曰史書十七無從悉數近不稽今遠不取古五倫彰著洞若觀火夫君臣道合堯禪舜受父子一心啓贒繼禹妃聖佐文旦才相武師友道合孔樂顏子知巳不乏一人奚取了菴子曰噫悲乎哉凡子言悉世俗貴耳賤目隨聲逐響趨利附勢非眞知也眞知者君難強臣父難強子夫妻而床栜乖兄弟而鬩墻起師友淵源戈矛不已夫義士叩馬君

難強臣也木主戎衣父難強子也孔妻世屈夫妻乖也東山斧鈌兄弟侮也晏西沮孔朋友忤也眞知者無所爲而爲之也舉世譽譽之非知也衆人知非吾知吾之知非衆知所以爲一人知巳也客曰曩者余言胡爲乎其不然也了菴子曰堯禪舜有鰥玄德不聞堯物色無聞之有鰥也使有鰥無聞堯且不知也聞而知之是舜能使堯知非堯能自知也非堯能自知藉知于聞凡爲君者皆能知之何必堯也啓贒敬承繼禹不聞禹傳位于謳歌訟獄之先也使無謳歌訟獄禹且不知也歸斯授之是啓能使禹知非禹能

自知也非禹自知耤知于衆凡爲父者皆能知之何必禹也好逑淑女不聞蔓寐僻陋之女也使非窈窕文且不知也非文能自知耤知于美凡爲夫者皆知之何必文也武相旦以才美不聞武相晉蔡也使公旦歛才武且不知也以才用之是旦能使武知非武能自知也非武能自知耤知于才凡爲兄者皆能知之何必武也顏賢孔因賢之不聞賢及宰予輩也因賢而知是顏能使孔知非孔能自知也非孔能自知耤知于好學凡爲師者能知之何必孔也凡此皆有所爲而爲之也必也如堯于許由乎由石隱德無可

名與堯顯晦殊跡趨向不同忽禪讓由方洗耳堯知由之厭已讓之恐後者知有由不計由從遺洗耳不嫌也樂其從嫌其遺是世俗之知非真知矣故禪舜者因由不受無可付托姑且付舜也初不從舜起見也則堯非舜之知已于由乃真知已矣必也如太王于王季乎太伯虞仲皆聖德獨汪季非僅以賢汪意明矣太王遷岐何心子孫有天下非爲天下明矣倘爲天下太伯胡不可何獨季也是但知季不計季之后戎衣否也禹全爲天下非爲啓也若爲啓當先傳啓何意反先益也傳益不受方傳啓是因民情姑付之也則禹非啓知已太王于季乃真知已矣必也如禹于塗山乎塗山何美禹娶之禹治水化熊塗山見而惡之亦化石禹不以惡態之嫌化石之醜且扣石拾啓歸與文好逑遠甚文蔓寐反側者泛加思慕初未實見妃狀也偶得妃美且德而樂之安見不妃即不樂也必也如舜于象乎象殺舜思妻二嫂取琴瑟而舜實愛而封之是但知象不計象有傲若象賢而舜愛非真知也武末受命非旦業墜矣相旦爲王業非知旦也且逆計晏駕后成王幼冲欲不相旦何可得安知非無柰何相之哉則武非旦知已舜乃象真

知已矣必也如莊惠濠上遇乎相視笑莫逆心既不言而笑矣安有逆心既莫逆心安所容言孔之于顏與言終日初疑如愚退始知足發不知回甚矣是孔非回知已莊乃惠真知已矣諸如齊王于宿瘤宿瘤惡有目者共知齊王愛之覺天下少此瘤者漂母飯韓哀而進食初不計日後侯封千金厚報并袴下重辱若不見者并蓋世之才若不問者李陵蘇武行跡異途蘇不鄙李李不忌蘇贈答慇勤何其深至綈袍贈范初不記范夙搆真故人戀戀矣伯桃羊角哀并衣食存友身死矣豈有爲乎壺漿處子投瀨滅口蘆

中丈人覆舟滅跡不惟無所爲且不留姓名人世漸离報荆卿矐目擊筑聶政毀面屠腸政姊撫政而哭政知姊必死乃毀形姊知政毀形爲巳故大哭自殺豫讓裂衣自刎襄子假衣成讓志讓爲智伯知巳襄子又爲讓知巳諸如此類乃眞知巳也若曹瞞愛丁儀刖目欲與愛女似矣奸雄籠絡非眞愛丁也果眞愛丁才爾正平楊德祖孔北海非才乎何不妻且殺也藺相如忍頗辱似矣爲公家也召忽于管仲似矣爲君也伯仁救王導似矣弄印玩忽何也至管寧華歆陳餘張耳寇隼丁謂始交終讐杯酒慇勤素交捐

解錙銖細利道義頓忘好色忘德趨勢棄微利害切身遠嫌避謗殺人媚人落井下石此末世紛紛爾爲知巳者不足汙齒牙壞筆墨也李龍湖云我要人說好便苦鍾退谷詠龍湖云世無知我者能殺亦云樂嗟乎見道之言也虞生知巳一人客以爲少夫一人又何可得哉

客問三

客問丁苓子曰王安石之青苗害止一時後世交惡之至八股業害及萬世然何以不䘏而且簋祝耶丁苓曰青苗之害害及愚者八股之害害及智者害及愚者則傷國脈宋是以巨害及智者反延國祚萬世是簋祝何以言之夫智勇奇崛之士其精神才力十百倍于人使無所收束則必相聚走險故立八股使之自束髮至于皓首天昏地黑消精喪志于飣餖章句之中非今者黜近古者屏不唯聰明才智無所設施弁九墳六籍皆閣而不暇博涉不知世界今古之

大其志不過以得科名而止及白頭窮經老死棘屋不遇者且誠子授孫蹉跎接踵而不悔即偶倖遇者或刀俎鼎鑊覆宗滅祀而不怨陸粱之徒一入是中志氣畢餒可以亭長縛之是以國家收其用而免其害當始皇焚書坑儒亦欲愚萬世耳目不知陳勝吳廣蕭曹信越不知書之人出而攻之使當日用安石八股法則蕭曹信越皆在埋頭呫嗶中安能斬竿而起乎是安石之智高始皇遠矣客曰始皇築長城築愁築怨五代挑黃河而天下亂何智術好大如此丁苓曰非嘗之原黎民懼焉難與慮始可與樂成聲吠

之徒是非倒置夫長城乃萬世之功後人受其庇若
非始皇才智安能創剏非嘗令城圮一角一口猶藏
靡百萬不免于毗兕此萬里之遠哉黃河之挑為後
代漕運之利功亦不在禹下今書生動議長城挑河
不過曰建國在德不在險殊不知在守成之日故容
此輩空譚仁義耳如洪水泛濫若無禹疏鑿何以得
安流當日禹剏非嘗何減長城哉如太公避狄畢竟
踰險而避武湯放伐畢竟收兵牧馬若徒虛誇忠信
為冑禮義為于是梁武之麪犧可驅侯景之廹逆王
莽之抱符瑞可敵更始之誅夷乎不僅此也鹿臺鉅

橋卽為紂惡不知武王伐商之後尚有倉廩府庫乎
是經國所必不免也何獨以惡歸紂乎子輿氏曰紂
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看當剖比干尚云聞聖人之
心有七竅是尚知于為聖人也惟比干精忠欲自剖
心以悟主故剖之不然紂亦未必殺觀箕子狂而不
責西伯囚而復釋可知矣凡此皆睨近所難能總之
紂之惡不在鹿鉅秦之暴不在長城五代之亂不在
黃河安石之虐不在八股聖人不以人廢言況功在
天壤乎今人知篾視安石八股而忌秦紂五代之功
是尤書生虛譚仁義之一證也

客問四

客問造化顛倒陰陽失偶如孔妻世出諸葛醜女蔡
琰入胡易安非偶種種不可勝紀造化何心而若是
乎了莽曰否此造化欲紛擾世界往往生此乖謬若
復一一得安其所無抑鬱沉憤何至種種變佐乎古
如男主之滛莫如海陵女主之滛莫如武曌使兩人
相遇則海陵為所制不暇徧烝臣妾武曌為所昵不
暇寵張薛輩豈不傑主才后乎馮道歷事五代稱長
樂老于無不見容夏姬雞皮三少妻諸侯大夫者屢
或巨身亂國無不見惑二人者必不僅以佞售色取

當別有固恩弭寵之術若其相偶道自能彌縫姬意
姬必能從一道終五代三少眞長樂哉不韋竊國綺
園之女亦竊國末術多跡若其相遇一時變詐相輔
亦必能善後楊雄一代鉅儒而作新美頌莽諛詞駢
叠無所不至至墜閣不耻蔡琰一代名媛入胡贖歸
猶戀戀出腹之子努力事新人遂蓬跣溺淚請曹公
免董祀之難男女何一轍也若兩人伉儷十八拍之
笳音增為劇秦美新之明堂辟雍矣劣者故爾優亦
當然月中昇婦武夷籛鏗若其同諧天寒九秋姮娥
不寡七十餘娶彭祖不鰥伏生傳經書于秦灰之后

曹大姑續國史于固沒之季兩人淵博共處一室繼后開先李易安辛稼軒生竝濟南塡詞絕調馳英騁豔足爲比肩黃石公識張良于圯上漂母畜淮陰于賤貧才智旣符時地不舛惜未匹偶以佐漢王天下英雄皆當入彀留矦不至隨赤松淮陰不至罹鼎鑊矣留矦報韓輔漢而有赤松之游西施滅吳報越而有五湖之歸心跡同其光明志節同其堅白合之佳偶兩無愧赧客曰范大夫已堪作配何可另偕了芥曰范大夫晚節末路什一是營豈若留矦之翛然不滓遊方之外乎故他季西施贈詩王軒素衣千載無

人識之句范大夫早爲吐棄矣昭君以國事嫁單于猶不從胡聚麀終全漢節墓生青艸千古芳香蘇武持節牧羝一十九季不失臣節使武以嬙爲婦又不知何如奇烈生妻出幃之語李陵何從致其口實乎高漸离非有郤于秦也爲其友荆卿而懷鉛擊筑也聶政姊非有郤于韓累也爲其弟政而毀面屠腸也使漸离爲夫政姊爲婦又當繼离報秦矣世稱信者輒曰微生孝姬然二人皆誤用其信尾生橋下候女子不至而死設女子卽孝姬必不失約尾必不死孝姬臺上候符不至而死設卽尾生必持符至姬必不

死矣至于名可得聞人不可得而見者蘆中丈人乎壺漿女人乎二人當相偶于冥漠之中然後爲快擧耳惟宜偶不偶應合不合此缺陷世界之所日孳矻患也而又何恠乎

小引

某早季事八股不就役身胥吏間然其意欲灑灑絕俗者大約如古抱關吳門卒之類余許之生乃持生平所著屬余余遂搖手噤聲叱咤不置笑其誤認不俗今人動欲托于文士栩栩然稱不俗嗚呼不俗豈在文哉世典也以人材其衰也以文事周東遷而後百家爭鳴徒亂人國始皇盡儒者坑之不爲無見故漢以無文之蕭曹而興以不學無術之霍光而中興及其衰也莽之亂非無文如雄歆谷永者操之亂非無文如應劉陸荀者亂不能已從而增熖加熾焉晉

室江左風流王謝清談日盛五胡之擾終無寧歲唐之興也策如尉遲猶能開國祿山之亂風雅如林不免玄宗幸蜀摩詰詩畫絕世若非凝碧池頭之句幾不免受汙及肅宗中興則汾陽起于旅卒未嘗文也宋室理學倡明可云等文章而上之矣南渡之後侵削以滅然則人材不關文章文章不關世用了了可見某乃欲波波吡吡尋行數墨墮文士障何其謬哉願從此絕口無文以存古抱關吳門卒之意則爲天下眞不俗人矣

題陳則梁海月菴公據冊後 余爲作菴藏圖

則梁老子具大智勇了生死關亦釋亦玄非空非色散金錢作佛供不佞浮屠引賓客入壙中豈惟達者悟來海月現前寂後梅花蒲屋曰且曰丟曰非不作綺語不作了義空中書經自成蒲字爲園爲菴爲藏即是究竟即是涅槃如意生身神通遊戲了菴五戒再來摩詰幻住用插風手現衆寶光收刹土于刹那須彌納芥開空花結空菓黃葉止啼若作思飯蒸沙何啻隔羅觀月當與過去臣虎現在个亭同作轉語未許他人道隻字

爲范潞公寫七松圖題之

七松者何報國之七松也報國松不僅七而七之者援其尤也潞公意也松七幷七其狀者凡松龍鱗石皴報國松膚嫩如桐生苔繡或如杉檜須鬣不一也松生古刹亭臺不存遠峯忽秀者何千秋萬歲後滄桑或改安問亭臺庶幾一識遠山而誌松處也遠山者西山也卽天壽也山麓婆娑箕踞者王子與范子也松有時稿山有時移筆墨有時變潞公與余精神在天壤不朽也髯美者范子潞公矍瞿骨立者鄙人王子了莽也

題畫卷寄堵牧游先生

乙酉初夏避亂山中兀居無事閱吾鄉李先生孫子說印畫理遂悟益深因製二圖頗有常山蛇首尾一擊皆應之意大娘舞劍器張旭悟書事不同而理相感信有然者夫兵之爲道變化莫測在今日不可全于故紙中求古人成法季代遍殊地勢亦異則法有前人之所不用我用之奇計有前人所未用我用之得亂處整虛處實絕地得生危地得存在廟筭者之善藏其用也故畫亦然格雖備于前代然古人原自出手眼初非垂法後人在後人宜得其意不可過拘

其迹近之學者人各習一家且動以家數爲言惟恐一筆不似夫古人自出手眼惟恐一筆之同于人何今人舍卻自已手眼惟恐一筆之不同古人宜乎有今古之不相及也且古人人與骨俱朽精神邈若河漢必不可得而摹擬之不若已意縱橫變化及無窮盡也推是寧特畫哉

戲題畫贈李山顏

人生世間當艸衣木食證儒證佛或一丘一壑怡情悅性次則綸巾羽扇指揮三軍又次巨商大賈擁金自豪飲醇酒近婦人左絲右肉最次取巍科婢顏奴膝事要人固寵位爲長樂老子握權納賂高軒大牙誇示鄉里小兒門生故舊乃舍數者不爲何自苦含毫吮墨效三五賤技爲人役雕虫小技壯夫不爲雄尚能言之余何頑鈍至此方自痛恨欲焚筆硯令兒子輩蔽聽塞明日持籌于母牧豕牧羊飯牛祝雞種秫灌園千倉萬囤江艘海舶往來大洋利市三倍珠寶山積然後覓巍科出入將相功成身退製鼓吹二部粉白黛綠精耗志疲乃餐芝吐氣蒲團認取本來面目了生死大事方與山顏策之忽向余索畫且欲師我何其謬也余志決君絕口忽談山顏聞而絕倒

長兒畢姻啓 廿八月

巧合天孫烏鵲預銀河之架香飄月兔玄霜正玉臼之成緣慶三生歡聯二姓惟岐洛淵源春陵胄檜欽醇德範芳稱久著東吳弘器雅流清望特垂江左探奇蒼水玉書傳自玄夷高隱煙霞芋火識同相鄴荀龍蔚起無非奎璧之星謝鳳雲蒸更產林風之秀某族媿烏衣學慙黃卷子同彭澤惟能棗栗之知癡似汝南自分蒹葭之質何幸東床之選下及逸少阿兒竊恐天壤之稱上媿道韞佳淑知門楣之不易彥輔冰清喚良緣之偶逢毛會玉倚吹笙引鳳瓊漿既乞於藍橋舞象乘龍月老早登于鴛譜究生花燭雲屏金雀飛來香靄几筵天上青鸞欲下倘邀九天之謦欬何殊滿座之珠璣得效一芹之微忱不啻瓊瑤之報稱

又 親母

春秋秦晉世聯姻婭之歡東海郝鍾竝耆閨閫之範故關雎賓維風始而螽斯更兆嘉祥惟林下儒風閨中淑秀大家文藻才不亞於左芳叔隗精明智無數乎英習烏衣巷裏森森玉樹芝蘭繡閣庭前振振鳳毛麟趾某教無三世窮竝四民昔箕帚於汝南有慙嚴憲玆蹉跎於宅相僅得阿巢何幸玉鏡之臺郎同溫嶠秖念中外之寶未似元陽玆當鳳凰之于飛特修萍藻之微薦支機獲石相看河鼓星明玉臼成冊自是藍橋路近敢瞻烏瓜之儷姿遍地撒成珠玉更

聆石花之謦咳雙裾盡染芳香吕勝鵠贈無盡雀躍

招林鐵山明府啓

震澤吐奇文玉簡發靈威之秘釣天張廣樂雲車吹帝子之笙氣自東來星當南極惟儒掌毓靈鯉湖濯采發源九牧鯤鵬垂天翼于南溟族望入閩牛女耀文光于東壁是以降神申甫作天廟之瑞禎因之應運杜房爲盛廟之屏翰破萬卷于一目達過浹滌之名奏十異于六循預卜端明之業暫爾奠鮮叢爾函牛之鼎能容卽玆披郤 盤根發硎之斤正利靈香起坂魁魁驚王旦之來繡袋傳詩山水助張說之句興人之頌水火無偏道傍之碑冬夏并日祝萬壽于

公堂秋成正告獻野芹之微忱芝艸方榮某識慙脉望心慕帝江借一枝于鄧林鷦鷯倚鳳飲半勺于蠡水鼴鼠依龍煖律鄒吹頓起寒谷之色餘波泚潤遂蘇井鮒之枯移情琴韻在望成連莫逆觀魚無言惠子當月戶既修之數值海籌再添之晨茱萸呈辟壽之囊玉兎搗長生之藥紱山鶴駕來翠世之煙霞松下幔亭聽儒人之謦咳圖獻九如杖式儒人之九節餻呈五色食供神藥之五芝

題于慧男方大師畫卷

唐宋畫有士夫作家之分大都作家極合法未免神氣不韻士夫不必合法而神韻澹然此文人之筆所以勝于作家然畫品亦從此遞降倪迂蕭蕭數筆一掃唐宋之習名重當代使其執筆與摩詰長康較不無有溪澗江海之殊乙巳秋客螺川慧男盟翁以方大師畫卷見示布勢精審而神情蕭遠殆摩詰雲林合爲一人永爲墨寶并可破畫林南苑北苑分別之疑

題趙孝泌臨蘭庭本

右軍南宮皆父子相承雖書法老嫩各殊而機杼一轍今觀趙氏書自千里及國子孝泌皆以書名其淵源一堂遠過王米矣茲孝泌復不自尊阿祖松雪乃降心吾家右軍修袺遺跡眞過人遠矣

題蔡遐宣卷

吾鄉蔡子遐宣蚤季受知彙旃高先生其文章英絶領袖詩亦不讓時流人瀟灑出塵而性復介澹有守使人可敬而可親吾兄懷人亦世共爲聲氣文字交余傾慕且久實未之晤也乙巳過於螺川傾蓋乳水然遐宣困於客衆謂遐宣日昔中郎不可得得似中郎者而引之爲典刑茲典刑具在老成具在寧毋有辯焦桐而識亭竹者有才如子定可不憂其終窮也

題于司直誄辭後

余生也晚不及見司直先生然讀其書想見其人及與慧男定交其氣誼卓絕于古宛然一司直也今觀其誄詞諸賢友磬篤摯不以生死異其猶三代之遺歟慧男惓惓不忘先澤刻其詩若文與其所著書又刻其司直所與遊之詩若文又推司直愛才之意刻其海內所知窮友之詩若文孝思錫類其慧男之謂與慧男治有廉能聲螺川之民有召父杜母之戴事業未可量司直未展之志竟之慧男司直雖巳若存世之富貴磨滅與艸木同腐朽者視司直相去何啻天壤也存此可以媿天下之面朋無氣誼者

了菴文集卷之七

楚潭州王　岱山長　著
宛平　于　藻慧男
西昌　蕭伯升孟昉　校

弋山人傳

弋山人者楚瀟湘人也生七八歲能詩自少及壯無有間刻嗜古極博無書不讀尤精通三教性命之學與人談終日夜不倦雖諸學人莫有詘者又傍及著卜星相符籙篆刻雜技至於書畫法不一家變幻莫測性清靜方正耿介不同流合汙然外貌冲融口吻滑稽觸境遇事詼諧謔浪不知山人者多目為狂山人實不爾也山人至性孝友廉信慈讓五倫無缺行父母族黨姻屬有不足者皆推食解衣生養死葬之事歷歷可數性好客典衣供食唯恐失歡有叅其神弇者則剖腦膈共患難遇一技一能口誦不置蚤季丰骨稜稜與世寡合壯則歷盡磨礪深自斂晦與時浮沉若碌碌指柔無所立異人侮之不計究義不可此中耿耿不少貶損世亦莫能測也山人足跡三吳燕趙齊晉江越至則覽名勝交異人人無不傾倒山人者然不知已者忌之謗之且欲殺之山人亦不怍

也而皆寄之於詩文故所著最富有災異三昧五芝之
應世城稜陵我法詩餘燕游西泠種種而客簦山書
两種剞劂行世海內名宿多賞之其敘言者則有桐
城方公坦菴淮南龔公芝麓宣城施公愚山山左單
公拙菴黃山黃公勿菴虎林姜公眞源南昜彭公禹
峯東海陳公則梁西陵吳子錦雯山陰徐子伯調而
杜于皇黃九煙周伯孔皆有叙湖以南數十季兵
革山人澤畔行吟者多不欲傳名曰逸詩益古所稱
遺逸而不怨者非歟山人蚤歳登賢書庚辰計偕不
第癸未至白門閒寇𥥛驅車而返即絕意仕進往來

幕府中甲乙之際湖南城屠山人兄弟族姻死巳盡
携妻子潛山谷僅免而閭廬刼燼食艸衣木埋名遯
跡壬辰廹新令復夢春明浮沉公車然時時交友作
詩或雜身屠狗混迹樵漁行境不一喜鮮衣古服書
畫骨董時時掃地焚香有山人之意故以山人名之
山人自爲立傳繫之以贊贊之不儒不釋非隱非仕
逐風塵之碌碌效江湖之比比雋栖鴻游蚓屈蛟起
昔語綺情艷肯枯木灰死道廣太丘峻憲潁士合展
朔與周耳或名了莽自號石史

遺士沈公斐傳

詩云伐木易言斷金重交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不
以貴賤間不以生死異如羊角哀併裴存友范巨卿
欵欵下泉延陵季子掛劍塚上皆獨行一意不與流
俗波靡自世降交巳其始合終乖餘耳寧欣之徒者
相接踵求其傾蓋如故白首不寒患難可同腹膈可
剖者百無一也西泠李吉三者生而失恩于怙恃其
祖母獨鍾愛之自祖母巳吉三幾無告始出繼他姓
藉其犒飾成學然尙無師資磨礱之者吉三自念早
嬰廢疾非卓然有以自名于世即下瘞溝洫與斷梗

何異乃用志専篤涉躐詩書毎習一藝必期其成不
成不置于人物尤竊古人變法幾嘔出心血至欲奪
虎頭之席然俗士亦罕識其妙吉三乃薄游其邑之
唐棲間有知者然能叅其神氣者絕少矣忽唐棲羽
士沈公斐季長吉三三四齡一見定交遂成密契于
是飲之食之衣之將之久之同起居共坐臥求其所
以悅吉三者以慰其窮愁拂鬱之心去其所以累吉
三者以無損其英鋭少季之氣久交而欲未有倦色
毎吉三一筆一墨公斐則珍如拱璧及吉三歸省[illegible]
挽之去則悵[illegible]之且訪之湖上助其[illegible]之恩再招隱

山中吉三廹父命不能隨公斐歸忽忽若失久之且病病且革猶念不置嗟嗟吉三寒士也又早季失怙恃歡病足廢誰復有知音縱技窮三絕而憐才好士物色于塵埃中薦紳先生具隻眼者難言之矧方外羽士乎然則此羽士也眞古人也吉三今來長安技日精名日燥聯姻望姓而觸境遇事嘿然神傷余問吉三安有此則愀然有頃曰吾念吾巨友沈公斐也夫世之食人祿受人爵轉眼若不相識矧一飯不忘如吉三者乎吉三亦古人也吉三曰古人報德如淮陰之于漂母伍員之于瀨女皆始晦終顯報恩無窮

余以廢疾筆耕雲霄路絕而報德無由且沈子羽化已久又方外無子孫可下羊舌泣安得得當以報公斐者其愀然也思于無可報者以報之耳聞之世間浮名皆磨滅而文章爲不朽今幸得交先生非先生之文無以傳沈子非傳沈子無以盡余所以報沈子者余聞之亦不覺愀然有頃也何也余求友遍海內求其如沈子之惓惓于吉三者指未頻屈也古羊角哀范巨卿而下其人亦未數數見也沈子可傳也李子亦可傳也故傳者其人之精神氣誼不磨不滅非僅以其文也則余之文方藉二子古誼以傳余安足傳二子哉

節和尚傳

和尚法名仁禮法號節中爲人慷慨多氣節有經世用世才非蒲團中自了漢也故一時宰官居士無不知有和尚者和尚生吾楚之岳陽澧州俗周姓父世道母夏氏九禱太和神生三子和尚其次也是爲萬曆三十三季十月廿三日戌時其母初夢老衲入宅而和尚誕識者知爲再來人髫季即契心瞿曇老子法耻事呫嗶章句稍長往來湖湘間遇比丘梵志輒晤遘不舍遂舉家斷葷持戒皈依融通大師辛未市竹木益陽罔幾遭洞庭陽侯之難若有神護獲免和

尚乃決志空王作出家兒了生死大事時季廿有五投無學老人薙髮受具架莽潭城外初名慈照更創茅剎三所設瞿曇丈六軀槩應眞各像其中即今鳳竹也和尚客行日進諸往來行腳無不投機神契于分中事已有了徹辛巳歲乃始建殿宇僧寮又于南嶽毘盧洞禹王城創靜室癸未潭中亂和尚隱南嶽爛柯崖九龍岙參直指而鳳竹遂爲燼餘和尚復出山行救饑拯疾掩骸拾骨發願利生超死施餤口四十有八閱三月始竣已丑潭城屠死傷遍野和尚携徒若孫歷三寒暑拾骨山巢置地營塚于是遠近

益感和尙功行爭相佈施矣丁酉建齋堂香積各區一新梵像越己亥改造中殿刱三官堂彌勒堂客堂三間而後建大悲巨殿中設四面像左右禪榻爲結制地更欲立石塔莽側備涅槃藏堅固子勒石紀檀那功功雖未竟計前後再四修建不下千餘金非和尙福報而能若是乎記余與和尙甲午定交已曾三爲艸疏則前此和尙之積功累行又可知矣雖然跡其心事非僅鬱鬱土木爲佛事者葢欲於搬磚運瓦中討些子消息此中未可與一二俗人道也余因爲立傳

車叟傳

車叟者年七十餘播州人失其姓氏其人有氣魄任播業賃車載往來行商貨貝取資不踰額耿介動遠近于是四方賃車者爭歸之每車一輛車夫二車卻不卽得賃則役束手失業告饑叟卽推食食之衣衣之病且藥之役雖多不倦及車賃貨載始取償故四方之失業避水旱播遷者爭就叟其勞力過人者則爲之婚覩如己子叟無子因子之子亦眞父覩叟有役連經道途失所或酒過不法叟繩之法如官刑役甘受其罰不怨有逋其貲負其義走四方者雖千

萬里之外數十年之久遇之攝服如數以償甲辰長安歸偶賃車載行笈至汝南道上役望見瞻然一老卽置車叩頭伏謁崩首不休不敢仰覩久之衆役伴擁扶叟去至村市沽酒舖爲歡日午始罷叩之云此吾居停叟也數年前逋其貲今遇之無所逝聊以償之耳余謂役何誠信乃爾役曰此叟義且俠能得人之死力故凡我曹之散四方者皆父覩叟不忍背之今叟以老且病遜其前推前後挽百十爲羣皆我類也故叟之至一邑一邨受其賜者爭服其勞不待傳呼而奔走如騖是以達官貴人行商說士一遇叟無

不得其歡心不以叟之賤老而折節之故所過皆有贈焉了莽子聞而歎曰夫一叟也其業至賤猶能長養人材爭致死力使其居銓衡機軸之地其網羅天下英賢至理太平又何如也故特傳之以爲治世法

四代祖世玉

祖生而魁梧奇偉天資近道不以氣海佐喜怒不以眞神喪利欲抱德而隱安然而壽年八十餘顏色怡然如童每日沐浴清淨雖嚴寒不變也卒年九十五先期薰沐至時肅然坐化妣石氏亦九十夫妻垂白偕老眞瑞人也葬第二胡頭嶺花園生前川西池

三代前川

祖諱仁德前川其字也爲人仁慈禮讓執雌守中與物無競眞有道者不治生產菽蔬大布怡然自樂日汲汲好學喜譚忠孝節義以訓諸孫其日用飲食俱寄之吟咏家雖貧淸楚一室自勤灑掃興至拽杖山水間興盡則閉門高坐或弁日而食未嘗以饑寒告人卽一飯之德必不妄受于人受則思報之余叔三歲時春日戲庭中偶至鄰嫗家嫗食以餅餌祖乃厚酬鄰嫗嫗去則令跪督責泣至謂不當妄受人之食人必以貧家兒求食也父五六歲祖卽自訓雖一飲

食間几席不正不食置箸不齊不食不欲目視盤盂杯捲間謂父曰幼時習慣長漸自然目視食則有選擇美好爲口腹之人矣安可以口腹累身德其持身不苟如此祖偶一日戲孫命罷曰欲汝可進所束帶罷有難色父卽帶以進謂兒物稍舊願獻之大父雅恐弊穢不堪耳祖驚曰是兒孝讓性成異日福澤應有異也後罷早亡父竟如祖言祖識鑒精爽眞有道者矣季八十九卒凡二娶唐氏周氏生修條二子葬第一湖頭嶺花園

大父正齋

正齋諱修生而倜儻有大志每困儒術輒投筆曰丈夫有志安能鬱鬱久事毛錐也大父爲人豪俠自喜遇事果決膽識過人而精神飽銳足以相副嘗爲以公事馳驅七日夜而往返長安道尤不喜跼蹐屋子作兒女子事故四方之日多性剛介有氣節不畏彊禦邑中有驕貴縱橫乃面折其過無少貸也故里中少季相持不決者必曰取決于王正齋其不宿諾片言折獄見信于鄉如此晚季喜引導之術尤佞佛氏雖窶空減口設齋以供貧衲壽七十三葬潭城外第

一湖頭嶺花園妣張氏合塚爲生子命宜命寵命升女一適馬氏

太母張氏

張孺人劬勞聖善有古德婦風事翁姑極孝服勞奉養承順顏色寒暄侍疾衣不解帶大父四方之日多孺人獨主蒸嘗蘋蘩無缺內外宗黨一無間言大父性嚴急孺人曲意順將生平無忤怫之日雖貧賤饑寒逆境怡然自樂遇季歎家人苦之孺人獨笑語曰吾行季久矣豈今歲遂貧厄乎大父嘗引妓至宅孺人弊衿短帶應接無忤色其寬大若此至其慈愛子孫自余父姑及從輩諸孫皆躬自撫摩有微痾則叩心呼神病爲立解孺人至慈父亦至孝父季五十其

孺慕若赤子孺人鞠育亦若嬰兒或父他出倚廬醫指父心動卽歸其孝慈誠感眞不啻老萊曾參也自吾祖妣至德足以延子孫之澤者莫孺人若矣季八十三無病而終合葬于大父正齋墓側孺人志也

父荷雲行狀

子而誄親私也不忍不私者權也三代降信史亡名位顯著奕奕赫赫增美飾回遑問幽遐間有學士獨任闡幽耳食聲附實行罔[illegible]嗚呼所稱桑戶捲樞博學篤行之士安能聲施後世哉故子誄親者私也不得不私者權也先君沒從謹私製狀惟無敢苟畧順越先君之志亦無敢欺世隕越先君之心益欺世卽欺先君也狀曰先君諱命宜字玄申號荷雲行二實行一一時吾家行二或愚或殤有阿仲遵天人遂以行二爲諱先君毅然曰吾豈忍以不吉貽阿季耶吾

身當之曾大父特愛曾大父博學能詩砥礪名節日訓先君以故動容周旋中禮至七十五季猶一日者曾大父訓也然先君孝友仁慈實自天性大父正齋公好施使佛至無餘財先君典物將意囊不敢私錢身不敢私衣口不私食不令大父覺也大父沒先君營宅極周身周衣具或詛之先君曰古孝子身將營矣焉用宅也世有圖安處遺子孫是以不孝遺子孫也事祖母張孺人尤純孝張垂耋先君亦皤皤向耆孺慕之誠憂喜感動菽水寒暄拜舞堂北里中父老爭訝曰不意吾世親見老萊曾參也故一時宗族鄉

黨稱孝焉韋先生宗孔舉鷹孝云貧而好學足跡不履公庭孝以事親菽水承歡膝下劉先生思提薦孝云有惟知小人有毋永爲君子之儒語先君受知邑侯何公起升補諸生督學周公繼昌拔諸生第一食邑廩先君早慧受業叔莘衡公讀書過目了了工舉子業長而文名藉甚翕然歸者甚衆性端簡讀書外無多事鄙絕三五賤技復不枯槁墮二氏惟窮理盡性餘及地理蓍筭至豆屈鐘釜子母什一恥爲鬼笑不敢爲蟻趨蠅附虎彘狼饞畏辱親禍後不敢爲日下帷授易皐比傳經里中名宿爭先負贊上智得其

玄解吹毛伐髓中材由之升堂刮垢磨光出故鳳翥處亦能蟠嘗論舉子業曰我輩磨礱行止動忍心性正藉此要令技藝道精逈双而解若夫成敗利鈍天也先君七八歲時讀書夜半見鬼首如輪目光古燈燭仰拄棟脊俯蟠地底伎倆百出先君誦不顧十餘齡時有怪飛鳥狀繞梁百匝色黃如金切如竹隱隱有聲旋轉入地百回先君立不顧初游泮春祀例應執事夜中往黌宮舊多魍魅惑行人一怯如豕塞途先君至祟即墮水泣如嬰兒聲先君行不顧曾宿廟廡夢羌項鼻頞類先聖像諭曰吾家好弟子示一冊

頗積善宁先君　名列中識者咸奇先君當大貴乃止領天啓丁卯歲薦嗟嗟聖賢慰藉或不在名位間也方除松滋學博時長安薦紳多同里先君曰薦紳先生難言之矣吾生平罕見要人辛苦俟命是吾事鴻豈因人熱耶甲戌諭嘉魚丁丑授芝城凡九載所至竭分力不苟敬鬼神朔望朝祭三日齋七日戒未敢燕褻秉燭端服待曙一修孔廟一修啓聖繫永紳之牧馬學地者强禦斂手更楚諸生之歌飲齋廊者膠庠肅清清沒産助婚嫁之不足課篇行損浮誇之末流癸未湖南之亂其先君所拔士或爾足請師或潔

身殉節所擯士或巨命安史或敗行梟盧其先見多類此有翁首子逆者先君謂父子天性盡性乃立命拂性即災身繫其子于獄旬日翁悟以無侍老求釋先君謂王道本人情盡法是不教而殺懲而訓之謂舜只覺自己不孝所以愈孝瞽瞍只覺自己慈故愈不慈其後翁子竟成慈孝其化頑嚚類此其在松滋承陽也聞譖城守恒日生平最憤賊子亂臣一腔熱血正無剖處季力縱衰不忘焉華萬一城陷頭與城俱碎有弁夜失守執數過謂見寇即逃鼠首負腹負君逃國法必天刑弁股慄大祗先君本讀書諄行人

也而胷中有持世用世成算絕非口頭經濟紙上石
畫銅駝致慨廣武與塈志士暮季壯心不已時思長
纓一繫南越本和厚謙退人也而嚴氣正性山屼嶽
峙從善去惡擊電迅風不屈勢不誘利不變搖生死
孔子請討三桓之前滅明碎璧神蛟之側庶幾近之
至其持身主敬衣冠楚楚步履閒閒孺子衆人嘉賓
同爾屋漏衾影大庭同嚴清憲轉念于子夜伊川復
萌于見獵上蔡十季而去矜之猶覺矯枉牽持也其
接物忠恕或隻字片長時置心口引垂後訓或橫逆
兵來三反內疚令其格心此則邑中父老子弟恩家

怨家知與不知能言之不孝何言哉先君已卯歲棄
官歸寧以不孝舉于鄉也家居又八季兩飲於鄉則
邑侯賀公懋明舉之一飲于郡則郡侯周公二南舉
之嗚呼若先君所稱博學篤行者歟世言蓋棺事定
先君初病卽以遺言付不欲違聖教用世俗世俗禪
戲道戲我們讀書人從先師訓易簀之際神明惺惺
無絲毫恐怖彌留且戒曰朝聞夕可死我七十五非
不壽先聖七十三晦菴七十一今媿過之兒喜二氏
書所言五蘊皆空更何去住先君蓋久聞道者矣三
娶萬母繼也三子二女先君生隆慶壬申二月六日

午時沒于丙戌六月十九巳時口誦雲山蒼蒼江水
泱泱而逝長子載禀生次蒙庠生季則不孝岱已卯
舉人女二長嫁失所次嫁而夭載生二女一子名安
蒙二女岱一女一子名禹書安生孫昌祖禹書生孫
振祖

附先君降乩

岱少受降僊術戊子二月十三夜設壇致齋神燁燁
下椽筆書姓氏則先君至岱瞿然悲喜跪請曰大人
捐兒二季魂魄何依今何能來乃書已為神在先賢
列岱復請曰先賢何人則書同宋孝子受享孝子陳道周冊

子合墓在學後配忠孝祠于是娓娓千百言不具載岱方破涕
為歡念大人精神雖死若生記之然未敢廣示人說
者謂鬼神幽杳難知岱聞聖人之言曰鬼神之為德
體物不可遺除二氏書外書史別傳所載為神而降
人間者屢屢卽近代袁小修傳萬瑩云瑩死為社神
見夢其友瑩生則賣卜織屨也大人雖無尊爵顯名
一生人品心術不媿聖賢早季聖人夢論以好弟子
孝行又類宋孝子道周受祀享故又同人世之毀求
全聖人之譽斯實生為正人死當正祀岱敢誣人聖
人豈欺我哉

母萬孺人狀畧

乙亥歲孺人巳季男岱髫齒呱泣無文越五歲已卯厠賢書忍狀乞海內文不忍觸嚴君哀逡巡又八年至丙戌嚴君逝矣嗚呼哀之始慟之終何待哉兼際國難親之墓旦晚別不定而忍嘿無述乎母萬姓外祖思衞公嘉先君行誼妻之先君早喪兩室孺人繼也育男女五皆孺人出孺人永操石介有才智膽識壼以內無毫髮繆先君意至性過人外祖及舅氏綏急脫簪餌助晚年外宅家落卽迎養盡善盡誠送死盡哀盡大事如孝家大丈母家大母張孺人壽八十

順事如一日病則含哺彌月不倦能識書史誦訓曰授兒輩時羅兒女膝前談古今忠孝節義先君性至慈課子無嚴督孺人佐之細過務懲曰慈母敗子不樂見也岱昆弟三人得成學文訓亦母訓耳先君往都門孺人齋食早夜祈神庇先君偶見侮于巨猾劉學訓及孼子又向諸先達合憤摘發奸當局㚣執不決推官林正亨受劉賄孺人嘿籲上帝越數年劉孼合宅殯孺人誠至格神不爽多類此家舊宅隣豪右豪思併之先君將許孺人謂舊宅歌哭于斯義不犄久之乃罷其膽識類此至其端嚴肅整自媳而婦自婦而母無缺德不媿古人焉子三皆孺人出長女嫁失所孺人賫憤沒不及見次女之成笄及岱婚冠嗚呼痛哉聖善劬勞報恩罔極矣孺人生萬曆壬午正月朔七日戊時沒崇禎乙亥七月朔七日午時葬本邑九十二都大羅山下

馬大姑

姑適同邑五十入都馬氏生而聰穎過人婦有四德一無缺焉尤精于女紅一切剪綵刺繡海圖波濤天吳紫鳳一一生面欲活識書義奕數喜譚古今貞烈事會嫁失所然親駕鹿車事井臼於婦道無缺焉夫死後子不育卽誓志不再醮姑寡五十餘季凡諸侄若孫皆撫摩若已出岱丙戌舉一子生時兒母卽病又值潭城兵潰姑卽攜之入山覓乳乳之乳不足繼以粥餌推乾避濕有痾癢涕泣爲之輟食叩神禱祀時姑季六十七其早夜精勤遠過少婦今吾兒已長

旣如巨人皆姑之恩姑之恩不特岱身又及岱子是恩與生我者倍矣姑性慈仁勤勞無厭惰日雖垂白猶爲人縫裳折襪兒童敝綻皆乞憐于姑姑卽爲之其慈惠如此姑自知五行筭術時時以六十九爲念戊子八月偶病瘧姑卽語岱曰我不復起矣乃先期擶沐着生平所有鮮潔衣蕭然而逝葬于七十四都方上橋月形山嗚呼有德如姑乃至夫喪子夭可謂所遭大不幸者矣然夫喪姑以節見子夭而岱爲周衣周身且季行七十非夭而姑卒未閱月潭中卽兵大焚殺之姑乃以壽終不及于亂是姑之不幸有大幸在孰謂非天默有以報姑之德乎

叔命升

命升與大人及馬姑皆同乳者也生而渾噩剛介耳目無妄視聽心口無妄言思無私利無苟行生平未嘗渾然羲農人也有廢疾不能逐逐名場然枯坐一室誦讀不輟或發憤至流涕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欲以困補生知故諸書皆曉窮山海佐異鳥跡之書人莫能識卽指畫以告經書閉目能誦岱兒時學舍歸書義遺忘卽口授務求精熟而後止誨不厭倦也岱與兄蒙幼頑好弄叔則督責極至以前人不學廢棄者比擬尤精素問之書行藥奇中村里子藥不求價

藥臼刀圭極盡勞瘁不辭也晚季益好學誦讀聲出里巷人或笑之謂翁老矣學何爲叔曰人生有六竅不欲昏塞塞則同于犬豕經史之書讀之可以爲聖賢醫卜筭數之書讀之可以利民物人至蓋棺方可無學學豈專求名利者哉性至誠卽迅雷烈風之夜山魈水魍之鄉孤坐終夕無畏其終身肋胃之勞體膚之餓身之空乏所爲之多拂皆順受未嘗有憤怨之色也戊子沒于兵季六十五

長兄忠濬

載字忠濬原名景曾府庠廩生幼聰穎卓絶十歲能文善楷書筆濃前輩見者驚爲大受器然屢躓于童試是以文益奇遇益蹇大祇兄文一事成弘先輩如作古文濃畨跌承接起落收復繩墨不亂嘗曰制義非小道也必先認題神然後立意意初得多落第二義未可遽足當盡屛去向壁苦思于是者再得意定有異入意格已定然後捉筆故文不厭奇奇必以理如韓柳歐蘇四家之文劃空出奇海蜃市樓倏忽幻恠究而天巧絶非造作又如花有香色雖極鮮華欲

覓色香了不可得豈似近世時髦專事誦記不閱書旨如行家設客皆非已物如優家排當季季依樣雖一時奪目主司文理終欠故兄每作一文或一二日三四日五六日不極至不止一文成輒有奇思出人意外同邑宗伯李公勝芳文章名海內天下奉爲典型折節傾服目其文曰似錢似昴懸以館谷待之兄頗抱孤潔有拽裾華門之恥意每遠之然公徒愛之未嘗一援手引伸如富公之于大蘇范公之于司馬君實也以是兄久厄童試而試文則未嘗不見賞王文紙貴都邑如陳公(諱文耀名進士)試以入太廟每事問子

聞之曰題舊解直以或人長爲非聖之語而兄則謂或人與聖人同有救世之心故聖人見僭禮不欲直言君父之失則每事問是微辭以諷之或人謂曾禮已失問爲多說是矯辭以激之文中有云子貢去羊之深意也于成存質之偏辭也通塲無與同者陳叫絶批其卷云氣足食牛力可排山且着眼相題別書一義此菘院先鋒也已置第一會有要人子弟壓之乃置第三時濬嘗成平時童子每至八百人凡無賴子弟甲乙莫辯者皆濫厠試中營求前列以誇鄉里故孤寒子弟知文者厄于限額不得列而府試尤甚

兄每限于府試不得見錄文者而是以老大淹蹇可嘆也辛未始遇何公(士升)拔置第一得補諸生已卯督學王公(永祚)拔諸生第三得食廩嗚呼他人竊陳言腐句得遇者兄嘔出心血不遇之他人有片紙隻字得遇者兄必以全力方遇之蓋認題太透捉筆太高故一時主文之人多少季倖登甲第者書義未必了了見兄文非視爲刻苦即視爲淡泊宜乎其文日益奇遇日益蹇也兄負性剛介好面折人之過雖强貴不避以故落落寡合究而負宰之性無不以骨交示人未嘗微存機械即人以事欺之信之不疑耻絶

詐僞奔競之習縱饑寒交迫未嘗一至訟庭仰面權
勢俯身市井古人之道庶幾乎衾影不媿末世于兄
僅見之矣丙戌丁亥之間名爵正濫有勸兄仕者兄
耻爲時俗韋效顰寧困守不顧戊子兵難被擄後得
放卒于道季四十六葬九十二都燕子巖娶闞氏同
時遇難死節生二女長嫁王元珖次嫁諸生曾士瑾
二子長古樸季十九夭次鄕保名安岱撫孤

次兄蒙

蒙字次木府庠生生時先君夢貴人軒冕至舍生而
有材幹當丁亥之亂明兵潰者遍刼殺村井一夕兵
暴至兄庄兄堅拒戶兵益肆暴家人一時失策俱避
兄思暴客入室身將不免被困不如勢敵暮夜之中
彼安知我衆寡此諸葛焚香掃室禦司馬之謀也乃
自鳴金撤喊兵果畏遽退次早至者揚幟他駐戒不
入室兄膽識類此娶甘氏早季生子古道慧而夭後
生赤孫明孫皆殤止存女二一適楊氏次幼兄沒于
兵時戊子十一月廿四岱收葬于九十二都狀元橋
麻公石卒季三十四

髮妻周氏銘誌

髮妻周氏同邑太學統春周公長女諸生謝玕則本生父也娩娛卽育周處絕憐愛如巳出季十六而難其配余髫季隨家大人四方有孤山處士子鶴妻梅之願巳卯迫父兄命入棘圍遂刈贒書內父心高其誼以女妻之亦迫父兄命聘焉辛巳始親迎辛巳及今甲申只三季餘耳三季能使余悼巨悽愴若奉倩稱人難再得者皆妻德也妻事親孝御下慈處妯娌和事余敬余躁幸之性喜怒或有過之妻惟以順爲正未嘗徵露喜怒之色逆余余御下嚴憲妻相濟以

寬三尺童子無惡聲焉至于居閨靜穆幃以外肅肅無人聲妯娌靜躁或殊處之睦然善也妻今死內外大小遠近疎親無不痛其賢悼其夭繼之慊慨唏噓者也友人聞而嘆曰閨德稱難者二首妬而俗次之然不僅誦洛神而投津羨夭楒而伐樹然又不僅買臣之覆水難收季子之位高生畏卽衾影色笑之間對面而塵氛集鄙吝甡自不少余因是而益念妻爲眞難得矣余好弜戀光景花晨月夕吳姬酒肆顧曲審音妻視之坦懷且嗟余貧不能歌楒葉詠小蠻也今季有贈余侍兒者余拒之妻納之欲以廣嗣路去

季客白門買姬流寓後值叛師截江南不能與偕妻聞之而薄余余方內疚不逮妻慈惠也余不解營什一恐爲鬼哂金錢無隔宿樸蕩者身恆苦貧妻怡然脫釵鈿資不足且日天壤有王郞貧何病余方內懟不逮妻曠達也嗚呼不妬不俗于妻庶幾近之矣猶記去秋逆獻陷湖南僞徵索余方急余乃辭父兄棄妻子欲吞炭漆身以自隱匿不則常山侍中裂面屠腸不顧也而一時親戚故舊懷短見且爭以爲榮而勸駕者乃曰是徵懸高爵待子久矣邑中士大夫方思致身其間而子徒自苦如此妻則獨符余志相資

遠遯誓以身當不測且涕泣悲憤幾隕血而斃又脫釵鈿資家大人脫余綱家大人冐兵刃水火全余生于萬死中再生我者大人知我資我者妻也妻之忠義氣節明哲達智又寧僅一女子不妬不俗已乎嗚呼心之悲矣曷有極止絃斷柱折在尋常不免慟愴矧賢如妻者哉余家寒素三季無以榮妻今死余卽他日極世寵榮無可及妻者况其萬不必得惟幸薄劣之身交多古人有詩文以示地下妻死如不死矣妻生甲子季九月朔一日未時卒于甲申季七月朔三日巳時季十八歸余一季餘而生男母孫又一季

而生女棄貞母孫先妻三日巳余大人忽三月之棄
貞更名貽痛哉　銘曰女子之德也以順爲正汝則
得其正也淑女之配也古稱君子余縱有慙德焉未
大甚也汝雖壽二十一而不可言夭二十一稱靜女
焉雖字三季而不可言促三季稱德婦焉世之賤且
悍者即百季何美哉人難再得好物不堅汝夫不幸
於汝何怨

附哀詞

嗚呼妻之巳也夢耶眞耶入其室登其牀蛛絲塵而
網戶妻風颯而掀帷出其堂撫其棺對明器而無人
焚楮錢而顴鬼傷心慘目謂妻巳也是耶非耶立而
望之姍何翩翩其來遲雅而寐之音容笑語恍惚在
茲則妻未巳也夢耶眞耶以爲夢耶妻已不見七入
日矣生死異路永作長辭以爲眞耶妻季甫二十一
耳今夙何愆罹此慘數嗚呼痛哉妻淑順貞靜孝讓
慈愛人也歸余三季三季如一日余性躁妻不見余
之躁余性疎妻不見余之疎余性察妻不見余之察

余清夜以思謂世之淑順莫如妻貞靜莫如妻孝讓
莫如妻合之古而揆之今或出學問鋪張易其外而
難其內或出高明矯枉易其始而難其終未有喜怒
不形內外合一初非習就總由性成如妻始終如一
日者矣佩帨之益余方引爲閨閣良友自謂得以終
身寡過豈料其半途夭折遂至如斯嗟乎妻無夭折
相無夭折命無夭折德故妻病惟冀病之即痊病危
猶冀病之或愈乃妻則胡然而病病胡然而篤胡然
而長逝不顧至永訣而無一辭死者魄化魂遊生者
眼枯心裂豈不慟哉尤可慟者去秋偕妻避寇山中

是皆貽女孕妻腹母兒乳妻懷水火刀兵難辛恐怖尚獲全此餘生今安居無幾母兒先逝妻繼云巳貽女孤勢狼狽萬狀妻于顛沛流離之日而得不死於安居牖下之時而卒不免于死豈非命耶尤可慟者妻事余二季交相敬德順親宜家古誼足訓復坦懷達識不落俗牽悍妬之風閨之塞耳最喜余任情適意及此抱疴見棄傍議妄推謂余有茂陵之思妻有白頭之嘆妻半生貞淑賢讓反因此一言幾揜其名累其德豈不慟哉汝夫世外清散之人汝素所知也矜不樂夫婚宦既豈聚于貪癡偶然三歲皆因得妻

而賢得子而慧豈意無首頓至妻賢而夭子慧而殤人難再得悲莫悲兮好物不堅雲消玉碎天乎命耶涕淚漣洏

言念

絃斷在摧莫續鸞膠之響芝鋤蕙折未成玉樹之陰旣已掐掌血流空懷舐犢豈意傷神閣淚旋夢臼炊思無重圓復生之人謹仰諮幽超冥之佛慟念巳妻詩稱貞靜古曰德容閨門屈指幾人半生撫膺無失巳男母孫珠明玉潤不媿童烏霞氣秋神何慙項橐三季而夫妻子母等若萍聚花鮮一旦而生死存巳不啻電光泡影以此善根羅諸憐刼天道旣巳難問地府未必無因因思妻男命終正道不墮水火刀兵之數在現在應稱福緣獨痛此修短乾期未免疾病

夭折之傷自夙根不無黑業反覆哀號末由援救非藉佛力難出幽途但裕素逃章句全昧宗乘恐徒竭盡私忱終無資于普度惟佛心悲憫有感卽通寶濮弘開無幽不援五體投地願度生者之愛河一念皈依不至逝魂于苦海則七七惡趣沉迷忽忽人天歡喜

又代岳母

兒女情關偏値夭殤之數死生事大益增斷割之難恨無偕術以囘生祇賴佛慈而超刼痛念亡女性貞行淑德孝心慈外甥孫器宇天成靈明夙付一啼一笑相關非朝非夕之愛豈期旬日子母相繼云亡遂至膝前恩愛從茲永訣諒其在日修持故無夭折罪業或自多生刼內至有寃對牽纏茲當五七之期仰祈萬億之一佛一化之佛兆亡女亡甥或泥犁墮陷賴佛援之天堂或異類輪廻賴佛出之人世或魂遊魄散賴佛引升或幽滯冥迷賴佛津度在生者之信心持素懺悔頗誠而死者之少業無愆脫離庶易願從此而清涼是所望于諸佛

叔祖莘衡

莘衡諱任西池子也莘衡爲諸生屢試高等食邑廪以文字名事親最孝舉行者再家貧惟以筆耕自食一切蠅營蟻附耻絶不爲明大宗伯李公騰芳筆硯友也及居要路有驕色叔祖即賦朱穆之篇分晉寧之席雖終身淪蹇名場不復作貢公之喜因人熱也後以明經謁選京師久不得缺金盡裘弊而李公正在館閣未嘗一仰首干之而李亦漠然無故人戀戀也于是竟以貧病卒京師李頗憖乃奔其柩歸捬淸議云生二子長庚長蔭已卯舉人女二俱適諸生弁唐氏今葬湖頭嶺木蹟頭

叔長蔭

長蔭字逵人一字培仲登己卯賢書爲人灑脫不群雖極貧困未嘗有慍怍之色早秊從學先大人聞一知十爲文如河海浩蕩雲霞蔚鮮捉筆千百言不加點竄名藉藉諸生中己卯中試七十三名頗喜娛聲色或譏之叔曰余豈須臾忘牛衣中泣哉蓋吾鄉炎冷作窮秀才時諸貴人公子登場顧曲我輩寒酸搖手門外不納今聊以娛之耳究而叔之豪華自喜自諸生時有之不自登賢書後也壬午得肺疾死秊四十八咸謂叔以聲色伐性嗚呼世之死者多矣豈盡

聲色哉叔死不一歲即有獻逆之亂又數秊湖南刼灰四野白骨遍丘一時賢愚俱爲鬼伯聚斂所稱名位自保頑軀者又安在哉孰有如叔之目破空華蜉蝣世態撒手雲煙爲快哉丁亥余以術召儒叔靈附爲因問曰叔身已歸析能無痛乎叔書曰痛從何來我以游戲人間爲快耳若叔者則近道矣娶謝氏繼陳氏生二子俱夭葬湖頭嶺木曠頭

了莽文集卷之八

潭州　王　岱山長著

兄　廷璧穀紫
　　命岳耻古　校

懺心寺募疏

吾鄉先逵李先生湘洲爲祈嗣計創懺心禪林于潭城之西郊後嗣竟斬世遂病先生不當佞佛佛不能福利人而梵像精廬摧廢幾盡十秊後衲師淵脉自嶽移錫于此心傷佛事傾鉢資開堂接衆且欲荆棘叢莽者一新之爲說戒譚經地居茲二秊大志未遂

世俗遂以先生因果爲疑而衲亦語塞一日余禮祖塋過其地舉以問余余曰否否佛之因果莫大于是先生之嗣續莫延于是何也夫來于廬而歸于廬者軀殼也來于廬而不歸于廬者眞性也先生之生如日星河嶽出其餘緒足以經世持世得其眞詮了徹生死大事炳耀千古凜凜有生氣然則先生何嘗一日已哉且也潭中兵火其所爾輪然奐然歌斯哭斯者皆爲秦灰刼燼其所稱玉樹芝蘭森森皆次者皆歸北邙枯骨而先生之禪林巋然如魯靈光殿梵鐘魚磬不絕朝昏過其地因而景仰思慕先生之爲人

則先生之死猶生先生之絕猶續其視世之蜉蝣蠢動行屍走血何啻天壤哉則今日𢿘者自有世法一流人信者自有先生一流人矣

鳳竹菴修像疏

如來五蘊皆空當身無着何況金漆土木因緣和合四大假成合諸世人貪相忘眞但諸佛菩薩間世一出端正妙好種種不可思議故我佛如來毎於說法之際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使人天生歡喜心五體皈依各得證性如茲末刧凡夫何緣得見如來必須金漆土木因緣和合假成四大使諸凡夫得未曾有以是種種莊嚴雖名見相實乃現眞悟者見眞不名見相鳳竹菴諸佛菩薩像歷諸刧灰百身苦𦽏不復完好衲師節中立大弘願欲修諸刹復新諸佛恐信

心檀那不能兼捨了菴王子爲說偈言修建佛道塲實爲佛存法欲使見如來此法不消滅如來何處見見之莊嚴身莫謂金漆等不起皈依心既是諸刹宇丈六宜兖明譬如有八識六識爲根塵八識爲主人主人既不得根塵安用存若吝諸施捨請觀昔太子夫人且不惜何況財寶耳施故無重輕各隨其等量募故無等因請願同具足齊發無量心

募刻法華寶塔疏

釋氏之教自有而無以心性了徹爲歸宗以真空不壞爲究竟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故土木金碧色相莊嚴俱屬空花而四十九季所説三藏十二部亦云黄葉然諸佛菩薩往往示現設種種莊嚴神通游戲不可思議借色現空覩空忌色則一切有爲之法正自不可少也雲間顧世楨括士奉浮圖法積精累神二十季寫浮圖像高丈有餘尺書法華全部旋繞塔屋字如蠅頭珠貫鱗比層級位置俱依佛位天巧幻窮人思路絶摩尼之光中邊皆徹靈曜之影智愚咸觀

塔成付衲侶惟印刊圖建閣廣布法界于是又二十季合書塔之歲已週甲子甲辰冬惟公始自嶽之星沙以完本願事已達于宰官工已得其一簣思卜千佛道場貯塔建刹以其始末命予疏之余思是塔歷二十季而成歷六十季始出世其精微不可思議是必諸佛菩薩示現神通游戲借色現空觀空忌色不可以有爲之法論并不可以阿育之功德論善財聞華嚴一字毋得一三昧將有覩是塔經而悟入者寧僅作實相觀也哉

鳳竹菴修造疏

佛之教精者了心性粗者説因果因果之説智者誕之愚者惑之中材者若存若亡之自數季兵火城是人非華堂廣厦化爲茂草荒煙而諸佛道場巋然如魯靈光殿金碧莊嚴梵音貝響朝暮不絶其故豈人力爭哉實佛如來道法弘庇及諸賢衲願力弘深所至也潭郭外有鳳竹菴者創于辛巳衲師節中爲開山凡修建四次無倦容施者無怠色甲午歲又欲起而新之廢者思復葺者思理問于王子王子曰出家在家凡數修不倦刼火熖中獨存遺趾此中因果了

了現前見者自應悚然爭精進心無退轉想誕惑存亡四心頓時消滅黄金布地豈獨給孤已哉若不然者吾師當以金剛志行菩薩行昔賓頭盧以神通破餅母慳于地中湧手作乞變水火生死數相豈尊者好爲變異動衆作此波波吒吒不了事蓋欲餅母破此貪嗔癡一聛關悟得證無上道豈諸信心必非餅母吾師神力定如賓頭布金作供亦如給孤矣

題所畫秋山贈蠢牛和尚

萬物搖落山紫楓紅是山林者都無實相何況此紙相愈不實何故觀此寸楮儼然一泒秋山若云紙上實實有山手摩卻無一物若云山在眼內何故捲紙卽無又是山是紙兩不相入何故紙上忽成大地山河若云從手所生是應凡手都無異處何以能與不能巧拙各異若云從心所出是應凡心都無差別何以知與不知智愚不等又是心與山兩沒交涉何以是心忽出是山而來紙上若云山自入心如此肉團實無有山若云心收山色而發諸紙何以無青黃墨

黛等色不能成山若云諸色和合所生何以不經手染遂不成山又天下之山數無增減何以紙上卽無定數又天下之山有時變遷何以紙上卽無更變厥師一一開示

清淨葊募引

余家溪上左右多梵舍往來多緇侶清淨戒律者故多游閑行脚者不少每日隨喜掖晤無不以募告以疏求予口雖諾而心非之有清淨葊僧雲空者葊最陋僧最貧余獨心憫乃始為疏以告諸長者曰夫僧之有募常也然有不得不募者有可以不募者有可以不募而募竟得者有不得不募未必募募竟不得者法像決疑經云有諸衆生見他集聚作諸福業但求名聞傾我財物以用布施及見貧窮孤獨呵罵驅出不濟一毫如此衆生名為顛倒作福癡狂作善用

財雖多獲福甚少此不特募者非而施者亦非也今僧雲空野朴無鋳不作出家兒行脚態遂至方丈荊榛疏璃缺淡世尊塵埃有不得不募之勢乃僧雲空媿墮出家兒行乞之叔閉門靜守恥口言緣而在家者又復輕其寒丐鄙陋不一結緣誠有如決疑經云云者是豈吾人作佛之意哉諒諸長者必不爾爾與余烏得不疏

盂蘭疏

目連念母沉迷鬼趣乃爲施食諸佛菩薩不敢自私其母并拔一切世間餓鬼此盂蘭所由設也然儒者惑之抑知伯有爲厲子產謂其取精宏用物多鬼何常一日無哉聞之王者澤及枯骨夫能及道傍無知之骨澤莫大焉矧能拔其魂魄于泥犁幽滯之中者其爲澤不逾大乎則盂蘭又世界中斷斷不妄者也潭自戊巳閱歲幾無孑遺其在死法者五曰兵曰火曰水曰饑曰疫五死之外復有二巨曰虎狼之噬曰苛政之猛所稱取精宏用物多者白骨青燐幾與丘

平壠積無首有身之魂血淋肉腐之祟埋艸淪煙臥沙枕土號笑于月落星稀啼泣于天陰風雨遂使幽寃戾氣鬱爲災厲蕩爲妖氛若非行人弘慈幾令輪回多刼于是衲子大設法會一洗幽陰欲使泥犁者出冥迷者歸寃者雪祟者消餓者飽呑鐵吐火者清涼寒氷冷雪者溫煖世尊自念低眉仁人能無惻念則凡懷菩薩行有聖賢心與夫一切具佛性良知者不頂禮十合共度三生者未之有也

東嶽祠引

或曰東方嶽神好生者也數年來水火刀兵人之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是神降之生不能保所生安在其爲好生也神無知耶無知不靈不靈非神知而不救耶不救曠職非神山長曰誣甚夫神卽吾人所自有之誠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氣聚于東方在人卽爲誠誠不散則爲神嶽神之類是也人以誠感神則神應神何嘗哉故悽極則飛霜振風烈極則貫虹返日德修而祥桑乍巨王昏而隕霜不殺和見瑞乖見怪至誠之人造化無權與神一也至亂之世其鬼不

靈與神巨也數年來世道之水火與人心之水火孰甚世道之刀兵與人心之刀兵孰甚是人方戕生造死神其得而好生救死乎或曰若是神可廢矣山長曰何可廢也古人設像建祠以罪福禁人殺機後人止事虛文如極惡大罪生前止以一二佈施消之死後止以一二經讖消之如人間世賄賂請託事故祠像不能禁業反足增業豈立神之意與神所自立之意哉倘今日者對東嶽遂體嶽之所以好生不難當出水火而清涼去刀兵而極樂有神無神俱可不計

祠之云報可也祠之志警可也祠字者神之窟宅也像者神之軀殼也僧者神之眷屬也皆不可忽也

靜如疏

古稱五嶽于中州惟衡最遠其中多梵修之士大善知識相續傳燈中州以外望衡嶽如西方不可到生平篡得一至其地爲幸南方比丘長養其中對七十二峯雨雪陰晴了不爲意思行脚他土有沉酣此内建修道場作一切有爲法者無不姍笑豈知眞如現前不離自性分量則此運水搬柴挑磚背土皆具行力也甲午秋冬之際余寓鳳竹禪室遇嶽僧皆以行脚叅學爲言衲僧靜如任嶽擊竹莽獨以修建道場告所謂運水搬柴挑磚背土行有爲法了清淨心不

作八十行脚始悔盧費艸鞋亦不徒對七十二峯沉酣陰晴雨雪昔古德擊竹悟道悟在竹中悟在擊中悟在聲聞中請師作一轉語當有入處

題定水印冊

法尚應捨何况非法凡世間一切從無造有皆非法也何物比丘鑿死混沌遂生衆生種種區別相留種種人我心揑目生花頓結空果雖然世界本空造化御有生種種胎卵濕化相具種種胎卵濕化名因相生名因名留相離相求空是名不空因空設相是名眞空定水具阿難識作月究禪挽風成聲拴影作相用南泉刀化生公石俱成蒲字不作漢語豈如蜣蜋之弄丸徒貪腐物實乃飛鴻之踏雪偶露爪痕請將文字掃除獨領西來大意

持敬𦚂募疏

釋氏以空設教獨不能空金璧精廬斷臂割身獨不能斷色身土偶且已緣不斷而有募欲人是法而皆舍何律人律已之相矛盾哉不知衆生自墮地來淪滅真性故生種種黑業生種種苦惱種種果報非命夭折饑疫凶殺纏綿糾結生種種輪回刼是以佛悲憫救度設色相以聳動其外借布施以慈誘其內黑業消苦惱斷果報不落多刼不墮成真如自在而西方矣故精廬土偶亦佛黄葉止啼之意也持敬菴智水乃黑公老僧首座也黑公創精廬潭之西郊給孤

秪園之地白璧黄金瞿曇丈六之軀珠璣瓔珞維摩方丈之室修竹茂林梅花泛月夜之香方塘弄清淺之水可謂備蘭若莊嚴極人天玅好數秊來黑師云巳𦚂亦隨圯則所穪暗香跡影曉風殘月俱化爲刼灰燐亟于是智水憤之欲述阿師之志起衰艸寒煙者新之然念兵燹方餘人事艱于往昔幾幾不敢奉疏而問訃于余余曰在此時也試問刼火逃天息滅者惟誰是力亟腥成海狂瀾者惟誰是止毋曰萬姓瘡痍則瘡痍正多生黑業之因毋曰孑遺無幾則孑遺正眼前信心之果譬如人病當危正須大藥救拔

未有因藥難服反至望病却醫况有大醫王如世尊者乎願智水募從此始矣

嶽僧一宗修玉堂莽疏

佛不立能所故云無任佛有嘗性故云嘗任無任者不落中邊嘗任者不爲流轉凡有刹土則稱嘗任凡有淄流則謂無任然世之嘗任者則流轉而不定無任者則又能所而不化此近日學佛之通病也惟不爲流轉而嘗任乃能不立能所而無任抑惟能不立能所而無任乃始能不爲流轉而嘗任矣此又今日學佛之實際也此地有玉堂莽爲有力者所得于是梵鐘清磬化爲醋甕精床洗衲飜經化爲遺釵墮履致令衲子遷移行者破戒而莽亦隨廢昔所稱煙篠

雲林者今皆爲蒿萊荆棘而已衲子一宗自嶽移錫其地思所以新之而問疏于余余曰唯唯數日僧又至余曰唯唯至而再余仍曰唯唯而僧方怫然謂余吝此一疏殊不知余正爲此莽思一嘗任之僧正爲僧驗一嘗任之實也此莽或興或廢或俗或禪或來或去已非嘗任之地故必有一實實不立能所無任之僧然後能不爲流轉而嘗任此土今日者師一至而再而三已有不可流轉之性則必不至或興或廢或俗或僧或來或去又能低舒應世不立能所則自不至或興或廢或俗或禪或來或去矣嘗任堅力可以待時施不期速募必窮季無任則慈和足以感人居不期逸爲不至勞又何患乎廢者之不興俗者之不禪去者之不來也

題畫卷贈津公

一代偉人定有古德參其神契其所稱著待驗與韓偓成異功偉績不腆悉論即文字因緣如遠公之于陶潛了元之與端明支公之與王謝千載下遂成佳話余與津公交有季因集從來詩繪成一卷名曰文字因緣欲令後世好事者傳焉

某僧戒衣疏

古德惜衣甚於惜法蓋傳法非言衣傳即法傳也自六祖下衣絕一花五葉不聞衣絕而法絕也雖然佛有戒律戒以律身衣以明戒佛可不衣末學可不衣也哉僧某發心出世大事欲明五戒思辦三衣夫鶉緇百結已非戒體傳衣而玉玦金鉤豈是波羅力辦于是募諸衆善共勷厥成一絲着體不啻衣珠庇三界之人寸帛能捐即得箬笠蓋如來之報了莽子再拜而說偈言衣珠所自有不必從衣得珠失欲探取還向衣中覓含衣既無珠愛珠衣當惜我說于是言人天歡喜至

題知生往衛

我等共在末刼惟修性命一事可做修性命乃為超刼毫着凡夫日際貪嗔痴中何日回頭省悟所賴奉佛弟子省悟之省悟之法在破貪嗔痴破貪嗔痴在佈施故佛首重佈施何以故人生百業始于貪貪生嗔嗔生痴由是不已至墮落佛深哀之勸佈施肯佈施便不貪佈施而生歡喜便不嗔不貪不嗔無所係戀便不痴不貪不嗔不痴便空諸一切空諸一切便是西方則知生此行莫謂為亂後不急之務也且衛永為信心佛國余曾遊其地叢林道場遍山谷經聲

貝梵徹朝暮見知生來不知如何喜捨兒知生志存苦行禪參上乘誠然信然動人欽仰結人天歡喜之緣其不欽仰者必無作佛種子也昔古瞿曇寄錫鷹峯人無[illegible]依者使佛有衆生無緣之歎往者不可諫此時又何可靚面而失乎

慧照募疏

世人動欲修淨土往往窮季極月茫無津岸皆是名根不斷利念未除佛豈容此好名好利之人哉故文人達官譚宗說典不若愚夫愚婦全無聞見功行直捷者以本性一誠無妄也然所云淨土亦不過此一誠而已山僧慧照庶幾近之慧照余叔達人蒼頭也當叔未遇時薪水灑掃極其勤照不以為勞饑寒困之極其久照不以為慫世俗以冀主榮顯思後報耳及叔登賢書照即入山披剃勢利熱場都如氷炭猶謂過矯者能之及叔夭終主人大故衆膚嘵嘵照歸

伏主靈蹌踉涕泣如子念親夫服其勞不受其報從其辱不趨其榮事其生復終其死視世之為臣居位不忠爾心遇變不竭爾力與世之為友冷煖異念生死敗節者又當何如也佛之淨土以不牽名不縛利此性刻刻無妄為歸今照乃能若是何必譚宗說典墮彼聲聞而後為淨土也哉余謂愚夫愚婦直捷于文人宰官者非臆說也

最勝菴募疏

四部州之中惟北俱盧洲無佛不奉佛灋洲之人不生不死或死而復生且種種魔禍故佛之感應亦不至邵之爲地古稱不毛近雖入衣冠文物然苗蠻之習未除故奉佛者少雖精廬客布皆自食其力無一錢一帛爲布施且有滅教壞灋之魔王攪亂正覺之外道佛灋幾壞茂林大師任吾湘邑建最勝大刹功已近半而前殿未創諸像未立吾潭非無喜施者師以慈憫心爲此方開惑欲于無佛灋處設佛灋無布施處設布施昔世尊歌利割截成佛則度之師來邵

之意亦卽世尊先度之意自不必計其布施之有無也

山僧募施茶疏

山僧某結菴付嶺功將告成惟求所以莊嚴佛地施茶道傍者請疏于余初不知余之不佞佛也然余不佞佛非不佞佛不佞今人之佞佛何以故佛氏聖于西方厭薄中庸深索隱創原非好名實由怕死怕死故欲明生死是以倫可絕身可捨髮可髡臂可斷頂巢鵲而不知身食虎而不怖如此苦行方言道成至于黃金布地種種莊嚴皆以後事也然于佛無着亦不過欲人欽仰如呼佛號欲人時提猛省不起孽根妄想也乃今日作佛者菩薩其口魍魅其心說法譚

宗術同商賈謀口貪欲不絨娼優道場莊嚴者如此道念穢鄙者如彼佞佛者陽極慈悲陰深殘忍作惡半生假佛粉餙奉佛一息冀佛哀憐甚有取窮民膏脂以養遊僧薄同氣饑寒偏急無賴在外佈施者如彼在內龍斷者如此巨獪遊閑達旦呼號佛號種種陋習惑溺尤深故余絕不佞佛有以也其僧艸履持鉢山野行藏尚不失佛本意結菴聊以棲身施茶則切濟物況菴當湘寧兩邑通衢道傍渴者一滴清涼半天雨露皆佛所樂爲者也余可疏也人可施也

一公誦經疏

天下人人皆具佛性故佛勸布施以廣其慈悲人人專布施其佈施之意與布施之功不必期切于邀要求懺悔福利而已夫一二布施即能懺悔福利宜乎人人趨先恐後而世復生退轉想者[illegible][illegible]因世有一種信心若不問僧賢不肖而槩施之不肖者受其施益恣所欲是施者求懺悔福利反貽受施者罪業佛抑何利是施哉施益何當于事哉此退轉所由來也山長居士曰施之高僧則兩全矣高僧佛所信所愛僧也佛所信所愛懺悔福利有不應者乎嶽僧一公者高僧也性寂慧願弘大行堅苦精通內典旁及儒書落落無芝城僧氣并無今時好名僧氣余謂舍是僧無求懺悔福利人惜無布施爲此僧求之之具將了道生聞而感之與以道場供奉然一家布施止成一家功德非佛家[illegible]天下意故敢告之大衆以大衆素肯信之心移之于此使得日夕整暇向佛前誦經若干卷爲大衆求懺悔福利則佈施之意與佈施之功不至虛無當于佛佛且愛是施矣

淡公結茅疏

作佛者任心不任境此爲徒任境者言耳其實境何可偏廢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故必名山勝地入關面壁而後諸魔不敢入魔不入而後道可成即佛氏尚須雪山數十季境何可偏廢也淡齊上人者刺血書經種種苦行可謂任心者矣一旦棄芝城之嶽可謂得境者矣夫有是心有是境作佛作祖都未可量則信心者又何吝各捐數金爲結一茅以遂大願作無量功德也

起叢祖衣疏

僧有七衣至祖而極非實叅實證者不敢披之此傳衣即傳法也自六祖後衣絕無傳學人遂各製衣然衣不必法在法即不在衣自不可少也如懸圭組使寒窻呫嗶者起覬覦庶埋頭勉力耳起叢師事青原笑和尚有季不即承當大事尚欲行腳遍叅此後青原一枝必在叢師玆有祖衣之募了菴子爲之說偈曰傳法必傳衣衣絕法不絕設衣即思法法向衣中得衣設法不遠衣在法不絕青原舊日花起叢開一葉雖如是我聞請告諸檀越

浴佛疏

釋氏立教以了徹生死超出輪迴凡五蘊五濁都等虛空故生非所重也何也投胎種子便是業識之根業識不淨何由見性業牽識往便是種種衆生相當此沸星輝烟獅子吼聲皆佛如來悲憫之日若作世間慶誕有爲法早失世尊出世之意矣雖然衆生不信三寶易於玩忽故世尊設此莊嚴幷世間一切有爲法以起人皈依能以華蔓香燈誠心作供者佛亦歡喜無量盖欲借相顯教借教明心自覺覺他則世尊一切慶祝有爲法又不可少也四月八爲佛浴日

秀江寺諸比丘僧設建道場以祝佛誕凡諸奉法合辦香檀牛乳進佛千匝得佛歡喜應得解脫聞無上道受人天福不窮矣

養性建齋疏

釋之教必待吾儒始興然吾儒借儒以取富貴即盡逃入釋氏故釋氏所在莊嚴而宣聖之廟不庇風雨識者往往病之余獨以爲不然孔氏之教不在富貴釋氏之教不在莊嚴故孔氏之徒絕學無聞釋氏之徒見性時有習孔氏者安富尊榮仍叛其師不庇風雨習釋氏者勞形苦心仍尊其教各致莊嚴此釋氏之所以勝于孔吾儒之徒所以不及釋即欲釋氏不盛其可得乎僧養性止于長沙之奎星閣閣故耙學之分宮自養性來日潔其欄檻扃其鐍鑰闢以永清

今宣廟反爲牛馬踐踏以此知釋之徒眞勝于吾儒之徒矣兹養性欲爲星宮然燈又欲別創剎奉其本師不欲侵吾儒之地不欲忘釋氏之教此一舉也數善備焉將必有樂成其志者余亦可以謝侫佛之誚矣

奕如北禪寺募疏

三教中惟釋氏以積功累行爲歸故欲稱善知識者必先苦行行到然後叅學叅後然後福報隨應福報之重輕以功行之深淺爲等量未可以毫髮勉强得也吾邑有僧熈奕者自纫事空王法雜身牧監中忽發心叅學于是歷洞庭吳越間叅諸善知識幾得脈疾丁酉余遇之湖上奕疾未已至癸卯余歸潭奕乃一杖出山逊余而道氣充悦眉目一變且驚且慰奕叟出一冊曰此僧還山修復祖庭公案也祖庭者即潭山門鎮北禪古刹也兵火後幾無遺今幸從瓦礫

中得莊嚴功且半矣願居士艸疏圓蒲之余不覺驚異益甚夫熈奕弱不勝衣乃能南走越北走湖遍叅知識病且不死又能修復數十年既廢之刹功力過人已遠又何患百里半九十哉師其勉之毋忘最初一念可矣

古佛蓮社疏

作佛道場以社稱者自晉惠遠始惠遠與陶潛輩游釀酒不禁故以社稱然元亮攢眉而返則僧之不可淪於俗確然矣吾邑江干市設古佛蓮社創自嶽僧淵嘿自嘿巳而社遂爲脊旅鄰舍久之傾圮幾欲去僧而居俗僧覺之私憂焉獨余以爲不然古有捨宅爲寺者未聞變寺爲宅脊也何也舍宅爲寺當獲無量福報化寺爲宅不必深論果報即世俗濾卜吉亦所不取又寧止陶公攢眉而返也哉雖然僧之所以不淪于俗者以其有莊相莊嚴及六旹功課與眞僧

苦行耳倘僧日逐逐世濾中行世濾事雜世濾人居即幸不淪于俗與俗相等今覺之倘欲述嘿僧之志與復祖庭須日夕梵修苦行募諸檀越從而新之爾後結同志了生死大事則入門自然皈依瞻仰又安忍以五濁六慾溷其精舍也哉則蓮社之名當與晉惠遠者並傳矣覺敬諾遂持余言爲募重修之具

大悲像疏

釋氏與吾儒無不同獨於軀殼色相迥異吾儒天縱聖人耳目手足與人無殊卽間稱重瞳四目八彩四乳聖人之所以聖初不在此獨釋氏空軀殼而色相不空往往有千百化身變相如大悲菩薩千手眼具足千手眼各具神通抑又何耶豈佛欲爲是以眩人或亦不必實有耶余謂不然吾儒聖人洞悉民隱拯濟民困亦拯千百手眼特不如大悲之具一切色相也究其儒釋聖人之不過欲救度斯世而止雖異而實同也鳳竹菴節公建大悲殿復建大悲瀼身求募

於衆夫以節公一人之身經營數十季旣創剎復層累數殿圯而重造亦數四且置經置田然後建大悲殿立大悲像自朝及夕爲不告勞四方雲集之衆行往坐臥飲食覺寢節公獨日不遑食夕不安寢皇皇若有求[illegible]然若有失彼出家兒豈有所自便而爲之歟其誓志立願亦不過欲爲西方聖人闡教開示後人而止推是心也是卽吾儒聖人之心是卽大悲現千手眼之心也可以出而募矣

大悲像疏其二

世人少見多佐于耳目不經見之事卽疑而駭豈知中華爲一彈丸外有千百國始爲一部州一部州之外爲四部州一世界之外爲二十重世界其諸天身壽至有身長萬六千由旬而壽至有八萬大刼者是理之所無實世之所有不足疑也大悲菩薩具百千手眼現百千神通此亦釋教中最足駭者然自所謂長萬六千由旬者校之亦作平等觀也鳳竹菴建大悲殿立菩薩瀼身鉢貲不繼募諸衆力且恐信施不及願以無量世界種種佐異告之則此大悲千手眼

眞實不妄一手眼具一功德亦眞實不妄助修此瀼相及一手眼者福報亦眞實不妄自不至信施不及矣節公持往募之

題荆紫峯萬佛册

自吾儒道衰千古心性絶學竟歸釋子故祖盡宗承一花五葉流衍中土雖吾儒日與之爭卒莫得破其壘盍明徹了當直下承當莫提于釋教外别傳宗風獨闡沸湯着雪澄澤全消流水行風端倪無像明鏡物立現媸妍巨槌槌鐘咸聞巨細若非梅子熟全布毛輕便自難半偈全通一指立悟衡嶽荆紫峯自學公駐錫大振機鋒曹洞傳燈重開慧炤今茲萬佛續鉢繼衣道俗各具皈依人天共結歡喜如饑兒就食食味隨充如慈母乳孩孩啼徹止但世尊在世有千二百五十人俱即有給孤金地四十九秊法説即有宮殿隨身豈可令梵像苔蘚精廬荆棘萬松雲滿寶目止居半間高閣風吹惠達定多靈感念至人間世一出願末刼白業重增布施心法皆同多寡衆因相等太拏之傾國喜捨無增德勝妙士之多現茶之隨意足施不異宮婢殘瀋之約無論爲應七法竝有福報梵天若能弘願三乘頓覺如來立地

募疏題浮度册

浮度僧南行授余册曰爲衲疏所以任錫南嶽者余曰師既行又何任度曰春則行秋則任余曰動極思靜靜極思動動靜兩境俱不是佛度曰動不可靜靜不可動又豈是佛亦動亦靜無有動靜乃可動靜乃可作佛余躍然曰師得之矣當率大衆日夕捧師蓮花座上禮拜

題玅明和尚册

玅明和尚任錫衡嶽時往來宰官閒人有訝其迹者了菴曰作佛只要了徹生死既已了徹在家出家在山在市都無異處如以水和赤白色水性不改如以火燎薰蕕氣火無染着故西方者何本身清淨者是地獄者何本身苦惱者是如本清淨而説西方本無苦惱而説地獄是楞伽所謂兎本無角而説無牛本有角而説有也且也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自己覺而覺他者如來應世當此殺刼世運流離衆生正諸佛菩薩發心應世之時安可面壁煨芋作自了漢耶玅明曰僧不敏敬爲諸公文字來耳噫嘻阿難多識所障不得成佛語言文字俱屬妄根玅公豈應作是想

募燈疏

山莽僧自食稼圃無事行乞偶得玻璃盞遂欲供佛乞膏檀越忽忽有求余問以何爲日月光明燈僧茫然無應噫嘻出家兒動欲募燈不曉其故遂成千古陋習矣夫日月爲天地大光明然日不能炤夜月不能炤晦佛以光明玻璃續彼日月之光故稱日月光明燈是燃燈爲功德第一昔比丘阿梨蜜羅作燈檀越誠心欽著王女牟尼心生散慾卽常給酥油燈炷之具佛爲記授而比丘于來世阿僧刼得作佛名曰定光王牟尼于來世三阿僧祇九十一刼作佛名曰

釋迦牟尼阿闍王與耆婆具百斛麻油膏從宮門燃至祇園精舍供佛時有貧母乞兩錢膏佛前燃之膏少不過半夕乃自誓言若我後世得道如佛膏當通夕光明不消作禮而去王所燃燈或滅或盡母燈光明特朗通夕不滅佛命目連滅燈諸燈皆滅母燈益明乃以神威引其嵐風燈更熾盛上炤梵天傍炤三千世界後三十刼作佛名曰須彌燈光如來至眞等覺世界無有日月人民身中皆大光明相炤如忉利天沙王宮中使人夜入佛塔暗無光明卽爲燃燈後爲天女光明殊妙天堂受福快樂無極阿那律于往過去九十一刼毘婆尸佛入涅槃後身行刼賊入佛塔中欲盜塔物見佛燈滅以箭正燈見佛威光顫然毛豎卽便捨去緣正燈福德九十一刼恒生善處出家修道得阿羅漢天眼徹視最爲第一如此燃燈豈細故哉以此持告檀越正不俟山僧沿門行乞也

重修福田募疏

三教各分而道不異故能並垂天壤不朽至釋氏猶與吾儒切近而高僧向上或反過於吾儒以其律嚴而習靜性心之理易入非學士家理欲交戰者比此釋氏近日道盛於吾儒者是故也吉州爲理學名區然古佛道場星布碁列福田其一也福田之左爲能仁爲降龍禪師古蹟自能仁泒衍既盛遂分爲功德福田三刹後靖藩攺福田爲天戒今觀其遺址去鼎新之日未遠自數季寺僧苦於賦役先後遷徙殆盡棟宇遂傾數椽僅存狐嘯於垣虎臥于室宰官居士過而心悲衲僧起叢者故青原暁公無可大師之高足也乃發願出山欲爲茲寺重開生面興復祖庭因孤杖隻身櫛風沐雨而居之䆉之人士聞其風嘉其志思共倡所以新之者而難其疏以吉州當旱魃之餘徵輸孔亟公私交窘布施無人余謂不然上根之士不因時爲退轉凡百之人豊裕則鄙心生困擲則善心生此正世尊破慳開悟衆生之日矧釋氏與吾儒切近今理學昌明之日善心正熾當必能復古刹之舊以爲吾道助似不俟言之竟也因敢直任其疏而不辭

大悲禪林疏

五嶽之神爲正祀四方之登嶽者意在謁嶽神而山川不與佛刹不與然車馬之往來又必以佛刹爲郵舍嶽神震靈佛刹亦與相爲表裏釋氏設濟度世自無不可自刼灰暴燃燐火久熾嶽神不靈其所稱郵舍者皆頽落荆棘嶽路之大悲禪林其一也禪林創於古重修於湛大師歷四十季無新之者今斧僧具大願力欲復湛公之舊自嶽之潭息足于下栮艸斧余適有役茲土募僧以是告余嘆曰四方衲子思隱山修靜者必以嶽爲歸今隱山者又復作行脚募化事何也僧曰水火風三災壞世是已即有神人復整世界生人生物隱山衲子作自了漢不立度世願豈吾世尊設教意矧茲嶽効靈宰官長者漸日致親祝融正吾釋道欲與之際則此大悲禪林尤不可已者也余豁然曰若是可矣倘以爲佞余佛者則有嶽神之正祀在

白蓮莽募疏

吾儒之學原以盡性致命流而至于刑名再至功利最下者取科目自童季入學訓詁帖括不知道爲何物不知學爲何物此吾儒之流弊也佛之教明心見性流而至于喝棒流至于教相最下者禪戲募化自祝髮不知出家爲何事佛爲何事此釋之流弊也湘潭石潭白蓮莽衲僧者以耕桑爲業雖不能上追知識亦不下同俗緇余甚嘉之所謂聖人君子不得見見有恒者爲幸也今莽且圮其意悲感如來法像欲借莊嚴爲法屬蒲[illegible]生死大事此不墮學佛流弊且[illegible]建宇造像庇風雨豈知生死消息然余不見聖人君子將不得爲有恒乎

送僧南下疏

某僧少季不落禪寂三昧儒林瓢笠麈杖摩挲街肆間或詰之曰和尚出家爲麼事三叉街酒舖店恐不了出世事僧曰貪衲有至性母老弟幼耳或曰莫世尊出家還向雪山否僧無以對乃憤志遍叅知識謁洞庭大別問津匡廬九子告行于了莽了莽曰噫和尚出家爲麼事至性即是佛性佛亦世間孝子悌弟之人耳何必舍母弟故鄉哉昔卓吾侍者若無舍母出家又欲去龍湖其母責之曰你說道情我說世情青過得便是道情[illegible]其爲聖母佛母又[illegible]生[illegible]之曰見僧終已巴心喳查僧[illegible]告以有母無時不念先生乃勸令歸奉母僧豁然有悟異日者汝當游遍名山叅盡大知識忽返錫故土慇慇念其母弟者當必以余言爲不誣也

題蘭石詩後

僧首德行而次參學至文字其末也故西來大意盡除文字然近世參學不負又借文字爲機鋒至德行難言矣豈知拈花必在靈山之後直指必在面壁之餘吉州禪師蘭石客行鐵勘遍參知識布毛吹輕梅子全熟而一機不露四相都忘破衲敝鼻芒鞋竹杖不作買山之居不作分河之飲春梁高颺雙眉低垂亦禪亦教半水半雲有時片偈拈來絕離文字有時一宗舉似[illegible]言詮今自來吉州與之接待故爲乳[illegible]物者詩[illegible]明心[illegible]砭[illegible]乃不破方之古[illegible]不愧焉[illegible]塵土鈍根獨與方外有契白門津公爲廿季道侶西泠心衲爲過歲追隨今吉之蘭公又再見焉異時裴休必向圭峯得度無疑矣

了菴文集卷之九

潭州　王　岱山長著
漢陽　李以篤雲田
宛平　李益陽子受　校

操戰守議 癸未獻湖南時作

書生而輕議時事可云出位惟念率土皆臣秉以同舟共濟故不知忌諱直布腹心至于語近傷時而實謀深爲國如疾在膏肓藥須瞑眩倘仍廻護目前忌憂身後則亦何貴乎言也倘仍沿襲故事誇耀新聞則又安適于用也請以湖南今日戰守借箸爲據術數家言今季利于爲客敵來師已老我師前進是我爲客必利此天時可戰也又敵來水土不宜人多死亡欲去而我民秉憤切同讐望王師若雲霓此人事可戰也有兩可戰更有三可守敵勢衰弱彗星沙有重兵不敢輕進一也山川險阻騎不得騁難于深入二也又賴諸明公韓范重名足以讋敵之膽三也有此兩可戰三可守然則遂可云戰守乎未也兵不精而梟將不良而悍如量沙作粟之計愚衆耳目一旹則可萬一有急將何以禦之乎猛虎在山勢猶莫測若或輕出則我底裏盡爲彼窺萬一有失軍威何以

復振也洞庭皆潰師所駐其意覬望今欲大舉非有重兵彼即能降心相從同爲前驅乎然則議者未及言守又輙言戰毋抑恃敵之不來與敵之必敗乎愚謂無恃敵之不來在吾有以禦之無恃敵之必敗在吾有以勝之與其慕戰之虛名不若先修守之實事既修守之實事弁可收戰之實功實事者練兵是也非練舊屯之兵乃召募壯士以練爲兵兵自我練則三軍之權自我操強弱虛實無不悉知戰守攻圍無不如意此其彰顯而易知然而積季籌畫終成道傍者不過爲無餉夫以百萬之餉養不節制之兵國果

無餉乎餉而不得餉之實用也今不即能銷兵省餉必設法措餉及餉措仍以養舊兵眞江海蒲漏巵宜乎國益虛兵益壞矣自今日始措餉而我練我兵我兵既強而客兵亦夾持而有用何也客兵驕悍者彼以上無天子之威下無司馬之法我莫能于彼何也今我擁士卒十倍精于彼彼且爲我怯于是加以節制用命則賞之不用命則罰之軍法去一人而遠近震動莫不帖服則昔之驕兵皆馴卒悍將皆良將矣于是兵不勝用也兵足然後通盤打筭以某營扼截某一帶關隘以某營攔截某一帶關隘門戶堅固王

人乃得運籌其中發一師下其地又發一師出其罷疲不至有首尾牽制之患矣然則練兵之法安在其一在擇將蘇子曰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夫將而言心似迂而實確將者兵之帥而心者又將之帥故將道有五總不外心自數季兵興來國家聞鼙之思如饑如渴武臣築壇之典愈重愈隆乃至兵甲滿四方蹤躡遍阡陌天下事潰壞不可救果智不能運籌幃幄決勝千里乎果材不能指麾三軍獨當一面乎果勇不能斬將搴旗爭先陷陣乎皆非也乃或寇至則逃寇退則出殘民驕王之技偏長乃或從我則弱從敵

反強作逆首亂之能獨勝是非無將無必死之心耳在今日者可不痛懲流弊乎有人于此曰我善爲陣我善爲戰夫君子有勇無義必亂小人有勇無義必盜未可遽用也即羣起而薦曰彼能急公彼能報國夫宵小毎結勢賄權邪類多藏汙納垢未可遽用也故必須核其平日採之衆人果其忠勇素著也騎射素閑也韜鈐素貫也即不難出之行伍之下加之三軍之上如漢之用信不爲過也倘居心非僻出身巨命即有萬人之敵萬夫之勇安保其不爲倒戈相向況沿襲虛文夤緣假托徒美觀聽官爵職御倏然遷

易高牙入座無故長尊問之戰守則茫然有不負腹敗乃公事者鮮矣其一在訓卒今日兵非不多也竭民膏國血養百萬之衆者皆兵也盡盈城盈野枯百萬之骨者皆兵也乃歷秊不奏一凱不獻一俘不復一城是兵多不得其訓練耳兵法曰國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曰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生可與之死不畏危也故不教民戰是謂之棄邇來不論秊之老少力之強弱披鎧即名兵執械即名戰非惟器械不精并器械莫知使也非惟戰陣不習并戰陣莫知名也以是而驅之戰即不潰逃亦子

敵矣夫兵不貴多貴精貴其能訓練也故募一卒必實驗其果何膂力果何藝能無餙文繡以張軍容少壯者留之老弱者去之無徒耗糗糧而成輿敗秊親有紀多寡有册然後擇其智出十人者爲隊之長出百人千人者爲千百之長以十人付一隊長攻圍戰守之進退水火山原之向背步馬舟車之運移日夕教練武事不精器械不利罪在其長而百之統十千之統百亦如一隊之法夫于是處常則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處變則如率然一擊首尾中俱應矣吳起布陣婦人可戰种世衡懸的僧道善射曲端縱五鴿

而五陣集王夔目一顧而大陣圜古人訓練有成法也其一在明恩威恩多則兵驕威多則兵怨驕不可有怨亦不可有驕者臨敵必潰怨者臨敵必降今將之治軍尅其月糧使之不剽掠不可得及掠剽反置不問矣時加鞭撻使之不逃亡不可得及逃亡反累無辜矣恩威故如是乎古大將之心通于士卒之心有甘苦與共者矣有親視藥餌者矣有傷一卒而吮箭撫瘢者矣有死一卒而痛心泣血者矣恩何其明也古大將之令不奉天子詔則反顧不以骨肉廢軍法焉則偶語不以細故廢軍法焉則傷稼不以親身

廢軍法焉威何其明也孫子謂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又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此之謂也其一在養軍氣兵法曰其徐如林其疾如風不動如山動如雷霆又曰守如處女應如脫兎又曰謹養勿勞并氣積力兵至動者也而主靜靜則氣銳而勝譁則氣餒而敗故一戰勝百戰勝首一戰不可輕也邇來敵未至耀武張威疲精耗志敵既至神亡膽喪鼠竄狼奔是我氣不能奪敵反爲敵所奪也今此戰可仍若是乎今日之戰勝則存而敗則亡可以一而不可再倘非斫地呼天沉舟破釜未能必克于是饗

士秣馬不在誇張藏鋒斂銳不在言說然後攻無備出不意惟如田單火牛之奔雄如李廣鴈門之突疑如入公山之艸木迅如崑崙關之自天則勢成破竹下河漢而清江淮旦暮屈指矣至若戰守之具戰守之策隨時變化未可預擬未可遽洩然而車不可不制也有足之城不飼之馬更可以屯糧載兵火攻不可不備也窮五火之變當百萬之師可以致遠不測二者在破敵有異效焉猾寇兇頑而鐵騎矯健恐非弓矢戈盾所能盡殲也惟車一突馬不得馳炮一衝而膽爲喪矣間不可不用也或容布腹心鉤其幽隱

虛實或因商通道造以惟秘詞謠皆可以寒敵心而散敵黨乃今日塘報絕聞止悉道路之言爲見聞之確以至居民無亂自驚幾番奔散安知非彼用間于其中乎是敵用間我反未用間也夫武事備矣廟筭而用武者則文也今三軍司命幸有明公不世出之材其餘需人正多也今日明公有爵人之權又有虛懷吐握下賢之實而異材未盡騈集者豈山林艸澤眞無人耶抑或國家多故似君子可進可退之會彼賓實懷德抱材者恐未肯自薦于十九人之中况復雜于泛泛之衆人受此膝行傴折車前騎後之辱恐

有寧抱珠璧老死嚴足不入者矣是以用人不可輕也雖市駿骨有致千里之功恐見眞龍反有尺濤之困惟不輕用一人則用一人足貴也予奪重而涇渭清異材何患其不聞風興起乎如監紀參謀之屬監者監過紀者紀功及參主謀畧也今蒲途之人皆是矣當局止採虛聲下士遂生倖進由是文章可倩而代也人品可飭而掩也經濟可後口而譚也其至恢復之功與練兵之績守義之名皆不妨假冒爲進身之具而假反足掩眞邪反足勝正甚至巫醫屠狗無故濫列冠裳不但不能救武臣之失且助焰增虐弁

有節制之兵亦壞矣愚謂選人之法人品心術爲上學問謀畧次之繩趨尺步之人世多笑其無救亂補治之實不知天下之亂亂于人品心術之不正也天下　豈有人品心術之正人并心作寇乎并心從寇乎卽有力竭勢窮亦必身殉社稷學問謀畧殫指兩季之間蒲寇之營皆是矣大祗今日之皇皇進取者果皆從君父起見乎抑從名利起見乎夫名根不斷利念未除况能殺身成仁捐軀報國是必一切成敗利鈍皆不足以動其心止曰君父有難我臣子當救也于是則忠信郎甲胄又何患兵氣不振異功不屈指待哉

辯詩

佳詩已細讀一過字句之累無容致詞大祇足下筆大才厰穆然之氣一往近古極其所至當是正始之音如太華龍湫絕非一丘一壑架閣盆景可比救公安竟陵之弊者非足下其誰但弟更進者所謂太華龍湫必一洞一石一波一折皆靈空幻恠杳冥恍惚不然與頑山死水等耳又如阿房迷樓百尺無基雖大斤闊斧終歸繩墨故千門萬戸迂折纖曲珠璣纓絡繡幕綺牕間不容忽若架百尺之樓覆以茅茨設以土皷蓬戸荆樞便非其質故廣大不盡精微非眞

廣大也正而論之詩之爲變與　世遞下後人止有救弊而無創見自三百篇溫厚和平其弊爲柔閒濮上靡靡之音漢魏救之以雄傑其弊爲雜霸叱咤之響晉救之以清潤淹雅其弊流爲六朝纖巧鎖碎之調故唐又救之以大雅典正不善學者爲癡重平衍是以長吉郊島諸人不食本分之艸乃跋扈爲奇詭瘦削骨重神寒之句遂開中晚弱調宋人救之以理則有理障元人救之以詞則爲陳言去風雅遠矣故國初何李諸公用心振挽救以典實繼之王李七才子輩出漸多冗塵不善學者遂有篡數點鬼學究之

詣其中原紫氣套語眞有如公安竟陵所譏者故王李之弊如廟中木偶全無生趣公安因以趣救之不爲無見然牛鬼蛇神打油釘鉸出焉竟陵又以高潔簡貴救之不爲無見不善學者摹擬太過虛字太多遂覺不必讀書不必養氣連章累牘黃茅白葦賣菜傭略識數字皆得登風雅之座而大言之嗚呼流弊至此去風雅萬萬倍矣則今日又不得不因其弊而救之矣雖然救弊終是攻人攻人莫若自攻有意攻人必仍爲人所攻是舍自己衣珠貪他人臭腐故救竟陵公安者莫如學王李學王李莫如學三唐學三

唐莫如學漢魏學漢魏莫如學三百篇學三百篇莫如自學何也性情不朽之物隨時變通者也惟識自己眞性情所在然後歷古今之變而斟酌損益之以自成一家言則鳧頸鶴脛莫容斷續鳥語花香莫容造作庶幾乎與古人之意合焉區區狂瞽之見敢以進之左右

答友辯學

得教知足下從格物致知用功不作一毫偏見斯道幸甚但云云三教不可合道不同不相爲謀體既不同用亦各異謂弟三教體用一理之說爲非然弟非臆說也蓋直指道之太原實如是耳道也者先天人而爲名統天人而爲量並無所謂三教皆後世強立門戶而名色始分爲是分之不特三教分也即吾儒議論不合亦有幾種如宋賢朱陸之辯是矣然究竟朱陸原無此是彼非也不過各各造就之不同耳孟子曰伯夷伊尹孔子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而得

謂之道不同不相爲謀可乎昔人謂道如金子金子但有輕重不等無程色各差所以然者心同理同故也得謂三教不同可乎請即三教之體言之老氏守雌即曾子之守約老氏守中即堯舜之執中執中者去人心存道心守中者止其心當熄心至乾坤坎離之配則大易原有之理即漩漩神化吾儒所指爲異端孰知吾儒神而明之至誠前知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亦猶是耳如佛氏出家即儒克復正覺即儒未發圓覺即儒一貫至豁然無聖一切皆空吾儒所指爲異端而孰知孔子曰吾何執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空空如也亦猶是耳則三教體同章明較著矣請又言其用自來病二氏者謂其無用不可強同于吾儒余謂三教同處莫于用道氏絕聖棄智剖斗折衡此即羲皇不識不知無爲之治佛氏大慈弘願普度即古帝王視民如傷博施濟衆若以立言各殊即謂體用實異則譬之赴都會者路徑或東或西或水或陸總至此都會耳而謂爲各有一都會可乎如孔云佛氏謂理有精于吾儒容或有之然非有加也特吾儒所有之物孔子當日但未暢言耳其不言亦有故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孔聖之徒三千而可語

者止一二回可語則又不違如愚是以夫子有非助我之歎心齊坐忘相忘無言也參可語則一貫即唯知門人難與微言聊答以忠恕示平淡藏神奇下此賜稍敏則自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是最上一層之理不盡傳留有餘不盡以待佛氏大闡之耳如剝蕉萬葉千葉不離此本如抽絲千緒萬緒不離此繭耳先賢陽明龍谿所稱巳登聖人之堂者不嘗取譬乎三教如三間屋儒居中而二氏左右初無異同之說耶余亦取譬則謂如一間屋吾儒住久道又把門墻修理一番佛又把門墻修理一番門墻各換一新主

人到底一箇望兄卽破成見莫把二氏看得異卽吾儒所有之理莫把二氏看得高深卽吾儒原有之理但今日認定吾儒做去卽參以二氏只如人家三子長子故爲子其餘次子幼子雖面目不同總此父母骨血若必欲吹毛索瘢是爲立異卽非斯道大公且恐擔擱自己精神工夫未必着實若只自己實落做去何暇見人有異不異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艮友規切似不妨直也

辭堵牧游督府辟書

春及田疇晨興負耨旌旄所止無路將迎辟書寵加捧函汗類氣虛膽薄轉喜爲憂三家村人不曉何事相顧錯愕目岱爲任區區之中所有欲剖非徒懷欺負詐以待知己盍以七不堪之身爲三不可之日明公天人負望遐邇係心抱文山枕戈之心起睢陽貫日之氣掄材器使用不私人如岱不材緩筋弛肉懶慢如嵇滑稽類朔一丘一壑自謂過之置之高閣誰曰不宜收之藥籠或者不可小材薄技不救蒼生過實虛聲終當自賊縱滄海之納原深乃淺器之盈何

載更有烏私親當白髮方寸旣亂寸籌難施倘得邀榮方外備問山中退食公餘游衍幕府作賦詠詩以供嚬笑則終親菽水餘暇讀書歲月磨礲羽毛豈長報知之季翻難計日

寄施愚山先生

歲月如逝故我猶然有負特知無由副望蹉跎棘屋困與季增既不能強違時命又不能甘遁林泉惟有浮沉風塵道途耳辛丑之役幾得而失心志散亂甫就一氈遠寄重湖在水中央與魚鰕爲伍與蛟龍爭宅窮途到處知己無人古人云自顧無新識終身思舊恩也故人文章道德日異月更遠近之間皆有濂洛之誦昔人謂言之非難實踐爲難先生眞不媿矣近刻持覽重遊山左跨哭明湖之間時時思其遺躅故作詩頗多一披閱知時刻未忘知己耳

寄章師峩山

岱賦質魯鈍背行怠荒苟全丘壑之中無復聞達之想故叨依門墻而遲囘進謁乃蒙勤勤物色一晤愛焉誨焉加諸衆人之上聞見得未曾有如波羅遇佛遂證無上道如莊惠濠上莧逆于心廣生知己一人之歎眞不妄也然岱之感師岱言之衆未必知之潭邑之感師岱不言之衆皆言之當左師殘衆饑養湖南潭如壘卵師以片言長驅東下自非銷兵勝筭城市井邑當爲異物矣雖然眼丁既拔蔓艸尤不可滋想師定有奇策非愚生所得聞而愚生不能不爲杞憂也巨友譚德音承仁人嘉言闡幽夜臺有知揚肴何限岱今日始可報吾友矣

候魏貞菴相公

三代以上之士惟恐人知三代以下之士惟恐人不知至晚近則求知而終無知終無知而汲汲于求知是以士不遇屢屢上書執政之門今不可復得矣故孤寒下士有終其身無一知亦自安不悔者雖然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名不稱則文采不表于世今國家雖以場屋取士遇不遇有命焉非才之所得主也苟終抱硜硜之節潦沒無聞亦君子所疾也岱湖湘不材迂踈固陋無所比數學爲詩文小言碎義不適于用毎上春明其望重天下位冠百僚者徒懷景仰

未敢一至其門一上其書何也身賤名微無因投劍况以龍門高峻海宇才智文采之士相接踵如岱碌碌安敢冀其採擇故逡巡退避望闕裹足懷刺搖手豈意敝帚得致閣下而愛士之誠憐才之切採其巴音律之大夏遠近流覽使得成名雖皇甫之于太冲無以加焉及親獲進履泰山河海自忘高深就色如噓靄聆言如飲醇退而尋徐而思以士之終身求知不得而岱旦暮遇之不謂非厚幸矣後此宜時親門墻乃文戰復北憔悴無似欲布一一區區之衷不可得卒鬱鬱還里而命劣福薄所遇坎壈又性方不轉拙而寡合既不偕俗更難宜時隱則道不足以庇身出則才無由以自達公車數躓不能通籍寒氊偶借未獲一飽且潺陵中央與陽疾爭道與魚蝦爲羣鄭虔台州殆尤過之岱時邁志衰名根久冷猶復僕僕者尚平之債未畢陶潛之賦難成閣下能噓之咽之使聲名異于儕偶文采表于一時不至淹沒無聞困頓有援則閣下愛士之誠憐才之切俱不虛矣

寄萬吉人督師

已卯之役師便于棘闈中拈岱巷紫崇曰佳士佳士悉收無失曷吾師施誠齋首置嗣後到處奬借至謂鍾譚以後一人癸未落魄南歸孤舟江上衆裏嫌身師不鄙不材親覓孝廉船時觀者動色遂成孺子之名岱亦何緣得師教之誨之生之成之如此深且至也湖南自賊蹂躪日月之光化爲兵氣衣冠之士變爲鬼燐艸莽賤士惟有斫地呼天以存一息然如螳臂謾張徒增媿笑所日夜引領者宇宙有司馬相公在也伏讀月報吾師義聲所指岱又何緣親韓范李

郭而師事之也然所喜者實爲天下公幸非區區世俗貢公之私也伏見前史天下大業不論成敗而論曲直曲直明而氣自壯故自理學不明經濟亦假掀天揭地之功決非才情氣魄可以卒辦或可常而不可變可一而不可再惟此性理上通天人下通鬼神無堅不破無銳不挫者也師探道德之原挽氣運之會廉頑立懦忠信以當甲兵長嘯賦詩指顧而銷烽煙旗旄所指自當揮灑風塵天清地白蠡水匡廬之石將纍新建而起之矣永陽唐周慈者師首座弟子也癸未冦傾湖湘周慈繭足入粤涕泣請師盡恢疆土講學永明之間一時賢者慕不肖者勸信知此學在天壤如洪鍾應響大小隨叩況以師之大全者屈指江漢之清非妄也

寄吳燕勒

今時事日非屬持國無人材者多失自用庸者大祇力微有心者志不得展以至國家望治切見治難得如明公才膽識其人收回氣運則既墮之甑不難復完已壞之轍不難復轉矣永之陽其舊游地也其風土尚樸而山川靈恠愚溪鈷鉧之間中多隱君子焉隱而不彰明公爲山川重開生面爲風雅起弊維衰

毋使柳州專美于前也

寄胡此莽

霜前碩果天上文星湖上揮杯預識龍飛有自谿邊
垂釣會逢熊夢相符禮樂定于漢官洪範自歸周室
已是天人相與之際旋乾轉坤行看君臣一德之歡
沐日浴月某湖南櫟木潭水虛舟蟪蛄不知春秋蚯
蚓祇依泉壤躬耕南畝敢曰東籬高臥北窻有懷西
向項者牛衣負泣已自媿于妻孥馬首敲推早見呵
于廷尉念古人有急難之誼乾飯親持抑至交懷連
茹之私彈冠嘿慶袁安雖大雪而安貧韓愈或高軒
而訪賀想天上故人必念山陰舊友問玄真于煙水

敢望蒲輪安杜叟于瀼西是關嚴武

上龔芝麓總憲書

古來抱寸材片技或隱或仕欲其聲名遍于寰宇文
章登于竹帛非有負天下之望位百僚之長噓之吹
之援之拔之無由致青雲而施後世是以三代而下
恐沒世湮沒者則遑遑焉求一知己知己者中心好
之不惜譽于先容不終間于謗議拔之饑寒困患之
內加之儕偶衆類之上使得展其材技舒其志氣故
士終其身奉之不忘代山之侍門墻也有季然自念固
陋迂濶無遠于用龍門之峻馬帳之大海內才智文
釆之士不知凡幾則代山者不僅不能與于十九人之

列將與跛恥之徒同其碌碌故每公車至止隨例投
謁逡巡瞻顧或望閽人而卻步卽留懷欲吐卒無以
時致左右卽欲上書一通又私念韓愈汲汲于執政
之門遂爲千秋口實是以材技未得盡展饑寒困患
皆無所托然終竊依門墻不倦者以茫茫宇宙知己
無人猶負天下之望位百僚之尊一吹一噓足以垂
聲名表文采如閣下者可且暮遇之也哉名敘一篇
贈詩三章贊一首大圭百朋至今永錫甲辰春明又
接顏色溫詞和色頓起枯稿且哀其不遇惜其未衰
知己數言鏤心誌佩踉蹌還山未敢復謁恐取厭開

者而見笑不知巳之徒此中區區終未悉吐岱過窮數極性介拙謀既不諳于世又不利于時隱則大患有生出則小才難達公車六躓不能遹藉寒氊一借不獲善地潺陵水鄉與魚蝦爲伍向平之債未了陶潛之志難申良自憐耳閣下何以振之趙洞門先生蒙古人之誼海內誦之今得歸潮湘皆仁人之澤感知之涖代爲淋漓

寄郭天門先生

束髮卽仰高深竟未一進謁瞻色笑郵書通姓字直如嶽在望十季不能躋勝湘遠前一日不獲窮源然所以者蓋有二故昔雪跡鴻飛栖甞不定今則露吟蟬隱清畏人知或聲氣所入皆屬興會所逢其未嘗大吹蠅附蓋自念寒陋恐不足當長者一顧至以泛泛衆人待之耳近自門下來者恒稱先生氣如雲懷如谷才如江河援引後來吐哺三易遐邇願識揚眉片言風雅幾衰于楚又賴先生起弊焉嗟嗟其又何能同時歐韓而失之也敬用拙刻見投蒼蠅之音知不足當鸞鳳嘯乃投石引玉或不吝教焉至于門墻之內某不外身爲狂妄亦不敢爭附依傍又如禮嶽但領其朝煙夕靄不必買山而居觀海領其巨浪汪瀾不必乘槎而泛則望先生李膺之納北海韓愈之過長吉相忘于季齒爵位間賤子欣喜何限

又

佳刻峩眉天半黃河天上莫比高深藐姑之儒百寶之氣莫比幽異後學摹擬未能惟深佩歎撫江一錄救焚拯溺之心盈于筆墨匡時靖亂之功垂之金石又不僅佩且歎也某甞謂文章經濟原非兩途世不

適用之文皆古人糟粕出師二表文之至也則武侯作焉審音顧曲風雅之至也則公瑾事焉合此以觀先生是矣先生抱管葛之材係蒼生之望千秋大業倚賴有在但其婆心意近局之失多由門戶始也聲氣相尙旣也權位相競君子有矜尙之氣小人有傾險之謀幸而君子勝小人則有安劉誅呂之功不幸而小人勝君子則有清流投濁之禍且也逐聲附響者多華而鮮實執一守經者必重厚而少文宰輔如張說尙愛軟美故至眞才見黜諂佞見容此世道之所以有今日也先生慨然出山當盡洗前陋其雖艸

莽之身然優游山林亦企望昇平之切矣詩文一帙此不適用之物也惟虛懷採擇故敢進焉

又

經濟一韓一范文章或洛或濂斗以南惟有先生湘之中懷深小子前擬立雪門于雪後昨欲坐春風于春王二者願乖一歎何限夫擔簦百里巳非昔人命駕之勤進履從期是豈孺子可教之意謹遣一力用將微悰呈詩一章書扇拈畫數筆成條末技無適于觀小才曾蒙其賞仲春之際和風吹袂晴色熠逬鸎韻如笙花香若霧先生策杖共間小子褁糧而至商今晷古長吟短歌其敢擬逼家于李膺先生當發長嘯于阮籍也

又

前者負笈願乖切抱惆悵正擬春明之暇褁糧上湘始謁先生旣禮衡嶽而手教遠及隹韻疊施捧讀之時喜躍出脅宇前輩援引後來有如此深至也稛中從龍季霞處更得手札及詩珠玉滿案從人難着手處長河大海蕉剥絲抽從人易運思時疎雨微雲豆人寸馬區區書生日坐故紙口燥筆枯而先生出經濟餘緒便奪文士之壘誠不可及也雖然西施之鄰

無妍婦偏善效顰其將爲西施之鄰矣

尹洞庭

尊詩如夏商鼎彝釆翠斑駁古色照人又如長蒲之杯玉醴之泉非藐姑氷雪不能飲之又如楞嚴咒心雖下乘聲聞不能透悟然時時捧誦便可去逃消惑生人智勇也某下士蠅聲啾啾亂鳴先生亦復捜收豈所謂溺溲之賤收之藥籠耶拙集五本尙有秘笈未携至再來當盡傾橐其呈郭天門先生者天翁閱後即轉呈[illegible]塗削弁懇數言序首想不惜齒牙成其名也

嚴方公

辛丑得覲門墻瞻色笑且捧大集眞為文章典型為後輩師法不僅與文士競長也即欲賦詩數章呈政緣以數季踪跡萍梗郵書無便且分位懸絕不敢輕上一書而雕虫小音復難入鍾呂之聽用是逡巡而不能達意至于今日曾晤家懷人及夏振叔詢動履歸星沙而非石季翁時時握手亦復懷想癸卯過貴邑近郊有祸子係先生宗人相聚一宿因匆匆道途無由致書亦曾浼其叱賤名以聞如此營細于懷數季而終未敢修啓事達左右岱之拙且疎可知矣雖然日上書執政後人以爲昌黎之累其拙且疎者或反見收於龍門之峻耳岱空疎固陋不能自出頭地困公車者二十六季偶就一氊今且見裁未補斯風欲墜吾道欲窮已乏叩門乞食之達復無傳食諸矦之時區區小技末能其將安用今幸先生大文人在位諒必能為詩文之士振拔不獨岱一人引領矣茲有敝府同學湯生履吉[illegible]學異才詩文甚富其尊人揚九巖先生以前[illegible]子起家至職方郎遇鬮亂靖難茲履吉來長安[illegible]以訪舊思謁諸先達一展其才而吾楚山斗為後學瞻仰者惟先生耳故敢効曹丘伏

乞埀盻錫以齒牙俾楊生名字驟大得以有成其造就之功當不獨楊生尸祝也

夏振叔

都門聚首之客莫如甲辰而同人憔悴支離亦無如甲辰匆匆別去春明門外便是沙塵陸海計偕之困人人猶戀戀如食蕉負不可解也途中遇貴邑友附一札得入覽不鄉人眼窄炎涼頓殊便是數百季未見之事學道人至此亦爲動搖何也敝帚附嚴非老處郵上寒蟬候虫各自爲吟亦見宇宙之大必不可無者供噴飯也

彭横山

甲辰下第後以廣文缺裁即歸故里負骯髒不合時宜之身又無代耕自給之祿窮愁無似詩書之色俱削盡矣前附書二通於趙使者不卜已仰達否茲有敝府寧鄉楊悔菴岱之老同學也負高才交天下士著述甚富其尊人楊九嶷以甲子起家至兵曹而傳司空先生與有世誼其楊職方又仁則其同宗也今悔菴竟赴長安以蒔故舊而同鄉中只海內之望有推前引後之虛懷門墻爲名流所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敢効曹丘幸先生採納不待以衆人又廣賜齒牙奬借俾其譽收名張則所造于後學者不小其感激不獨岱與楊生也

東陳則梁先生

集中論經史也則含英咀華吹毛伐髓其論釋部也則洞幽矚微雙修雙證絕非聲聞邊見下乘人所到文之典奧曲折如經如史如子如莊洸洋變幻則得之深園釋迦老子懸廣長舌發海潮音逃沉之人六種震動山鬼技窮小巫氣短海內有則梁數十年方知有个亭集數十年始見可慨也文章一道千古爲難蒲目盛名之人一望茅黃葦白蜣螂守丸自忘其穢岱足跡半天下心折之人不多先生其一也大祇先生讀盡世間書勘破世間理下筆衝口無非文章

有子瞻子長之氣而去其杳有韓柳之奧而去其塞似太玄而不倚白似道德而不入理明卓吾老子出人頭地口快而筆辣方之先生又在百尺樓頭也

又

佳文如越絕書如考工記如爾雅如石鼓文其難句讀處則竟是楞伽矣匃讀一集長許多見解愁中爲解頤其靳王未則以李林甫輩爲都官而拷訊岳武輩此段公案大奇覺世界忠孝近殺戮者上帝最恨似無因果又有因果其述友論皆我意中欲語未及語語且不能行觸目燴杳先生有道人也岱此中天青霧白而自負至性大約嵇康祁正平一流人目中不知有鍾會黃祖者終是學道不得力不及先生遠矣至其文章高古不作漢以下屈指海內無人吾鄉惟尹洞庭先生庶幾矣

蕭孟昉

泿遊無似得過名區香城螺水之間口餐秀色一丘一壑自謂過之何幸復遘名流接茵連榻覯其芝宇聆其謦咳傾蓋如舊兩莫逆如豪上如足下者足下聲氣所布締納如雲如弟者深慙迂懶乃愛客之誠遠函遙錫鼎睨疊施雖不敢自外徒增赧色耳何如

何如

黃赤子

寓漢上無聊便如馬周無人可識吾社翁從屠肆酒罏中獨問子虛始知桃源洞中人非絕跡人世但無心漢晉耳握手匆匆思北歸一訪螺泉赴鷄黍約不意金盡速歸徒望蘇門清嘯矣一詩相懷無佳扇可錄寄附逸子橐中可取閱也逸子弟十年聲氣友今寄跡衲子便有異人處其詳載弟贈言中吾社翁定交後當得其詳必有獨契不在尋常交道中但恐以行腳失之故敢為引道幸一傾東壁秘笈厭飫之無使有見所見之歎也秋冬之際當又有湖北游聚首不遠此番當攜拙集求指南并佳言也

李雲田

漢上作客潦倒中忽得豪舉如雲田眞不啻任華傾倒李白惜握手匆匆不能作十日歡耳弟南歸後已有西河之慟復遭炊臼之變孑然一身日與老衲蒲團坐對如槁木死灰不復知世界有消魂斷腸事回念足下朝雲解語雪兒善歌以一大文人香山子瞻婆娑其間此段慧福非再來不能有也八九月當有公車之役再經漢水當復有湘妃其人解佩不

孫宇台

湖上別來李子受又晤于武昌且披見懷佳詠古道照顏色矣虎林名賢如宇台眞靜者在和靖靖節之間弟懷未刻置也已和來詠刻集中祇愧晉以後語對陶謝諸人有愧色耳客遊歷下晤祖望得足下動履亦無郵可通家亦世與錦雯同學近官永嘉可一定交子受已官粵西惜其地遠且瘠若得佳地須一訪之此公心折者一宇台耳珍留近狀何似乞致聲拙集一冊附驪黃處可取教之

吳錦雯

天壇別時不勝戀戀長歌慷慨使人心悲不啻易水一曲此後弟坎坷百出正無處問天足下官罷遂有西河之慟闘之感愴天眞不可問矣辛丑復至都門晤徵倩顥亭始得近狀嗟嗟錦雯之人誰復知之才大困奇不獨一錦雯是又宜達觀耳弟一鐘潺陵非復人理不能憲錦老之憲正坐此耳亦世兄官永嘉想得握手拙刻錦老習見不敢刺目也

寄亦世兄

我三人俱不能與氣數爭落魄南返可爲短氣而二兄復有織素之巨弟又有奉倩之慟始知造物力顛倒未已向來哀樂眞爲多也弟生非其地如在鬼國且如木偶枯坐了無生趣日屈指公車移家湖北脫離苦海然如說梆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恐無實際也陳逸子有南北之游慕二兄高誼二兄聲氣傾海內見逸子異人自然乳水然區區念逸子行腳恐爲人所怪故不得不引導之矣三兄田公想得康樂幸爲叱聲未敢另札

寄宋牧仲

長安客中得覲色笑時以試事瞢懷不能盡領教益弁一詩未呈眞有李杜當前不一商風雅鄙吝實深矣後久滯長安及還里又爲雜務蹉跎即盈盈一水不能遣使通候罪狀何可言老公祖異才博學出自名家竹樓春曉遺蹤後先相映山川生面應爲重開亦一時盛事恨岱以遠隔不能追隨杖履爲壬戌二客也茲有同里同學楊子恂蓉者異才奇情足遍游內詩文著述甚富其尊人楊九嶷先生以甲子起家歷官兵戶二部遇闖亂立大節而今職方楊鄂州其

弟也其司空傅先生亦有世誼因有都門之行道經楚黃甚慕老祖臺文章宗匠思得矜式岱敢効曹丘諒太丘之門必能收之藥籠則三都之賦一日紙貴不俟豐干饒舌矣外具拙集呈正佳篇惟無吝好音再敝同門任充國廣文黃陂正在宇下幸破格不以衆人待之如岱身受充國忠樸眞篤人恐不閑仕途萬惟照拂護持則恩莫大矣臨楮懇切

杜于皇

癸未作客白門一時勝友雲屯爲交臂之契者惟于皇足下意氣如霄漢肝腸若氷雪稱衡大兒之稱魏武孤與使君之許不爲妄也僕本恨人會多磊塊每覩東阿揮毫擊劍方寸五嶽頓爾雲煙中有乳水難與俗人言也湖南十季兵甲玉樹芝蘭皆化爲荒煙茂艸又不止鍛鸞煑鶴醢龍絅麟弟不材爲樗不死而風塟凋落獨存枯槁如寒蟬矦虫自吟自哀于腐木敗梗之下雖復怡樂不知天地之大爲識者姍笑久矣近傳足跡滯維楊以于皇之才何求不得復浮沉客子意已遠矣吳既開南來曾寄口語不知亦曾齒及否

黃九煙

十季前苦浮情俗累居心甚雜雖卜宅無功而素心晨夕未能時數徒有豪吟隔垣榻床達旦爲靜者腹哂清矚東籬之句至今誦之神慙也湘潭自癸未相尋俱成異物弟五倫之内屈指無人他可知矣足下遠翥眞爲卓識近南來者詢足下動履白門吳門所傳不一徒有懷想耳津公瓢笠簫然駐錫輞庄十載何健飯唯時刻以九煙爲悵望耳

韓二青

長安逆旅落魄書空夜深秉燭得邀高軒許吟床下恨以匆匆南旋不能竟日把臂春晴馬首望西山爽氣猶作藐姑仙人之想也弟貧病之人復處窮鄉下里市城久隔文旌到日槃未之聞冬日得晤盧潭水公祖始悉琴裝鶴馭久已回翔湘湖之間思負笈一識荊州而季雪嵗寒盈盈汨水遂不能學山陰舟揖但有赧顏耳謹附空緘竟達春明之際當一舡觀洞庭春漲聽鈞天異樂也

諾和尚

塵緣未息解縛爲難綺語淨貪豈爲究竟空逢知識未契眞機有負津梁祗增慙媿接教知大乘不遺細人悲喜交加無可舉似弟久滯星沙旋有遠涉立雪之願空懷分竽之緣竟少望九面雲峯倍惆增悵他季婚嫁初完縱不能如龐居士合宅證性定不作五栯聞鐘攢眉耳

竺和尚

蟯弄泥丸蛾鑽故紙妄想計著解脫無由縱有向上之機終是隔羅觀月不堪爲大知識道也大師吸盡

西江煨竽南霍悲憫羣愚弘施寶筏驚天獅吼有耳咸聞深媿凡夫無由瞻仰空對七十二峯作天際眞人之想前首座來潭捧讀玄言覩廣長之舌聞旃檀之香忽接法音兼聆梵籟五色摩尼得未曾有悲喜交集但有皈依韓聖秋久侍門庭谹知道廣居然白社陶潛虎溪酬唱豈有心雜靈運終外羨墻不盡癸傾聊申竹素所根塵緣糾結日月其諸必俟向平婚嫁之終始遂裴休托缽之願他季白首頭陀向船子問渡未可知也

心函

湖上客一載與方芬促膝十之九炎暑禁足奠著雪藕拭几焚香濡墨揮灑或閑步午涼眞無事不韻心公慈筏時時念我旅人方之勤公于六一參寥之于子瞻又何多異焉記別渡頭風雨帆影參差心公解脫人亦臨岐雪涕如此至性至情使我一步一繾綣辛丑都門晤西泠友傳凶問不可解吾思心公作佛人必不作蜉蝣朝槿抑傳者之訛也家亦世官永嘉卽托詢道履亦兄海內名流肝腸如雪不可不一締納也近詩一册附教其湖上遊詩具在可緝也湖中小記若干不能卽錄寄俟之異日兩侍者無恙乎并及

東唐稗純

是晤咄咄稱異與足下一番商確頗有領悟此道遠隔千世遥踰萬里而相師友矧同時同地如吾兩人者哉易康矦詩文如寒蟬飲露孤鶴唳煙令人不敢作塵氛想其縞潔之姿孤介之性如寒巖幽壑氷雪洽洽静者有悟俗士卻丞後來能有此人否到處項斯非妄也渠有稿若干卷曾屬余梓之悔昔季以浮情客氣石交中斷遂乖夙願有才如此令與艸木同腐朽友之罪也足下幸搜索寄我以便刻藏名山此念至誠斷不要譽正不必令康矦知也易無畫清眞可念才識復銳其好異之性不合時宜多尙晉人風槩此吾儒中狂士莫以世法便呵責耳謝岳生天資近道然不究心此學便有終身遊而不知之病我輩既邀天幸帶來天資又能全身刀兵水火若乃自棄眞虛負生人世一番矣此數友者護持之皆可入道足下無多讓也

又

生當末刼非了徹性命何以安身近來灰心學道浮情客氣詩文伎倆一槩洗滌昔笑稗純講學爲迂今日纔知迂不易也弟性疎而根鈍功夫有操舍體用分靜動妄字不能卽除兄過來人何以教我近作一篇寄正幸遍傳之以廣人學道之志

復蔣天植

弟樸陋疎懶人也隱跡蓬蒿寄情虫艸於名場實地兩無所得足下謬採虛聲遠緘辱問而趙公祖詢及敝帚空谷足音躍然色喜足下虛懷趙公雅道俱已古人矣趙公弟所素慕今聲氣下交敢爲竹中之避但恐下里之音徒虛所望耳其佳稿未入目容細閱方僭引數言弁首

史拙龍

蹌踉入山遂不及晤語云畏首畏尾身餘其幾誦之失笑然弟有皤皤白髮老人此身未敢許知已故烽火一傳方寸卽亂實非區區全軀保妻子者也昨堵公徵書兩至亦以此堅謝之不然材雖不逮心血頗赤寧甘老死蒿萊耶聞足下欣然捧檄中流擊楫正祖公事章師于野奇謀遠畧兼抱虛懷使人一見依依得士心可知矣

答劉浣松

邛屏子夜風雪飄襟山陰清興當有過之至今猶天半衰眷想也短章紀異區區不遑遠將瓊華復辱白雲盈緘香𧗠滿把藐姑氷雪之儒梅花爲神玉爲骨也洞湘于中州爲蠻荒之服而山川洞壑靈佐獨鍾故逴逴昔賢稅駕與開生面子厚三吾愚溪之篇次山石魚杯湖之句後人齒頰俱芳至于中興有頌退賦有詩豈僅風雅云乎哉上下數百季間又得明公傳燈續響也贈章鄭寄正礽花鳥千林當有嶽遊便可續談中夜矣

于慧男

五千里奔走風雪塵沙眞無毫髮適意惟得交慧男便爲快心耳所苦長安懷抱甚惡居心甚雜無佳詩佳畫以慰篤好南還匆匆不及握手望西山一帶山色渡河而後猶作故人之思也令兄東海雖日接教苦僻地日尋干戈無刻安閒得以握手清讌亦復在勞瘁中然時時望慧男魚鴈不可得則惟有効區區報故人耳其詳逸子畧聞想能便道也逸子陳社翁故開之隙先生長公今來長安訪洞門趙先生此公風雅異人非一味行脚頭陀比吾社翁聲氣傾遠近不可不一定交作客友窺其所學可也公車甚近相晤可屈指子受李杜翁未另致書幸吡聲

復易無畫

逝獻寇湖南羅織一時清流弟亦在數中矢死遁跡始保節全生回念此身眞若兩世而天涯艮友又當何似思之盆重神傷也吳公燕勒與弟稱聲氣変問芝陽人士弟首舉足下渠深悔見晩足下原不藉人重私冀得一不寂寞友稍慰窮愁不料後有畣沙先射者嗟嗟窮達有命矧此些些遇合不足爲足下惜也閲札有同社中傷而往來相傳爭以無畫不善藏爲言祇不知中傷者何人何事偈不一告我也足下才高忌者欲殺故不足怪只時數在末刼天地反覆

君子道消之會嘿足以咨不可一日忘耳我與足下肝膈兄弟誼過骨肉天生才難復不自愛焚琴煮鶴勢所必至稽中散慙栁下媿孫登之悔弟毎歎其不早曌足下深思而熟味之也世事已不可問我輩西山之日近且苦心學道一切事灰冷我輩聰明氣魄俱無着落到頭須向此中求也

答謝叔孚

籃輿相過不入乃以風雨爲言不知當日山陰道上風雪泝江呵凍打槳是何高致虑是吾家阿祖辦此不能與烏衣巷中人語耳佳詩領入客卒業以報

又

山居岑寂有同夢夢素心之友或阡陌相隔或忙暇相乖惟有閉戸著書無處告訴自爲潦倒正在相思而山陰輿短郵筒亦疎此歎甚于足下張志和云同天地之内何可言別則足下之池塘春艸得句驚人與弟之月夜朗吟挑床達旦便是玉麈對揮不必陶

公披衣言笑數晨夕也近詩一章與退之病鴟篇樂天大觜烏同一可笑足下有心人故以相示

答尹浪儒 以自製簫甚精以一枝見贈

古之高隱不惟趣志不同爲業亦異如王子偕牛朱子織屨以及蠟屐工鍛千世下即其業想見遺風足下抱中郎之鑒具簫史之才製竹審音如鸞吹鳳第恐俗耳不諧徒推床而偃臥故弟願借一枝置之座右引爲典型非盡知音也佳贈音清製樸月落星横時天風自入發爲異響即是報君也

張素存

甲辰下第後蹉跎無似遂不復敢親教時托趙允公轉致且踉蹌南還矣然高誼種種未嘗忘也舊同學楊悔菴博學異才交游遍海內其尊公九疑先生以甲子起家官至兵部職方遇闖亂靖節兵部職方楊又仁其同宗也悔菴著述甚富今來長安思一展其才得遍交先達弟敢効曹丘季臺風雅主盟定能一見傾倒不吝噓咽俾其三都賦貴弟亦與有榮幸矣令兄季翁同此趙允公尚在長安否乞致聲

顧犖峯

十月始見冬季縉紳大名已登中秘喜之不寐足下茂季美才嘗以文章聲氣主持天下此其始基將來大科名將有屬矣弟壯心頓灰蹉跎無似即詩文一道盡一生心力切恐後來不傳今偏隅小邑詩書無色弟則窮愁日甚而廣文一官久未即補其皇皇借鐘欲離鄉井不愛鄉里小兒之困不爲不肖有司所侮今幸天上故人日在都門必能時時爲故人地也前已附一札趙使者遍候不卜已達台覽否

劉小石

甲辰公車蹉跎百出非名根不斷實以垂暮無成而家園荒廢叩門乞食不能行之今日徒有仰屋且生平素志不能一展是以怨尤未泯故爲有識者竊笑矣在長安每累故人照拂不意此番而盟翁亦復受無妄之患爲窮交歎憤欲絕雖屢登台署與丁景呂徬徨總無補於患意用是耿耿五月出都此後即報無從覓未卜事局歸着至十月於趙友老長卽處得見秋冬縉紳仍覩台銜不勝喜慰同學之人出頭地施愚山及盟臺兩人耳此寒友之所以惓惓于懷者

又不僅禹貢彈冠私意也茲因同學楊悔菴今來都門尋舊友纂盛名思一見顏色悔菴詩文甚富想能一見傾倒不俟弟饒舌然恐長安如海投刺無門不客不効曹丘并祈倒屣廣爲延譽使子昂不須碎胡琴而太冲卽刻貴三都則弟與有榮幸矣

楊又仁

古人之尚友也或千里裹糧或萬里寄懷未有同里同時徒深懷想而不一接顏色不一通郵書如弟與秊臺者緣以比秊浪跡四方實無其便徒深耿耿耳弟以廣文岳州之安鄉甲辰適會缺裁還里星沙得晤悔斧叙數秊睽濶且道與秊臺共譜述其滇中乳木之誼出舉首二楊諸詩然後得窺隹作既服且歎服者服吾楚風雅振起有人歎者歎其同里同時有錢劉李杜而不一接顏色通郵書也而悔斧且以各刻索叙因喜而一一叙之得附名不朽并得藉以報

秊臺矣悔斧今來長安因附拙刻呈正倘有選刻敝帚借以供採擇焉悔斧弟老友而秊臺復與之同德比義真足張吾楚無疑矣臨楮不盡

答郭幼隗

白日孤虛與天同夢有觸心處即付苦吟知音既遠敗紙殘瀋徒褁墻壁和平之理邀神鬼而聽之詎握素書有歎盈臆即賦短歌以代促膝蔡馮兩忠傳及隹代古詩昔秊曾搜奉之嗣後新刻槩未之見遂無存者遲當索之他處至性所關自不與刼灰俱壞慧業即是定慧血性即是佛性佛不作斷滅之空也故人勉之

復林工宰

久知有工宰近見隹詩詩奇行徑奇同時比肩不交

而思尤奇同地咫尺不晤而書尤奇不已也詩數章御奇足下好詩故以詩投之弟秊來于此道與聲色名利同時灰冷世界到此佛家所謂缺陷吾儒所謂憂患夫苦海何以回頭憂患何以行素若止借五字為寄愁埋憂之具祇恐愈寄愈來愈埋愈出終非究竟是必別有安身立命處足下好奇故又以奇進之

毛馳黃

湖上與劉望之李子受同飲北窻屈指六寒暑未嘗去余懷也別來日在車塵馬足中生趣都盡錦雯罷官喪子尤屬愴心近亦不知何似可念也望之近遊何地子受已官滇中終是怏遭人不受蹉跎者如弟日復一日至老無成徒增笑柄耳一氊匏繫潺陵中日與風濤作對蠻荒之服人跡罕至不獨風雅道喪也足下聞之當爲我惘然弟集刻二種因家園綠林之變工未得竟今附正大文人有選事幸爲採對昔夜集一詩刻集中見弟之惓惓足下也宇台珍留諸

賢不及遍柬乞傳示家亦世官永嘉其聲氣文章傾海內與錦雯皆同學足下可一定交昭慶心公無恙乎其餘麗京魏美蘭生諸賢無恙乎一切曾定交者爲我叱名弁山陰伯調及之

潘鱗長

記津車星沙時屈指十餘秊十餘秊中星沙一片乾淨地遂成劫灰燐火其一時相聚之友如周子伯孔馮子根公楊子仲宣女郎淡白皆化爲異物而歸然如魯靈光殿者惟王生耳然兵燹之餘頹唐迂老丰華剝落筋骨空存如枯木假山雖終天秊生趣絕少壬辰勉就公車實爲訪友長安邸中得與此菴胡先生道故始知社翁晚秊學道此意無論登堂入室皆爲此日急着弟十秊不爲異物者賴有此耳何日始得握手一問津途也逸子南來耑爲性命大事社翁

作何開示無作釋儒岐觀此道原無岐處昌韓闢佛從未知學象山陽明且鬖鬖乎入之諒吾鱗長當有合處惟能令逸子無拾天臺茶飰便是社翁担當處也不盡

復蔣道生

足下茂齡秀質孔老世尊無不可學舉子業乃餘緒耳龍溪云舉子業何嘗碍學但認題直書胷中便是佳文至于遇合數也弟休矣秊未三十而老態見百事蕪廢世道至此滿地陷阱一身無處可安退念舊游不啻隔世矣

又

國家多難艸莽之臣惟有學道以終餘生雖根器魯鈍而志念頗誠始悔從前好勝好異都成客氣詩文伎倆總屬長根不僅世味褻塲也來教科名詩名云

云或認定弟當日面孔到此故我巳失即過翁相聚步趨又已忘之久矣弟固陋人也秊未三十有秋冬氣春初有欲物色玄眞子者踰垣避之於陵灌園則宜相齊不足千秋業經世事讓公好爲之也潭中自癸未來無一刻安靜永長一帶水便有霄漢之隔然蔓縩猶作竹社夏莽之想遠札知故人戀戀誦之枯腸百感何時再遊一[illegible]莽澗望蒼梧暮煙不勝神黯

嚴方貽

自許先生席中親教後遂以下第蹉跎自顧索寞不敢復與名流接待而秊臺鼎發亦未趨賀自念叨尊翁先生古誼厚道此中藏之其何能忘弟垂暮落䰟一氊且栽出處兩途了無所着虛名之無益人也若此秊翁天上故人何以策之玆有敝鄉老同學楊悔莽博學高才詩文甚富其尊公九㠀先生以前甲子起家官至兵部職方遇闖亂靖難而傳司空先生與有世好其職方楊又仁秊翁同宗也今來長安訪舊思謁諸先達以成名今東南聲氣主盟秊臺喬梓最

著也弟敢爲曹丘幸慨然接引之陳徜倩秊臺俱望轉致一晤俾三都之賦不致久沒則弟亦有榮幸

稽淑子

客歲一札寄吳仲倫入記室否溫地雖近海自是浩渺奇觀又得大文人爲山川開生面正不厭其僻且遠也家亦世得令永嘉爲足下屬吏朝夕晤言不患無朋友無文章無經濟同德比義而相師友眞不偶也獨亦兄者抱志遠大一行作吏望理者非一事求全者非一人非足下左提右攜使得展才行志不爲令困恐不能以令全也弟星宮磨碣天人交竄一氈潺陵魚蝦同穴空長豕木之嘴初無首蓿之盤豈眞鄭虔作倘欲使好事者口實也附聞一歎拙集已刻詩二卷先附請益

唐魏子

時事消息難問我輩採薇之日兄借首蓿齋作桃源則可若作出處商確蘇門不能致詞但有長嘯耳易無藎才太高不容于世不容何病兄以弟誼推及救助足見聲氣乳水之合此後尚須護持如弟身受此友風雅妙手只蒲肚不合時宜亦是執古法太過若云品不足則兄尚作世法觀或外人有先入之白耶大祇此友稽中散李龍湖一派人原不以生死毀譽易志我輩傍觀者似又多用一番彌縫耳

又

慧業文人造物雖極顚倒終有天龍鬼神爲之護持如足下質生不才如弟不隨刼灰者此耳來札云云恐有未盡此番之亂俱是大刼刀兵水火疾疫一時備至當是造行菩薩割人恩愛破人慳貪雖同業別報間有重輕然骨肉之內誰復有萬全無失者況身外物乎若弁全之不祥甚矣如弟者目前眷屬似獲完聚屈指五倫之內失我兩昆一叔一嫂旬日而營四墓一手而撫諸孤子侄離散親故流繫者東奔西覓拮据傷心大瘠未平災疫相繼孑孑一身僅免不侵異物然而刀山劍樹地獄變相餓鬼惡道可謂備

背之矣

又

足下行後弟僾作十日戚斯道無人豈徒離索近亦有解顧匡鼎者其所稱乳水和合機鋒相對不能不思足下也六月幼兜自粵歸傳足下僑寓星沙間甚適好友雲屯清與泉湧作客如此殊不岑寂及接張星手札煙雲滿把瑤艸盈束不惟向所傳不妄且悉足下特快適已也文章之理常與興會汙隆故司馬子長泛洞庭雲夢而文益奇子美浪跡江湖而詩益恣晉末清流避居江左蘇黃諸子不為鄉人李龍湖

謂中土無人思得詩友一丞自古畸人未有不離井閭使文章百世者今猶患足下不大游耳漂泊之感何自而生如鼎岱者正苦笨漢一機不運舉步生塵饑寒所驅勉就稼圃於所謂采山釆隱兩無實際乃復徙羨所慫如何大祗生來命相多落憂勞生來受用惟有堅忍如灌園躬耕捉筆灑墨便是受用然對豁達高明如吾足下者則弟祗成一極迂極拙之人而已近卜葬竹塢座延津公了楞嚴楞伽二義始稍稍尋出本來真慧始知從前所言文字慧業皆皮毛也惜不得真慧如足下者同時證取當別有領發也

栁子有志風雅弟所樂聞然曷不一示篇章徒說梅子動人津液耶弟於此道雖極苦心然季添時過聽明日減心手日鈍故其所作情深趣少如欲問津鄙人如問嫵媚於老去徐孃西施非不傾城然至今日亦不免缺齒皺面老嫗矣至於好贊一念遇異人異詩時置心口不可及處便似伯牙不見連成但聞海水汩沒山林窅冥羣鳥悲鳴延頸四望而心悲終之移情而止是弟求友益處敢曰憐才舊刻寄之新詩頗多不暇驟録張友到庄日已晡次日即行匆匆燭下書數章漏已更下矣幸與栁子共觀之餘當續至也

儲嵩衢

公車道上風雪塵沙幾不知斯道爲何物乃有平泉位置草木俱香潤人聞見消人鄙瑣至今夢魂猶在邯鄲道中也往來匆遽不遑一詩相獻徒有耿耿敝社陳逸子風雅名流偶寄跡頭陀今來北上蓋爲訪故敝鄉趙洞門先生其尊人同譜石友也便道不容不晤社翁社翁聲氣如雲求友若渴想亦樂晤者便附數言相引逸子塵沙奔走中又得一豁言笑矣桂翼老社兄未及另裁同此致意

劉杜三

郵書兩番報緘杳絕抑遠道浮沉抑故人棄置弟不宥妄交人攸水不能不念僧隱自白門之別小則是非毀謦大則生死存亡幾千折而百鍊之區區鄙人尚不失故我頗不負爲僧隱之友矣時事至此買生痛哭之秋陶潛醉吟之日救世事讓公好爲之東皐半偶此腰懶折不能不容我也經歲閉戶不接賓客領略苟全性命四字故得一意清暇詩學畫學日異而月殊畫尤有得心處便拈數筆呈之并佐近刻

程穆倩

癸未白門爲窮愁淹留之客悲歌潦倒中惟吾穆倩時時慰我雖隔十季如昨日事苦弟生非其地日在羅乂鬼域想念故人眞若儸佛趙友沂南還曾携維揚諸名宿唱和詩見穆倩于皐兩公近詩始知故人無恙刼灰燐火此道不談久矣矧湖南戰爭地乎不能不羨足下人天福慧也

復龍季霞

江左清流辰星畢集儛舟暫渡競倣角巾兵燹之餘機緣不偶所缺者未能揮麈長夜窺公識度也近憂患百端時值秋冬爲懷艮苦樂琴書而不能消埋天地不可解發之吟嘯楚澨殊多視足下悠優古處作東皋歲月眞有天人之隔矣

又

屢奮明誨竟不能報懶似嵇康宜乎其不聞道佳詩典質奇變逵過黃初不惟時輩卻步盛唐諸公當斂手避之矣弟直用冊黃意三益之友多聞則未能直

諒庶幾近似盍詩之道甚微毫髮天壤欲典也宜簡不宜累質也宜樸不宜木奇也宜正不宜詭變也宜轉不宜脫足下有長吉之慧子雲之博救公安竟陵流弊非公不可故不覺苛責而厚望之也

又

人生手足一大關矧尊兄如几几公者乎子瞻寄弟詩云與君世世爲兄弟願結來生未了緣達如子瞻至性關頭尚作此不必然之想況鴈叙　翩翩忽然中斷者乎雖然世道至此有生之苦或有甚于死者一切文人尤蘭香象齒眞不若几几修文天上作記玉樓撒手雲煙爲快也

復過無過

承翁逵念明教諄切且破四相云云不臧當頭一棒此四相破眞何有炎涼煩惱之横至然此境須是世尊孔老到手人方可卽須菩提降伏安任猶是強制未能徹底乾淨況我輩日在克伐怨欲中者乎作客新豐馬周無識甚念甚念袁中郎詩有云何如四海袁居士偏遇人間憔悴人不覺又捧腹矣

又

三月決志力耕爲養親全身之計四月亂甫定章師峩山招出山堵師徵書兩至殊不料羊裘之人與漁

戶無異且堂有白髮此身未敢許人故踰垣避之未便洗耳恐汙翁牛口耳可歎處堂之愚古今如一近又以妻兒之故卜居城隅六月瀏陽蓉周石拙公祖竟殉疆場幸督府威信遠播殘寇盡降星沙遇城皆成營壘餉繁民困天人兩窮不測之憂又在意外近且金陵江楚俱急瀕中壘卵戀決不知何日翁逵隱芝陽淡巖俞峯之間有避秦故蹟不應復夢汨羅矣

朱開子

處漢上求友如入海見寶雖琳瑯蒲目然硨磲魚目不少亦足使夜光龍珠混迯無辦非番賈細瞻寳氣幾失眞僞如吾社翁者清深靜穆入塵不滓無論一切時艷謝絕即讀書學道之氣一齊俱歛幾使晤者不知開子爲何如人記夜深秉燭捉筆疾書販終典盡如爾明石鼎豪吟令疾喜幾咋舌驚死至今此意未忘十詩出入懷袖三歲字不滅時時若與儲王居不敢令人目之也弟生平倔僵不能不低頭開子矣已將佳作十韻一一和之錄付逸子兄處可取觀也

逸子陳兄十季老友歷盡世變乃爲頭陀然不可以頭陀盡之也其詳在弟贈文中今有南北之游專爲訪友了生平忠孝大事漢上之友首屈開子開子當辦一副詩文壯其行色無令逸子寶山空手又無令逸子夜光之氣以行脚二字擲入硨磲魚目中可也弟客歲失偶思今秋來漢上作茂陵之求開子閒情老到人當能爲王生作桃葉渡江楫否也匆匆不盡

寄懷人兄

天涯之內飲我食我愛我教我忘我之狂許我濶略兄弟骨月無如我大兄雖相隔二季無日不念念無刻不篤弟命不辰生非其地日在干戈是非中相對者羅叉鬼子思一脫苦海而兒女牽纏客歲秋弟婦疾夭五倫之內藹目無故舊骨血人生生趣至此都盡即欲一意解脫終成矯強耳回念漢上時肝腸面孔若隔世矣八九月不大亂仍有公車之志來握手漢上以悉別後苦境便圖移家湖北之局矣逸子故開之先生長公以衲子行脚作南北游過人大有不

能筆盡盡弟所贈文中想大兄晤時必索觀便得其詳此公肝腸如雪聲氣如雲慕大兄聲名久非托鉢求施者大兄必能一見央之也餘不盡者陳兄又當口道之

吳旣聞

長安道上騎尾誤失暨朝策蹇遂南途窮僕猝極爲狠狽日望家園愁足游致頓令湖南鬼國羅剎夜叉日啖食人憐刼未消炊臼復慘無有生人之趣寄愁埋憂消磨白業遑札至故人心尙爾正擬作春及詩奉報時有客游心緒不淨且詩句對君難出手秋冬之際或可把臂傾倒也

李春陵

風雪中泛舟湖上思一見太翁先生典型如慧可立深巳得西來大意又如海水汨沒山林雖不見連成巳移情矣別後盈盈一水空如河漢先君一銘荷茲金石與延陵一語并垂日月矣

趙石君

旌旄過江野人方入深山若避車轍遠緘復辱感知愈深日者曾附短箋不知洪喬書郵無浮沉否古贛振旅湖粵勢連此明公入江第一策也當兵驕餉匱之秋力竭智窮之日乃能羽扇綸巾逍遙指顧非留有甲兵敵聞破膽者不能也白水眞人早勞夢卜寧僅北門寄托哉佳詩已爲叙而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矣

趙友沂

共處星沙相聞未接一語及長安投拜俱相左此中機緣何乖隔乃爾然吾社翁丰華英采思之過半不必揮毫灑劍始覩東阿也陳逸子南來耑訪吾社翁并尊太翁先生渠先公開之有同譜世誼想社翁古道定不因時遷移逸子風雅名流一旦棄去爲行腳衲子此過人遠矣諒吾社翁相見傾倒必在世誼之外矣便郵長言不勝饒舌

了菴文集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岱撰是集九卷皆雜文第八卷則全錄墓疏殊失刪汰其文雅俗相參而好爲詬訾之詞猶明末門戸之餘習

內省齋文集三十二卷

〔清〕湯來賀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書林五車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內省齋文集三十二卷》提要

序

南豐湯佐平先生其人司馬涑水之人而其文則歐陽子之文也予恒誦而志之矣近彙其內省齋諸稿屬予評定予讀而歎曰此所謂有德者之言乎孔子稱文莫猶人而躬行未有得若佐平者其殆餘於行而溢爲文者乎始庚辰春與佐平偕捷南宮予駑稗不能知吏事獨念溫飽弗志昔人所訓當在今日而朋輩中弘才勁骨以天下已任未有佐平若者因歡然定交佐平亦不鄙孺子而教之長安數月晨夕靡間所講求砥切者一以古名臣及當世之大賢爲師當是時吾兩人意氣壯甚謂他日治不東海守不清獻立朝正色不宋廣

平皆上負吾君父而下不啻於友者也其後宦轍中外各矢此意以往予兢兢救過而佐平爲能激昂奮發以生平所學盡見之政事維揚數載廉惠大著督撫道隣史公倚眷若左右手一時朝右柱礎要地鎖鑰無不虛左推轂思得佐平重者而佐平竟以忤時相故垣署偃蹇分司遠出然後

勲施懋立洊歷崇階天下事不可爲而佐平之身亦終于隱嗚呼天之生才果有意乎無意也如非有意等質齊量可矣若馬然羣駘之不必其騏驥若木然羣櫟之不必其豫章柟梗也如有意耶則宜與之時以大其用若騏驥之必千里豫章柟梗之必舟楫梁棟使生其時者羣被其澤以無

憾也然從來天下治日少亂日多賢人君子困抑之數多而得事之日少則豈其果無意抑雖有意而不能私厚之通與塞一聽之於其遇耶又豈其别有以用之而所重者不盡在於榮名顯功之際耶嗟乎佐平以追風躡景之才不馳騁天衢而頓折於羊腸鳥徑之間其干雲拂日者不以備

楨榦于清廟明堂而窮稿於空山絕壑其堅忍[illegible]硊於斤斧之戹睨雪霜之摧悴蓋亦有年而佐平之人亦於是老矣此吾所以讀其書而傷其遇也然時數在天而道在人無地不可自勉佐平以其生平所學砥之于躬又以躬之所不盡而著之于言使後之服其訓者引繩削墨若工之有矩

而營度不愆若醫之有方而所投沉痾之必起斯其所濟不逾遠乎往佐平在揚留意矜恤所平反究獄至數百計其敷政惠藹不下東海于公而焚告之嚴一如清獻其抗禮大璫當上下茅靡之際而丰裁嶽立召人考選斥彼權奸之薦剡見餌而一刺不入以是歷梧垣遽奪秉鉞嶺表鶚擊

貪墨幾于萊公一筆而御寇握爵擁犀渠十萬衆若某勳某輔右抑首下氣請斯須之間弗得也其立朝正色又何減宋廣平當日夫人如佐平亦可以止矣所不能爲者時而考其樹立亦可弗愧矣司馬公居雒十五年而資治通鑑成後世賴之使其十五年中書不過一時之治安也而是書至今傳學士大夫之尊信誦習與紫陽綱目並崇不朽者未始不以司馬公之故言之輕重存乎其人蓋彰彰矣于佐平奚疑又安知天之所以用吾佐平者不于一日之榮名顯功而千秋之典則耶予惰且拙不能副鞭策十一而終始同志三十年如一日知佐平深亦固有莫辭者因讀是集

而謬爲表著如此若其爲歐陽子之文凡諸有目能辨之矣南城眷年同學弟徐芳仲光氏拜手題于松朋閣

序

江右故多文章節義之士自古稱之以今觀於湯佐平先生其一也先生負命世才維揚東粤稱治行第一他如抗大璫忤時貴尤昭昭在人耳目未幾桑海頓移遂絕意當世之務唯單心撰述故其爲文淹雅典則粹然一出於正凡有裨民情吏治維風厚俗之事周詳反覆往往三致意焉亦其志操類然非苟而已也或謂先生未竟大用坎壈終身譬委楩柟於溝斷識者傷之然聞其尊甫恪素先生

年踰大耋康強矍鑠望之飄飄若神仙中人先生雖食貧茹淡方裁薜荔以當萊衣采薇蕨以代甘旨入其室子姓森羅雍雍肅肅恍然置身黃農虞夏間也噫嘻天之所以祚名德者亦云厚矣况乎異代而下讀先生書又以見先生之爲人與其立言如鼓應桴如鐙取影而未之或誣也豈與夫躬行弗逮區區工華藻之詞而無關風教者可同日語哉

南陔子王潢撰

序

古之聖賢大公無我故胸懐浩蕩舉世之平陂往復皆不足以動其衷而惟汲汲焉以公其善于天下知此義者可以讀惕菴先生之文矣先生以庚辰名家筮仕廣陵考邀刑垣而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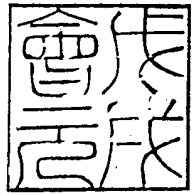
權姦出爲嶺表分巡旋膺殊擢而篤念倚閭遂乞休林莽其平反寃獄也卽歐陽仲實之爲民求生也其冰檗持躬也卽楊關西之四知自凜也其不畏強禦也卽周濂溪之於分寧王子野之於蔡州也其里居鄉約也卽

郭有道王彥方之善俗也跡其生平無一不以好善爲心見一善焉行之惟恐不堅聞一善焉譽之惟恐不亟卽今著書立言隨事隨時皆誘人以歸于正其藹吉忠厚之音令人坐臥其中十日而不忍忘噫先生之意期

於救世非欲以文章鳴也豈知天下之至文卽在于斯也哉觀其所評孟子過于老泉至若廣陵敬慎錄欽恤錄東粤分巡錄則皆見諸行事可爲師法者也他如山行雜咏足以解吾鄉之惑也閨訓邇言足以端風化之

原也六言歌解足以動天性之良也刪補三字經足以正蒙養之功也凡此者皆與人爲善之苦心也公子永誠夙有文名今將次第訂梓問序於予予掩卷而三嘆曰天下文章其誰大於斯乎讀是編者秉彝之好當勃

然而興矣

康熙辛亥孟春廬陵後學張貞生幹臣撰

序

湯佐平先生韜光晦跡抱道藏身者蓋三十餘年矣自其起家甲第司理維揚擢刑垣分廵東粤靖海寇遂進司馬赫赫有聲而其尤著者則抗大璫忤旨相問人所不敢問之奸雪人

所不能雪之枉平人所不獲平之劇盜既而婆娑乎柴桑栗里之間棲遲乎泌水衡門之下其高風峻節可不謂難焉且夫士君子立身行已出可康濟斯民以上不負吾君而下不負所學能已見於天下矣乃卷而懷之

擇地而後蹈硜硜之節甘於窮老盡氣而不悔此在今世中幾何人哉先生已不朽矣乃先生歆然不自以爲足益撿身制行被服若儒生發爲言語文章皆根極性命反復致意於綱常名教之大端推而至於經術經世

一切有裨民生有關國計者慷慨論列不厭其詳而益歎先生之才大而未究其用爲可惜也歲庚申先生來遊西湖偕長君承誠枉予於苫次且出所著內省齋全集屬予爲之序予小子之生也晚聞先生立朝之偉與

執節之高謂當於古人中求之而不意親炙其耿光側聆其謦欬斯已幸矣尚敢以蕪詞勦說玷先生哉雖然先生之人千秋之人而先生之文千秋之文也太史公不云乎非附青雲之士烏能聲施後世予不敏於先生

重有賴焉且非獨此也先生與先君舉主文燈巖太夫子同鄉同籍又同官執法其出處大節與生平抱負無不同者予少時獲侍文太夫子即熟聞先生名師友淵源之誼尤有情動於中而不能已者因不揣固陋而爲

之序弁以志論述之有由來云

昔

康熙庚申仲春下浣

禹航後學嚴曾榘謹識

內省齋文集總目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目錄

一卷

論

隱惡揚善論

講學論　梵宇論

闢佛論　遊民論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論

隱惡揚善論

聖人之心常以萬物為一體故誘掖奬勸欲使天下咸歸於善焉斯已矣夫人無不善之性世無不可為善之人聖人深見乎此是以廓然大公物我無間如天地之容庶類如江海之納百川化育靡窮消融靡跡斯能與人為善而為古今之所不可幾夫子稱舜之大智曰隱惡而揚善此千聖相傳之心法哉或曰

聖人存厚道見有惡欲其可改故不忍傳播見有善欲堅其志操故不忍掩藏或曰聖心渾然惟善不雜一惡於其間故祗見人善而忘其惡此二說者皆是也而聖人之心則不止於此也蓋見舉世之人皆可化而為善所謂隱惡者豈特遏一二人之惡哉所以遏眾人之惡於未萌也所謂揚善者豈特成一二人之善哉所以成眾人之善於將來也何也人之為惡或出於無心或繇於偶激而事後輒追悔者固可憫矣抑或有意為惡始焉猶畏人知而不敢顯行偶發其姦狀則彼將肆行而無所忌是以一言而成斯人之惡矣後生小子不知世有惡行雖飢餒

不滅然惡萌於心而未敢動也一聞人有惡事遂靡然倣之徑資一開輾轉蔓延而莫能禦是又以一言而成眾人之惡也若夫人有惡行吾惻然憫之急急焉思所以化之或潛止於未萌或默移於將露或匡救於已行總以養其羞惡之心使彼知吾意而有所憚則一二人之惡於此焉遏矣又使後生小子不見世有惡行雖有不肖之心猶未敢發正可以施吾化導而潛消於未行則眾人之惡亦於此焉遏矣人偶為善必有翹然自喜之心吾不為揚之則志氣消阻而不能自進於高明是以一默而阻斯人之善也後生質美有志趨向皆若於無所矜式而自

止今見有善而無人揚之其孰能觀感而興起乎是又以一默而阻眾人之善也若夫偶為善而不自知吾揚之曰此為善彼必躍然喜曰此遂可為善乎偶一為之遂足動世人之讚嘆乎愈鼓舞而為善矣則善不可勝紀矣是一二人之善於此焉成矣旁觀者見善有人揚必且曰彼遂得人之愛敬若此乎必羣慕而倣焉或自愧而勉焉漸摩日久浸成風俗則千萬人之善亦於此焉成之矣夫遏千萬人之惡而成其為善非天下之大智其孰能與於斯哉此舜之隱惡揚善即所以與人為善也夫與人為善豈專藉乎權勢哉已德既修而以誠動物雖耕稼陶

漁皆可以爲善至登庸在位則聞人有善必薦而舉之顯而用
之以弘其善豈於天下豈特稱揚誘掖而已哉易曰君子以遏
惡揚善順天休命孔子曰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又曰君子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皆是道也曰樂曰惡則深於隱揚矣然
則隱惡揚善固千聖相傳之心法哉學者勉法聖人專心好善
而無所私耳不聞人之非口不談人之過見一善非惟恐其不
聞於天下得一善人惟恐其不用於朝廷如是則存諸衷者無
非善念而宣諸口者無非善言志日堅而德日進於以希聖不
難矣

謝秋水曰發揮隱揚之旨可謂曲暢旁通其功可幹旋造化
豈僅鼓吹聖學羽翼經傳而已哉

周鹿峰曰從隱揚處見得舉世皆可化爲善此聖人大公無
我與人爲善之意也先生一生本領在是於此文略見一斑

胡絅文曰獨見其大於聖人同天地處一眼覷破覺他人極
力形容皆屬管窺蠡測耳

講學論

講學之功大矣哉所以倡明教化興起人才天下萬世之治安
將於是乎在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獨學而無友則
孤陋而寡聞三代之庠序學校皆以講明義理而相尚以躬行
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人才盛而教化行教化行而風俗
美此道得也故夫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而末世乃以講學爲戒
不亦謬乎或曰宋有僞學之禁何居曰似是而實非言潔而行
汚者未必無其人也濂雒關閩之學則皆以躬行爲本矣僞焉
然則何以有是名曰此韓侂胄之言也侂胄知已之所爲不容

于清議故疾之如讐欲禁錮君子而君子之詞直不誣之曰僞
則不足以動人主而無以勝天下之賢人故誣士人以僞學猶
目朝士以朋黨也自朋黨之言起而在朝之君子爲之一空矣
僞學之言起而在野之君子亦爲之一空矣驅一世之人使不
敢爲君子而國家猶不至于敗亡者未之有也嗟乎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韓侂胄輩以斯言禍宋而後人尚欲祖述其言以錮
君子而害萬世乎或曰濂雒關閩遂可爲聖人乎曰然然則數
子於宋或無益于治平或無救于亂亡何哉曰此五子者坐而
論道之人也使宋能用之爲相而親信之久任之則唐虞三代

之治不難坐致乃在朝者或數十日而罷或戹于下寮而不用使不能稍展其才而望其與道致治豈可得乎且程子爲主簿而教化大行朱子爲提舉而政事可觀濂溪之治獄伊川之進諫稍一用之已有成效而況于大用乎或曰南宋專講誠正而無經濟之才是以兵日弱地日削非道學之迂無益于世歟曰噫此世俗功利之見浸淫日久而爲是言也治天下以得人才正風俗爲本賢者在位則天下之俊傑皆樂爲之用而人才日盛風俗日端政教日隆天下有不治乎哉宋太祖尊賢禮士親贊孔顏兆三百餘年之盛其後反其所爲信任群小創設僞學

之禁以錮天下之賢人斥逐貶竄殆無虛日夫以難得之才不惟不能用而且嫉忌之禁錮之以此爲政雖全盛之天下未有不敗亡者況當內外交訌之際而猶可救藥哉嗚呼率天下之人以脩身勵行爲戒而風俗日底于敗亂幾何其不胥而爲禽獸也南宋必亡豈待金人之席捲崖州之颶風而後事不可爲哉其僞學之禁固已盡天下之元氣矣予謂宋之風俗正而人才盛者太祖崇儒之效也其後削弱敗亡不可救止者侂胄等禁學之罪也至其末季猶有節義炳然流芳史冊者諸儒講學之功也欲救天下蒼生者其尚以此爲鑒哉

徐仲光曰予嘗謂人心不正士習日壞皆自諱言講學始但我輩無時無地非學則隨時隨地隨事隨人莫非講學讀鄉黨一篇聖門道學真派思過半矣佐乎此論可謂有功名教之文

倪闇公曰講學非過也講學而流爲門戶此後人附會者之罪而非始事諸人之過也有江陵書院之毀遂有異日璫人生祠之建一反一復而時事不可爲矣讀此文爲之慨然

梵宇論

邇來多與創梵宇或復古刹而増爲壯麗爲之者以此見其功竊以爲謬矣予雖不知佛教然觀其絶類離羣飄然世外而峯峯以濟世爲心夫豈自私自利求田問舍之流哉聞諸友人曰佛盡空諸有故心無罣礙今乃多爲之像又巍焕其居則與人之峻宇雕牆堂高數仞者何以異噫一宮室之美且不能空其爲罣碍多矣不大戻其教乎或曰小民無知惟見像皈依故必尊崇之斯可起人敬信耳余曰不然使其果可敬乎則雖無寺宇而人自信之若謂非此不足以動人則是土堦茅茨不能使

於變時雍而卑宮室者不能敷文命於四海也若謂需此而後可以動人則是瑶臺瓊室阿房隋苑必能令天下歸心也夫人主之好興土木猶失人心而況遊方之外者乎以秦隋之富猶取之而歛怨況當民力既竭之時乎或曰彼强取於民故爲纇怨今則衆皆樂助庸何傷乎曰不然今之樂助多金者其所取諸民間果皆出於道義乎抑有倚勢作威非所當取而得之者乎朘民膏以興梵宇固超然塵外者所不屑亦有心悲憫者所不忍也至若持冊募貲必假要津之序而持當路之書然後土民勉應之非其所樂從也梁武帝以造寺寫經爲功德而達磨已有並無功德之對今習其教者獨未之聞乎常思佛道崇虚而心切救人乃括有限之民財擴其居而隆其像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嗚呼此豈佛之所樂爲哉

梅律之曰吾儒毁佛以爭門戶似亦不必但以微言與醒足矣惕菴素不佞佛力闢聖道乃有此平心之論耶

謝秋水曰勁利暢達令人醉心使昏知識讀此尚相牴捂則決非悟道者矣

銅佛像論

豫章之西山新造銅佛極高而大蓋共僧所募得諸東吳二浙之所施也銅像重大道遠難致分為數段乃民西江閘其過梅嶺時僧督之遣行有司怖藩王勢捶楚力役之人因而斃命者百餘嗚呼慘矣予素不知佛法然聞其道以無生為貴雖眞身猶以為幻而況於像乎既空諸色相矣又何取金碧輝煌而奢侈壯麗之為尚乎又聞佛道以戒殺為慈今因一己之假身而累無辜之衆命佛其忍為之乎吾知其不然矣噫彼募緣者但思尊崇像教以聳人觀聽而致其皈依豈知其流毒之慘遂至

於斯哉然則當如之何曰宜毀其像而取其銅鑄錢以利百姓又彰明其理以戒將來庶幾白佛之寃而解衆人之惑噫佛其有靈乎無靈乎如或有靈其必以吾言為是乎

謝秋水曰前段辯析合理後段處置得宜眞如山之判也非此不足以醒憒憒

陳岳樓曰鑄錢以利百姓明理以戒將來此救時本論即孟子正人心大學問

遊民論

天下之患莫大於遊民非農非士不工不商而欲徒手以取利不得不肆其所行肆其所行而斯民之疾苦遂無可控愬矣長人者其忍坐視而不救乎十年之前客有語賀者曰今世有三多爾知之歟師多於弟子醫多於病人堪輿之術多於求地之家賀曰此三者世所急需予正患其少耳使其心能正而術果精則愈多而愈善又何譏焉惟世之遊食者冒其名而鮮其實雖謂之無人可也奚足以言多哉乃近有三多則甚可懼焉強盜多於殷戶訟師多於告人市儈多於農夫得志橫行其黨日

盛此三者皆民之大蠹也昔民多富足而江右鮮盜偶有一盜則官司必力勦之今一郡之中殷戶無幾而寇盜充斥剽掠頻聞官司不究強盜而專困失主故民間不敢控告或有勢豪被劫者偶一鳴官則又諱強而為竊且聽其仇攀株連蔓引延及無辜使良民立破其家而眞盜反因而得計或瘐斃於獄間或優游於事外捕快獄卒反為眞盜之爪牙聽其指使以詐民財如斯養盜而盜風不日熾乎往時訟師可屈指而盡也今士習日趨於下而延師者無幾扎跡士類不能餬口既無力為商賈又不屑為農工思惟假借官威漁財甚易而又不能充胥役也

乃相競而爲訟師羅織窺闞反覆挑激而民間之訟獄安得不日繁乎官司旣德之且畏之氣燄薰灼乎民不敢仰視其權旣重而貧士不競爲之乎往時官司勤恤民隱殺值又平故農家雖苦猶得息肩于南畝今則官司與胥役視農夫若魚肉鞭撻橫施市猾遊民視農夫若螻蟻陵轢無忌而農家已不能安矣加以穀賤傷農終歲勤勞而不免于凍餒故農之黠者盡變而爲市猾棄鋤耰習拳棒馳波濤之辯恣欃槍之才陵弱暴寡自矜得意衆皆羨之而田卒汙萊百姓之被荼毒何所底乎嗚呼令世爲患之多不止於此而此其最大者也予謂昔之三多猶

有益于世特患其不精耳今之三多則爲害甚大民力已竭何能堪此誠心救世必當實嚴保甲單騎親行而不因事以擾民民間被盜者許其告發必秉至公以訊之眞盜訊確則爲首者使之立斃而不聽其誣扳爲從者或禁或保必酌情而不輕縱即日贓證未確必取鄰里公保而後釋之必嚴其鄰里之至確者而後信之凡有能擒盜者必立賞以鼓勵之而又哀矜失主不忍苛求而又嚴飭捕快防閑獄卒不容指使誣扳則盜不得行而爲盜者鮮矣官司不欲多訟勸民和息而審斷必公有訐告者必究訟師而嚴懲之勿懼其上控而遂寬之使其無所利

而有所畏則人不羨慕而效尤者鮮氣燄其少衰乎又得司文衡者絕賄賂而謝請託爲提調者重實行而端士習則士皆向學而爲訟師者鮮矣官司見農夫則優恤之見里老諸人則以重農詳諭之然必省告訴勾攝之煩必懲訟獄株連之慘必正屠宰盜牛之罪必禁稱貸重息之苛而後農可得而安也或有事出郊外見耕耨特勤者必停車而勞來之計爲獎賞以勸之則人皆鼓勸不以耕耘爲苦而棄耒耜者鮮矣嗟乎遊民日盛官使之也官之爲厲賂重故也積習不遷苞苴不絕而求百姓之安冀天下之治奚可得也有心世道者其尙亟清其源哉

陳岳樓曰說得痛快使讀者生悲憫心又生警創心救世大文字

封禹成曰議論精確籌畫周詳先生以救世安民爲念故形諸楮墨莫非經濟名言眞有功於天下後世

目錄

二卷

論

内省齋文集卷之二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論

召伯甘棠論

召南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司馬遷曰、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後世美旣去之官、輒以甘棠擧之、噫、抑思召伯之實政、甘棠之所以得名乎、史載召康公治西方、大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召公曰、不勞吾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廵行鄕邑、聽斷于隴陌阡畝之間、憩茇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爲之歌蔽芾、繇是觀之、甘棠之樹、實在郊外、不在國中也、召伯身居方伯、不可謂不尊矣、卽以訟召民、亦分所宜爾、其又何憖焉、乃不忍勞民、而躬歷阡畝、嗚呼、何其仁也、蓋民之疾苦、爲上者不能悉知也、小民惴惴、其敢入國門而得自達於上者、百不能一焉、惟召伯誠心惻然、務在勤民、廵行鄕邑、隨在聽斷、旣使民間無勾攝之煩、且時與百姓相親、使樵夫牧豎皆得見方伯而輸其情、當是時也、在上者無不悉之民情、在下者無不達之隱衷、又安有不得其所之患哉、此其法甚美、而後世鮮能行者何也、懷宴安也、崇體統也、投謗議也、大抵于懷安閒因循息

情而不遑計及于遠方或有欲行者則左右之人且曰體不當褻褻則損威旁觀者又曰勤恤相形則同列忌之謗議生焉三者固結于衷而弗能釋故雖有意恤民而民不被其澤矣召伯盡去繁文不爲崖岸以公心而行實政奚所顧忌而設爲不必然之慮哉嗟乎後世頌美者咸曰甘棠抑能師召伯之意實行於郊外乎（引雨亭收之有波瀾有頓挫）嘗考後漢仇香爲蒲亭長有民陳元者毋告其不孝香躬詣元家爲陳人倫孝行元感悟卒爲孝子後唐張全義爲河南尹每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其人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老幼賜以茶綵衣物若

此者殆有甘棠之遺意焉嗚呼漢唐末造猶有能行之者而况於乎世乎後世或紛紜勾攝務稽日滋（正意在此）與夫訟獄之期累日不決甚則蔓引株連使百姓疲于奔命而多愁苦嗟嘆之聲讀甘棠之詠能無愧乎雖然召伯之行亦未可輕倣也使與馬雜遝從者塞途則隴陌之間蕭然煩費又不若勿行之爲愈也後世若朱子提舉浙江時每出則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嗚呼此甘棠之實意也斯足媲美召公也歟

予少時於甘棠詩草草讀過而未達其義邇年詳繹通鑑乃知甘棠在郊外不在城中遂爽然自失矣予在廣陵惟泰州民顧孟麟誣告大盜一案躬履其地得雪數人大冤或於祭盤時偶一行之然未能盡行已志遠遜古人每思衙署苦在應酬倘能聽訟於隴畝則所省迎送者不已多乎惜當日未能皆不詳義理之過也今承甘棠之詩愧悔何及（自記）

與仲升曰堂下千里門庭萬里爲民上者果能實心愛民體恤安足拘安見召伯之棠不可再見於今日耶惕菴固能以實心行實政者惜其惠澤僅及于維揚與東粤讀之使我三嘆

延陵季子論

大矣哉讓乎非審于義利之辨而能爲此乎夫子稱泰伯爲至德嘉其讓也而世之論者皆以吳國之亂歸獄于季子不已過乎吾觀季子益明于知人而深達治亂之機者也彼見僚與闔廬恣睢暴戾他日必起爭端國之將亂不可救藥故潔其身而去之不得已也何以知其然也季子之識見微而知著其使齊也曰國政未有所歸難未息也在晉則曰晉其萃于三家乎嗚呼季子能識齊晉之禍而不能知吳國之亂乎知吳國之必亂而受之是不智也季子明足以知此而不能救援而身與其亂又何益焉則惟飄然遠遁以自全其身而已矣觀其語晏嬰曰子速納邑與政庶免于難晏嬰從之既而國高之變晏嬰獨免焉其語叔向曰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難噫季子能爲友人謀獨不思自爲計乎是所以辭國者仰其所以告晏嬰語叔向者也是賢士保身之哲不得已而爲之也豈知其力可救悍然不顧而特以一讓鳴高哉世人往往以成敗論事而不察其意之所屬遂以讓國爲非亦已過矣夫讓雖不當不猶愈於爭乎春秋之世日事兵爭糜爛其民而莫之顧視季子之泥塗軒冕脫然塵埃外其度量之相越豈不遠哉夫立嫡以長禮之經

也太王欲立季歷未可爲中正也泰伯乃逃之荆蠻離而父子棄而宗祧冥而華夏以從事於斷髮文身之俗不亦異乎使非聖人稱其至德則泰伯之可議不有甚于季子者乎假令季子之讓得聖人以揚之則後世亦無容置喙矣然季子之爲人夫子未嘗不許之也表其墓曰君子雖槩論平生未指其何事然使其讓爲非適足以基禍則小廉曲謹何足以爲君子哉嗟乎衡品者必得聖人而始定彼因成敗以論人遂詆讓國爲非義則泰伯之讓又烏可爲至德乎哉

陳言夏曰季子心事昭然如揭可稱明照千古

蕭相國論

予讀蕭相國世家見其以田宅自汙與爲民請苑二事而嘆當日之君臣互相猜忌何若是之甚也豈戰國之遺風未殄故相習而不自知乎然予謂高祖之愚未必如此特好事者創爲斯言耳何也輔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百官所奉以爲法者也使四方傚其所爲皆以貪暴失人心則人主孤立于上其何能久高祖爲創業之君寧不見及此乎其言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是觀之安知非買田宅遂爲上之所鄙乎不然聞貪暴而大悅見其恤民而怒之則是高祖以貪令也則是必失民心而後可以爲忠臣也此風一起臣下皆從其所好相率而爲貪戾民不堪命主上何利焉且蕭何平日不能用兵高祖知之熟矣當是時何已無兵柄矣非若淮陰黥布彭越之强可以謀爲不軌也況帝已還朝其權可以自制非若前日在軍相國居守足以搖動關中也帝雖多疑而此無可疑之勢亦奚必以猜忌爲哉予故謂高祖必無是事也果有之則是上下相猜而無誠心以相與何足以開西漢之治哉予謂禍福有命非人之智術所能爲蕭何所以自全者在素日之恭謹而不在田宅以自汙也假令貪賍貫貸時上怒而置諸法相國將何以自解乎雖然民遮道上書相國謁見上顧笑而與之則又何也蓋帝方征伐而歸嘉其居守能拊循百姓而悉以家財佐軍也然高帝之心固因此而薄之矣疑其受賈人金而下相國于廷尉未必不繇於此也吾謂人臣事君但以至誠格之即有猜忌之主亦自盡其道安於命焉而已寧必過爲之防哉使蕭何有禍出乎其命卽買田宅以自汙亦不能免惟以至誠事君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則高帝之聰明自能鑑別而又奚慮焉觀蕭何居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則何之所以自處者蓋得其道矣史遷襲戰國之遺而臆度高祖遂輕載之筆使後世貪人得緣此以自文飾豈不謬哉嗚呼自古貪人敗類失民心而罹國法者不可勝紀吾故表而出之以爲後世借名自私者之戒

下景呂曰立論重在開國主臣斷無相猜而能成功之理此前人所未發

翻空立議而有確然不易之理如此作論方可以傳 弟敦實

公孫弘論

予讀漢史見公孫弘位三公猶然布被汲長孺斥其爲詐而後世遂以爲口實噫過矣夫弘之可議者在乎曲學阿世豈在布被哉其以儉約風世蓋亦一端之善出自本心而遂可指以爲詐乎假令儉卽爲詐則是舜稱大禹不必言克儉于家成王告君陳不必以奢麗爲戒也且非徒此也公孫弘相業固有可嘉者如開東閤以延衆議則得以人事君之意矣如與汲黯奏事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說而聽所言則有與人爲善之風矣至如諫伐西南夷切中時獘亦相業之可觀者豈得以曲學

阿世遂沒其生平哉且弘之澹泊非特節用而已也觀其脫粟自甘而故人賓客咸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則儉而能施寧儉薄于自奉哉夫君子之論人也善善長而惡惡短小人有一善亦必引而進之以變其所趨而端其所向如相業若平津遂可以學術之差悉掩其善行乎又可并其儉約擧皆目之爲詐乎如必以其所學遂蓋沒其生平則後之人必將目乎津有善人以爲詐耳何益哉且將肆行而無所忌是塞人爲善之路而堅人爲惡之心也司馬遷曰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于功利矣此言其所見者小所遺者大也予謂弘之布被出自本心彼見當時公卿大夫爭爲奢侈僭踰無限度弘欲以身爲範故力矯世俗之所爲而行之以節儉使弘推廣此心誠其身以格其君盡去其患失之情以變當時諂諛取容之習則平津之相業豈不炳耀千秋哉惜其學術一差不能不貽譏于後世也或曰節儉小事非宰相所宜行不知天下之亂皆於貨賄凡選擧不公刑罰不當上下交征使閭里蕭然而不可救皆奢侈華麗之所致也倘爲大臣者皆能食不重味家無餘貲使群臣化之不與百姓爭利而天下不已大治乎雖然公孫弘病在曲學而論者并沒其生平亦弘

之自取耳司馬溫公布被而人以儉德稱之豈非同此一物哉或斥之爲詐或美之爲儉者何也平生學術誠與不誠之異也嗟乎士大夫立身可不愼所以自持乎

徐仲光曰砥俗維風非但爲平津辨謗而已

丁景呂曰節取其儉極恕反求諸誠極刻斯爲持平之論

謝安石論

古名臣之事有功有過有賢有否雖一人之所行前後過殊不可不精擇也不擇其善而從之則博聞多見反爲史書之所誤是以讀史者先明古事之是非而後可取爲吾身之法戒如謝安石之不聽音樂與不廢絲竹是也史載安石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後十年不聽樂及登台輔期喪不廢樂王坦之規諷而弗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嗚呼此可以得是非之辨矣夫念弟之亡忍其嗜欲雖久而弗遺可不謂至情乎乃删史者削其美而專紀其惡止書曰期功之喪不廢絲竹何其謬哉夫先王制禮

本乎人情人情見喪則哀哀則不忍聞樂此心人皆有之然或過焉或不及焉故制爲禮以節之期之喪雖不及乎三年然豈以塗人視之哉曷爲止于大夫也古皆世爵則貴賤之等弗可踰也然制雖止此而情則不止于此依雖貴爲天子亦必減饍而撤樂焉何以明其然也賈山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未塟不擧樂當宗廟之祭而卒爲之廢樂是則天子於臣且有惻然弗忍者而況卿大夫乎況有期功之服乎假令耳聽簫韶身居宴樂人雖弗議此心能自安乎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當哀而樂非細行也乃世人偏好逸豫遂有樂道此事者彼且曰安石

名臣而亦爲此也書之史册傳後世不見以爲非擧起而倣之豈知安石之可重者以其功也無安石之功而僅蹈其過將使禮文日廢士習日頹其罪可勝誅哉嗚呼士大夫一言一動皆爲風俗之所關況位居權要勳望久隆爲四海人情之所向乎史稱安石少有時名人多慕之鄉人有蒲葵扇安取而捉之於是京師競市而價增十倍矣安石能爲洛下書生詠後有鼻疾爲詠音濁而名流或掩鼻以倣之風草之動其捷也如是可不愼歟或曰若子言安石遂非名臣乎曰棟梁之材寧以寸朽而棄能用謝玄等以郤符堅百萬之師不動聲色而江左以安豈

非社稷之臣哉且其所可傳者不惟一事即如十年廢樂其於兄弟爲已篤矣若此至情正宜表而傳之以勸後人以雜風化乃削而不錄偏取其過而彰之則删史者之咎也雖然安石不能無過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假令安石不自滿假而於功成之後動必循禮以儉約爲天下先俾晉人之風俗返樸還淳則社稷可以久安其德益崇其功益廣其名益盛與皐夔伊呂等列矣豈僅江左良弼哉吾非毁之也正惜之也非特爲安石惜且爲後世慮也噫吾讀史者思盛衰倚伏之機究治亂興亡之本則昔人之功過自不相掩昔人之

賢否亦不相淆吾取其長師其善鑒其弊而矯其偏則是前言往行皆吾師也不善讀史者見古人功烈咸遜謝以爲不可及見其循禮或過于厚者反哂之爲迂惟取其近俗而易行適情而肆欲者相習爲之乃借古人爲口實謂可以自恕也不知此自欺也實所以自陷也卽如圍棋別墅蓋未雨綢繆事事皆有其備一旦敵騎哭來運籌已定但恐民情震駭不得已而爲此以示鎮靜以安衆人云爾度其心則不啻如救焚如拯溺雖握勝算而憂心悄悄奚敢作無益之事哉後世識闇者爲史書所誤雖當卧薪嘗膽之時亦逍恒舞酣歌之柔以致敗乃公事如南宋之遊西湖鬬蟋蟀者未嘗不自以爲鎮靜也其視安石奚若哉

毛仁仲曰表章善事遂使安石心胸千古如見然當淸談誤國之際不能砥柱中流以此責備當亦無言

借謝公以勵俗文之極有關係者不僅爲晉人之藥石實千古之龜鑑 弟敦賓

鄧攸論

鄧攸爲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及稱疾去郡有迎送錢數百萬攸悉屏却不納一錢論者謂攸之廉至矣可以風世矣夫世之趨利如鶩莫之能禁也使爲吏者皆傚攸之所爲則四方萬國之治可以立致而無難若此類者朝廷宜表之以訓廉而貪鄙之風庶其少息乎曰此立異以爲高拂乎人情不可爲訓也夫朝廷詔祿所以養廉也仰事俯育皆於是焉取之故不重其祿則廉士無以自養難乎其爲下矣洪範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北門之詩曰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又曰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嗚呼此人情也古之聖王知人情之不可拂也酌其中而爲之制所以爲養亦所以示勸也與之者無傷于惠受之者不傷其廉也豈可視爲非義而與迎送之錢並辭而弗受哉使常祿而弗受則是在位在職之人必皆至于飢寒而後可以無議歟竊恐秉禮守義者皆有北門之怨而竊位苟祿者反得借之爲口實又或詐辭以干譽而他賓以取盈者未必無其人也使中人以下皆嘆廉吏不可爲而擾民自封之輩又得鼓而惑之俾相戒爲廉而其勢且日趨于貪謂非此一辭啓之歟有 心世道者亦何樂而爲此

哉漢宣帝詔曰小吏勤事而俸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宋太祖曰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誠有見及于此也爲人臣者竭力盡誠以克供厥職不以位卑而輕其志不以俸薄而移其操如羊陟之計日受俸不敢素餐焉斯可矣何必立異爲高如鄧攸之辭俸也哉假令常祿當辭則原思之辭孔子亟宜許之而何以戒之曰毋且進之以鄰里鄉黨蓋受祿而周急所以彰君之賜廣君之惠也爲人臣之道當如此也晉觀任延拜會稽都尉掾吏貧者輙分祿以賑之宣秉所得俸祿輙以收養親族黃香爲魏郡守其俸祿賞賜班給貧者至如范希文置義田以贍宗族趙閱道捐俸以嫁孤女賑窮獨程大中於親故貧者輙分俸以贍之此皆善于所予而受祿不誣者也何必以辭俸爲高哉予觀鄧攸舉動多不近于人情未可取以爲法也雖然士君子寧過于廉而不可過于取世亦有揮金自豪因而濫取者又不若硜硜自守之爲得矣攸之辭俸未可爲訓而攸之郤錢則洵足以風世矣嗚呼其可不謂之廉吏歟

（引証殺隱）（文關一法門）（再開一步）（折衷至當）

徐仲光曰欲吏之廉莫如厚其俸漢世多循吏而太守之祿至二千石亦其資之者厚也截米之官不可爲訓佐平清苦絕倫而持論若此得大中至正之道矣

王河汾論

（一起龍象有餘氣昌力厚）

天生人才皆足以供一世之用特患無豪傑之士養育而成就之耳世之治也其道出乎朝廷而天下因以被其澤迨夫亂世君子不見用于朝祇行其學于草野而亂極思治之候則其功亦究歸于朝廷乃世之人能見已然而不能見將然能言名世之功烈而不能究致治之本源遂使古之賢士湮沒而不彰而正誼明道之學亦無以大著乎天下何也經濟者理學之餘緒也未有理學不明而能治天下國家者也是以古之君子先講求乎正學服習聖賢之訓優游名教之地深察政治之源流熟觀古今興衰之大要日積月累既皆得其遠大之略然後出而輔治則經綸燮理取之于所學而有餘唐之貞觀號稱至治房杜諸臣之力多焉觀其同心輔政相業輝煌後世莫不羨之亦知其學有本源實在河汾之講道乎當隋末大亂天理民彝澌滅既盡幸文中子倡道河汾而房杜魏王輩皆從之游則其謀斷相資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意格物恥君不若堯舜而以諫諍爲己任皆其素所講求者也一旦遇賢君遭盛時則取其所學而行之故能引拔士類輔君以行仁義致治之盛比跡成康人皆知房杜諸臣之功而豈知河汾講道固有以培其本

而濬其源也哉或曰隋文不足以有爲而輕身一見是不能擇君也急於求用惡得賢曰不然彼目擊當日羣黎陷于水火故勉焉一見以冀道之或行耳及所言不合遂潔身而退此豈急於功名者所可同日而語哉觀楊素勸之仕答以不願是時素居當路稍一委蛇何難立取卿相徵辟屢辭則文中子心跡固已昭然無玷矣或曰中說擬論語不亦妄乎曰此門人尊之之過也記其言而擬之非其所自爲也使其自擬過高則舉世皆議其爲狂而房魏諸人其肯敬信而悅服乎（結必規模大家）噫當天下淆亂斯道晦蒙之日而能闡揚鄒魯之學以興起世之人才撥亂反

正以致風移俗易則有功于世道豈其微哉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河汾之謂乎

徐仲光曰推見本源能令泗水龍門並生氣色不但文之氣度具體六一已也

陳言夏曰文中子乃江都以後一人而已從祀文廟有何遺議後人以僭擬六經妄加貶駁翃毋爲之不平吾爲此論發前人之所未發其先得我心者乎

郭汾陽論

朱子論郭汾陽曰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夫奢之爲害夫人而知之也翃曰窮曰極孰不以爲非而朱子此言其爲以稱焉或曰豪縱不拘約束者將之常態也不可責以節廉噫此論他將非所以論汾陽也或曰汾陽建不世出之功至中書二十四考爵位之尊祿入之厚天下莫加焉記曰先王制禮惟其稱也晏平仲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汾陽素位而行不足以爲過爲是說者可以爲汾陽解而非朱子立言之意也或曰汾陽功益天下挾震主之威恐朝廷疑忌故借此以自汙而釋主上

之疑不知是則不能以自全予謂不然凡人之奢儉各有攸好或氣質相近或爲習俗所移未必有深意於其間況汾陽忠誠專心爲國而不恤其私豈皆有固寵全軀之志哉若謂奢乃可以免禍則古之以奢而取罪者固已衆矣假令朝廷見其奢麗目爲僭擬而以冒上無等罪之則適以取禍又烏得以自全哉然則朱子之筆此也何居曰凡尚論者當思聖賢立言之所繇而後可以定古人之是非朱子之論汾陽非取其奢麗也蓋曰汾陽之忠誠有以大服天下之人心故雖有小過而人不非之也若窮奢極欲即可以傚汾陽則天下不乏其人而何以汾陽

功業不能槩見於古今哉竊怪世俗好奢靡者暴殄天物而輙引斯言以爲據曰吾亦傚古人之所爲嗚呼何其謬也夫汾陽之賢足爲人臣師表者非一端矣觀其泣諭諸將共雪國恥且處散地而不怨詔書一徵即日就道則事君之忠可則也忘怨而薦光弼又以副元帥讓人則薦賢之公可則也楊綰爲相而減座中聲樂以成其美則樂善之虛心可則也不此之則而僅襲其奢侈豈不愧哉嘗攷汾陽父塚爲盜所發此非有怨毋也意其殉葬之物必多珠玉金帛所以爲盜之招也不然汾陽之仁恕可以感異類其待鄉鄰必無過舉有何積怨深讐累及于先人之宅兆哉嗟乎奢儉之間固不足以衡人品有儉而無用者亦有奢而無害者是以尚論古人不宜苛求其細行然而汾陽之侈終不可以爲法善學古賢者必取其大端而勉傚之若夫氣質之偏世俗所易蹈者雖曰無傷君子豈爲之哉

孔登小曰以奢侈爲汾陽病痛能使古人心服末段持論旣平和結處尤詳盡文章至此可謂不朽之能事矣

唐憲宗論

唐憲宗時大臣奏和親有五利憲宗曰比聞有士子能詩者李相以包子虛冷朝陽對憲宗曰非也遂吟戎昱詠史詩而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遂息和戎之議矣夫天下之治亂繫（亂力振起）於人才之通塞唐之士子有才名者往往獲達帝聰說者謂當（振處有波委○雲興之興○）時名流幸而得此使文士不壅於上聞憲宗之明也夫貴爲天子深居九重乃能見士子之詩而誌之而誦之其耳目不已廣乎予謂不然天子之聰明固不必用之於此也且名士之得聞者安知非夤緣之所致乎唐之所以亂亡其基于此矣何也（翻出從來習○渠筆鋒如劍）士予一詩憲宗何從而知之不過得諸左右耳得諸左右而自矜其聰察以示大臣使所言而不當猶可爲也若夫誦戎昱之詩以息和親之議其言可謂當矣大臣俯首惶懼不敢置一辭憲宗自以爲得計自吾能用人而不知已爲人所用矣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夫始凝何必慮之豈非其漸可虞不得不爲豫防哉今士人之顯晦彼既得以容持則卿大夫之進退亦漸得以容操矣始于陰執其權既而擅行其政遂能黜陟羣臣以至於廢立天子而無忌此豈宦官之罪哉人主使之然也嘗思宦官朝夕左右人主狎而暱焉謂彼無家室何以私爲雖未可槪

為腹心何不可寄之耳目乎其始也必竭忠盡智日有所上聞以自著其勤愼然而所採者皆纖微得失無損益于治道人主所不必知者耳至於人才之賢否生民之利害朝政之理亂則其識卑隘實有所不能知乃人主聽而信之其初猶得自傳聞止於失悞旣其末流之獘則必招權納賄顚倒悖戾以大拂天下之人心而後已何則積漸之勢然也彼爲宦官者豈不欲確訪以見長哉亦豈皆頑惡大憝喪其本心者哉其所居之地固有以限之也何也天下之君子不屑與宦官交惟恐稍或辱己况玷其生平宦官雖欲親之必不可得故君子之言無繇入宦

官之耳而小人之無恥者知朝廷之寄以耳目也日夜講求所以進用而不憚于自媒遇宦官之樸者則飾詐以希其薦遇驕者則獻諛以結其懽遇奸利者則重賄以干其譽而其人與文遂達于帝聰矣是天子所得聞者皆希世苟合之士矣且夫宦官雖智豈能家至日見以察朝士大夫之舉動哉不過寄耳目於羣小其所用爲採訪者皆識內之狙獪蠹國之奸民也即使宦官正直其能不爲此輩所欺乎採羣小之浮言而行之以密奏是非邪正有不紛然倒置者乎是故君子必退小人必進在朝皆小人則宦官之黨愈盛黨愈盛則權愈尊而人主孑然孤立遂束手而聽命矣嗚呼自憲宗而後天子之廢立繇於宦官而卒至于亡國者職此故也（嗚呼宦官一收）雖能誦士子之詩亦何裨於治道哉昔者堯舜之治咨于四岳咨于十二牧是皆在廷公言也漢文帝屢求極言直諫之士故四方治忽人主罔有不知唐太宗敕諫官臨宰相入閤奏事故用人行政稍或有愆皆得而執奏焉當時號稱至治未聞得諸採訪也爲天子者誠能勵精圖治常召見大臣講求治道使之得盡其所言而於監司守令之入覲者百官之謁選而辭朝者時復召見而諮詢之如是則吏治民艱何所不悉又何用察察之明爲哉語曰冕而前旒所以

蔽明也黈纊充耳所以塞聰也夫聰明豈欲其廣而反蔽之塞之者何哉明有所不必見聰有所不必聞如士子能詩之類是也（妙論）夫能詩與否固無關於治亂適足啓宵人寄奏之風爾夫是非之難辨者莫如密奏臣下之得以行私者亦莫如密奏蓋公言于朝在大廷廣衆之中人主推心置腹則君子明目張膽直陳天下之利害即間有小人懷挾私心亦何敢出諸口其或妄言則羣起而糾之是非邪正昭然易辨而無所疑若密行採訪則任其偏私無可對質雖有舜禹之智烏能別其眞僞哉是故一聽其言則引用姦邪中傷善類致人主孤立于上賢才屈抑

於下小人布列於朝寇盜克斥於野至於極亂大敗而無可救皆私智小察爲之也嗚呼憲宗炫一己之聰明遂使政柄下移而身受其害豈非前車之鑒歟後之欲廣聰明者其知所去取矣

揔斷至此卓然有關名教

徐仲光曰胸有千古故能言之鑿鑿乃爾可與歐陽朋黨論並傳

倪闇公曰確有所見而以題爲經以文爲緯振筆從之遂已識空千古

王彥章論

論忠烈者必觀其所事之君而後可以稱其人而不過倘所事非君則雖奮不顧身以徇人之難君子無取焉吾觀五代史有死節傳以王彥章爲首竊以爲過矣夫彥章可謂猛將不可謂忠臣何也其所仕者篡逆之朱温也可謂傷勇不可謂死節何也其所爲死者篡逆之後而暴亂之朝也夫朱温爲黃巢賊黨天下皆知之矣既而歸降遂篡唐而有天下且荒淫恣肆倫理俱滅穢行踰於禽獸是天下之大盜也苟有志節肯立其朝而食其祿乎李克用始終爲唐必欲復仇討賊百戰而志不衰爲

彥章者正宜與之合謀以誅逆惡而謝天下乃不知順逆不別邪正不辨是非而反與晉王爲敵卒至戰敗而死是彥章非忠於君乃忠於賊耳非爲其主死乃爲賊黨死耳歐陽子遂以得其死嘉之不亦過乎吾謂朱温篡唐而弑昭帝既以盜賊取天下而又以淫虐守之稍有人心者皆當討逆以伸大義况具戰勝攻取之才足以有爲于天下乎即使初爲賊黨見其篡弑而後返之亦不得名之爲叛不然則潔身遠害寧伏沒而無聞可也奈何以蓋世驍勇不建誅逆之旗不行反正之舉而乃急於見長黨叛逆而助之攻雖殺其身而不顧誘其降而不屑亦僅

一勇夫耳豈得以忠義與之哉書曰從逆凶又曰與亂同道者罔不亡彥章之謂也假令彥章有志移其敵晉王者而敵朱温移其爲梁死者而爲唐死則忠烈之誠豈不卓然千古哉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蓋謂仁之所在不得不死焉耳若爲賊戰而爲賊死是殺身以成不仁何足道也雖然五代時張文蔚楊涉韓皆舉進士而甘拜舞于賊廷况不事詩書區區一武人乎至如蘇循附温以希進用及隨友謙降晉又稱臣舞蹈於晉王之前其視彥章奚若耶然則彥章在五代又烏可深求耶

徐仲光曰彥章忠于篡賊不得爲死節于胥持此論得佐乎盡情發揮遂成千古鐵案

陳言夏曰壽亭彪炳千古以其能擇所事也彥章死事僞梁後人泥歐陽文忠不敢訾議吾師讀史具二十分膽識故能持論開闢若此

李文靖論

古之賢相必開言路以佐治平而史所載者或未詳其實不可不察也宋李文靖公內行修謹而識大體不求聲譽人莫敢干以私可謂賢相矣乃其自言曰沆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此少以報國耳噫果若斯言則中外士庶之所陳遂可以槩抑乎其與古之闢四門達四聰者不大相謬戾乎曰非也李文靖之報罷蓋爲務更張喜激昂有害于朝政者言之也非謂中外所奏可以槩抑而弗行也奚以知其然也文靖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曰人主年少當知四方艱難夫不特

奏之而且日日奏之則善開天下之言路者莫如文靖矣吾度文靖之心必求言若渴而後天下之疾苦得以徧聞假使言之善者亦一切報罷則四方之廣相臣何繇得見而文靖之所日奏者豈能閉戶而悉知哉夫民間利害不得上聞者不可勝數古之聖王慮壅閉之傷治也使士民工瞽無不得盡其言猶未也而且敢諫有鼓誹謗有木進善有旌皆以防壅閉也書曰嘉言罔攸伏非有以徧求之能無伏乎西漢之隆士民皆得上書言天下事有可採者輒召問常用其言而顯其身繇是觀之中外之所陳亦何損于朝政哉趙韓王置甕屏後有新進喜事者

投進利害之文皆置其中滿則焚之此亦與文靖同意蓋言路一開則讜言日至而四方無識之輩亦攘臂爭言而不循其理其間不可用者蓋亦多矣宰相當術擇而取舍焉如所陳之言或迂遠汎濫無益於國家或開利孔或進方術或攻黨邪而攻正皆足以蕩上心而紊國是如此類者置之可也斥之可也甚且焚其書而懲其人以示戒亦可也若夫有裨于國政有益于民生如借秦為喻之言尚德緩刑之辭則惟恐其不聞而可抑令弗進哉宋初諸大臣皆慮少年新進者生事擾民又恐人主以言舉人而開倖進之門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取厥後安石變法適如其所料而一切報罷之說遂以為至當而文靖求言若渴之心反因之而晦嗚呼過矣夫安石所以誤國者正在塞言路耳不能公聽並觀以容直諫於是獨任附己之人遂至于偏邪而莫可救假令樂聞己過而汲汲以求言即所行不當開言而遂改之則人心不失國政不乖又安有青苗諸法之怨哉今不論是非不問可否而一切報罷是因噎而廢食也是塞天下之言路也是大戾古人懸鞀設鐸之意也本法循令以苟安目前則可矣豈經國長久之道哉董江都曰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使法之甚弊亦遵行而不敢變則江都

必不出此言矣予謂吏民上書言事宰相擇其最當者即奏請召對從容以盡其所欲言而察其人之賢否或用其言不必官其人惟是廣開言路以求朝政之得失以悉民間之疾苦以知風俗之淳漓而為之激揚為之補救則有心世道者皆竭智以進忠言四方萬國之情無不得達于天子而天下猶有弗平者哉嗚呼知艱難而日奏則善開言路者洵莫如文靖矣

主意在此一段

徐仲光曰抑喜事紛更非過絕言路持論極透極確文特疏宕盡致

倪闇公曰深見言路之不可不開少年生事者之不可不抑

層層伏層層應一氣渾淪大力包舉其識論駸駸乎直踞眉山而上之

文潞公論

古之爲相者實心求賢而不矜一己之才能故卓然著績可以垂之百世而不泯如宋文潞公是已潞公嘗曰相業炳然人主信其賢天下服其品契丹知其名而後世青史且贊揚其德嗚呼亦何脩而致此哉葢其心擴然大公不自用而用人深得相臣之道也何也宰相之職與百司庶尹異百司庶尹任一事之責者著一事之功焉斯可矣宰相亮天工而熙庶績其事恭繁非網羅天下之賢才則不能勝其任而何以有爲于天下且使居言路者無剛毅果敢之人則已雖有過而不自知亦何以日聞善言而爲輔理承化之資哉是故善爲相者必以推賢讓能爲急務惟恐積行之君子壅于上聞求之若渴時爲引薦而人不知其所自或有攻己者必虛心以受之聞已過而改之非特不以爲怨也而實樂得之以爲助且其心在朝廷知言路通塞爲治亂之大關故臺諫劾己者即風聞之誤亦嘉其直切而敬禮焉或人主震怒必竭誠以救之俟其霽威而薦用之以來天下之直言是故所行鮮失而衆思可以集忠益可以廣勲業可以成天下之德皆其德天下之才皆其才是以不居功不好名而衆世之功名弗能過焉嗚呼此潞公之所以爲賢相歟當是時朝廷用之天下敬之而契丹使者亦聞其名而慕之噫何其重也嘗考建安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志寧求敎潞公曰彥博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宜往從之遂使人偕志寧同往噫知二程先生之賢而使人往學則潞公之學識其過人不已遠乎吾意其稱之于友嘗必薦之于朝特潞公持重簡默避名跡而人不知耳由是觀之則素日之推讓不亦可槩見歟其誠心引薦而人不知其所自者殆不可勝紀也至如唐子方劾公過甚公不特容之而竟薦其召用非有擴然大公之心其孰能與于斯哉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惟見賢才之當舉而不見人己之分故德怨俱忘誠乎于衆而賢才皆樂爲之用斯天下並受賚賢之福而頌其德于不衰易曰含章可貞又曰包荒得尚于中行其潞公之謂歟嗚呼此其所以爲賢相歟

徐仲光曰極大議論文勢如三峽奔流千里一瞬

目錄

內省齋文集卷之三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議

兩雍議　丙子

程子曰治天下以得人才正風俗爲本太學者人才之所繇造而風俗之所繇醇也國朝舊制舉人貢士必入監肄業大司成率其屬月課而教導之肄業十年然後許其入官猶慮其弗嫺吏治也於考職之先又撥各衙門歷事數月勤習政事然後咨送銓部量才定職較之臨軒策士其法更詳詎非制之盡善者乎乃世人視爲故事苟且塞責舉人入北雍者以白鏹七金給與長班令之按期報名而肄業之規可以盡廢矣至謁選時又用數金而撥歷俱免嗚呼司成及各部其位與權不可謂不尊矣乃一聽長班之指使天下事之可嘆有甚於此者乎儁冬特奉有明綸舉人必入監肄業又許南北就近此大除積弊真爲聖明之舉可以造士而維風矣愚生即遵旨遄行初見維中禮貌嚴肅躍然懽忭以爲可以進德也乃與月課者三所試者文焉而已司成接見諸士所議論者亦文焉而已課文兼出小題課後數日列榜高下若生童就郡縣試嗚呼何其小也夫八股

之業童而習之何益於替生何裨於實用而煩司成之講究乎且舉人既以七藝獲售豈不能八股而猶待雍課乎大司成之造士如斯而已乎蓋數百年來積習相沿特難以遽變耳今
皇上特隆曠典諸士不憚跋涉遠者數千里近者亦數百里赴茲盛舉以為必講理學必籌經濟以備他年實用乃徒督課於八股斯已過矣且甫踰一月輸銀數兩即告假而歸仍習為故事矣不亦大負朝廷而輕當世之士哉夫治道莫先於致化倘誠心力任未有不能行雖當積弛未有不可行者也昔程子為晉城令民有事至縣必告以孝悌忠信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

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張子為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朱子主同安簿兼領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及差發南昌軍事數詣郡學與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唸其留心敎化何若斯之亟也他如陳襄之令仙居蔡襄之守泉州劉珙之知潭州皆以勸學與善為急務況司成之職專在敎人尙可以自怠乎哉誠能專重德行講求義理委曲敎導以化其氣質之偏而成其為有用之才則數十年後士風丕變而天下之賢才不可勝用矣然而未能者何哉悠忽不勤而委靡不振也記曰師嚴而後道尊又曰教人必盡其誠使司成勿循情而非父母采疾及身負篤疾者不容告假即給假歸者勒令速至而又殫精立誠以勤厥職日坐公堂與諸生講學不因寒暑而間所講經書之外必深繹性理及綱目通鑑而歸本於躬行必倣胡安定設經義治事二齋以勵實學間課以文亦必試論策試奏疏聽其盡力發揮而勿拘以成格則人才可得而知也又於雍中取其卓然實行者日加獎勵而特薦於朝廷以為諸士勸既勸親講又令諸士各將所見以覘其學術之淺深若能究心理學

或具經濟異才者不拘資格必獎賞而薦拔之其有不在學宮而願來聽講者亦弗之禁如此則人才盛風俗美庶幾可不負
皇上育才之盛心而天下之平可拱而俟之矣

羅文止先生曰佐平就南雍時過予抵掌而談曰此衆大有造於人才及歸相對悵然乃作此議言之鑿鑿有功名教之文

陳大士曰論事極詳極透以此觀之他日實心任事必在佐平

觀政議庚辰

天下之弊莫大乎有虛名而無實事其始也僅存其名而其後則并其名而厥之此豈立法之不善哉無實心任事之人也夫朝廷於新進士必令觀政而後謁選何也以爲書生初進不習吏事必觀各部院司所行之政廣其學識以備經世之需非虛名也乃今所觀者惟謁見拜跪之儀耳噫此遂足以爲政乎如是遂名爲政則誠可以不觀矣然而朝廷所以設此者固有其實其可不深察乎使諸大寮顧名思義設誠而致行之日召觀政者詢其平日所讀何書所究心者何事今所可任者何職從

容下問反覆詳盲實見其所長然後奏於朝廷或咨於部俾得因材而授之職其有能知韜畧者卽加意物色以爲異日邊才之選如此留心豈有用違其才之誤哉愚謂觀政之時爲大臣者當毅然以世道自任勿聽長班以崇虛體勿吪聲色而憚煩勞謙和坦易進諸士而日詢之且日訓之與之講兵刑之要論錢穀之方談敎化撫綏之道聽其議論觀其丰采至三月之久亦可以得其人之大畧或爲常才或爲異才他日可任何官皆於此焉見之夫大臣以人事君方汲汲于採訪以求天下之賢才今得日覩其人日與之談政事不勝于採訪乎况大臣任事旣久閱歷旣多則臨民之規矩用人之權衡中外之利弊邊腹之情形皆其所素知也以身所旣行之事與新進少年諄復而訓告之彼方求敎之不已烏有不樂聞者哉奈何蹈常襲故竟無一言及此也夫朝廷設此制謂殿試一策未足以定人材故必於觀政焉以造之今乃視爲虛文不過聽長班之諂謂從無此例不宜損威傷重未敢破格行之耶抑恐欲歸者以淹留而結怨乎或慮人譏其出位而沽名乎不知接引後進非損威也講求政事非結怨也實行觀政非出位也爲國造人以備實用非沽名也大臣中誠有豪傑不因循陋習而顧名思義實行其

事則必實有其功既有其功則從而傚之者必衆造成多才以備朝廷之任使其所得顧不大哉

羅文止先生曰曠識良謨大有裨于世道佐平素有實心提後益加敬謹而特以社稷蒼生爲念眞有用之才也他日立朝事業於斯卜之矣

取士議一 壬午

取士之道宜廣其途嚴其選廣其途則所收者弗濫嚴其選則所得者弗虚書曰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夫旁招者多方以求之豈止一目之羅哉漢唐宋取士其途甚寬沿至于今則隘矣惟國初猶破格用人如楊士奇以儒士爲宰輔夏原吉以鄉薦爲太師黄福馬昂以舉人爲少保宋禮郭進皆以太學生爲尚書况鍾以吏員爲郡守及神廟初年猶以海瑞爲總憲此數子者皆曠代名臣豈嘗拘資格哉萬曆末年臣下乃狥私意而專重制科使他途屈抑而不得進故乙榜明經因之而自棄制科莫

不橫行而流弊遂不忍言噫取士之濫未有甚于今日者也或曰今亦嘗破格而未收其效何也曰以言取士適足啓躁進之風漢文之不拜嗇夫正此意也愚謂取士之典宜分爲四科首曰德行如周之鄉舉里選是也次曰吏治如漢之功曹令史循至公卿是也三曰文章如今之兩榜四曰韜畧如今之武科是也不特此也又必令大小臣工各舉所知以受進賢之上賞不必盡繇于科目而天下之真才始出誠能以德行爲先用品望素著之臣確訪真儒若董仲舒周程張朱之類其上也次則如郭泰管寧陳寔王烈徐稺王通之輩世所推服者以爲翰林講官俾其朝夕左右啓沃君心且以陶淑人才則氣類相感各達其所造之英俊而賢士徧朝廷矣誠能擇士人以爲吏令其習知錢穀深明律例究心守禦隨其資之所近而器使之必厚其俸入必優其禮貌令其知自愛而重犯法三考有才而無過者先以州縣佐貳巡簡小用以試其才有實政然後擢之亦使終身一事而不移用吏所長則有益于斯民甚大不愈于書生初任聽蠹胥之指使者乎鄉會兩榜以制藝觀其心學以論覘其史學以判稽其律例以策徵其時務其法善矣惟是表聯排偶諂媚是工者可廢也或改爲散體如出師佛骨諸表須爲定式

而禁其諛詞可也判宜散體或引古事或取刑部獄詞設兩造以觀其審斷而知其有吏治之才其四六腐句互相雷同者宜禁也取寔有學識者專問二場取寔有經濟者專問五策而戒其摹擬少年好錄空疎之陋習則士趨實學而有濟于生民矣武科之冒濫者以賄賂薦牘爲之祟也宜首嚴其禁有犯則訊實而重誅之其於弓馬之外別有技能或精于火器或長于劍盾或深于占測皆稗實用並宜收而錄之不必專取騎射也誠能洗心滌慮以拔真才則就古法而稍通之未始不可以得人何必盡更舊制哉至如爲舉賢才宜廣其路昔年四品以上各

薦一人之例必不可行也世固有胸無所見而濫舉塞責者矣亦有夾袋多材而無路可獻者豈得以各舉一人限之哉惟觀薦人者之品而所薦者可知矣若果廉能夙著為舉朝所共服者則聽其多薦而不限之以數蓋君子留心經濟求賢若渴惟恐人才之弗用寧有不舉所知者哉書曰任賢勿貳又曰野無遺賢夫果能勿貳則自可以無遺也嗟乎天下之大豈乏可用之賢才哉為人臣者但寔心救世欲為朝廷得人不徇情不循例而汲汲焉以求之則賢才不可勝用矣

徐仲光曰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歷代取士之途不一而當其盛未嘗不得人及其衰則往往滋弊蓋取士不妨少寬如淘沙取金金在沙中不能盡金而無沙也用人則必極嚴如淅米去秕其可炊而食者米耳雜之以秕糝吾口矣可無去乎故察吏尤要焉是在操用人之柄者矣佘佐平數議而治天下之大法始備

魏冰叔曰中多確議而所論四科及各舉所知尤百世不刊之法

取士議二　壬午

朝廷取士必先乎實行輕實行而重虛文欲求士風之丕變猶適南而北其轅也數十年前取士之制雖非鄉舉里選猶有躬行之遺意焉府縣正印名曰提調官先論德行凡儒童之劣者不得與道試則當其始進固已嚴絕匪類矣既入庠序教官時訓廸之提調官又稽其實行而以文藝錄之其愈自修飭者為優行或變節妄為者為劣行將學行賞罰先德行而後文章訪諸教職之開報參諸提調之核寔而賞罰屆期又詢諸附庠之公論既知其權然後區別之其行優者文雖劣而重賞雖在降

黜必擢榮復學以獎厲之且宜言于衆曰諸生宜以此為法行劣者文雖優而必黜雖在首列亦必褫革而重刑之且宜言于衆曰諸生宜以此為戒如是則素行不端者已不得與科舉之列矣先年之士習錄此其端也萬曆末年學道浮濫者始輕德行而專重文章文章得僞者不復稽其素行甚至崇奬贓遌而誚忠信為迂儒驅一世之人必咸以科名為能事而專工舉業衆相競慕佻達成風蕩簡踰閑恬不知耻督學者乘不重本而教官開報於是乎不公矣結納之庸流以賄賂而為優睚眦之報復以挂誤而開劣司鐸者顛倒悖謬而士子於是乎鮮行矣

今誠得大賢爲政行鄉舉之公而不專用科目則唐虞三代可以循致而惜世人之弗能也如曰人心之難信古道之難復必糊名易書而後可使無弊乎則必先愼試官之選試官得人則關節弭而賄賂絕矣若待其敗露而重誅之彼僥倖于未必敗露者豈盡無其人無其徑乎是以爲治之道不在于嚴法而在于得人惟輔臣與冢宰至公無私舉賢人以司教鐸選廉吏以爲試官而又提調得人教化有方稽考有素則端本澄源之道也噫重德行而輕文章寓古意于今法亦庶乎其可也

徐仲光曰激切可方孤憤暢達不減昌言此眞救時藥石有

用文章

用人議一　甲申

治天下者莫先於用人人君但知人以安民則可以長治久安而無患然而不能者何也思得人才之用而不思求用人之人也何謂用人之人首揆是也首揆賢則引用皆賢而銓部總憲必得其人矣銓部總憲得其人則所用之撫按必無濫舉而監司守令寧有不得其人者哉如是則大法小廉而天下猶不治者未之有也竊見用宰相者莫善于廷推莫不善于中旨廷推出于衆人雖或未當猶有公論也若出于中旨則皆容悅之小人矣揣摩形似賢否混淆或巧言善辯而以爲有才或雍容緩

步而以爲有度或剛愎自用而以爲無黨或偶行小信而以爲無欺甚至陰結中貴依附大臣以爲與援而人主不知往往與論不服而輒用之故不待其敗而初拜之時天下已爲之扼腕矣臺諫以爲有寵也不敢指斥其奸間有直言旋被降斥其氣燄愈熾天下皆知其不肖而人主猶誤以爲賢及其敗露而後悔之則已無及矣所以然者何也因人臣挾詐以行私致人主多疑而自用也人主多疑而自用則以輿情爲朋黨而以中旨爲獨斷也以輿情爲朋黨則羣言俱寘而聽察愈滋其不明以中旨爲獨斷則左右伺隙而偏聽愈至于不公如是而望輔佐

之得人。庸可冀乎。竊謂擇相臣者。必其人能格君心。能識大體。能薦賢才。能爲封駁之事而後可。此非德望夙著。爲擧朝所敬憚。爲士論所樂推者不可。此非協于輿情。爲百官所公薦者。雖有異敏之才。不可用也。然尤有要焉。在平日奏對。能進逆耳之言而已矣。書曰。予違汝弼。汝毋面從。又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夫弼違面從逆心遜志。邪正之所由分也。嗚呼。知此則可以擇相而無失矣。惟得一首揆而天下治矣。

徐仲光曰。卓識要言。洞晣窾肯。是古今用人得失一段大議論。〇通篇數段。層折愈入愈深。一起一結。言簡氣舒。大意倣歐陽公大臣論。而氣象筋骨。亦遂得其八九。

用人議二 甲申

用人之道。必擇之甚精。使各當其才。而又久於其任。專於其職。然後可以官人而冀成功。何也。人之材質。多偏而少全。有文名者。未必有治行。有吏治者。未必有邊才。乃强之以其所不習。責之以其所不能。而求庶績之熙。豈可得哉。竊以爲要職不可驟躋也。劇地不可輕任也。漸進少年。必量其學術。先小試其才而後可從容以盡其用。當論選時。吏部諸臣宜開誠布公。勿避嫌疑。召選人悉至堂上。詳詢其所長。觀其談論。而其人之大略可知矣。又詰之以韜略。考之以算法。問之以律例。皆面試而詳核之。則其人之實才。亦有可見矣。如善談兵者。先以州縣佐試之。使其習捕緝防禦之事。三載考績。卽擢爲郡丞。郡丞奏最。乃擢爲樞屬。樞屬擢兵道。而拔其學識過人。昵暢軍機者。爲邊道。邊道有功。然後擢邊撫。則駕輕就熟。而無扞格難操之患矣。邊撫擢樞貳。胥本兵。則深知險要。明於戰守。而調度有方矣。終其身習軍務。而兵機猶有不達者乎。善談錢穀者。授簡僻知縣。而後調繁。其次授司糧佐貳。以試之。考績稱最。知縣則擢戶曹佐貳。則擢縣正。貳爲別駕。爲州守。而後擢戶曹。戶曹歷正郎。而後擢糧道。糧道晉藩司。藩司擢戶部。以循至於大司農。終其身理錢

穀而催科猶有不當財用猶有不足者乎善談刑名者亦授州縣佐以試之考績奏最始擢為推官推官奏最擢刑曹刑曹歷正郎始晉臬司臬司晉大理寺以循至于大司寇終其身習刑名而讞決平反猶有不明者乎若夫太守者一方之師帥也擇之可不慎歟必擢州縣之廉能久不改操者而用之又必酌邊腹量繁簡以求人地之相宜而使之久於其任歷十餘年而後錄守道以至於巡撫終其身習吏事則撫綏有法斯民必被其澤矣至若巡方之察吏安民尤所重焉豈可循例而輕用哉昔選侍御多在于推官謂其隨巡既久習知察吏之方也今宜仍

用此法而巡方之舉務精明治行超卓者固難得之才也宜多差數任使其徧歷直省或二十年或三十年即擢為僉憲以循至于總憲而弗移終其身于察吏則舉錯有方人心咸服而仕路清矣至於風教之任尤為要地非以躬行取之奚可哉其有舉止端莊善言德行而稽厥風名見推鄉黨者乃授諭訓稱職則久任之而後擢儀曹或優以庶常除以編脩又選其專心風化善於誘掖者推為督學督學之賢者推官猷與司成然後晉禮部以循至於大宗伯其督學之造士有功能令風俗丕變者亦宜多差數任使其遍歷天下司鐸二三十年即擢大宗伯終

其身司教鐸則移風易俗必得其道而教化洽矣夫業專則久而彌精事習則熟而生巧故南人之操舟北人之使馬雖歷艱險操縱自如豈其性獨長哉習使之然也善用人者必專於其職久於其任而後可以盡其用而奏成功即或有殊異之才有不次之擢亦必以所長用之必以所習留之此唐虞用人之法也夫稷契皋夔德皆聖人乃終身止任一職遞來不問能否不度難易或以新進膺重任或以一身兼衆職豈近世人才反駕皋夔稷契而上之乎夫以素所不習之事一旦任之而不為吏胥所用者鮮矣是猶強北人以舟楫強南人以騎射也其能不

瞿與蹶哉竊見先年有一廝吏以縣令擢刑曹旋晉兵備又移督學其後久任藩司所至輒狥私情士庶疾之如盜賊然而朝廷不知也撫按不察也臺諫不糾也嗚呼無論其人不良即使果有實心而以寡聞尠見之人徧歷兵農禮樂之司寧有濟乎或曰儀曹晉學政邊道擢邊撫節推考侍御蓋亦常行之矣然未盡得人者何哉曰先輩名公巨卿出於科目者此道得也特未能純用此法耳其不純用此法者何也為夫人數廣而情弗周也遞年則又狥情而循資格為人擇地而非為地擇人明知其不可而姑用之焉能得人而奏績哉非特此也五方之風氣

不齊則所以治之者亦異故或初任有辟者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竊謂曾任其省而才猷既練聲望既隆即增其秩勿移其任或擢其官勿離其地則風土素知人情相信因其勢而利導之用力少而成功易豈不休哉昔黃福之撫安南二十餘年况鍾之守姑蘇程楠之守滇郡皆十餘年加銜而弗易竟為一代名臣此已事之可做者也

羅文止先生曰崇論閎議皆可見之施行真救時良劑也

徐仲光曰當才久任用人要道前人亦能言之詳確透徹無如此議

用人議三 甲申

為治之道必先開言路言路之通塞天下之理亂所繫分也故設科道以司糾劾當百官朝見六科十三道隨侍左右有不當理者即時執奏其權綦重矣夫權重則其選之也不容不慎而其責之也不得不嚴何謂選之慎舊制選於知推者謂其素日親民能達民間之利弊能識治術之先後也選於中行者謂其曾歷數差能知風俗之淳漓能悉吏治之賢否也兼用之者謂其各有所長各有所見乃無偏舉之獎也必待四年有四月者謂其閱歷既深揣摩斯當乃無風聞之誤無掣肘之虞也覈其治行又採其鄉評必無言同而後用之其制可謂善矣邇來拘資格也狥鄉情也通賄賂也重師生也立門戶也純用私意而考選於是乎濫矣考選弗公而思變其法乃取之於新進取之於上書初仕策名者不識時務言事上書者多繇代筆而遽以言路與之豈能勝任而無忝乎愚謂考選不宜更制但冢宰總憲以大公無我之心求賢若渴勿狥私情必徧訪輿論以究其人之才品非鄉評無玷治行卓然眾人皆曰賢者不可用也所謂選之宜慎者此也何謂責之嚴書云臣下不匡其刑墨夫敢言人主之過敢糾大臣之失者斯為盡職若祭縣令論文體聊

以塞責而不敢言及于乘輿議及于要津者皆溺職也國家亦何取若人而用之又其甚者私通貨賄變亂是非或迎于上之好惡或聽大臣之嗾使黨同伐異修怨復讐為人主者又多惡聞其過自遂其非且無知人之明而護大臣之短使言官獲罪緘默而不敢言天下事尚可為乎誠欲致治而開言路則通賄狥私者其罪不容逭矣他如不言君過者有罰不糾大臣者有罰不籌急務者有罰其因不諫而誤國事重則必置諸法輕則僅褫其官倘直言極諫者雖或過激必優容而獎許之以作敢言之氣則為科道者必高其節而方其行孰甘自棄而不圖所以盡職哉所謂責之必嚴者此也言路得人則人主暨大臣皆得聞其過失而無壅蔽相蒙之患圖事揆策咸歸於正而治安之道必在於斯矣

徐仲光曰慎選嚴責言路得人道不外此篇中痛切時弊不減長沙之哭

用人議四 甲申

治天下者莫大乎恤民莫先乎造士恤民者莫親乎縣令造士者莫切乎教官此二職者天下之至重也不尊縣令之權不重教官之選而冀天下之治安奚可得哉夫縣令者為朝廷牧養斯民任非輕也即優以待之寬以期之猶恐位卑而瞻徇未必能展其才也乃今之縣令自撫按司道以暨府廳無不肆其陵轢上司差役縲絏縱橫可以持縣令之長短然然公庭而無所忌故中材之士既明經乙榜者逡逡畏葸逡巡於繩墨之外不致稍見其所長兢兢焉奉法循例祈於保職無罪而已是以縣令之威權遠遜于上司之差役而奸民得肆其欺侮令之不行禁之不止雖有恤民之志無所獲施夫以親民切近之官而摧抑至此是猶絆騏足而望其遠行也其可得乎庠序者人才之所從出也宜選德行之儒年力富強衆所推服者擢而任之優而禮之猶懼其弗能也乃今以貢舉日暮者苟且備員是興賢育才之任僅爲賙貧恤老之資何其謬也（可笑可嘆）且俸薄而體卑俸薄則無以養廉體卑則無能自立即使竭誠盡力弗之信從矣司鐸無人而冀士習之端也庸可得乎天下事之悖戾有甚于斯乎噫人情輕舉貢而舉貢爲縣令者又不能以自重人情侮教

（貢得福當人能重官[illegible]能重人）

官而爲敎官者又不能以自振何惑乎民風之日薄而士習之日偷也哉愚以爲欲斯民之得所則必先隆縣令欲人才之衆多風俗之淳厚則必先重教官隆縣令者但觀其品行勿論其出身凡上司之受賂必禁府廳之濫差必禁奸民之越訴必禁而待之以優禮畀之以實權倘撫按司道府廳陵轢過甚者許縣令據實具題而申嚴其罪法立而必行則縣令得抒其志矣至如朝覲之時咸召對焉以觀其敗奏之能使其悉地方之利弊薦紳士之賢才舉同官之德政又使其自陳催科撫字之方敎化刑賞之績必有實行廉卓如召杜如卓魯爲舉朝所交薦

者始擢科道以旌之或俸歉者以璽書奬之如此鼓勵則縣令得以展所長而斯民猶有不得其所者哉重教官者必縣鄉舉里選取孝友忠信之儒年四十巳上爲公論所咸推者然後用之崇其體統凡謁見撫按皆長揖不拜使人咸以師道尊之其有屈滕者即以詬讟斥之厚其俸薪使無内顧之憂而得專心于敎導果能劝于講學使風俗丕變士行聿興如胡瑗之於蘇湖者任滿即擢宮寮以寵異之其俸歉者亦以璽書褒奬之如此則爲敎職者咸知自勵而人才猶有弗盛風俗猶有弗隆者哉此二者天下之要務也人才盛風俗隆而斯民無不獲其所則天下可以言治矣

徐仲光曰探本扼要可覘佐平憂世苦心匡時大畧

丁景呂曰俱是興教化育人才確不可磨之論如此留心經濟惜未能見之施行也

用人議五 巡撫 甲申

天下之大權有二治四海則權在首揆治一隅則權在巡撫巡撫者數郡安危之所繫也監司守令之所視爲貪廉者也其事類巡按而所任者較巡按尤難何也巡按之職察吏焉而已惟是絜已無私究心民瘼者即任之而有餘若巡撫則必以練兵固圉建威銷萌爲急務非虛公無我則不能集羣議非鑑別夙精則不能拔將才非久歷邊方留心軍政則無以知險隘策攻守而神分合奇正之用至如簡蒐兵餉消弭盜賊其事未易悉數使無仁厚忠誠之德而兼明敏練達之才欲其勝任而無曠

此實難矣是以擇之不可不精也信之不可不專也任之不可不久責之不可不恕也何謂擇之精非舉朝公議僉情咸推者未可也非歷任邊疆素有成績者亦未可輕用也豈得以慷慨談兵或偶然奏效者遂謂其有才而以封疆爲嘗試哉何謂信之專古者將能而君不御善任巡撫者既得其人則必以一方之權畀之將吏聽其更置錢糧聽其出納兵馬聽其調度朝廷不中制焉則揮霍如意守禦有方而經濟之才展矣今雖小事必稟命于朝廷兢兢焉惟得罪是懼外之需餉議而後奏內之經部覆而後行文移往來動稽旬月而流寇之蔓延已不可救藥矣雖以賁育之勇束其手而授以劍庸有濟乎何謂任之久神禹之治水必待八年假使五六年而遂責之未必能奏厥功故當積弛難振事務繁多之地即才敏者亦必漸次修理逆之既久而後可冀其成今乃期效於旦夕雖令韓范處之豈有朝耕暮穫之術哉何謂責之恕巡撫非易得之才勦寇非易行之事即所屬地方偶有所失亦當原其情而宥之惜其才而用之今任甫數月而蹂躪者又在數百里之遙非其所屬乃以不救援罪之是豈愛惜人材之道哉雖然猶有要焉政府之饋儀烏可不禁而科道之浮言不可輕聽也何也巡撫大吏爲一方之

師表非至廉以作則必無以風其屬乃近時政府每歲數饋每饋數十金蕊懼其駁奏也隱名曰交際實苞苴也大吏如此而能正已以率屬乎源之不清而望流之不濁其將能乎用兵有緩急非可懸揣而得也今甫蒞任而責之勦寇踰月未進兵則以逗留參之矣彼科道者惟知迎綜覈之情而不恤行間之苦一去其人則代之者至將吏非其所素知兵馬非其所習用斯已難矣乃倉卒初任而遽欲奏功不旋踵而敗則譴罰又隨之如是而冀摧陷廓清之功豈可得哉爲今之計用巡撫者較百官尤宜慎焉思天下安危之所繫擇之果精則無用違其才之

誤信之果專則無旁觀掣肘之虞任之久則人與地相習而經濟之才展矣責之寬則皆以廉耻自勵而忠貞之志獲全矣至如政府郤交際則其源已淸科道愼風聞則其罪無枉以此任巡撫庶可收其成效哉夫天下之安危繫於巡撫巡撫正而監司守令莫不咸歸于正矣雖然愼選巡撫責在冢宰而其權尤在於首揆爲人君者但虛心以擇相而天下舉安矣

沈方平先生曰灼有曠識非但氣格之雄出入蘇氏父子間而已

徐仲光曰切中當年大獘賈生痛哭同此剴切

目錄

四卷

議

內省齋文集卷之四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議

講學議

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學之講也、所以正人心、與教化、移風俗、以躋一世於蕩平也。未有不勤講學而能致士習之端、人才之盛者也。而愚謂講學之舉、莫善於司鐸。何也、責有所專、非越職也。名爲教職、則所司者何事。黌宮非講學之所乎。國子司成與督學使者、以至郡邑之司訓、非講學之官乎。雖當亂世、未嘗禁人以盡職也。未嘗取人以瘝曠也。奈何近世諸司、循行故事、廿爲庸碌、遂不顧名而思義乎。嘗見爲司成者、一無所爲、惟聽命於長班、而不敢稍踰乎轍跡。或有卓然自立者、不過革陋規、申教條、尚文藝、奬名流、而司成之能事畢矣。豈嘗以修己治人之學、諄諄懇懇、以造成辟雍而爲天下之師表哉。督學使者、曲徇情面、固無足數矣。乃世所謂賢者、惟愼於閱文、公於取士、能正文體、能拔寒士而已。豈嘗以輔世長民之道、與諸士詳言、以維風化、以端習尚、而爲國家用人計哉。誠使祭酒司業、以繼往開來爲任、以興賢育才爲務、晨夕聚諸生、闡明四書五經、而

導之以躬行、廣之以經濟。講言身心者、則諭之曰、爾輩今日所行當如此也。講言治道者、則諭之曰、爾輩將來所行當如此也。或生童未入太學者、亦許其來聽、廣爲之勸、而不設町畦。其間有才德可取者、即詳察而薦揚之。當是時、感之以誠、持之以久、則不踰十年、京師之士習丕變、而四海聞風、莫不回心而向道矣。提督學政者、於試畢之後、特坐明倫堂、召諸生講學、勉其實行、而訪求才德。其中有德行之儒、爲衆所推服者、不拘門第、皆特薦於朝。其有才能足以分任一職者、亦收諸夾袋、以備錢穀兵農之選。或孝友忠信而年已衰邁者、亦加意奬之、以爲諸生式。若儒童有公舉其正直而文抗不任者、與以社學衣巾、俾得以小學教習其鄉閭。每歷一郡、於試事後講學四五日。倘歲月稍寬、則講十餘日、自旦至夕、勤行而不倦、俾士人知吾所重者不僅在於文章、則咸敦操尚、而賢才於是乎出矣。至如閒暇無事、莫若府州縣司訓、宜日聚諸生於倫堂、而訓之以德行。其儒童與布衣願來聽講者、皆勿拒。漸摩日久、見聞不雜、而士習端矣。此非職分所宜行乎。夫常人講學、聚衆而觀之、則小人疑其議已、而忌謗紛然。雖有繼往開來之志、亦限於時地而弗能行。若夫以司鐸之人、行講學之事、於教育人才之地、克盡其職、誰

得而議之此移風易俗之要道也天下未嘗無才任其氣質而不誘之以學使中材悉墮於小人洵可惘也雖然以身教者從可鐸不能修身素無品望即諄切言之而人弗之信其又何益焉惟政府與銓部慎選司鐸而責成之既得其人然後以講學之勤惰與所造實行之多寡為司鐸之殿最信賞必罰而下事虛文則天下之士風皆振而人材盛矣雖然此亦有天意焉昔羅明德入覲至都昌言欲興理學徐華亭特薦與之而竟為廝流之所沮豈天未欲平治耶何所行之齟齬也今欲興道致治必得朝士大夫咸以實學相尚則司鐸者自鼓舞而樂為之豈待嚴行賞罰而後翕然盡職哉

謝秋水曰講學責之司成及督學司訓深得救要當斯世而聞斯語真空谷足音也但此事自有根本必用鄉舉里選則講學為有實益否則亦文具耳如朝廷果以程朱學罷貢舉議兼採羣儒詳酌其宜而行之俾士子翕然專趨耳目純一不溺志於制蓺則成均學校黨庠術序皆講學之所矣敬業樂羣藏脩游息無非講學之日矣不但司成司訓即闔郡盡省蕃鎮方面郡縣有司何莫非講學之人矣先生志在三代非俗吏所可同年而語然須從根基整頓方有實功予因讀此文而廣其意

彭恭菴曰此以現在之官行現在之事只一不負職掌步步從實地立基便可成就人才矣文之慈藹救治超拔俗例尤非尋常可及仁言利溥不益信哉

歐陽石臣曰人才之成就全在學校根本之地名言鑿鑿當勒之堂廡以垂教萬世

官評議一 乙酉

官評賢否朝廷之舉錯分焉生民之休戚判焉士人之趨向繫焉其責顧不重哉夫舉一廉吏則風俗自端舉一能吏則興革悉當若夫去一庸吏則元元得以甦生而况貪酷之害其可一日稍留乎倘使賢否混淆舉劾不當廉能不獲展其長而貪庸得以尸其位則流毒於斯民甚大雖一已有清惠之政訟決之才亦無可解於溺職之罪也是以司官評者訪求廉能以綏百姓必汲汲焉如飢之求食如寒之求衣頃刻不能緩其去貪庸如鷹鸇之逐雀亦不能少待焉既有實心矣又宜廣布耳目鄰

郡之同事者可詢鄉紳之自好敎職之有才者皆可咨也然而未善也求其盡善莫若卽咨之爲官如州縣謁見時卽問所治境內何利當興何害當除節孝幾人善行幾人獄關人犯幾名積穀實存幾何催科何以寬恤訟獄何以持平倘言之有據而詳且精焉則必留心民瘼者也否則亦一時之能吏也或訥於口才者卽給紙筆令其面書亦可也若夫庸吏則倉皇失措所言必不當所書必無理矣至如州縣之久任著賢聲者宜折節下之凡一郡之賢否百務之興除皆可虛心以訪之當其陞任或離任之時必亟請教問所屬衙官敎職中何人可用其所以可用者何功問所部鄉紳生員之賢者何人其所以賢者何行紳衿之最不肖者何人其所以不肖者何事皆以筆記之又問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好施善人可旌表者有幾衙蠹訟師之爲民害宜亟除者有幾又皆以筆記之或口不能詳則其問節目請其開揭可也卽他邑賢否亦必有肯言者雖君子愼密口不談人之過然同事而有賢才未嘗不樂道之况留心濟世者孰不欲斯民之得所舉錯之成宜哉我以誠求人必以誠應而謂有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者非人情也以此訪官評最爲精確較諸道路之風聞衙役之採訪豈特逕庭云爾哉但所採

者未可驟見諸施行或昨日既言則今日不宜再訪恐彼有心而對能必其無私哉要之留意官評不可須臾稍怠勿以衆溫况語虛此時日既得其詳又當愼密勿泄使人不識其所從來則善矣

徐仲光曰諮訪之法詳盡切要無以加此蓋效於躬行而因以公於世者非局外揣摩比也

吳周旋曰居官耳目獨任生瘠偏聽生奸如此留心諮訪而又歸之愼密方能用人爲耳目而不使耳目爲人用先生之宦業過人有以哉

許力臣曰官評自古難確漢薦辟唐保舉其法皆不能無弊由懸一官評之法而法即以生奸任一官評之人而人即以賢偽吾師此論辨屬官臧否即否之屬官而又以實心爲本以賢收爲輔既無任人之弊亦無任法之撓持此主銓衡應有簡要清通之目

官評議二 乙酉

訪官評於左右衙至陋也而舉世多行之者何也以其廵察而能立應也嘗見江南北撫按取州縣劣款咨行道府廳而道亦旋行於下於是府廳取諸衙役而衙役又取諸窩訪之家遂立應焉窩訪者何固積奸巨蠹素流毒於斯民者也賀少時里居見有奸人素與訪役深交習成慘刻夙夜伺察聞人小過輒手錄而藏之但捕影捕風而不求其確或因而射利或假此報讎常編入富翁爲同黨圖他日之斷脫也或造成活語如印官火耗民間賭博之類人人可入者使倉卒之間得以意爲游移此

皆預備以待故衙役至門如取諸寄於是呈之府廳府廳就其所開謄錄上呈而撫按不復詳詢即以之入告而其人遂爲欽犯矣且當事以立應爲風力而司其責者又或爭先早具以自著其才能嗚呼謬矣夫以朝廷重務此輩持之即令果確罔已威權下移無裨於吏治矣況所採之款又皆鄙俚虛浮指君子以非辜陷常人於大惡豈不悲哉昔曾屢審欽案見羅織富民枉陷良善者無所不至究其根源則積惡之訟師積敝之奸民訪革之衙蠹合謀而成之者也訊其單款十無一確然既經其題即爲欽案雖毅然執法欲索其罪之衙役而懲之但出自堂

官亦不能深究也且瞻顧其題之撫按不得不爲回護僅那雪其十五而其人之名節已玷家産已傾矣（路溫舒尙嘗稷刑獄不及此）問官知枉濫之不易出也於是爲分派贓數苟且訊結以僅期無累於其身嗟乎以朝廷黜幽之典遞相屬而寄之權至重也豈知冠蓋巍然者僅爲一木偶而聽訟師之提掇其輕易一至於此哉善爲撫按者民間訟獄必不入告卽事關至重未經審確者亦不輕入告非惟省事恤民也所以尊朝廷也（大議論）若夫貪酷府步糾劾固宜然必躊躇愼重非得瞀明衙蠹之贓必不開於所劾官員之疏善爲府廳者不寄耳目於羣小而必竭心力於兹其要在正直無私

而出之以寬恕施之以和平可以稱上臺之委任可以勵士人之廉恥斯可以對衾影而無慚不然雖一時撫按誤贊其風力而此衷自反能不忸怩汗下貽恨終身也哉或曰賢否固不淘衙役矣然有其人無其效當撫按急索時則指名以取之嚴詞以戒之不亦可乎曰不然卽有風力者爲此祇可去其太甚耳彼衙役者豈有神術不過寄耳目於他人卽使畏法而愼行其所採者豈能皆實哉（翻駁全此何必辭）或曰不用年深狡猾者而任新進拙樸之人庶幾無弊歟曰不可彼拙樸無才必潛托役猾者代圖之是（先務乎）使積蠹大奸身在事外而實得陰操其權則蠹贓易行何所忌憚又不知加意責成之爲愈矣然則司其責者如之何曰許人卽所以自許勿輕其事焉而已矣詩云周爰咨諏周爰咨詢周爰咨謀周爰咨度夫不周則見聞不廣既咨諏而不謀度則爲人所用而不知故重視其事嘗詳之於案牘參之以輿情廣之以公論而又深心以察之然後是非之公著而朝廷之體尊（又深二）嗟乎人患無誠心耳苟能勤恤民隱而冀除其害必時與士民相見脫略繁文而以至情感之使百姓覺其可親不覺其可畏則（出卽乎眞民國人皆曰賢之亦）無人不敢進直言民間利弊何事不知而況官員之賢否乎

徐仲光曰事不留心平日而卒然漫應能無悞乎顧可官評之責者愼之

吳周旌曰見事極爲精明存心極爲渾厚以此司風憲之任扶植公道激揚士類其所裨益豈淺鮮哉惜也未竟厥用

許力臣曰官評還寓訪辱朝廷而羞當世士莫此爲甚空斯篇痛切言之至撫按以迫索爲執法府廳以立應爲有才天下事半壞于上下相蒙奉行故事豈獨官評爲然哉

風俗議 甲申

朝廷之所以敎化斯民者何其密也有六諭以尊之有社學以育之又有鄉飲酒禮以寵異之御史巡行則有飭孝之舉拔其尤者建坊以表之猶慨其未也於是設旌善之亭於府州縣治以紀善人之名姓使百姓昭然共見之猶未已也於賢士之殁也諭令公舉以祀鄉賢使得垂諸百世而不泯所以勵風俗者可謂至矣嚮使爲守令者實心力行則民風日趨于厚雖爲唐虞三代之俗矣難哉奈何視爲文具而舉行者鮮自萬曆之季以脫畧爲高風以敎化爲迂談故鄉約之講遂寢弗行旌善之

亭不惟無其實并毀其跡矣雖生員有叅社之名而社學實爲烏有惟是鄉飲酒禮鄉賢祀典猶存其虛名而行之不善則莫甚于斯焉鄉飲大賓先輩猶重其禮既爲鄉賓不施朴責而且優禮之自末世不求善行而聽敗類之禮生衆富民以當之有逐利素封品行無聞者當之矣且有犯法擬配得其重賄而亦當之矣又有既爲大賓偶因波累受責公庭者矣故民間見鄉飲不以爲重而以爲可羞咸畏避而不願爲且邑令與廣文借此以行需索名曰謝儀習爲常例歲有增益且追比若催科而民間視此爲陷阱矣若夫鄉賢之祀以闡幽光雖布衣而賢可

以俎豆千秋也否則雖有權要奚容輒入以貽祀典羞自督學以此市情凡鄉紳之祖父無一善狀亦入鄉賢矣已故之縉紳因門生故吏在要津者爲之請托雖斗筲庸碌亦儼然臚祀典矣士林咨嗟或以與鄉賢爲耻嗚呼以朝廷勸善之典闡幽之舉一至於此能不爲之痛心哉今誠欲厚風俗不必變古法也府州縣各官嘗講六諭而不倦雖繁劇勿廢也雖寒暑勿輟也必確詢地方之善行而取其拔者於講鄉約時力行奬賞大書善人之名於旌善亭并書其實事以示勸府州縣之官單騎減從間一親行郊外以勸之然猶恐弗徧也每邑擇紳士之賢者

分任其勞而使徧及于遐鄉則鄉約之行乃有實際也若夫社學之舉尤宜急爲擇生員之年高有德者爲社學師優以禮貌則人皆樂爲矣凡農家子弟有一二善行而有志向學者鄉黨保舉即取入社學專論其行勿論其文可也若夫孝子順孫義夫善人當確詢其實蹟不可以虛名借也如能善事後母者能讓產于兄弟者能助宗族之婚喪者荒年能捐貲以賑能減價而糶者能設義倉以濟鄉能創義塾以訓族者能排難解紛而卻謝金者必實有其事與情共服然後請鄉飲而降其禮雖賤勿棄雖遠勿遺勿受其謝儀勿煩其雜費嚴釐積奬而更張之

使得之者甚安而人皆羨之以爲榮嗚呼以實行鼓勵而不相（如此方是敎勸）習爲善者殆未有也至若鄉賢之祀尤名敎之所關可不愼歟士貧而有德者皆可祀之不宜拘以資格也能正己率物化行一鄉者擧之可也何必專論宦績苟求著述哉惟是子孫之請乞弗聽要津之囑托弗行毅然秉公而不敢稍渝於膺獨非有勳于社稷有德于生民有功于名敎者必不輕擧以辱鄉賢如此則祀典足榮而多士慕之感懷千秋之志矣今欲正風俗無俟遠求但擧昔祖宗敎民之制力行而不懈需之歲月而不求近功則三十年後民風丕變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濟世之賢才將於是乎出何令之不行何禁之不止何刑措之難幾哉

徐仲光曰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佐平留心有年故言之詳切如此後有作者莫與易也

魏冰叔曰探本平實之論如菽粟布帛可療饑寒

風俗議二

婚姻喪葬禮之大者也自禮教不明而縱欲妄行隨俗波靡遂有不忍言者矣即以吾郡言之如農家之婦夫死而產存者遂還他姓僇夫自相配耦名曰坐堂招夫而其家之產業皆屬焉嗟乎婦人改嫁已爲失節乃招新夫於故夫之家此與禽獸何異而且覥以爲當然乎藉以撫孤爲辭謂孤子不能力田恐失其恆產耳嗟乎是以田業爲重而以節義爲輕也且同宗伯叔豈無可以撫孤者而權在婦人遂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以故夫之父母爲其父母以故夫之子爲其子彼喪夫者忽焉而得夫遂令喪子者忽焉而得子喪父者忽焉而得父大可驚異而世咸相安昔貧者爲之今衣食頗足者亦倣之矣昔猶在郊外今延及城中矣此非惡習之當易乎婚姻既聘而婿亡則以兄弟改聘焉尊長主婚爲酒食以召鄉鄰名曰取書舉焉稱賀而不以爲非夫既聘則已稱爲嫂矣已呼爲弟婦矣其所聘之女亦稱其人爲伯叔矣而改易婚書名分安在此非惡習之當易乎初喪嫁娶以爲簡禮惜財耳乃哀子易服而行之衆皆賀之且曰必乘三日之內稍緩則成服恐拘制不敢行噫當勺水不入口之時而歡然合巹是尚有人心乎乃詩禮之家亦間行之

此習之最惡者也遊民惰窳忍以妻爲土娼四心俱喪矣有風化之責者必宜嚴禁而使改爲然昔之土娼猶掩匿而畏人知邇來有以彼侑觴者男女雜坐得意揚揚而羞惡之心盡喪矣瀆倫滅理莫此爲甚而世俗安之吾不知其何所底也此尤習之最惡者也家僕之妻綱常所繫旣名主僕亦有君臣之義焉名曰義男亦有父子之道焉而乃與之同寢淪于夫婦則肆行無忌一事而亂綱常其可乎乃相習而莫知其謬豈非習之最惡者乎凡此五者皆教化不行之所致也今欲禁之豈刑罰之所能爲哉吾觀召南之行露雖速獄速訟亦不汝從斯可謂草

心矣若夫大車檻檻雖畏爲而不敢猶有與室同穴之思亦何足以禁之哉今世爭訟小忿勾攝紛紜而於風俗之敝曾無有問之者吾不識其何心倘得賢人在上必思廣敎化美風俗講明禮義以漸變其澆風則望爲發宮師進諸士而力言之設爲鄕約召士民而勸戒之榜示徧傳於郊外又擇秀民之有德者與耆老之可語者委之勸率有訟於公庭者提耳訓告間懲一二以儆不悛至若薦紳生儒各以風化爲急務脩身勵行以爲之倡誘復勸化以移其心則不踰十載風俗可以還醇豈非世道之幸哉

陳岳樓曰人心邪正世道之治亂因之予願司世者體先生之隱憂而陰月春秋陽月孝經庶積重無難返之勢也

風俗議三

吾鄉信鬼而好巫其來舊矣寖可異者惟魘釘劫光二事術士妖言惑衆而小民遂爲其所愚亦足悲矣民間屢訟而弗勝怨毒日深則謀諸巫覡取訟仇之姓名與其所生之月日釘入神頭而以斧擊之名曰魘釘居久之訟仇或病卒則以爲神之所誅而重酬巫覡矣塑神工匠自命爲處士遨鄉創廟則訪某方有神靈異寖著者處士於靜夜綐衆數百持鎗列陣突至其廟斬神頭剜神腹而取其心臟以歸此所謂劫光也迎至巳鄉卽以所劫獲者實於新塑神像之中蕭陳儀㒰拜跽而祀之以爲

祈福而處士遂獲重酬矣此二事者雖行之甚密而確有所聞矣假鬼神以惑衆罪莫大焉夫神之可敬者謂其無所不知必能察人之隱必能辨人之寃也今頭顱被傷而不能察假竊姓名而不能辨其又何靈乎儻諸長吏雖甚聾瞶未有見匿名而輒罪聞反間而不疑徒逞其私忿忍于殺人而無忌者也乃神爲妖術之所欺使兇人獲重利而專禍無辜曾屬吏之弗若矣如此則魘釘之謬奚待智者而後知哉然而訟仇或斃者何也適丁其會而非邪術之所能爲也至如劫光祈福尤爲可笑彼謂神有五臟而後靈猶人有五臟而後生也今有聰慧過人者

剜其五臟置諸木偶中其能復有知識乎且旣行兇橫而望其降福抑又愚矣假如世有延賓者慮其不來卽羣聚而毆之執賓以歸雖致恭謝罪而身被慘傷者肯茹其酒食而與之交歡乎毀頭剜腹備諸兇惡使神而有靈當必降之百殃而反安饗其廟祀乎夫人所以信神者謂其能禦大災捍大患也謂其能前知也當衆人起念卽宜知之況新創廟宇數百人同謀其機久洩矣乃不能先覺而臨變又不能捍禦徒爲資人取利之資無用如此又何必祀之乎知此則劫光之謬又不待辨而明矣凡若此者在愚民可憫而在邪術則當誅在淫祠則當毀然世

無言及者何也畏兇神而不敢也不知邪不勝正何畏之有唐初有西域僧能咒人傅奕曰請使咒臣必不能行太宗命僧咒奕奕無恙而僧旋自斃狄梁公毀江南淫祠一千七百餘所而身名俱泰子孫世爵此載之正史者也猶記壬申癸酉間吾鄉忽興三神名曰何葛萬仙姑四方朝謁者日以千計惟家大人特叱爲妖戒人勿信今年踰大耋步履如飛當其時建寧縣亦爲之立廟祈禱者雲集府左君光先爲邑令禁之弗止遂親往焚廟而以神像負諸河厥後巡按浙江仁聲特著昨有建寧商賈至桐城見左君耄耋之年猶然矍鑠此則近事之可徵者也

繇是觀之則鬼神之不能修怨于正人豈顧問哉今談理以解愚民之惑執法以嚴左道之誅此風其可變乎竊以爲未也夫民間怨毒皆始于爭利而成于訟獄上之人素無德教而且好訟以啓其爭偏執以深其怨故無所控愬而後爲此亦可憫也實心救世者必尊以潔廉訓以仁讓諭以婣睦則爭訟日希相親相遜又何仇怨之欲報哉元中丞服養浩曰親族相訟宜徐而勿亟宜寬而勿猛徐則或悟其非猛則益滋其惡但下其里中開諭之斯得體矣又曰鍛鍊成獄者雖詳讞而不敢異辭當盡屏胥役和顏易氣開誠心以感之如得其冤立爲辯白不可

拘於吏文至哉斯言果能爲此則百姓和樂風俗既厚彼邪說誣民將不禁而自止矣至若淫祠宜毀塑像宜禁諸凡左道宜懲是皆爲民父母之責也豈得寘諸罔聞而聽斯民之陷溺哉

慈谿叔父曰說得可怪可笑至末以化民成俗責之長吏更得其要領

風俗議四

庚午除夕予宿靈壁之符離集元旦早起一望皆白衣冠予大驚疑其有喪也然何以無戚容且遍鄉如是予進一童子問之對曰服青者辱人賤行無足齒者也是日居停主人以酒款諸客予與焉乃問其故則曰吾鄉尚白自古如斯矣予大笑歸以語人則蜀楚閒亦或有之憾是以凶服爲吉禮也丁亥春予偶過永明縣聞哭聲喧雜而不哀恠而問焉曰此嫁女之家也邑俗遣女者必遍請姻宗婦女哭於其家以哭多者爲貴是以哀號爲樂事也甲申秋予在金陵見出殯者衰荷雜劇皆戲舞於

柩前問其故則曰金陵富貴之家皆如是也亦自知其無禮然恐入譏其簡故勉强行之前歲至某郡聞其俗嫠婦夫死三日即改嫁稍遲則衆咸非之昨過姑蘇聞諸友人曰某方小戶有喪則姻族送至河濱以火焚之盛以瓦器而寘諸河哀子號泣赴水若將殉焉宗姻咸救之遂以酒食慰哀子哀子之不孝者或酩酊而歸嗚呼忘哀滅理一至於此哉然竟成風俗矣世風日下人皆知其謬而莫能變之者何哉無豪傑之士爲之力挽也先年吾邑嫁娶備極奢侈今幸稍悛矣若夫喪致乎哀豈取耀鄉閭哉爲人物花草以矜其富貴皆陋習也昔有葬親以紙

為二十四孝若迎賽然人咸鄙之至今猶以爲笑又如羅列祭品過於豐隆其可謂致哀乎近日程山諸君子倡明理學猶有復古之機而一邑猶未徧也予覩六十年來冠禮久廢矣祭禮雖略行而多訛謬至於婚喪則似重而實非奢侈僭踰將何所底噫將遵家禮以復古道而挽頹風非豪傑之士有過人之識者其孰能之

張旦復曰救世苦心無微不晰主持風教詎獨先生一人所望同志亟出而挽之則厚幸矣

以力挽風俗望於豪傑之士情苦而思切 弟敦實

風俗議五

天下極重難返之勢皆人爲之也有賢人君子毅然自任移其習而復其性亦何憚其難哉丙戌冬予避亂粤西俠入富川有武舉朱方升者吾豐人也偕薦舉別駕汪完素來謁予予因曰猺賊克斥如此爲之奈何方升曰有從兵護衛乃可無虞予曰何以致之方升曰得汪君令箭則可矣予曰汪君何以得從人方升曰富川縣有長塘澗境險而僻距城六十里從人居焉其俗悍戾無禮義凡妻有淫奔者不控於官而自殺之惟處子不禁凡商旅過其地則處子盛飾環集以徼人名曰客姑以其女見售爲得志不留宿則反羣笑之謂其見擯也汪完素昔過其地遇環集者正色拒之爲之陳禮義甚悉且曰男女有別況未字之女豈可失身諺云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吾何敢犯此於是處子漸退從人感泣長跽揩下居頃之諸猺剽掠爲亂院道與總兵皆不能制以汪君諭之乃戢今能得其用者職此故也予曰有是哉於是以予托汪君汪君許諾且先馳一役諭之翼日予乃行則從人數百執干戈以衛予至長塘澗則具酒食欵予且俯伏於地皆曰見汪君之友敢不敬乎護送百餘程乃歸是時人咸被掠而予獨幸免予於此見人性之皆善風俗之可移

矣完素以一書生敷陳禮義而徭人感悟遂終身弗忍忘况居上者實心教民而曲爲化導烏有不從者哉今人見不類則必嫉之以爲不可化是以風俗日敝莫之能爲是誰之咎歟嘗讀旗峯林公傳公爲程番大守擇生儒之忠信分布諸寨以爲童子師其後風俗丕變人尸祝之嗟乎安得世皆旗峯而使天下無不化之俗哉

謝秋水曰誠之所至雖極嚚頑無不動者汪君能變淫戕亂豈無本領得斯文表章不但於汪君不朽吏茲土者益知所自處矣

張旦復曰風俗繫于教化先生特表此事欲居上者盡以誠心感人也讀內省齋集想見先生救世苦心

目錄

五卷

辯

內省齋文集卷之五

辯

薛尙謙語錄辯 丙午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觀聖學宗傳多離經叛道之言而薛尙謙尤甚其所言者皆詖淫邪遁之辭不可爲訓吾不能悉辯姑擧數端言之如尙謙云有意於爲公皆私也然則堯憂不得舜舜憂不得禹皐陶禹稷饑溺由己之思伊尹推而納溝之恥夫豈無意而行之乎若尙謙所言則堯舜禹稷伊尹之所爲皆私也皆不能自見其良知者也堯舜必無意於得人禹稷必無意於濟世伊尹必無意於救民而後可以爲良知可以爲聖人也豈理也哉尙謙又曰古之所謂義利者不可見不可聞也捧檄而喜喜可見而孝不可見也故雖張奉之賢不能不失之毛義其跡鄙也一物稱西伯物可見而忠不可見也故雖商紂之暴不能不轉移於閎夭其機微也是故見其可見聞其可聞則義可襲也過可文也見所不見聞所不聞則莫見乎隱矣莫顯乎微矣誠之不可掩矣嗚呼尙謙爲此言何其謬也夫喩義喩利有諸中必形諸外世固有外矯廉而內貪鄙者矣然而襲義於外不可久處也若夫跡

貪而心廉者未之有也且觀人之賢否亦視其所行何如耳所爲旣善而作之不止則可以爲君子雖孔孟亦與之矣而又苛求之曰此未見道也可乎哉且夫毛義捧檄而喜偶然耳閎夭獻美女戰國策士之言豈實有其事哉仰或有之亦偶然耳豈可以此槩天下之人而謂忠孝之道必出於是乎哉斯言一出吾恐天下之貪利者皆托言曰吾爲仰事計不得已而取之吾跡雖鄙吾心甚廉也天下之戀富貴喪名節者皆曰吾以此爲養也從親之令不敢稍違也有行賄以脫獄者皆曰吾所全者大實有機權不妨冒其跡也率天下之人爲貪爲詐而無所忌憚者必斯言也夫

倪闇公曰辨理旣精而發揮極暢讀至末段令人起舞

鄒東廓先生語錄辯 丙午

東廓先生躬行無僞可稱君子矣然其所論有偏則不可以無辯其曰修己以安百姓卽是一時卽是一事此禪家頓悟之說豈聖人之學哉大學不曰修身則家齊家齊則國治國治則天下平而皆曰而后者何也蓋身心與家國其理雖同而事則有異故身修之後必能盡齊家之道而後家可齊也治國平天下則境彌廣事彌紛豈可一蹴至哉舜無爲而治而必封山濬川必五載一巡狩徧歷東西南北曲盡其事非如禪家但舉念無私遂徹九州萬國也禹之治水行無所事矣而必乘四載以隨

刋必八年於外以盡疏瀹決排之功非如禪家觀想所至遂無所不周也又曰不視不聞卽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嗚呼謬矣夫不覩不聞未與物接之時也與鬼神之不可見聞迥異乃以是爲淺近不可爲訓乎夫人能於靜時戒愼恐懼至於敬以存其誠則純之而爲聖矣勉之而不失爲賢矣能如是是亦足矣乃龍溪諸人必以無聲無臭釋之之所謂索隱也是賢智之過而非中庸之道也且中庸所謂無聲無臭者贊道之極至耳豈敎下學之士皆於此用力哉所謂闇然者謂盡心於內躬行篤實而不矜詡於言貌不炫耀於功名也豈謂道體之幽深不可見聞也哉夫敎人者必使人易知而可行然後天下之人皆向於學而不以爲難故鬼神至微也而中庸言其顯而著其誠此所以爲聖人之敎也今論道而曰不可視不可聞則是道爲玄虛使聰明才辯者得以索之於高遠而忠信篤實之人反將畏難而自阻矣是愈講而學愈晦矣豈聖賢立敎之意哉

倪闇公曰見得透說得出敍理之文得如此鋒利之筆斯足以起聾振聵

歐陽南野語錄辨 丙午

歐陽南野云孟子良知微諸孩提言赤子之心也吾人爲赤子時意慮不作愛敬中出是非內明不由學問不涉思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是非者也噫南野此言可謂不善讀書者矣夫孩提知愛言其最初之良心人人有此而教人擴充則在乎學問非謂赤子之心即是大人而學問思辨不過求爲赤子而已也且赤子混沌何知有是非而謂不失赤子之是非其可乎南野又曰良知所謂誠無爲者也無善無惡而知善知惡斯言也即告子之性無善無不善也又

固吾人良知非但不沾惡習雖善亦未有著處此亦無善無不善之說也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性也純粹至善而無人欲之私其可謂之無善乎又曰孺子入井之惻隱辭蹴不食之羞惡達於面目之泚觳觫之牛之戚戚明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最爲親切吾身動靜語默行止久速視聽食息知識思慮莫非良知之所爲而一毫人力無所用焉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人惟不能循其良知而作好作惡用智自私是以動靜語默之間皆失其則故曰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也南野此言亦似是而非何也入井而惻隱辭蹴而羞惡達於面目之泚見牛觳觫之戚此不過善端之發見耳孟子指以示人欲人察識而用力以擴充之非謂有此良知遂廢學問之功也大學曰致知中庸曰致曲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夫擴而充之即致也山陰謂致良知亦此意乎中庸一書皆言修道之敎乃南野言天命言率性而獨遺修道一語豈不謬哉其意謂不用人力乃爲致良知耳果若所言則舜之大聖不必明物察倫顏子之大賢不必博文約禮也書云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作之爲言謂於好惡加之意也謂過於好惡而不得其平也南野以此爲莫不飮食鮮能知味豈有當乎嗟歎聖人言道在於子臣弟友

造端夫婦皆明白易知而乃以爲不可睹不可聞輒以無聲無臭爲口寔是敎人以索隱矣是所謂爲道而遠人矣豈可以爲訓哉

陳言夏曰良知必充以學問持論甚確以斯衛道庶不流入於禪

王心齋語錄辨

廣陵王心齋事親竭力而畫策救饑初學卽以聖人自期布衣能以世道自任汲汲於講學以造人才以傳後世可不謂君子乎然所言多偏吾不能以無辨如云心有所向卽爲欲有所見卽爲妄旣無所見無所欲卽是無無極而太極此言似是而實非何也夫所謂無極者萬物未生之始也亦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也雖經綸變化皆本諸此然世不能終靜而無動人不能有性而無情若云有所向卽是欲則十五志學獨非有所向乎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可不謂之欲若云有所見卽是妄則夫子思

見君子思見有恒又嘗夢見周公亦可謂之妄乎心齋又曰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智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卽是妄則不得謂之中若然則仁者知者反不如童僕乎心齋又曰若費力卽非聖學纔著意卽是私心又曰良知在人天然自足不待人爲凡涉人爲皆是作僞嗚呼過矣夫聖人發憤忘食又曰力行近乎仁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又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是雖生知安行何嘗不用力哉何嘗不以勉強之功敎天下後世哉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何嘗不用意哉亦可謂之私心乎哉聖人日用力而心齋曰毫不費力聖人日爲之不厭而心齋曰凡涉人爲皆屬於僞是欲使人無所用心也又曰有心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與君斯言也蓋誤以富貴爲功名也夫有心重富貴者鄙夫耳事是君則爲容悅其患得患失長君逢君固將無所不至若夫有心重功名者社稷臣也如蕭曹房杜韓范司馬功在天下名垂竹帛不待言矣卽如管晏欲建非常之功而恥居不肖之名豈肯爲弑父與君之事哉心齋又曰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然則百姓日用皆可謂之聖人乎將不待盡性之功不必修道之敎而儘任自然而已乎嗟乎心齋之

迷則大矣心齋之言則謬甚蓋由王龍溪輩誤講良知其流弊之失遂以禪理詮儒道援儒而入於墨豈可以立敎而傳道哉

陳言夏曰援聖言以折迷足以豁禪迷矣方今禪敎充塞惑世日深得吾師此辨大有功於名敎

交際辨 乙酉

昔年交際不過贄見之儀歲時往來之禮而之以書故名曰書帕今之餽者動以數十計豈書冊所能容哉實觴苞苴而美其名曰交際噫此衰世之陋習也實社稷安危之所關也甲申冬賀造雲間謁吾師許復城先生評論古今先生曰予在諫垣時府州縣官朝覲入都皆餽儀爲贄科四道六直用手本而加之以印信習以爲常有郤之者則衆高其行而聲望日隆矣或有（古道猶存）增二金者則以爲破格必駭異而嚴拒之若同官有私受者衆咸攻之不數旬而斥矣天啓初年猶如是也自甲戌丁丑間舉

有二十四金則驚爲怪異矣此先生之言也賀當年會試所見亦然及庚辰而倍其數則世變已兆於斯矣其餽也皆托一舉人郵致而蒼頭立待於門內驚顧而竊收之遇廠衛偵緝如鳥見鷹鸇不勝觳觫當是時餽者受者皆蒙面忍恥以受制於長班班役諸人皆得以持其短長而士風掃地矣今日滄桑之變皆由於此嗚呼賄賂關乎社稷能不爲之痛心哉然當日臺省之中固有毅然却餽者未見舉朝波靡也偶有數人亦足以徵世變矣或曰當時不敢不餽不餽則禍必及之竊以爲不然當路諸人未必以此爲輕重也餽之者不過患得心熱而患失之情太苦耳豈知禍福有命黜陟有數非關餽贈之有無奚問多寡哉賀昔在邗江頗留意於閩人嘗見善於貨殖者往往不得矣官或反遭降黜其所餽之金如寘諸江河未聞其獲報也又見恬澹寡營者多躋顯秩未聞以疎節見尤也又見餽人陞重者遇君子則驚曰此物何處得來此必貪吏既卻之又鄙薄而思斥之則當其餽時已伏禍出之機矣小人見常儀則以爲澹泊弗之顧也惟見重金則欣然受之而亦以爲應得也間有援（此亦有命數存其中世之貨祿者可以[illegible]返矣）圖報者而及其考選則受餽之人已不在朝矣或丁艱去任或先已敗官而考選不能與其力至於御餽之人反愧然當路遴

詮下考淪甲秩矣從前所餽者竟付之東流矣豈非一定之數不可以人力營哉又有小人乘權受重金而報德者爲居要地（讀史所載小人數輩皆是）結爲羽翼及冰山既泮而誅戮其黨則又不如未報之爲愈矣蓋餽重金適以買禍而自胎耳雖悔亦何追哉或曰有因結納而得官者何也曰此亦其命當然雖不攀援未嘗不得也非其智術之所能也嗟乎人之貧富且有命焉況高官厚爵天之所（所以皆命其在此）賦可以智力營哉由是觀之交際與賄賂迥然殊矣然世不辨此而以美名自飾焉餽者曰此交際也不得不行也受者曰此常儀也吾不妨受也卽其人自有羞惡以爲非禮方踟躕未決

而旁觀者且贊成之曰舉世皆然何必矯情以干衆乎於是受之而自安矣相沿成習而所愧日隆矣上以下爲府庫下以上爲溪壑而士習民風皆爲其所壞矣當是時爲上官者婚喪之禮侈靡僭踰宮室衣服飮食玩好莫不窮奢極欲益見財之易得也而不恩下所取之于民者固甚難也浚民脂以奉上官常斃民多命而官不覺也民視之如虎狼恨之如寇賊朝夕詛祝怨聲載道而上不聞也猶庖人進食食者但悅其肥甘豈知悲鳴於刀下展轉於几上者固已備其慘毒哉自以爲非取諸民也可以掩人耳目也不知驅屬員爲貪酷貽害于民甚于苛斂

交際之悵一至千此故不可不辯

凡士民之有識者莫不追源而痛恨之故或身受其殃或子孫蒙其禍者益民間之積怨上冠於天也凡此皆交際之說悵之也吾故特爲之辯以告世之初入仕途者

周鹿峰曰交際關乎世變非交際之害也悵認賄賂爲交際耳通幅設辯在此而行文迂徐委折是廬陵集中有數文字

薦賢辯 乙酉

天下之治賢才爲之也學校者養育賢才以爲濟世安民之用者也其進顧不重哉然有其名不可不求其實書曰任官惟賢位事惟能孟子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是賢與能有辨非可假居其名也何也有德者斯可謂之賢有才者僅可謂之能假令果有技能濫膺高位而有德之人僅居庶職則失用人之道矣而況一無所能者其可輕進之乎今人於考試不分優劣不辨公私而輒美其名曰薦賢何其謬也昔唐虞三代闢門達聰岳牧交薦拔俊乂而登之其風固已邈矣後世如呂正獻之薦周

程張范文正之薦胡安定洵可謂賢矣左傳謂祁奚能舉善稱其仇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雖所舉稱職僅屬才能然猶有薦賢之遺意焉狄梁公所薦悉爲名臣或語之曰天下桃李在公門梁公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古之人未有不如此而可以稱薦賢者也且不必遠舉即以吾郡言之鄧淳吾朋卿代巡東粤薦起海剛峯復任主政竟爲一代名臣鄒來沙侍御按江南首薦屬吏楊大洪其後大洪首擊魏璫著名忠烈至於今不朽劉裒初方伯奉詔各舉所知特薦同邑黄元寀公語子曰倘非梓里不浚悉其賢而風聞未確吾曷敢輕薦乎後元寀居官不特

以淸忠著且忠孝廉節雖有關言此三薦者皆以至公無私之
心行爲國求賢之事斯所擧得人足以稱其名而無愧而今所
擧者果賢耶抑擧之者果非爲私耶有士於此才同班馬亦一
技之能耳非賢也我無所爲而薦之出自公心以奬提寒士亦
可謂之薦能耳非薦賢也至於鄙陋荒疎不能文藝而以賄干
進者是不肖之尤也而反謂之曰賢其可乎我得賄而薦之以
開倖進之門以長奔競之風以塞讀書之路猶自飾其名曰薦
賢不亦愧乎且非特不肖也貪緣者進成是所薦者實朝廷之
罪人也罪人而名之曰賢吾不知其可也或曰此人所樂爲吾

受其財庶幾無損於德較詞訟之囑託殊矣斯所得之財可以
長享而無害乎曰不然詞訟之囑託爲其顚倒是非驪人以爲
惡也今薦一庸流郎去一才士矣使博聞多識者屢經淪落日
就於衰不得展其才猷以濟斯世又使貧士積學者無餘穀以
養其父母至於凍餓而莫之恤進身無路飮恨吞聲則與偏祖
詞訟者何以異而猶謂之不損德乎且使爲人父兄者知讀書
之無益也皆不擇師以訓讀使爲人子弟者亦藉口之有辭也
皆束書不觀游談自放而其所夙夜務請殫心竭力者惟豫備
多金以行賄賂遂相率而爲貪夫是大有傷於風化也噫囑託

詞訟人知其不可是顯惡也薦不肖以傷風化使人黙受其害
而不知是爲陰惡天道有癥其罪不浮於佐鬪哉嘗見以賄倖
進者其家許語輒擧爲口實而兄弟於是乎離矣宗族鄕里遂
相欺而誚之遂成讐敵而鄕黨於是乎乖矣甚則有竊罵父
田謀侵兄產攘奪孀婦孤兒以償重貲而生平於是乎喪矣然
則不孝不悌不慈不睦皆係於賄進雖一時權悅而傷倫理敗
風教漸靡成俗貽禍無窮其損德也大矣而謂能長享而無患
者吾不信也嗟嗟昔之賄進猶畏人知今則賄賂公行且相習
而競爲之恬然不以爲怪皆薦賢之說誤之也故其實與名不

可以不辨有心救世者其尚顧名思義以其砥此頹瀾也哉

張孟常曰讜論極痛快讀之令人悚然

黃俞郞曰認得賢字眞切則薦字自然認得眞切世人冒濫
正爲不識賢字耳辨析處侃侃如利刀斬物毫不粘帶想見
先生壁立萬仞風槩也

杜于皇曰痛心疾首關繫理亂如此文至矣然所謂書不盡
言言不盡意者尚未及千百之十一可勝嘆哉

師巫辨 戊子

世俗之邪說衆矣然莫鄙於師巫江閭之俗有疾則禱禳謗名作福其說至陋而愚民婦女莫不深信焉其謟瀆尤甚於佞佛以爲不如是則寔譴立至故不得已而從事非好之乃畏之也有不信者則衆咻之曰病劇矣無可如何姑請從俗於是乎聽之噫擧世迷惑積習已深使不辨其理不覩其應烏足以釋其所畏哉奚謂辨其理神之聰明必勝於人人固弗靈於神也乃求人者必飾辭不敢習陳言以啓人服今師巫所誦科文庸腐鄙俚聞者欲嘔神而有鑑肯聽其所請乎是不可信者一凡

人見顯者必斂容屛氣而不敢輕言今師巫禮神不齋不戒不衣不冠而且鼓掌咄啐踞傲褻狎神既有知不惡其無禮乎能因是而降福乎是不可信者二凡請賓客必夙治具雖有嘉殽猶歉然弗足今師巫所供之物倉卒而具不豐不潔茶酒之類重疊贊揚既誇張而鮮實已足陋矣況凡上無其物亦循例敷宣而無所忌其誰欺乎是不可信者三凡人宴客無敢請至帝王者卽縉紳延撫按欵司道敢以倉巡小官陪席乎今師巫輒（說來異極可笑）請上帝下及經師度師暨乃祖乃父大小尊卑雜遝無等而使其同坐一堂同食一器是猶帝王之尊而請與倉巡共席也是不可信者四凡人居尊位者不輕赴飲必擇地而行今師巫不問可否卽至湫隘汙穢之處亦請上帝及諸大神其褻瀆不已甚乎是不可信者五潮熱火疾忌服熱劑今師巫輒書小符以火焚之與病人調服夫身熱而心煩者服火化之劑則增其疾也是不可信者六幼兒有疾半起於驚今師巫作禍者必吹角鳴鑼高聲大呼則其驚愈甚而猶可救藥乎是不可信者七古所謂禱者悔過遷善以求神之佑已也乃今師巫遇重病而禳者必勾攝其祖宗與本坊里社而責之是背本而黷神也夫不圖悔過不思遷善而反背本以深其罪黷神以重其譴神其佑

之乎是不可信者八夫人有生必不能無死非邪祟也乃吾邑初喪必用師巫越三日設靈座夜則聚衆燎火咄啐而驅逐之以爲必不可廢也然予見德星里之老終命者與吾邑行儒禮者喪事皆不用彼而其家莫不康寧此豈數家邪祟獨不敢入乎抑不用者固可以無虞乎是不可信者九且師巫若能救人則必先能自救然吾見同邑有余某者以師巫致富未幾而其子四人並皆夭折矣又見予里師巫黃賓一家病疫莫之能救矣如此類者不可勝數假令果有法術可以藏身則疫鬼不得而厲之卽曰其身既病雖以自持而父兄師友獨不能代爲解

禳乎是不可信者十理不可信而又何畏焉乃世俗有病偏信此輩或強使延醫醫者奏效而反歸功於師巫當病人危急正賴人力扶持而舉家竭力奔走於師巫之前不遑顧及病人往往因茲致命則反歸咎於良醫小民之愚至此洵可笑也且夫祈禱者豈非欲享高年膺厚福哉然予觀其應固有大謬不然者如先祖培亭公純齋公姊師巫若寇讎皆享耄耋之年又如濂溪胡旭菴館前李陶賓石尤與一庭黎川鄧次盧諸君子皆力排異端特戒祈禳而皆獲眉壽矣然猶曰此丈夫也乃婦人固有見及者如先高祖妣程孺人最闢師巫而享年九十夾先

祖妣李夫人先伯母王孺人皆享踰七望八之年此皆擯斥師巫之效也何則敬鬼神而遠之得其道故也予見一宗兄校胥師巫瘋病十載竭力祈禳殆無虛日而夭折無嗣矣又見鄰某最信祈禱而無歲不病無日不禳然甫踰三十而卒今其子甚微矣此皆酷信師巫之效也何則褻瀆神明故降之以禍也繇此觀之擯斥者皆康強逢吉酷信者反短折式微人亦何取於師巫哉噫世之惑於邪說者何不辯其理觀其應以自釋其所畏哉

徐仲光曰惑世誣民莫若師巫雖正人君子識能辯之而力

不易挽也此論出彼輩當抱頭退匿而惑者可使醒歟佐乎豈好辯哉

訊獄辨 甲辰

盡心錄載嘉定壬午眞西山帥潭州旅肆程二有一子年廿餘屢謀弑父其鄰控諸官逮至一訊遂伏索鼠尾刀辨驗問其故不能言問其鄰里咸云嘗挾利刃其謀叵測獄成屢訊無異公疑之展轉年餘一夕焚香告天地夢神謂曰無怪其然是二十年前事公且起召程二屏左右訊之曰二十年前事吾已悉知爾無隱對曰昔潙山一僧宿予肆携貲賸度牒我掠其財殺之屍瘞厨中公乃使人籍其家得錢千緡捆僧屍果在遂將程二

送左院復訊其子曰何故欲弑父其子又嘿然公曰別尋生計不見父如何其子曰若得錢千貫願賸度牒往潙山出家公以所籍千緡與之程二編管建昌軍

異哉小說之謬也執持偏見變亂是非以餙其詖辭然其理甚明不可不察也即以此事言之程二之子果嘗欲弑其父乎索刀有據其情確矣鄰里合詞其證公矣大辟可無疑矣乃展轉疑惑謀弑父者釋之而殺人取貨者僅成之縱逆子也信異端也輕民命也違國憲也豈西山大儒之所爲哉予既刪此條而又爲之詳辯以明邪說之誣民必不可信何也天道福惡以示懲也赫赫明明何施而不可乃必假手於其子乎即令果有來生則舉世之人無不可行報復何必使之爲子以至敗彛倫傷風化乎果若斯言是天以不孝令也或謂事至于此天亦無可如何則是造物之權不在於天而在於人也豈不謬哉且輪廻果報之說亦欲借以儆世使人不敢爲惡耳此逆子也而曰無怪其然則凡爭奪者不可謂夙負宜償乎淫奔者不可謂夙緣宜合乎槃人攫金者不皆謂夙有怨先理宜報復乎是使紛紛作逆皆得有辭世未可儆而已誘人於大惡矣天不若是之戾也況陰謀剽掠降之百殃當不待將乃令享用溫飽二十餘年

而僅得此報亦復不慘其何以示懲天不若是之迂也若是則不特誣人亦且誣天矣嗟嗟折獄明刑聖賢所慎乃不問人而問神不信事而信夢捨目前有證之罪而索遠年無據之蹤此荒昧無識者之所爲而謂西山爲之乎愚謂必無此事但僧輩造言以見其靈異使人盡從其學耳凡野史小說往往如是故不可以不辯

謝秋水曰異端害道傷教詭僻不可窮詰必得此平心大義嚴辭快筆以判之始無遁處矣

報讎錄辯 甲寅

聞有報讎錄者、爲林妾劉鳳而作也、瞷淸林尙炅以俠遊公卿間、嘗客都門、與伎劉鳳相歡、劉殊色、貲遊爭納焉、弗許、偶疾瀕危、尙炅涕泗交頤、劉枕畔有唾壺貯痰、戲謂尙炅曰若果眞情、請爲吾茹此、尙炅取吸而盡、劉大感動、及病愈、遂適林十年、劉死、尙炅刻玉爲神主、而鑴詩其上、旦夕祀之、遠遊弗寘焉、君有項同邑林君登第、司理梧州、梧多盜、林君一日假寐、忽見有婦人長跽、若訴冤狀、倏不見、心異之、旦日同寮姜會郡倅某司捕、有捕卒白某所獲盜、倅論收之、豎席罷、林君遣役呼捕卒勞之、曰爾能獲盜、深可嘉、但渠魁何在、盍爲我言之、對曰、郡有大猾人不敢言、及詰爲誰、則太守之左右陳亞三也、久蓄亡命與人、無算、方有寵於郡公、林公聞此、卽日以計擒之、索其贓玉主在焉、林君曰此尙炅物也、必客遊被害矣、亞三服罪、捕其妻妾訊之、始言某日有閩客至南亭、以琴線縊殺、瘞屍于某坑、司理乃遣人縋屍而出、具棺殮、如禮、呼其子扶櫬而歸、窮治盜黨、而盜風稍息矣、或曰劉妓既歿、而能爲夫訴冤、可稱靈異、業

文忠公爲之立傳、郭公明龍又作歌以美之、合爲玉主

報讎錄、

嗚呼、事有不容不辯者、以救世也、予於復讎一事、見吏治之良焉、見世道之衰焉、見人心之蔽焉、何也、林君爲司理、專務恤民、一聞有盜、則窮詰其窩、而必欲殲之、卽日計擒、而不爲姑待、何其勇也、有寵於堂官而無投鼠忌器之疑、身未司捕、務毅然執法、無所瞻徇、可不謂循吏乎、使世皆如此、寧有不戢之盜乎、故曰見吏治之良焉、守一方師帥、乃寵用衙蠹、致令聚黨禦人而弗之覺、士庶不敢訐、捕官不敢問、則氣燄之盛、沈瀣之深至今猶可想見、而當時撫按監司、曾莫之察、上下相蒙、遂至於此乎、故曰見世道之衰焉、宿娼固非美事、況飲妓唾痰與吮癰舐痔之流、何以異斯、時卽有死道矣、如斯行逕、士君子所不齒、而可立傳以揚之、作歌以贊之乎、倘以訴冤爲奇、則自昔鬼之報讎、不可勝紀、天道彰彰、無惡不誅、無冤不報、非必妖冶而後有靈也、況司理留心民瘼、亞三惡已貫盈、卽無鬼訴、豈能漏網哉、尤可恨者、以玉爲神主、夫至親至尊、莫如父母、然其主不過以栗木爲之耳、古之大孝、未聞以玉爲也、奈何奉祀一妾、若此其尊崇乎、嗟嗟、以身殉妾、不仁也、茹痰汙穢、不智也、甆主以玉、非

禮也出入必擠非義也倘令向戾立朝則必爲崔呈秀田爾耕之類獻媚苟容以取士風奚足比數於人世哉凡爲士者皆有風化之責見玆穢行必當深恨而尸誅筆罰以垂戒於將來乃假借名人爲之立傳爲之作歌使後人無識者不謂其可羞而以爲可美奬宜淫之陋習導後生之邪流豈不悲哉故曰見人心之蔽焉人心蔽世道衰雖有良吏僅能補救其一二馴至後世積習日深廉耻盡喪此滄桑之所係變而媚璫降賊者所以比肩而接踵也或曰林君之收瘞亦不可乎曰以同鄕之誼憐而瘞之厚道也何爲而不可或曰藥郛皆名臣而取彼何哉曰此傳與歌必非二公所爲也吾意當日浮薄之士門玆爲美談陰竊其名而二公負未知也聞二公立朝侃侃其肯作傳與歌以長桑間濮上之習哉使其漫無可否與世推移則當日所行必爲清流之所擯豈能卓然令望爲一代名臣哉予見傳序誌銘假托名公巨卿之筆舉世皆然非特此一事也故曰此傳與歌非二公之所爲也

謝秋水曰輕浮文人每皆傳此等事以爲風流美談不得此嚴性正氣之論誰爲之砥柱哉

曲阜捨身辨 丙午

世傳曲阜聖裔有一孝子癸巳年十歲母病劇禱於泰山請以身代母疾旋愈童子詣謝泰山山之巔舊有捨身巖呼從者導往臨巖奮身而下見者咸驚其母聞之慟哭欲死是日泰安州守偶過山麓見祥雲結集若有人在其間停車望拜已而雲護至地乃一童子也州守喚奚無已邑令聞之以鼓吹迎歸郡邑咨嗟咸稱爲孝感吾鄕何碧塘客遊山左聞其事甚悉徐子仲光曰此孝而愚者也然其誠至矣賀謂此訛傳也世必無其事即或有之亦非孔氏家法也必不可以爲訓夫孝爲衆德昔聖賢之言孝亦已多矣聞以守身爲大不聞以捨身爲孝也此怪異之行流俗之所喜而君子之所非也禮記言父母之喪毀不滅性過毀者非孝王陽守益州行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乘此險道遂返車由是觀之則守身爲孝奚待辨而始明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使非夫其子則必不存其母豈天道哉況父母之憐子往往甚於惜身今救己身而忍捐其子又豈人情也哉捨身者逆天道而拂人情豈足以爲孝哉使果誠心以事親則吾之身即父母之身也必兢兢自保一言一動惟恐有失以貽父母憂即有祥雲護歸亦不敢以父母之身嘗試而況

實無其事乎吾邑軍峰亦有捨身巖相傳貫心酬願者有雲擁護而歸予自幼聞之矣庚子季冬西坪崔姓有語予者曰吾宗一少年齋戒沐浴自具疏願捨身以延親壽隨衆往謁軍峰登至半嶺忽更新衣問曰舍身巖何在人曰尚遠比至人曰此巖是矣遂踴躍如飛躓於千尋溪下父母聞之一慟幾絕父往收骸但見其手糜爛乃手而歸去葬此西坪鄰里之所述也予信以爲實矣記之於衷已十餘年矣且嘗以此語人矣因爲曲阜捨身辯而引茲事以爲證慮其未悉也再詢予友崔樸臣樸臣大駭曰異哉事之訛謬乃至於斯乎吾宗實無是事既詰其詳如知廖福才者崔馨明家僕也幼無父母馨明憐之甚及長爲之納室居有頃妻又無子忽忽不樂嘗言欲往軍峰捨身一日隨衆往山入廟衆皆俯伏起乃不見其人遍詢在山者皆云見有一人獨往捨身巖矣衆歸去至其主馨明乃遣人收其骸如是而已嗚呼福才此舉豈非有所擁之說在其胸中故信心而往以期羽化飛昇乎乃竟以茲殞命悲夫然姓廖而誤傳爲崔廖無父母而曰爲親祈壽又曰父往收骸何其謬也西坪距吾里不踰一舍予嘗往來於其間乃訛言若是而且誤聽以爲實況山左數千里而遙其言豈足信哉

布尾

歐陽石臣曰孝爲庸德斯言足啓聾瞶世俗厭平而好奇嘗以此文救之

目錄

六卷

說

內省齋文集卷之六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說

善事上官說

古今之安上而全下者莫善乎禮尊卑有節等級分明其間趨承拜跪之儀文移往來之體恪恭焉而弗敢逾非勢也禮也至若名教綱常之所繫生民利害之所關確有見聞則斷然行之而不敢依違於兩可此豈好爲立異哉守朝廷之法而盡臣子之誼也嘗讀吾邑誌書洪武時有典史馮公諱堅者持己最廉首祛積年民害其論民榜六過上司非禮之行紓下民不平之氣豐民戴德而歌頌之厥後以言事稱旨擢都御史噫以世俗觀之則論民一榜得罪於上不可一朝居矣而乃蒙不次之擢豈非天哉然猶曰此當開國興聖君所以得行其志也吾且言其近者嘉靖時吾郡程南樓先生諱櫛爲松江學正巡方蒞學有一生於講末獻諛者巡方悅之從賞焉南樓曰諸生且勿散予有後言及巡方歸署南樓召生至明倫堂罵曰爲士而獻諛廉恥喪矣他日必爲佞臣當戒飭示懲且奪巡方所賞之紙散與諸生南樓潔廉忠信歷官四十年所至皆有聲起家乙榜仕

至太常卿平生竟無所阻豈巡方皆賢不以茲介意耶抑升沉
有數固非巡方之所得爲耶予又見崇禎時宰都令亦生諱就
義者爲溧水令性澹泊不營薦會同邑御史某公巡按江南以
亦生同里故抑之復命舉劾疏凡剔科皆薦而獨遺亦生舊制
縣令無薦者註下考倒當降黜惟亦生廉惠著名同鄉公論仍
以考選與之然終以無正薦故擬部不及上親閱試牘拔置詞
林第一某御史聞之徬徨太息而已由是觀之巡方信不能厄
人哉嗟乎世之善事上官者不可勝數然有二考爲尉超擢總
憲者乎有乙榜爲廣文循至奉常者乎有無正薦而與考選無

正薦而擢詞林者乎嗟乎三人之所得一何奇也則是禍福有
命豈人力之所能致哉雖然君子存心一於恭敬要以循禮而
止若夫越禮犯分而自矜氣岸則無忌憚者之所爲又不當以
是語之矣

徐仲光曰歷引前哲極真極透可令懦夫有立

矯廉說

人之性未有不廉者何以知之世之童子莫不以貪爲恥及壯
而漸貪矣至老而彌甚矣此豈其性然哉習俗之所移也予見
世有一廉士則小人忌之輒目爲矯廉而少年無識者遂畏譏
議往往委蛇從俗而失其本心不知矯非惡名倒不必避也先
師論強而亟贊曰強哉矯蓋不矯不足以爲強不強必不能爲
矯使舉世皆能矯廉則民皆不貪且矜名競節相率成風士習
日淳而天下大治矣或曰矯者以干譽不過辭讓一端耳烏足
爲君子曰能不爲名者上也即使爲名不猶有良心乎其不忍

自陷者惻隱之心也畏人之多言羞惡之心也知廉爲美而貪
爲惡是非之心也豈特辭讓一端哉有心顧名較彼任情而無
忌者相去不亦遠哉昔人云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蓋好名
而不苟取即有心爲善之人必宜嘉許以堅其志揄揚以勵其
終俾其習與性成初勉強而後自然則竟爲廉士矣嗟乎小人
禍心不樂人爲善恐其形己之短故以矯廉目之有識者特立
不移豈可因人譏而屈己以從時遂至失其本心哉

張幹臣曰強哉矯一語發前人之所未發以惻隱羞惡是非
銷歸辭讓猶六計弊吏而皆冠之以廉也卓識俱堪持世

劇解御是不易之論　弟攸實

民情說

人情之所敬畏者恒在乎勢而亦有不必然者以予所目擊或有勢而人侮之或無勢而人敬之或勢重而見輕或勢輕而見重者此其故何哉丁丑別駕房君捋吾暫家迫去時士民羣嘗焉且以衰服送行蓋詛之也噫斯現任之別駕何人情侮慢遂至於斯耶近見邑侯張君曲江名鑑者被誣褫職人咸稱枉踰朞而後去百姓依依弗忍離是褫革之邑令也何以得此於民哉又見廣陵興化戊寅己卯間連逐二令皆制科也皆任甫朞年耳百姓慢罵而驅之去人皆咋舌以興化為磨邑矣其時

有江都訓導劉君士璟者強令攝興化篆竭力救荒朞年而謝事百姓數萬人焚香泣送搗錢為盧劉卻焉遂各投一錢以鑄其像（輿文注情）項刻而像成嗟乎猶是興化也於制科縣令則鼓譟而逐焉於明經訓導則愛戴而祀焉何人情之變易捷於風雨若斯乎又見辛巳年蘇州大祲饑民數千人大譁將掠富室縣令勸之弗聽軍糧刑官俱至又弗聽觀察與撫軍躬臨之又弗聽羣坐諠譁莫之能禁當是時太守陳公默菴方卧病聞饑民之譟也而後出饑民望見太守皆伏地請罪泣愬其情即時解散當年稱為異事陳公名洪謐在廉而甚寬守蘇十載未嘗輕笞一

民似無威可畏矣何以尊之若此此豈易民而治哉謂蘇氏之馴也曷不畏撫軍謂其暴戾難制則偏敬畏陳公矣合數事而觀之人情亦大可見矣君子之自處也亦何慮乎勢之得失也哉

徐仲光曰以近事徵民情可備官鑑文更疎宕不萃六一居士得意之筆

良知說

良知之說非昉于孟子乎孟子謂良知者言不學不慮人皆有之即所謂性善也以此爲端倪而擴充之則存乎學問必使人盡力于躬行乃可以復其性而得其道陽明先生所謂致良知者其此意乎今龍溪諸人皆謂聖道盡于良知不假思爲是以不思不勉爲良知矣孟子以爲善之端而龍溪諸人遂以爲道之極不已過乎推其意蓋由厭繁而好簡惡勞而好逸以爲良知之說至爲簡易而豈知擇焉非精反淪於高遠乎夫論語大學之言莫不平易惟中庸之理最爲深微然其大旨惟教人以

平常勗人以卑邇而以高遠爲戒也其言天命者遡道之大原也言位育者著道之極功也其道不外于子臣弟友造端夫婦而其用力則惟在戒慎乎不睹恐懼乎不聞慎獨于隱微故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夫不言不動即不睹不聞之時也若云道不可睹不可聞則亦將曰道不可言道不可動乎又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人所不見即所謂隱微也若以隱微爲道體則道體何必內省道體有何疚惡乎中庸謂道不遠人兢兢焉惟求道于高遠是懼故莫微于鬼神而曰誠曰顯則聖人之不欲索隱固已彰明較著矣今龍溪諸人必欲使

人索之於無聲臭不可睹聞之境不與孟子良知之旨山陰致良知之說相刺謬乎以此講學其不流爲禪教者幾希矣

倪閣公曰良知之說孟子不過對良能而發原不曾拈此二字爲立教之宗自文成拈此而龍溪諸人又張其旨竟謂聖道盡于良知得先生此論可以撼其波矣

判僧未當說

浙督趙公廷臣廉明著績天下所知也相傳民有貸藩使者索之急遂鬻其妻於皮工得鏹五十償之矣比至妻泣工問其故婦以實對工惻然立還其夫而不索其價夫德之常延此工飲於家一日夫外出皮工叩門問其在外也而去翌日夫歸則妻死於卧榻爲刃所傷夫問鄰人鄰人曰昨見皮工叩門耳於是十家共執工詣縣縣令嚴刑遂誣服獄具府廳司道覆訊皆無異而皮工之足已被刑折矣惟趙公曰不娶人妻仁也不索聘金義也設心如此豈忍爲淫殺乎呼鄰里十家脇別而詢之曰當日有何人在爾地對曰有一遊僧常坐道傍後忽去趙公曰是矣爾輩能識其貌乎對曰能遂差役同行物色之至某寺擒獲一訊立伏蓋僧夜入其家脅婦不從殺之以滅其口也趙公以歸諸其寺請善知識立法於是聚薪焚之厥後趙公厚賞皮工旌其義也且諭縣令曰其事此得之傳聞者予固未知其確倘果有此冤則皆長吏之罪也平日不嚴保甲縱遊僧出入得以行其姦淫既失職矣審鞫又不察情而專恃刑鞫使非撫軍明察則枉殺義民其慘可勝言哉然撫軍雖明而處之不當夫世人佞佛而好僧若此類者正宜枷示通衢然後梟斬而榜其

罪以正告於天下使人知妖僧之爲害而消其倭佛求福之邪
心乃有功於當世而無愧于撫軍奈何僅令焚死猶可謂之正
法乎夫僧有自焚者蓋以焚死爲貴也今罪人得此卽揆諸彼
法亦大相悖戾矣巡撫重權見妖僧殺人而不敢正法乃歸諸
善知識甚哉其失刑也佞然佞佛之俗情也抑思縱姦護惡豈
佛道之所宜哉爲善知識者必能見道卽當歸諸巡撫請以國
法懲之以見此妖僧非吾族類亦可以自白其心而明其敎之
非邪乃竟以所貴待罪人何其謬哉嗚呼此可謂兩失矣

黃雷岸曰非得此南董之筆則皮工況兇妖僧淫毒浙撫明

愼俱不傳於後詞之不可已也如是

極痛快議論拈出却極正大平常責巡撫固當責善知識尤
妙 弟敦貫

剖肝孝子說

廣陵有蕭某者母病亟遂自割其肝熟而進之於母母病遂瘳
然其身竟殞郡人哀之爲之立祠焉或問於予曰捐軀以救母
知有母不知有身可不謂孝乎賀愚之曰此所謂好仁不好學
也烏得以爲孝哉古之大孝在上者莫如舜文在下者莫如曾
閔文王曾子處常之孝也舜閔子則際人倫之變而委曲以
全其孝者也此四人者皆未聞刲股剖肝之事也豈其親獨無
疾乎何以不能行此乎使必刲股剖肝而後可以療親疾則舜
文曾閔當不自惜其身矣又使股不能刲肝不能剖則其沮必

不能救是舜文曾閔於此有餘憾矣皆不得爲孝子矣何以共
稱大孝而千秋萬世莫之能及也哉夫人子當盡之職不可勝
數誠能順親如舜事親如文王養志如曾子人不間於父母昆
弟之言如閔子騫則亦可爲大孝矣況人生不能無病療病之
方未嘗不廣卽當疾劇豈遂無其藥哉古之名醫何嘗以此爲
方哉今爲人子者父母有疾朝夕侍側愼擇良醫可也親嘗湯
藥可也致禱於神而願以身代亦可也何必以肝爲藥而遂操
刃自殘哉且父母之心惟恐其子之不壽蓋劬勞顧復備極苦
心而後得有此身也故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樂正子春

曰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足以登高臨深孝子猶懼焉凡所以
敬身而保護之者將無所不愼而何忍於自戕乎孝經曰身體
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聖賢之重視
其身如此盖體父母之情而終身常恐違也曾子之得爲大孝
其以此哉今執塗之人而問之曰殺爾子以療爾病其可乎則
必曰不可夫爲父母者因已之病而忍食其子之肉天下未嘗
有也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疾且憂之而况於死乎假令
其母病間聞其子自殘遂傷心悲慟以至於死不且益其疾而
速其亡乎子畏於匡顔淵曰子在回何敢死以此推之則父母

在時而人子敢於輕生其可謂之孝乎嗟嗟日用當行之孝人
皆可爲而不能自勉乃慕此怪行而彰之何人情之好異如斯
也或曰古稱爲子死孝非歟曰必不得已而死蓋有之矣天順
時吾豐有吳龍驟名駒者其父殺人當辟而已代其獄俾父得
考終焉近時祝貞元名錫印者蔡叅執其父將殺之錫印以身
代之其父乃免於難此二人者不殺其身則必不能全其父必
不得已而爲之斯可謂之死孝豈割肝自斃者所得同日而語
哉或曰一進其肝母病斯愈豈非至孝格天乎曰不然既有誠
心則求良醫以療之凡草木金石鳥獸蟲魚之屬無不可以爲
藥何必用已之肝天道好生必殺其子而後可以生其母此必
無之理也且世之病劇至危服藥而愈者多矣又有堅不服藥
而病亦自愈者矣即使不割其肝蘄母之疾亦未必不瘳豈得
以斯爲實效哉或曰世多秦俗借父耰鋤慮有德色今表玆以
風世不亦善乎曰此一念至情較之好貨財私妻子者固懸殊
矣然小民愚誠終不可以爲訓今特祠以表之是使衆人皆曰
必捐軀而後可以爲孝不將以孝爲難能而人皆自諉耶善乎
高皇帝曰聽其自爲不在旌表之例斯言也眞萬世不易之明
訓哉

謝秋水曰反復暢達情至理明所引吳龍驟祝貞元二子乃
至性眞孝天地正大清明之氣非愚誠者可比

王孝子字說

孝之爲道大矣哉克盡其道者固已鮮矣况事父不敢有孝名而汲汲焉表章之不已過乎然而礪俗維風有不得已焉予倜遊杏垣適衆人咸集問曰此亦有孝行乎曰未有曰所謂孝者順親心焉耳非割股卧冰之謂也衆曰然則有王啓者庶或近之予曰如何曰啓無他孝行但當年其母在時性嚴急或與鄰角口啓卽長跽婉諫必俟母氣平乃止母病必卧母榻旁頃刻弗忍離母歿十有餘年啓思母所嘗見輒流涕母嘗麴蘖啓見酒卽泣曰安得吾母而飮之見鄰家釀具卽慘然不懌或問之

啓曰念昔母存家貧常乏酒耳母嘗菽啓見田間菽卽泣下沾襟若此者亦可以爲孝乎竊恐其未也予曰予以是爲非孝歟予之所禱祀而求者正此類也嗟乎此以耕樵爲業豈嘗學問哉乃能思親所嘗而弗忘斯已難矣况長跽婉諫以感悟其親使不得罪於鄉鄰不幾乎愉親以道乎因問其何字曰無字予適增其名曰啓孝而字之曰可風何也孩提之性人所同有特無以風之耳風之動人也巽而善入往往陰驅默率有以移人之性情使人鼓舞焉而不覺故衣履器用一人爲之則捫人效之數人尙之則百人羣起而從之况性所固有者而爲之獎許爲之播揚有不油然感動者乎予昔在江北見割股者一郡之中不可勝數詢諸輿論則曰近有孝子衣巾故人人樂爲此也夫操刀自割實爲難事且忍痛爲之而况於庸行乎今吾與子但敬之重之譽之傳之使衆人曉然知卽此爲孝而不必他求則聞風而動性者將亦不可勝數矣雖悍戾弗馴有不幡然自改也哉噫割肝之類世俗咸以爲孝而與孝若啓者反湮沒而不傳予故表而章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徐仲光日生事死哀自是天性特對乖戾者言則曰孝耳罔極之恩何道可報而忍以爲名孝之有獎風之薄也割股以覬衣巾可笑乃附惕菴表章庸孝極有關於風俗然兩字華袞百倍衣巾矣

魏冰叔日至論可以斷製經傳豈可作文字觀

教訓子孫說

世俗之能訓子孫者鮮矣即所謂敎豈能勵躬行哉不過誦讀焉耳所謂誦讀者豈能博貫古今識大義哉不過涉獵辭章冀取科名焉耳噫此遂可以爲教乎不惟不可爲敎也功利之習浸淫日久則子孫之學術從此而卑子孫之德業從此而墮非氣質迥殊翹然自立寧有不爲所誤者哉若夫庸碌之人倖獲科名則志驕氣盈以爲詩書之能事盡於斯矣有耽聲色者有廣田宅者有比匪人肆擾攘者甚則暴戾恣睢無所不爲游流梓里以及四海蒼生舉平生所誦讀適足爲濟惡之資此豈其

性然哉所以訓之者非其道故也吾觀漢萬石君唐柳氏家法可謂善矣至若程朱二父擇大儒以訓子則能知其本而見其大又豈世俗所能幾哉邇來吾鄉有一二事當取以爲法廣信費鵞湖先生年十九狀元及第在詞林與一同年奕弗勝遂忿而相恐其封翁五峰公聞之馳書切責寄一竹杖命往同年所受朴以謝罪鵞湖竟如命同年初不見聞朴責聲乃出同年涕泣嗚咽不能已鵞湖問其故曰予有父在吾自痛不及子耳遂爲知友如初厥後鵞湖爲輔相享年七十有五以令名終非善敎之所致哉崇仁吳曙谷先生初入弟子員爲邑侯所首拔鄉人以訟請託餽數金其祖晴華公聞之訓曰凡囑托公事皆鄉紳不肖者之所爲予初爲士宜勵志高遠必先以此爲戒吾與汝三金以資楮筆曙谷拜而受之已登殿試第二人官至大學士享年七十有八自策名至考終不以片楮入公門雖試事必不循例薦剡有請求者則曰吾祖有訓弗忍忘也其祖所賜者終弗敢用凡朔望焚香拜祖必置此於香几俯伏流涕曰此吾祖敎吾立品者終身弗敢遺迨易簀時呼子孫曰吾平生凛凛惟恐負吾祖至於今乃可告無罪矣宜珍所賜以修祖塋勿他用壬寅冬予過崇仁崇仁父老爲予詳述其事皆嘆息稱賢

謂慈孝兩盡然予不嘉曙谷而嘉其祖之善訓也予因遊厥里觀其不造相府不建石坊且無拜相豎旗之蹟何超然遠俗若斯也即斯數事可想見其學識而知其善教之所存嗟乎弱冠登鼎元人以爲榮矣乃費翁嚴訓三千里而遣一鬭有過必朴責之無少貸至如囑托網利世俗所歆羨者乃吳祖惓惓相戒何其異也非識所輕重奚能以茲爲訓哉鵞湖曙谷承順靡違既久而繹思弗替可不謂孝乎予觀世之善教者咸獲嘉祉茲特其著焉者耳即湖東一隅而天下之能敎訓而其事弗傳者可勝道哉至如程朱二父造成大儒致躬膺從祀俎豆千秋則

又有大焉者矣噫欲子孫之興者其亦知所取則歟

徐仲先曰善教善受前賢芳規讀之眞足令人興起後之爲父兄子弟者監諸

教訓子孫說 其二

善訓者恒過於嚴而弗稍寬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又曰家人嗃嗃悔厲吉謂其過嚴而無傷也以質所見吾郡嚴訓莫如徐養貞先生吾家之嚴訓莫如先祖然其所嚴者皆以身爲範以訓德行爲先以擇師友爲急豈專意於課文哉養貞先生訓二子五六歲時卽期以聖賢躬踐臨汝訪求端品者以爲師又日取古忠孝廉節之行親講以訓之及仲光擢高科爲廉吏冠先生之教也壬午自澤州歸偶作西山遊先生有召道遠稍滯歸而見責詰以父召無諾之禮仲光悚悔跪而受杖者

十戊子秋予寓其旁舍見仲光必告必面恂恂若孺子慕乃杳然敬服而知仲光之實學有所自來也先祖純齋公教亦類此嘗聞先伯與家大人少時凡友人過訪先祖必坐門內詳聽其所言有相勉實行者則大悦諭令加禮敬之其有論文者亦取之或有談聲色者公大怒立召先伯與家大人長跪階下厲聲叱曰此匪人奈何與之友其人聞之逡踧踖而去不敢復見矣賀幼時見家大人年踰三十雖小事必稟命而行不敢以寸綫入私房或在外召歸稍緩卽長跪受叱其嚴也如是易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其斯之謂歟嘗攷二公訓文皆以數千計貴多而

不貴精可謂誤矣然皆能成名豈非成敗有命實不係人歟抑訓之以行者其心必靜其文不督而自工歟若然則目前所見卽可以爲法何必遠求於所聞耶

倪閣公曰先輩讀書用朱子分年法自十歲至二十經史之大綱已遍此實學也後人持簡便法未嘗無得然篤實周詳之意相去遠矣閱斯文覺先輩遺風未墜

石坊說

石坊之建不知始於何年吾觀宋時所立猶有存者則皆以木爲之是古人未嘗有石也形家者謂石像巍峩名爲急煞大有損於居人予初不甚信及歷觀往跡未聞有不驗者如先年吾邑令公多擢臺諫自縣前有石坊而相繼左遷矣癸酉秋賀至高安聞邇年邑令雖有廉能無一順者予怪而問之父老皆曰自縣前建坊而邑侯皆被黜矣又見金谿有新創石坊卽喪兩令而其後無一善全矣且有氣之地其石堅潤可觀建坊取石必擇其精者是以鑿傷地脉或近民間亂塚搢紳挾勢而行居

民不敢與抗則所傷者又不特數人也噫石坊之爲害顧不大哉然先輩未有議及者何也蓋謂恩榮不忍沒欲其傳也欲其久也不思旣已策名郡邑咸知何必建坊而後著乎坊歷百年字多漫沒安見其可傳乎凡有火災石坊必裂安見其可久乎尤可異者石坊裂後將墜未墜人不敢毁往往聽其傾壓致殺數人此則明見其害不特形家之言也旣有害而無益卿大夫亦何取於此哉予謂士君子所以不朽固自有在不必勒石以紀名也使誠德被生民功施奕世則播之輿頌而弗諼垂之史冊而弗泯何藉於石坊至若濂洛考亭爲萬世師表則令聞彰

然直躋功名之上矣又若胡敬齋先生布衣從祀冠理學名臣而王心齋父子亦祀於其鄉又豈公卿所能及哉卽不然而若韓蘇若李杜以詩文名世讀其所作莫不想見其爲人亦無俟石坊也夫公侯卿相當其盛時聲勢赫奕雖不建坊孰不知其名姓俯仰之間遂成陳迹卽石坊尚存亦與草木同腐耳庸夫市人曾不過而問之矣嗟乎愚衆之勤孰與輿須久僅百年孰與史冊但使後世觀者見石坊之巨麗知其官秩之豐隆徒損令名智者不爲也況形家以爲有害其言旣驗石坊傾壓必致殺人於已無實益而於人有大害仁者豈忍爲之雖然亦有可取者聞昔旌善申明二亭以別淑慝而示彰癉今皆無矣有建坊於縣前使過其下者擧指而嘗之是石坊之昭著勝於申明亭其又烏可少哉

倪閣公曰只一石坊而感慨憩邪使讀者無不攻心惕應與文之有關世道者

石坊說二

友人見予石坊說喟然歎曰此猶未盡其弊予曰如何曰予昔爲令時遇一直指爲座主題請建坊旣奉俞綸則座主揚揚得志挾巡方之勢而逼守令爲出貲計其工費僅二千餘金然借此以廣田宅且倍取焉是彼因而射利非專爲取名也守令以茲爲苦而子猶未之聞乎予曰噫有是哉一坊之虐民遂至於此乎此數千金者皆取自民間是剝民脂以作無益何不仁之甚也昔人謂阿房築怨長城築愁彼建坊者得無類是乎予思逼守令廣田宅巡方所不知也使其知之必不忍爲此矣夫以察吏安民爲職乃驅守令以虐民思及於此何以自安況感知遇而成其惡使之結怨於鄉鄰其可謂之報德乎果欲報德何不勤恤民隱竭力與除俾座主之鄉鄰皆咨嗟頌禱曰甚矣其公之賢也誠知人能得士也是則以青史爲石坊久而不墜以人情爲宇畫久而弗湮爲之座主者不亦獲榮名乎狄梁公取士或謂之曰桃李盡在公門梁公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至哉言乎夫典試與分闈爲朝廷取士以濟蒼生以裨政治也豈爲樹德而營私哉自陸氏一庄之陋說傳爲口實而世俗相沿遂懷挾比周交相責備以自計其身家而負國政民生於弗問是

爲私門樹桃李實爲民間樹荊棘也倘使衡文者咸以爲國求賢爲心受知者必以致君澤民爲報則諸凡陋習皆賢豪之不屑爲豈惟一石坊哉吾故因巡方之報德而復及之

倪闇公曰前篇曲折此更痛快大聲疾呼不啻撞弘鐘擊巨鼓也

神像說

世俗奉外神于家所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褻鬼神而近之可不謂愚乎至如漢前將軍正直剛方必不受人之諂今世多懸于書院又或懸于私室敬之乎抑褻之乎且繪成立體尤覺不妥賀思人立而已坐則此心踧踖而况于神乎或曰近日主文場故書院祀之以求默佑不思朝夕狎處已云褻矣甚至呼盧浮白謔浪笑傲于其前則不敬莫大乎是以是求佑猶適南而北其轍也神果有靈必獲罪而無所禱世人亦讀論語而即此一事已與聖言相反矣平日之所誦讀果何爲乎尤可恨者戲臺演之以侑觴午節懸之以辟邪出殯用之以開導視若花草人物以供玩好愚民猶不足責乃士大夫之家亦或習而不察有心敬神者可不深思而嚴遏乎

黃伯衡曰非鬼之祭人情相習不解至褻狎先賢莫如壽亭侯爲甚此說亟救時弊洵稱敬神之至

察判僞檄說

凡發姦摘伏雖係智術亦平日究心治道練達其才而後倉卒應變可以無爲其所惑吾鄉趙某爲中州令一日宴客忽郵傳府檄至啓緘云某某等四十人通海將於某日破城約爲內應仰縣卽刻密擒立斃杖下毋得稍緩以誤封疆趙見檄大驚卽輟飲密遣多役立擒四十人至則皆富翁也有撫院承差亦與名其間趙君曰此訛言耳姑禁之取太守親書比檄中點畫殊不類乃具詳呈府又循鋪遞察之且届期未見海師知其爲僞檄也旣釋諸人而莫測其所自趙君曰此非衙役所能辦也遣

家僕出署偵之越數日城隍廟演戲觀者雲集忽有一人憂形於色嘆曰趙公陰鷙叛民爲之脫網趙僕曰是其人矣擒之并獲其子庭訊果然遍令子書與僞檄字同則其子所書也乃擬辟解府某太守得其直令竟以辭狂出之趙怏怏不平人謂趙君之能疑爲智其不斃諸命爲仁其擬懲僞檄爲義予以爲未也此有雪冤之意而無發姦摘伏之才者也夫守城重務擒姦密檄非馬上飛遞不可其敢以鋪郵乎不虞其私啓洩漏乎卽此一端可知其必僞矣況太守親札比對不同何必擒衆而收繫哉使果有學識但置檄署中匪而不發彼必來探問先則密約衙役之能者凡有人來問府有何文至縣卽刻密報因而擒之則不踰三日可以必獲矣何待詳府而後知之遣僕而後得之耶且姦民旣獲斃之杖下可也或畏功令卽令受害之人羣擊而勿問可也奈何爲其所用竟使乖弁漏網置之莫可誰何哉

此非責備之過蓋前事者後事之師正欲人遇事而得發姦摘伏之方耳末段不責守而責令尤爲篤論 弟敦實

目錄

七卷

說

解

南豐湯來賀著

說

廣育嬰說

天下至重者莫如民命其無罪而可矜者莫若嬰孩誠克惻隱之心則凡屬民命不忍不救而況於初生乎葉夢得先生云予在許昌歲大水荒甚奏發常平倉粟賑濟活十餘萬人特遺棄小兒無法救之問求子者何不收養曰患歲豐而年長其父母來索歸耳予因爲設法凡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爲子當其棄置時情義已斷收養之恩更大於親生矣遂作空券數千印給遍傳凡得兒者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略爲籍記使以時上數收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量給貧者爲費事定稽務凡三千八百餘人此亦臨民者所當知也○入兵興以來有伏林莽者多因兒啼致賊聞聲遂知其處於是避賊者輒棄嬰兒有教以絲綿爲一小毬（必須絲綿不可用絮）置兒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其氣少著甘草末或白糖砂糖亦可（必不可用飴糖蜜糖滿氣易致噎嗽）紫時量以水漬使吮其味兒口中有此甘物自不作聲綿軟又不傷口口外用絲綿繫住以防吞入咽喉因刊刻此方遍黏道路己酉冬寇警悉

空城去而嬰兒賴此得全活者甚多此又遇變者所當知也賀
讀此而嘆葉君之爲政也能恤幼也能公善也以空務數千送
救三千八百命非善推其惻隱者能如是乎至於避亂嬰孩教
以仁術而所活無涯豈非不費之惠哉官長有權亦何憚而不
爲此賀見遺棄嬰兒即治平與豐歲亦常有之蓋貧家乏食不
能養子多置路傍或厭兒女多者或爲長女所苦者或有私胎
畏泄者或恐離亂累身者皆輙棄之而溺女一事舉世習以爲
常竟成風俗殘民命而傷天性其條甚矣有心濟世者忍不亟
爲之所乎近聞揚州布衣蔡先生蘭璉者特發仁心立育嬰社

募衆同舉其法以四人共養一嬰兒每人月出銀壹錢伍分遇
路遺子女收至社所有貧婦願乳者令其撫字月給工貲陸錢
每逢月望驗兒給銀察其肥瘠以定賞罰既歷三年待人領養
爲兒斯舉也恤幼而兼濟貧世間功德孰有大于此哉又聞會
稽柴先生諱爲橋號山民者居燕京造車數十乘收載遺棄小
兒聚于其家育成而延師訓之有願爲子女者即與之或貲以
金錢亦受之而皆以爲育嬰之費每車一乘歲給工貲柒兩貳
錢多故塾館延致名師其所育成童狀貌奇偉秀異者甚多若
此一事雖謂盡人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何不可也賀未見其

人而聞風欽服即爲之執鞭所欣慕焉邇來兩浙與吾鄉亦有
倣而行之者愚謂衆人出貲不必限數或二三分或四五分合
二十餘人同爲一會每月通計亦可得陸錢矣積少成多節食
省費勉力共行似亦無難也況乎富貴之家舉行尤易移埋神
建醮之貲節酒食笙歌之侈省結納請托之金以行實德而全
多命不亦樂乎又況官長有權百姓何其喜怒出一語而民聽
之下一令而民從之又何難之有倘能嚴禁溺女而加意育嬰
多方以勸導焉懸賞以鼓勵焉則利濟彌宏功德何量將葉君
之仁政不能專美于前矣

舉念甚廣而措置極密有用之學不敢作文字讀而文字未
嘗不工 弟敦賀

梨園說丙午

梨園之設皆爲無益而古今所爲判若霄壤者何也其用心之厚薄殊也先年樂府如五福百順四德十義躍鯉卧氷之類皆取古人之善行譜爲傳奇播諸聲容使兒童婦女見而樂之皆有所向慕而思爲善事則是飮食歌舞無非有益於風化古人之用心如此何其厚也自元人王實甫關漢卿作俑爲西廂其字句音節足以動人而後世淫詞紛紛繼作然閒蕩將中年家庭之間猶相戒演此惡其導淫也且以爲鄙陋而羞見之也近日若紅梅桃花玉簪綵袍等記不啻百種括其大意則皆一女

遊園一生窺見而悅之遂約爲夫婦其後及第而歸卽成好合皆杜撰詭名絕無古事可考且意俱相同毫無可喜徒創此以導邪予不識其何心嘗思人之行淫猶畏人知者謂此事猥鄙不敢令人知耳是所行雖惡而羞惡之良心猶未盡泯也今乃譜爲傳奇播諸聲容使人昭然共見之共聞之則是淫奔大惡不爲可羞可鄙之穢行反爲可歌可舞之美談矣是勸世以行淫莫大於此矣又况人之爲不善者猶懼其有惡報謂一念之淫神明畢見天遂奪其科名遂促其壽算遂絕其後嗣是以恐懼而不敢輕爲今乃創爲及第成婚之說是以至惡而反膺美

報不特誣人亦且誣天其罪可勝誅乎聞近日優人所能演者惟玉簪綵袍等戲問以五福百順四德十義則皆曰不能繇是觀之今世之優人祇見有淫事不見有善行也人心安得而不邪世道安得而還淳哉或曰此戲耳子以爲實不亦迂乎予曰不然夫歌舞之感人心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嘗見幼童一覩梨園數月之後猶倣其歌舞而不忘至於婦女未嘗讀書一覩傳奇必信爲實見戲臺樂事則粲然笑見戲臺悲者輒泫然泣下得非有感於衷乎能使其見淫戲不陰動其邪心乎嗚呼婦女皆動邪心而以淫奔穢行爲可歌可舞之美談其爲禍豈不

烈哉邇來各鄉從前質樸者因演戲而習冶容矣聞某村演戲席罷之後婦女逐優人而去矣又見有嗜戲之家處子懷孕淫亂非常矣若是則所樂者少而所苦者多其何益之有哉然鄉村信神咸矯誣其說詐不以戲爲禱則居民難免疾病商賈必值風濤是以莫能禁之嗟乎福善禍淫神之道也演淫戲以導邪豈正神所樂觀乎以此奉神則神必厭之其肯降之以福乎予謂演戲爲樂亦屬常情不能盡禁亦不必盡禁也惟論優伶凡忠孝廉節積善累仁昔人之善行皆許爲之是雖費民財無損于風俗也惟嚴禁導淫之曲不拂其情而匡之使正則吾之

理順而詞直彼安得不從哉倘居官者實能以人心風化爲已任有犯必懲而鄕紳士庶又從而贊之互相爲戒則習俗自端淫行必少有益于世道豈其微哉

倪閒公曰只一黎園而風俗日漓人心日壞已如此雖然豈獨一黎園也哉

菊說

吾廬有菊一本初甚微賤不以爲意夏月朝暮漑之且扶之而使直其葉蓊然可觀矣及秋花萼燦然而他所見者弗能及也偶過饒氏家見其菊叢生形小而屈抑無足觀者賀然曰物之不可不培也如是夫夫菊芬芳而潛雅歷霜雪而後凋豈非質之至美者哉然必扶之而後直漑之而後盛非若松柏之性能以自持遂不資乎人力也人之氣質亦猶是乎不漑而自盛不扶而自直者其鮮矣乎吾觀擧世生質之美而待漑與扶者何限乃聽其屈抑致其形小而莫之顧使嘉植悉淪于草莽噫其可慨也夫其可惜也夫

謝秋水曰成就人才先生素具熱腸因托興於菊末段感慨令志士泣數行下予亦遭時不偶同具此恨而力小言微不獲自展讀此不禁掀髯

藥說

均是藥也有製之而性變者如蒲黃生熟或行或止功效逈殊是也有火煆而猶寒不能盡變其性者大黃是也然以酒蒸之而遂緩矣且性本下行而旣製則能直達於頭顚可謂非變化之功乎秫米恭濡滯矣然以之爲酒則力能散布反可以行藥而有功是則盡變其質況同一蕿也烹之則泥炙之則動熱用青礬文蛤化之以爲皷則甚寒而去表邪一物而功忽殊噫氣質之可變固如斯乎人之爲性也亦然能讀書研理而自變其舊習者上也得人提撕而後能遷改者次也然未有終不可

變者段干木晉之大駔耳卒爲魏名賢周處因衆議而勃然知改遂爲善人陳元奉仇香之教竟成孝行斯非變化之所致歟王丹載酒肉于田間以勞耕者遂令惰農知悔皆兼功而自勵陳太丘王彥方皆能化盜而爲良玆數子者若名醫之療病雖賤如溲渤弃如巴豉俱可化之爲有用而況於良藥乎或曰亦有屢教而不悛者何也曰此一時之乖戾也一事之執迷也未可以此槩人也製藥者火候未足則其質不遷凡人氣質之有偏猶藥之温凉平燥不一其類也或剛克或柔克不疾不徐俟其自化蓋亦有火候焉易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善俗而不以漸庸可冀乎敎人者惟見人皆可教而不忍棄之旣正身以作則矣又必多方誘掖竭盡己心而不敢怠忽焉其有弗從者則曰必吾身之未正也必吾言之未善也虛心反求俟其自化而已矣豈可以一己之所見槩律他人哉豈可因一二人之難化并棄衆人哉豈可因一二事之非禮遂棄其他善哉有心世道者隨時隨地因人而導之啓善心勸誘化小人爲君子勿引繩披根驅衆庶爲小人誠心旣至歲月旣深則潛移默奪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或其入不聽而旁有竊聞而感悟者或當時不聽而異日思之乃幡然自悔者或長厚者習聞善

言未必能用乃兇惡之儔一旦聞所未聞卽勃然悔悟而改行自新者惟從容化導而不憚其煩斯有功于世道矣如良醫之善製無不可用之藥矣

謝秋水曰斯之謂能盡人之性欲念嫉太過而反致激亂者終是疵在己性還當自治○又曰克此方可稱誨人不倦然非陶融自己性情無絲毫火氣直到肫肫浩浩究界者不能

張旦復曰就性善者見則天下無不可化導之人先生洞徹訓廸機權演玆妙緒視昌黎師說東坡稼說尤勝

移風說 庚子

風俗之淳漓皆習也非性也何以言之凡未經人爲者雖至易之事人不敢爲但有一二人倡爲之倡則必有數人倣之者其行旣久則一鄕翠起而習之雖至難之事亦勉强而競爲之於是竟成風俗確不可移卽有心世道者不能驟爲之變矣姑取其最可怪者而言之如娶妻娶妾有俯首含容者有委曲回護者至如父罵則怫然不悅兄罵則悖然不平何不以畏妻妾者畏父兄以容妻妾者容父兄得盡子弟之職而亚孝友之名乎此不可解者一延師訓子束脩數兩僅出之甚艱一遇考試

則爭先行賄雖三四百金揮之若土矣夫以賄入泮亦何榮焉備延師得人則造成學業大有益於終身何不移一時入泮之金爲數載延師之費乎此不可解者二宗族鄕里一言不合則怒之一物相爭則訟之及訟至公庭則官長胥吏叱罵需索無所不至亦甘受而無辭寧受公庭之辱而不肯忍同鄕之氣寧用數十金於胥吏而不肯讓尺寸於鄕鄰卽使果能制勝何不思相爭之爲惡不如相讓之爲美乎此不可解者三有人竊其雞則痛罵不堪一雞之所値幾何而罵不絕口若失牛則寂然無語豈雞重於牛乎至遇剪逕之賊劫舟之盜垂橐而歸俯且

自慰曰倖得全身無一語怨詈之何嚴於竊雞之賊而寬於殺人之盜乎此不可解者四議修橋路則曰物力維艱數年而弗就乃一聲合戲必頃刻而成曷不思橋路利行堪垂久遠而戲臺歌舞僅爲瞬息烟雲乎此不可解者五遇貴人權要爭相饋送百金十金惟恐其不受且以得受爲榮而權貴未嘗報德也一遇貧親友稱貸一金則堅拒而不與獨不思貴人視百金爲當然不見爲惠貧士得十金爲興數必且感恩而圖報所收不更多乎此不可解者六人情避富名有見人輒告貧者有人言其富則怨恨不休者至其嫁女請婿則必勉强脩儀以誇耀於

鄕閭何獨不畏富名而且與世競奢以自著其多藏乎此不可解者七居喪以哀爲本今世之人亦知浮屠之無益也亦知鼓吹之非禮也而必不敢廢者蓋恐世俗之人議其儉於親也獨不思寧戚寧儉先師有訓乃不長聖人之言而偏畏世俗之議乎以親喪而鼓吹忘哀作樂得無自愧於心乎此不可解者八嗟嗟若此數事其理豈難見哉乃衆共趨之者何也積習旣深而不自知其誤也吾欲世人移妻妾之情以事父兄移賄進之資以重師道移搆訟之費以讓鄕鄰移竊雞之恨以攻大盜移合戲之資以修橋路移權貴之饋以恤貧親友移避富名之心

以嫁女請婿移飯僧作樂之用以盡養生仰事之誠則輕重得宜而人情無不平矣是所望於倡之者

彭恭菴曰就目前指點痛切透快令人自反如聞技鐘挽救甚大有障川廻瀾之力

朱靖菴曰俗態弊端描寫幾盡大有關于世道

甘健齋曰曲情細事一經指示實實俱關係禮教風俗以此開導世人卽是移易化裁

團練保甲說丙辰

吾鄉自甲寅以來盜賊蜂起共思團練鄉勇以保身家此事雖遲而及今爲之猶未晚也然世俗皆言團練而未得其法夫團練之法束伍爲先未能束伍而散漫以行雖有百萬之師不足恃也何謂束伍必以十人爲一隊又必另選一有技勇者立爲隊長凡五十人爲一大隊外五人爲隊長以足五十五人之數如此則兵有約束頃刻不相離臨陣衝鋒必無渙散此之謂紀律此黃帝所爲兵法倣河圖大衍之數千古莫能違也旣束伍矣又當明其進退出而揚兵必以鼓進作勇氣也兵刃皆宜向前示必進也歸而振旅必以金退收殺氣也兵刃皆宜向後示當退也非聞鼓金不敢妄爲進退所謂師出以律也今世但知用鑼則進退無以自辨愚謂雖有技勇必宜倣古而行之乃能有濟至如欲察姦宄必需保甲世俗皆言保甲難行謂其艱於約束也不知旣立隊長以統十人則十家之中卽以隊長爲甲長不必他求矣將有技有勇者盡收於保甲中則保甲之法立見其成安有難行者哉雖然議兵必先籌餉家出一兵人自爲給固得寓兵於農之法但貧民之身家豈重於富翁乎使其枵腹荷戈而爲富翁守禦豈人情乎愚謂當有事時富翁之家或

無兵可出則隨其力之厚薄量出糧餉以給貧民之有技有勇者非家貧乏食雖有武藝不必給也非技勇過人鄉國下貧亦不當給謂物力之難繼也富者出貲以自衛貧者任勞而得食兩利之道也若夫志大識高者深謀遠慮已雖不富而樂於助人家既出兵而心存恤衆則大豪傑作用又豈常情所可測哉總團練一成則所費者少而所全者多權衡輕重以自保其身家當有不約而同者矣吾友鄧我生深於易數而知兵法是以因其意而暢言之

周鹿峰曰井田爲兵法之祖而此文又推原於易數然實相

爲表裏具見大經濟

步行十益說

予好步行倦息樹下客見之曰予勞苦若是毋乃爲矯乎予曰非敢爲矯也是大有益矣苦焉客曰何謂益曰君與訪友貧士豈樂與之交今安步當車則可以得朋可以講學可以修身而淑世一益也警報震鄰習於步履斯得以避亂而無憂二益也縱觀山水躊躇緩步得共性情之寧有坐談地理之蔽哉三益也當玆困乏省輿資以供衣食其益四因步履以驗此身之強弱則曷敢以伐性之斧自戕其益五山水爲吾好友需輿而往缺輿而止意興索然矣今步熟則誰能阻吾之出往縱意所如

何行而不可其益六與人索酒食所過繹騷步行則佃戶山鄰皆不爲所窘其益七輿馬赫奕鄉愚所畏小人或肆行而無所憚今自挈雨具與樵夫牧豎同坐聚談則鄉人皆易視之雖有假借無所獲施非八益乎姻族子弟或有富貴驕人者見吾從大夫之後猶且步行則貴傲之色亦可稍戢非九益乎坐輿日風邅邅有凝滯之病步行則血脈周流稍有寒疾遍則汗汗則愈而無待於醫藥非十益乎又況同族與親友有志自立者或爲人借資而莫之覺今予親察而直告之使其無陷於不義其益又可勝言哉予少壯時坐輿見輿人汗流肩腫輒惻然憫之

曰彼亦人子何勞逸迥殊耶又惕然自懼曰予何功於世而安坐若是勉思自立其尙敢怠焉矧今世外廢人非食力勞身則心愈不寧卽使無益當以此爲分而況有山水友朋之樂得御病避亂之方寓去壅除害之術儉約可以風世出入得以自踈其益無方而又何所苦哉客喜而笑携手同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其是之謂歟

徐仲光曰妙論出自至誠毫無矯飾生平頗有同心讀此若代傾膈而快吐之惟有踴躍贊嘆

牛屠說

萬曆時吾邑牛屠必依一舉人以自庇故鄕鄰不敢言官府不能禁每科榜發則民間歷數咨嗟曰又中一牛屠矣或一邑皆無則交相慶曰今秋少一牛屠幸矣哉嗟乎秋闈獲儁者名曰賢書稱曰孝廉亦可謂榮遂矣乃令鄰里鄕黨以辱人賤行目之不亦愧乎昔吾宗孝廉同時四人獨無此事則先祖純齋公爲之倡也猶記幼時吾兄若聰先生常以是爲訓曰吾邑爲牛屠者不過二三人而使通邑冐不美之名亦足悲矣我輩卽無用奚忍自辱如斯乎予他年獲捷當力戒之庚午吾邑歌鹿鳴者四子於榜下卽述吾兄所訓以勉同籍且曰度此時鄕鄰怨咨必謂午榜牛屠何若是之多也同年皆燦然而笑咸以爲戒今四十年矣憶向之爲牛屠者其子孫皆不忍言矣

倪闇公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一結無限悲惋卽令昌黎捉筆不過如是

徐仲光曰可作孝廉箴牛屠其小者也

越職解 壬午

或問於予曰職有攸司弗可紊也子爲刑官司刑名者也子惟訊鞫獄而臺司所下諸詞皆輟而弗理且數行請銷得非曠職乎乃旦夕皇皇惟賑饑是務今又籌修郡城籌更名將籌練精兵且獨力濬池而又自備火器以爲城守計非子之職而強欲自任毋乃侵官乎語有之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俎而代之子又刻示徧布禁婦女毋謁寺廟毋遊江湖此皆不涉刑名而子且以爲急務不亦謬乎今同事竊笑爲迂矣直指與觀察有言不知緩急矣鄉大夫亦有嘆爲多事者矣子皆莫之顧豈所

以自安歟予曰噫天下所以未平者職此故也分職而理判若秦越事有所敗則立而觀之天下事尚可爲乎吾聞古之君子視天下猶一身視國事猶家事若羅一峰海忠介鄒南皐諸公未嘗有言責也乃冒罪而言之豈好爲越職哉不得已也凡爲人臣必取天下之事合而計之但求有濟於生民有利於國家而已無所私其利則其精神志氣貫徹流通安有内外人已之殊哉今予佐一郡雖無能遠及然一郡之疾苦皆吾切膚一郡之安危皆吾責任但愧力不能爲耳其曷敢分職自諉以圖一身之安乎竊見邇年民饑觸目恫心有轉乎溝壑者矣有聚而為盜者矣而臺司所下諸詞多田宅負逋屢訟而弗休者閱其訴言灼然可見較之賑荒果孰爲緩急乎矧今寇逼安廬民情震恐而城不修池不濬將不知兵兵不練習而城樓之火器又不能備其何以固吾圉而且以簿書爲急務乎萬一寇儆城池可慮而吾安得晏然而已乎至若閨門之禮風化攸關謁寺遊江所損實多此制治清濁之源正理刑之要務奚可緩哉予性至愚然籌此熟矣寧得罪於上官必不敢得罪於百姓即受曠職之譏侵官之誚聽當事之糾參與道途之姍笑其敢坐視民饑而不賑聞烽燧震鄰而不圖早備見流俗波靡而不力爲之

救也哉

倪闇公曰知無不言言無不行辭嚴義正想見韓忠獻秉笏上殿時

徐仲光曰此佐平理揚治狀也大力苦心至今如見其特舉廉卓聲滿於時而頌思弗諼也宜官各有職必盡越俎而舍已耘人則職守亂小人亦得藉口侵官以行其私意非政紀所宜也故惟才品如佐平者始許行之

附

漕撫史道鄰先生復命疏首薦曰立品以千秋自命凡懲奸察

吏讞獄平刑笡器修城清田助餉等事無不認眞直做而於官評優劣尤極虛公故品望爲一時卓冠

取傷廉解 辛巳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此言於廉有傷未可與貪同語也夫一介不取斯可謂之廉既已傷廉烏得不淪於貪乎曰非也有可以取者在夫可以取則非必不可取之物矣然而曰傷廉何也可以無取也不再籌度而遂取之則於廉必有所傷矣斯人也苟已在淸濁之間固不可稱之爲廉亦不得曰之爲貪也若夫義不可取而惟利是視悍然取之而弗顧則喪厥本心直名之曰貪耳豈特傷廉而已哉卽以目前論如司榷關而利其羨守倉庾而收其耗以世俗言之不亦可以取乎然揆之

大道則實可以無取矣於此而取焉雖未至於貪而於廉豈得無傷乎至若司官評而上下其手名曰鬻爵司刑憲而出入其罪輕重其詞名曰鬻獄是皆必不可取之利也至如司理節儀厚於別駕非爲其官評乎爲官評而受餽實爲賄賂而且美其名曰交際是又巧於避跡深於取利也如是而不謂之貪吾不信也周官六計弊羣吏而皆統之以廉則廉者制治之本也古人連類而舉曰廉隅謂其稜角剛方也曰廉節謂其有節而弗踰也曰廉恥謂其知有所恥也非有恥不若人之心烏能皭然不滓而毅然不渝也哉歷觀古人廉之所得者大而所收者遠

如尹翁歸不受餽而百賈畏之張奐正身潔己而化行諸羌此以廉服衆者也毛玠典銓而士皆以淸自勵楊綰爲相而崔中丞自毀其池觀此以廉感人者也至如田基不欲形人之短鄭當時能以貴下人朱邑寬厚不苛胡質淸畏人知則廉而有學又豈惟潔己而已哉古之廉吏不可勝數然未有建功業垂奕世而不以廉爲本者也嗟乎貪與廉有辨而傷廉與貪又有辨取古訓而繹之弗可淆也書此以自警而不敢自恕庶幾無負讀書耳

倪閑公曰辨晰精透而丰骨凛然

目錄

八卷

賦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賦

循良賦

數載來四方友人常以書詢吏治蓋謂老馬識路也賀初謝不敏既而思之民之苦樂世之治亂與衰胥于是乎出爰取陳言檃括爲賦雖鄙陋無文乎然涖民者居（常說居幕妙）幕者於茲省覽或亦高深之一助歟

思世道之興隆兮必澄淸乎吏治思人心之悅服兮當處脂而（廉爲）

不膩（吏治第一最首及之）先潔己而無私兮嚴一介于非義能造福于蒼生兮卽垂休于後嗣惟夙興而夜寐兮念民艱而弗寘勿多人以隨任兮實廉貪之所繫躬節儉以裕民兮飭關防而自毖戒暴怒以褆躬兮勿加人以意氣求己過而思改兮冀無慚于夢寐能厲志于興除兮必虛懷以集羣議既詳愼而精心兮尤勤敏以趨事首務農桑兮知衣食之所自脩渠築堤兮圖廣興乎水利躬省（本源大第如指諸掌）耕斂兮使民知重農之意若夫地畝錢糧兮察蹤窔細包攬侵欺兮當釐積弊設良法以催徵兮淸完欠而杜詐僞審編里役兮期衆言之無異羣面質而速行兮察私賄而防偏詖設法斂解兮惟緩急之有序求櫃里之弗困兮兼求解役之無累（解役無累方能得人）嚴贅私派兮勤日收之察覈差不增耗而米不增羨兮收銀必投諸櫃（選解役最要）選解役而察批廻兮俾小人不得而爲厲寓撫字于催科兮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至如積穀實行兮乃預備以救荒在豐年而夙備兮宜廣勸乎義倉遇大祲而速勘兮必早爲之申詳倣昔賢之成法兮庶幾乎賑救之多方欲斯民之向善兮惟六諭之爲良貴親講而弗怠兮宜遍歷乎諸鄉（尤宜行鄉約）果實心于造士兮先德行於文章考試公明兮令聞洋洋優禮恬澹兮亦孔之臧弗啓逢迎兮慮士習之猖狂欲風俗之日醇兮惟節孝

義善之表彰興社學與義館兮實淑世之慈航禁淫戲與邪書兮使不爲世道之深殃嚴諭婦女兮毋入寺廟與遊江能留心於教化兮斯百世以流芳（非教化何以正風俗）若乃力行保甲兮編審貴乎躬親（敦何是贅）嚴騶減從兮庶無擾於斯民獲盜立訊兮必隔別以詳詢勿恃刑（淸吃緊要）鞫兮斷不枉乎平人禁捕快之私拷兮勿聽衙官之瞥申早定確招兮使無累于鄉鄰值多盜之地兮勿執成見而生疑脅從宜宥兮令其悔罪以圖新平反舊案兮愼勿因循訊盜無冤兮樹功德于無垠凡告人命兮多誣詐之虛詞株連富室兮衆居（尤妙在深思）此以爲奇先訊情節兮必詳問而深思情節若虛兮必不可以

簡屍果有毆情兮乃躬親而相之目擊傷痕兮勿為仵作之所
欺確知誣告兮必嚴懲乎訟師(嚴懲訟師以戒將來妙)招究詳定兮勿淹滯而游移凡
招出入兮皆自主持勿使吏胥兮恣行其私術役客眞兮變亂
是非慎勿輕笞兮毋寄耳目于訪詰凡告罪狀兮莫不支離痛
懲斯弊兮庶姦計之莫施留心辨枉兮貴于善疑惟恐有寃兮
反覆沉思聽訟究敏兮毋令守候而費資耐煩受愬兮使民情
得達而無膠勿聽囑託兮勿聽狥而脂韋勿貽越訴兮勿以贓
鍰媚上司勿護元告兮勿為甘言之所紿凡告婦女兮斷勿勾
提保全廉恥兮茲德無涯名為父母兮當重民生力勸斯民

兮廣育孳嬰哀彼溺女兮可為溺零一邑之中歲全千命兮務
俾恩民之必聽至若盛寒溽暑佳辰令節兮鞭撻究停老幼疾
病遠行有喪兮尤屬可矜能克惻隱兮仁政乃宏邑有養濟兮
僅屬虛名必當確察兮實養孤窮邑有醫學兮選授毋輕常一
提命兮敎其術精實禁私宰兮俾無害耕嚴緝賭博兮盜源是
澄訟師積獘兮所當嚴懲俾無唆灌兮閭閻乃寧犴狴究恤兮
戢彼強陵淹禁為虐兮疫癘薰蒸苟有仁心兮庶獄時清苛滿
閑扉兮惟德之馨(尤為救本之論)吁嗟乎師書訟獄兮無非實學以廉作則兮
自待毋游欲不怒而威兮交際究卻身為守令兮當恩民瘼時

讀書而觀律兮乃有資于治略詩酒琴畫兮何還涉作時日悉
荒兮政多癡騃孰輕孰重兮所究裁度澤洽斯民兮此衷自樂(說到此)
名實兼收兮將膺殊擢(衷自樂三字實體味之言)循默政治兮究尚德而緩刑責人從寬
兮敎人以誠明告以罪兮使民自悔必使受者俛服兮見者知
懲宗族親戚兮俾解訟而息爭雖分曲直兮扑責勿行德敎漸
被兮民俗乃更彌自省而勿欺兮益虛心而勿盈循循良之實
政兮垂千載之賢聲

謝秋水曰列款立法實心實政眞所謂坐而言起而可見諸
行事者也為守令者當人人誦法之

彭恭菴曰先生少壯即留心吏治躬親閱歷極其精詳故言
之鑿鑿如數家珍此漢宋循良之不易覯者也亟宜刊行流
布天下司牧當焚香禮誦晚夜思惟數百萬生靈託命此中
數千年令聞植基此中幸勿草草看過

卓異賦

來賀既賦循良覺昔賢之爽曲猶未盡焉因思世鮮良吏皆欲同乎流俗耳共以時勢自諉豈知漢魏以來亦有德教爲治者豈必唐虞三代哉果能卓然自立則時勢雖艱豈足以限豪傑哉再賦卓異欲人知吏治必繇於學推而廣之竭誠而行之庶幾可媲前賢歟

夏日徐徐靜處吾廬有客造訪談及簿書客曰均之爲吏耳曷名乎卓異來賀曰猗歟美哉治道精勤不役于利嘉績既成協于清議舉而旌之以勖羣吏然其名甚美而其實非易客曰古之君子斂鍔韜光雖臯夔之偉績亦視之若尋常弗矯情以干譽何卓異之可彰來賀曰嗟乎世俗憒憒惟衆是從拘文牽俗日趨於惰非毅然而獨立孰能振乎頹風惟砥行之君子恥流俗之與同視斯民之疾苦允痌瘝乎厥躬是以棲遑靡懈惟衆至公其志堅則金石可貫而忠純則鬼神可通然非力矯乎汙世何以大濟乎瘠瘵於是殫心斟酌以古爲師赫然權貴兮衆所諂者能獨違煢然寡人兮衆所虐者能獨慈苞苴魄餉兮衆所受者能獨辭艱難險阻兮衆所諉者能獨馳行其直道不屈不隨持布寬仁之政於慘刻相尚之時是故民懷其德而不忍

欺雖要津與豪右必不敢干以私彼君子兮欲斯民之得所惟勉焉以自持方惶惶而負歉懼無救乎彫疲以聖賢而視此實職分之所宜乃世人其罕覯咸驚異以爲奇客不觀諸古史乎姑藏之長孔奮力行清潔單車就道人嗤其拙視彼滿竟川澤者固岸然而不屑荊州之守胡質清畏人知車馬僕從一無所資其子驅車而徙步雖饋一絹而必遺至如河南之尹張全義勸民力田不憚跋履躬涖阡陌太平之守虞允文嬰兒是全特稅蘆荻以代丁錢又如慶州屠販一訓誡而遯悛范純仁事開封燈市雖弛禁而五夜肅然陳堯佐事又如岷俗畏疫闔門咸避以自捐刺史設榻而躬問遂使民觀感而相憐辛公義事又如平原獨無不與五郡爲比史弼事陝鄂風殊寬猛不倖其理崔鄲事驅車北行俾民懼罪而育其子賈彪事此皆翹然自命而不以時勢相委況乎上元晉城之治程子雲巖同安之政張子朱子躬行教化不繇號令洵得制治之源豈特循良之盛若夫一路福星賦斂惟輕鮮于侁事屬民保伍枹鼓不鳴曾鞏事或深自引咎閉閤而失所爭劉珙事或手書欵密從事悅而得其情劉弘事或提耳以化訟劉矩事或執筆以求生歐陽觀事或以酒酹地而卻金與馬張與事或閉閤思過而感人以誠韓延壽事是皆爲衆人之所不爲故能獨全其美而當時遂莫與之京

若乃蝗不入境事唐恭 猛虎渡河事宋均 返風滅火禱雨滂沱允能孚乎異類而克名乎天和噫嘻凡若斯者民登衽席罔弗謳歌為士林所推重垂青史而不磨吏治果能臻此非卓異而云何雖然君子之心豈以是而自多哉厄刑繁而俗敝思仁漸而義摩克吾惻隱遑問其他既悉心于讞訊猶懼淪乎偏頗故雖寬而不流於縱雖嚴而不至於苛吾繹其所為者秪自勵乎官箴特重千秋之名節奚羨一日之華膂識榮枯之有命何計及于升沉惟一夫之未獲輒自咎而憂深𤼵瘁瘁于職業期不愧乎影衾舉世多此人兮吾將禱祀焉而亟望其為霖

謝秋水曰此深憫淪溺而欲重呼使醒手援使立也閉廣陵之風節東粤之德威先生此文不覺自為寫真矣安得執政堂中鏤版廣布俾九州有民社之責者人摘一通於座右斯民庶有起色乎

彭恭菴曰循良卓異二賦如東岱西華缺一不可俱有實在下手處不徒誇美贊嘆而已[illegible]篇法尤妙地步被高占令長揚子虛無立脚處矣

阜夔偉績視若尋常二語識高千古中間透出卓異之旨洞徹無遺非身體力行確有所見者安得筆歌墨舞如此 弟敎實

苦竹賦

閔故人中高士類多衣食不足者予為之憮然乃作斯賦以慰之

植物之英厥名為竹擢秀敷榮如玉劍枝十尋始於蜩腹初以天籟之鳴聿飛聲于嶰谷既隆君子之興緣歌咏于淇澳垂休乎壘君之堂標異乎篔簹之族中有紫者斑者因狀殊而可錄其或幹之方者又以形奇而稱淑乃予之所深嘉則專之乎苦竹蓋其節勁其中虛亦偕羣竹而無異惟其味之獨苦不受制于庖廚則超焉出乎其類其方芽也雖有饞吻莫之能嘗

雖有躁物莫之敢戕其既長也不輕為人用而惟筆之成撰惟箭之克襄度其性情殆恥隣乎闤闠而思見重于芸窗厥號中書厥德惟剛能探奇于河洛發天地之秘藏能衛道于一時且傳道于萬世而為有用之文章能代絲綸于黃閣弘德化于蒼生而流愷澤之汪洋能成筆削于春秋正是非于南董而存萬古之綱常出其餘緒又能楷隸行草而展騷人墨客之所長或以為矢亦孔之良固諸膠漆銳弗可當俾威行于中國而名震乎遐荒噫嘻其色不殊其貌不揚托錞處後不露鋒鋩然推功于毛穎而穎雖英銳非得茲堅束而易撇抑讓能于金鐵而鐵

雖銛利非藉茲貞淬而奚強斯則具文武之全材饒退讓之謙光是令德與鴻猷足以亘千載而流芳曷爲乎獨苦其味而不同膾炙與膏粱嗚呼我知之矣凡天下之奇物未嘗不淪于苦爲君子之所珍必爲庸流之所比爲役世之所嗜恒爲當時之所侮斯竹也始淪落于林泉亦不禁乎負薪既樹珪璋之幹敷文命于寰宇又勦弧矢之威奏殊勳于天府而傳其績者遂覺爲可歌而可舞嗟嗟天惟畀以美材不得不堅其心志如質之剛潤者非淬煉磨礱無以俾其精純而爲天下之重器故惟茹檗既深集蓼多慮斯可屛盤錯而立剸投艱難而不惴吾知斯

竹有心當亦不願爲甘而自安于苦以克普承乎天意美哉斯竹兮不登于俎早全其德人以爲苦已以爲樂瀟灑樸茂瓌瑋卓犖依稀乎海中之龍與夫雲中之鶴有時風動厥聲響若鳴珂雖當栗烈不改其柯賢人志士偶一相過徘徊吟咏其樂如何惟其澹泊之質久賦于天是以弘敷教鐸而拯黎庶之顚連廣育英才而爲世道之仔肩其所不適乎口其用不居于前正所以優游靜重而永其年

謝秋水曰寓託宏深裁構卓偉彼習蕭蕭細響以爲文八之逆與者望之而色沮矣

彭恭菴曰至苦節中尋出兩種大用此眞掄才巨眼也蔡邕柯亭馬融笛賦夫何足云

自甘澹泊人以爲苦彼自爲樂雖慰友人不覺自寫照矣文之工美不減廣平之賦梅花 弟敦賓

慈竹賦

嘗聞所居不可無竹。敝廬之旁植竹爲多。盤桓其際。可與晤歌。蓋竹之爲物也。兼剛柔而得體。秉正直而可欽。隱顯一致。勁骨森森。不畢乎藪澤。不憚乎遙深。六節乎高岡。不避乎巇岑。應候方萌而已備其節。陵雲捧日而猶虛其心。有時爲笙簧爲簫管也。則聲能立會而克諧乎八音。有時爲簡策爲管城也。則天祿石渠之所重如璧如琛。足以摛華掞藻。扶持世教而大有功于詞林。挹其風韻。固翛然而自立。亦翹然而自任。非塵埃之所能染。非霜雪之所能侵。故足與蒼鱗冰姿者相友歲寒。而令名特

著乎古今。吾嘗靜觀而有得焉。其披拂翩躚。如鳳羽之搖曳。其整肅雍容。如鴈行之相繼。居者可玩。行者可憩。是竹皆然。而吾所取者。則惟慈竹之最異。見其多歷年所。曷不遷乎其地。豈其色之黃中得天地之正氣。胡爲乎與衆耦俱。而其根相締。揆厥深情。悅叢生而弗忍離。是以所居雖隘。恒膠固纏綿而不屑爲。秋嗟彼玫瑰兮稍不分而憔悴。菝蕳幽芬兮待壤移而後麗。桄榔高潔兮恒孤立而無契。豈若斯竹兮結盤根以自衛。卉木之中。鮮有其儷。然曷爲命之曰慈。而不名之爲孝悌。噫嘻慈之爲義大矣夫。記曰慈以甘旨。其卽親之所以育我者。轉而奉之于

乎。雖寸草有心。而春暉浩蕩。奚能稍盡其區區。然而繼志者曰慈孫。反哺者曰慈烏。是稱名雖異而意則靡殊。吁嗟乎物各有性。不能皆比。榕樹盤交。豈如棠棣。惟茶茗之不分。庶與茲而相類。昔田氏之紫荊。因人事爲榮瘁。今嶰谷之殊姿。爾致睦而可貴。讀西銘之胞與兮。皆一體而同福。乃植物之情深兮。流于秋之芳懿。孰爲萬物之靈兮。寧不視斯而自勵。

謝秋水曰。此竹又名慈孝竹。先生發明慈字之義。又引慈孫慈烏爲証。始知慈卽孝也。創獲殊快。一小題耳。自仁人寫來。便足益人至情。

描寫此君神情。慈孝之旨。動盈墨表。讀其賦者。可想見其爲人。弟敎實

長松賦

吾廬前後有松數株閒居無事嘗盤桓於其下思昔年聲氣固不乏人今歲月已深天下之大所稱品望卓然足爲師表者僅數人而已一葦莫航安得不繫吾思也爰即長松漫成一賦

惟初夏之方永撫綠樹之陰濃環遶吾廬惟竹與松忽聞濤聲若奔騰于太空審其音韻旣非雷霆之迅又弗類乎鼛鼓之逢客曰玆何聲歟湯子曰大塊噫氣與木相遭古名厥聲是謂松濤客曰盍往觀乎于是携手而行緩步而蹬惟見飄颻蕩漾形動成聲如波濤之驟涌如潮汐之乍盈若使聞者皆愓而見者咸驚須臾風止松枝斂戢兮亦翹然而嶠竦然而立客曰玆木耳曷爲乎敬肅豈其有大夫之號遂不可以恒貌歟湯子曰匪慕其名惟重其實彼貞幹之垂休亦奚需乎顯秩蓋松之稟質也無紫萼之可觀無丹葩之可悅惟當歲寒其心如結觀其斂飭之形不與衆芳而相頡同玆雨潤而日暄亦偶敵凌霜而傲雪然其秉心之堅雖厚霰與凝氷必不能稍移其勁節諒封號于秦皇亦長松之所不屑當其少小貌與群同必歷年滋久然後見其肅穆而雍容雖近人以平易而實寓奇偉於中庸其凛

然而不放也翼翼兢兢若濂洛考亭之敷教動履端嚴而弗輕其儼然而莫犯也昂霄聳壑鱗甲森焉如王沂公之立朝又如韓忠獻范文正之臨邊其蒼然而旣老也扶蘇蓊鬱偃蓋重重又如四朝元老天下異人之文潞公若彼枯枝倒掛依乎峭壁又如子陵之釣臺可遠觀而不可近卽其膏澤之流足助仙鼎而功德日隆于斯世又如趙清獻之救越富鄭公之賑青有以弘推其利濟至若蔦與女蘿聽其攀附而不辭又如郭林宗之接引必委曲多方以爲之誘導而扶持猗歟休哉玆木之榮奕奕其貞根荄所綴厥有茯苓取而茹之可以延齡奚特一時之譽允爲百世之聲乎是以心焉敬之而有以由繹其性情客于是大悅兮乃爲之歌曰吁嗟松兮百卉之首兮千齡之壽兮洵不朽兮可要之以久兮松兮松兮其亦許吾爲友兮

謝秋水曰寫其大夫之實多擧宋諸大臣爲言作者襟懷所向可得其一斑矣

蔡九霞曰得其性情神骨而濤聲偉調光彩陸離亦如松濤之入耳松脂之照目矣

黃從生曰曲盡長松情狀按其音節實在秋聲赤壁之間

梅賦

繄大造之至仁敷元氣爲陽春吾嘉乃梅獨領厥眞成鐵幹銀枝而出類妙氷顏玉骨以超塵侶後彫之松栢肩先憁乎艮辰旣離奇而立體亦瀟灑以爲神乃不能競麗于夭桃而耻倣冶(衣冰忘玉齒)容之呈身曷不能爭硏于穠李而厭爲艷質之迎人沐日浴月蘊璞含珍伊性惟靜爰謝紛縟伊味惟酸爰服艱辛雖其爲品物之不一而玆則萃貫之並純幽芳軼黃花之蒨梗槩崙綠葉之翁望之似月中之桂殊姿邈倫華之如谷裏之蘭異香可親是以播淸芬于庾嶺則宦轍未湮佇介節于孤山則隱跡猶新

彼夫一株官舍傳何遜于揚州豈若滁陽所植與醒心豐樂以同留世人多爲百咏又何如廣平一賦之悠悠猗嗟此梅兮衆皆腴而特瘠秉勁節以自持衆嗜炎而特冷與霜雪以相宜衆飛揚而特斂標素影于希微衆味甘而曲直與潤下以相資惟(淸癯明瑩未上自過也)不苟同乎群卉故能調和鼎鼐而爲千秋萬世之所推

異其旋曰游玉龍以舒文吐白鳳而旣翰駕廣平文長而上之

目錄

九卷

傳

內省齋文集卷之九

傳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福州人瑞翁傳

林德敷先生名春澤別號旗峰福建候官人生于成化庚子歿于萬曆癸未享年百有四歲世稱人瑞翁云其始祖文蔚公仕周世宗爲奉節令有循聲義不仕宋流寓福州悅其山水因家焉歷宋元至今代有聞人公父養德公好揚人之善周人之急母氏陳有婦德而輕財好施生公時有異兆正德庚午舉于鄉

甲戌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司権臨淸源已無私寬征疏滯商旅咸德之既而督京通昌平倉往例有積耗有席羨皆歸私橐公曰此民脂也吾其忍取乎於是籍積耗爲正儲出席羨爲公費不以纖微入橐朝士皆服其廉是時提督倉官橫肆公獨與之抗察其罪過特具疏糾之有頃遷員外督運河北疏濬有功嘉靖初晉郎中以畚築壘謫寧州同知公怡然就道初至即葺學宮新濂溪先生祠日召諸生講學于祠中移古州通判督賦寬平稍暇即從整菴羅太宰譚程朱之學遷肇慶同知攝篆高州會寇警舉議用徭兵公弗聽惟練土著討平之擢刑部郎中適呂涇野先生爲宗伯公師事之日與講究得聞心性之與當是時天子勵精圖治詔邊方守令必擇賢能乃擢守程番公加意撫綏以教化爲先務初至即敗卜學宮常進諸生辯析經術訓以躬行先是諸蠻寨不知禮義往往爭鬭殺人無所忌憚公擇耆老與文學之士忠信有行者分布諸寨以爲童子師於是遠方始知讀書風俗爲之一變在任三年勤勞形悴均租稅正冠服建郡東石橋百廢具興居有項致仕歸里閉門養重足不履公庭公天性孝友撫諸弟備其篤業婚娶皆取給焉購田以祀先修譜以聯族里中乏者待而舉火有喪而貧者輒助其棺

殮平生薄滋味屏聲色儉于自奉而樂于濟人于宗族尤加意焉晚年好焚香讀易耳目聰明筋力矯健當百歲時臺使者題請建坊公謝以詩云擎天華表三山壯映日桑榆百歲紅紀其實也累封通奉大夫正治卿子應亮孫如莪皆登進士皆官至侍郎皆得年九十當公建坊時其子少司農亦致政歸養矣其孫亦已官憲副矣家世儉約內外無衣帛之人婦女無珠玉之飾疏食菜羹相傳而不改其四世孫愼端莊恬澹庚辰與賀同榜授松江府推官仕至憲副潔廉而寬恕克世其家云

贊曰世俗熱衷以部曹而謫州佐則藴結不平毆然如不終日

其肯單心實學乎德歟先生隆師訪道而吏治以教化爲先此豈以富貴爲心哉其潔己仁民儉約好施皆足爲後世法不僅以期頤著矣

方爾止曰叙次歷落參差入古不能增減一字

盧雲路先生傳

盧公名逵號雲路江西寧都人父竹湖公多善行鄉鄰德之公于萬曆癸酉舉于鄉丁丑成進士授中書旋擢吏科知無不言如重綸音酌序選疏貢途發回操馬兌三省田賦諸疏一時傳誦焉至如建國本罷內操二事尤人所不敢言癸未兄瑗川孝廉歿公大慟卽乞歸養親辛丑推經畧固辭已未推尚寳卿又辭天啓初奉詔起用又固辭乃加太常卿致仕公登籍最久而統計在朝往來僅七年其林居者五十三載爲不忍離親也父年八十毋年九十有五公以孺慕終其身得全于天也公事親愉色婉容或父母微愠卽長跽恐懼若不自容然必待色霽而後起平生潔己凡朝野饋遺悉卻之奉使冊封二王贈以金帛俱弗受里居和藹無疾言遽色鄉鄰雖微賤必敬禮之家貧甚怡然自得人不敢以私干是時有一紳自滇南歸籍頗擾鄉閭公婉辭規之卒感悟文衡至郡有營薦者公獨曰忍以請託妨貧士乎儒童郡試終身不與歸士論爲之公雖恬澹而志在濟人凡民生利弊直陳無隱自虔撫及郡縣有大事必請正而後行其有德于鄉閭甚大粵寇至虔戒其黨曰寧都有盧聖人勿犯其境於是一邑獨全公疏食布衣終始弗渝所居僅蔽風雨

或曰盍廣焉公笑而不答有勸其子購宅者公知之乃于月明之夜命其子從行玩月過尚書府問曰此高門誰氏對曰董府公曰其孫所居乎對曰已傳數姓矣公徘徊嘆曰尚書府竟爲他人乎徧歷諸官門亦如之咸咨嗟弗已語其子曰宦家一再傳皆爲他姓矣何以購宅爲子自是不復言崇禎乙亥公年九十一舉邑皆設醮爲公祈長生雖菜傭樵牧亦與焉丁丑公卒士民咸悲悼會葬數千人

贊曰設醮祈壽非理也然既臻上壽猶祝長年何鄉鄰之戴德如斯乎粵寇掠虔惟戒勿入其境使薦紳皆若而人益不悉化爲民乎噫此與鈞陽馬公並傳千古矣

謝秋水曰予曾遊雩都時盧公久故矣邑中士庶無不頌盧公善行者先生採鬧入傳字字皆實表章以風後世自不容緩

歐陽石臣曰爲善足以動鄉人不過一時事耳而先生表揚之且傳後世人何不樂爲善乎誘掖獎勸其見一班

董孝子孝婦傳

孝子董弘學撫州樂安人少司成莊公之孫也年十二母胡氏歿弘學夙夜慟號父諭之弗止强令就塾師諭之又弗止對曰兒無母何以讀書爲乃約三日一省柩忽夜半迅雷烈風遙聞哭泣聲嗚咽斷續與風雨聲相雜鄉人驚以爲魅師曰必兒趨柩所也燭之果然見者皆泣下年十八娶羅氏同心竭力以事繼母張張歿又娶何何歿又娶張生一子名典時乏乳孝婦請自乳之越三載張母子俱卒其父欲廣嗣又娶李娶郭皆相繼歿最後乃娶楊楊病疫無敢近者孝子與婦日侍湯藥乃得瘳鄉有悍婦薰其德而改行焉辛未洊饑孝子鬻艾妾以供甘旨羅尼之弗聽及父歿哀毀踰常壬申粵寇掠流溪燬衆廬至弘學家見壁間孝箴與格言歎曰此孝子家戒勿火弘學偕其妻事六繼母咸無違鄉鄰稱孝焉甲申北變弘學猶慟號如喪考妣人又稱爲義士子國昌亦有父風云

謝秋水曰敘孤兒省柩一段眞足以動鬼神

機神峻厲大類歐公勁健處又約從公穀得來 曾飛天

宜黃羅孝子傳

羅潮者撫州宜黃縣孝子也生而母歿至五歲請諸父曰吾母何在乎父曰因産爾而歿潮悲泣嗚咽不已父曰勿憂但能立身則母爲不死矣入小學頴敏異常比十歲時時思母不能見輒往墓哭之又禱于祖祠願得夢中一見母顔年十五入弟子員歸拜父後痛母不見泣而廢飱是夜夢見其母首如飛蓬面垢未櫛執潮手淚下不能言潮既覺哭之慟翌日以告其父自是屏酒茹素構廬墓側祈告于其間期年又夢其母容莊而衣肅欣然色喜抱潮置諸膝曰陰司以爾孝行有善報矣如是者

三年夜常夢見皆無異乃自持楮筆肖像而圖之呈于父父曰異哉儼似爾母玆誰所繪乎潮告以夢父泣下乃請舅氏觀舅氏驚曰此吾姊像也纖微不爽何從而致哉潮語之故舅曰孝哉非至誠所感孰能如是潮懸母像于庭飲食必祭出入必告於是鄉鄰競傳其孝潮事父敬謹先意順承旦夕焚香告天以祈父壽特修羅氏大宗祠以聯宗族學師舉孝行學使者大悅聞于臺使者題請表揚制曰可乃建坊以旌之潮性儉約而好周急嘗賑米施棺爲人排難解紛不遺餘力尤喜誘人爲善懇切肫摯風俗爲之頓變中年喪妻遂不復娶焉歲暮有竊盜匿與中潮覺備酒食以待之從容語曰與中容請出盜戰慄俯伏祝之則同宗姪也潮憫其貧飲之酒而贈以金曰以此治生如不足吾當再與惟亟改否則必舉于官盜感泣悔悟遂爲買致富焉年八十有六一日忽召子孫曰吾某日將行矣命具饌招宗姻故舊陳天道感應談笑而別復召子孫數十人立于堂前訓以修身齊家之道遂整冠帶乘輿往謁宗祠又爇香几北面稽首以謝君恩乃蹁端居危坐而逝子三次振舉人爲司務孫曾數十人皆列庠序

贊曰思其母而形諸夢繪圖畢肖誠能通鬼神信哉假令鞠育

三年劬勞備至其永慕將奚若耶萬曆將猶能舉玆實德以爲世勸與季世之偃行殊矣

黃雷岸曰夢母而繪像比造木像事尤奇文筆尤傾動感激

謝秋水曰鬼神無形聲至誠可以造出如羅孝子事雖奇實至理也今人已不誠而欲藉僧道巫覡以達幽冥亦大謬矣先生好闡幽光正以發中庸之道豈誌怪搜神等書所可並耶

贈大理寺寺丞忠烈蕭公傳

有明忠烈雲濤蕭公遭逆闖之亂殉難于鍾祥者也公簡默無諱言微時與友分金輒讓而渾其迹家無擔石然儀容矜愼見者不知其窶人也以附童子試丙寅太守沈觀之先生首拔而亟稱之己巳見知於督學蔡雲怡先生庚午舉鄉闈公篤於友誼有求必應常爲友人致書邑令或有相欺者公掩其過終不言人有求又輒應之故一時交情無出其右者公性好潔凡衣服器皿必從華麗不屑爲貧窶態丁丑成進士出黃石齋先生門先生宴諸門人見公終席無怠容執其手曰江右多節義子

殆其人公退而喜曰吾欲傚先生之廉因號象石是年歸里益砥躬自好嘗語賀曰表正風俗責在薦紳吾屬嚴於守身亦當愼於擇交其共勉之戊寅吾邑封山寇亂公夙夜登城爲士民倡是秋謁選得鍾祥令下車首革羨餘丞尉以例餽進公咤曰何處得來我輩以廉率屬可以此困之乎力卻之其他供應支給上下陋規悉行禁絕任四年如一日廉名大著公聽訟以寬往往勸諭而釋之間有薄罰即貯以備賑無所私某生造僞印訊實止罪首惡而貸其餘俗有娶同姓者公曰此風化之原不可紊也力禁焉是時逃丁千餘民苦之公悉爲訊免民困以蘇

有某尚書僕橫行鄉黨公嚴懲之弗稍貸邑多火災公諭民貯水備械以豫防之有倚陵守大璫抗令者公撻而晳之辛巳大饑道殣相望公貸於家鄉以賑又汰冗役者半招集流離使歸南畝而以所裁冗役之貲給民爲牛種遂得資生己卯秋菽大稔公購馬料數千如民價比春菽價忽騰有吏請曰豆價所餘例宜充公費公怒其獻諛也撻之即呼售豆者來領漸價民大悅自是樂輸恐後而馬皆宿飽矣壬午總兵溫如珍帥大師至郢諭守令皆行屬禮公獨不可溫帥聞其廉惠亦屈服焉鍾祥爲陵寢重地樹不踰萬師旅絡繹十萬之衆時復驟至公先

請鄰郡協濟豫備糗糧以俟一聞師至疾驅出城經理安駐而民不知有繹騷矣公於催科先期請易知單徧給各圖使民從遵其數自輸于官里長驗封登號給票而已相沿羨耗纖微必革故不用鞭朴民自樂輸者感其廉也公治行卓然以己卯分闈取文過奇奪俸一年公怡然不以得失介意惟專心撫字歷年寇警震鄰竭力城守拮据匪懈壬午冬左兵奔潰闖賊入楚郢患之公早備糗糧以忠義鼓士民越數日賊犯郢督撫鎮無一至者公獨擐甲登陴百姓人人皆勇無不一以當十公躬率郢民同鄖溫二帥之兵直衝賊陣斬級百餘賊敗走有頃賊謀

東渡號百萬公泣請拒河而督撫弗應再請援師而督撫又弗應公知事勢瀕危乃拜辭先人不復入署矣次日賊逼外城鎖兵據城者皆秦人兄弟甥舅歡然道故表裏擊應而外城破公猶以忠義誓衆與鄧溫二帥之師自辰至酉大戰逵旦又戰斬賊無算公隳被砲傷仍裹瘡而守當是時公志彌堅氣彌烈鍾祥士庶感公之忠勇也人懷必死之心義不返顧而撫兵已先潰矣城上西兵亦復與賊對語歡然道故表裏擊應而內城又破矣時癸未元旦公仰天泣曰事至此奈何遂奮身衝出走謁祖陵而賊已先犯諸陵焚矣公見執大罵賊帥令左右射之公袒胸受箭賊未敢犯於是賊帥搜公署見無長物歎曰使爲官者皆潔廉如公吾屬何至此乃置吉祥寺僧舍公竟不飲食賊帥延主曰先生令名當即爲卿相毋自苦公曰我誓死報君汝輩如魚游鼎鑊何不自悔而勸人降賊耶賊帥又曰若執迷不悟將孥戮公顏色不變曰以身殉城奚顧妻孥自是默然無語惟索筆大書夷齊死後君臣澌力爲君王固首陽之句及浩氣還太虛數語於寺壁云書能北面叩首者三又書一紙寄兄弟云我生不辰兮守嚴疆而失之臣力已竭兮欲他往而奚之稱臣竟負兮愧平生之不欺吁嗟債主兮矢來生其償之賊將環

守甚客公不得死然勺水不入口者已五日忽見小僧持剃具過公奪刀自刎頸血射寺壁時癸未正月五日也公既死鍾祥數萬戶皆飲泣不敢出聲賊衆亦嘆息稱賢有泣下者逆闖乃遣人祭之殮以錦繡遂殯于蓮花菴未幾賊去其門人嘆曰吾師義不受汙肯用賊衣殮乎悉以常服易之於是門人私諡爲忠烈鍾祥士庶皆具祭奠哀號不輟聲事聞全楚皆悲愴于是天子嘉其節贈大理寺丞廕一子又命予諡踰年國變而諡不可考矣公諱漢字雲濤江西南豐人父純所公邑庠生母趙孺人公爲人端謹沉潛隱微必敬賓赴春官試輒同旅館公獨坐一室寂然無咿唔聲賀於窓隙窺之見公衣冠危坐如對神明久而弗倦常與賀交相砥礪以問舍求田爲戒故公爲令四載家仍壁立其素志然也壬寅予至劍邑渡溪遇一老者問予何方人予曰南豐遂欷歔泣下予怪而問之曰鍾祥公延予在幕後倉皇而散至今服公廉潔凡生辰忌日必具薄奠而拜之問其姓字曰左敬所予曰城破時予何以得免曰在幕四載止得館穀廿四金又銅爐一具耳及城破予能推命遂爲術士以免于難語畢復泣下爲予誦其政蹟恭詳予乃泫然泣而備錄焉

贊曰人生大節豈偶然哉猶憶甲戌元夕寓長安友人皆醉

以歌詩行酒公獨歌文山過睢陽廟詞歌至罵賊睢陽句輒
大聲以手擊案呼酒自觴酒酣又歌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予聞是歌已卜其志趣矣非確見定力持之
有素烏能從容就義若斯乎

蔡雲怡先生學政傳

吾師蔡雲怡先生身殉危疆大節凛然天下所咸知也其司理
浙杭也以廉明著其督學江右也人不敢干以私其守巡燕越
總憲山左也正已率屬而上下皆服其廉威家無田宅饘粥弗
充此亦天下所咸知也惟是究心理學而衡文時以此造士則
惟江右知之戊辰值恩選先生涖吾江右奉上命掄才合十三
郡七十一邑之士以揭重熙為第一陳際泰次之黃雲師文德
翼余正垣楊文彩趙爾圻諸名士皆與焉或問之曰大士名冠
天下揭何以勝之先生曰揭生深經學知必篤躬行其文語多
摯性他日社稷臣也當時以忠孝命題（論題觀其所以忠孝為本）學而一論
尤為所賞至下令天下咸服其知人也自萬曆中年衡文者專
尚辭藻而置躬行于弗問先生獨不然凡見諸士必勗曰士必
先行而後文倘不能修身即才踰班馬豈吾所願見哉嘗舉姚
江傳習錄以授諸士童子試并論讀拔本塞源論再試時令諸
士誦之又從而訓釋之於是皆聳然而聽歎曰此數十年來所
創見也猶記壬申秋賀送先生于章門先生訓賀曰教化不行
故民多訟獄居官者誠律已公廉而導民以德教何患訟獄不
衰息乎惟責諸已不當求諸民大哉斯言賀敬書而誌之嗟乎

士者民之表也學政風化之原也假令天下司鐸者皆如先生能教尚實行以爲國毓材使士有格致窮理之功以求濟世安民之畧則民氣和樂衆志成城何至流氛滋蔓使賢如先生者不獲大行其志而僅著節于危驅已哉此貿所流涕痛恨而繹思乎先生也先生諱懋德號雲怡初姓陳後追復本姓謚忠襄蘇州崑山人

徐仲光曰先生撫晉建三立書院出入前道書求通民情願聞已過二語務廣教化而正己率屬一如姚江當日芳嘗出門下又作屬吏五月受知最深知先生亦最悉蓋先生所得

於周程之學融通透徹迥異世儒而張皇肩荷實能以身任之其清操大節他人不易得者皆先生之緒餘而不足深異也嘗思有紀述而未能惕惓此傳可云獨寫本領而發先生之微一切膚言皆可廢矣燈下率志數語以質後之知先生者

趙太史傳

趙公我白諱師聖幼博學善屬文登萬曆戊戌榜選詞林分禮闈者三所拔多名流辛丑得熊掌科化以廉節著丁未得楊總憲漣首劾魏璫爲熹廟忠烈之冠丙辰公爲首房榜將發羣坐至公堂析卷時有同邑入彀者主司以素行詢公公曰某武斷鄉曲某佞佛而無才皆黜之于是下第者誣爲媢嫉怨謗滋繁公聞之嘆曰人臣爲國求才當行直道豈容徇庇不言哉戊午典北畿試得顧宗伯錫疇文名夙著其餘皆有官績公爲講官敷陳得大體望冠一時庚申光廟即位問趙先生何不枚卜時

公以毋憂歸里而光廟旋升遐矣公立朝正色所交多君子里居則敬老尊賢于予祖純齋公與旭菴胡先生特加隆禮待士以謙相遇即下車故鄉黨悅之先是郡邑苦民解背繫械破家公筮仕即力請于臺司易官解民困乃甦至今梓里猶食其德焉辛酉卒年五十六舉朝惜之贈宗伯祀鄉賢

陳大士曰即于怨謗處表出公忠千古巨識不特行文簡勁

廿健齋曰識拔忠節文名能令身後生色求才直道一語便見其本領不庸處文章闡幽正在于此

提　一句○稱　得此一　人○便足千古○

樊孝介先生傳略

孝介樊公爲崑山令以潔廉著蘇人號曰樊碧波喻其清也去後立祠祀之凡病瘧者將發避入其祠瘧遂瘳世稱奇事有以是語賀者賀躍然曰有是哉廉吏之德感可以驅二豎哉嘗見（昔人論杜詩猶可愈瘧何况廉吏）置氷于几則蠅不敢近又聞古銅鎮宅能禦火災理有當然無足異者書曰德威惟畏語云廉生威信哉鬼且畏之而况於人乎己酉夏五予訪陳生言夏于婁東問蘇多廉吏誰爲最對曰無踰孝介樊公予曰避瘧於其祠有諸對曰有之然則其祠猶存乎曰今祀典猶盛崑山人水旱疾疫必禱於公禱則應歲時

必祭凡祭水一杯蔬一盂無薌楮錢者問其故則曰聞公當年見饋者冼焉今羣體公意不敢以俗情汚之或曰盍祀以酒食則又曰知旨酒嘉餚公必不屑賀笑曰崑山士庶皆爲樊公知已有如斯也夫是秋賀至廣陵饋酒食者盈門辭之弗獲御之復至賀泚然思曰視樊公之蔬水能無汗愧然我思古人其弗可及也矣樊公諱玉衡湖廣黃州人平生至孝故殁後學者私謚爲孝介云

謝秋水曰全于問荅處生出一段神彩覺樊公潔廉不獨爲吏治楷模并可爲百神表率矣 竹居

周伯衡曰酒食一段生波自嘲想見兩賢之所以自處無限低徊又將廣陵一段映帶尤佳○在任苟無懸魚之節則二十年之後更過其地誰復禮之者然則辭之弗獲御之復至何遽不如昔人乎 弟敦實

吳鹿友先生傳

公留意人才且僥方略儲督師之命卽在撫晉之時則有兵可用得以殲賊渠魁矣追憶當年乃遍詢輿論而作斯傳非其子孫所請也

吳公名甡字鹿友揚州興化人歷知邵武晉江濰縣皆以廉明著擢御史秉道嫉邪疏陳邊備空虛兼請罷內操又糾工部不宜開例鬻官忤魏璫致奪俸者再又疏發懲閹豎璫益怒公乃請告終養踰年魏璫追恨前疏革其職戊辰璫敗復名爲御史巡按河南問民疾苦糾貪吏懲蠹胥平南陽鄧州諸賊盜永城諸

邑溢徵復命會訊毛御史獄以不敢失入忤首揆溫公意遂差賑延綏因秦地寇亂以斯爲階阱也公卽單車就道拮据賑徧活三十餘萬人上大悅是時秦中撫道招渠魁肆淫掠如故民怨之公至卽令軍弁執賑撫饑民俾單騎親往諭之賊退卽上疏請宥脅從乃命巡陝西直奏督師撫賊之誤公躬歷行間擒賊首神一魁獻俘而復中部縣城先是秦兵乏餉恣行擾掠且多冒濫公請留遼餉而創設小票稽覈詳明以蘇同支之弊又知秦寇多屬舊兵逃所掠老幼及牛驢縱官兵俘殺報功公乃親驗首級又令悉置通衢俾衆共視有殺良冒功者必殺無宥

於是秦將始知有紀律矣當慶陽告急時公卽親行而請兵于制府得勇將曹文詔至公張宴城樓揚言曰遠行疲矣必休兵月餘然後可出越數日密諭文詔曰當潛師夜襲以攻賊不備從之遂大捷賊聞風輒遁公在秦二載西安漢中皆獲寧宇公之巡豫秦也省廚傳減騶從詳於察吏嚴於搆姦急於救荒平賊事竣察贖鍰數萬檄州縣易粟貯倉以備荒政且爲異日軍儲出境卻謝薦例金於是聲特著有頃擢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當是時流寇數十萬帑藏皆空公至正己率屬開誠布公選良將授方略先勦而後撫或借撫而行勦辯要害行間諜設伏

以待出奇制勝有功則賞不踰時有罪則罰不少貸將士傾心於是屢戰皆捷而巨寇顯道神等皆以次就擒矣祇殲首惡而貸其餘撫軍三載山右悉平晉秩將行有贖鍰數萬仍封貯以備兵荒一如巡方時之不取也召入兵部旋拜東閣大學士海內正人皆翹首曰賢臣柄用世道其將興乎在位八閱月以寬仁輔主德申救言官請蠲衛役又陳緹騎出差之害止東宮外移之舉上雖採聽而與己者之怨忌萌矣癸未三月命督師如楚是時楚督標兵皆爲左良玉奪盡僅存輿從公以勦賊重任不可徒手而行請得精兵三萬上命部議謂以唐通兵七千馬

科兵二千京營一千應之是時兵雖驟集上曰俟兵集乃行會秦督孫部院傳庭奏稱不出一月賊可掃蕩上以疏示閣臣嘉其奮勇五月初旬甡具揭集兵而次輔井研揭詞遂地乏兵請留唐通所部已得旨矣馬科兵亦不能調乃議集京營將於望日啓行上忽手諭責甡延緩命孫傳庭督師討賊閣臣不必行甡惶懼再疏請罪乃令致仕旣歸遣緹騎逮之適病沾閤命即日遄行至京遣戍雖被逮而得生還益知其素行也」公忠誠質樸好物色人材見一善必欲揚之猶記辛巳之春貿僩過于高郵因問曰公所至得民心何道以臻此公曰予一無所能惟親

君子而已嘗在河南甚君元吉爲歸德司理遂將豫屬賢否將吏功罪悉諮之故中州一任得以無罪者萬君之力也及賑秦得西安司理史公可法遂以賑荒事宜屬之旣而巡秦則以將吏臧否悉與之商確故關中二任得以無罪者史公之力也及巡撫山右見司理中鮮有可任者適袁公繼咸督學政遂舉文武才猷悉以詢之故山右一任得以無罪者袁公之力也予何能之有焉貿曰勦寇如何公曰惟察武職堪任者推誠待之而已嘗在秦也得例府所遣晉文諮舉建奇功當在晉也得驍將二人一曰猛如虎一曰虎大威皆饒智略而中軍陳國威足以

佐之又有與能之權術遊民懷劉光祚薛敏中之勇往皆良將也所以平巨寇者皆諸將功予何能之有焉貿退而嘆曰不伐用而用人且功成而不居可以爲賢相矣後果入政府而不獲秉鈞竟以罪廢天下望公復用則陵谷已遷及南渡再起而公不復出矣閉門掃跡居林臯者廿七年

贊曰巡方職察吏而能以救荒平寇著其功奉命賑饑而又以勦寇爲已任可不謂忠乎其知人善任與夫勦寇之方略備歷艱貞則與宋之李忠定何以異焉嚮使當日與史袁諸公並撫危疆假以便宜而令其久任則邊帥用命秦晉之地雖至今存可也追恨疇昔能不爲之痛心哉

謝秋水曰繪出以人事君休休有容氣象令人思慕於無窮用意有關繫立言有體裁得遷固潔密之法

彭公菴曰抵定知人善任發揮暢達風神遒勁不讓歐公

陸懸圃曰吾邑入閣者三皆有賢聲而吳公當亂世備歷艱苦比太平之相更難此傳字字真確而筆力簡勁且有波瀾是兩漢得意之文

蔡文恪公傳

蔡公諱國用字正甫別號靜源宋元定先生之裔也其先自建陽徙臨川至正間再徙金谿父后岡公積善好施家雖約見人急難必竭力拯之初艱嗣年近四旬始生公公性簡默寡言笑弱冠入庠以授經為業晨起即衣冠莊敬竟日無倦容識者已目其為大器萬曆己酉舉于鄉庚戌成進士授中書舍人督餉如遼所至周覽要害歸語執政曰遼防久弛不早為綢繆後將不測未幾有變人咸服其經濟拜山西道御史請假終養孝事二親葬內外艱相繼服闋補福建道御史天啟時魏璫擅政公

毅然特立不少阿抗疏條陳十事而保聖躬振主權言尤激切魏璫銜之出令巡視宜大兩鎮旨責其前疏龐雜著冠帶閒住故事未有以題差奪官者自魏璫始也而公之品益著矣戊辰先帝即位亟魏璫詔起廢召公為浙江道御史提督江北學政專心造士人不敢以私干報竣日諸士環馬首請祠公正色拒之例有舉劾公不避親仇黜陟皆當王檄所屬嚴拒謝鷹隨儀還則入告海內皆服其廉擢大理寺丞癸酉陞少卿讞決公明平反陳文宗秦輔治等獄全活十九人甲戌陞太僕正卿甫蒞問政力懲邪移諸弊晉工部右侍郎值御駕閱城公夙夜拮据

市五日事畢集駕至色喜命表其勞戊寅御平臺召大小臣工次第入對見其動容有度應對無差屬意焉及枚卜特晉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疏辭諭曰卿宏才勁節亟資贊理即入直以副圻望如是者三乃再拜受命時廷臣持議不合互相攻擊因疑為樹黨一經指摘輒罹重典公得大臣體不阿不激遇事從容啟沃卒得轉環如華延杖禁登聞出冤獄公翊贊之力多焉己卯進太子太保贈曾祖祖父如其官庚辰副禮闈典試門人謁見者必訓以公廉仁恕勤恤億兆以報國恩不談及考選諸事是年六月遘疾而終語惟國事竟無私囑帝聞震悼輟朝三日賜贈祭葬有加諡文恪

吳其旋曰叙次簡潔如龍門史傳

目錄

十卷

傳

內省齋文集卷之十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傳

甯石崖傳

乙卯秋予因避亂寓綏邑之安吉堡堅鹿山峻削而端嚴徘徊于其下遥見一廬人頗衆而皓首者居半中有一人坐廳手持書卷注目凝神不爲動予就而視之則綱鑑也問其姓字曰甯時章問其年則已七十矣問其業曰世以耕爲務予曰子農家者流何以讀書爲曰吾守祖父之訓以茲爲常予曰汝祖爲士乎曰亦農耳因指百歲扁以示予敘其祖好學老而弗倦予嗟嘆久之既而詳訪其鄉隣得其實行一二若斯人者可不爲之傳乎乃作斯傳以爲後世養生之法

甯仲錦建寧縣人別號石崖性孝友寬厚好讀書知義理語言誠愨喜勸人爲善或以非禮相加必不較平生不談人短人有過則必爲掩之且委曲開導以需其自改鄰村鐵爐坪有姓盧者行竊于靖安堡被竊家物色得其人約石崖兄弟爲之取贓當是時石崖兄弟五人素以忠信著故鄉鄰任之石崖語兄曰

發其贓使無改悔地是成其惡也盍爲之隱令得自新乎語盜曰能改悔則爲爾隱盜泣拜曰願受教石崖颺于衆曰遍索其贓竟爲有可指爲盜乎衆信之乃得免遂改行爲良民（仁心又有其術）其化人皆類此歲大祲鄰山姓何者一家五人饑甚不能出戶石崖聞之即餽粟以賑乃獲全其好施濟人皆類此萬曆庚寅翁百歲知縣宋九宮以扁旌之又迎至署中以上賓禮之石崖年已大齊猶讀書不輟嘗訓子孫曰吾雖不能文然日玩四書如與聖賢相對此心肅然年雖老其爲攻自怠及百有二歲知縣華君式廬見其雙眸炯炯步履飄然嘆曰茲誠陸地仙矣問養生何術曰無他節嗜慾而已先是坐家者流謂其年止四旬一日遘疾瀕危具棺殮矣既而忽甦人咸異之曰此積善累仁之所致歟享年百有三歲子三長廣洪事親竭力凡進飲食必躬親年五十餘猶爲父浣衣裳滌溺器鄉鄰稱孝焉亦享年九十三（徵三世萬年○正）孫希思忠信儉勤好周人急亦年七十八今子姓繁衍（兄其積慶游泳之遠）能以耕讀世其家

贊曰石崖之上壽也宜哉今世士人或束書不觀而況布衣乎況于既耄乎石崖好讀四書至期頤弗倦此其過人遠矣化盜爲良聞饑輒賑非有學而能爲是歟嗚呼知此可以得長生之道矣

毛仁仲曰序事詳略得宜波瀾曲折逼真龍門

姚上儀曰特歸重于讀書是點睛手得此表章石崖不朽矣

姚壺山別傳

吾邑姚南軒先生承父之志讓產於其弟自長坡徙居侯甫人稱孝友開宗云其孫壺山諱理性高潔儀容修偉以歲薦入成均謁選初授縣簿及謝部時冢宰見而奇之改別駕任長沙長沙吉王獻帝親弟也帝篤于兄弟故凡有俞綸有司皆遵行恐後弗敢違也成化廿年王奏請鷄鵝食田得旨會議或有司輸粟或落下自徵跳便壺山獨曰不若徵折轉輸以免厲民遂議畝折四分無拔如議奏請制曰可王不悅問誰爲此議召讓之壺山乃上書吉藩懇明義利以固邦本其書曰傳曰天子不問此有無諸侯不言多寡何則義重于利故也殿下博極群書豈未讀春秋乎天王求金求車則書宣公稅畝則書殿下以天子愛弟爲內外藩屏宜昭義問于天下而可以小利自兇哉且鷄鵝一事以田則害以銀則利何也田有水旱而乏收民有流亡而悉負貪暴者憑勢多取百姓受困而不美之名歸之于上矣若解銀則數有定額而水旱弗能災也歲有常入而逋負莫之損也雖每畝四分而官不至于擾民美名厚實兼而有之矣何以田爲昔長沙大旱殿下憂形于色躬親禱雨愛民之至也豈今爲小物遂忘民乎夫長沙殿下封壤也斯民殿下赤子也殿下

書不滋不遺故能使人心服

不聽左右而專意恤民則封壤厚赤子安邦其永孚于休矣王得書大悅厚爲之禮而獎之長沙重犯越獄者十三人二守盧令官軍登屋將未脫械者咸射殺之壺山曰何忍盡殺但令軍登屋大呼凡疑獄未成不同反者皆臥地其新脫桎梏者形色自殊可令軍射之盧從其言在獄數十人皆得免壺山時攝捕務卽差邏卒授方畧謂寺觀城濠及深山岩穴茂林枯木悉宜徧索之又曰彼乍離犴狴必驚顧錯愕衣服多汙襤髮多穢身多蠅集犬見多吠之且彼逋宵造謀今得出柙能無酣寢乎以此察之必難逃矣擒獲者賞邏卒如其言越二日十三四悉獲

方畧似妙

爲吉藩廐馬數百牧軍縱食禾麥官弗敢問時仲夏郊外民號泣愬于二守盧盧以屬壺山壺山曰曷敢辭難遂呼衆至署大鳳叱出客呼一二老成者諭曰今事且已若馬再來縱其飽食而殺之吾自有以處此牧軍愈恣蹂躪於是百姓聽馬飽餐殺馬數十樹旗幟大書激變王命招撫令長史承奉會有司勘問壺山同大守啓曰百姓受害久不敢言爲殿下庇牧軍耳豈意激變至此今請王令旨倘剖馬腹無禾則誤在百姓當令償馬若禾苗滿腹則縱馬害民咎在牧軍亦當追償不假王曰然卽請令旨壺山手自捧出用高牌大書奉王面諭令旨卽移文長

史約曰同往至馬所戀令旨令縣官揚聲宣諭俾剖馬驗之是
時禾在馬腹日久脹裂而出狼藉滿目公卽收牧卒十餘人拷
掠追償牧卒人人震恐繇是百姓無馬害矣江夏木商俞聰見
湘潭趙木牙有美女詐稱喪妻欲委禽焉趙將許之女母與兄
堅持不可無何趙死聰稱將來弔母兄大怒斥之聰委贄而去
屬其黨某同其妻以人命訟于府太守劉君庭鞫之聰賄鄰人（敘事似有古致）
力證究其屍初曰藏其山不得則又曰棄于淵不得則又曰瘞
某洲太守益怒刑其母與兄皆斃獄惟女與次兄二嫂存焉太
守屬壺山覆訊壺山見各犯憔悴宥之出獄命醫治之呼隸袁

倫諭曰告婦必有同行者爾其密察獲當爾賞倫歸同事一男
子與告婦俱若夫妻焉以白壺山命擒至且詭居停主人隔別
訊之問何親曰予姑也問其寢處居停曰初至異宿今同臥榻
矣壺山曰爾奸夫也謀死命聰而反誣陷平民耶其人懼卽曰
初疑謀死故告今聞命聰實在湘陰壺山曰聰在則免爾死遂
收告婦于獄而遣役數人督其人至湘陰中途遇聰坐石橋乃
擒之壺山訊實以報太守愧悔泣下當是時壺山猶乏嗣趙女（忽）
晨夕焚香爲公祈子是冬果生一子卽豫蓀也能延宗祠創義（神近艮文情生動）
倉以賢著聞人稱雪枉之報有劉指揮者家產數萬有子四齡

帶金釧鄰人潛誘而去取其物而斃之指揮年七十止一子後
得屍在怨家溝渠間劉遂執之控府其妻妾以口嚙仇人哭聲
震天太守不能辨屬別駕代訊壺山閱卷沉思忽訝曰豈有怨（太守使卸人亦屬）
家殺人子不遠棄其屍而反露跡于屋後乎令里胥迅集近鄰（得有理）
諸小兒閉公署中令胥役噉以菓食與嬉狎而詢之諸兒皆曰
不知忽有小兒曰數日前劉公子過我家我母挈上樓見其啼
哭卽下樓送歸矣胥役以告公曰是矣卽將平兵快徧索其家
於樓間得兒素所服衣血跡淋漓金釧故在鄰夫婦伏辜而怨
家獲免焉有富人陳某者以事行賄壺山怒却之竟置諸法又

（只舉二事可以見法之嚴可其見）
首揆李某公之子以事囑托壺山弗聽其不道執法皆此類壺
山官別駕九載不營陞不托薦弘治庚戌年五十三卽告老而
歸

丁景呂曰壺山吏才人品卓然如此而湮沒不傳久矣得
如椽之筆表微闡幽抑何厚幸至此哉嗟乎人特無功業耳
苟其有之何患不聲施後世乎

蔡遇甫先生傳

蔡遇甫諱國士別號長源金谿人大學士文恪公之弟也父后岡公徙居臨川之楓林里方貧時積善施仁鄉鄰感德之會隔岸大疫數十家無人司啓閉公持藥親往救之皆得愈有鄉人通官債者索之急公憐而代償焉其好施皆如此厥後以子貴累封侍御贈大學士子五長文恪郎吾師靜源先生謂國用者也其四爲遇甫遇甫體弱好讀書寒暑不倦封翁病遇甫痛哭禱神祈以身代其母吳太夫人年高喪明凡寒暄儀飫遇甫順適其意無忤容文恪公以中翰居憂哀毁踰節倦於應酬凡喪

祭之冗悉屬遇甫已而卜宅兆皆竭力爲之而葬自此始矣戊辰以恩選入南雍再試乃歸怡情書史不事生產鄉有訟者輒勸諭之必釋而後已嘗曰受皆公門必辱父母其鄉至今稱醇俗焉己巳文恪公督學南畿家務悉遇甫兼攝而嚴猶關節遇甫與有力焉有徽人持金求薦者嚴却之曰吾兄矢志清白予或貪利欺心其可告天日乎遇甫好周人急丙子丁丑大祲素封皆閉糶遇甫聞之即出一綫云求穀者自一錢至一兩止過多者弗與曰求升合者相需之急也負重利者販商之所爲也予必躬親之可以省耗可以速發豈容僕從作奸以困饑氏乎

貧不能糴者亦量濟之清明拜祖塋適水漲逢溺者亟呼與人救之遂技所肩輿以代筏其人米得生家有池魚杉山親兄竊盜從者欲執之遇甫曰不可此非鄉里即屬下貧奈何重物而輕人乎竟縱之戊寅夏文恪公年六十遇甫往稱觴適杖卜文恪公以少司空拜命出入戴星邸中事又咸屬焉文恪公天性孝友親愛諸弟而於遇甫獨篤凡事悉任之無所疑遇甫殫心經理惟恐失墜時磬報游至亟簡將才遇甫曰新簡未必得人莫若擇畿省近地能全城池者往文恪公從之楊武陵督師議增練餉江右派三十萬文恪公曰吾鄉民力竭矣司農議猶未

上予當力止焉遇甫即贊成之戚友章姓因親墓連故上震怒下詔獄嚴訊文恪公力爲解發事白歸家其友齎金以謝遇甫力却爲强之再四遂厲聲曰忍玷吾兄清節後嗣其不昌矣陳大士典試黔闈有欲索瘢者文恪公謀之遇甫遂力爲全之是時冢宰與文恪公善勸遇甫勉就一職遇甫笑而謝之曰吾不忍離兄側其恬澹有如此者文恪公素自恭敬雖私居必拱手雖盛暑必衣冠遇甫居京邸文恪公出入亦必衣冠迎送深夜無倦容是時天子綜核綦嚴凡在政府者疑謗環伺鮮克自全文恪公凡有機務皆與遇甫籌度遇甫防微屏跡在京邸二載

人不知有介翁居邸中也文恪公居政府以正直服人以清愼
得君無纖芥之禍者遇甫與有力焉文恪公可謂知人能善任
矣遇甫秉性廉儉平生服補綴之衣一青袍三十年不忍易出
入一老僕好藏書手錄班馬及函史易貫時取親友借券悉焚
之惟勉子修德勿忘后岡文洛二公風訓焉

倪閣公曰段落起伏純以史漢之法行之其寫遇甫至誠恬
澹處栩栩欲動眞寫生手也

許仲容封翁傳

仲容姓許諱明賢獻縣人性孝嘗繼父志舉數代喪葬獨任之
不以爲勞視兄弟事如已事撫兄弟子如已子平生不信鬼巫
而所至輒與神明應幼隨父宪我先生讀書白獄有老僧熟視
曰若非許君乎曰然曰昨夢仙子御一人來曰許君至今若貌
儼然是以知君姓也留白獄數年博涉羣書初學帖括久之謂
無益身心悉棄去遊燕來廣陵宿旅舍夢神人擁幡幢至曰爾
亟去旣覺復寢夢如前乃驚起趨出而旅舍焚矣仲容持身以
誠嘗斂容端坐與人處不苟言笑然遇三尺童子必揖讓相接

如禮閭里有忿爭者惟恐仲容知之得一言輒釋羣稱長者年
八十未嘗一至公庭郡邑大夫知其賢舉鄉飲大賓固請乃應
甲申避亂渡江二子攻舉業仲容曰無益乃命輯歷代史論及
名臣事畧其特識多類此與鄭孺人居室相敬若賓性廉不妄
取一介然好施與嘗焚數千金券歲饑設糜粥倆諸疾有骴骼
必爲掩之嘗訓其子曰行事而飾名狙獪之行也輒佻蕩佚非
所以型俗也以三愧銘其杖曰吾懼有愧于心愧于天愧于人
也丙午幼子舉于鄉愈濳然惟以修德訓初仲容不信祈禱中
歲苦耳鳴因禱神而愈乃稍信然以誠敬持身終不欲爲鬼神

幻說己酉夏年八十有五疫疾無私諱但曰汪親之嗣宜爲之買矣遂端坐而逝咸稱異事焉有丈夫子三曰承宗承宣承家宗儉勤樂善宣家試輒冠多士文名夙著家既登賢書凡事非禀命于兄弗敢行和藹嚴肅有唐柳氏風結得古勁

贊曰世人或言無鬼神或諂祀以邀福乃仲容不信鬼巫而偏獲神祐何哉相傳易簀時異香盈寢童僕見有神來迎遂端坐而逝雖其言涉幻而誠不可掩豈非鬼神之道歟

謝秋水曰行合神明則神自祐不在禱祀此立傳本旨

周伯衡曰有德之言無枝辭但舉一二事而其人之生平如見

彭恭菴曰以篤行爲主卻借神明設色此繪事烘染法也文益絢爛

羅珂雪曰許翁生平學術本末洞見一贊發大議論一篇機軸是古文神境

許玉節傳

許玉節名君擢都昌人少時隨父一元翁之任途遇善相者埜覺曰此必艱嗣且歎於壽玉節曰吾存心積德盡其在我而已若夫壽與子皆天命也吾何憂焉遂與妻王孺人勵志行善事二人孝委曲以得歡心及父母歿哭幾喪明凡歲除則廬墓哀思終其身弗改焉家素封力行節儉嘗曰與其厚自奉何如廣濟人之爲樂乎又曰以田貽子孫未必能久不如鬻先疇以供施濟之用故遇歲荒則賑米且設糜遇水漲則施渡遇病人則施藥餌遇喪葬貧乏則施棺見路橋傾圮者必修焉其家戒殺

最嚴每見生物輒贖而放之凡可以濟人利物者皆竭力爲之日不暇給崇禎戊寅有攻金者曹輸偕其徒三人失兵餉百兩捉解惶急計無復之將自經或告之曰盍求救於許君乎遂往見玉節玉節與之金曹輸曰是夜當解非成錠不可玉節即貸於官家得二巨錠以代償三人得不死癸巳縣庫失銀追捕勢司藏者李本嚴刑幾斃玉節因之即馳入城鬻產得九十金以賠之司藏者乃免其濟人皆如此辛丑左蠡大風覆舟數百玉節惻然遂親往瘞泉屍而還其掩骼埋胔又有如此者歲乙巳四月某日忽諭其子曰吾與日將行屆期談笑而卒享年七十

有三生七子得廩生六而歲薦者二延釐司鐸樂安與予交善
詳述其所行予故樂得而傳之
贊曰年踰七十亦足以稱壽矣初艱嗣而後七子且有文名傳
雛鶴可不謂盛歟何相者之言不驗也自非積善累仁實有轉
移造化者烏能得此哉
王于一日敘感應之理確乎有據足以興起善心維持末俗

張維銳先生傳

先生名治功字維銳南豐人刑部公夙岡之次子也公以萬曆
庚戌進士筮仕紹興推官是時官浙東者多浙人下車即問公
子公子屏跡山居終不一見勵志好學嘗跋履山川至世賢鄉
之四都覩溪谷瀰漫羣峯巨石中有蟠龍山者高倒倍常攀躋
無路乃鑿石開磴以鉤援而上焉見其山徑峻阻躍然喜曰斯
可以閉戶而避塵矣於是芟其荊棘濬其池沼厚其垣墻手植
嘉木誦讀于其間夙夜弗懈蟠龍距城三十里布袍草履安步
以當車泊如也甲申聞變悲憤留連日是猶可以仕乎自是棄

舉子業遂攜家悉登蟠龍隱遯以終足跡不入城市所服惟道
士衣冠不與人世通往來鄉鄰以其素行亦無議焉乙酉聞兵
過豐邑大肆殘虐先生一門獨無恙親友相從者咸獲庇焉先
生性孝友其母余夫人孀居三十餘年承順靡違母歿慟哭倍
常勺水不入口而拮据殯葬皆獨力稱貸以爲之接人以謙而
待之以誠平居無疾言做色至理之所在則毅然爭執而不可
搖見人有勢則避而遠之遇人有患難則奮不顧身以援之當
萬曆壬子乙卯間刑部公宦浙先生與兄杜門家修不與聞外
事值郡邑科試循例薦生童先生力請于兄獨薦貧士一無所

取而內親弗私焉丁亥歲穀斗殺千錢殷戶皆閉糴道殣相望先生特與其舅余君光緯各以穀數百石貸與鄉隣而蠲其息故鄉隣德之同心以固閈焉先生平生儉約而友人貧者必量力周之且無德色故祖父兩世宦遊田產無增益士論多之享年七十有二其兄名治經同隱蟠龍雖循資成貢不赴 廷試不見有司亦稱賢公子云

黃維絺曰公子之賢如此世不多覯文無一字溢美

廖叔調生傳

家若士先生云漢未有生而傳者唐有焉昌黎承福傳柳州宋駝傳其最著者也因其義大而張之以爲世教幷表其人也賀平生樂道人之善以爲隱德之人不求人知吾述而誌焉俾人有所觀感則勵世摩鈍之權將於是乎在雖欲自已于言其可得乎賀遊綏安聞廖翁叔調之賢鄉黨隣里靡有閒言然未知其實也及與其子觀光觀成語乃得其大略而樂爲紀之叔調之父映吾翁得年七十有八縣令左君光先舉鄉飲酒禮造廬致請翁往謝不識公署四顧徬徨觀者粲然皆笑然愈服其爲

人其母官氏得年八十八有淑德其前母李生一子曰國政官待之如所出人不知其爲繼母也叔調居親喪寢苦枕塊三載戚然足不履內室人以爲純孝云國政艱嗣叔調已生觀成矣政欲以爲繼叔調不可曰兄年甫四十遂自誘吾忍從之乎於是往西江爲買一妾曰王踰年生一子及政卒叔調備極撫育先其子聘婚有疾則哀籲天地越七日兄子死叔調慟之甚五日乃能飲食先是戊子秋城陷叔調藏鏹若干傳聞國政被拷索卽傾所蓄二百金以脫兄難叔調因被執刑辱無算而家自此貧矣然終其身無怨言從子章甫被誣背事欲殺之丁酉歲

曰有百金保無虞稍緩必戮矣于是詰叔調求救叔調揮淚曰
此吾族一支不救則絶其祧矣予有腴田數畝附于郭有售者
予無吝焉遂辭鬻得錢八十授之章甫乃獲免叔調之處心孝
友類如此有一舊傭曰楊時原被賊所執爲肩輜重入城炊于
丁又新家丁嚴防守殺之或以告叔調叔調泫然流涕問其贖
幾何曰三十六金叔調無所措即以棲舍一隅向人求質得金
如其數與之時原遂獲無恙已而復授之室今且有子矣而叔
調之棲舍竟屬他人矣壬辰同家人林躲之郊外俄有賊數千
至叔調避入泰寧見羣婦迷途故留後時羣婦得所指乃免無

何賊至執叔調繫之家人得耗謂叔調不返啓掠其書契貨物
越六日漏下二鼓叔調方假寐忽覺手足頓寬如有爲之解者
遂得潛出跣行百餘里夜度溪山如有人前導者因直底家僕
見其歸懼甚而叔調終不問所匿也有周望者映吾翁所任人
掠叔調金八十出亾既老乃歸惶惶慮取償叔調嘆曰吾忍忘
故舊乎乃招至別室者十年及卒爲棺殮而瘞之甲午叔調置
一婢婢絮泣詢之爲江右人父兄皆庠序爲兵所掠轉鬻至此
叔調惻然立召媒妁爲擇所歸而不受其值且薄贈焉今有子
三人將叔調名氏祀于其家歲時禱頌不絶叔調一日過鄉庄
有竊其青錢三百者庄人執之以告叔調佯不知其人愧持錢
歸償叔調曰我錢固在未嘗失也仍授其人旣去叔調曰此窮
民也聞其母七旬無以爲養不得已而取此其情苦矣吾以此
濟之庶苟活旬餘乎否則母子俱斃其又何忍焉叔調之處心
忠厚又類如此噫賀之文不如韓柳而叔調之行善不欲人知
乃吾欲傳之者豈爲叔調哉以此風世也亦猶傳永福橐駝之
意也夫

張孟常曰詳述僦屑事皆歷落有古趣且段落起伏首尾犖
應正可入韓柳集中

謝秋水曰幽潛之德不容不闡然先生全是勵世摩鈍之意
眞洪鈞大造之爲心也

神醫袁體菴傳

袁體菴名班揚州高郵人性直切志在救人不問藥值其方多出于古而變通以善其用故所至輒獲奇功而人不知其所自有兩廣部院至淮腹大如鼓衆醫辭焉是時淮撫朱公其年友也為之召體菴既至診其脈曰此為食物所傷耳問所嗜何物其僕曰嗜黃雀曰得之矣立煮生韭數兩服之曰此古方也夜必下且日即痊矣果若所言又有老嫗病亟其姪聞體菴至踴躍而迎之體菴問病者聲曰此無大恙與一劑而瘳適熟視其姪顰蹙曰年幾何曰廿四因切其脈嘆曰三日後復相見則幸矣是時其姪固無病也衆駭之越三日果卒人問其故曰此夙有內傷因予至而喜喜過而傷發故無能為也有久瘧者屢易醫弗效體菴至取鼓之大者三於室中擊之立汗而愈曰以驚發汗何以藥為浙東有一紳過泰淮母病瘧諸醫投以溫劑病增劇及體菴至則曰此驚風非瘧也用天麻抱龍丸霍然病已壬午夏予妻病甚衆醫曰勞瘵不可為矣最後延體菴至乃拱而稱賀曰此有胎為男已數月矣用益母八珍丸而愈是時體菴年七十餘淮南悉號神醫予問曰子果有神術乎對曰無有但得諸古方耳予不敢計利懼昏吾志也嘗終夜不寐以思醫道至今猶未能予曰斯可以為慎矣得方于古人而變通以用之皆其誠一之所致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詩美仲山甫曰古訓是式嗚呼豈特醫道也哉

謝秋水曰醫以救人為志則其心必虛慎不敢以技能自矜體菴具此故知其醫必神此傳寫生處全在此醫案之奇特取証耳

周伯衡曰歷敘諸效神醫二字已不待言矣至致神之繇但曰得諸古不計利思不寐猶未能先生定一字曰慎醫未有不慎而能精者此可為諸庸醫艮藥匪直傳袁也至文字一意專注得史記法

彭恭菴曰按驗大似史記秦越人傳其起拔入微處竟是理學名言

徐仲光曰先言其存心立行規于古而不執已見中敘其隨處奏效一峯纔沒一波又起恍如體菴左酬右應呼之欲出傳神阿堵一至此乎

張典史傳

張名顯本姓陸浙江紹興人己酉庚戌間爲南豐典史潔己恤民且執法不畏強禦人皆敬之時邑長倦于視事凡訟勾至輒收繫于是淹禁者多張君請變不能得惻囹圄之食輒捐米賑之又憫其寒而施草薦及出禁有饋謝者咸卻焉或饋米果家蔬壁鷩而受果且計所値以償之日農家終歲勤勞僅得茲米吾忍輕受之乎先是府屬差役索賂未獲輒稟符監邑令長咸聽之至尉則惟命是從獨張君不可曰未經庭質何以禁爲差役語塞其人亦如期赴質有一屠子詈其父張君聞之立擒責

治令荷校以出且呼衆人訓以親恩勉以孝行屠子竟改而爲孝當是時西鄙多逋負邑候患之乃屬尉往徵張君單騎至鄉以婉言勸諭之屏絕耗羨且自携資斧毫不擾民于是百姓歡呼積年逋負皆樂輸恐後茲鄉時或有爭田地者親往驗之辨其是非教令相讓有輸紙價者敎然卻曰吾豈爲利來乎鄉民無以報德以紅布爲旗送其歸署而已張君夙有內傷疾赴任即嘔血然病劇時聞有市淫書者猶強起視事立杖其人而取其板焚之蓋志在化俗如此未幾卒貧甚無以爲殮遠鄉聞者莫不流涕邑庠曾子曰善謂子愫嘉其廉而義賻之乃得歸其

喪

羅珂雪曰迹其治行有古名臣風天下何多奇士哉因張君歿先生素不識面敎往拜之號泣而返人亦何爲而不學旅吏也

黃豢友曰彰小吏之聲于不朽足徵君子表微之學

程鳳羽明府傳

程翁鳳羽諱兆祥字履吉其先世徽人由衞從金陵履吉好交遊門多長者車轍重義輕財見人急難必周之見仕宦則誣以惠恤民與江右但陶村交善陶村爲開化令履吉告以民風勸其撫字而緩催科語不及私旄動菴守南康馳役迎履吉至則動菴病劇遽歿爲之區畫家務且代理積牘非便民者悉焚之屬邑無不感動閩朴存督鳳陽命履吉備言稽里之苦獲免浮貲其成人之美皆如此予與同年張大石皆履吉深交及予任廣陵大石任毘陵履吉皆不一往雖時通尺牘必不以私干予因是益重之壬午二磯余公爲總制欲薦爲都閫弗受玄嶽鄭公撫及姜公聞其行皆曰古之豪俠也後判亳州多異政民有兄訟其弟者執父遺命欲斃之履吉導以德教遂感悟乃爲兄弟如初劉總鎮艮佐擁兵至亳履吉稱貸積貯不耗民間粟米總制張公入亳徵民夫履吉出貲僱役民皆安堵制臺嘉其才薦擢新蔡令踰月即病告歸居家和藹雖三尺童子履吉亦敬禮之生平與人無爭而遇事不平則毅然持公論故鄉鄰有事爭其一言而解或有爲不義者戒弗令履吉知其好交樂善有類扶風豪士而不以意氣加人則又非俠客者流履吉三子皆好義有父風

許師六日單從交遊好善處說敘得有體有則文極簡要而陶村動菴諸君多至十人姓氏紛見錯出提挈在手一絲不棼非深于班馬未易解此

王崑繩曰借賓相形章法從左氏來而簡淨處則兼蘭臺之長矣

十一卷

傳略

南豐湯來賀著

傳

家乘傳畧

六世祖尚義翁諱順懌字民悅年十五失怙事母克孝弟幼翁撫之教育備至翁律已甚嚴而待人以恕急施予功昏喪宗族咸賴之景泰中太守江君修復太平橋翁捐貲助焉甲戌大祲翁嘆曰鄉里皆饑吾忍獨飽乎即出粟賑之時司李曾君往羅干刑舉者民從事人皆畏避翁毅然同往以勤勞見重乙亥奉

詔賑饑翁又出粟千石郡二守辛君廣大書尚義堂率縣令詣門旌之其後遂成私謚而以尚義翁稱焉成化庚寅又饑詔民間賑貸以次授官翁又大賑且納粟辭官邑侯楊君桊嘆曰此眞能樂施者也歲請鄉飲皆托疾以辭邑侯江君津下車詢善人衆咸以其兄弟對江君聽訟教民輙舉其兄弟爲勸居有頃邑侯李君昱慕創通濟橋翁又欣然任事橋徙迷成翁爲之倡也翁與弟民乂翁友于至篤而相成以道樂施不倦實有同心焉庚子母陳孺人壽終哀毀踰節遂得疾弗瘳逝明年辛丑卒享年六十有八

五世祖月軒翁諱桂字顯芳氏悅翁長子也聰敏好學通經史事親先意承順孝友著聞及居喪盡禮既葬手植雙栢於墓旁朝夕瞻依流涕一時名士爲之感慨賦咏焉翁善靑烏術不憚跋涉葬母上官孺人於某山其穴怪甚翁獨取焉臨葬掘之皆石也將改卜忽見一老父鬚眉皓白衣冠甚偉誘翁至葬所傾謂翁曰穴在此語畢忽不見鋤之得土遂葬焉世傳爲神葬蓋至孝所感也翁不好二氏凡殯葬不用浮屠建祠堂奉祖禰悉倣文公家禮致慇敬焉家豊而儉嗇好施歲荒大捐銀米所活萬人會天旱井枯鄕有爭汲者卽造義井五區以濟鄕鄰翁題

石仙觀云我願胡麻千萬斛闔閭散與度荒年蓋其志也翁雖布衣而利人濟世惓惓不怠若此翁惡師巫邪說少時見南城郡軍村忽與某神特著靈異遠近炷香者日數百人翁過祠大書壁間以警之變幻尋止疾劇家人請禳翁瞋目叱之其勇於闢邪又如此翁平生敬謹無疾言遽色雖僕從接以溫語爲人排難解紛一以平恕人咸服之縣令雷君順陳君完嘉其正直邑之利獘多就咨訪焉及歿陳君完致政家居聞之流涕曰今之澹臺也翁不好聲色不嗜麯蘗惟喜古文辭暇則弄琴賦詩所著有寓閒稿中年耽山水卜大同坑搆別業名曰息窩種松竹爲遊息之所遂遺命葬此翁五子多孫皆以文行著

高祖培亭翁諱作字志仁月軒翁第四子也翁自持以禮好讀書訓子孫理學不專事舉子業見案頭莊子翁大怒曰此壞人心術之文也晉人尙老莊因以曠達亂天下吾輩誦法孔孟可讀此乎治家倣柳氏法子孫出入必告必面每淸晨必衣冠序揖訓以修身旣耋失明子孫來揖必自呼其名其嚴肅如此翁待鄕鄰厚見貧無告者解推濟之有貸而難償者輙焚券弛息西門距城數武有樟木二株名陰隲樹陰隲樹者宋朱器之先生遺跡也時靑苗法酷鄕民熊禮餽華爲通悃懇鑑於樹朱公

見之惻然罄館穀贈之遂得不死後五子諸孫相繼科名極一時之盛翁取此地構書院以訓子孫顏曰培亭讀書其間因號焉翁恬淡自守不爲利誘不爲勢詘銘其器曰剛以禮義自屈懦以廉恥自持若彼同流合汙平生志節不移張兩山方伯重翁氣節特敬禮焉邑令甯禮翁應學憲蔡可泉先生聞翁賢旌之翁好詩著培亭詩集享年八十有二翁於諸孫中獨愛純齋公孩童時卽厚期之後果若所言

曾大父淸溪翁諱燁培亭翁幼子博通經史髫齡試輙前茅及壯與同郡何平山先生以道義相切磋爲文古宕力去排偶唐

荆川先生見其文大奇之嘉靖辛亥以歲薦入南雍每課必首
多士名冠一時卒年四十四江右咸惜之翁訓子專以德行當
曰士人經世以躬行爲本倘有文無行不若農商矣郡邑間執
經問字爲翁所造者甚衆純齋公令德益有所自云

大父諱邦瀚字艮甫別號純齋清溪翁長子也少失恃事祖培
亭翁以孝聞祖母病衣不解帶者三年撫二孤侄備極苦心及
長以餘產讓之有張姦者值宦僕竊金再索于張公憐而代償
之乃得不死未幾登嘉靖辛酉榜屛跡公庭徐上舍坡被訐入
命縣罰贖鍰分傀計借者公獨不受又徐某牽半縣罰金爲公

車費公還其金而救之勸以改行其人感泣而去卒爲良民居
久之直指趙公士登聞其賢贈以重金公卻焉平生不投刺郡
邑惟請祭盤林公禦寇及調浙兵止增稅公與有力焉將謁選
見守令事上屈抑志不得行曰吾豈能隨俗俯仰自負所學乎
遂終身不仕耋年司理朱君之臣將請直指薦于朝公托痿疾
以辭

神　光二廟升遐率子孫衰絰哭于家平生祀事必隆而恪遵
家禮必不奉外神性儉約布衣蔬食而歲時必分金以濟友人
好讀近思錄性理大全及陶詩雖耋期手不釋卷惟惡莊列雜
書所輯有朱子語錄薛文清讀書錄暨訓子孫曰一家富貴千
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昔人此詩眞格言也宜書諸紳公享年
八十有九歿時宗族里鄰多號泣者同邑趙宮詹我白聞計垂
涕曰吾鄉去一師表矣其後學憲侯廣成先生採輿論祀鄉賢

吳仲升曰蕃之愈厚則其流愈長而一脉相傳不失其正尤
爲世家所罕覯

徐仲光曰湯氏先德尚多子皆有小序紀述讀茲數傳益爲
興起河崑江岷源遠流長其佑啓我恪素先生暨任予仁者
有後豈不信歟

耻庵叔祖傳

月軒翁次子之孫曰耻庵者諱塈性孝友幼時母病躬自炊藥火焚其手忍痛不令母知又善事王母寒暑不離左右嘗集諸孫嬉笑於前以得歡心故宗族稱之有異母兄某性頗急公事之謹析箸時腴田美宅悉讓與兄及兄歿兄子貧乏不能自存又時時周急鄉黨以是嘉其爲人初在諸生中有文名邑令嘗器重之恬澹自持不屑問外事或値橫逆以理遣而恬恕之故平生與人無訟晚年精醫嘗施藥以濟隣人性寡交惟善吾祖純齋公兄弟自相師友學使者聞其行優以扁旌之長子餘慶有善行孫洪先以鄉薦爲栢鄉令廉能著聲

羅珂雪曰樸而核恰是家傳一則

歐陽石臣曰小傳中堅勁簡峭當與班史並傳。

從伯兄厚翁傳

兄厚翁諱時稷月軒翁第三世孫也事親有愉色撫諸弟如一體敬事伯叔叔逸峯翁衰齡十立翁倡義輸餽三十餘年器用衣服不移時而具揭傳兩嫠孀居翁歲有給贍曾以十二金托翁貿易歲獲三倍翁悉與之弗稍私以故二嫠得全節以終天年鄉佃貸弗能償者翁輒焚券其輕利重義皆此類邵起南中翰其姻也方赫奕時諸戚借餘輝翁獨澹然無求中翰彌敬禮之翁鎭靜寡言笑子姓暨鄉里雖悍戾者聞聲欽遜咸戢弗敢肆翁少窶乃棄儒服賈有頃度足供甘旨即杜門以娛親課子

爲孫子五各授田數畝親友爲之請益翁笑曰田連阡陌非善貽謀也年七十詔旌善人輿論推焉今子姓振振人以爲積善餘慶云

徐仲光曰食古之氣不爲支言無論文之可傳者。

從兄若耻翁傳畧

栢鄉令若耻諱洪先者廉吏也萬曆癸卯舉于鄉好持公論縣胥咸畏之篤宗誼見病者躬進藥餌以給之戊辰謁選得栢鄉不携家室祇二蒼頭隨任性廉而悲嘗與要津抗以雪魏邦武諸人寃栢鄉近畿多中貴人族戚持法不狥中貴人爲之斂手一時案無留牘獄無寃民有滿奏績爲畿輔最會權貴過栢鄉者待之甚簡遂諷人劾之士民叩閽者數千皆願以身代及歸栢民多遠送者環泣不忍去爲縣令四載家徒壁立若耻少時善事父母歿後遇時物必涕泣而薦之終身以爲常辛未入覲卒木主于長安旅舍襄殯必祭出入必告焉其事叔敬謹宦成後年五十餘矣叔或怒必怡色長跪聽命鄉里皆嘆息稱賢弟病瘋爲之禱神求醫十餘年如一日甲申闖比都變遂悲傷成疾踰年弗瘳識者憐之

倪闇公曰廉而惠作一篇之骨然以若耻先生之才而未竟其用序事之外正有無限悲愴

業師崔貞伯先生傳畧

吾師貞伯先生與賀同邑先生孝友廉儉精岐黃術嘗以活人（成、後、不、服、藥）（振、本）無不驗平生不窺覷跬步必謹深于春秋爲文蒼勁試輙冠軍郡邑從學者衆先生設敎寛而捍外誘則嚴門人有宦遊者場以治行語不及私歲薦爲弋陽訓導首正風俗士愛戴之甲申里居聞比都變哀泣不已有項遘疾誓不服藥竟痛憤而卒時（大節、清、操）年六十有四先生性嚴毅耻干謁足不履公庭遊其門者數十年後咸思慕敬服之先生姓崔氏諱德懋改諱德新所著有四書指要書參補易臆說春秋三傳纂註方輿備考離騷節解傷寒纂要

倪闇公曰只此數行而貞伯先生之立躬行已已足千秋

陳天章曰各傳俱高古簡勁落落非松亭亭似栢

祝孝子傳

南豐祝孝子名錫印字貞元幼從諱良卿學爲文澹雅而篤於行誼辛巳太守麗公首拔之乙酉秋潰兵掠南豐是時貞元祖母年九十餘矣家窶甚無與貞元倉惶偕其父出城抱祖母而行踰數里力疲弗能前時惶急父揮貞元去曰勿幷命於茲貞元弗忍離泣曰願以身代有頃潰兵至執其父將殺之貞元以身蔽父哀號請代於是兵釋其父執貞元以歸索金無以應遂遇害而祖母暨父竟免於難聞者皆嘆息泣下曰孝哉貞元大爲吾邑光其與象石蕭公並垂百世矣

王元倬曰真孝烈士也文亦太史公論斷

徐仲光曰此幽光也不可不闡而以象石蕭公同結尢覺生色忠孝固宜並傳

王見竹先生傳

見竹王先生諱璽少有雅量嘉靖乙丑成進士選庶常移兵垣出使朝鮮朝鮮贐以奇珍咸卻焉有姻兼同籍將晉銓曹公以其人多慾也力阻之遷太平守有康聲巡方按郡公進以蔬食巡方悅以此益重公時有庠生石自高者浴于水有二龍遶其身觀者如林呼萬歲事聞下訊羣議以叛逆論公從吳執齋計但引傳捏妖書律戮渠魁餘寘不問於是朝野著名遂擢粵東學憲數教以寬諸生年老者尤加意恤之念其父久淹庠序故也人稱爲錫類云及晉楚臬適張江陵秉鈞是時鄉試皆外廉爲政會監臨暴卒以公代厥事同考官執卷白曰此江陵公子也公曰果然乎對曰然遂特筆黜之江陵聞此事也斥同官而待公加敬焉居無何患目致仕平生屏跡公庭惟調浙兵修邑誌不遺餘力初公出使時嘗賜一品服及耋期爲壽或請服焉公不可曰奉命時服此權宜耳今里居敢褻名器乎享年八十有二祀鄉賢

吳仲升曰數事皆卓焉不朽南豐之多賢如此其得之相觀而善乎

胡旭菴先生傳畧

旭菴先生姓胡諱漋字子淵南豐潔溪人性端潔言笑不苟萬曆壬午舉于鄉選政和令廉恐著聲值礦使至懼其厲民也力爭之弗聽遂告疾歸杜門掃軌惟建宗祠修譜作惇宗十訓一時風俗賴以醇厚享年九十有二以貧窶終其身有子四各執一藝皆年八十而忠信勤儉衣食稍豐人稱爲廉吏之報

徐仲光曰只爭礦使棄官一事便自可傳正不必多文極簡潔而先正風規儼然讀之使人起敬

陳雲衢先生傳畧

賀幼時先祖嘗訓曰吾邑多廉吏然雲衢陳君爲最陳諱欽福萬曆壬午舉于鄉初授潭州別駕著廉名移粵東市舶司有饋外國珍寶者悉堅卻爲若居官當以茲爲法賀心誌之及後分巡嶺表舶司呈西洋誌載陳君於名宦賀見而思之曰信矣哉忠信可行於蠻貊令名不朽可不謂榮乎既而族子開泰攝舶司篆以公事至香山澳見一廟巍然西洋呂宋暹羅諸國商人皆焚香禱祀問何神則雲衢陳君也賀聞而嘆曰有是哉蠻貊且世祀之廉吏之獲報不已隆乎卽中書二十四考豈榮於斯耶

徐仲光曰寫得極鄭重又極超忽大爲廉吏生色

鄒沃暘先生傳

鄒先生諱學海字漢冲別號沃暘南豐人博學善屬文萬曆時太守鄔公鳴雷加意作人月行會課皆首拔之自是諸試輒冠多士而先生若無若處不自知其爲名旨也郡邑長吏重其文行嘗招之而不得見自少至老不入公門家徒四壁怡然曠然亦不自知其貧窶也與先君爲道義之交數十載未聞其叱咤之聲未見其忿嫉之容言笑必謹燕居如對大賓是時吾邑漸以曠達相高先生守其道而不變雖雍容閒雅飲人以和人咸敬之凡宴會遇先生在坐輒肅然平生教授生徒必盡其誠工楷書嘗曰雖小技曷敢不敬奚求歲萬旋取人咸惜之若先生者可謂篤行君子矣

王于一曰發潛德之幽光簡嚴如左氏

趙二濵孝廉傳

趙二濵諱希程字仲道少穎慧著文名天啓丁卯登孔大德榜益折節下帷肆力稽古平居簡默敬愼無佻達忿戾好揚善不談人過其有不率一以善氣柔之故競者馴悍者戢仲道性潔廉恥以私干郡邑邑令長咸敬焉而仲道猷然自下外若無與於人人以是益心服仲道當是時郡邑多假命以爲奇貨仲道心嫉之或有分餽謝金者必卻之然婉辭托故亦終不以語人其不彰人短皆眡此隱若仲道者可謂不愧科名矣

倪闇公曰簡淡高嚴不減李元賓墓誌

曾宗伯孝廉傳

曾宗伯、名淥、南豐人、崇禎癸酉舉於鄉、甲戌庚辰、皆幾得而失、人惜其才、及壬辰、入北都謁選、授四川重慶府推官、未之任、遂歿於燕・宗伯平生切直、好規友人過皆面折無所諱然見端人加意敬禮爲見一善行則必亟稱之胸次磊落不修怨於人又常周人急至今數十載人猶有思之者宗伯有辯才能任事往往談言微中足以解紛戊寅夏、封山妖敎爲亂將過邑城賴宗伯夙伐其謀且竭力城守歷數月登陴巡警風雨弗避於是郡邑獲全已丑庚寅間、邑長吏或容私、同輩儕有居間者、宗伯疾

之語人曰、蠹或胥役致賄猶畏士人議其後今以薦紳代蠹胥其又何憚焉士風愈下吏治彌汙如斯穢行罪踰剽掠矣宗伯雖倘曠達號聲色而不屑爲賄賂鄙其氣誼有足多者

林茂之曰行文簡勁而其人之面目如生眞龍門扶風之筆

甘健齋曰文只四小段亦甚波折揄揚處深有尺寸末段拈不屑爲賂鄙尤可爲近日士大夫坊表

封禹成曰一字不假借筆有氷霜

映蟾黃翁傳

黃翁名汝桂、號映蟾、五歲喪母、事後母敬謹、父有訓、皆承順靡違、及父歿、撫幼弟竭情、見者不知其異母也平生不談人過遇事必存厚道、見田家窘迫必以錢穀貸之淸明一給日令其得祀先人也淸節一給日令其耕耨也歲終一給日令其父母妻孥得以歡聚也貧不克償者遂弗取或焚券以愧之擇師訓子凡宗族姻友欲就學者輒欣然與之不問償値其好義如此享年八十有一、初饒於產、晚歲家忽落泊、亦處之晏如有子四人、各以才能著、

歐陽石臣曰淡淡數筆頓開生面是一幅輞川圖畫

順宇黃翁傳

黃翁諱國泰別號順宇善事親長祖母高年日侍湯藥弗怠父年八十有七翁居喪哀毀孺慕弗衰性好施宗姻喪不能舉者力為周之又留心醫學遨遊四方每施藥活人雖嚴寒溽暑親往視病皆廢寢食又諮訪高明必求其愈而後即安見兵災暴骸咸為瘞之晚歲優游自得兄弟友恭其兄年九十有四弟年八十飲食必偕鄉隣稱盛事焉順宇平生不與人爭訟足不至公門而義方訓子縣庠善人年八十有五無病而卒其妻亦壽八十一門皆壽考云

許師六曰專從世壽處點綴生情遂饒逸致

譚艮卿文學傳

譚艮卿諱應明家貧好學學使者屢拔前茅舌耕以養母訓人必盡其誠故從遊日衆有延致造館者束脩雖厚必堅辭曰譚母也年五十猶若孺慕然鄉鄰以茲服其行厥後流兵之難邑有祝錫■(好義紳)捐軀代父者則其門人也嗚呼其亦淵源有自歟

吳仲升曰寥寥數筆其人遂傳

部先士曰艮卿久歿而無從令先生特為表章此可謂之闡幽

江雲野傳

江雲野、諱某、性廉而孝、其弟負豪門債、雲野罄貲代償。無德色。初貧時、族弟有斃于非命者、恐家客斯之、雲野勃然曰兄弟之仇恨力不能報忍縱之乎竟叱却其後家稍裕施藥安痾寺活人千餘遂爲江氏世醫之祖

吳仲升曰峭削不羣

江繼雲傳

江繼雲、諱采、精醫學、敬慎慈惻、初未得志、泊如也、久之名大著、繼雲益加慎重不敢自謂已能凡藥不問價一以利濟爲心或以僞鏹購藥翁不發視旁觀有白之者、翁惻然曰危急求醫豈忍計利耶江閭閻皆德之有貧民負鏹與藥者、累數百金、悉焚其券年九十有四、曰吾某日將行、信期、端坐而卒、子善、其子君敷亦名醫、恬雅、靜重、有父風

吳仲升曰技也而道存焉

吳仲升明府傳

仲升吳子雲林高士也居親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所遺著皆以正文體爲尚名震天下同郡陳大士艾千子諸子咸推服焉令仙遊甫踰月善政不一知時不可爲即解組入山與諸士從容講學無倦容寓仙遊八載凡二遷俱無恙無何離其地而山寨焚矣城邑屠矣以兵寇聞仲升名當所居時極相戒不忍犯故也性仁慈在流寓猶脫人于危舉人陳形生貢黃紀等二十二人皆以片言免於戮毫無所私居家貧甚讀書教子晏如也嗟乎世稱孝廉多名實相異若仲升者洵無愧矣哉

徐仲光曰要言不繁而仲升之高品已盡見於斯矣

劉子淳傳略

劉良字子淳南城人博學通五經善屬文甲申聞國變慟哭累日遂棄青衿而隱焉砥礪躬行居父母喪哀毀踰節三年不入房內修譜惇宗不遺餘力鄉黨稱其孝悌與徐仲光太史交善太史極稱其賢又與程山諸子往來論道闢異端崇正學友人或有好佛者貽書規戒反覆數千言娓娓不倦士類推真儒焉年五十而卒人咸惜之

言雖簡要而已盡其生平

俞子常傳略

俞一經字子常南城人平生言笑不苟動履必端萬曆戊午黃貞甫先生取冠多士閉戶舌耕足不履公庭數十年如一日甲申應歲薦痛烈皇遘變遂棄焉踰年以憂思而歿有二子皆能文嘗戒之曰能以布衣終汝身則孝矣其子從之士論咸高其行

徐仲光曰人情棄厭猶難別棄貢乎然以子常素行揆之則亦非所難也得茲傳實獲我心

目錄

十二卷

記

內省齋文集卷之十二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記

賢溪重修至聖先師廟記

百神之祀里巷郊野咸有之雜遝紛紜紊祀典矣惟吾夫子文廟（敬○天○丙○有○猶）都城郡邑皆特祀而尊崇焉士民無敢私祀懼褻瀆也以至聖先師爲天下之大公非百神所得而比也然則賢溪僻壤何以獨祀先師蓋其派有所自云宋中散大夫諱溥者隨南渡而封於衢衢之有聖裔也自中散大夫始也元初有六世孫諱洙者辭封而讓於曲阜其潤然不滓以嗣休東家矣厥後追封博士而子姓繁衍自衢而徙臨汝又自臨汝而徙于黎川之賢溪故賢溪孔氏亦祀先師爲始祖焉嘗稽古禮有大宗小宗之別（引據斷制○難行甚深）漢唐以來惟公卿大夫有家廟而士庶則有祠堂皆得各祀其始祖以萃渙也始祖者何如遷其地之祖也以宗法言之中散大夫衢所當祀也繇衢始遷臨汝者臨汝所當祀也繇臨汝始徙賢溪者賢溪所當祀也今追祖先師則變宗法而通之矣然帝王之家必以宗子主祭明有尊也君道也固不得而紊也（君師一○層）若聖人師道雖窮鄉僻壤有知誠敬而祀之聖人未必不享而

況其于姓予則賢溪之祀至聖亦安見其不可耶自異端蜂起正學榛蕪人皆祀佛以求福而西江皆佛則莫甚于黎川不有聖道其何以救之今賢溪孔氏溯厥源本而重新乎廟貌其亦顧學聖人之思乎有豪傑之士則將化川峯爲岱岳化賢溪爲杏壇化黎水爲洙泗邑廬彭蠡之中正學聿興翕然不變其在於斯歟其在於斯歟賀觀聖賢之裔往往劣于爲人人之見之者莫不加敬焉然或猶有踰越必羣起而指摘之曰其先世何人而子孫所爲一至于斯乎嗚呼是可惕然猛省矣賢溪人文蔚起爲黎川望族倘晨宵對越聚宗間之少俊誦讀于祠中朔

望講約讀法俾士農工賈咸蒸間漸漬而返于醇則斯祠之舉庶其無虛設矣彼徒以科名爲世胄者豈足方駕而比隆哉孔之族名之鼎者嘗與程山堂中往來論道因以修祠之碑屬記予賀乃肅誠薰沐而紀之

胡紙文曰先師廟記駢麗該博有王子安楊盈川鋪張揚厲有皮襲美而大作手獨推盧陵穀城一記以其氣潔而義精也盧陵詳於釋典斯文詳於宗法則又邑與在鄉之辨也千年以來理學獨重西江有以也夫

新城重修文廟記

文廟之建所以興士行正人心一道德同風俗也是故師道立而善人多儒道尊而正學明正學明善人多而天下弗底于治平者未之有也然則事之當急孰有先于此哉昔𤣥殊知應天當五代干戈之後始建學以爲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而人才於是乎盛矣胡宿知湖州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此皆知所先務昔人之可傳者也然以太守之權而爲此似亦無難若夫鼎語槃阿身無權藉以士人而力任之以一家而特爲之父志于前子承于後非豪傑之士有心世道者豈

能見及于斯哉新城文廟久圮大冢宰涂公國鼎志欲修之而時方繕城既而軍旅倥偬未遑也爰命子姓曰根本之地其可弗飭他日當亟圖之越十餘年其少子斯皇與其孫大諒大詠大訒思厥遺命弗忍忘也遂起而修之聳梁棟更戶牖增瓦楠益丹漆自門而殿堂而廡咸新焉方諸舊制彌加壯麗經始于已亥之春而竣于其秋大諒夙夜勵工其勞尤特皆也之士子皆嘆息稱賢而屬賀誌其事賀惟古者上庠下庠皆以養老也胄子入學坐三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古帝王建學之意首重乎此是以爲士者必以孝親敬長爲本以正身率物

爲期以濟世安民爲務故能一出而有爲于當世此教道實行而人才之所繇盛天下之所繇平哉後世無養老之政無敎孝之道而辟雍泮水僅視爲梯榮之逕見科名增于往昔則羣稱盛事而不問其躬行故士于平日鮮居敬窮理之功無匡王庇民之學且舉有用之精神與無涯之歲月悉注之于雕蟲末技而不覺其非何惑乎士風日下而民俗日趨于棼戾哉矧今異端彌熾邪說愈繁淫祠遍天下而文廟圮頹曾有過而問之者乎乃冢宰惓惓于此此其心已異于衆人矣然使其子姪不能追述厥先而以時勢自諉則冢宰之志亦僅托諸空言耳乃斯

舉叔侄圖所當急獨力以成之其視晏胡二公之興學不益難乎昔見冢宰立朝忠厚和平與人無忤今大諒兄弟事無微鉅必稟命于叔而後行斯舉以中繩隱括而大諒大訴大訒皆當歲薦或辭讓弗就或出處相成而終始不渝其節今文廟一事又能繼志則已端百行之源而得古人建學之遺意矣豈特揖金弗吝云爾哉使郡邑之人咸視茲而繹其義則凡百淫祠皆不言而自廢矣惟盡反乎積習而勵志于進修則士行可以興人心可以正道德可以一風俗可以同矣於治乎也何有

蔡九霞曰議論崇宏歸本于孝友尤見本源文之明暢大似

陽明先生

侯甫修祠清醮碑記

姚翁南軒侯甫之始祖也初居長溪其父象先翁有千金見長子與次子過于守拙也嘗嘆曰產業無幾吾老矣二子將何以治生南軒知父欲厚與之也即欲以應得之產悉讓于兩兄盧其兄弗安而卻之也遂託名卜居謂欲開基于侯甫俾其可受也乃遷居而悉讓焉儉約力田以成厥家生二子傳六世至壺山別駕以能吏著聲治獄多所平反楚人德之其子豫巷文學敦行孝友捐已田百畝穀千石以創宗祠而立義倉且設祀典明禮教洵一時之豪傑也其曾孫元卿登萬曆己酉賢書爲吾

鄉名士自壺山而後子姓列膠庠者不可勝數遂爲吾豐旺族此皆南軒讓德之所隆也萬曆之末人物庶繁有踏祭田侵租稅者於是祀事廢祠宇頹矣物盛而衰理勢然也予友阿慈愴然而悲毅然而任乃同二三自好者議修祠而清醮欲春秋舉祭朔望講鄉約以維風化而與德行又欲舉從前之墓祭者悉贖田以廣之其志大而情深可謂不忘本矣然事猶未就其子行先欲繼其志與阿慈所敘興廢之繇與予論之予曰此孝思也義舉也弗可緩也予見世俗兄弟惟利是爭絲毫不相讓然未及再傳而產屬他人矣所爭之物豈能長享而無恙乎南軒委父產以讓于兄傳世一十有五歷年數百而孝友之情仁讓之蹟至于今如在令人過其里思其德猶躍然想見其爲人假令當日分受父產不踰三百金雖義所應得安知數傳之後不化爲烏有哉豈能以耕讀傳家仕宦著名衣冠濟楚若斯之盛哉然則相爭之無益何如相讓之爲美哉姚氏子孫果能念厥祖而推行讓德以著爲家教則無愧祖先而風俗日淳侯甫之興必再覩于今日矣予嘗講約于鄉輒舉南軒讓產以爲鄉鄰勸今行先欲興祀事勒石垂遠而請予記之予既嘉其孝思又樂表其讓德之光也於是爲之記

黃雷岸曰邗江每多篤行士吾兒以史筆載入郡志呂南公而後不孤也

許仲將曰推見幽隱曲傳當日篤誠與泛稱先德者不同後乃見子孫食報之遠語語淡摯可勸爲箴世訓

歐陽石臣曰從孝思看出覺一片至性流于筆墨間姚氏得此稱不朽矣

八閩會館記

天下之義重而情淡者莫若八閩福興泉漳其俗彌厚凡宦遊其地稍有仁政歷數十年而弗諼至于師友之際桑梓之間益有至情而不忍薄此豈山川之靈異有所特鍾歟抑考亭西山君謨諸君子德教之所孚積久而成習歟不然何風之厚也予謂人情篤于桑梓寔皆本于孝思何也生於斯長於斯祖父周旋於斯凡相對之人非吾父族即吾母族也非高曾祖母之宗即諸姑姻婭之屬也念厥繇來皆同一本其忍薄待而輕棄乎故凡武斷鄉曲者其人必非孝悌以此觀人淑慝立分然或積習所移遂以薄待爲當然而莫之察此予所以獨嘉閩人而欣

慕弗已也西昌吳城鎮仕商繹絡爲吳楚舟行所必循之路往金陵者必易巨舟斯可過彭蠡而渡大江及其歸也又必易小艇斯可歷章門而入盱水然市鎮人稠恆之旅館燮公詹君流寓此間洞悉旅人之苦也爲之四顧爲之躊躇乃與其鄉羅仲春劉日炫廖開新詹知吉李時科江永儒諸人夙夜圖之謂必創一會館以處八閩之過此者俾得停驂數宿從容審擇而後無匆卒誤行之患無江湖意外之虞其爲益也大矣斯舉也募貲于閩客而計偕諸君子遂樂勸焉購基于戊午之冬鳩工于己未之春乃遂不日成之何閩人之好義如斯乎燮公昔在仕途歷官太守有賢聲嗣後艱苦備嘗巽協其操撿厥素行必能孝友而錫類于其鄉矣羅劉廖詹李江諸君亦克同心若諸信閩風之厚今古不殊而嘆考亭西山君謨諸賢之流澤淡且久也予生平見人義舉必敬服之故樂觀其事而爲之記

周鹿峯曰從閩人好義處歸重孝思可以愧天下之薄于鄉情者忠厚愷惻之意隱隱在筆墨間

八閩義塚記

詹君燮公與羅仲春劉以炫廖開新詹知吉李時科江永備諸人募創八閩會館矣又見吳城鎮停柩之多暴骸之慘惻然不忍寘也於是乎有義塚之舉仰設于會館之旁以恭閩旅之或無所歸者嗚呼垂念桑梓一至于斯可不謂錫類乎已未春予過吳城因與燮公談及久停者嗟歎已遍述其義塚而屬予記之予思並生天地之間而爲萬物之靈與己同類者非斯人乎濬繹西銘之義其忍寘而弗顧乎予少時每至初夏必遊近館各山訪清明之祭或有暴露者必爲掩之及司理廣陵見瓜儀

旅柩即撿其地瘞之然未暇躬親旋即愧悔其簡略矣後分巡東粵代葬四百廿餘棺瞬山卜日分壙豎碑詳載旅安山記中及予還里時道聞所見如永衡之白骨有散暴水濱者葬鄉之餓莩有交橫廬內者屈指不啻百餘但經目覩皆募工掩葬予躬操畚鍤爲之瘞瘞而堅築焉是豈以茲爲德哉哀我同類觸目惆心實有不忍不然者今見饒九南三郡停柩尤多暴露尤慘予心戚戚欲代爲瘞之而力不能爲惟惆悵太息以不當久停之道廣行勸戒而已然未必其能聽也何意八閩此舉實獲我心嗟乎安得人人爲此使天下無暴露之慘乎予聞昔賢有三義焉一曰義倉二曰義館三曰義塚是皆有益于世不可不勉行者也語云與其作無益以徼冥福何如爲有益以濟生人夫生人之困苦不忍坐視而況朽骨無言不尤可矜憫乎每見世俗迎神賽願者輒費重金至如富貴之家一有喪事即飯僧建醮而羅列祭品奢靡備陳實爲無益何不以其物力爲掩骼埋胔之用乎夫掩骼埋胔與設僧修祭相較孰實孰虛孰輕孰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習成風俗隨波逐流而不敢稍異于庸眾不亦愚乎至于父母之喪爲形家所惑往往久停不葬歲月既深物力彌窘遂零落而不能葬以致遺骸暴露因爲蠅蚋

所嘬或爲犬彘所傷行路之人莫不太息悲惆而詈其忘本焉嗚呼祇欲暫停以需吉壤豈意因循懈弛遂至久而遺棄哉此猶委諸溝壑與禽獸何異孰非人子亦何忍心至是哉予又因八閩之義塚而不能不愴然也

周鹿峯曰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栩先生又見之躬行眞古之遺愛也

體仁堂記

貽謀而傳百世表宅而著千秋豈非人情所深願哉然非介德垂休仁聲久洽者未足以幾此也黎川立宇熊翁世醫而兼市藥見貧者輒與良劑而不計其直歲施散尤久而弗怠縣令楊君諱棠者表其宅曰體仁堂蓋旌淑行以礪民風洵盛舉也立宇享年八十既壽而康矣又道命子孫施藥勿計利勿憚勞勿責報又戒曰藥宜詳察恐以劣物誤人又曰香蓮尤最善歲室廣製以救婺人勿以價騰而惜之今其子鵬舉不忍忘茲訓也特請爲記俾後人知宅表所自來將將繹思庶幾推廣仁心自

不容已乎賀于茲而嘆熊君之善謀也其施德也能垂遠也世人貽後惟思田宅豈知以仁爲訓即或訓仁亦僅騰諸口說耳豈能誠心濟世久而不怠乎然未嘗積善則子姓未必克承其又何益焉惟訓之以仁則元氣所充生機弗息如綿綿瓜瓞其盛曷能禦哉賀于茲而嘆楊君之爲吏也其旌淑也能垂久也嘗見世人表宅多係請寄或有心旌善而諂諛弗確濫及匪人或因此而縱役擾民反滋厲階矣豈若楊君之宅表四十餘年之後猶令人重視若斯乎斯非重宅表也以表宅之官足重也噫爲吏者守己鮮廉養民乏惠雖勤諭諄復弗之能從也況一介乎惟楊君潔己而以方嚴肅下以寬簡蒞民折獄則明而公諭人則詳而婉至今黎川父老猶思其德致而追數誦呼于不已則宅表之足以興行也豈容忽視哉鵬舉今有六子而汲汲皇皇惟在救人且樂於傳方而無所吝尤不可及故述其先訓而思循吏之彰善不可以不傳遂爲斯記以貽之

周鹿峯曰藉循吏表宅以端風化之原而爲之表者亦因以傳乃古文運筆之妙若專在體仁二字反覺說去便無波瀾矣

陸懸圃曰仁義之言藹如也

伏龍肇造記

伏龍居士世家玕南之老山以舊居之隘也圖徙焉卜諸郡城喟然而返爰取太乙山麓剏是居支其蕪夷其險壬申鳩工甲戌遂成其勢端以肅其氣深以堅其規模宏以遠可垂于百世有于公高門晉國植槐之意焉無觀臺榭照其儉也居數藏而安焉升伯仲光學成名著己卯秋仲光冠易經於是郡之人咸美慕之有告賀者曰此山川之秀也公善形家言卜宅開山竭其神智以爲此也賀曰未也又有告賀者曰此庭訓所致也公立課至嚴其爲學專也其成功速也賀曰善哉古之爲教蓋如

是也夫賀欲造其盧聆其訓而未遑也及庚辰春賀與仲光同薦獲謁先生於旅舍先生諭以恤民惠訓不倦賀心誌而師之是時長安士大夫相贈以貨賄相娛以歌舞相成以宦術求其憂社稷計蒼生者鮮矣仲光甫弱冠以古道自期視彼干名徇利者若將浼焉覩其所行其志念深矣嘗有以自下者賀曰善哉古之爲學蓋如是也夫秋過里門欲一覩之求其所爲庭訓者而又未遑也玆奉粤東之命過郡城乃登先生之堂縱觀焉問所以築室先生曰吾非隘舊居也見朝夕所遊不出里巷所言不越農商無以相觀而善非所以居吾子也往郡循覩兒士風佻達驕淫矜誇因矍然嘆曰嗟乎此言雖非雜豈所以居吾子乎夫士先行而後文與其爲道也無寧爲行於是取此而居之且擇師而尊之閉戶而攝之俾其見正事聞正言無朋禁僻不得而干焉斯已矣其他非所知也賀曰信哉先生之善教也古者處士必於燕閒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不使見異而遷則非僻之心無自而生矣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學不勞而能今先生之爲訓得是道也哉夫山川之秀繫之乎人得賢人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浚而深考亭居閩冀得朱子而始傳是山也介在二姑之側得先生而始著先生持躬立訓足爲山

川重而豈假秀於地靈哉於是命賀作記賀謹誌其本末勒諸貞珉俾後世知先生之所以賢於人者固自有在而非止乎門閭之高大也先生諱德耀字養貞別號伏龍居士云

吳仲升曰具大識力文乃與之稱山川固以人重重山川之人又以文重矣

崔樸臣曰立敎貽謀記中一一寫出讀斯文想見乎其人

鄉鄰避兵記 戊子

徐子升伯仲光居大龍山之陽戊子冬賀寓其旁合見二子屏居讀禮臘月既望有衆款其門始十餘人既乃百人遂千人惶懼而奔咸至其家予適病卧出戶窺之見杖以行者負以擔者保抱者攜持者間有輿舁者有挈筐提筍者有牽牛羊有縶雞豚者或踉步而泣或回顧而相招或手持其髮或遺其一屐或喘息未寧欲言而不能語賀驚而問之衆皆曰兵將至矣予鄰人也來避于此予訝曰異哉斯何險可恃距兹數里而避焉不亦憒乎且縉紳所居兵之招也而且以此為武陵乎適惶急未

答其故有頃見生而炊衣羣而啜粥或乍至而炊黍童稚嬉戲自若如在家焉視粒與芻取之不禁如已固有焉於是婦女盈室老幼盈庭環數十里之居民蓋咸在焉而不知其幾千人也避者漸繁所居漸隘不能容膝擁立如林夜將半復有款門者呼聲不已其僕請辭之二子曰是患難也辭將焉往於是仲光躬至門外延入各授之餐是時大雨雪寒甚二子達旦不寐奔走雪中至日盱猶未遑自食為之區畫畢當而後即安翼日兵退聞遠境未避者凡厥婦子咸為所掠且迫以輸餉炮烙橫施惟在此者咸無恙於是有嫁而自幸者有感而出涕者將歸勞之曰兵猶近也盍緩乎越三日兵遠乃歸予拆而問之曰世之避紳者如避寇焉紆道而行不敢過其門是何子之異也衆皆似情實與曰吾鄉賴有此紳數載兵過兹者往來如織皆相戒勿入今年屢避而獲免矣遂指予而退既而思之曰尚矣哉此非朝夕之所能致也夫夙行未孚即招鄉鄰而庇之豈可得哉昔趙鑑寇河南行剽至鈞州以馬忠肅家在焉遂弗攻州人賴以免近者梅川盧雲路先生有德於鄉毋寇至處相戒勿入其境今兵甚于寇而不過徐門其情豈異乎噫世之仕者擾民以自封平居則乘人之厄而利之使鄉鄰畏避如寇讐一遇有事則波及桑

里而衆受其殃且自以為得計聞升伯仲光之風其亦可惕然悔悟矣

吳仲升曰志之所存隨處而見為縉紳時玩此記亦足當晨鐘暮鼓矣

胡明叔曰悲天憫人之意鬱積于胸借避兵一事發之描畫光景逼真逼肖可與昌黎韓幹畫馬記並稱快筆老手

再覲鄕鄰避兵記 戊子

兵之掠民莫甚於今日維以土著識地形而爲之導故其術益工網盜密雖窮崖奧谷弗之有遺焉素農器銷以爲戈矛藏錢鎛於池亦羅而取之甚且掠人征贖反刃而擊之加以燔炙力不能贖者十斃其九生人之慘至斯而極矣賀覲發民以遲莫之能救愧恨交心雖假吟咏以遣之無能釋也服月丙辰歲將除又有避兵者載號載奔扶老攜幼望徐門而趨焉升伯仲光爲之安其居贍其食如初至焉其群聚相忘用物無禁迫事平而返亦如之賀憂心且傷愁覩盛事遂躍然而興不知身在流

離也夫君子之爲善懼其怠也懼其盈也怠則偶一爲之而厭心生盈則自以爲至而無復勉焉雖有善端弗之能擴矣今升伯仲光勞其身以恤鄰大庇數千人而欿然不自足斯所稱吉人爲善皆哉勸而弗德樂施而弗倦其所至寧有量哉且二子之欿然不足者非此此也憂夫天下之苦兵者無所歸也雖然此非潛居之所得爲也天下之大權有二外之責在將而內之責在相將得其人則貴謀而善用寡若此不敎之民將焉用之是故師有節制而民賴以安相得其人則開誠布公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凡厥否政力洗而更張之俾人有所冀且有所恃則將之賢者皆抒誠而樂爲之用而素日跋扈之奸亦皆服其心而革其面有所畏憚而不敢侈然以爲非何兵之足患哉升伯慈惠之師也仲光今之敞輿也令得大行其道出水火而登之衽席其視四方萬國猶之一鄰也今樂飢衡泌而共德僅庇乎維桑豈天生是人之意哉賀既以所見者爲鄰鄰幸而又以所期者爲天下思於是乎誌之

吳仲升曰光明俊偉疏暢澹宕不雕琢而自工王文成而外罕見其儔

南豐孝廬不火記

甲寅以來江右大亂人不得已避居山砦又多火災蓋以茅覆屋其地隘其居密其勢峻其風烈火熾則莫能禦人咸苦之獨聞蓮花砦有一廬不火者則黃孝子所居也孝子母羅氏年九十病孝子奉母避亂居此山巔結茅為廬處衆廬之中乙卯冬母卒忽一宵火起烈焰彌天孝子向天號泣拜禱撫棺大慟須臾火滅衆廬皆燬盡矣惟孝子所居無恙予聞而異之詳詢其故有名聯甲者其從弟也語予曰火前一夕其家夢一緋衣入砦徧地紅光適有一龍環繞其廬以水沃之及後火發四面皆

（上六句皆天）

孝廬相去咫尺而火特不燃者賴有此也予聞而嘆曰至孝之格天如是乎（歷千古乃能明于理明于理乃能篤于孝）予觀黃子肄性篤實孝友考簡翁能務其志家甚貧義不苟取自戊戌以來師事謝秋水先生講濂洛之學得聞心性之要簡翁年踰八十久病孝子躬自撫摩數載弗倦父殁憫哭哀感路人（下能感人）三年不入房帷（令人思陳太丘王祥方）有鄉隣劉某以小過致母微怒輒自悔曰勿令黃孝子知令我愧死無地（極尋常事最難）又邑俗喪禮欵賓必以酒肉聞孝子家弔客皆以蔬食欵之於是澆風稍變乙卯秋其妻李氏因邑侯督勦入城會其母病篤諸紳與予弟來貢力請于邑侯不可來貢曰黃母病已垂危止一兒婦容其出侍姑疾不亦可敎孝乎邑侯曰未可開端來貢曰姑年九旬惟此一媳必無比例之人乃許之（恍見其實）越一日城陷遂大肆淫掠通邑塗炭而孝子家特免蓋有天意存焉其長子國望在城被執鄰鄰曰此孝子之嗣忍不救乎立斂金贖之孝子名熙字維緝南豐人登戊戌進士其曾祖（又有其孝）環山別駕居父母憂皆盡情秉禮廬墓三年世稱其以孝傳家云

胡絅文曰黃孝子所行庸行也想其胸中必未嘗計及于格天計及于感人更何嘗計及于妻子而娓娓傳之知醒世婆心不啻晨鐘適鐸矣入之孝友獨行等傳中當分范蔚宗陳

承祚一席

周鹿峯曰讀中大段仁人君子之心且善為說辭故能出孝婦于督勦之中何物邑侯乃為此違天之事耶

重建金樓峯寶輪寺記

甲寅春初寶輪寺知子禪師命其徒宏上來謁予記予于寺觀諸文平生未作然聞知子之爲人也待物以誠而好誘人于善自陵谷變遷特有功于世道凡拯人之危周人之急解人之訟息人之爭逡逡不遺餘力是以遐邇德之予昔年訪友曾過其地聽與人之頌而滋敬之今玆所屬其可不爲之記乎按峯曰金樓在盱郡之東距城七十里崇岡疊嶺蒼翠迴環峯之下古有蘭若曰寶輪者始於唐改於宋而興復於近代其或爲寺爲觀遷變有時而殘碑漫漶弗之能考矣萬曆間有無明禪師者

命其徒元實居焉元實克承師訓踐履篤實爲元公先生所器重以寶輪古刹志圖興復而猶未逮也知子即元實弟子名道達苦行數十年弗遺師志遂圖創建謀諸僧衆皆協力同心措据匪懈而荆榛廢址遂煥然一新矣未幾燬於兵燹而知子常已也又偕諸弟子結茅於其下勤勞自勵而同鄉之人豨其素行皆踴躍捐貲故未踰三載而寺宇復成其建後殿也則自癸巳始也於是左右皆爲客廳其建大雄也則自乙未始也惟梁棟戶牖以木爲之而榱題等具咸易之以磚甃垂久也飾以丹雘儼然如木觀者不知其非木也大殿之前爲三門左齋堂右禪堂齋堂之前爲庖又前爲庫禪堂之前爲韋馱殿又前爲羣居於旁爲護廬爲碾房爲浴室爲舂爲廩爲畜牧之區而規模於是乎大備西北有靜室可以潛修且購田園池沼以資他日飯僧之費經籍供器舉禪林所必需者纖悉靡遺恢恢乎其大觀也已嗟乎天下事亦爲之而已矣然而非智不創非勇不行非誠則智勇不生茲寺之創而改也廢而興也與而燬燬而復創也與桑田滄海何以異昔之荒烟蔓草一旦而棟宇巍然輪奐斐然豈非人力之所致哉然不有知子之誠與弟子諸人之協力其能經營迅速若是其可觀哉予於寶輪之創而慨然有所思矣

張孟常曰序次歷落遒古似蘇明允圓覺院記

文允言曰古大家作方外文字正如此嚴正簡潔確有體裁

泰興縣萬壽宮記

吾鄉之人散處於天下者未易屈指卽泰興一邑亦百有餘家咸思所以聚渙也於是乎有公館之衆寡貲三百有奇與張錫公張鴻文購地四畝於東關其廳事廨房爲數十二凡材鳩工始于乙巳之冬成于丙午之春棟梁榱角煥然可觀祀許眞君者謂吾鄉之神也後奉觀音大士而大門之內亦奉漢前將軍者從俗也餘室數椽以二僧主之冀垂久也雖曰公館竟顏爲萬壽宮矣歲己未予將有關陵之遊道泰興故人慫慂投轄得縱目山川之勝而報謁同鄉多至萬壽宮徘徊良久思吾鄉十

三郡享其骿幪之福今又以萬壽宮之名分剏于四方其祀典日繁豈非眞君之仁孝聲靈赫濯而福善禍淫實有捷於影響者哉夷考眞君事親至孝而施藥救人鄉黨交游咸服其德義偶購鐵磴藥見有漆剝處視之乃金也訪其主還之爲旌陽令誡胥吏除煩苛凡聽訟必教以忠孝仁慈又擇秀民有德者耆老可語者委之勸率故爭競之風日息又活流民數萬計旣而隱居訪道則擇日登壇闡明孝道遂得金丹之訣捍大患禦大災所救不可勝紀皆其孝思之所致也貿思並君得道惟以濟人度世爲心與禹稷之饑溺由己孔孟之周流列國跡雖睽而心則一世之人莫不敬畏乎仙佛豈知仙佛之所繇成亦不越孝親與濟人乎彼見利忘義一腠之外皆爲秦越其至同室操戈而遺一本之義者雖晨宵禮拜以求神之福佑吾知其必不能得也吾鄉素稱淳樸自甲寅以來兵燹頻仍民之流離播遷荼苦非一惟僑寓泰興者獨享安寧可不謂幸歟賀願諸君子以實心事親而推其義於朋友必以道義相成過財則相讓過患難則相周或有過愆則委曲相規或逢橫逆則以三自反相勗爲師者必以實行訓弟子而成濟世之英才與日居官者必以教化洽人心而救斯民於水火庶不失講明孝道之旨而梓

里敦睦德及比鄉則爲眞君之所默佑豈顧問哉予以斯語衆衆皆躍然遂書之以爲記

許力臣曰獨從眞君仁孝發揮覺仙佛徑路不出吾儒範圍可以維風俗正人心不特文氣蒼厚足以起衰而已

目錄

十三卷

記

內省齋文集卷之十三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記

廣陵庚辰賑粥記

廣陵累歲水災，加之以飛蝗，饑饉薦臻，流殍載道。庚辰孟冬，賀初蒞理刑任，觸目恫心，思刑罰雖重，而簿書期會，豈今日急務哉。於是輟聽訟，務救荒，初捐五十金，頃刻而盡，心悲焉，而力弗能濟也。會鹽院張觀海先生有米五千石，糶自荆楚者，欲得任事之吏，謀諸運副黃公，黃以賀對，召與語，大悅。當是時，鹽臺去任，即捐賑米畀賀，一聽賀之所為。賀乃設粥善慶庵，先於庵門外立冊，紀名計土著饑民五千三百有奇，鳳淮滁和來就食者又千餘人，諭令魚貫而入，以辰刻為期，以鳴鐘為節，鐘一聲始入門，再則羣坐，三則與粥一器，四如之，五又如之，人授三器而止。其不能盡食者，許貯橐携歸。饑民分為數處，咸與之坐，貧庵中草薦以藉之，慮其冷也。貧民坐階墀，丐者坐門外，其丐而瘡疾者又坐大門外，俾其可相安也。婦女諭令隔坐，昭其別也。選胥役十數人分任厥勞，賀初於深夜躬視其粥，較量水米之多寡而調之，每一釜必親嘗少許，越數日乃委丞簿輪值代勞

又問一親行以察其所賑之虛實當是時疫氣蒸人賀懼饑民之傳染也捐貲六十兩購小房數椽於東南關內名曰病房遇饑民病者以輿舁入延醫療之別給以粥而令胥役視其湯藥衛其起居予稍暇或躬問焉辛巳孟夏望日饑民請曰麥既成矣日遲而暖可以出而謀生矣于是乃止遂以餘米易價六百兩購麥于山左以備來歲之荒先是鹽臺徧示賑粥鄰境饑民雲集會獻賊近皖紳衿告急曰郡治五方雜處今又招致遠人恐奸宄潛伏爲之奈何賀曰招之使來驅之使去其苦不彌甚乎於是詳諸院道罰本廳蠹役贖銀九百兩易錢與米量道途

遠近給貲以濟之稍近者給米遠者給錢甚遠者給銀繇是鳳淮滁和饑者咸踊躍懽呼越二日盡去可以釋羣疑而固吾圉矣然此特郡城耳其他州邑慮不能徧及賀初任時即梓文一集題曰救荒良策備言荒政因述昔人賑饑閉糶之事詳列禍福感應之機以昭勸戒而動輿情有來謁者人授一冊凡門學生執贄者盡卻其禮儀而諭之曰交際實無益何如隨力救饑俾鄉黨鄰里銘德於弗衰且天道不爽子孫咸食報于無涯乎若饑民受惠于不啻躬承曷敢忘報於是以賑饑相尚或米或粥或紀事告予或陰施而不言益廣陵多賢紳善士自相倡導亦不待勸勉而皆能也當是時賀見仳離者無復強私鹽零落之禁濬郡城久閉之濠見合屬同事者必以專心賑救勉之途次過賑粥施米者必詢其姓名傳車勞來之凡可救荒捐撥弗敢懈而十屬饑民庶其鮮溝壑之憂乎然耳目所未及心力所未至者亦云多矣輿言及此又惘乎有餘悲矣竊祿廣陵今將三載念鹽臺張公之惠與運副黃公之言弗忍忘也乃追而記之張公諱緒倫山東青州人黃公諱元功北直邢臺人其時奔走從事則有吏書黃得爵文崇道滕必高畢春芳郝際爵之儔司其籍甲首華奇吳美臧文劉兆黃恩吳芬戴奇欣牙萓升高

元唐陞之屬任其勞一時共事之勤亦有可紀者於是乎並書

廣陵有雷公塘所灌民田無限此水利之當興者而予初任憒憒不能見及也倘平日究心水利而抵任又詳繹誌書則雷塘之脩自不容緩能將此三千金之米募饑民之壯者濬雷塘而興水利則一事而兩得矣且不使少壯之民習于遊食而惰其四肢不亦善乎其老稚與病者另行賑粥可也或工費浩繁再請張鹽臺捐助及各衙門協力未嘗不可奈乎日學淺識卑不能見及于此愧矣壬午太守馬公遂大濬雷塘則不言賑濟而賑濟存乎其間矣予此事不及太守遠矣

白記

維文止先生曰法精以密辭達而堅讀此如目擊賑饑斯爲經世大業矣

孔登小曰敘事周詳得體而一片苦心溢於楮墨之外安得如佐平章數十人徧濟天下使斯民無凍餒之憂乎

徐仲光曰此經濟大業不可作文章讀而文自能摛藻如意所謂了然於心了然於口

廣陵辛巳賑麥記

天下事有其心而無其遇特勢一已而無可任之人則雖志切救民豈能獨力而成哉賀少時究心荒政嘗言設粥不如給米然初道院示未敢輕移也辛巳初夏賀計鹽臺賑粥之餘久而浥腐也必宜推陳易新而後可儲之爲有用於是將餘米易價六百兩時際麥秋初欲購諸境內恐胥役假茲漁利也於是諭往山東糴之會東省有年得麥一千六百石賀親閱其數而貯之又醫生某某假借招提罰麥二百石又倒本廳蠲胥三百石咸詳諸院道貯於倉備再賑焉是歲冬民仍艱食賀思設粥救

荒猶非善策也有離逖擁擠之慮焉有老羸艱步之憫焉有煮時侵米之防焉有伺候奔走廢時失業之苦焉有晨起枵腹冒寒致疾之虞焉又有招集遠人姦宄潛伏之懼焉不如與之以麥運至其坊俾得就近取之宜雖勞而民則逸不亦善乎然而分任厥事實難其人度足以勝任者其唯劉廣文李二尹乎劉廣文者遠人也名士環會署與化象加意賑荒昭陽之士庶咸戴德焉李二尹名彬以滇南明經授斯職甫蒞任有卹役傲慢遂怒而鞭之賀以是知其爲人也適以給麥屬之二子欣然力任躬歷城內以暨邵關統括甚饑者二千三百四十七人計口

一日給麥一升先已錄其戶口登其姓名按其居址劉李二子分督廳役華奇輩運米於其坊如期按籍人給五升足其五日之食也給畢又往一坊越五日又給二子𨻶歷道途周流靡間不多給者慮小民浪費而復饑也貧或出其不意親往察之防侵冒也自辛巳仲冬至壬午孟春麥蓋而後止此一舉也推鹽臺餘惠斯民稍獲充饑而不勞其力不廢其時不虞其侵冒較之設粥誠爲簡便然非劉李二子[illegible]心瘁事不憚其勞則空懷此志烏能徧給而靡遺哉貧於是益知二子之賢爲弗可及也矣事竣書之誌遇也

羅文止先生曰敘事中兼議論古名軼倫至其苦心賑救舉世所希揭民之戴德歌功有以也

孔登小曰經濟卓然而讓善於人中間作二小傳奇甚此百世必傳之文

陳公奏曰均一施濟也而篇自任小心此篇委任得人推此而行所濟寧有限乎

徐仲光曰精心良法皆自仁民一念迸逼以出而普爲實惠所謂視民事若家事佐乎真其人與當時群望卓然而領思至今如昨豈偶然與

印官得罰贖鍰所以積穀備荒也倘制每日應積若干巡方按郡必委官察盤正爲賑濟而設非空行也幼時見察盤稍有闕過者然縣胥于民間暫借入倉及察盤一去而倉已悉虛矣至如江北捐倉庾爲輕監因而濫禁是以恤民之具變爲害民之原何其忍也予初至如皐見無積穀遂嚴責吏胥至泰州各邑皆然遂以無可奈何置之今思必欲盡職則於初到任時宜集各屬於府堂詳論積穀備荒之道勸以修倉勿爲監禁凡任內積穀必宜如數限三月爲期親行察驗有能實積者必特薦之其空報塞責者必特揭以懲之又胥手

書諄切以勸勉之夫積穀與察盤皆分內事原非苛責安有不聽者乎使積貯有素自可救荒何必另議罰贖爲臨乾掘井之計乎予當日未能行此因在都門時低聽人言不敢過察遂致因循溺職祇留今日愧悔耳 自記

極其詳密可爲後世法至於得人而任天下事皆如是豈特救荒 弟敦實

鳳陽清獄記

壬午冬直指王公揆檄往中都蔡盤賀至謁祖陵徘徊仰瞻喟然曰此吾太祖之岐豐也當年壁造匾夏柳風沐雨日昃不遑以奠斯民于衽席後之臣子其敢不繹思而敬慎乎當讀寳訓想見其爲治咸以尚德緩刑振紀肅綱爲急務嘗巡方陛辭則諭之曰刑當其罪猶有可矜盛及無辜豈能復悔至矣哉非有道仁聖之主孰能如是迄今思之猶若躬聆提命焉又嘗諭侍臣謹內外嚴黨比勑諸司勿與內官監往來緔歟履霜堅冰之戒防于未然計深慮遠豈非萬世之準繩哉凡爲臣子皆宜遵

守剔賀有職司曷敢不加毖焉于是乎清監禁見縣所繫者一百一十三人予惻然乃索案牘于縣胥察之則皆盧監追贓也訊其端末覈其是非則又皆微事也有禁年餘者有禁數月者有禁旬日者一案之間或重杖數人或罰穀數十石不能輸者輒收禁嗚呼枉矣時縣令葉某以遷客補任畏非敢逆賀讓之葉曰太監性頗乖稍一縱釋譴責隨焉得不勉從乎賀曰人懼大璫畏朝廷也今明主在上凡勑內臣皆有官員賢否不得過而問焉之詔予未之聞乎職司民牧有父母之稱乃委曲聽徇知畏內璫獨不畏朝廷乎且祖訓慎刑炳若日星爲臣子者其忍遺忘之乎于是取其失入者悉判數語以辨其寃而蠲其贖間有當罰者亦以淹禁量省之立釋五十三人即令吏書錄辨寃獄詞以與其人俾得執之以爲據再清府禁亦如之立釋二十六人事竣列其姓名馳書盧監具告以實盧得書默然越二日乃語衆令曰辨枉其職也我實無暇而爾不請詳咎將誰諉〔詞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翌日賀至留守司亦多盧監批詞取贖詳察得寃民四十有二賀亦立釋之而與以獄詞因前書未復遂不載聞于盧矣是役也奉巡方之命守司刑之責念玆收繫皆朝廷赤子也矧在中都密邇祖陵儼然如太祖式臨爾深敬畏其敢稍一聽徇以負

申嚴內外之旨尚德緩刑之訓哉當是時大璫皆貴屬禮惟賀遵祖訓竟不一見即有事致書止用官銜舉利害禍福咸寘焉〔此之謂大丈夫〕而弗顧以職之當然者責諸己而以事之難濶者聽諸天乃盧竟相安未聞怨望也嗟乎是非之公人皆有之又奚以瞻顧爲哉

徐仲光曰惟公服人惟廉生威當日服官嚴正之氣凛凛如見然非佐乎識力安能辨此

張孟常曰拈出祖陵寳訓反復開諭爲人爲文皆具大力量宜其對書默然不敢怨望也

粤東鄉約記

鄉約之舉其昉於周官乎化民成俗之道洵莫善於斯矣雖昔
太祖特隆厥事六諭廣頒惓惓用官之意而以風教爲急務哉
夫周官屬民讀法必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必糾其過惡而懲
之皆導民爲善而使之遠於刑獄也然非需之歲月豈易實行
哉賀幼聞邑侯霽顧寅先生講六諭於吾鄉郊關之內設耆老
四人平明鄉晦以木鐸徇於路颺宣六諭寒暑弗間蓋先輩之
留心風化如斯也忝佐廣陵思則傚之値冠梗道途南北往來
皆取道於邗關竟無暇晷遂未能行愧矣頃者忝簡表分巡之

命至任則盈海皆盜不以教化移易之弗能止也雖時當倥傯
曷敢自懈爰倣昔賢勸懲之義躬親力行擇公所之宏者自東
而之南而西而北以次及之又自近而之遠周流闤闠通諭士
庶聽其自來而屬員俱勿與事恐妨其政務也時當盛夏惟禁
喧譁舉凡張蓋搖箑科頭袒裼與夫齊褒衣白者皆弗禁欲人
之來聽也豫訪民間之孝子善人記其名屆期延至令長揖勿
拜講畢使耆老颺言曰請孝子受旌識颺曰茲有孝行者若輩
宜以之爲法畀以幣帛與之同坐其善人之好施者亦如之耆
老又颺言曰不孝者受責責畢又曰茲不孝者聞者若輩宜以
之爲戒於是令荷校而出其作非爲者亦如之乃以鼓吹送孝
子善人俾乘輿以歸而嚴飭諸役俾勿擾先是擇禮生之音亮
而字確者得二人又選童子之能歌者亦二人歌瞿君六言詩
搆雨蓬設高臺令禮生與歌童登臺先以正音講之者再使遠
遊商旅獲聽焉復以方言講之者再以便土著之愚民其歌詩
者亦如之事竣各畀之賞而後禮焉當是時羣情踴躍聽者不
啻萬人講時咸肅然無敢迕事畢懽聲載道於是濟泉二司皆
曰如斯盛舉曷不與我輩同之賀初欲行此猶慮見哂於人也
既而羣然向往上下同心繇是觀之人情咸樂於從善而同事

之不患無人也不昭然可見哉方擬廣行而予尋晉秩矣將辭
粤而去乃弗竟行今追而記之遂成陳迹矣所欲需之歲月者
無能爲也矣賀思講六諭于平世非難事也使當年邑令皆如
霽顧寅先生則全盛之天下奚至於斯嗚呼斯何人之所致哉

謝秋水曰實行鄉約洵得制治之源非俗吏所能及

吳仲升曰疏暢樸茂古色淵然

徐仲光曰移風易俗必以教化爲本教民之術雖多必以鄉
約爲要佐乎留心若此知本也哉其節目精詳有牧民之責
者皆可倣而行也

旅安山碑記

舊勒石廣東

予至粵甫浹旬，訪利弊于輿人。有獻城守策者，謂粵俗有喪不葬，停柩于北城外，歷年已久，漸積如山，今且有五千矣。萬一冦警槃此以攻，不必勾梯也；且其棺逼城，若冦至焚燬，則穢氣薰蒸，城上兵民莫能立矣。宜亟令撤去。予聞而駭之，於是給牌勸諭，謂葬親爲孝，停柩爲不孝，約卜吉自葬，限一二月之間，有不從者懲以法。（法甚備妙，但在必行）遂取保約限狀，令潘幕蕭子往察之。報云：有棺四百二十，皆無主；或爲商遠者，或里人乏嗣者，問之居停，云數年以來無拜祭。予惻然憫之曰：吾儒欲萬物得所，忍于枯骸而萁

之乎？旁有進策者，謂宜火化而盛以瓦罐，葬于漏澤園，不猶愈于棄擲乎？予曰：不然。天下之人，皆吾同類也，雖朽骨無知，豈忍焚焉？或曰：總爲一二壙，則價廉而工省。予曰：否。壙大則勢廣，年久則木銷土將下陷，而骨仍暴露，苟且爲之，何如勿葬？當各爲一坐，相隔四五尺，乃可久而不崩。遂捐俸五十兩，買山二所于北門之外，距城五里而遥，以守備林元凱掌之。予夜卧深思，懼其形勢不利也，爰履厥山，徘徊四顧，取其聚氣無風者，指畫葬之；懼其年月有妨也，爲之諏吉日、辨方向，又延日者詳酌以定之；懼其葬之簡畧，弗能持久也，於是擇一賢者董其事。（叙緊要）思惟蕭幕足以任之，是將予祿俸兼取各贖鍰，得六十兩，未足也；復銷盃飾以益之，猶未足也。蕭子自捐俸新十兩，又請諸潘長與寅齋先生助銀二十。予語蕭子曰：築之欲其堅也，藏之欲其深也，則可以永存而不壞。每棺用石灰三斛，布其下以倖蚯蟻。如棺巨不足者，增其數；且問厥棺原有姓號，必各刻一石以表其墓，庶幾久而不湮。凡搨築工價，悉若民間，其勿減。於是蕭子親往葬之，皆如法，視予所諏吉日月，葬九十餘棺，工人得重直，爭相効力，築之甚堅，藏之甚深，甫踰月而四百二十棺盡瘞焉。居無何，民間有予姓者，亦感發而自葬，繇是數千停柩咸歸于

土，而粵東積習，或爲之稍變乎。山名改曰旅安，慰旅人也；且取萬物咸安之義。其山廣且長，可葬千餘塚，後之旅而無歸者，咸得于此葬焉。是舉也，予雖有其意，非蕭子弗克成。蕭子賢而隱下位，不營署篆，予雅敬之。其潔已仁民，視百姓疾苦，不啻切膚。托以掩骼而露宿月餘，區畫畢當，亦其惻隱之一端也。嗟乎！使天下爲吏者，實心行政，皆如蕭子，亦何憂事之難成、民之難化也哉！蕭子名維城，字能大，江都人。

吳仲升曰：是舉也，三善備焉：慎城守也，澤枯骨也，厚風俗也。至其措置周詳，知人善任，益通於天下之理矣。文之堅古又

足以永其事

徐仲光曰極苦之心最善之政雖朽骨如此況生民乎讀此記焚香百拜謹揭以為仁人而在上位者之式

魏冰叔曰經畫周詳末段歸功于人尤見盛德

祁奕僕曰讀此等文使人躁容急氣一時都盡慈仁愷悌之至流而為言不屑以文字取勝而文自淵雅融和足永千秋

黃山孝牛記

宜邑黃山寺一牛病不能食齋而待盡有一犢見牛母病亦不食及牛母歿瘞于黃山之麓既封塚犢於牛塚下一慟而絕浮屠氏哀之為立義牛塚云予友劉孔仁貽書屬記予聞而嘆曰孝哉斯牛其母病而能不食母歿而哀慟以死雖人之孝行曷以加焉請易其名曰孝牛夫牛之為物至愚也乃能行孝若斯異哉斯牛不愈于人乎夫天之賦性畀人以全而畀物以偏然烏之反哺也鴈之有序也鴛鴦雎鳩之有別也蜂蟻之有君臣也皆其至性而人或不能及焉然未聞牛之盡孝若斯其至也

豈黃山十力與劉子孔仁之所感歟孔仁敦行誼勵名節蓋崇仁之俊乂也嘗與十力講孝道于黃山若斯牛者其亦有所聞歟昔唐天寶末長興沈氏一母鷄病亟其雛遂悲鳴不食及鷄母死雛啄敗薦覆之又銜草列前如祭狀即仰天長號而卒沈氏憐而瘞之至今有孝鷄塚與斯牛正類其亦有感于人歟未可知也嗟乎禽獸異類猶知有母若斯乎世有戀戀一官其身不在行間而忍心奪情偷然無憂色者何異類之弗若也豈至情偶鍾于物而反戾于人乎抑趨勢競利之習薰灼浸淫未嘗有提撕而覺悟乎向使上之人崇禮教厚風俗俾咸知綱常之

爲重而不失其秉彜何至讓能於禽獸乎噫天下無不善之性無不可化之人觀斯牛而益信有世道之責者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孝牛奇跡也篇中感慨處極有波瀾歸到有世道之責者大有關係 弟孜實

目錄

十四卷

紀事

內省齋文集卷之十四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紀事

沈翼薇先生紀事

侍御沈翼薇先生蜀之巫山令也登萬曆乙卯賢書謁選得茲邑是時獻賊出入楚蜀所過郡邑多失陷而巫山爲全蜀門戶獨能自全者以先生廉恕得民故衆志成城寇過而弗攻寇攻而弗潰也時有餉銀被掠者衆議重徵先生曰盍奏免衆難之先生曰民貧已甚曷忍爲奏請蠲其半從之民困稍甦巫山境

衝疲先生留心撫字調停緩急屢薦者屢矣撫按以城守題留故已經奏最而七年不調會蜀藩被陷督師閣部楊嗣昌劾蜀撫疏中有全蜀撫軍反不及巫山一令之句是疏也益怒撫軍而借此相形非薦先生也烈皇帝見疏乃命銓部察巫山令姓名具奏知久經兩臺薦剡召至京問滅寇方畧對曰寇雖可剿難遽殄殲上憮然以久任多功擢爲侍御史當是時陳某爲大司馬先生劾職方某誤國應罪因而奏樞臣庸懦宜擇一賢者以代之遂薦道鄰史公先是史公爲皖撫時獻賊盤踞英霍史公以江北兵單檄調川兵以固陵寢先生謂蜀勢危急恐奸民乘間爲亂力持不可史公遂劾巫山令抗誤上謂見起封疆置不問及爲御史議秉樞而所薦之賢者即劾已之人也其公忠爲國蓋如此先生在臺糾東撫糾南樞皆得俞允奉命巡漕悉釐諸弊政而積貯以裕且獨不取訪不批詞一時屬吏皆憚其風采咸思自勵焉居有頃南渡左帥兵叛舳艫蔽江而下先生單騎往以大義曉之及晋都漕當事欲薦用之先生以母老力辭遂終養竟隱居今年七十有九矣爲令七載且官侍御任巡漕蕭然貧窘至老無一椽之居非衆廉而能若是乎先生名向江寧人巡漕時賀曾爲屬吏故爲之紀事以俟百年後入傳云

周伯衡曰奏免及薦史公才兩事耳而生平如見文之信而可傳者

許力臣曰叙沈先生奏劾諸事入他人手數十言不可了數語括盡而文勢直趨道鄰史公似此手筆班范不及也

許師六曰序事之文妙在忽斷忽續若合若離而中間神脈一線太史公手筆所以獨傳千古也

平岩紀

湖東與虔閩接壤而廣昌最當其衝風鶴震鄰則廣昌先受兵
昌故巖邑其間獷悍之民易以乘間而爲亂有陳五總者名百
花驍勇絕倫故衆賊推爲渠帥號稱五總云五總既叛遂據羊
石砦羊石上有五峯崢嶸而崔巍距廣昌縣治十有餘里相連
一砦名滴水滴水前後二關懸崖峭壁人不得竝行旁有二路
曰窮關曰巖關皆峻險異常羊石寬而有泉源成池井較滴水
尤險絕後有一逕曰布吊關二砦之間石關一竇曰千捻杈其
他諸關有曰三星曰金星曰溪嶺曰橋西皆鳥道崎嶇一夫可

守初百花既降以屯聚爲名盤踞砦巖四出剽掠有曾彩微者
計擒殲賊賊覺而殺之遂叛縣令沈君撫之未幾又掠新安村
復叛又撫之壬辰有賊周二曾攜衆登砦迺據險復叛又議以
砦與居而撫之於是百花作厥倉運穀鹽百姓人人震恐知養
虎之貽患也然百花號令頗嚴首禁淫汙凡法所不行者彼皆
爲宣力故縣令任之以彈壓諸賊焉有項百花通徐贇妻賊黨
數其罪執而殺之於是推曾文標蕭來儀等爲首廣昌吉祥舖
劉氏尚爭鬬巳亥春有劉善劉祖者與徐贇爭水而彼勝賊銜
之然畏蕭田鎮兵未敢動也七月乘撫軍撤鎮遂肆焚淫而吉

祥舖劉氏受禍最慘當是時寇氛孔熾建撫贛汀邵諸屬邑皆
患之九月攻廣昌城俟千總宋守備與人和會鄉兵奮勇與賊
大戰賊敗走遂據砦而守巡撫張公迺檄巡道楊公擊之滴水
多脅從者懼而請降楊公以齊長至表亟赴郡門而不討賊也
及將行遂并撫羊石而解其圍自是衆賊益驕黃昂傅邦泰二
賊辟衣怒爲横行于邑城分守道胡公攝巡東篆提兵擊賊檄
宜黃令塞險以遏奔衝宜黃令劉某搜兵至南源村遂殺平民
百餘以洩私忿并殺禦盜之義俠曾冲和於是人心苑解賊勢
彌張大肆焚淫羊石雖受撫而陰與衆盜通負嵎如故庚子初

春郡伯君龍高公初蒞吾邦喟然曰是賊屢撫仍叛可再縱以
殃民乎於是張公以此事屬公公於四月中旬蒞廣昌與守道
胡公建管王泰戎籌畫方畧撫軍檄虔兵會勦忽聞寧都山寇
名劉毛賊者在青陰麻田作亂襲殺頭陂守備嚴斌於是提兵
而往挾羊石受撫者與之偕行至頭陂察其動靜知其有合謀
也傳令戮羊石賊凡頭陂素通賊者悉殲之繫曾文標黃昂傅
邦泰于獄羊石勁賊數百聞伐謀奔歸保砦日逝儲糧堅守不
下胡公怒乃取傅邦泰斬之磔黃昂曾文標于市會胡公推與
泉道惟高公特任其事躬履行間以義鼓衆綁木城創雲梯備

堅盾置巨砲夙夜匪懈鄉民感公義廣昌人和等會南豐忠義等會皆協力以助官兵秋七月分布各營援木尋崖而上殺賊十六名會榜斷乃止公曰賊據險而守強攻則難計毀之則易乃堅壁不動八月有黨千餘分道外掠公曰此牽制吾師耳潛師擊之擒獲無數而羊石之外援絕矣孟冬攻砦又大捷除夕元宵慮賊伺隙乃下令戒勿飲公與三營鎮將旦逹固防辛丑初春忽聞砦右縋布數十丈知有賊下奔者索之果然執賊黃明宇乃得潛約外應之謀仲春九日賊果宵奔下砦將欲衝營謀知其來戒堅壁整搠以待之殺賊數百遂乘勝攻砦賊堅守

愈嚴擂石如雨乃鳴金諭增脩重營以防水漲是時賊被圍已久乃以蕭來信等三賊投見請降許之諭令悉歸軍器空砦而來久之不至忽傳有賊數百乘陰雨襲營擊散之五月朔令壯士宋來春等五人援榆先登繫繩于松賊斷繩不能上祇殺賊十名棄屍砦下呼鄉兵案之則渠魁蕭來儀已斃于其間矣會大雨營房水深丈餘橋梁盡沒木城柵盡毀迫稚穽公廼諭衆曰當此水漲賊必疎防宜乘其懈急擊之各營升鼓舞爭先歷險攀崖先攻滴水砦大破之遂攻羊石殺賊六百餘名生擒三十名而積年巨寇殄殲無遺矣公慮有脅從乃械所擒諸賊入城召士庶詳訊而後戮之無一冤者事外不波及一民民間婦女被掠者悉召其親還之士庶歡聲載道咸曰諸將用命皆我公誠信之所感也先是近平西者室廬灰燼田悉荊榛矣今十年安堵士樂弦歌而民得盡力于南畝亦思高公之經畫有法露宿暮年艱苦備嘗之所致哉語曰得一良守如得勝兵十萬此之謂也公實心平寇五邑皆德之友人語予曰平寇大功不可不紀乃詳詢廣昌士庶得其實而紀之高公名天爵遼東人

倪閣公曰攻砦最難他人久則必倦不及將議撫乎高君大有識力而文能一一摹寫使讀者知平寇之功如在日前高

君得此文遂傳于不朽矣

鄭信從曰據險負嵎而能掃除淨盡雖穎川之治行曷以加焉莊誦此紀備詳養寇之態闡發靖亂之功較若列眉後之為治者可以鑒矣

羊石屢撫屢叛養之滋蔓非循良未易奏功然盜本無常民貧則盜起況大盜者小盜之積也苟撫字勝于催科而保甲鄉約之法行使平民不化為盜設有小盜則寬失主窮窩散盡根株痛斷乃已庶其無事乎後之讀此文者知平盜之難其尚思未雨綢繆之計 弟敬貴

余兆開廣文生祠紀

南城余兆開名彥璋爲金谿訓導甲辰以汰員去士民數百人送之郊外焚香載道當是時邑令陞君聞之大驚且嘆曰苜蓿齋中何修而得此去後士民思其德祀之以配陸象山先生予聞其事而不知所繇也昨過金谿晤友人問之曰司訓與民無涉何以得此諸友曰先生見士必訓以躬行士爽而有拔者必郤之民間利病則力陳于郡邑多婉言以冀其從先生無所利且不居其功故民咸德焉賀嘆曰君子哉兆開爲人所不能爲雖古之循吏曷以加焉輿情思慕配享先儒其爲榮也大矣卽

卿相之尊豈能得此于人乎嗟乎投閒置散亦若其功而名後世彼謂時勢有殊古道難行于今者奚足信哉

謝秋水曰廣文中有不較貲不伺隙使剝者卽稱高雅矣乃訓士躬行且陳利病而嘉惠地方豈非鸞鳳見于學校耶宜先生表章之也末幅風度居然司馬

歐陽石臣曰官無大小能維持風教留心民瘼便足千古得此文俾寒氈稍有生色益當自勵矣

購山紀

廣昌黃元嘗太守予父與訂交見其溫恭靜重知其爲君子也及元嘗爲潮州二守既之官而予正在粵憶昔嘗謁劉中初先生論及元嘗曰此吾所薦士也厥考石函公爲太守數年其家未益一椽未增半畝而元嘗敬慎自持趨庭必謹可謂今之胡威矣予思各舉所知朝廷鉅典非確見其生平敢輕薦乎一日賀躬過潮陽詢輿論則潮州士庶皆頌二守廉平予乃服中初先生之得人也使薦辟皆能如此則廉吏徧天下何患斯民失所哉已而元嘗擢太守知事不可爲遂辭職山居杜門不出有

伐其祖塋木者人曰盍鳴官元嘗曰鄉里乏薪忍禁其勿取乎乃捐十金與之俾別購山以爲樵蘇之所於是竊木者感而自愧相戒勿犯其塋予益服中初先生之得人也元嘗善行不勝書姑紀此一事以爲縉紳居鄉之式

謝秋水曰紀一事而其人大槩俱見石函中初俱相因而見簡潔雖是小紀體裁文章却大以威禁山可得之於一時而不可得之於久遠捐金買山與之公樵以免祖山之盜樵俾土人世世相傳指其山曰此黃氏之義山也黃氏曷爲立此義山爲代其山之樵也雖童子不忍登其壠矣嚴切禁碑

無踰於此黃公不但仁者又智者也余向聞此事於平西欲爲之紀今先生紀之先獲我心矣

捐金贖山不愧古人篇中幷其同人與當日舉主之賢俱於尺幅中見之非長于議論而精于敘事者不能及此 弟敬賓

潞邑侯保民紀事

甲寅八月都昌城陷知縣潞君奔府城民懼其路梗也毋舖數百人持械護衛至郡及大兵復城諸將曰民皆從逆必屠之潞泣曰民遭脅從不得已也必欲殺民寧殺職將以身救人哀籲者三諸將見其情摯也舍之所全十餘萬人諸將曰姑免屠城惟城外濱河者必盡殺即整衆而行潞蹈之立刻馳役鳴鑼亟呼早避于是士民俱遁兵至見無一人將舉炬焚廬潞又泣求得免又全數百家當是時大兵駐城潞率民供芻粟不絕又稱貸數百金市酒肉犒軍供具悉隆諸將大悅曰都昌官民若此豈從逆乎于是一邑獨全丙辰父年九十有四歿于家六月訃至即閉門謝事士民慟哭攀留必不可上官皆諭之曰即當晉秩勿遽行潞泣曰未視殯含方抱終天之痛忍復居官乎鼓棹遄行士民皆焚香哭送潞君名如安岳州臨湘人以長沙訓導陞任都昌素有才略得民心

保全十餘萬命此今時所創見者不可不傳吾伯與潞君素不相識紀其事者欲後人取以爲法耳 任長人

漕糧改折紀事

戊寅己卯間高郵湖水泛溢興化地最下故水患最深遍甸加以旱蝗黎民阻饑當是府漕務屬司理賀屢爲請蠲不可再爲請緩征又不可壬午漕運自興化抵淮需六金而致一石且河水盡涸必不能行歲月未可計也總河史道鄰先生問曰淮揚俱改折於東省易麥可乎對曰欲爲朝廷惜此孑遺有何不可史公曰然將下改折之令觀察黃公力爭之曰功令嚴矣曷敢輕犯且有從旁竊笑者次日史公又問曰羣言不可如之何賀對曰旱蝗水涸而索之以所必無彊之以所難行民不堪命矣

且實致誤漕其於國家何益即指艦以救百姓職所不辭史公曰善姑救其最荒者興化泰州特令改折吾爲爾任其咎於是諭民凡糧一石折銀一兩五錢限以旬日抵淮民大悅如期輸至史公悅遂遣官賫往東省購麥當是時山左麥大稔每石不踰三錢史公即具疏題請將麥三石當米一石充解所折之銀析而爲三以其九易麥其一爲運費而其五充兵餉皆史公裁定當是時阻之者甚衆幸史公力爲主持而弗聽竟以是具題天子可其奏是舉也民間省四倍之輸而朝廷獲三倍之入免於鞭朴之慘而無濡滯之憂乘裕兵餉上下咸安亦權宜之善策矣議者猶詈爲紛更豈有他哉謹守繩墨而懼罹罪咎也然賴史公大力足以主持漕務且時勢應爾司農諸君子共恤民艱而曲爲之計故能相與以有成歟噫當時內外之間共在上之有人猶如此也夫

徐仲光曰上下同心利民溯一時快事史公經濟之才過人遠矣

倪闇公曰眞實經濟非史公不能主持於上非先生不能力行於下始知良法美意未有不上下相濟而能有成者也

附

漕撫史道鄰先生薦疏曰志欲廉頑立懦才堪遺大投艱完漕而軫膏血之乾釐規盡革履河而督畚鍤之役美利皆存功在全漕宜膺殊擢

僱募民舟紀

適年漕務咸責司理予自受事來即值奇荒夙夜惴惴懼無以急公也尤懼無以恤民於是監兌倒儀悉嚴郤之耗羨踰額者力裁之壬午泰州之運艘內河俱涸巨舟不能行總漕檄募民舟予思委諸州邑則胥役橫肆徒假此以爲厲階其何能濟乃乘小舫屏輿從止攜一二役忽至眞州江口見民舟無數遂躬履而遍視之遇檣楫弗堅者舟人老稚者悉縱釋焉擇其器新而人壯者得四十艘舟人皆泣辭曰力不能勝任予弗聽各與以五金躬督至泰州將米簸揚至潔給與運弁運弁者指揮劉國威也頗有才能予語之曰今歲米善而舟堅可以遄行矣予勉之舟人皆吾江右其善待之國威曰諾遂兼程抵京司農大悅超擢國威以示勸往歲雜糠秕又沿途濡滯故舟人得竊取而運弁至京遄遄多繫械是役也米既堅好兌後餘米充溢國威不取盡以與舟人舟人皆大喜過望鼓櫂南還謁予予慰勞之且請於總漕咸給漕運有功永免供役之牌以恤舟子予思僱募者未能豫圖之過也倉率權宜烏可爲例於是計來年運艘豫請於府早給全貲太守從之遂盡行造修至癸未監兌則運舟咸具不必取諸僱募矣吾鄉舟子有願再供役者予獎曰昔辭而今願何情理頓殊乎此端一開異日必爲舟人累今運艘已備奚敢復勞是年漕運又先各省賀且膺紀錄矣予觀夫僱募一事怨聲溢江河蓋差役持牌則舟人賂脫有去十餘金者有用數金者得賄斯釋而以敝舟充數故舟漏米浥至京則運弁非重費不能獲收此漕運之所以困也嗟乎造修運艘未始無經費倘所領皆得其實則舟堅而自足何以僱募爲即或旱乾涉淺不得已而募其分截但使所釋者無纖毫之費所用者獲堅固之舟則軍民兩利何至蔓引株連以運艘爲陷阱耶

徐仲光曰天下無難處之事利病微細在府詳察而親行之若委之胥役雖利政亦病況漕舟僱募實足病民者乎即此一事佐乎恤民之仁應變之略皆足爲後人師法

倪闇公曰民船轉運此便宜之一端但委之胥役當米未登舟而舟人之所費已不貲矣誰能實心親歷秋毫無弊如此乎天下豈有不可行之事奈一事而自利者居其半中飽者居其半上下之掣肘者又居其半是以灰任事之心而愈重民生之困也

廣陵靖盜紀

辛巳春江都大盜初萌聚黨數百行剽于泰州泰與接壤之區民患之盜首吳贊與驍勇絕倫因其父與伯訐訟訊者嫪懲其父積譬弗解贊與銜恨遂支解其伯官司索之急乃亦亡偕其兄吳祥與同黨數十人橫行劫掠饑民多從之浦踰月遂糾至數百白晝行剽有一新婚者奪其婦不從怒而剖其腹於是徧行捕緝三州邑所獲疑似者悉繫獄不啻百餘人備兵使者存拙王公問計於泰州陳守陳對曰宜撫按題請以大兵擊之然後可又問予予對曰此捕役之任耳但當以計擒之若火之始

燄撲滅矣難倘必俟題請則文移往返將延數月其聚愈衆是熒熒不滅而俟其燎原也且兵至則擾民於事無益職請以身任之王公曰然予於士大夫來見者輒咨詢方畧有兩生忠信可與言因密語曰城內必有巨窩爲之腹心子其直告以遏亂萌生曰曷敢言子固問乃曰總捕廳快手倪青眼吾不知其名因其人眼青衆呼之曰倪青眼凡城中動靜賊𧶼細具知者皆此人也予乃問歐陽繫菴曰若識倪青眼乎曰是捕役也遂語其故手書一紙云密拿積窩巨蠹倪升解院且囑之曰可呼至署內屏左右示之彼懼而求救則以立功自贖許之然必收其子爲質賊素信其言但使彼通密札恐以兵威誘令潛逃而伏壯士於要途則就擒必矣壯士須五十人懸重賞鼓之衣以耕樵之服雜村落中密挾短兵伏道旁林箐又必求識面者爲向導斯可獲也兵貴神速勿稍緩繫菴如計召倪青眼諭之青眼唯唯但云壯士勿多多則恐泄祇欲擒盜首則用三十人足矣於是繫菴陰質其子而密簡兵快最勇者得三十人即日倪青眼以書通賊曰大兵三萬將至亟走乃免賊信之遂疾趨江南途次伏發而贊與就擒矣同時泰州之民擒獲凌萬里宜陵百姓又獲朱光宇皆賊渠停也解至予訊贊與則殺伯剖婦諸事

直吐無辭既訊確斃之杖下隨出示徧諭除盜首三人外餘黨悉宥歸農有苛索者必罪之仍檄江都泰與泰州凡以此事繫獄者不問真僞槩行釋出諭令悔罪圖新於是羣盜解散吳祥與雖遁無能爲矣事竣具報兵備王公公曰不踰一旬而平巨寇子之功大矣予對曰此非職所能歐陽令之策也令以廉惠得人心故壯士與居民莫不盡其力實非職所能也當是時巡按脩其張公見事明敏知人善任而王公以寬厚佐之開誠布公故人皆樂爲之用嗟嗟天下事不忠下之無人而患上之不能用豈惟靖盜一端哉　歐陽繫菴名烝江都知縣

羅文止先生曰礮渠宥脅處置得宜而歸功上下皆是實理
眞情杜子美謂得結髮十數公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
天下少安可待矣予於佐平亦云
徐仲光曰不煩寸刃尺鐵止用一捕快而巨寇殲于股掌殺
三人而一郡以靖功在地方不小使流寇初起之日有如佐
平者爲之芟薙剪除何致滋蔓猖獗有甲申三月之禍哉讀
此記爲之太息

粤東招降紀事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人之恒性豈有不善者哉其所爲
不善者習也非性也卽頑惡大憝之人習染雖深而天性之良
未有不與人同者吾於盜賊徵之矣昨歲初夏予甫至粤東所
屬文武皆曰近年以來盜盈山海而海賊之强莫如羅亞福所
部數萬人精悍無敵運舫如飛官兵屢爲所挫莫可如何予心
誌之矣及閱會城多冤獄乃請之制臺檄予昭雪予取各獄詞
徧閱而親訊之忽見一老人頭禿貌悴詢之則爲羅德卽亞福
之父也予曰罪人不孥况其父乎盍釋之守令皆爭執曰寇父

脫網其子不愈肆乎予曰彼亦人子豈獨無良心倘殺其父以
堅其惡何如越法縱釋以開其悔悟之爲愈乎乃諭保出民間
皆不願保予曰本道親保之遂釋出諸弁怨曰吾輩力而拘之
奈何輕釋越三日亞福率衆來降曰感釋父之恩不敢復爲非
矣予曰爾亦知有父乎父母生養備極劬勞而忍犯法以累之
乎亞福涕泣不已叩首者百予曰爾亦有人心嘗不復爲盜惟
是粤東陋習凡招撫者上下衙門必用萬金而後可今予精悉
賄賂敢用纖微者殺無赦又凡賊歸降立授冠帶是賞盜也今
予最恨劫盜初降僅免其死能擒盜若功則賞以兵役再則陞

爲什總三則擢爲哨官所賞高下以擒賊之多寡爲差然必不先賞以長盜風亟禍唯唯而去未幾即擒盜以解訊實以兵役賞之畋名羅文受文受充兵而不食餉鑴字于舟楫曰誓報洪恩遂率衆巡海悉力以擒諸盜所過之地秋毫無擾士民皆稱善惻聞之大悅擢爲守備未幾予離粤任文受送于河濱伏依不忍別泣曰釋父之恩終身不敢忘然愧無能報先是劲寇黎忠國等其衆萬餘既就予撫及伺予去後復擾海濱文受延之飲深夜酒酣設伏以圖之殲殄渠魁而海氛稍靖矣文受曰吾有此舉差足報釋父之恩矣嗟夫文受一巨盜也其惡已極其習已深乃釋其父而知感遂矢報而不忍忘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豈不確然可信哉

徐仲光曰從來盜賊惟有勦撫兩端佐平竟以理諭之以天性動之遂使積年與類翻然感化而海氛亦一時以靖所謂不勞餘力而措粤東於衽席矣其用寬用嚴俱非恒情可測一舉而知仁勇備焉

馴鼠紀

乙卯秋予寓綏邑宅多碩鼠夜則齧嚙衣被無一獲全者衆患之是時兒童病疥鼠則登臥榻嚙瘡痕兒童不敢寐一宿而驚起者無數家人輩忿甚既設阱以斃之又貸貓之善捕者徧伏室中予覩百日間所斃之鼠六十有餘矣而患未息也惟有一室予居之初至予戲曰不用勦而用撫或者其可乎凡暮以飯一盂置于櫃下戒之曰勿損吾書則恒授汝餐及旦視之則飯已食盡矣每夕皆然踰月鼠則于晝日中羣遊几下弗懼也惟夜不登几室中書籍衣物咸無恙一日案頭忽有鼠跡從者曰此小鼠也予曰小鼠何知乃大者不爲吾遏之亦其罪也倘不改吾將斬以餐自是書几之上竟無鼠跡矣雖置食物于几間經宿無損歷冬而春惟予一室之衣物獨全予嘆曰異哉茲鼠其亦可撫而馴乎物之甯賤惡者莫如鼠今得餐而無齧終始弗渝其亦有良心歟且夫設阱置貓可謂勞矣然患終不息則勞而罔功矣乃授餐戒諭而害自除又何逸也子璩曰惜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雖曰不忍殆亦制物之道歟予少時長于擊鼠十發九中閒居三十餘載思舊過而內自訟知嫉惡太嚴非仁也凡見可賤惡者必生哀矜而不生忿嫉必欲化導而不欲

殄殲今覩此鼠而益信民之可化矣予深自刻責而悔無及矣吳中山曰韓昌黎能馴鱷而公能馴鼠大小雖殊其感格與類則一也末幅推言竟同慈氏說法其在吾儕可謂肫肫其仁矣

目錄

十五卷

序

序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原字念平）

仕途監懲錄序

仕途監懲錄、殷棠川先生所輯也、李文定公廣其意而增之、（所造於天下多矣此法詳所未道行）二公同典禮闈、凡門人謁見者輒持是編以訓之、故一時門下士多以廉惠著聲、其孫小有又增爲評贊、大約以禍福爲說、以聳動天下人之心、使之趨於善而弗敢違、嗟乎、君子之爲學、亦務躬行焉已矣、豈暇以禍福爲心哉、以禍福爲心、則有意爲善、與有懼而不敢爲惡、豈君子居易俟命之學哉、（此段議論極妙）然而先師贊易、有餘慶餘殃之說、（文更清老可法）大禹陳謨、有惠廸從逆之言、伊尹告君、有降祥降殃之訓、周公誨王、亦有自求多福之詩、然則禍福感應、豈聖人所不道哉、夫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無所爲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惡、此中人以上之所能、而可槩望之天下乎、世之最多者中人也、使其於古昔之感應、昭然信其弗爽、覩一善、欣然慕之、慕之弗已、又相率而效之、覩一不善、凛然畏之、畏之弗已、又相戒而改之、則移風易俗、胥於是乎在、雖以禍福爲說、何傷乎、向讀廣仁品、稍覺其繁、今取仕途一集、與子弟敦實再[illegible]

訂、另梓而行之、以告天下之爲仕者、亦體棠川先生暨文定祖孫公善之遺意也、嗟乎、文定子孫不特以科名顯、而皆以廉能著、豈非庭訓之所習、與積善餘慶之所致哉、予因之有所感焉、夫人之相觀而善也情也、嘗見門人受知遇者、往往於師之所行、是則是傚、一聞訓戒、必躍焉而興、聳焉而懼、較他人之所漸摩、其功必倍焉者何也、情之所鍾、心之所繫、故言出而自孚也、況身居權要、其言愈足以見重乎、使天下爲主司者、廣斯意而行之、相對門下士、不崇體統、不敘私情、不談宦術、而皆留意於蒼生、竭誠于勸勉、則廉能遍天下、雖唐虞三代之治不難矣、寧特監懲一錄云爾哉、

徐仲光曰、援引經傳以明感應之理、極中正、又極透徹、其氣度清遠、對之使人鄙消躁釋。

倪闇公曰、邀福之說、儒者不言、然以之訓世中人、又何不可。末段復從師弟上生情、與前李文定事相映、行文變幻莫可端倪。

當官功過格序

生民之休戚繫於守令之賢否守令者爲國家鞠育斯民俾無饑寒訟獄之苦其責不甚重哉程子書視民如傷于座右蓋其慎也乃有視一官爲傳舍視民之疾苦泛泛然若浮萍之相遭而莫之恤爲民父母之道顧如是乎予往在都中得當官功過格讀之蓋巡方之考察銓司之黜陟不嚴於斯矣爲吏治若斯斯亦足矣予初見而喜既而疑久而知其鼓厲衆人之意微也何也初入仕途如江海望洋茫無畔岸雖心理本同而先後緩急之序重輕大小之關以臆度之而求其當鮮不失矣得是集

（一起雍然○大家風度）

而觀之如射之有鵠如農之有畔如匠之有規矩準繩雖拙者可勉而幾不亦善乎此予所以初而喜也然君子之學惟寡過焉而已記曰不自尚其功董子曰明其道不計其功薛文清曰居官恒如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茲屑屑焉自以爲功其無乃非靖共之實而懷計功謀利之心乎此予所以既而疑也雖然以此自考耳書曰敷同日奏罔功又曰功崇惟志苟當不言功且人之爲善也莫不有翹翹焉自喜之心使知爲功而踴躍以赴之鼓舞焉而弗倦其爲益也大矣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夫勇于遷善則過日寡勇于改過則善日滋

（三段○愈○微○愈大）（之○惟恐○其盡）

功之爲言善耳庸何傷此以知其鼓厲之意微也咸若是而弗敢自怠弗敢自寬何弊之弗除何民之弗恤何催科刑罰之足患哉雖然居恒有實學則當官自有實政非待臨事而慎之也即臨事而慎之瘝痍載道其所以痌瘝乃身者正無盡也方皇皇補過之不暇其曷敢自以爲功此則內省之學仉澗山已之懷予又以望同志之進乎此也

（○正○論○收○得○有○體）

吳仲升曰設三層以盡理至末更進一步非篤志力行者不能言之確然如此

徐仲光曰暢發欲言真足垂世立教文氣亦在南豐廬陵間

○當官不慎舉足皆過縱能慎之寡過已幸安敢言功文最斟酌得體

丁景呂曰根據經術之文大有裨于吏治

詳刑要覽序

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夫民曷爲稱之也蓋導以德教則訟
獄衰息民氣和樂故相與咏歌如此也先祖純齋公以孝廉隱
居六十載賀幼侍公側公嘗訓曰予非不欲仕所不忍者鞭朴
耳爾輩異日居官必以誠心行恕道視堂下之痛楚如身受之
庶或無枉書曰懷保小民又曰如保赤子爲民父母之道當如
是也今觀詳刑要覽何其與先祖之言合也哀矜惻怛而曲盡
其情其言之也質其慮之也周其爲之也恕以此莅官乃可以
爲民父母而無愧世傳是書爲范文正公所作有德者必有言

豈不信哉嗟乎世之用刑者意在懲奸其始出於不得已而其
後也遂相習於不自知夫至於不自知而殘民以逞其可勝道
哉嗟乎誰無惻隱乃刻覈成風恬不自省得是書而繹之庶其
有警乎賀昔司理廣陵奉此以周旋無敢失墜偶懲一二巨蠹
用法過嚴家大人切責曰遂忘而祖之訓乎寧寬勿嚴兵世修亟宜改
悔賀繇是愈加敬慎然後覺是書之善允足爲當官之韋弦也
於是重梓以告同志使舉世吏治咸以希文爲法不亦善乎或
有詰予者曰刑罰宜施于小人且法輕則易犯末世之人爲可
以三代之治治之乎曰否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服是故殘忍
刻薄用法而未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不避而況木索笞
哉夫刑罰既積則上下相遁訟獄日繁此良民之所苦而奸民
之所樂也自古以刑威民而能使民無犯者未之前聞嘗觀漢
循吏傳河南守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與蜀郡文翁皆謹身帥
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朱仲卿以愛利爲行未嘗笞
辱人而化洽桐鄉黃次公力行教化務在成就安全而潁川大
治召翁卿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而民稱爲召父此
皆潔己敬民不用刑罰而所居民富所去見思非其明效大驗
耶或又曰催科莫緩如之何曰不聞兒寬之課殿乎當時以條

刻相尚而寬獨勸農桑緩刑罰務在得民心推情與下吏民大
信愛之厥後擔負輸租課更以最嗟乎直道不泯良心具在安
有緩刑尚德而民不樂輸者哉繇是觀之天下無不可行之化
古今無不可爲之時善治民者先治心苟能躬行教化以保赤
子之誠竭力撫綏則雖不廢刑罰而禁網疏闊持之以寬仁待
之以積久則民歌樂只將有必不忍欺者雖至于刑措何難哉

徐仲光曰此書訓慈藥暴側簡言詳予向居官亦嘗奉爲龜
祭得佐平此序宜溯慈航行將遍津渉渡厥功大矣文亦粹
雅不羣

重梓呂公實政錄序

己酉初夏偶過姑蘇訪子友蔡子九霞論當世人品亟稱李公貫溪因介而就正焉與談吏治賀因舉治譜之佳李先生曰呂公實政錄深切著明較治譜尤詳賀請得而觀之呂公河南人萬曆初以邑令擢銓曹廉名丕著乃力求外補志澤民也歷山左臬司以至撫軍山右咸有仁聲其書一曰明職二曰民務三曰鄉甲約四曰風憲約五曰獄政門人趙君文炳梓而傳之顏曰呂公實政錄予讀其書而嘆曰至矣哉曲體乎人情深察乎事變廣稽乎物理其慮周而至其法詳而當其爲說也入理而

近情是皆發自苦心而折衷于大道後人讀之未有不咨嗟感歎稱爲仁人之言者也惟公心在斯民常恐不得其所故言之諄切而不厭其詳豈非深知治體有益治道之書哉或曰其言太繁如鄉約保甲弭盜慎刑之類固盡善矣他如養濟醫學墳務也州縣長吏其服及此乎賀曰簡僻之境綽有餘閒若値衝繁擇屬員可任者推誠託之亦克有濟惟是立政有本必也得失毀譽不以動其心也貨賄田宅不以昏其志也聲色麴糵不以耗其神也詩字琴棋不以荒其務也一夫不獲引爲己辜慄慄焉惟瘝曠是懼日積月累則三載之間必有卓然可觀者烏在其難行乎雖然地有殊焉俗有岐焉時與勢有異焉豈可以槩言哉然先其急後其緩因時勢而利導之去其太甚而以漸致焉則可以永行而無他患是以初涖任時卽宜下令俾士庶咸陳利弊取公論而權衡之庶言同矣非有私矣猶懼其未也必集搢紳耆老廣詢而詳酌之擇其至當者加意速行其興利也必愼其除害也必嚴篤于教化而寬于刑罰行以虛心而不執成見則凡所舉行民必樂從奚有不被其澤者哉賀不揣固陋僭爲删繁附以末議以作初仕之津梁凡百君子讀是編者勿廢昔賢之苦心教養斯民勤勞勿怠雖視一日亦若千秋則

心之精神變化無窮安知此錄之中不猶有未盡者乎引而伸之神而明之俾唐虞三代之治化復見于將來雖謂是書也以開萬世之太平可也

徐仲光曰歷敘呂公實錄足裨政治復詳叅己意身體力行之法無不實實可行方是重梓是書本意中多至言莫草草作文序觀

謝秋水曰呂公是書猶日月之行天江河之行地先生此序猶披拂雲霧而不使之晦疏決泥沙而不使之壅俱世界倚賴之文章也

盡心錄序

經濟之實必本乎理學理學明而濟世安民之道裕乎其間矣予讀盡心錄而思其學有本源非偶然所致也劒邑李石能者襄敏公之子而見羅先生之兄也見羅先生以講學著則家庭素所聞見固已異於凡人矣石能巡楚而爲是書以訓其屬將古人之嘉言善行合而錄之題曰盡心蓋取一成不變君子盡心之義而暢言之夫獄者生民之大命凡莅官訊獄誰忍不盡其心哉然所謂盡心者必盡之於平日而非臨事之所能幾也陸象山云宇宙事皆吾分內事范文正公做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已任然則古之君子豈必待當官而後學治民哉竊怪世之學者或工小題或習四六甚且蕩志於博奕寄興於琴書竭少年有用之精神耗之於無益而吏治民生寘而不講一旦莅事則憒然茫然惟內委于幕賓外聽于胥役故吏治日偷民寃日甚以致流寇乘之而爲亂言及於此可爲痛心使平居誦讀時能取民生而夙討之討吏治而深圖之見前輩之廉能著績守禦有功者必虛心以詢問之遇同里及同籍之有才者必反覆而詳論之留心日久則渤海朝歌之政豈異人任而況于訟獄乎噫訟獄既平民困既甦則姦宄必格盜萌必剪封疆必固又寧有跳蹦衝突之虞哉予故曰盡之於平日而非臨事之所能幾也或曰假舟楫者不勞而渡江河平居卽不習俟莅官時選幕賓而用之何難乎曰嗚呼世俗之自誤者甚以此也夫訟獄之情僞變幻百端故聽辭聽色猶懼有弗詳者況幕賓深居署內未覿其貌未聞其聲而能悉輕重之情乎拔紙上之鋪揚以逆揣其是非雖有智者莫之能悉也是故以詞取勝使訟師得以持權變亂是非而風俗遂因而大敝噫士人居官猶舟人之操舵也平居不習而忽膺民社或任繁劇是猶山居之民日不覿江河一旦操巨舟之舵而涉洞庭彭蠡之波雖招舟子以爲助其將能乎予故曰盡之於平日而非臨事之所能幾也予刪訂是錄而增以論評顧舉世之士人皆沉潛于理學以濬經濟之源爲上者皆以正己率屬爲心而莅事者皆以獄無寃民爲志斯民之疾苦庶其有瘳乎雖然是錄多論刑名亦吏治之一端耳若夫推廣而增益之則俟博聞多見之君子而豈予淺陋之所能及哉

王左車曰留心民瘼之言竭誠出之苦衷如見不特文氣之宕逸也

援溺勸戒編序

天地何心乎以生物爲心也以生物爲心故曰元者善之長也苟能思天地之大德則草木無知猶方長不折鳥獸蟲魚與人異類猶不忍殺胎妖夭而況於人乎況於所生乎乃溺女一事舉世相習而不覺其非抑獨何哉賀眷崙掏而數計之可爲寒心雖欲自已於言而有所不能矣頃過某方見其風俗樸茂人多情誼（不是[illegible]）實非不仁之里也然察其一家兄弟四人於朞月中共（詳引作証）溺三女矣又聞其壁昔年有生子六生女四而祇存四子餘皆溺去矣又有一老婦曾產十三胎祇育其三而溺其十是合一

村計之歲溺數千矣則合一邑計之歲溺數千矣合一大郡計之歲不啻萬餘矣言及於此令人痛心下淚而且恬不知怪耶易解之象曰君子以赦過宥罪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此[illegible]不易）詳繹聖言則有過有罪者猶赦宥之法當死而情可緩者亦不忍遽誅焉矧初生女子何罪何過而必不容赦宥乎必不可稍緩於須臾乎嗚呼爲父母者一何殘忍至此哉斯水火旱蝗之所繇致而干戈疾疫之所繇興哉或有議之者則曰吾鄉之素習皆如是也吾踵而行之未敢立異也嗟乎惻隱之心人孰無之奈何狃於積習而不能振拔抑有世道之責者視若泛常弗之禁諭俾愚民習以成俗且以是爲當然豈知其濫殺無辜大干天怒也哉昔先祖先父力行勸戒而近鄰與僕婢竟無此習矣昨偶至黎邑小村遇老叟徐茂松者有四子頗知禮義予曰爾亦有女歟曰曾育四女一以驚風殁一踰六歲而自溺於池予惻痛悼弗能挽也今僅存二女皆已適人矣曰爾鄉無溺女歟曰前輩有人垂戒云人命至重人貧難保故吾儕誌之賀叟然喜曰良言之足以感人也如是夫審如是何忍不勸人爲善何忍見人迷溺而不爲救援乎乃取古循良之俾績與休咎之明徵增刪點次反覆詳諭以告世人名曰援溺勸戒編欲廣而

布之俾郊外愚民互相傳播皆知此習之爲非而群焉改悔不亦善乎首言吏治者何也謂移風易俗責在乎長吏也（[illegible]本之論）爲民上者果能如賈偉節張然明諸君留心禁諭不憚頻數因時隨地或猛或寬以行愷悌之深仁以保無辜之赤子則所全者大矣又有仁人君子能效廣陵會稽蔡柴二先生義舉倡率鄉鄰廣結育嬰之會多方撫字庶幾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而不戾天地好生之心哉

鄧我生曰得此一序自堪千古不必言果報也

呂錫馨曰凡人殺機一動禍患踵生況骨肉天性乎先生以

好生之心行救世之實宜其言之痛切也
吳中山曰溺女惡俗律無專條非略之也古無此事也得公
此文可補其缺

本政輯略序

程夫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濟物於物必有所濟至哉言乎
夫邦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人皆知之而莫能恤之者何也無
實心任事之人也嘗讀豳風七月之章與周頌臣工載芟良耜
諸什留連詠歎無非務本之言蓋周公之重農若斯其亟也漢
之召杜張堪唐之宋慶禮郭汾陽張全義何承矩宋之蔡襄孟
珙張亞皆以墾田為急務誠可謂知本矣知其本而竭力以圖
使民衣食既充則人皆自好而重犯法所以弭亂之源也是以
膺為治者視民事若家事夙夜籌其豐歉必先濬溝洫興水利
省刑息訟薄賦輕徭使民得盡力於南畝則家日民食既無憂
其弗贍矣猶恐或有災祲也於是有豫防之計倉曰預備贍餞
曰積穀非虛名也為之制節與濫罰也夏則出陳以利農冬則
易新以濟賑上之巡方而有察盤以稽其虛實此與古常平之
制何異焉乃數十年來倉庾悉廢有鞠為茂草者且有改為園
圃者矣贍餞入橐而虛上其數積漸既久遂以廢弛為當然以
舉行為立異以徇庇為寬仁以詳稽為刻薄上下相蒙鮮克有
實此先年遇荒所以莫之能救而姦民乘此而煽亂士大夫與
素封之家累世經營節嗇之所致千倉萬箱祗為大盜積耳原

其初皆無實心任事之人以至於此使能於豐時豫計之則可以久安而無患矣至倉皇無策使皆爲佩犢帶牛之事哉今穀值最賤實百年所未見然物盛而衰理之常也豫備不虞古之制也周旋㒷子惕然念之而有本政輯畧之書其言詳而弗蔓節而弗遺欲人之急行也謂過時則無及欲世之皆行也謂一隅則已隘故梓是而徧告之凡屬薦紳皆有其責當官則以積穀倣常平之法居家則以義助行社倉之計安民與自安之道皆在於此隱處得爲之地而當茲易舉之時其可不交相勸勉實心任事以求所爲豫備者哉世多賢人君子知必究心民瘼詳繹是書汲汲焉講求而力任之庶幾有濟周旋志於道德篤於躬行鄉邦咸重其品今偶覩所著皆留心風化不爲枝葉之言誠有得於程朱之學也夫

許師六日重農救荒意原始要終言之鑿鑿而歸重實心任事尤爲見本之論至文氣肥厚直逼漢人

訓蒙嘗見序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易言乎聖功葢謂舉世之人皆可以希聖也謂養蒙之重不可以輕視也然自世俗觀之則聖人者如麟鳳之不世出如岱衡之不多覯雖唐虞三代不越數人而已若彼童蒙不識不知豈遂能從所養哉卽養之以正而氣質各殊豈遂可以希聖哉然則易言乎聖功葢民之秉彝實與聖人無異童蒙者習未深而性未遠苟能導之以正訓之以行需之以久則降衷恒性取諸其固有而還之曷難乎易彖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夫泉之出也其始涓涓其流不已遂成江河積漸之致然也故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訓蒙者能以四書五經之義勉弟子以躬行俾其終日之間聞正言見正行習而安焉則始於勉强終於自然盡人皆可以爲賢皆可以希聖聖功之在蒙養其弗信矣乎是故擇師者必愼而爲師者尤不可以自輕記曰師嚴而道尊夫所謂嚴者豈榎楚收威之謂哉以敬臨之以誠動之而已矣夫臨之以敬動之以誠而人不感服者未之有也況乎習未深而性未遠其變化豈不易哉今世塾師所督者記誦所繹者辭章所談者功利所遵者俗禮皆以科第爲能事而置德行於弗講苟訓詁是勤而披吟不輟則以

爲蠱賊焉耳不得則榎楚以威之甚或恣行暴戾而不顧其失此擊蒙之道所以戒其爲寇也夫教人者必使其氣質變化而後可幾於有成今世塾師果能自變其氣質乎未能自變其氣質而欲變人之氣質其可得乎是以爲師者知德行之爲貴也必先正其身以端教育之本隱微必敬也動履必端也過誤必改也衣冠必肅也言笑必謹也以躬行爲弟子先勿計功而自解勿從俗而苟安如是則身正矣可以不言而化不怒而威矣而且靜專以課其業勤敏以鼓其志謙虛以著其範博雅以廣其聞惓惓懇懇必欲其成賢聖而後已則門人小子漸摩於仁

義將日進乎高明而不自知譬如有本之泉放乎四海沛然莫之能禦矣賀欲舉世之人皆爲賢士而立志必希乎聖人於是不揣庸拙濫著俚言名曰訓蒙管見賀願爲父兄者以奠科名之急奠子弟爲聖賢更新天下之塾師志遠大而敦氣節恥爲世俗之庸流庶令被其訓者轉相授受以擴教思於無涯則風移俗易將於是乎在而塾師造士之功豈其微哉

黃雷岸曰竟是一篇聖功指南使童蒙養正盡得力則他年作塾師不待變化氣質矣此有關世教之文

呂錫馨曰指示諄切足發前人之蒙

蒙養元音序

詩文不關乎風教雖騰辯若波濤掞藻如花萼奚益哉賀謂凡立言者不問其爲大小但能羽翼經傳干城名教則雖小而不可損千家詩不知編自何人惟開卷數首能尊洛閩識大道賀童而習之至今猶不忍廢然合歷朝之久祇收數十章不亦隘乎且十餘章之外又皆留連光景而無裨於世道抑何隘也賀見循誦傳習幾徧天下揆厥所繇則因其淺近而易讀故衆咸誦之然誦之者衆則風俗人心自有以潛移而不覺所傳愈廣所關愈大可無釐正而刪補哉或曰詩不可以言理言理則傷

乎氣格舊本令人厭者固於理也予復以理繩之安得有佳什歟予曰否否天下無理外之情亦無拂情之理蓼莪棠棣皆情之摯焉者也而談理之精後世誰能及之且三百篇孰非言情者哉然即鳥獸草木之常日用飲食之間已具治亂興衰之理及其歌詠所至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曷啻有傷於氣格哉且詩莫盛於唐而少陵特冠乎當代何哉其理有獨至也不然唐人藻麗彬紛奧旨閎議足以揚徽烈而耀當世者奚不勝收而何以三百年間必共推一少陵以爲詩道之極則哉雖然情有正亦有邪理本正也而言之者亦不能無偏言之稍偏則誦習者

將積漸而入於邪可不愼歟吾夫子以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
蓋謂事易見而心難測人能運思幽獨兢兢戒懼而所行猶不
正者未之有也雖幼學未能及此而入德之門則非此不爲功
況詩之感人㝵而易入而習此者皆爲童蒙童蒙氣質未定導
之以正則終身之趨向實基于此矣豈特一時吟咏哉惟繹無
邪之旨則不敢取一偏之言去其偏者而咸歸於正庶幾不誤
後人歟質不揣愚陋迺取千家詩併爲刪補仍昔便蒙之意舍
古風而錄近體取其易誦也舍幽深而登顯淺取其易達也凡
忿世疾俗詭㞑笑傲之詞槩寘焉尚冀爲塾師者於講讀之暇

俾門人小子時一咏歌以興起其善心以鼓舞其朝氣以變化
其夙習日積月累必有陰移而默率者則是編也於世道人心
其亦有小補歟然其間或闕略或迂緩或矯枉過正盍而續之
則俟後之君子

謝秋水曰爲童蒙地法莫善於此時一咏歌豈但童蒙仰成
材老叟皆可當一部雅樂其益人性情大矣

彭恭菴曰蘓氏以風喩樂最善以其入微而不覺也陽明先
生嘗欲作傳奇以移情正俗良有苦心而先生刪補詩教以
養蒙先入爲主得性情之正眞有功世道之言

廸吉錄序

天下有同然之性非觸焉則弗現故教人爲善者不必强之以
所難而惟動其樂趨之意使人鼓舞於不自知則善之所感固
有未可言喩者哉昔顏光衷先生著廸吉錄以善世微之以事
焉別之以類焉闡意渺指皆本乎天道而曲盡乎人情深入而
淺出之使讀之者躍然悚然而不能自已洵有裨於經濟有益
於人心有功於天下後世也予服膺久矣然所引太平廣記諸
書多屬神怪不無過理失事之弊嘗欲刪訂以成全璧而力未
能也予弟敦實與予朝夕尚論偶及斯編遂同訂而授梓以公

於世敦實曰一正一反其義皆同余專取其美而遺其惡不亦
善乎予曰洵善哉廸吉之名斯稱其實也哉夫人之情安於所
樂而悅於所利故逆而過之則難爲功順而導之則易爲力今
專舉爲善之慶使人知獲其利而從其樂則懽忻樂做將有不
期然而然者矣或曰有勸而無懲可乎予曰勸懲無異理也凡
人日見正事日聞正言而心無所雜則所行必日趨于正是以
古之爲教者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俾其專于爲善不覩異物
而遷故能習與智長而化與心成夫豈倖致之哉吾嘗微之于
人矣凡相對之間樂道人善者必君子何也其心所記者皆善

人善行也好談人過惡者必小人何也以其所記者皆不善之事也夫多記惡行于胸中則凡事自恕曰我猶未至於此也或行一小善則詡詡焉自矜以爲人莫已若也或於小惡而爲之始猶自愧而其後援人過以文飾而遂因之以自安日積月累雖欲不至于小人不可得也惟專於揚善則目所覩者無非善事心所記者無非善行是懿德之好洋溢于中而見之施行有不日進于高明哉予弟之刪之其卽此義也夫然善行之間亦有可商者予兄弟殫竭心力嚴爲出入舉凡神怪可疑傳聞弗確與夫矯枉過正恐其流弊不可爲訓者咸刪之其間但語偶易一二欲令觀者弗厭也多存正史而小說則間錄之取其信而有徵也如是而廸吉之名斯稱其實也哉讀是編者如親見昔賢之行事如目覩善人之獲報其爲樂也大矣意發其固有之良而鼓之以最樂之情斯足以善世而有餘光衷先生之苦心不於斯而彌著乎雖然正史之可垂訓者固已多矣而是編或闕予又將集而補之

倪闇公曰中一段揣度人情處如照妖之鏡

繆克承曰隱惡揚善極大議論從未有暢發如斯者讀之使人起舞

重梓感應篇序

或問感應之說有之乎曰有之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聖賢之言類此者甚多揆其指歸不已同符而合轍乎或曰釋氏言因果而儒者往往議之何哉曰吾儒之學不謀利不計功但因天之所畀而克盡其所當爲則不言感應而感應之理固已包舉無遺矣雖然感應之說確乎有據如左史所載鬼神諸事亦大彰明較著矣夫天有顯道厥類惟彰福善禍淫豈必一一而紀之事事而報之哉萬物之道各以類相從也善與福類惡與禍類猶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理也以善獲福以惡取禍者猶陽燧之取火方諸之取水也磁石可以召鐵酌泉可以祈雨皆是道也以禍福爲勸戒使人見之有所慕而勇于爲善有所懼而弗敢爲惡不亦有功于斯世哉或曰孔顏之厄盜跖之壽所謂天道者何居曰春秋書其事而不言其應蓋謂此也然孔顏爲萬世師俎豆煌煌而子姓昌大至於今不衰卽以俗情論之福莫大焉而跖則名之曰盜共壽不踰七十既歷千載而人猶憾之其何禍之有且夫感應之悖理之變者偶然也子瞻所云未定之天是也取偶然一二事遂謂天道不足畏以拒諫而飾非嗚呼此

人之所以自儆也若夫君子立心夙夜祇懼嘗若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而弗敢自肆是以無不可爲之善必無可爲之惡而趨吉避凶即已存乎其間矣今使人人矢志力行善事如于公盛吉王賀晉國之類亦何傷于有意哉易之爲書教人寡過而究其大畧則凡有意于爲善即所以趨吉不敢于爲惡即所以避凶豈必諱言禍福哉言此道者莫如太上感應篇李公昌齡之註鄭公德源之贊智愚皆可以共喻隱盡之矣近日紛紜重梓咸欲廣其傳然增入故事有與題無涉者有誕幻不經者是以删繁就簡取其信而有徵淺而易見焉斯足矣觀是編者相與

勉爲善行以介眉壽而膺多祜其緜此也夫

徐仲光曰聖賢立教不諱禍福而殃慶廸逆其言感應者至矣後儒反指爲釋而諱言及之何耶太上此書有功于世甚大得佐乎此論而其理益明所造亦不小矣

六言解序

天下之治亂繇於風俗之淳漓而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則存乎教化而非刑政之所能爲是以善爲治者先教化教化既行而風俗不齊於蕩平者未之有也周禮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正月之吉屬其民而讀法歲時祀州社亦如之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春秋祭禜亦如之蓋周公之教民如此其詳也教民如此其詳使之目擊而心諭優游不迫漸漬日深故其民樂爲善而恥不義至秦以後專用法吏以督民使其民嗜利無恥而風俗日趨於敗壞

於是訟獄繁滋而奸不可止則皆教化不行之故也洪武初年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教化行則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則中材或陷於小人大哉王言洵萬世治道之準哉詔頒六諭曉示天下行之以朔望振之以木鐸申之以耆老董之以守令即周官讀法之遺意焉夫以學政造士而又以鄉約教民嗚呼備矣當其時士皆以廉恥自勵以節義自守至洪武末年民風丕變道不拾遺豈非教化既行之效哉今即以聖諭六言觀之而知當日之所以化民者何其摯也來賀昔在都門得此於李小有明府讀之而喜遂珍而藏之今觀東粵剽掠頻聞訟獄繁興

持詞求恕者肩相摩於閭刑之不改宥之不悛而爲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又奚怪風俗之日渝盜賊之不能止哉以來賀夙夜思之欲民之改過遷善不在刑罰而在教化於是以鄉約爲要務一月之閒講鄉約者六寧輟他務必不可廢此於是重梓是編使郊外庶民皆得而見之周禮屬民讀法之遺庶在斯乎且六言之指非特爲小民訓也立身行道以爲顯揚陳善責難以爲恭敬正直是與以爲和衷式穀垂休以爲教誨靖共爾位而無即匪彝皆是道也語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使涖官不視民如子實心以廸彝教而僅以空言訓之欲民之興行奚可得乎即實心勸民而不能潔已無私躬行以爲之倡欲民之從所令亦必不可得也來賀自愧愚蒙不足以維風範俗然職忝監司與有教化之責其曷敢不勉焉尚冀同事諸君子咸滌乃心勵乃志思所以化民而端其本則是六言所訓將與虞廷十六字並爲傳心之要可矣諸君子勗哉

吳仲升曰推周官讀法之遺意以教化爲風俗淳漓天下治亂所從出固見其大末論更究六諭微旨則鄉約與學政通而要歸於端本公之爲學爲政全於此矣

徐仲光曰詰姦弭盜莫如保甲訓俗導民莫如鄉約二術舉而姦宄靖風俗淳訟獄息矣惕菴見之極眞行之極篤故言之極暢如此

六言歌序

己卯冬來賀於都門偶得聖諭六言歌讀之是歌也楚瞿君九思所作而淮南李小有刪定者也夫六言雅而盡簡而易明雖欲贊一辭不可得奚以歌爲然而歌者直巳而陳德也記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歌亦樂之遺也人固有法言未服者或巽語而動焉有科條未能禁者偶然吟咏而忽有所感焉則以六言播諸聲歌形諸咏歎又烏容自已哉是歌也本乎人情而動之以至性使讀之者或油焉自得或勃焉而興或爽焉自失有欲歌欲舞欲泣欲訴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殆即古人詩樂之遺

意乎其言質而不文何也爲凡民設也爲凡民設而必詳夫利害何也有所慕而爲之有所畏而不爲凡民之情也即易所云積善餘慶書所謂惠迪降祥之說也是則樵夫牧豎可以共知雖談禍福而不流於誕則舉法言所未服科條所不能禁者庶幾讀是歌而有感乎小有李君教善行而不怠名久著於天下矣瞿君守連州能以此教民殆亦非俗吏乎夫導民之路在順其情而因性以馴之非有孝友婣睦之風必不能行比閭族黨之法非有涵泳薰陶之益必不能著化民成俗之功是以欲嚴保甲先講鄉約而六言之理當使旁通而暢發之來賀深悅此

歌昔曾梓于廣陵而郡位衝繁鄉約未講嘗以此自愧茲承乏嶺表思以教化先政刑因取六言歌舊本刪訂併續數十首以補其所未備與養蒙圖說並梓以訓童蒙倘塾師留意於風化日講明而不倦使斯民童而習焉積久而擴充焉以正其情以復其性庶幾風移俗易咸遵六諭以成孝友婣睦之風戢干戈而櫜弓矢與禮樂而致太平於斯民有厚望焉

吳仲升曰因情以復性樂之本也即治之本也徹而通矣

徐仲光曰氣清神逸澹蕩容與真有澄江靜練之樂

目錄

十六卷

序

內省齋文集卷之十六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序

同仁會序

崇仁繆誠菴先生樂善君子也昔壬午秋以碧齡為副卷於先人有鴈行之義故賀齒雖裂而父執之禮弗敢替焉先生夙具經濟才釋褐以來留心桑梓吾鄉推其品行不僅以文章名世矣己酉春先生與賀述廣陵蔡莘人事舉節稱羨必欲倣而行之復集同志者結為同仁會先會積金若干擇一二誠信有才

者司其出納積之既久其數浸多邇鄉鄰患難即以此濟之小則施茶施藥施棺大則建義倉與義館與義塚之類皆於此焉取之蓋日久則所積彌增而勷事者衆則其為力也可以不難而速成賀聞而嘆曰仁人之用心何其摯哉年來兵燹頻仍遂爾有待戊午秋邂逅章門先生曰昔同仁一事今欲復行而豫章諸君子皆有同心于其為我序之雖匆率闕貲然倡斯一舉以為將來勸不亦可乎賀復欣然曰先生之為善能與人同其久而弗息若斯乎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又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此即同仁之義也蓋人之居心不以萬物為一體則不

足以爲仁不能通天下之志則不足以感人同仁之義大矣哉
具此實心推廣而力行之其惠澤所及又曷有涯涘哉或謂亂
離之後哀鴻甫集物力維艱烏能及此乎賀曰今日之施濟視
昔尤不可緩觸目顚連皆吾同體乃聽其饑寒任其疾苦而莫
之救此心能自安乎倘以物力爲辭則塑像建祠迎賽祈禳未
嘗無浪費也婚喪宴飲衣飾室廬未嘗無浮侈也何不節省繁
縟移其貲以濟人化無益爲有用不愈于奢僭乎自昔施濟之
事特患無誠心耳有其心者貴乎能倡尤貴乎能勉而後謂之
誠能倡者毅然自任不憚煩不吝費不期報不以浮言易其志

不以艱難阻其功能勉者雖難而愈勵雖久而弗渝心所可圖
者必盡貲所可捐者必發力所可及者必行勤于始而不怠于
終信于前而不疑于後如是則氣數可回而蕩平可立致矣賀
知樂善君子從而和之者衆矣

羅珂雪曰先生每于此等題目輒娓娓言之雖千萬言不倦
他人以空言爲風影之談先生身體力行卽他人所爲亦爲
敷施措置不覺其言之韡也
其觸目顚連皆吾同體一段忠厚惻怛溢于景表至云能倡
能勉而後謂之誠尤爲精當不易之論 弟敦賓

陳氏興復祭田序

天下之所稱巨族子孫昌熾者考其家世必有功于斯民或有
隱德而人不知者乃足以垂諸久遠而弗替未有持躬或玷傳
世無本而能永昌厥後者也吾邑陳立綱先生著績樞曹有功
德于天下其孫蘭亭先生克纘厥志嘗雨濡霜降備物告虔享
祀豐潔非他姓所能幾邇年困于賦役而祭田鬻矣予友璜以
圖所以興復而民瞻遂樂董其事先補亥翁次立綱翁二祭舉
矣既而德榮仲九二翁之祭咸思復焉裒金以爲未已也又集
二十五人義舉積貯於是歷代之享祀妥侑以次而與夫塋之

祭也所以保遺體也予姓於前人雖手澤所存必永念而珍藏
之矧遺體所在其曷忍忘焉然非深惟水木單心而亟行之則
坐視頹廢咸以爲適然耳或相對欷歔亦委之莫可如何耳安
能使六百年苾芬煥然備舉著存勿替也哉嗟乎天下事廢之
易而舉之難非舉之難也無人以爲之倡也莫爲之倡則雖有
天性無所感而弗能興然非誠心以爲之感則雖欲爲倡衆將
貳而弗之從今復祭田于斯時不綦難乎反本修古不忘其初
非立綱蘭亭二先生之後能若是乎予與陳氏諸子爲道義交
故樂觀盛事而爲之弁其端書云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孫茲舉

而舉釋之則知先世之俎豆弗忍遺矣而當前之菽水其忍忒
闕歟知既廢者猶可復興則凡立身睦族以光前人之令緒其
可自怠歟聞諸父老云陳氏先輩多君子長者爲人排難解紛
身任厥勞而纖微無所取有爭訟者置酒食召之以理諭之以
情動之必使之釋然而自解當時鄉里咸相安于無事而人不
知追歲久繹思乃羣慕焉而頌其德於不衰噫數百年來潁川
爲巨族而異于他姓者良有以也今聞此風猶有存焉者乎先
人有令德其忍弗繼述乎雖時異世殊而較與祭田其事猶易
但體前人之志而行之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則冊然咨于

鄉黨斯無怨恫于祖宗矣有倡而興焉者必與倉箱之聚並傳
奕世而不可諼將見德星聖再盛而慶二先生之洵有後也

徐仲光曰頌述之中不廢規勸纏綿婉至古道照人

倪閣公曰蘊思鑄辭動中經緯而一氣灌注中文之修次照
應無不備具

杏垣王氏興復祭田序

記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所以報本反始也感雨露而悽
愴追遠而不遺忍弗祭乎杏垣王氏昔節冗費購祭田多至三
百石厥維盛哉偶有一二不肖者恃强凌弱衆弗能制遂鬻田
瓜分而祀事替矣王生九牧慨然念此而於初喪盛宴尤三致
意焉謂黃坊孝子（黃縱拼名熙）壹於哀慟凡弔奠會葬者皆茹素不
可取以爲法乎予曰大哉言乎喪禮之不明也久矣習禮經者
志功利而刪正文舉世瞶瞶咸以緜儀相誇耀至失其本心而
不顧噫甚矣昔曾子銜哀勺水不入口者七日此大孝至情固

不可槩望于凡流矣若夫初喪三日不食載白家禮則凡爲人
子者皆當如是此其故何也哀慟迫切人子之情自有食不下
咽者非强而制之也今世喪禮不明以宴賓相尚非然則反訾
之爲不孝於是或鬻產或稱貸勉强以爲之積習成風恬不知
怪甚且有哀子同飲者忘其悲慟禮法蕩然噫此風不變則人
類同於禽獸豈忍言哉欲挽頹風不可不明禮教而其責在於
薦紳一二人倡之則必有起而應之者今維御黃子克蓋厥道
而子能聞風而倣之可謂知禮矣且婚禮諸事槩行節省而移
之以復醮變澆習省繁文尚儉德與祀典是大有裨于風教也

亦是杏垣樂從者衆而九牧請序于予予既重此舉又樂維緝之能化俗也于是乎書

徐仲光曰維挽薄俗持之最堅故言之極透而不可易

南城陳方新創石橋序

善莫大乎濟人濟人之公心人孰無之而能濟者鮮此其故何哉莫爲之倡雖有志而中阻也倘倡之者一二人則和之者必至于千百人夫一二人之力所濟幾何惟合衆人之善以成其爲善善斯大矣善之大者雖創始無難也雖一隅非小也惟隨目之所覩心之所願力之所能及者竭蹶圖之以求其有濟于人焉斯已矣盱水之東有陳方者右鄰閩境左達信州往來亦綦衆矣舊有木橋波漩飄傾其鄉之善士憮然曰此非所以垂久也且春夏撤濟其何以濟非創石梁豈能垂諸久遠哉於是

度其形勢計其廣長伐石而鳩工焉將建請序於賀賀曰美哉其亟成之吾聞君子之爲善也力所能爲者必行事所可濟者必全不以爲難而自阻也不以爲小而輕視也今陳方創石以代木捨易而就難夫豈好勞惡逸哉欲其堅也欲其久也俾後之過斯地者無鮑流病涉之嗟即風雨驟至安步無虞此衷不亦慊乎雖在一隅而行旅繹絡所濟不亦弘乎嗚能施者不問巨細不分人我不計物力之盈虛惟合力爲之以期於必濟則百金奚侈一錢奚隘惟發乎其誠焉耳是橋也既有其倡吾知同心者衆必有踴躍而樂施者矣將見久遠之垂不日成之矣

可以慰諸善士之心矣

謝秋水曰題雖小橋道理甚大非見徹性地者不能發此議論勸善之篇斯爲最警

綏安茶口建橋序

橋梁利濟在上者之責也三代盛時場功甫畢則徒杠輿梁以次而興至冬則咸備葢上之人視民事猶家事亟圖所以濟之弗忍緩也後世此風罕覩然修理橋梁猶載之於律則其責不有所司歟邇來民間利病置之罔聞葢精神竭于催科物力疲于交際遂無遑及此矣嗚呼不有善人其何能濟綏安富田堡有名茶口者平西梅川數邑之通衢也盥米貿遷胥於是乎出曩有石橋爲洪流所圮有心爲善者憫人之病涉也捐所有以創之石基建矣而工猶未成不得不求諸衆于是乎請序美哉斯舉洵爲善之一端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人咸誦之而

好施者獨鮮凡宴飲衣飾器用室廬備其香麗而弗惜至于助橋或輙有難色不思身外之浮物其可覩爲長久耶盍觀變亂以來兵寇所過剽掠無遺且遭炮烙之刑繫械之慘其苦不忍言矣向所號素封者今半爲窶人矣舉畢生之所積一旦蕩然因財以累其身而及其家良足悲也假令先年能捐此以濟人則所積之善行不至今猶存乎予見世人皆覓桃源不知武陵即在方寸果有誠心施濟者遇險而吉干戈不能爲之害瘟疫不能爲之祟水火不能爲之災豈非冥冥之中有守護而所禁

者乎又見世俗祈禳或修寺廟或塑神像皆無益也即使神而有靈不修德而爲諂瀆神必吐之矣何如相助濟人爲目前可見之實功乎吾知有識之士一聞修橋必有勉力相成樂施而不倦者矣

彭恭菴曰委折開導有啓發操縱之妙如聞晨鐘令人深省

江磊齋曰妙論開發可作渡世津梁

淋漓痛快引人爲善處但係苦心發爲妙論武陵方寸一語尤從來所未聞弟效貨

陸懸圃曰中段痛快淋漓願寓翁一思之

龍池橋募緣序

賀昔過龍池溪見其乏橋行者艱于厲揭心惻之春初往謁婦翁翁語賀曰吾久欲爲此昔與鄰山黃孟升言之孟升亦樂趨事又有舟子過信吾者願將每日渡錢除日給外有餘者悉貯于櫃以襄橋費吾慮其難久也必購田以備歲修且造筏以防水潦庶幾可永其事乎是役也工用頗繁必求諸募衆而後可子其爲序之賀忻然曰橋之利往既有急于龍池者哉平西入郡之所經往來繹絡朝暮弗休其猶可緩乎哉人之言曰利己者私利人者公又曰出自誠心則一粒一文皆爲功德斯言也

謂君子大公無我之心苟可以濟人者不顧凡情不避艱險不計利害但心所可及者必盡焉身所可能者必勉焉貲所可捐者必不吝焉況橋梁之設不惟利人兼以利己有不踴躍相成者哉今婦翁與其鄰共爲之倡吾知斯橋之建固將不日成之矣橋旁古庵有僧字問石者以登記屬之取其近也雖收一文亦必紀其姓字貽善念也橋宜寬廣利于行也必用巨木翼其堅也購田備修籌其久也兼置竹筏防溪漲也其圖之也急其慮之也周傳諸奕世其在于斯乎

黃雷岸曰無意爲文而文愈有濟於世亦所稱言不虛發者

經營甚佳。可見慮事之周密。弟敦賓

廣植橋木序

賀性好修橋。少時有所聞見。必量力助之。謂其可以濟人也。迺來山居日久。目擊民艱。而益嘆橋梁之爲急也。或曰。小溪易涉。可有可無。奚急也。賀曰。不然。之橋之所蔽。商孤客日暮迷途。因而被掠者。往往有之。至如歲或小荒。貧民病涉。其跛足痛楚者。坐困連旬。不能奔走于衣食。老稚嗷嗷待哺。而無以應。然則小溪橋梁。係民間之利害。顧不重哉。雖然。閭閻匱矣。物力艱矣。惟吾里陳氏。結會修橋。以永其事。外是難多覯矣。今百里之內。缺橋者多。觸目恫心。計將安出。予夙夜思之。惟有植木一法。吾鄉

土宜最利于杉。近境官山。多有可植者。然無人以司之。弗能久也。必不得已。莫若屬之于浮圖。蓋橋梁一事。古者官主之。今也僧主之矣。僧何以主之。務于衆也。今不煩跋履以募緣。惟藉其祝聽。以司木。不益易乎。予與鄉鄰約。或借寺菴隙址。或取近寺官山。多植杉木。專爲造橋而設。則二十年後。拔除挺然。不需募衆。而在在可以成橋。又奚有病涉之苦哉。初植數年。必資修剔。予願獨肩其費。而歲時同守。則惟浮圖是託。蓋因浮圖之說。以利濟爲其道也。故釋子募橋。有持鉢者。有立刪者。有刖膝街衢者。不憚勤苦。或馳千百里。以成厥功。況在祇林之側。不勞餘力

可以護雜有不留心顧盼者豈人情哉嗟乎以天地自然之利廣濟多方非難事也亦非一時權宜也倘有同心實可以久行而無弊或曰官山為衆樸棌之區今以植木不幾于厲民乎曰杉木之性根皆歛戢枝不蔓延一畝之地可植數千株雖屬官山買不盈掌何妨于樸棌焉且橋梁用成樵夫牧豎亦將利往誰不鼓舞相成歟今妙圓大通二寺願以寺山植木以備他日橋梁之用意良嘉矣因通崇學二巷暨武陵峯則植諸左右願為護守皆有同心焉當為請諸郡縣給示以護之然是舉也専為建橋而植異日杉木蔚葱橋備有餘或鄰境需橋助之可也

若移諸他用則必不可恭木之生也培植難而剪伐易倘取之不禁則異日橋梁所需必至于匱竭而欲垂諸久遠豈可得哉今各給二簿皆請縣印一藏黨里一發菴寺必載植木幾何植成者幾何某年某月日取用幾株為某所橋梁必詳悉書之以備稽察期實行也期可濟也期可久也數十年之後遍處成橋傳之愈久所濟愈宏正予之所禱祀而求焉矣

黃雷岸曰綜理微密溥哉仁言

響水潭上修橋序

響水潭之上昔有橋今毀焉小溪迅流爰涉維艱咸思復舊址而問序於予夫設橋利濟人有同心曷待予言然予亦有說焉貨必私於己則一粒不能捐世多有之矣乃亦有汲汲好施揮重金而弗惜者於是塗之人莫不咨嗟感慕共羨其為賢夫此咨嗟感慕共羨其為賢者秉彝之良也此千萬人之所同具也既為同具則宜普天之下無不好施之人而觸吾目者無非濟人之事然而世不多覯何哉物有以蔽之也其所以蔽之者何也溺於私而弗能察也夫弗察則善心雖萌莫之能達矣且有積習既深良心盡泯見人為善陰忮而力阻之其夙夜圖維所

積之金不旋踵為他人所有豈不愚哉誠能察識而日孳孳焉遏善則必行行善則必果隨其力之所覯力之所能而黽勉圖之則何事不可以利人何地何時不可行吾善則所濟之廣寧獨一橋而已哉

徐仲光曰道學語隨事發揮娓娓可聽

倪闇公曰簡短之文一氣百折不傍古人不引青史而情理洋溢使人意消

蘇脩炤溪橋路序

予過炤溪見舊橋堅緻而水衝路圮別成一溪雖有石橋無所用之矣乃問里人曰此非近集要津乎皆而也鶴湖也朱陳與過坊也往來入市不能舍此而別行也如之何不脩里人曰其路濱田衆諉于田戶而水畔荒洲貧之無用故互相諉也以至於斯予曰噫天下事敗于自私而成于惻隱者皆如是也夫夫私心一起雖兄弟同氣亦別籍離居以膜外視之而弗顧况區區一橋乎苟視衆人之利害猶之乎一身雖目所未經亦憂懷而弗寘矧斯橋獨目其何忍坐視焉且陳氏先代造此石橋所

費亦甚繁矣今因舊而繕之費以土木不過十餘金耳而石橋儼若新造用力少而收功倍亦何憚而不爲此倘及今不爲則其勢漸削而石橋廢矣廢陳氏先人之德使行者有病涉之嘆豈不大可惜哉里人曰然因倡其脩專爲蘇化凡過玆俗者往來利涉知其必有同心矣

且勸且戒不落蘇緣俗套 弟敦實

義風錄序

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生物之心賦畀焉而爲仁故君子之爲學也親親爲大而推其心以及民又推其心以及物是以窻草不除也春柳不折也穀禽有禁而放魚有紀也皆所以求仁之志而體天地好生之心也雖昆蟲草木不忍稍戕而况有功於世者乎黎川西城集界于江閭五方雜處俗好屠牛梅溪一隅獨嚴爲之禁有贖傷而疾斃者瘞之貧窶者給半價以賙之有背約者罰之甚者鳴諸官其已行者書諸冊行之數十年竟成美俗猶慮其弛也亟脩厥約爰壽之梓君子曰是舉也敦善備焉

恤農苦也禁俗奢也弭盜源也遏亂萌也是可風也矣題曰義風錄予讀而思之民之秉彝誰無惻隱一陷溺于嗜欲則奪其性而忘其故始或跼蹐未忍也究且奏刀摑拔如刈草菅恬然不以爲怪至于犯羣怒扞文網而弗顧是豈其本心哉見利忘義積漸之勢然也使人于平居無事時深明義利之辨互相勸戒薰陶漸漬俾曏昔嗜殺者亦油然勃然念食之所自來而處農之所係苦必有惻惻動心食不下咽者矣其忍操刃而勿恤乎其忍以太牢爲甕味忘厥功而利其值乎吾觀舉世好利而梅溪一隅何以獨能尚義不惟生之且委曲以全之其衛之也

審其持之也堅其施之也恕其行之也久嗚呼何其盛也揆厥所繇則吳元樸遜甫一焉兄弟夙敦行誼冒險摘伏竭力以爲之倡而其遠諸子又申嚴不息則其後將化爲仁里而莫之覺繇斯以觀天下古今其有不可善之人哉其有不可化之俗哉其有至誠感乎力行倡率而不翕然其趨者哉察是心而擴之則其於親也必無不竭之誠於民也必無不恤之隱義夙一暢將繇近以暨遠繇微以推大生意洋溢和氣徧洽于兩間豈止善一方救一物哉予又以望天下之有志於仁者

徐仲光曰自流溯源即小推大文有法度有蘊含有氣象有關繫不失大家風軌

倪闇公曰起伏段落卓然大雅柳州之汗漫炳煌昌黎之日光玉潔先生可謂兼之矣

德星里福神廟會序

客冬誠兒以脩橋事竣不敢私厥餘遂脩福神祠而襄事者競勸煥然一新於是與諸友約爲一會以備將來予曰噫此可以觀誠矣何也正直無私之謂神聰明不測之謂神豈惟廟中凡宇宙間雷動風散雨潤日晅皆神也皆誠之所布也故曰誠能通鬼神亦一氣之相感焉爾反而求諸隱微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其曷敢自怠以速戾于厥躬噫知此則無時弗畏奚必入廟而後思敬哉夫入廟思敬者恒情也若自凜于幽獨則非君子之學弗爲功雖然推其入廟之心則人皆可以爲君子苟能即斯自勉而又時相勸廸則一念之非即遏之一事之失即改之善行之克弗敢緩善心之積弗敢渝以是爲齋戒庶其可乎先儒有言曰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能如是則不求福而福自至詩云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我知其不誣矣若夫不務民義而思媚神以求福神其與之乎

徐仲光曰小文大議清瑩徹底

倪闇公曰大儒明理之文迥題即發正非脩辭家所能望其項背

目錄

十七卷

序

內省齋文集卷之十七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序

朱氏族譜序

賀年十四從先君誦讀於西郊有喬樟合抱垂蔭弗翦先君指以示賀曰識此樹乎此宋朱器之先生遺蹟也先生歲暮館歸見逋稅者弗克償將捐軀於此樹先生罄館金贈之遂甦其二命後人封植之名曰陰騭樹（樹名甚佳足以表德立意亦誠）宋末樹朽而後人復植誌弗諼也吾祖培亭翁構別業於其下子孫朝夕仰瞻共效前賢之所爲也賀恭聆斯諭慨然思慕其事先君又曰器之先生處心積慮切于救人隨其所見必思濟之非特此一事也賀詠然誌諸心嘗徘徊樹下想見其爲人蓋已有年矣今其裔修譜而屬序於予予考其世系器之先生之父諱毅大父諱瑩皆有令德其始祖諱臚者句容人也自唐末宦於南城遂遷於南豐吾邑之有朱也自臚公始也器之先生有五子且多孫皆爲名宦而任提刑者數人又皆用法平恕不愧家風故豐人稱之統曰朱提刑云今後嗣蕃衍散居不一其處吾邑也在城中則有居義井頭者有居禱廟前者在郊外則有居楊梅居水口居招源山者

有居盧坑及山下者、有居圳前者、其遷南城、則有居曾潭盧方者、其析處廣昌也、則有居北都窠頭者、又有遷建寧縣之白眉者、有居百丈嶺後黎源者、此皆其苗裔也、非此則冒承也、或慕先賢而樂爲之後、或覬覦奉祀以儌衣冠、是以重修族譜而釐正之、猗歟大矣哉、積善之垂休也、（映帶咏歎低徊）樹木猶思之、況其人乎、七百年來見其子姓莫不咨嗟敬禮焉、而況當日乎、然世慕其名而不思其實、（引入實地洗發尤妙）思其實則先生之所以異于人者、豈有他哉、亦重義而輕利焉耳、（整嚴）夫以窮年句讀之所復、僅足爲數口之需、乃盡捐以救人、（救人即此一念立時純仁以其無賦財救之私也）則凡可以周急者、豈復有所吝哉、假令非義非道而奪彼與此、豈其所忍爲哉、嗟乎、均是利也、損以濟人、則善莫大焉、損人利己、則惡莫大焉、又有消患于未萌、而陰受其惠者、有生勞于事始、而陰蒙其害者、則善惡攸分、而人莫見焉、李蕭遠曰、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良可畏也、近世訟獄繁興、良善被誣、往往陷于非罪、較青苗之播虐不彌甚乎、使器之先生在今日、其痌瘝乃身、又將何策以救之、嘗見昔年薦紳有廣田宅者、身歿未幾、而子孫蕩敗、遂無立錐、視器之先生之子姓、其盛衰奚若耶、蓋士農商賈、皆以勞力致財、而後可長享而無害、（鋪敘百世之心）惟以官爲威、以勢爲機、則得之甚易、而其失之也亦不難、悖入悖

出其理昭然、究何益于己哉、使聞先生之風、當亦爽然自失矣、先祖純齋公、少時捐金以贖張飛之命、與其事相類、後登賢書、六十載、所濟無限、先君性好解網、平生所救垂危者、約四十人、皆無所爲而爲之、猶有先正之遺風焉、賀至愚極陋、然稟遺家訓、昔在仕途、見人患難、猶勉強以求其必濟、今則擧目瘡痍、痛心疾首、而莫之救、以視前賢之所爲、其能不自愧歟、（苦心苦口婉曲真切）嗚呼、巨樟雖朽、而舊址猶存、豈惟先生苗裔、得以觀感而興哉、凡我豐人、互相繹思而勸焉勉焉、易網羅攘奪之私智、以弘利人濟世之公心、俾訟獄寢息、民氣和樂、則吾豐之幸、而先生德教之所敷、其又可量乎哉

黃雷岸曰、借喬木以譜故家、俛仰感慨、波瀾獨老、

彭恭菴曰、意格極正極奇、眞畫龍點睛手也、

謝秋水曰、獨拈陰騭樹一事、反復贊詞、兼以訓世、則其子姓家繁不待言矣、此立意題前之法、

楊氏重修族譜序

盱南楊氏始于宋文擴公自周虞叔後封為楊侯子孫因以為姓世居弘農代有聞人至文擴公以平淮西功擢大司成徙于盱葬于豐至今塚猶在焉兹楊氏修譜而請序于予予觀楊氏子姓繁衍而風俗特醇所居近市而恂恂自好無暴戾躁忿之徒其修譜以聯族所自文擴公而不攀附遠支以矜耀于衆人是誠有古道焉是則可嘉也矣予乃撫楊氏而問曰吾聞楊之姓最盛于關西皆四知清白之後也其在吾鄉輔成君德相業炳然則有若文貞剛廉忠節浩歷中外所至有聲則有若文正

此固得時而駕非可倖而幾也若夫孝友姻睦為善于鄉則隨境可行豈需特位今問子之宗人猶有若北平之植木濟衆果年不怠者乎猶有若建寧之拯溺惟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者乎猶有若華陰之庇雀委曲以全庶物者乎斯數事也其蹟若微而行之弗怠咸獲厚報此其故何哉施之以恕而本之以誠也嗟乎人患不為耳苟慈祥惻怛出自誠心以義為重而不私其利于己遇有拂逆又能反躬自責怡然順受而不欲怨于人積久而行乎則匹夫可以化鄉鄰而況力有能為亦何施而不可哉雖然欲濟人者先修身世成知修譜矣抑知有急于此者其可弗修乎譜之不可不修也懼遺厥本也身之不可不修也懼忝所生也繇斯意而自勵焉則不登高不履危不敢慢一人不敢輕一物孰非自修之要道哉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請以斯言為楊氏子姓勖

徐仲光曰畧舉譜中大意而反復諄切無非型方訓俗之言體裁最勝波瀾亦老必傳之文

北平一段出人意表至末歸重修身尤見其大

杏垣王氏重修族譜序

吾邑杏垣結廬于高峰諸山林立金章聳其前何竺寶屏列其後所居惟王氏一姓是鹿是豰風氣樸畧隱然有武陵源之意焉予嘗徘徊其間若不忍去云今王氏修譜而九牧請序于予予觀其譜始于王子喬自周迄今數千餘年而歷世源流猶有可考者然兵燹之後播遷不一亦傳流失次矣今就譜覈之則宋有十萬翁者叅政懿敏公之孫也十萬翁自撫州青泥徙居于硝石復徙于黎川之鶴湖七傳至定華翁而始徙于杏垣以世次觀之則與鶴湖王氏同出三槐之後矣然而不必論也世

固有先業隆而子孫替者亦有起家微而後嗣忽興者果能澡身浴德而毅然以有爲則三槐可以自植奚必侈談往事哉況杏垣遠于闤闠則耳目不雜而其爲善也亦不難予觀戊寅以來旗旄有翩干戈載道其有不經剽掠者鮮矣乃杏垣一隅獨不見兵革之擾豈其險足恃哉夫使險足恃也則劔閣潼關得以長存而固守矣然而未能守者豈非所恃不在險歟予憶王氏先人必有飭躬勵行可以陰庇一方而人不覺者昌黎所謂鬼神守護呵禁不祥其卽此道也歟噫凡族之興替必繇于習俗之淳漓欲端風俗在有一二人能力行以爲之倡有一孝者則相習而爲孝有一廉者則相習而爲廉有一樂善好施者則相習而爲好施此豈權所集勢所驅哉其薰陶浸漬有以動其性而不自知也今王氏子姓交相砥礪轉相勸導以成美俗則家聲振而後嗣昌寧特風氣樸畧不被兵革而已哉將見仁讓之興亦如手植三槐可以持券而取之矣

徐仲光曰舉風俗醇厚立論文便有關繫亦樓閣空中化無爲有一法

盱南丁氏族譜序

古有大宗小宗以聯同姓則情誼浹洽自不相睽後世宗法廢而族譜興所以誌敦睦也將欲廣其愛敬無忘厥本之意乎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順也立敬自長始教民睦也蘇明允曰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油然而生矣嘗見子姓繁衍而析居遠境而遂不相識此與行道之人何以異然思及祖先則皆其遺體而與我同氣者也夫以路人視之弗愛弗敬可也知爲同氣而忍弗愛知爲遺體而敢弗敬則非人情也薛文清曰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而況祖宗之遺體其可輕慢而異視哉乃世俗

惟好利而尚氣其族衆而强則依勢以與鄰都抗族有顯者則揚揚自炫以誇耀於閭里至族有貧賤則欺之或有拂其意者遂忘其同姓而思所以制之甚且見同宗之得如已有失見同宗之失如已有得又甚則同懷兄弟視若冠讎反有不及路人者是何忘所自出而失其本心至此哉使其以修譜之心類而推之能不惛然愧悔而思所以愛敬也哉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夫同姓之親自古重之矣若之何其可疎也今南城丁氏修譜而請序於予丁氏吾郡巨族也文簡公致身青雲而有宦績者則其始祖也自昔至今多文人秀士而鮮躐冶之人斯舉也吾知其能敦睦也不忘本也將欲廣其愛敬也惟存修譜之心而不忍失見其宗族如見祖先焉利則相讓乏則相賙善則相勸過則相規患難則相救嫌怨則相忘滌世俗之澆風爲仁讓之美俗則太和元氣聚於一家其祖必陰相之將見貽以多福而族之繁盛名之顯著當較昔彌隆焉此予之所樂聞而願見者也

其旨藹然其詞煥然試一披讀令人愛敬之心油然而生 弟

敎實

新豐吳氏族譜序

吾鄉子姓之繁莫踰吳族吳族者延陵宣公之後也相傳宣公避孟昶封爵遂繇西蜀徙居南豐盱江之有吳姓自宣公始也宣公有長子諱經者居撫州之石井其後自石井遷於宜邑之崇陰傳十七世而有諱千十者又遷盱南之新豐焉今新豐修譜而請序於予予乃揖吳氏子姓而語之曰子知家之所以興世之所以永乎夫人品之高下家世之興衰在乎義利之間而已人能好義而不好利則其家必盛其盛必久何也其所見者大則所慮者遠所慮者遠則不屑目前之富貴而其所培植皆足以傳奕世而致興隆即以宣公觀之封爵之榮非人之所欲乎乃棄若敝屣自甘肥遯意其為人必恬澹寡慾輕外而重內者不然何以能蟬脫若斯乎假令宣公當日樂受孟氏之封爵則爭奪之患後將及焉即曰才力有餘足以自固亦不過數傳而已耳豈能致子孫千億如今日之繁衍也哉人但見世澤之長而不思其所以致此者繇於辭爵誠知其所自則宣公之義乖正其所以簪取乎噫世俗惟知自利錙銖必較未嘗斷及於遠大是故能取而不能棄其視宣公洵不啻逕庭矣今子修譜以聯宗其將有遠大之思歟惟是互相勸勉見利思義必惇信以睦族必積善以貽謀計後世之興隆而不慕目前之富貴則將來千億其再視於新豐歟

陳伯璣曰筆力矯勁子厚謂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吾于此文亦云

西平崔氏族譜序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其初一人之身其後析而爲千百人之身本之不能不析爲支也勢也古聖王因其勢而爲宗法以統之所以廣孝思也宗法廢而譜學興譜之作也所以無忘厥先也聯之以情而弗渙敘之以禮而弗恌而不匱之思於是乎聚著焉此宗譜之修猶有古人之遺意焉矣可緩歟江右之有崔也自唐節度使安濟公始也散傳而徙耕衍又散傳而居邑之西平西平之有崔也自邦基翁始也厥後恩選功敎諸君與吾師貞伯先生皆以明經顯而授徽庠行優學博者代不乏人

崔遂爲吾豊之望族賀年十三受業于吾師之門見吾師克遵庭訓動履必端取與嚴于一介其誨人也先品行而後辭章遵嚴捍外誘而寬于課文其司鐸弋陽亦如之長公楧臣博貫經史夙有文名庚午之秋旣入彀而復遺吾師憺然不以得失介意及賀司揚理僉與泉世㮣以名位相期而吾師則惟望賀以忠孝勵賀以廉節而不屑稍干以私嗟乎崔氏得吾師已足以光前緒而爲後世之楷模矧其先積累發祥又有未易名言者哉崔之族賀所與交者如楧臣之端潔斯有之恬澹固爲與情所推服他如逢載之剛毅純初之忠信映袞之尚義而好賢

皆吾師所陶鑄而巨姓所希覯若其他少俊未易悉數嗟乎族之大小豈以門第論哉以青紫大其族如春華燦爛瞬彫零甚且有身爲卿相而㵼其志辱其先以貽羞後世者豈若吾師之正直忠厚愈久而不可誣也哉又豈若斯有楧臣諸子之素位猶可以無忝所生哉今崔氏修譜而屬序于賀賀誼不敢辭然因之有所進焉今日之修譜允孝思也倘推此意而廣之則一舉動必念昔先人而弗忍忘其曷敢不勉請進崔子姓而言曰繼自今其戚僾辭包之讓產沛江鄭氏之合爨哉其窘乏則相賙患難則相卹必視同宗爲一體哉又進而言曰其蹈仁秉禮而行誼相成過失相規學業相勸以共勉爲君子哉誠如是則足以光前人利後嗣而于尊祖敬宗之意庶幾無負也哉

徐仲光曰藹吉之音和雅之度末段規勸尤見愛人以德

西廼高氏族譜序

天下之道莫大乎尊尊而親親族之有譜也遡厥攸始所以明有尊也聯厥支庶所以明有親也壽之剞劂所以垂諸久遠也夫尊尊親親而欲垂諸久遠皆不忍忘先之志為之也然而世之修譜者豈咸有是心哉吾見有攀援附會以自侈其門第而誇耀於里閭者甚且有挾為聲勢假為羽翼以武斷於鄉曲者嗟嗟以昔人尊親之盛舉反視為樹黨之私圖其辱先莫大焉惜也不如其弗修也夫君子貴乎自立果能崇正學扶天常修人紀則陋巷簞瓢足傳千古否則累葉珥貂亦與草木同腐耳

豈足為榮哉然世俗溺于功利逆逆蹈此弊而弗之覺非有志之士烏能岸然而弗屑乎吾友高默齋不忘先訓特修宗譜遡自真定之傑翁以昭其本所敬者惟始遷漢卿之子姓而弗及遠支別之曰西廼高氏雖同姓而繁盛者弗强合焉然于世華之義非立衰之璧遺金必特表焉以揚令德以光前緒且以為後世法是譜也簡而得體嚴而不遺信而有徵其尊尊親親之志固已隆矣薛文清曰挺特自持者必君子攀援附會者必小人若默齋者其可謂君子歟

徐仲光曰大議論行以簡潔卓然可久之文

上池吳氏族譜序

昔人讀史記曰世家首吳列傳首伯夷貴讓也夫讓豈易言哉必其人大公無我明于義理之辨然後可以及此也記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衽席之上讓而就下又曰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嗚呼讓之道其盡于斯矣昔舜在河濱見漁者爭取深潭厚澤而老弱則漁于急流困於淺灘舜惻然哀之往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有讓者則揄揚而取法之期年皆以厚澤深潭相讓矣其耕稼與陶皆然此能以善化人者也然猶曰大聖人之事非

常人之所能及歟至若薛包之于兄弟可謂善讓矣又如趙彥霄之產可讓于其兄也徐積之財張文定之宅可讓于其叔也申積中之恩蔭可讓于二弟徐禧之恩命可讓于兒子也至如蘇子瞻之宅且可讓于其鄰矣古今能讓之人難以悉數而最著者又莫如吳氏吳之先世稱為至德其後季子以固讓又表為君子之墓則聖人之貴讓不大彰明較著耶延陵之後有宣公者辭王爵於西蜀而避處吾鄉始有季子之遺風乎使其得遇至聖豈無君子之稱可以並傳于奕世耶今上池吳氏延陵後裔也考之舊譜宣公二十一世孫曰均寶者始徙于田西之

上池子孫繁衍雖其俗好鬭猶能尚義其讀書自立而可與爲善者子佩其最也至慷慨有才如欒生者殆亦其地之良歟上池脩譜而屬予爲序予見田西之俗近有可嘉故舉古聖賢與其先世之能讓者以勸之

牿一讓字逐步說入其於睦族之道思過半矣 弟敦實

石磜姚氏宗譜序

起收盤錯入微見

族之大小視乎其人豈在名位之高下哉予邑石磜僻處遠村隱然一武陵源辛卯秋予遊至其地見一老人鶴首修髯携竹器濯蔬于池畔予見而異之問其姓則姚問其字則貞吾也予乃至其家得悉其生平曾爲楚地巡簡談及往事輒欷歔泣下且曰吾自甲申來屏跡城市八年於茲矣予憮然曰異哉貞吾使其擢巍科躋顯秩被歷世之恩其爲感慨留連又將奚若也且聞其侄名師曾者昔爲衡州司獄會上官論饒一僊介於獄德省知其枉也力持不可遂棄官而歸予又嘆曰有是哉司獄執法之堅乎假令爲國大臣當危疑之際必將正色而立于朝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寧肯附權貴以取容耶若斯者厄于下位惜哉資格之限人一至此哉竊見深山中多樸野而無文然遺逸摯性弗濡城市之雕琢莫之能及也豈非習使然哉今姚氏修譜以聯族有信宇者與予相識乃請予爲序予嘉姚氏之有人而樂展其幽光以爲後人式若夫遷居之始末世次之先後則譜載俱詳奚俟予之贅說乎

發潛德之幽光小中見大最有關係文字而飄然不羣負逸品也 弟敦實

潘氏族譜序

歲己未予遊泰興晤潘子國勤蓋藹藹吉人也國勤旣延予相厥先壠復請序宗譜焉予問曰子之譜將曷式歟國勤曰酌於歐蘇之間予曰是孝思也是可嘉矣且子之所以學歐蘇者豈止於一譜乎歐公之父天性仁孝歲時祀先人輙涕泣曰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爲泗州司理嘗秉燭治爰書屢發長歎妻問之曰此成獄也吾求其生而不可得爾歐公禀承父訓歷官數十載治蹟巍然卽其守維揚也與民休息至今載諸郡乘蘇公尚氣節敦宗族其子東坡知杭賑饑而活萬人築堤濬沼善政

班班嗚呼世咸頌歐蘇之文而遐其譜式豈嘗究其平生乎夫有仲寶老泉之訓而後有永叔子瞻之賢抑惟有永叔子瞻而仲寶老泉之學因之而益著子今者將膺民社之責其訊刑也效仲寶之哀矜也其臨民也倣永叔之簡靜也其自持也倣老泉之挺特也其興除利害也倣子瞻之經術也若知子之學歐蘇者當不止於一譜也㝷稽宋時登甲第者八人皆子之族而他姓無與焉是泰興文運實君家啟之夫得之有命者猶可以爲倡則天下何事不可開風氣之先乎況子之先世有以文章著者有以勳業著者有以爵位者若又有以闓儀著者而若翁修德於家彌光大之令緒昭然以視崛起者不尤易於繼述歟今修譜之舉肪於若翁而成於子又欲創宗祠以妥先靈洵孝思也推而致之宗祠之中所當設者有義倉焉義館焉義田焉義塚焉四者皆急務也子之族多豪傑而好善請以予言質之果能行此則潘氏之興將踰於前代矣藹藹吉人必皆爲國之楨矣

張兼菴曰卽其酌於歐蘇一句立論斷續離合無限波瀾脫盡套語此爲譜序中之別調

邗南余氏分產錄序

嘗讀薛汝南讓產立言渾厚并狀其讓之跡俾兄弟受之而可安洵千古之大順人倫之師表也哉夫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而世不數見者何哉盖謂昔賢盛事非今世所能行耳及聞予邑侯甫有姚南軒者迎父之意悉以產讓弟大得懽心旣而其弟稍蕩又復周給之此與汝南之孝讓其意豈異歟厥後亞山先生以循良著元卿復爲名魁今子孫數百人方興未艾嚮使南軒必欲均分亦其所應得也但傷厥考心而求子孫之盛庸可冀乎則天之報施善人殆有不爽者乎然猶曰此僅得之所聞

也賀幼時見先祖年踰八旬迺讓分產家大人與長先伯以產相讓和氣藹然人不知其爲異母也又見張維銳先生事親至孝母歿有餘橐悉以奉兄固讓而成厥志此予得之所見者也噫以予家暨所聞所見如此況天下之大耳目所弗及固有不可勝紀者哉世嘗謂昔賢孝讓非世俗所能行吾不信也予姻余以方德著邗南與厥弟與母先年以方領父貲二千及歸悉以本息與弟而已無分焉豈亦聞侯甫之事有所慕而爲之歟何其異地而同心也夫人情莫不欲利析產莫不欲均藉令以方僅分其半或受其三之一其誰曰不宜矧跋涉數千里外備嘗險阻而后致之夫豈易獲也哉然而承順親心不忍稍違則以方之事父可謂能竭其力矣今以方分產與子而屬予爲序予聞之子婦無私貨盈人子之身雖一髮一膚皆不得而私諸已而況於浮物乎故子壯而出分非古也昔人以爲恭俗而鄙之然而不得不分者勢也其親別籍異財蹷然不安而依依于膝下者則人子之心也有人子之心則其跡雖分而其心亦可以無愧語曰和氣致祥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家之肥也姚南軒不受父產而爲侯甫開基之祖令名不朽焉以方傾貲與弟而數載遠遊亦足以養廉而不乏然則致富有命審計分產之厚

薄哉今吹伯至仲將師往哲以流芳奕世歟其欲象賢濟美以爲梓里之光歟噫此百行之大原亦貽謀之令啚也然予更有說焉是物也觸鋒鏑冒霜露涉波濤而得之今以優游坐食而得之其間義利之輕重推讓之難易不有較然迥異者乎吾知吹伯至仲必能先意承順以聚和氣于家庭以食美報于子孫以垂令名于遐邇所得不既多乎昔范宣子讓而其下皆讓何則以仁義爲之倡也才俊如吹伯今能力爲之倡則汝南侯甫之風其將再見于尚禮乎

徐仲光曰不能不分者勢而不忍分者心先慈常言伯叔父

輩析箸之日獨先君涕泣不食竟日後先祖妣喪祭大事叟手獨任彌月山中躬負土石先叔客外不返子女婚嫁日夕饔飧數十年貧瘠無缺亦分而不分之至性也此文言外無限苦心隱躍恐至彝倫攸頼亟宜表之以厚風俗正人心悔律之日孝子之心仁人之言閱之惻然心動

黃尊吉兄弟析產序

家之興也有善創者必有善守者而後可傳諸久遠而有餘世或言創業者勞心竭力以爲子姓嵒久長守之者不過循舊蹟而享其成易難乎然予謂創固難矣守亦非易吾觀善守者必忠信以持己端嚴以正家和厚以睦族儉勤以足用兢兢焉置其身於規矩準繩之中無敢稍自暇逸然後可因時積聚而能永保於無疆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甚相勗以勤也又曰溫溫恭人如集於木甚相朂以慎也非勤且慎豈能無忝所生哉陶士行曰大禹聖人猶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常邈美以習勤

勞意此昔賢建功名之本即今人守家之要道也吾邑氏黃東壁先生以勤儉貽謀而中表尊吉昆弟夙遵庭訓服賈四方洗腆致養既能協力與創矣自易氏進六十觴卽不忍遠遊而相率以供子職愉愉一堂可謂和矣今遵遺命析產而屬賀爲序賀思仁讓之家子孫必盛昔江浦鄭氏同爨者十世食指千餘太祖嘉其義一日召其宗長問其所以聯族之道咨嗟獎賞因擢鄭湜爲叅政其後有述其家世孝友以聞者又下詔褒異之猗歟休哉此非積和之所致哉今世不得不分而存不忍遽分之意怡怡相讓雖隨俗而行其又何咎然而創守之大道烏可

不詳求哉先儒有言曰積善之人非特宗族親戚愛之鄕黨鄰里敬之卽鬼神亦陰相之是以不資尺土而勃然以興蓋佑之者天豈人力之所能爲哉卽以人力論必先讀書以明理義然後各任其才安其業樂其事自力田節用而外或爲遠賈爲居積爲種植必皆夙夜勤勞勉思爲善歲月旣久衣食自豐其獲之也難故其傳之也可久他若恃其智術服官而朘民脂里居而攘人利驟致贏餘而不顧其安豈子孫長久之計哉舅氏半生端謹與人相讓而無爭貲蒙德敎至深也及賀叅仕籍特以恬澹相成而不肯干以私以忠信兼廉之操自少至老終始弗

渝故今舅氏旣往而宗族里黨咸頌其德於不衰予猶尊吉昆弟皆有用才也其必繹詩人日邁月征之詞俊士行分陰必惜之勤體先儒積善感孚之旨敢以自恃相習仁讓以砥頹風以承先志以爲子孫儀表則千億發祥始基於此今日之善守者其卽他年之善創也歟

黃僧半曰於析產中寓不忍析之意或明勸或隱諷可謂無微不入

規諷之意渾含不露一段相愛深心纏綿不已所謂文以情勝不厭其詳 弟敎實

目錄

十八卷

序

序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原字作平）

欽恤錄序

欽恤錄者來賀奉旨清獄之獻詞也皇上勤恤民隱夙夜單心慮斯民之有枉刑罰之不平也於是乎有清獄之命凡贓仗不明情可矜疑及年老篤疾者以次頒赦有令又特渙明綸哀矜庶獄而欲濟之以寬仰俯生之仁德不越于斯矣來賀甫月必清府禁而凡有所行道經各屬邑往往忽至監倉力行部釋亦

稍懲淹禁之積弊矣然大辟重情非奉批覆確未能盡訊況部覆成案孰有過而問之者茲奉明旨乃躬歷各監倉取當日控訴初詞既詳閱之然後呼集証犯及覆詢之間出其不意驟呼鄰里隔別而詳訊之凡無不畢之隱情無不達之公論然後知歷年成案紛紜繆戾無所不有也有奸宄指盜誣贓而成獄者有初控無名而覆訊忽增以復私怨者有無贓仗無告失而嘗兵捕快役報以邀功者有確知其枉而回於成案既出而復入者有豪惡奪良民妻而反陷民爲盜賄竊地鄰公呈以至誤信成辟者有因官銀被掠嚴比捕快妄擒以塞責者但閱審錄招冊即咎錄聽之亦以爲死有餘辜豈知當日鍛煉周內其冤有不可言者哉賀乃求詳于初詞徧詢于証犯一如初訊弗敢憚煩于是冤情盡出而後知此舉之不容緩也且自愧自悔覺前日未能及此倘非皇上明見萬里蕩滌煩苛則數十案之冤情其孰出之身爲刑吏而獄有冤民誰之罪也豈得以舊案爲辭哉事竣梓之名曰欽恤錄誌君恩也明己罪也且昭初訊之弗謹也嗟乎水潦頻仍旱蝗疊見未必不由于斯或曰初訊亦君子豈失入至是況屢經覆訊無確據乎曰不然君子可欺以其方初訊者孰平日惡盜之心貌失王慟覺之術斷嚴鞫與

刑誣服者多矣覆訊者見其情重大而未敢輕開或諉之前人而不加詳察豈能無枉哉昔東海孝婦含冤被戮彼太守者亦以爲大不孝而亟殺之使非三年不雨安見其失入乎然則古之丕蔽要囚貴于服念者良有以也嗟乎民知有耕亂獄滋豐一入犴狴其不橘化爲枳者鮮矣況淹禁日久彼非木石安能鬱鬱久待肆赦之期乎與其雪於後何如慎厥初記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變故君子盡心焉此言初訊之宜慎也願凡訊獄者各畢誠心無輕出入而又導以德教使民氣和樂而犯法者寡庶幾廣皇上好生之德以無負弼教之心而馴至于刑措不

亦善乎

羅文止先生曰情惻而摯意周而明讀之忠愛之心油然而生

徐何光曰當與尚德緩刑書並傳千古昔人以世作刑官詈人謂其冤民也讀此序又似理枉雪冤非作刑官不可如昔京兆于公張釋之徐有功輩吾佐平雖世爲刑官可也予且舉以爲祝○文情亦瀏折高古必傳之業

崔楧臣曰無限哀矜勿喜之意行乎其間豈特以廉明著

敬愼錄序

語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民之哀樂政之理亂將於是乎繫若之何其弗愼也昔歐陽永叔謝張芸叟曰吾昔官夷陵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枉直乖錯違法徇情滅情害義無所不有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予丁丑閱此因惕然曰（眞讀書有益世人有力）此吾輩將來之責也（不在當官之日）於是究心刑律蓋二載餘矣庚辰謁選承乏廣陵孟冬抵任見飛蝗蔽天道殣相望夙夜憂心圖所以救之而無其術因念南皐先生云化有事爲無事化大事爲小事必也加意敬愼使肺石無冤訟獄衰息庶有裨於萬一乎於是以勸賑救荒爲務凡小事叠控者輒寘焉遇姻族許訟則委曲開導必使之息爭而後已且察批詞事久者槩請註銷而江臺詹公忻諾允行其他間有齟齬而去其太甚斯民亦稍無訟獄之擾矣所訊皆重辟半屬成案然所貴於覆訊者慮其枉也忍委之初訊而不一服念乎予惟謝請托戒贓徇愼之又愼既恐失入以冤良民又恐失出以縱奸民蓋奸民一縱則良民受害皆縱之者罪也於是竭力專心每訊一獄輒隔別詳詢盡其所欲吐然後反復辯論而見成案之冤者十之二三矣取積案內初控再控之詞一詳勘之而成案之冤者十之四五矣或出其

不意呼族鄰互訊之或躬履其地召鄉人衆質之而成案之寃者且十之六七嗟乎赤子何辜而忍令若是是將循例以豁之乎而未也舊例依次減等見有寃則重辟僅改戍戍或改配配然後改杖杖杖然後保釋未聞有大辟杖釋者也然而淹禁數載卒斃其命猶之乎未減也夫旣爲朝廷執法之官見有確然當出之罪可隨時俯仰而不爲之速道哉於是直行已志將重辟釋出不敢拘成格矣然當時欽案覆奏與辟案達部者咸得依允而初訊之官亦爽然自失而不以爲怨至如斯地按臨繹絡莫苦於訪予旣不輕揭而他所揭報又多爲解網蓋以爲無罪枉

賊亦上臺之所不屑故千餘金之擬槩爲減豁而歷臺楊公特加獎勵矣漕撫史公特荷知遇矣且各臺復命俱列首薦矣今始離玆任幸獲無罪凡讞詞頗繁不能概梓梓其雪寃者以告世非敢自以爲能也思天下之大含寃之衆曷可勝數欲後之訊獄者咸知成案之多誣也知大辟之可出也知年深借牘初控之各詞不容不察也知鄰甲衆人或存公論不可不咨詢也又知初訊之官與批允之上臺不必瞻徇而訪犯之贓亦可悉蠲也孰謂三代直道不可盡行於今日哉嗟嗟廣陵素稱沃土予但覺瘡痍滿目未之能恤瘵羸實多耳予爲讞詞必體永叔仰天誓心之意設誠致行訊之未明又復訊之寧受遲鈍之誚或竭三晝夜而後能定之於斯時也舉夫朝廷之威嚴上臺之喜愠同事之德怨宦途之升沉皆所不知惟冥然敬百姓守三尺不敢輕視民命以自失吾本心耳嗟嗟庸碌莫如賀而直行已志且能取信於上臺況才力百倍於賀者苟推敬慎之心以行之又何施而不可哉

羅文止先生曰凡古作不宜太詳而此序欲其透發則又不得不詳然有疎宕渾淪之氣行乎其間識高筆老其得力于古文深矣

吳仲升曰積其誠以生明立其誠以修辭性情學術於此見端非徒以文章飾吏治也

徐仲光曰愷摯精詳曲盡敬慎刑獄之道使當官人盡如此民生何慮弗安往跡塵矣顧芳躅具在有心民瘼者勉之斯亦匠石準繩也

惟恐失入之意溢於言表設誠力行不顧升沉故施之有次第直已而人不以爲疑此等文字代不數篇　弟敦賓

附

總漕兼巡撫江北部院史道鄰先生考語曰考得本官品旣眞

清才復極敏辯官折獄一本公明剔蠧釐奸獨有勞怨催兌則首副淮限挑河則急濟危漕嬰器脩城清田助餉念念以地方事爲家事而虛懷精進志在千秋不僅一時循卓也稱職推給繇仰候會題行繳又癸未大計史道鄒先生薦語曰立志以聖賢爲法見善必舉見惡必除謝苞苴却情面清積案抑豪强折獄必平完漕獨早種種異政大得民心應薦清華妙選

東粵分巡錄自序

昔賀在廣陵碌碌無能乃癸未計典特舉廉卓斯所謂過情之聲聞乎既而陪推銓部則史公道鄰意也濫與考選取入刑垣則劉公念臺徐公虞求與格菴章先生聖任喬先生諸賢之所舉也會忤首揆改儀曹當是時予念幅幀日蹙幾不欲自有其生而况官職乎不意劉雲將中丞求與同事遂有嶺表分巡之薦賀思東粵沃壤非所願爲且部俸未深耻爲速化已繕疏將辭矣適吾鄉銓部再缺又復陪推梓里交薦而首揆力阻之且出繁言賀乃喟然嘆曰孔亟且殆何以官爲然國步多艱未忍辭職耳苟志在急公單心民瘼何官不可報國何必以銓諫爲哉況東粵爲白沙甘泉諸君子講學之鄉實平生所向往者是以勉之粵任至粵則山海皆盜訟獄繁興賀夙夜祇懼謂此非刑罰之所能禦也於是銷訟詞濶逋贖却餽遺革書吏之擬批禁府廳之守提循懼其未也於是講鄉約舉孝節清債欸抑勢豪汰冗兵減稅課禁邏卒惟力可自爲者必殫竭悃誠以任之辰出亥入脫略體貌朝夕與百姓相親使其情有可達胥役不得而蔽焉凡府縣詳文暨士民告詞皆立刻批判防吏書沈閣之弊也解至人犯立爲親審結告狀詞立訊批發慮民間伺候

之苦也置粉牌數十凡批語詳文悉令於階下錄出立刻懸示省百姓抄謄之費也凡盜情立訊詳確無疑者盜首則述斃之而脅從者立寬釋攀者立釋懲淹禁蔓連之慘也當是時吏胥無事止派二人于階下一登號簿一書粉牌雖欲肆其伎倆無所獲施矣至如事有未便者在上臺則直陳之在同事則忠告之通十郡爲一體未敢以越俎爲辭也凡此皆勉師前哲而不敢以愚蒙自委也所幸共事多賢皆同心協力一時上下相孚得以稍行已志矣嗟乎東粵所苦者莫如物議邇來盜藪川谷剽掠肆行揚揚得志而不以爲非此豈其性然哉實獄者致之

訟者淆之而豪有力者倡之也初獄不辨眞贗但涉盜情一槩收禁致攀累者斃獄而眞盜優游自恣又以無從對質而寬之斯民亦何憚而不爲盜耶關防皆告勒贖即以盜情收禁矣且詭名公舉而誣平民爲盜矣又詭名公保而縱眞盜出柙矣是皆訟師爲政於各公署前佰期請人代之而官爲所惑以致出入皆誤豈不謬哉若夫山海大寇咸有與援一概投降即給冠帶以榮之此東粵所以多盜而士民所以稱若也貿商諸合屬力懲窩主嚴戢訟師辦剔公舉公保禁嬌世俗之所爲且請諸兩臺凡獲盜賊悉以給賞而賞不踰時以鼓勵擒盜之官兵是以擊盜聞風亦知所畏憚矣巨寇羅文受黎忠國等數萬亦投踵歸降矣是賴同事諸君子之力次第廓淸庶幾少幸無罪乎然質自揣劣覺斯民之疾苦百孔千瘡無能補救者多矣况梅花妖社猶未能察小攬博雖猶未能靖又况白沙先生之學未能闡發實源厥官寧不自愧乃今忽膺殊擢益深覆餗之憂即將具疏辭職因取爰書昇諸剞劂質諸粵人以觀所行之是非而爲省躬自訟之地云爾

徐仲光曰一篇良監司規則但能小心力行立德立功兩不朽在是矣

勸積義穀序

書曰、有備無患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昔丁亥苦饑有求升救之飽而不可得者然族鄰姻友尚有餘貲猶可稱貸也今歲吾鄉數月鮮雨高田未獲半收然幸穀價最廉百年罕覯竊恐物盛而衰理數之常今日價極廉安知異日不極貴乎況吾鄉賤乏之日甚昔稱殷戸今悉爲窶人矣倘遇荒年則借貸無門而坐以待困其將若之何惟吾元晦夫子社倉一法最爲盡善宜師其意而力行之然時詘舉贏似爲難事姑積義穀以防儉歲可乎造一木櫃置于宗祠或本方神廟每月朔望有謁祠廟

者各持義穀少許或一角或半升或一升至小斗而止勿得踰焉不願助者聽隨其意而因其力不相强也數少而不欲過多者何也相形則難備力輕則可久也共推一端謹者以司登記（但難得此小心任事之人）雖一角半升必紀其名以彰好義共推一稍有恒産而素行忠信者司其出入（此人尤要緊）每朔望迄晚即將貯諸櫃者登諸倉矣年春夏則推陳出新因數多寡貸與農人而息取加二焉小荒則以貸諸貧而減其息必公議而酌行之若大荒則盡折以賑困窮必計衆而均分之先其老弱之無告者是衆也專以備荒而利農他雖公事急需不得輕移以俾耗散有恃强而索者衆共持之不聽則控諸官庶幾可久行而不廢夫爲數甚少則人皆樂助月月積之歲歲行之斯可無大饑之患矣諺所謂衆擎易舉積少成多者此也此亦思患豫防之一道也噫省目前宴飲之費即可避異日數人之命減一月雞黍之粟亦可逭他年同類之生獨何憚而不爲哉吾鄉素稱和睦思爲豫備其將踴躍爭先合力同心互相勸勉以成茲義舉乎

徐仲光曰備荒莫如積穀然行以官法反足滋擾惟鄉都族黨協力同心自爲籌畫則擾害無處而利濟公溥如佐平此法各鄉實實行之豈非地方無窮之利願與有心者廣推而力倡之

倪閣公曰救荒莫如積穀以官行之則擾民以私行之則易舉然予在江右見南昌有因積穀數百屢值豐年主者悉捋而去以致結訟不休則良法之行其重尤在得人也先生此文條分縷悉曲盡無遺知其留心民瘼久矣

瑣細不遺逐件經營如讀子固救災記 弟敦實

勸設義倉序

昔考亭夫子特舉社倉西山先生設爲義廩皆以爲物一體之心居安而慮患先事而夙防也丙子吾鄕歲歉吾家與姻友皆施米家大人曰小惠非徧何如夙設義倉之爲愈也賀心誌斯訓久矣邇來數遇水旱舊歲稍愈亦非大有年也然而穀値愈賑者何哉人懲丁亥之饑耕者竭力而戶多陳積也且家窘戶乏購物無貲而皆以穀爲市也戶多陳積故擔薪可易斗米小民不見有饑似可苟安於目前矣然以穀市物則所貯日少非如丁亥已前之廣積也家窘戶乏則無可稱貸非如丁亥之荒

猶有族黨親鄰可以相救援也假令一旦有荒則載道饑民望屋而食雖或自擁倉箱豈得而獨享哉今春吾邑大姓倉庾悉空矣春夏之交穀値雖賑而時聞饑殍幸秋稼俊遲差可補救而食猶未足也玆遵家大人夙訓徧懇有仁心者互相鼓勵各設義倉以防饑饉在城居者或設倉於祠堂以賙宗族或設倉於近境以濟鄕人在鄕居者或各倸創設之或一都合力爲之每歲秋成各出穀輸倉或拾餘石或數石或數斗隨其心量其力委曲勸勉而不強人以所難雖所積無多而荒年得此猶愈於未設也每歲初夏必出陳易新則無積久成塵之患矣擇本

地與宗族之誠恪者司其散斂每歲輪流則可無偸用之弊矣小荒則減價以利農大荒則商於衆而酌給之先給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之窘乏者次則老癃之無告者次則良農之缺食者惟不孝不友敗常亂俗事確名著及遊食不事生業之人咸勿給焉此倉一舉可以免溝壑可以杜爭奪可以睦鄕鄰可以維風化利莫大焉繇此推之則凡慶壽者求嗣者禱病者何不出穀以酬所願則轉無益爲有用化虛文爲實利不亦善乎王文成曰爲善之人非特宗族親戚悅之鄕黨鄰里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夫所謂爲善孰有大於賑人之饑救人之命哉今慶壽

者若能以濟人爲稱觴之祝則自求多福知必壽考且寧也求嗣者若能以救荒爲積後之謀則天監在下知必子孫千億也禱病者若能以賙人之急爲悔過遷善之圖則神聽和平知必勿藥有喜也移請客數筲之費師巫一夕之費於以救數命不充然有餘哉昔楊旬每遇荒年輒貴糴賤糶以賑貧民後其子楊椿遂魁天下陳天福平糶濟人而子孫咸登顯要遂爲湘湖世家昔人有云予舊館於當湖陸氏見其堂中一軸文乃先世兩代出粟賑饑而人贈之者文中歷敘古先濟饑之人子孫皆膺高位謂陸氏他日必有顯者今自東濱公而下三代皆爲九

卿其言若左券矣來賀讀家譜先祖民悅公月軒公父子賑饑不遺餘力而讓能今子孫數世亦著文名矣夫楊陳諸君子豈有心於求福哉然不求福而福自至亦足徵爲善之顯報矣吾鄉親友嘗思六月大旱情形則不忍不爲之豫備況師考亭西山咸以萬物一體爲心則不因無報而不爲惻然亦豈因有報而始爲躍然也哉

一每歲將秋成即委曲相勸稍有衣食者各出穀輸倉隨心量力不得相强以致嫌隙

一本村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鬭見其確者若屬家貧每歲

四月將穀送與其人每家各幾石秋成免還若小荒各奉穀若干大荒各奉穀若干就所積之多少爲所饋之厚薄急宜行此以見勵俗維風至意

一地方或有不孝不悌著名者及犯倫傷化逐出祠外者及遊手好閒不事生理者縱貧亦不得給借縱荒亦不得賑濟必須嚴拒以端風化以警遊惰

一穀久必乾且有鼠耗每拾石必筭折數肆斗以免賠累

一凡生日或子爲父母慶壽或孫爲祖父母慶壽其尊人好靜不喜飲酒請客則爲子孫者隨力隨意入穀義倉以祈神祝壽此實福也親朋送禮而主人不肯受者亦不妨隨分入穀代爲祈福古人有放鵲縱魚以祝永年者況活人之命乎竊見鄉間糶穀以買禮儀何不即以穀送較殺儀後費省錢省力所益更多

一凡求嗣許願者即於福神前拜禱倘得生子即入穀若干於義倉留爲賑濟以謝神佑及生子後即以湯餅之費糴穀入倉或請客情不可缺即減其酒肉之半以助義倉於神前焚一疏文以酬願信可也即親朋以穀當賀儀亦有裨於實用

一凡有病祈禱者即於神前發願拜許病痊之後入穀若干於義倉留爲賑濟以謝神佑及病愈身安即於神前焚疏入穀以酬願信只隨心量力不拘多少此實實功德較之建醮演戲功德不啻十倍

一義倉每年拈鬮輪管筭清量過上手傳下手接管必須素行忠信又稍有身家之人方許承管若家力甚貧縱有忠信者恐其急時那散不得徇情與之輪管庶無侵用而事可久行

徐仲光曰一篇濟窮弭亂維風厚俗大關緊文字應懸之國

門壽之吏冊以澤天下活萬世文之規模光輩雍容大家又不暇論

廣勸勿食牛肉序

天下之至苦者莫如牛牛之所食不過水草未嘗有損于人也乃三時勞苦弗思矜恤一旦忘其功而食其肉人之負義一至於此哉觀其或入屠門潸焉涕淚懸諸市肆筋猶戰慄稍有人心者念黍稷所從來能不惻然動念乎況宰牛原無重利惟私受盜贓稍有所得蓋盜來之牛立刻宰殺則可以滅其蹤而牛主不能識昔見農家守夜冒風霧致傷寒者衆矣又有失去耕牛而賣兒鬻女以賠償者其苦不勝言矣食肉下箸時亦曾念及於斯乎嗟乎牛有功而無罪人所咸知也屠牛不禁則必聚

盜而傷農亦人所咸知也然而不能禁者何哉飲食之人利其價輕而安於積習也且誤以爲有補而不知其有毒也予見誤食病牛立致殞身者不可勝紀蓋氣鬱而色紫牛肉之常也其病傷難辨不若豬肉之有病可以審其氣辨其色也又見以牛肉伐癆者皆致痞滿而成痼疾蓋其性凝滯尅化最難病人胃薄而脾虛勢必爲梗於胸腹也是以近日名醫逞逞以茲爲戒豈無所見而然哉且觀感應迪吉及牛戒諸書而知天道之不遠也有三世不食牛肉而一家免疫者有數人共戒食牛而一方免疫者夫惟戒殺之家靈神守護邪祟自不能入理有固然

非飾說也予不必遠引卽先祖不食牛肉享年八十有九兼以康强而子孫又多高年豈非好生戒殺之明驗哉家大人少時應鄉試寓章門夜夢三十九人皆服靑衣拱手相向號呼救命翌日有市田雞者計其數則三十有九也於是惕然感悟遂戒殺甚嚴而於勸勿食牛尤諄諄焉誠念耕稼之需又非尋常戒殺之比也予見邇年各方多有奇病皆惶懼無計或斷屠數日或請僧念佛或茹素禱神雖有悔過遷善之心而未得其道曷有應乎卽使佛而有靈亦必視其人之善行而降之福豈諂託僧人恳時諂瀆之所能致哉至若斷屠茹素頗爲近理然與其

禁屠於數日何如戒殺於終身與其茹素於一時何如斷家自晉永戒食牛之爲愈乎世之饕餮者謂其價輕較之豬肉可以省費耳不思有病則延醫禱神所費不滋多乎且古者王政重養老未七十者不得食肉盤閒卽斷肉又何損焉竊見屠牛者衆皆係食肉者多乃今世之人或觸目宰牛亦嘆憐傷亦變聚盜然而不能戒食予不識其何心豈謂一身一家所食無幾或不妨於從俗乎昨有一友云先時未戒牛肉凡遇集則必購三四觔通計一家所用終歲幾四百觔餘是觀之則一鄉一里用肉蓋靡涯矣屠者易行而多利則其敢於竊盜而輕於抗法不亦宜乎是故好食牛肉卽以助屠而啓盜罪莫大焉倘使人人戒食則牛肉腐敗而無可市彼雖貪殺所獲幾何能不廢然改業乎今遵家大人暨諭廣勸鄉鄰共戒牛肉因倣開于將設簿一冊願從者登名至冬臘吉日用昭告于城隍神令其悔過也誠矣其禦災也必矣夫趨吉避凶人之恆情費財祈禱猶不惜焉況今不用一錢而可以免疫可以延年又可以弭盜而安農亦何憚而不爲此李卅做先生安食約云其間有一必當禁者曰牛耕農之需太牢之味斷不敢登於俎而名言也幸有心者廣勸而共行之

徐仲光曰戒牛是善行第一事而嚴禁屠宰功德尤大又當官善政第一義佐平正說旁說無限苦心想其濡墨揮灑時筆端應有白毫光現

魏冰叔曰天理人情之至可使中下人共喻

李懸圃曰談理而近情古人以不忍之心仁及庶類先生得之矣

倪闇公曰此爲廣勸平人而設故言取明晰復雜引徵驗以明之知先生之苦心訓世也

十九卷

序

內省齋文集卷之十九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序

評點孟子序

起得鄭重渾大已包括全題矣

欲治天下必存道統欲存道統必正人心欲正人心必息邪說欲息邪說必端文體何也文所以載道也道之至者豈有意於爲文哉然無意於爲文而誠之至者發之於其言文自生焉古者文與道合六經四書如日月雲霞江淮河漢歷萬古而常新此無他其誠至也易所謂脩辭立其誠也既立其誠則脩辭未嘗不可寧必以文爲戒哉自戰國而後文與道岐若班馬韓蘇其文優矣而理或未嘗濂雒關閩其理至矣而辭則弗脩如性理諸書非潛心力學者讀之而輒倦何則其文不足以動人也使其理既至又得班馬之敘事韓蘇之議論以行之豈非人情之至願哉然而未見者何也意有所注而才弗能兼也才弗能兼而世之趨功利者遑遑重文而輕行於是莊列之曠誕商韓之慘刻皆取而傾讀之而邪說遂盈于天下有識者憂之謂學術不可不端則必取程朱以爲鵠而又無以大服乎庸衆人之心嗟乎欲使舉世皆不爲文而盡趨於質其勢必有所不能則

起伏有退現起伏然

邪說何從而息人心何從而正乎賀見世之日趨于文也莫若
即以文正之正之者何取文之暢達足以明道者以為規矩焉
斯已矣若然則莫先于孟文孟文固韓蘇之祖而亦程朱理學
之宗也兼其長而無其弊所謂無意于為文而文自生焉者豈
非天下之至文乎舉天下之至文以為法然後可以大服乎人
心而又何遺議乎噫與斯世共維斯道以正人心而息邪說其
或繇此也夫

陳大士曰一氣卷舒而瀠蕩曲折以盡其致卓然大家之文

羅文止先生曰不屑一切而以踈宕出之談理如斯乃不迂
腐

倪闇公曰踈踈落落自止自行而斷續離合即寓于往返曲
折之中非大家莫辦

南豐先生文集序

世之有賢人也必鍾山岳扶輿之氣厚集於其躬是以其言與
行皆足以持名教振綱常而令踞廣輿遂與山川之名勝並垂
於不朽斯郡邑千載之光豈特為桑梓一時之榮哉吾鄉為縣
治者七十有奇而廬陵南豐獨得與昌黎眉山並著千古今者
何哉以歐陽文忠曾文定二公為之也曾公吏治冠當時而特
以文名者世號南豐先生而即名其文為南豐集噫吾邑自
有先生而金峰之峻遂若增而高斯水之潔遂若濬而深何莫
琴臺之秀遂若加隆而益麗豈非山川之厚幸哉然賀所嘉者
不特在其文惟先生急於救人以天下萬世為其心凡有益斯
民者紀之惟恐不明言之惟恐不盡如記越州救菑也序鑑湖
圖與記長渠也類皆懷摯周詳無纖微之弗備俾後人得奉為
成憲況能深明理學如宜黃筠州學記粹然一軌於正雖眉山
父子之奇傑能不讓學於先生哉是以考亭夫子特取其文謂
其有功於正學也賀嘗稽諸史傳見先生歷典大州皆號稱難
治乃能行以大力出以小心而夙清其本源若御園疏之價也
弛無名之稅也招鄉戶之輸也即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
受也非天下之至廉其孰能之他如緩急有期不遣人至縣而

民不病於追呼獨行保伍凡居人行旅出入皆有記籍而民不憂乎寇盜萬人供具先期而辦故兵過市里而民不知國法初變施行有序而民不擾前期諭屬得粟以賑災祲而民不飢大獄百餘不爲贍徇卽日縱釋而民不冤由是觀之先生之行誼不勝于文章故予嘗上下古今見文章與行誼相爲表裏非卓然有品者不能奏循良之實非精于吏治者不能攄經濟之文雖勉强爲之而終覺其不類且世道衰微異端並起而文人所著遂多雜亂而無章孰有純乎正學而優乎經濟若先生之可傳也哉開先生至性孝友父歿之後事繼母益恭而撫四弟育

九妹學業婚嫁咸資其力觀其救世苦心溢於言表使人讀其文如覩覩其人而謂行誼不及乎政事政事不及乎文章豈確論哉噫呂正獻公能薦周程可謂知人矣而獨於曾公品題未（點破呂公失言處文爲之周於文氣淵乘）嘗其或偶有所見歟抑豈爲先入之言所誤歟先君子嘗曰予固文章僅足踵韓柳歐蘇之後而深明理學則已開濂洛關閩之先斯言也庶可爲定評歟元豐槩稱久行於世自遵巖王公首推重之而其名益著荊川先生暨鹿門伯敬諸公皆取列于大家今其裔重梓而屬賀評訂之賀服先生之政治足爲後世師於是僭爲刪繁而更定其次舊刻以詩爲卷首而經世大文反附之於末不亦過乎賀謂先生當日原以制誥得名今宜首制誥而大政與奏議卽次之從其重也其他有裨於世道者莫如諸記故移置於前而序次之而碑銘雜著又次之若詩則附於後焉

謝秋水曰自呂公二語出後世幾將曾公行誼政事抹殺茲特表其政事行誼不惟有功於曾公且所以救呂公也文氣醇深和厚儼然南豐手筆

彭恭菴曰凡文必求有用是先生獨得處此雖爲曾公寫照亦自言其胸臆耳

文定所以並列于大家者具見此篇呂評實非定論吾兄著作多得於躬行及生平所設施與曾公救世熱腸前後合轍故能闡發殆盡曾公有知當爲色喜　弟敦賓

文廟約觀序

治天下之道莫先於人才莫大於風俗序序者人才之所繇出也風俗之所繇端也夫擢用賢俊以轉移風化惟君相司其權而培養厥初則莫善於廣文是廣文之位雖卑而其職所關則與君相並其重儼爲師者果能以誠敬持躬以實行迪士以士習之淳漓爲已責專心毓才而不恤其私俾士皆相懋以德而不相角以文則移風易俗之道孰有大於此哉南康許雍友夙擅文名擯歲薦而振鐸欒安遵厥考玉節翁遺命作文廟約觀考核精詳既正其訛謬又補其闕略使人慕聖賢之貴而踴躍爲之斯其志固已遠矣予閱玉節翁樂善好施鄉稱祭酒其子之象賢而無忝也空哉然予觀世俗之人雖有治命其能遵者鮮矣雍友獨惓惓而弗忍違使爲子者皆能若此則天常人紀之重不已端其本乎是編也述祀典之源流詳兩廡之黜陟繪樂舞之儀章正前人之缺漏克盡厥職惟恐有失似令居官者咸若茲之無曠而天下安有弗平哉予嘗言師道本尊而人自卑之善爲師者雖訓蒙士於家塾當以大司成自處舉風俗人才爲己任汲汲焉圖所以造之行之既久其效自見而况躬膺司鐸者哉若雍友者庶足爲人師歟異日擢躋顯要以育天下之人才以正萬邦之風俗其始基於此歟

謝秋水曰訓蒙家塾當以大司成自處極妙議論於此可見聖賢心術又見聖賢器量

廿健齋曰學師之職與君相並重爲塾師當以大司成自命非真見教化本源者不能爲此語

羅珂雪曰千古名言自國學以至黨𨻰皆宜書此不僅博士箴也

中庸衍義序

世有研心古學而不能爲普者乎有不務躬修而能研心古學者乎吾師崔貞伯先生端品實學體諸躬行而不事乎口耳僕臣能繼其志專心好古至於老而不衰可謂象賢矣賀幼在師門與同硯席者四年僕臣爲童子不好嬉遊與衆情異是以心特敬之且早讀五經兼長於史學每出一藝先君必亟稱曰此黃葵陽董思白一流人也賀視僕臣猶培塿之與岱嶽莫能幾矣迨庚午秋闈僕臣以尚書入彀既拔前茅矣而竟爲副卷予僅爲詩房之殿乃象罔得之當其時賀慨嘆鄉衂不以己之倖

獲爲歡而以僕臣之未遇爲恨蓋心服其文而有劉蕡下第之嗟也乃僕臣亳不介意惟孳孳於古文己卯與先君同見知於侯廣成先生先生亦擬其必售而竟未售也會陵谷變遷僕臣志欲高蹈而同人尼之於是應歲而不應科皆許賀曰予即附明經誓不赴試此其志已度越倫等矣序當歲薦忽有廢貢之令而持衡者情僞變遷又日殊而月異矣及己酉復貢僕臣未與遂俾應薦之宿儒竟成其隱逸矣同鄉士人咸吝嗟太息而僕臣亦不以茲介意也其夷浩浩然落落然視歲薦如敝屣嘗曰吾得不入都門幸矣使非深於學問其能見及於此哉嗟乎

世鮮學識咸以富貴爲功名不知古所謂功名者非科名之謂也蓋竭其忠誠悉其智慮以建功業於當時而垂聲名於奕世如房杜之在朝韓范之在邊鄧馮郭李之在師中乃足稱焉而僅以科第當之不亦謬乎況樹功於末造其難且百倍焉詩云維曰予仕孔亟且殆藉令庚午以來僕臣即冠南宮處翰苑或居言路或擁兵權而媢嫉者盈廷未必得行其志也志不得行即紆青拖紫其又何益焉如賀少時亦矢志立功而無心於富貴然遭時艱難平生所志未能行其十一如綆短而汲深也如左書而右息也負過情之聲聞彌滋愧也豈若僕臣之誦讀山

間悠然尚友足以無悔於此衷哉是僕臣之未遇實勝於予之倖獲也今僕臣好學不怠嘗讀性理諸書日與古聖賢相對故能確有所見不以得失動其心視世人之所學不大相逕庭耶近著中庸衍義皆祖述前賢而参之以己意其言多中於理予讀之而喜曰僕臣之志終始弗渝矣吾師令緒得僕臣而益彰矣洵可謂象賢矣

羅珂雪曰功名非科名之謂令樹上諸君讀之可當暮鼓晨鐘

人堂易義序

大哉易之爲道也彌綸天地貫徹古今豈可一端盡哉有以數言者易未皆非數而數烏足以盡之有以理言者易固不外乎理而執一二端之理又烏足以言易哉夫卜筮數也而理存乎其中矣身心理也而數亦存乎其中矣盈天地間無一境而非易亦無一時一事而非易自日用飲食動靜語默以至莅官從政居常處變皆有易道存焉及其至也參天地贊化育惟斯易簡之道有以範圍焉而不過然人遑遑不能知者何也求易於外而不求易於心也夫易豈遠求哉其理皆備乎性其幾則存

乎意故千萬言不足以盡其變者一言而可以抉其微一者何也曰誠也能誠厥意則能復厥性而易之道歸焉矣自後世專以爲卜筮而易道斯晦然君平業卜而能留心風教與子言孝與父言慈與兄弟言友恭使衆皆感悟而風俗以移蓋猶有吉凶同患之思焉至兩開科士分爲一經僅取其文而不深求其義則視君平之卜肆且不逮焉以玆取士而易道不彌晦乎是故善言易者必實體諸躬而後可以詳其義太極圖易通可謂至矣易傳本義與西銘皇極經世諸書闡發無遺皆得於躬行而非訓詁之所能及原其意皆欲人寡過固有不得不言者矣潔菴劉子特立獨行有乾初九蠱上九之義焉其心存乎救世不能自已於言故舉昔人所未備者語焉而必詳其於變動周流之道咸得之於靜悟研究既深是以貫穿融洽能使六十四卦合而爲一又能使庖羲一畫溥爲三百八十四爻推而至於酬酢萬變極於元會運世之廣無所不通而易之道斯備所謂一貫皆備之理其在於斯乎讀斯集者以戒懼愼獨之功體易知簡能之道反求諸心而易斯近焉誠如是也則潔菴於易可以盡言亦可以無言矣

黃雷岸曰求易於心則著書立言皆可以不必此眞探本之論

余小令曰人身在易中猶易在身中彼太極一圖原是吾儒所自畫者誦斯文又恍然有得矣

黃從生曰不必卜筮正理數合一之學

家禮酌宜序

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曰君子以非禮弗履禮之為用大矣哉盖衆情逵畏矩繩世俗之恒情也縱其所往而不為之坊則暴慢率略驕淫矜誇靡所不至其不流為悖亂者幾希矣惟禮行而氣質以變風俗以淳四體以之舒泰九族以之惇敘萬邦以之協和其用顧不大哉然三代而上以禮為治天下之大端三代而下以禮為治天下之一事正學弗講而人心日競於功利日趨於脫略禮教之不明也久矣禮教不明而欲風俗之厚豈可得哉朱夫子家禮簡約而精覈使高者

不得踰卑者有所持循而可及先輩為之註釋而其道已備然世之遵行者實鮮其人冠禮久廢邇來幼稚皆冠而禮益廢矣富貴之家嫁娶奢侈有僭擬王侯者而貧士自恥其困陋亦勉强稱貸以飾虛僞於是互相景望怒而為詬詐激而為反目躬而為溺女覩婚姻若寇讐殘骨肉如草芥皆昏之為害也至若喪葬踰禮者旛旐人物備極奢華甚至招優伶作雜劇忘哀為樂戕其本心而自陷於不孝何其謬也舉世習行莫知其誤非以禮教為之坊又何所底止乎予友甘健齋參諸衆論因時損益題曰家禮酌宜志期於變俗而心切於公善盖亦朱子遺意也噫健齋以經濟才而能斂華就實與約齋為十年友一旦卽事之而拳拳於禮教非有過人之識而能若是乎雖然家禮一書非君子弗行記曰忠信禮之本也無本不立先儒謂三百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夫君子之治躬也必先於莊敬故曰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讀是編者能本之以誠持之以敬而行之以弗怠則禮之道歸焉矣

吳周旌曰立言必綜其要論事必探其原此與經世文章也伊川易傳序後見此文而已

蔡九霞曰禮為生人大閑家禮一書尤為大夫士庶日用當

然之品節自奢侈成風僭越亡等禁之不得惟以此書正之庶幾使由不使知之妙用篇中暢寫流弊見此書之宜遵行推到誠敬見此書之有原本有關風俗之文

先孝蒐編序

樂安董旋吉先生幼失所恃撫棺哀慟夙夜不輟鄰人亦爲之流涕厥後事繼母者六孝行著名隣有悍婦感媿而易轍焉壬申粵寇入境大肆焚掠惟相戒勿燬其廬甲申聞烈皇帝賓天旋吉哀號累日一時名公巨卿逸民義士莫不表章而歌咏之今其子蒐以成編而請序於予予讀而嘆曰美哉人性之皆善古今無殊理也夫事親能竭其力者世鮮槩見然一聞孝子則皆艷羨之稱揚之不介而自孚不謀而自合至於悍婦可化流賊可感豈非親親之道人性所同然哉但既爲相性而至情獨歸于孩提何也蓋孩提不知有他務其心專其意一故其情特摯而稍長則不能矣是以一事一念之孝人皆有之而不可名之爲孝者豈有他哉以平生之精神未能專注乎此也古之大孝惟知有父母故竭終身之力悉用之於事親斯能獨擅其名而衆人莫之及焉雖然處常易處變難繼母非屬于毛非離于裏則情意豈能不疎吾思旋吉先生處心積慮惟知有其父而不忍違遂忘其爲繼母必事之以禮必感之以誠必曲爲承順而不敢稍失其歡心不然六母之性情豈皆溫惠何以歷數十年始終如一內外無間言哉雖然爲子難矣而爲婦者尤難蓋

不出戶庭朝夕弗離稍有不至則嫌隙易生故人之逃戾于繼母者多繇于室人乃羅孺人善事六姑致能慈惠如一嗟乎先生不幸而遭六母難乎其爲孝矣又何幸而得賢婦遂成其爲大孝若斯哉假令貧窶不安室人交謫即有孺慕之誠豈得盡行其志而生事死葬皆能不悖於禮也哉若羅孺人者雖欲不謂之孝不可得也今其子多才而隱於醫且其親已往亟求所以彰之亦可以爲孝矣然先生行實既載郡邑之誌又著于感應之書其名已自不泯今日者欲立身行道以光先人之緒豈俟他求哉即岐黃一道殫心博訪以究其精微而躋江鄉于仁壽則所稱錫類之仁固莫大於斯矣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子將爲董氏期之矣

黃雷岸曰內助亦由至孝所感確論名言此等題一入高手即和盤托出不假雕鏤而美善自備

張旦復曰從良知良能闡出至性故能委曲抒寫淋漓滿志令讀者感發興起

孔八桂醫書序

醫之爲道大矣哉體天地好生之心以順陰陽之理盡人物之性贊化育之功斯豈小道乎哉范希文謂不爲名宰相卽爲名醫爲其所濟者宏也是以業斯術者隱微必敬也利濟必誠也研究必精也非博貫古今者不能明其用非至性躬行者不能達其微也求此道於今世蓋難言矣予嘗嘆業醫者學無源本而涉獵方書僅爲衣食計耳僅爲衣食計而與醫道之精豈可得乎吾友孔八桂則異于是其習斯術也因其父遘疾爲時醫所誤遂夙夜殫心精研此道以保其母于壽康旣而甲申闖變

抑鬱幽憂遂棄舉子業而以壺隱終厥身且志非求利故不汲汲於所行惟閉戶著書以訓天下而傳後世此豈爲名也哉蓋欲世之爲子者皆不以庸醫誤厥親且欲世之爲醫者皆不以輕忤誤人之親而八桂之心於是乎始慊矣而岐黃之道於是乎始精矣不得已而立言其爲志也大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八桂有焉後之讀是書者能以八桂之心爲心則於醫學亦已得其大端矣若夫運用之精變通之巧則存乎其人又豈是書之所能盡歟

胡明叔曰筆力古勁八桂錫類之孝得此傳之遂堪不朽

惇宗十訓序

賀讀惇宗十訓而見旭菴先生之孝思也是訓也先生爲宗人作也爲宗人而作遂可爲孝思乎蓋聞潔溪當日食指日繁服賈者衆其居恒議論惟重居積計奇贏焉耳先生惕然慮之以爲人情日趨奢麗非以敎化隄防之不止也於是力行勸戒一時潔溪薰其德而晉良風俗遂丕變矣夫嬌戾世之陋習成仁厚之休風訓同宗之子姓昭先人之令緒可不謂孝乎自先生歿而敎化無聞於是相語以利相尙以力相矜以智術而敦睦之風微矣雖有忠信廉潔之士亦閉戶焉而莫之救過其地者

咸追惟感慨謂先生當日實能以身敎故鄉黨宗族皆愛敬而樂從之而今不復見矣賀幼聞先生爲孝廉時與吾祖純齋公屛跡公庭一介不取郡邑稱眞孝廉必首二公先祖隱居不仕先生爲政和令未幾卽告歸咸以理義持躬以仁讓敎家以廉節厲俗蓋嘉隆與萬曆初年吾邑之風尙皆如此也賀嘗思慕其人欲識其子孫己亥秋特偕李于仲閒訪求其故里見先生所居僅蔽風雨已想見其高風矣而父老又述其遺事謂先生年踰九十猶日酣經史寒暑不輟雖舟車片晷亦必誦讀古訓是式其與先祖並推於鄉黨也宜哉賀於是肅拜其祠請觀宗

諧。得斯訓而讀之其理確而通其意和而厚其情深而難其事平而易其爲言也簡要而周詳斯足爲經傳之羽翼名教之干城也矣古所稱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先生之謂矣賀生也晩未及親侍函丈今讀斯訓憪然如聞其聲肅然如視其容悠然如立雪於其門爰壽之梨以公諸世庶幾廣先生之孝思於不匱歟。

徐仲光曰和雅舒徐而開闔有法故波瀾獨老旭稚先生雖賢得斯文而傳益永矣。

文情和暢易於感發志意其頭盼頻挫極似子固諸篇。弟致貿

隨筆錄序

吾友張武仲乃孟常司空之弟也孟常與予同見知于洗覸之先生遂與訂交當是時武仲年方舞象共入雲章閣社每出一藝語必驚人先君子閱其文必擊節嘆賞曰此吾郡頼濟也將與父兄齊名已卯果爲璧經弁冕乙酉甫除司理而滄桑變矣武仲遂無心于仕進勉就司鐸僻在庾關蓋有昔人吏隱之意焉既而賦歸去來棲遲衡泌或寓意于篇章或托情于麯蘖或寄跡于琴棋蕭然環堵屛跡公庭不以貧窶移其志予嘗與之議論見其質樸淳固與初相識時性情無以異予雅重之未幾

而武仲倏長逝矣悲哉予以採山之役偶至郡城與孟常談議古今輒懲乎欷歔不能自已今幸有子旦復博學能文立心正大而饒于經濟實爲他日棟梁之需予見旦復旣喜吾郡之有人又慶良朋之有後也一日持是編隨筆錄請予序之予觀其說繹其情蓋非欲以文者也惟覩江河日下而思所以挽之乃稽諸正史而旁搜逸事比而載焉或間序其言或斷以已意或相類而別其高卑或相反而徵其感應不問大小不拘倫次故名之曰隨筆錄其中義例不一。要以足爲勸懲而止披卷一覽則有令人解頤者有令人奮臂者有令人髮指而眦裂者有足

以警痼而俗心水冷者有足致憬忻而欲爲起舞者噫偽矣其可以小說目之哉予嘗論古文曰其爲泛語也無益于人雖長篇可廢其爲仁言也有裨于世雖小說當傳觀斯錄者可以知武仲之爲人矣假令武仲少時即得行所志安知不建勳業垂節義與古名臣爭烈哉惜其未展所長而齎志以歿良可慨也雖然有子克家而俾其言于不朽則其人亦因是以傳昔頼濱史論發前人之所未發議論恐衷于理故至今傳之今武仲茲錄亦多創解雖體段各殊而均足以醒世不可與頼濱之論並傳與世也哉

黄從生曰一唱三歎筆有餘姿

元氣彙箋序

先儒曰文者載道之器也非有關於世道有益於人心者君子弗爲焉自六朝以來能文之士往往以風雲月露競靡而矜奇求其究心於風教者不亦鮮乎張子旦復爲名家子博聞多識揮翰若飛以彼其才何施而不可乃欲維持世教援引古事書爲勸戒名曰元氣彙箋竊觀其命名豈雕蟲小技之爲見哉予嘗讀易見乾道莫先于元元者善之長也天地生生之心人得之而爲仁惟聖人全體是仁故能與物同體視斯民之疾苦痌瘝乃身不忍不爲之補救於是竭誠以籌畫殫力以推行必使之安全而其心始可以無憾故曰體仁足以長人爲言乎仁也

即人之元氣周流於一身貫徹於天地萬物者也程子曰切脉可以觀仁又曰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可謂善於形容矣夫切脉觀仁者何也謂其元氣流通也痿痺爲不仁何也謂其元氣不周浹也天地交而爲泰不交而遂爲否水火之在上下分爲既濟未濟皆是道也惟程朱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發羲文之蘊闡洙泗之傳以扶萬世之元氣於不衰今旦復茲編其有昔賢之遺意哉分類而集之別其淑慝彰其休咎理無微而不燭然辭務簡明不爲艱奥俾讀者一見而遷善改過之

心油然而生所謂修辭立誠言無枝葉且復其得之矣夫且復年少不馳騁于擲華挨藻之場而研求乎醇世磨鈍之實他日主持風敎以弘抒其所學卽可以斯卜之歟

黃雷岸曰名理如泉不擇地而湧

余小令曰一篇最大議論借題發揮足垂不朽

目錄

二十卷

序

南豐湯來賀佐平著

序

鄭憲副漢語林序

予昔在仕途與鄭寶水憲副同見知於峽江師當是時寶水聲望卓然予固推其品矣越二十餘年庚戌誠見過長公于湖上長公授以古質疑一帙予讀之益嘆寶水之留心世道也詞雖簡要而昔人之寓言與好事者之創說皆能辨別之舉凡風聞之謬可疑之事悉洞晰而無遺陶靖節所云疑義相與晰其即斯意也歟適者瑚山中翰以皇華涖南浦又持所著漢語林屬予序之予思評史之難也甚于解經六經出于聖賢雖或後儒附會而其理不甚相懸古今以來猶聚訟而弗决况作史者紛紜雜遝其不可信者多矣非見聞淹博無以稽其本末非識力超邁無以辨其是非且非學問純粹無以得其公平何也古人之事有本傳不載而見于他傳者或正史有遺而見於野史者不詳稽其本末何以定其品乎是非本有至當或似是而實非或似非而實是苟無過人之識豈能察其微乎天下事言之易而行之難論古人者不可以過刻當設身以處古人之地揆其

時勢度其情理而折衷于大道庶幾得之所由貴于學問也寶水于古人之淑慝其褒之也詳其責之也恕其評之也公使人一披覽而若見其爲人蓋以正大之情而兼博雅之才上觀千古究其治亂興亾之故在乎人品邪正之分而得保泰定傾之道遂令學者鑒往可以知來守身持世胥于是乎出夫豈攬華摭實徒以炫博而矜奇哉嗚呼備矣予益思峽江公之知人也公平生汲引惓惓闢一善人惟恐其不用于朝而亟爲薦之當時所舉如徐葉林曹諸君皆一時名賢人所不能知而公特知之者也又非特寶水一人也假令峽江師早獲柄用則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將拔茅連茹中外皆得其人奚至有甲申三月之變哉追惟往昔又令人有餘恫矣寶水杜門著書終始不渝無愧于峽江公予故因讀是編而并及之

羅珂雪曰議論既大感慨復深與作者眼光相爲暎發此文出峽江公偉節並傳矣

(旁批：創說；評史難于解經；無限悲慨)

平砦紀序

古今稱循良者首渤海渤海以平賊者易刀劍爲牛犢其道用寬蓋謂饑饉之民集而爲盜寬之則易散急之則愈令其勢然也若夫屢撫輒叛之寇爲患既深則因時度勢其法不可以不嚴然使無救民之實心無勘亂之宏才而欲俾累年巨盜殄殲而靡遺庸可得乎是以善爲治者於昔之循良不必膠其跡而可以並其功如三韓高公之平砦是也吾鄉廣昌僻在山嶺界於撫虔汀郤盜賊出沒逴逴依山負固而爲令者又皆得以越境爲辭賓而弗問於是盜風日熾有羊石滴水二砦逋絺並峙

峭壁崇巖中盤絕徑賊遂踞爲淵藪沈君任昌十載欲與民休息故僅以撫羈縻之彼且許降以苗其銳得往來邑中以潛伺發隙而伸其所欲爲既撫而叛矣叛而復撫撫而又叛叛而又撫以致日增月盛殺人如刈草菅而焚淫剽掠其慘不忍言矣公甫涖吾盱毅然自任而撫軍遂以茲屬公惟公不憚勤勞祁寒暑雨躬歷行間親冒矢石而弗之懼當是時將吏士卒覩二砦之崔巍也知賊勢之猖獗也咸驚怖而欲撫焉公獨不可乃使思極慮籌畫機宜鼓勵將士相時而動深溝固壘以待之分兵迭進以困之或奮勇而先登或乘間而猋擊縈木緣磴魚貫

而上攻圍不倦踰期月而砦平憝殲巨寇于崇山與斯民於衽席非有心救民而才足以勘亂者其能奏功若是哉先是平西一邑盜賊公行吾邑震鄰一宿而驚起者十餘數辛丑而後迺獲寧居士農商賈咸就其業伊誰之所致歟使爲太守者皆能素裕韜鈐勇于靖亂如此吳至寇盜縱橫有攻城屠邑之慘哉且非特此也師行日久而號令肅然市肆晏然秋毫無所擾至若生擒諸賊猶懼其脅從也必集薦紳士庶反覆詳讞確乎有據而後置諸法渠魁既殲細無株蔓是以平西士庶肖像以祀而歌詠其績于不衰非偶然也嗟乎大盜者小盜之所積也其

初皆鼠竊鼠竊不懲必爲劫掠劫掠不已則嘯聚而爲土寇蔓延而爲流氛積漸之勢然也即如羊石滴水二砦僭而養之以歷十餘年譬諸熒火燎燃一指可滅而聽其自燃以至燎原而莫之救嚮非智勇兼備竭力運籌必期於廓清而後已則江閩所屬之糜爛又何所底止哉賀督述而誌焉未盡也今即茲何公爲紀其詳而屬賀序之賀願觀茲紀者思平寇若斯之難也則必制之于始毋長盜毋養姦敦德教以變其俗謹遊惰以塞其源設防禦以遏其萌愼刑罰以懲其縱使巨盜不揚揚得志而民知有法亦不至于羡某而相從庶幾閭閻安堵無愁苦

怨恨之聲乎此古之循良所以驅民而爲善也今高公久于吾郡彰彰政績人能道之而平砦之舉其洵爲有功哉憶昔人以緩得之而今以急收之然襲則寬而有制公則嚴而不殘跡雖異而功實同蓋其心切救民而才又足以濟之故能俾三軍用命厥有成績若斯哉則詡羊石一事雖與渤海之名並垂千古可也

謝秋水曰此郡守第一政績當爲表揚且伏有機權幹畧不是稱頌套文

張孟常曰一氣呵成而起伏照應波瀾曲折此淋漓滿志之文

毛仁仲曰成奇功者必有卓識淮陰沉舟峴山墮淚未始非同心也得此鴻文聲垂百禩矣

序次詳畧得宜前後顧盼有姿思平寇之難而制之于始一段極大議論爲後人畫除盜之策暢所欲言讀者若披鄭圖見其苦心倘僅以爲紀功失作者意矣 弟 敦貴

鄧左之先生文集序

賢士之出處關乎世運之盛衰其壽夭也亦然西昌鄧左之先生文名夙著有文潔公之遺風貫少時即附聲氣之末迨壬午秋闈與先人同門遂有父執之誼而交情彌篤貫見先生澹泊寧靜古道照人然體弱而貌弗揚心竊慮之矣乃未幾而先生長逝矣每一追惟愴然今昔者久之茲讀遺文如見先生又增愸我之痛令人淚下而無已也先生著述爲同人所膾炙今兵燹之後所存者僅十之一耳然觀其所作皆志存乎經濟而心憫乎斯民如清賦役也覈戶口也議選舉也論吏治也以至催徵聽斷保甲存恤弭盜赦宥諸篇皆經世實學非風雲月露之章也而觀其文氣亦翹然自異于人何也文有高者曰樸曰拙曰淡曰疎此皆庸流之所棄也大家爲文豈不能華與巧密與濃哉然文品之高下即辨於此故寧樸而弗華寧拙而弗巧寧疎而弗密寧淡而弗濃然後其文可傳而非世俗所能及先生之爲文得斯道矣其樸也愈厚其拙也愈老其淡也愈深其疎也愈宕玩其氣味迥越凡流洵不愧夙名哉獨惜先生志存經濟而遇合已遲又不克永其年而齎志以沒豈非吾鄉衰運有以致之耶借使先生得時而駕以弘敷其所學則必有濟于蒼

生詎非一代名臣耶此賀蘋先生之文而不能不爲世道悲也先生之子均爲拾其遺稿珍若拱璧而欲序以傳之可謂不忘先志矣其敬愼守身以光前人之令緒賀卽於斯卜之矣

羅珂雪曰論文爲百代至言無有出其範圍者人以先生爲高樸之文吾以先生爲至深至婉之文讀此序得之矣

黃俞邰曰從世道立論便將左之先生文品不擡自高此爭上截法也文筆亦極淡朴正不必與穠麗爭長

劉宗銘文集序

劉宗銘先生南州世胄少時穎敏好學博極羣書自甲申以來遂棄子衿而甘泉石斯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歟今年踰大耋而手不停披口不輟吟友人持所著家禮示予曰其著述實繁如名臣錄之類皆有功于世教子盍爲之序乎予曰嗟乎世人誦讀不過獵取青紫非是則束書不觀求耄而弗倦者不亦鮮乎若宗銘者斯可謂讀書矣夫讀書尚友豈特爲掄魁哉(然否足齒于古)特爲掄魁地則小視乎書矣經世鴻文豈特爲科名哉特爲科名計則輕視乎文矣古之君子知其爲重大也故惟日孳孳無

敢稍暇者非好勞而惡逸也誠有得于中雖欲自已而有所不能也昔伏生年踰九十而能傳經于萬世沈士麟八十以後藏書旣燬猶于燈下細書得千餘卷李英行年九十有八猶註六經世咸稱爲異事而予以爲非異也蓋經書語錄皆可爲衛生(論書神化之境)養老之資較諸參苓其功且百倍焉今先生所著述者雖未獲覽竟而窺其大意則可以想見其爲人蓋志專乎自脩而心期乎尚友故晨夕讀誦日與聖賢相對則心自肅然而無不敬度其所行必莊敬日彊之士而撰其著述必有羽翼經傳者其將與伏生諸君子並傳不朽也歟予故遠慕其人而樂爲之序

文允言曰經書語錄皆可爲衛生養老之資說出奇㧕此中實有至理不讀書者不解也古人云讀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可與先生此語參看

涂宜振文集序

文章經世大業不朽盛事非清心寡欲者不能爲即勉強爲之而亦不能工彼豈不欲工哉其志卑而氣靡也何以知其然也蓋志存乎富貴而利祿足以誘之其始繫戀于微名寖淫既久則必爲聲色之所淆必爲貨財之所溺衆欲雜焉以攻之而求文之淵然深識超然遠覽豈可得哉鄧潛谷徵君以乙榜應得官而棄若敝屣其志不在乎一時而又有浩然之氣充乎其中遂以堅其志于不拔其識光明洞達卓乎塵埃之外故其爲文也通經博古貫穿百家如數億萬之錢貫之以繩而不可紊也

如百川之赴海而得所歸也如綱紀之井然弗亂也惟賁一官而不屑故能以文學著至今讀經繹而史而誦潛谷之名不衰宜振之爲學其有潛谷之志哉生長富貴而夙有文名以世其家斯已難矣頃嘗歲薦而力辭弗就復沉酣于史學使非志在千古而氣足以達之烏能脫然若此乎推此志也殆將媲美潛谷以爲黎邑光豈近世之烏衣子弟所能及哉宜其學術經濟具見于斯文而不可掩也予家與涂氏三世年誼嘗見家宰公和平知其必有後也今觀宜振而益信宜振勉之哉世之有才者未必有其志與氣宜振兼而有之其將以詞賦之工而卑之

乎理學以正人心以維風化則所謂經世大業不朽盛事舍宜振其孰與歸宜振勉之哉

吳仲升曰文者載道之器非清心寡欲者不能爲至哉言乎稱譽中不廢規益尤見古人之誼

徐仲光曰立意高特論確文最古宕不羣

鄭次公全集序

昔予偶閱試牘見鄭次公小品卓然不羣已心誌之矣及丁酉次公與予兒子君進並舉于鄉後次公以詞林遷儀部司榷江陵矢心冰栢游歷中外所至有賢聲且篤于友道迴越等倫予益慕其人而未能一覿也居無幾何次公遂爲古人予爲之愴然戊午秋偶來南浦得遇公子介緊持厥考詩文請予爲序曰先人手澤所存不忍遺也予讀未終篇輙掩卷而三嘆曰嗟乎文者載道之器杜少陵亦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如次公者其洵有志于立言乎予覩世之人溺于功利隨俗俯仰當其未遇也專心制藝而不暇爲其他一入仕途則惟以得失爲心以彌縫爲務求其殫心稽古與優游風雅之林十不得一焉今讀次公序傳諸作淼麗縯紛自成一家言其詩不下千首諸體皆備而中有慨至之語如長沙之痛哭又如監門之繪圖何其悲天憫人而不容自已乎今者舉目瘡痍痛心疾首使次公在位必能偕諸君子竭力興除而登桑梓于衽席奈何年踰四十遂從朝露不獲展其所長此予讀其遺書而泫然爲世道悲也雖然次公志在立言言傳而次公傳矣且次公有子而次公爲不亾矣予聞介緊年十八時粃雜扶櫬成折衷于禮而多金之

述區畫井然遺大投艱雖老成遜以爲弗及卽今者表章手澤汲汲皇皇殆亦孝思之一端歟夫孝子之顯親也惟以實學爲務故或仕或隱皆可以光昭前人之令緒俾被其澤者愛敬之聞其名者思慕之咸曰此某氏之子也此之謂敬身夫惟敬身而後可以顯其親于無斁今介繁出而涖官矣舉凡先訓皆所不忍忘其必翼翼兢兢以守身爲繼述以錫類爲顯揚則次公未竟之緒猷從此竟之若然而次公之所以可傳者豈特詩與文哉遂書以弁其端

歐陽石臣曰揚人之善如不及讀斯文如見斯人其勉勵後學處居然先輩典型

耐耕堂文集序

戊寅予因曾子宗伯得交羽王羅子立談之頃歎若平生及羽王謁選偕黃子元裳訪予旅次予得與暢談竟日當是時元裳羽王道義相孚皆以急公爲務以恤民爲心以患得患失爲恥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無何復晤羽王于延津覩其丰采聽其議論慷慨激切而不私其身惟以社稷蒼生爲慮予心嘉之時雖未竟其用而已得其爲人矣予自丙戌杜門與汝南之士室無異卽所居同郡如隔千里戊戌暮春始以堪輿之役一至平西則羽王元裳俱已長逝矣求若金陵之議論不可復得

矣予感愴悽然惟與元裳之子爾岳昆弟周旋浹旬至訪羽王家室則又避寇氛流離于他邑矣惟子弟敎實亟稱珂雪之詩文高潔不羣癸卯冬又讀長公珂月所選論策精確奇偉卓冠當時予心嚮往之然未得一覯也客夏始晤珂雪于郡城與之論文語直而當且以若翁舊好執禮特恭予見珂雪如見吾羽王焉感慨係之猶幸故人有子而擅文名則大慰予衷矣今珂雪僦居吾邑將與數晨夕上下古今稗予見聞所未逮乎一日出所爲文屬予評次予受而讀之觀其寫景敘事流連唱歎一往情深其間有似歐者似柳者有似龍門贄與范史論者又有

似晉魏六朝之遺者噫昔人謂文章宜出一體今珂雪之文工于蒸繪而發自性情亦烏可以一格囿哉予反覆焉而嘆爲吾鄉之翹楚也然予所望于珂雪豈惟是哉（末段規勉古簡古法）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古今有志者皆不可以不擇交擇交而得則學日進而大有功珂雪少所與遊多名流過來十餘載與易堂諸子相應答如影響近又卜鄰于尊洛之堂其殆將以名教自任歟若然則珂雪之所造不僅詩與文也羽王（附前謹作皆只加一洵字一益字便無限情深）洵有子哉益慰吾衷也矣

謝秋水曰前幅從世變說來低徊離合嗚咽纏綿毋䛐陪客

又有烟波滅沒之致可謂得太史公之神中幅品文後幅進勉格老法圓不媿大家

文允言集序

昔庚午歲予與文燈岩銓部同雋秋闈明年送督學蔡雲怡先生攜手章門偶聞一不平事燈岩即勃然而起欲抒公論以援之予見其交情氣誼已知爲豪傑矣甲戌公車再晤于都門燈岩抵掌而談欲以斯世爲已任讀其文則古勁蒼淵不以闈中之得失爲意予心愈敬服之厥後燈岩官樞部予官廣陵雖時通芳訊而各有職司無能一覿然果銳精明之氣時懸心目三十年間迢迢千里欲再覿而無從矣丁巳春聞燈岩已捐館舍予悲愴不已思昔日高談雄辯如在目前今秋偶遊南浦邂逅

允言煢煢父執貿有古賢士風望而知其爲大器也既而遊廬峰過柴桑允言晨夕聚談盡出其文以索序予覩其文不名一格有風華掩映者有奇怪驚人者又有高俯邁舉者雖潘江陸海未足以喻其博洽也非沉酣經史而曠覽諸子百家者豈能深造若斯乎噫嘻讀允言之文可以知允言之人矣猶記丙戌丁亥間吾鄉臺使吳公與燈岩同榜夙昔交善吳公甫下車即欲薦用而燈岩力辭嘗自嘆曰爲文山之後居淵明之鄉忍負前人而忝梓里乎予遙聞斯語爲之擊節益燈岩之爲人一如其文寧爲狂者而不屑爲鄉愿雖瑕瑜不掩而剛大之氣槩自

非時流之所可幾今允言述追厥志事事以先人爲念見父之友如見父焉俾予亦徘徊眷戀對允言如對吾煌若也則將來允言之所以名世者豈僅文章而已乎不僅以文章名世而其文乃可傳矣

黄俞邰曰從兩世交情叙入便非應酬文字懷賢嘆逝大有深情

許師六文集序

兄弟之以文名著者代不乏人然而工於時藝未必長於古文或好古之士又以八股爲不急往往略焉此才質之所以不齊也夫時藝之與古文豈有二哉僅以爲時藝而歷覩之曲從風尚俯仰繇人則雖纂思綺合祇可獵取科名而欲其傳於後世奚可得也若斯者無實學前輩如震川鹿門荆川諸先生皆有特識不專以科名爲務居恒誦讀繹程朱之理而沉酣於史漢八大家得其精蘊凡遇一題心手交應是以見之者卽時藝而可想見其爲古文至今百有餘年覩其古文諸集又未嘗不思

其爲人嗚呼合時藝古文而兼擅其長者代不數人而况其出於兄弟者哉江都有許子曰力臣曰師六皆工時藝予深悅其試牘而臺司會課觀風皆屬予評次予輒以之冠軍是時廣陵英俊濟濟多人而以貧窶少年駕諸名宿之上予不以爲疑者蓋嘉其能以古文爲時文也自是而天下知有二許矣憶今之人一或知名則揚揚詡詡片詞之發人競誕焉有不須而規者則艴然怒矣二許虛懷集益廿年來奮志下帷不啻當日而一堂之上互相師友是以其學日進於高明今其時藝固已可傳矣而所爲古文亦已成譜矣師六先出而問世且曰先生其爲

我序之、予惟文章至理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如山岳之峙立於兩間實有可不朽者存乎其中故歷秦漢以來或昌明而博大或離奇而奔放或淡宕而舒徐苟能自成一家則可以垂之百世而不泯昌黎曰戛戛乎陳言之務去不去陳言烏足以為文乎予膳子孫兄弟也其學本同而所以為文則各不相襲使其襲焉亦何足以傳世哉逆觀試觀力臣師六各成其為大家不屑循人亦不自相襲今驗之古文亦然師六之文以言其氣格則蒼勁也以言其神情則生動也以言其波瀾則老成也以言其聲調則雅潔而鏗鏘也至於斷續離合之間別有風韻而其敘事之工直追蹤於司馬子長斯洵所謂實學者耶傳諸後世必無疑矣然師六之可傳者豈特文章而已兄弟三人恪遵仲容先生家訓禔躬敬慎家務悉綜於長兄其長兄念修視力臣師六猶之乎子也力臣師六之事長兄猶之乎父也此其孝友又代不數人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其不信歟甲申之夏予與二許言別己酉始再聚於邗江予既嗟歲月之蹉跎又羨二許之學積而名成可與歸茅唐諸公並垂不朽區區科名之遇合奚足重哉噫二十年前予因時稅而想見其為古文千百年後讀茲編者又必因其文而益見其為人矣

老○蒼○映○帶

另抽一段見○文人以師為重○

又○忠

照○應○開○合○有○法○

陳言夏曰、是總敘二許之文却是專敘師六之文或合或離錯綜變化極文家照應之妙憶剛謁吾師於邗署吾師極言二許高才剛已心誌之今讀茲序而知古文造詣又至於此則當年藻鑑洵非偶然矣末段歸重孝友足徵世德文又以人重矣

陸渠黃稽古錄序 名士黃福州興化縣人

蘇子瞻曰、博觀而約取、即孟子博學詳說之義也。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世俗長頸而好箭、惟求類語纂要之書、獵取其詞以資翰墨、遂自矜博洽、名約取、誰能彈心經術、尚友古人而論其世哉。昭陽陸渠黃先生、陸子懸圃之父也。少工舉子業、而擁書萬卷、周覽無遺、尤究心經術、嘗取六經廿一史諸子之文與四書相表裏者、彙而錄之、歷數祓而始成、名曰稽古錄。其子人瑞暨懸圃、藏之於家、將梓行、屬予序。昔有問予者曰、魏公未嘗以腦許人、遍閱醫書、獨無補腦之藥、何也。予曰、有之、其方甚廣。

腦人鮮能用耳。夫腦生於識、識生於學。四書五經與歷代正史皆能益人神智、俾浩然之氣充塞兩間、而匹夫不可奪之志勝於三軍、豈非補腦之良劑哉。閒渠黃輯茲錄、將三祓不下樓、與廣川之足不窺園何以異。其志銳、其心專、如此、安其學識日深、而垂休於二子者、未有艾也。人瑞規言矩行、守身如處子、而懸圃博貫古今、為世高士、人第知其好學勇行、為間氣所鍾、抑知其得自趨庭、早已習成若天性乎。噫、有稽古錄而後可以言博、有稽古錄而後可以言約。彼世之自名約取、與自矜博洽者、不亦可憮然悟哉。

許力臣曰、從博約立解、學有本源。中間讀書補腦、尤為創論。宋太祖平淮、携書數千卷、將帥嘗披堅執銳、乃擁書以往、可知補腦之說、為不可易。

王汲公曰、語多關鬮、實與六經相表裏。

陸懸圃文集序

懸圃之殫力古文也蓋有年矣歲己未予將特訪於昭陽而以山水之役遇諸海陵憶昔辛巳懸圃年甫十三予簿其試牘置前茅知其他日必將以古文名世也今三十九年而懸圃竟以古文名矣懸圃謙謙恂恂執弟子禮不稍踰夫才如懸圃乃能遯世無悶譬猶未字之女固守類貞較皓首從一者其難洵百倍哉則予嘗以懸圃爲師而致以師道自居乎師也者師其德也師其業也無德業之可稱而妄自居人前愧也舉世相習重文緣一日之知遇輒奉爲師而居之固不疑矣予嘗自揣不過以於陵仲子之操爲簿書吏浪得虛名而耻聞寡見即尋常科第之師猶有所歉況如吾懸圃者其敢自爲弟子乎懸圃自高其志落落寡合同邑李映碧先生與爲忘年友愛而敬焉映碧爲士紳師表其生平澹泊無所嗜惟積書數萬卷晨夕討論而尤精於史學懸圃以是得縱覽古今之書以成其名噫斯誠氣類相孚得於觀摩之益者歟夫士以器識爲先而文藝次之懸圃之人固不必以詞章見而即所著以觀亦源於至性深明乎天之經地之義人之秉彝而欲維萬世之綱常非泛作也其文不矜一格而於敘事尤工讀之者忽而撫膺忽而起舞忽而眦裂與髮豎若與陶彭澤金仁山諸君子晤對欷歔而經濟之大亦於其文見之造詣如斯即欲不名於世其可得歟（好照應）然則予於文章一道亦當轉而師懸圃矣而敢以師道自居乎請質之映（收得古勁）碧先生（而略遠）

（即此一語已足爲天下師矣次文意渾厚精至）

許師六曰惟先生乃足重懸圃之文惟懸圃乃不愧先生之序前後借師道設波亦可與師說參看昌黎自居於師先生不自居於師固各因其人而爲之說也

王汲公曰運筆如環意到筆隨忽合忽開乍斷乍續真有圓不加規方不加矩之妙

王氏三恭人錄序

賀讀三恭人錄而歎王君克承之能正家也予慕克承已三十年誠見曾恭教於寶應又與其子汲公崑繩交最善是以克承之品知之頗悉而內行之修早已約略聞之今夏遊邗江過汲公讀三恭人錄咨嗟良久蓋當承平之日無非無儀在中饋貞一亦非難耳惟板蕩之秋患難流離備嘗險阻乃能各盡其道俾賢人君子無內顧之憂而得全其志節保其子孫以垂令名於久遠則世所希有而足爲後世之儀型也同人詩傳之所繇作也元配徐事姑孝明於大義其時國事拾攙克承公爾忘私

而恭人以澹泊勤勞佐之乃生子數歲而恭人逝矣繼室魏敦行秉禮值闖逆之變攜幼女諸人並投於井雖烈士何以加焉三娶蕭夙嫺姆訓識詩書撫前子猶己生且不以祿養爲榮而訓之以道義乃亦不永其年此汲公兄弟所以哀慕弗忘也哉嗟乎人生伉儷莫不以偕老爲期克承屢娶者三其於夫婦一倫亦云缺矣然節烈彰聞儀接踵人世之不可必得者而克得之是又不幸中之幸也易言家人利女貞而上九則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自古未有不能躬修而可以正家者也克承至性過人其所以刑於內子者必盡其道故能內外咸正而相

與有成也嗚呼三恭人有克承而益傳矣克承以三恭人而愈著矣況復有經濟長才如吾汲公崑繩者哉

許師六曰開手文勢如建瓴敘三恭人極簡勁有法得左氏之神末歸到修身正家尤見學問源本

陸懸圃曰法度森嚴中饒有恣態兼歐曾之勝

姚象乾相書序

昔人有心相三十六善其理確而有徵以之觀人百不失一奚用風鑑之術耶然古有相貌者其驗如影響又有揣骨者談言微中其術益奇則是相法之書又烏可廢乎金陵姚象乾盲者也以揣骨著予昔曾試之徵之於事後覺其不爽予愈思風鑑一道足以知人奚可不講究乎象乾自刻長齋今年踰八十精神矍鑠如少壯斯已奇矣又將師傳相術與其所揣摩而驗得之靜悟者著爲一書以嘉惠後人何其立意之公平若此也嗟乎天下有盲者而能著書乎象乾既盲矣未讀書而能著書不

亦異乎然古有讀書貴顯而後人譏其不識字者其心盲也今象乾能著相書殆所謂盲於目不盲於心者歟予觀其說有與古書相合者亦有得之悟後而自爲發揮者雖文理未見馴雅而其公善之美意有足多矣嘗見世人稍有所得即秘而不傳惟恐人得之以行世乃象乾推已所知即欲人之共知似舉媢嫉之私心盡洗而空之歟其多壽與多男固其心有以致之歟噫象乾以骨相知人予且以心相知象乾矣然則風鑑之書亦可以不作矣

許師六曰從盲能著書着眼情緒留連灼波無限說到洗盡

私心尤出人意表作方伎小序亦能獨見其大真是作家

程世求隙駒詩序

人生之修短豈在年齒哉顏子至今廟祀則其詩千秋矣益無善狀可稱雖遐齡謂之夭可也如其孝行可傳雖少殤亦壽程生世求爲鳳羽之孫爲六息之第四子十歲時即竭力以順其親不幸廿有三歲而卒六息哀之集所遺詩數首而壽之梓名曰隙駒言易逝也噫人生百年無殊旦暮以世求之品而不獲永年似覺天道之無知矣然能孝於其親則令名將垂不朽豈以百年之壽夭爲其修短耶或曰鳳羽生平豪俠凡周急濟難皆極力爲之乃其孫亦不永年何也不知鳳羽有十餘孫六息

有子六人雖世求不壽庸何傷且以先師至聖而伯魚先歿則一時之修短豈足驗天心之厚薄耶予昔與鳳羽交善及予在廣陵距白門咫尺而鳳羽不以私干予以是益信鳳羽之賢已酉予至白門則鳳羽已長逝矣予不勝悲慟然年踰大耋而子孫繁衍孰謂天道無知耶噫世求不壽而有詩可傳後之讀其詩如視其人則世求爲不死矣予性好表章孝行而不輕以其名予人今世求實有其行安知千百世後不與古人並存耶

許力臣曰讀鳳羽傳可知翁之好交樂善讀隙駒詩序可知世求之至孝性成程氏有此二文可垂家乘

目錄

二十一卷

序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序

宮紫陽先生詩藝序

五經之不可解者莫如詩詩人立言或遠或近或寓意或借端竟不知其何所指乃後世强爲解說互相異同而究于詩人之意豈有當乎故曰詩之道不可以言語求而得然既懸爲功令則亦以言語求之而已矣作詩藝者必高潔而有蘊藉乃得風雅之遺意焉雖然善學詩者豈特以時藝見哉必得溫柔敦厚之旨以之持躬而涉世則自處超然與世藹然不見人之拂我其胸中靜泰無往而不自得然後知聖人所以教躬行者莫善乎詩豈特文焉而已哉宮紫陽先生世德而著文名丙子丁丑間曾讀其詩藝悅之即嘆曰此不留行之技也既而與家大人並列癸未詩壇于是先生以賀爲知言也今先生重梓詩藝而命賀爲序賀知時藝一道不足以盡先生先生所以砥躬礪行以爲風俗儀表當必有大過乎人者是則先生之品不待文而而著先生之文又豈待序而傳乎

黃雷岸曰尺幅中亦索源竟委子固先生之後勁

燕臺制藝序

世傳歐陽永叔見人輒談吏治而不及文章謂公不矜其所長夫文章之道發乎性情而繇於學問宜其與政事相通也而永叔乃曰文章止以潤身政事乃可及物是分而二之矣此其故何哉蓋取士以文則人皆殫力於詞章而不究心民瘼不豫講乎治道暨乎素未講求而一旦膺其任欲其不習而自能也斯已難矣觀永叔贈張洞古風而知其憂民之深也救民之切也是以諄諄吏治而不暇及其他豈特不矜所長哉予昔在仕途見優於詞章者往往闕于治行而士人皆爲之嘆息於不已且謂文章不足以知人此亦非定論也若予友匡麓則固有兼長焉匡麓之名早著于吾鄉凡學使者與撫軍郡邑皆首拔之吾鄉之士皆稱其制義疏宕有奇氣其篤於交道有古豪傑風予亦於試牘之流傳者得其大槩而想慕其爲人頃以山水之役偶過樵川樵士相見者咸誦其才能且謂憐才好士之誠無有過焉者是文章與政事可以合而不分矣又何不可以及物歟而天下之言文者又安在不足以知人歟今觀其燕臺制藝有典重而紆徐者有俊逸而清新者有浩渺而奔放者有停蓄而淵深者不可以一覽而竟若取匡廬之廣大彭蠡之瀯澄悉收

為筆墨之雄奇變化而不可測斯踞海陽之勝而為吾江右之大觀也哉今同志者爭梓之以行世而索弁言於予予以為文章豈足以盡匡麓而予之言又豈足以盡匡麓之文乎匡麓循聲卓望蓮于江湖固將以事業顯而不必以文章著然文章與事業正不妨于並傳也歐陽永叔與曾子固既以文章名世而又有翹然可觀之實政傳諸數百年而文名乃因之而益重匡麓愷悌君子也將見寬仁之政徧洽于民心群黎百姓咸與樂只之歌則天下之言制藝者必將曰文章之可以及物也如此論文之足以知人也如此是政與文合而為一可與永叔子固

並垂奕世而為吾江右之光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徐仲光曰立意重政于文便高一步文特清折可玩

葛又月窓稿序

士欲有為於天下必先自立其志志在溫飽而能澤被生民建（志字至一○稿之骨）功名于不朽者未之有也宋王孝先正色立朝而為社稷臣范希文以先憂後樂為心竟能出入將相而置天下於磐石之安豈其才獨優哉皆志之所為也葛子又月夙著文名試輒冠軍每與之談論見其好善之誠與憂民之意溢于言表蓋知綱常名教之為重而以求田問舍為可鄙其志固已遠矣而登賢書遂能淡明義利而恥言溫飽則將來之所造寧有量乎夫人生（言之轉入深○看）仕宦不踰三五十年非行道立身孰能傳于後世古來卿相不

為不多矣即以將相著名者不乏其人然數世而後影滅聲消而世所稱頌仰止者不過數人而已士人所恃以不朽者豈在乎科名乎又月世德相承其高祖為中州左藩曾王父為滇南觀察皆著名宦鄉賢其王父司空又與賀為同年累葉簪紳令名弗替其源流固已遠矣又月嘗為予言方伯公離任時有美金萬餘悉封識不取其廉也如是則其子姓之多賢不亦宜乎夫以清白遺子孫而奕世載德無忝前人亦足徵廉吏之可為矣彼以聚斂為能事而僅赫奕于一時者其能與公比盛耶又月為文倚馬立就皆清新俊逸不屑艱澀而得心應手自有瀟

洒出塵之致其所作寔繁以公車行迫祇梓數十番而屬予爲序予久踈此道曷敢妄許惟喜其有志知其必建功名且慶廉吏之昌後足爲斯世勸故樂道其事而書之

結來有力

周鹿峯曰以立志有爲克繼廉吏期許又月大得古人獎藉之法

董成一詩藝序

人品之高下不在乎科名也文章之得失不關乎遇合也有志之士必先自立其品而後出其餘緒以爲文至於遇合則惟聽之於天安之於命焉而不自計其功況才欲練達有可期於他日者豈以目前之一遇爲重哉巳酉仲秋予客金陵邂逅董子成一郎以詩藝示予臨場近作幾百餘首非精心銳志奚能致多如是耶予觀其所作皆瀟岩空靈無一寘筆俾詩人若遠若近之意悠然逆現於筆端予曰技至此乎可以必售矣乃不售人皆爲成一惜予曰士君子於科名得之愈緩則其學愈深而

有裨於世道者亦愈大如松栢之茂倚日參天之榦非久經歲月備歷風霜烏能遽勝於凡卉哉然則其得榮而不易者正其可歷久而弗渝者乎今成一志不在溫飽而究心治道矣則其歸也必廣求濟世安民之略以爲拜獻之資他日見知於世而不負乎科名將於是焉卜之嗟乎不計其功而能自立其品豈以目前之一遇爲重哉

羅叔子曰高文老筆何啻置身百尺樓頭

許師六曰古人小序多從遇合感嘆此則寓感嘆於激厲之中乃知物之爲猶獗笑者未嘗不可變化風雨也訊之躍然

啓蒙草序

予少讀小題見東鄉魏合虛之文瀟灑穎異嘗想慕其人今觀啓蒙諸草何其似合虛也非用深心取適於妙其能靈俊若斯乎吾思古人爲文以神情意趣爲主故心手相得恣態横生長篇短幅無施而不可否則敷衍補綴猶土木爲偶耳烏足以言文哉吾友黄映之忠信長者有無懷葛天之風惟不以俗塵染其心故其年雖衰而文之韶秀與新發于硎者無異嗟夫以映之之文不獲一遇似重有可惜者然合虛策名於神廟當盛世而遇明君上之不逮關閩理學羽翼經傳以興禮樂而致太平

次之不得掌絲綸之重登著作之堂昭祖宗之功德熙令緒于無窮而僅以雕蟲小技與後生小子角力而競名不亦自貿明時也哉是浮沉於仕籍洵不若半阜比樂弦誦之爲愈也况邇來六十年間孔棘且殆又有求爲合虛而不可得者則映之之不遇殆亦得全乎天乎嗟乎士之抱才淪落如映之者又豈可勝數與

徐仲光曰能暢其所欲言

陳言夏曰澹蕩全似歐陽子

劉荃宗遺卷序

從來未有梓殊卷者殊卷之梓自萬曆己酉始也尤未有梓遺卷者遺卷之梓自艾千子始也千子於樹後楓剞數藝以示天下且自評其所以俾人不能贊一辭人以爲異予曰非異也不願世人而岸然自得此其所以爲千子也予偶過章門邂逅劉子荃宗欲梓其試牘而兼梓遺卷屬予爲序其亦有千子之風歟予愚蒙無似憶昔庚午倖獲自知學淺不敢梓殊卷而友人强之乃勉焉從俗及庚辰禮闈亦如之雖梓行數藝然深自愧悔矣余離二股業已四十年於時藝之高奇茫然無識曷敢輕

于論文乎讀劉子之文如怪石巉岩懸於深淵又如枯松倒掛倚于絶壁令人見之而惕然以驚洵目中所罕覯者即高明未必能測况予之淺陋乎昔人論文以布帛菽粟爲可久蘇子瞻云漸老漸熟乃造平澹非平澹也乃絢爛之極耳劉子以世家名賢之子來日方長其所造寧有量歟

胡絅文曰抑揚頓挫可謂曲而有直體矣雜之歐蘇諸題跋中當是絶妙小品

山水緣草序

朋友一道其貫於五倫乎夫交自外至比之父子兄弟不爲不疎而四倫內此則不能以盡善何也所以講習而輔仁也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但視其所友而其人之品行可知矣吾師陳乾庵先生昔任鈞陽湶已無私士民咸愛戴之因抗要津以全民塚故奏最而左遷及司榷邗江薄稅通商舟無殘滯乃飄然解組竟以泉石自安至今四十餘年鈞陽父老道及仁政猶有欷歔泣下者非德澤入人之深而能若是乎賀以山水之役偶過邗關念爲吾師舊遊之地忽遇同年林子平山而淵源之感

愈覺油然不已也平山質直恬澹昔司榷南新湶已薄歛而且加意於作人今優游三逕確乎不移皆與吾師合轍問其所友則與吾師居同郡也舉同年也意其素所講求必皆道義故司榷而廉平不苛閱世而終始弗渝豈偶然哉賀於此益思朋友之講習爲不誣也平山昔晉秦梧觀察使移疾力辭遂悠然世外其爲文深秀陸離有司馬長卿之博麗焉邂逅邗關出其文示賀而使爲之序賀不能爲文但知平山之爲人而思其相觀而善必有得于朋友之益然則朋友一道實貫乎五倫而求友者其又可緩乎哉

有厓

許師六曰叙林君文却從乾庵先生說入繇師及友又繇友及師反覆懸照有情有法至朋友貫乎五倫尤有功名教之論

因友而念師文情懇摯發出友道爲觀摩之益確論不刊　弟敦貴

續越遊草序

續越遊草者予友張孟常司權武林之所著也父執張道益先生昔令台州孟常往省焉因有越遊草之作今二十餘年矣以司權至而有感酧諸詩遂名之曰續越遊草示不忘舊也在昔雲章諸子皆有文名而孟常尤著吾師文止先生與大士千子咸稱其文爲江卿領袖益不誣也當其少壯將著述之富有百倍于兹者然皆爲兵燹之所盡今再遊西湖蕭然垂橐猶有先正之遺風焉吾嘗思之而嘆造物之不齊且嘆人情之多異也何也富于田宅者逴逴貧于學問求一詞之足傳不可得也孟

常世爲守令皆無儲蓄而躬自宦遊游歷中外者幾三十年乃家無立錐而稱貧以爲衣食且無一椽之居而假館棲宿焉昔人謂家徒四壁今孟常久宦井四壁而無之則方今田宅之貧有踰孟常者乎然其銳志宏才多識前言往行淹貫六經諸史每一談及如數家珍則今人學問之富又有踰孟常者乎吾故嗟造物之不齊者此也雖然世之營田築室者汲汲皇皇既克然有餘而恒自患其不足甚者憂形于色而弗能解何則不自知其爲富也今孟常貧甚過人而恬然不以介意自忘其爲貧矣乃潛神覃思以研極于古文夙夜弗倦其學問之富亦不自知吾故嘆人情之多異者此也噫造物之不齊繇于人人情之多異繇于習習與性成其斯之謂乎予貧與孟常居同郡少同學今又同病相憐然貧所歉者兼貧于學問視孟常之博雅不啻逕庭豈造物偏嗇于予哉實平生之惰窳所致也今孟常以詩示貧而俾爲序貧不能言詩但知孟常之素行而見其學問之博貧優于人其性情之正不俗乎俗故舉造物人情之不一者以語之孟常其以斯語爲然乎

陳伯璣曰起落開闔賓主相形處神似昌黎

陳言夏曰文兼韓柳之勝而豪俊疏宕之氣又足以副其中之所欲言

繆克成曰以造物人情作二大柱又以貧於田宅富于學問作四小柱廟陣如五花八門奇矯不測此變化于唐宋八大家中而得其神情者也

集古四言序

天下之廣億兆之衆皆情之所結而成在昔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所以度越凡流者豈有他哉亦情之特摯焉耳盖人生五倫不患其過情怕患其不及情故兄弟多疎而朋友尤甚俯仰之間遂成向背艮可慨也惟夫婦或過于情而未得其正猶之乎不及情耳善言情者莫若三百篇盖六經皆言理而詩則專之乎情情動于中不能自已而託諸聲韻以傳之俾人于咏嘆悠揚之際有以潛移默悟而不知是以人無智愚讀蓼莪歌棠棣詠宛鳩則孝悌之心油然而生雖莊語格言其于以感人未必若斯之速也杜少陵詩所以冠唐一代而羣譲厥能者其情至也然情之所至理亦至焉宋人傚之而弗幾其萬一者何哉專于言理而不及乎情故無足以感人也工部張孟常篤情倫理感愴悲號偶作四言古風皆集毛詩成句鎔鑄風雅如出一手人詡其奇而貿以為非奇也自寫其情之所至而昔人之性情皆與之合則昔人之音節自與之符故能以四始六義供其榷灑而組織之工雖專門名家有不逮噫孟常與予交四十餘年如一日陵谷已遷麗澤無改是亦朋友之情也夫

陳伯璣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此語自隹然不若茲篇婉而盡可謂善於言情者矣

吳搏九封翁詩序

予昔任廣陵與毘陵吳生有一日之知今三十餘年矣吳生過訪寒廬持厥考搏九封翁詩集拜求弁言予曰戀推是心也亦可見其孝思歟視遺言如拱璧廝欲傳諸不朽可無一言以贈之歟孝經曰終于立身蓋君子之事親也莫先乎養志出則爲世安民處則居賢善俗要之敬其身而已矣敬其身斯不忝先人之遺訓而可以無愧于所生此之謂顯親豈區區一第遂足以揚名哉庚寅辛卯間吳生爲金川令剛搏九歿迎弟至不欲以家累相隨且嘗作書以勉之當是時吳生奉命惟謹故値亂

離之後曲盡苦心撫綏格來遂得爲西江之循吏及再任玉禾距吾鄉頗遠不知其所行何似然吾特取其去官何也其去也因失鞘于河也石溺而舟沉非吳生罪也以俗情揆之猶可勉强圖復也乃恬然竟去能不戀戀于一官府亦知五斗不折腰之意乎間搏九初爲介弟後爲封翁皆屏跡公庭而守身若寒士意其見子去官必恬然曠達不以祿養爲重輕則不必觀其詩而可以逆億其爲人今搏九逝矣吳生雖歸求爲昔日之養不可得矣其惟夙夜兢兢思所以守身以光前人之令緒乎昔人有言曰賴師友之訓乃知用功于性情故心氣和平常求已過而不敢以勝心加人雖暴橫相臨亦惟自反嗚呼能知此道斯可以立身矣得立身之道俾人皆曰幸哉有是子則所以揚厥令名者莫大乎是吳生昔在金川旣遵庭訓今將以敬愼立身者爲顯親之實際則吳生之孝思豈特表彰遺言而已耶薛文淸公思親詩曰懲忿敢忘當日訓守身期佩昔人箴特以斯言爲吳生贈

毛仁仲曰以立身揚名爲大指又只言其不欲家累不喜祿養則其人之品行詩之品格自可使人咀嚼妙于立言

黃雷岸曰浩然經術之旨其言藹如

劉子翼詩序

詩豈易言哉善作詩者蘊藉宏深以虛運實如鏡花水月在有意無意之間王敬美曰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可以力學得不可以造次求故唐以詩取士而代不數人人不數篇則其難可知而況于今日乎然今日之詩號稱最盛者何也志士高人類多出遊于外周流名山大川與天下之賢豪長者交以廣其學識故發而爲詩雖留連光景而意興所至輒成佳韻逍遙躋躋滿志而寫人情之所難言或曰交遊饋贈取給于一時奚能工又奚必工乎予曰不然夫朋友一倫亦綦重矣唐詩云欲交天

下士未面已虛襟又曰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古人以朋友爲性命則交遊贈答曷敢視以爲輕乎孟子謂恭敬者幣之未將夫未將而存恭敬斯可友天下之善士而久要于不忘則饋贈以詩亦猶幣帛之陳不敢輕易而必致其誠敬焉耳夫以忠信之心定交則交必可久以忠信之心作詩則詩必可傳此豈剽竊阿諛牽合餖飣之所能哉偶遊廬山値毘陵劉子翼班荊而談懽若平生遂以詩索序予見子翼之詩雖皆近體而多秀句殆有盛唐之遺意而年少虛心其進猶未已也乃不揣固陋而爲之序

歐陽石臣曰詩以言志能從誠敬出之方見風雅之遺當起陶謝諸公與之深譚此道

胡綱文曰卽投贈近體論詩而拈出忠信垂教亦因題立義也然無方之議亦於此可見一斑

黃俞邰曰本是應酬詩却說得如許鄭重便增却許多身分地步極高

犀照和尚詩序

犀照禪師爲諸生時有文名痛甲申之變遂棄舉子業而隱于禪予雅慕其人未能覯止偶遊廬峯觀瀑布溯濂溪考亭之勝跡而詢義門之遺址與夫晦節之故居盤桓月餘偶寓古承天寺欲訪犀照而犀照已爲逝波矣予拊膺長嘆悵然不已會其徒瀨菴與語相得遂持犀照詩文請序適予將發棹未能詳閱祇讀弱頭數篇生氣凜然低徊吟咏遂覺有神交矣噫犀照以冰玉爲心始終弗易能避紛華之境而托疾以辭此豈世俗之高僧所能望其肩背哉予雖不覿其面而已得見其心矣既見其心則千古亦若同堂何必把臂暢談而後爲聲氣哉獨惜犀照雖屬方外而依然儒行使天假以年則所造何限乃溘然朝露予能無今昔之感耶瀨菴抒其舊寓若不忍離雖境遇淒楚而適然安之且珍其遺稿而必欲彰之可謂不忘本矣噫乎滄桑既改轉瞬遂若路人安得世皆瀨菴俾父兄師友之倫猶存于此日哉

危二爲曰逃儒入禪而依然儒行此中自有妙理先生親見本原遂令方外神交宛然如昨

瀨菴詩序

詩至今日而盛極矣然予以爲非盛也乃衰之機也何也詩以道性情故能觸境感心自寫湮鬱而寄人之所難言今特以之代筐篚爲贈答互相標榜漸稍詖詞且步韻相沿而性情不可復問矣以是而言詩其可乎雖然亦有異乎儔侶者未可以此槩人也予偶遊匡廬過柴桑邂逅瀨菴得其詩讀之有雅淡似陶者有沉雄似杜者類多悲憫之意而無誇詡之辭且釋子偈語一洗而空之噫異矣鍾伯敬曰凡應制詩不帶郊廟氣隱逸詩不帶山林氣乃非俗筆今瀨菴之詩或咏物玲瓏或寫景瀟逸皆自抒其性情而不爲禪林之習氣所囿殆所謂異乎儔侶者歟予生平不好浮圖未嘗與禪林語而獨于瀨菴有契焉者何也瀨菴之善蓋不專在乎詩也聞有一武人醉臥濕地瀨菴呼之使醒弗聽既而曰吾憐爾受濕非他意也猶不聽未幾其人患瘋求救于瀨菴瀨菴衣之食之而勸以行善于是其人頓悟而以好生爲心迥殊乎介胄矣予嘗謂人生斯世不問出世入世皆以濟人爲當務而門戶亦可以不分若瀨菴者其洵能濟人者歟廣而致之則所濟無涯又當于語言文字之外見吾瀨菴矣

原缺第二十二至二十四葉

歐陽石臣曰文章自有本領如斯文歸結齊人一念便不墮野狐禪。

黄伯衡詩序

善詩者句中有繪圖焉善繪者圖中有風韻焉蓋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俾人一覽而躍然勃然有不容不動者則神情之所致也。元道州舂陵行覺愁苦仳離之像溢於楮間因足以感人矣鄭介夫之流民圖吾未知其何似然能動人主之咨嗟而懸兆民之困苦則與變風變雅之所言何以異是則詩與繪事不可合而爲一乎然理雖同而事則異求其兼擅所長者不亦難乎黄子伯衡賦性穎異而不憚勤勞既長于繪事矣又工于詩其詩涉繪事者則尤工焉每一題至則揮毫落楮旁若無人其格高而韻勝氣足而意全者皆逼繪也豈非精神之所特注遂有迴盼倚侶者乎

古韻鏗然

憶大江以西頻歲有祲矣道僅相望矣若華嘆鮮飽萇楚樂無知矣伯衡覩茲亦將賦舂陵之行歟亦將繪流離之狀歟士君子究心民瘼豈以出處爲異同歟

胡納文曰以無所關係者言之則詩誠詞人小技而繪畫尤藝事之工耳獨能蒿目時艱遂可上繼三百篇而比美於師規工諫矣大儒之言有關世道如此。

周鹿峰曰雖詩序也乃於詩中有繪寫出有關民瘼一段至情行文復古致磊落。

棐步山房吟序

棐步山房吟韵遠許君所作也韵遠爲浙東名士聲氣最廣王季重劉念臺倪鴻寶諸先生咸器重之其後以數奇僅貢于雍爲毘陵別駕服官多惠政不踰年而遊滄桑遂肥遯矣及其子琴公爲銓部韵遠逍遥雲水若不以之繫懷予以是高其品也頃浪跡金陵過其地而不見其人感愴多矣琴公持此編請序予益知韵遠之人爲弗可及也矣亦在富貴中而無一言及富貴是詩也本山居所作也而又無山林之氣予初讀之但覺磊落幽異悉去陳言卓犖而不可幾迨尋繹再四始見其思深其志苦特音節和平蘊含而不露耳噫韵遠之造詣何遂至是哉在昔王劉倪諸君子朝夕所講求者惟以忠孝爲本故及門之士觀摩浸潰終身佩其教于無斁韵遠遊于念臺公之門及其老也猶好交天下士而天下之名流亦樂與之接是以學博而才日宏出其餘緒以爲詩衆人莫能幾焉然則聲氣之裨益固非淺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夫友生豈可漫求哉必其人輕財重義遊歷清要而能卑以自牧視朋友如側溺焉不爲有道之所鄙若彼夙夜持籌而閉戶株守視朋友一倚如浮萍之相值視疇昔故人漠然置而弗顧者其志氣日趨于汙下雖食息天壤未足比于人數也以視韵遠懸若霄壤豈特逕庭耶嗚呼韵遠情摯而詠深矣其詩之温柔敦厚怨而不至于怒憂而不至于傷也浙雖多才得不推爲翹楚耶惟是才如韵遠而不獲校文天祿應制于承明而僅以琳琅之什寄慨於華陽小峴間吾不能不滋惜矣

陸懸圃曰低徊讚嘆大約在敦聲氣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也閉戶守財者寧無汗媿

王汾仲詩序

予以山水之遊至白門與王子汾仲暢談因出其詩以屬予序之予昔于制秇中極推汾仲謂其可以傳世不特名于時也今三十年而詩之造詣又至此乎慷慨沉雄而古風之洗練渾乎晉魏予何能贊一辭惟思汾仲新安人也而籍本芝郡又僑寓于金陵乃新安之人咸曰此吾鄉汾仲也芝郡之人又曰此吾鄉汾仲也金陵之人則又曰此吾白門高士也予幾無以辨惟粲然笑曰有爭為同里者其人之品行可覩矣噫均是人也乃有擯為他鄉而必不受者又有爭為同里而令人不能辯者何其異也豈地以人重而人不以地重歟閩有一薦紳文名特著且位列清華祖籍新安而僑寓武林乃詢之武林則皆曰此徽人非吾鄉也問之新安則又曰此浙人非吾鄉也使其人而在不幾無駐足之所乎又聞江北一宦寄籍江南亦一時赫奕今傳兩地之邑乘皆削其名而不收其視汾仲不迴隔霄泥乎予于此益知地以人重而人不以地重矣說詩者亦嘗作是觀矣陶彭澤詩亦不多而覽者肅然起敬至若宋之問儲光羲諸作未嘗不工也乃覽其詩而溯其生平或令人憤或令人惜何也然則士君子之足傳者固有所在而不在于詩歟雖然敦品行而有風雅益足以傳若汾仲之氣義即不以才技鳴後世亦爭傳之而況風雅之宗又有追踪晉魏者乎是則人不必以詩重而詩愈以人重矣

程星槎曰語語是叙詩又是傳人其行文古澹如讀南華秋水篇令人灑然如讀諫院題名記令人凛然

目錄

二十二卷

序

內省齋文集卷之二十二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序

贈徐叔亨序

東林之名自顧涇陽先生始也涇陽與諸君子講學於東林書院厥後請建儲爭三案矢心爲國不縱詭隨而東林之名遂著於天下當魏璫煽虐世之患得患失者靡然從之士風日下而滄桑之變已醸於玆矣於是有志之士益知東林之爲賢戊辰而後門戶截然雖迭爲興廢而忠誠廉潔正直不阿與究心民

瘼者大約必屬之東林當其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自至不能強之而使合亦不能間之而使離此其故何哉氣類之相親莫之爲而爲也故雖外吏無權與諸生未仕者莫不有涇渭之分焉綏安徐叔亨博聞君子也嘗語予曰吾初入膠庠即有志於天下見附璫諸人爲士類所不齒遂之吳越遊高忠憲門肄業東林書院是時馬文忠公猶在諸生中與吾交善嘗以救蒼生安社稷相期乃予屢試淪落竟無益於天下迨甲申聞變即棄舉子業閉戶習古文辭或寓意花鳥至今三十年而吾亦已老矣噫信斯言也叔亨其有志於天下哉假使叔亨少年即得肘

而篤大抒其夙志則其所建樹豈可尋常量歟雖然馬文忠公與諸君子竭力匡時竟以從容就義著而於進賢退不肖以救（兩股文情委折得妙）蒼生而安社稷者其志卒未能行也卽使叔亨得遇於時竭力經營不過爲諸公之所爲而已烏能盡展其經濟哉又使策名委贄未處其地而未値其時若賀之進退維谷前疐後跋而抱疚無涯則求爲花鳥文章之樂其可得乎則當年之不遇未必非叔亨之福也賀筮仕邗江冠帶縲絏見昔日娼璫者輒疾之如仇而遇倪文正馬文忠諸公若有神契焉諸君子亦過爲稱許而世遂目爲東林嗚呼甯拙外吏安敢盜附於淸流況硜硜

鄙性豈屑爲攀援附會之舉哉猶記士大夫過邗江談流品者賀嘗語之曰爲東林所擁戴者皆君子而擁戴東林者其間不能無小人或曰何以別其微賀曰無他義與利之分而已矣古今無嗜利之君子必無不嗜利之小人當時以爲確論然氣類相孚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如璫燄正熾乃從學於東林叔亨之趨向不已度越凡流歟賀於出處皆迷不惟愧馬文忠公且遜（非先生不能爲此言）叔亨遠矣庚戌夏五始見叔亨之文而知其有志于天下其得於高忠憲馬文忠之造就信不誣耶嗟乎使東林諸君子秉樞政所以弘敷其所學則將衆正盈朝生民被澤大帥得人封疆永固奚至幅幀日蹙遂有陵谷變遷之患哉俯仰追惟不能不爲深慟矣

張幹臣曰情詞婉折一唱三歎有遺音如歐公之序梅聖俞穌舜欽也

文允言曰明目張膽而正告之是三百年來一篇大文章中有云爲東林所擁戴者皆君子而擁戴東林者其間不能無小人尤萬古不刊之論

送周伯衡觀察北歸序

賀少時聞一廉吏爲士庶所歌頌者輒羨之慕之必詢其所行而心誌之欲奉以爲楷模意之所鍾無間遠邇也雖然未能數數覯也僾于才者或闕于守潔于操者或窘于猷者精于一方者遜乎其地而聲望遂衰矣求廉能之實際茲其難哉乃伯衡周公正直忠厚之品甲於天下以詞林清署出爲觀察莪移嶺北功德著於虔虔之士民頌之曰自公之來吏畏民懷樂只君子來何暮哉未幾移洪都洪都之民又從而歌曰紓盜安民無慾之剛悠悠德教惠我無疆既而搬儲計積弊一時鹽米之

地皆化爲水檗矣吾鄉士大夫咸頌之曰處脂不膩淸畏人知廉頑立懦允矣吾師賀聞士民歌頌而爲之忻躍爲之舉手加額曰有是哉以平生所羨慕而未能數覯者今乃覯之且得澁吾鄉邪雖杜門廿載未能諜而然心竊向往之矣居無何使君以擾累議遷吾鄉士庶莫不咨嗟流下如脫慈母之懷悵惘而無所適咸相謂曰奪我神君何斯民之否也繼孫觀軒冕優游泉石其如吾民何也賀乃喟然曰嗟乎以平生所羨慕者僅乃見之而今忽移而去哉所以爲桑梓惜者其能不十倍于恒情哉昔唐韋公文明爲吾鄉觀察使恩覃八州士民歌頌之厥後

宣宗命勒其功德於石又因百姓思慕乃官其子孫以爲天下循良勸今使君之仁澤實並於韋公矣吾鄉士民之愛戴不後于唐時矣則他年之勒石以紀功而錄後以垂勸者豈有今昔之殊哉抑賀思使君之賢出處皆有所爲今且爲六月之息必將親賢揚善主持風化以予惠西江之道訓鄉閭而培後進俾凡治身治世者咸以使君爲法然後出而爲霖廣諸萬邦而無間傳諸百世而弗諼豈特循卓之聲洋溢巨廬彭蠡之間云爾哉賀又將傾耳德音奉以爲楷模矣

徐仲光曰音節和雅情致纏綿惟斯文足以重觀察惟伯衡觀察之賢不愧斯文

送劉滄叉先生歸安福序

一鶴主意

古今之急流勇退不以利祿營心者豈易覯哉蓋有以官爲家竟不欲歸者矣有爲一官所累欲歸而不得者矣又其甚者有老耋倚閭亦寘之弗顧矣雖齊土若邑猶冐險爲之而況名邑乎況於沃壤乎乃滄叉劉先生則異乎是先生司鐸吾豐旣稱得士頃擢三原三原之韡買逕於章門願欵資斧謂陜右天下之沃壤也三原關中之名邑也由此擢高位者不可勝數若肯一勉行則名貨兼收所得曷有甚乎而先生辭之愈力惟以安厝前人爲急務聞者皆歎息稱賢謂先生此舉洵不爲利誘也

不忘孝思也宜爲家大人之所敬也伯父翔懊翁與先生同譜家大人篤于念兄故今見伯父之友如見伯父焉所以敬先生者不敢稍等于平交且癸未釋褐即樂儀衡門與先生今日之勇退殆有同心是以相得者日以深而相敬者日益摯今先生還里其能不介然于懷歟他日先生優游三逕回憶嘉禾知必有眷懷靡已者倘獲邀福於先生家大人期頤之歲先生責然來思俾金淵琴石間復覩長者車轍其樂當何如耶

徐仲光曰抒寫盡致起結濟宕綜折善學廬陵之文

淋漓有致善于立言讀至末段令人擊節 弟敦賀

送駱成菴明府歸越序

成菴駱明府將歸越友人貽書於賀欲賀爲序以道其行賀嘗讀至樂堂詩又覩其臨池而想見其爲人必超然遐覽倜儻非常之士然山川稍阻未能相識惟閩諸友人曰成菴之爲令也恒以百姓之憂爲憂瘝心夙夜思所以恤之（高人神情）且舉天下之寒士皆思有以庇之及其去官也曠然怡然若閒居無事爲日惟賦詩飲酒而不以得失榮辱動其心嗟乎此豈衆人之所能及哉陽明先生曰人居恒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折平時忿怒者至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至此能不憂惶則學問之功

見矣若成菴者其足以語此歟夫天下之無往而不樂者豈其心獨無所憂哉蓋其所憂者不在乎一身則其所樂者亦不因乎境遇彼常人仕宦惟知自利而不顧其他及稍遭拂逆則戚戚若無所之終日營擾於胸而不能自解凡世之拘文牽俗而不敢爲希濶之行不能爲濟人利物之功者皆繇此也若成菴之自得洵非衆人所能及矣成菴在任時天下想望其風采持詩文相賀者趾相錯也惟賀客槖其人未能一通尺素徂秋始避逅章門倏爾言別今成菴來遊盱水賀欲與之陟二姑觀瀑布謁明德夫子祠以遡古人之遺風迺賀未至郡而成菴遂遄

行矣噫天下之多賢無踰兩浙成菴既歸集名俟於湖濱亦將
闡先儒之學以垂令範於來茲乎名教之中其爲樂也大矣
呂錫馨曰成菴與德三十年性命友其詩文雄秀自喜人亦
磊落不羣一經品題愈覺超然遠矣
吳中山曰文氣簡潔古雅似昌黎送友人諸序
極易窘澀處偏說得妙緒紛來引用講學語却不迂腐頓挫
吞吐俱得韓歐之神 弟孜貴

送金石菴明府序

文章與吏治實相表裏蓋治道皆備於經史是以善爲文者博
聞廣見以資其學識而豫其經濟未有不精於吏治者也昌黎
之守潮延趙德爲潮人師於是士習民風爲之一變東坡之治
越也築堤捍患賑祲恤民至於今不朽歐陽文忠暇時觀架閣
陳年公案遂仰天誓心其後遇事不苟所至輒有成績竟爲一
代名臣曾文定著作本乎六經極其醇雅而以所學者發爲經
濟故其歷典大州能使畚息民安治行爲古今之最此四公者
皆善於爲文而精於吏治者也今石菴先生其有昌黎諸公之

小東精警

意哉先生爲燕南世胄夙著文名竊思其治行之高必不循乎
衆人也故吾豐初得先生賀甚爲豐人幸也或謂先生曠代逸
才宜校文天祿以展其坐論之猷猷乃屈諸蕞爾彫瘵之邑豈
所宜歟賀曰不然士君子志在澤民奚以爵位爲輕重哉夫治
一邑者一邑之疾苦賴以救焉一邑之冤抑賴以伸焉一邑之
風俗賴以正焉與民相見至近也朝發令而夕蒙其澤至速也
不必托之於人也不僅著之於言也中牟桐鄉之政慶流子孫
名垂千萬禩亦何歉於天祿石渠哉聞先生在吾豐理訟常至
深夜歷甲子者九而出讞詞者六竊度其志殆欲與除利害而

愼重紆徐不肯爲輕發歎泉方翹跂新猷也何意涖事未幾遽
罹外艱雖有長才無所擭施其殆豈人之不幸而先生昔歌鹿
鳴與先君子俱際壬午然先生涖任時惠問至三賀僦居遠鄉
竟未能一覯及先生讀禮閒居然後與家弟來賁持文請正焉
賀見先生閱文精確非深於古學者莫之能及也且留心吏治
言及濟世安民之略輒凝神注思而弗倦賀益知先生之用心
而嘆吾豈之不幸也尤可重者居豈二載獨能與程山諸君子
往來議論則志趨尤不凡矣豈務刀筆筐篋不識大體者所能
同其好尚耶假令先生久於其任習於風土人情則所以大展
其才而造福於吾豈者其又可計也哉惜乎其未久也今先生
赴長安銓補行有日矣知必夙興夜寐弘敷所學以歐公之敬
愼而濟以曾公之敏練俾案無留牘獄無冤民以致吏畏民懷
之實將天下信文人之於吏治固有兼長而無間於今昔豈非
盛事也哉

彭恭菴曰大爲民牧吐氣將文章吏治說得忻合無間若數
家珍若觀掌果皆自言其所得

張孟常曰文有首尾有關鎖抑揚頓挫言外俯視諷尤佳

呂錫磬曰文人作吏遊遊矜風雅而溥循良得此篇始知文
章政事原自脗合文尤純正可垂千古

文章政事合者多而離者亦不少篇中須不忘規最爲可玩
邑令與民相見至近秡澤至速果爲能吏不難天庥石渠
段尤佳　弟敎賁

送許直臣序

賀弱冠後始見功過格卽悅之觀其紀功也足以鼓人爲善之志而堅其所必爲其紀過也足以遏人爲惡之萌而使其不敢爲欲治心者斯亦規矩準繩歟志欲行此而憚其繁是以踐此至老竟未能也雖時時省過亦未敢自覓於隱微然信心而行豈若日書嚴課猶規矩之可循準繩之可按乎頃過黎川晤許子直臣自道其行此格已二十年矣又曰壬子以來議結育嬰會因亂未果噫直臣文行素優乃能行此可謂能治心者歟且結會育嬰其志益大予所欲行而未能者見人能行有不欣然

鼓舞願與訂交者乎予既喜相逢而又恨相見之晚也然因之有所感焉吾鄉自甲寅以來干戈疾疫相尋未已有家僅存數丁者有一方靡孑遺者仲秋至郡見近郊四十餘里皆白茅黃葦竟無人跡矣況吾邑城中皆被焚毀室廬俱盡所見者惟瓦礫荊榛而已雖遠鄉猶有居民而飢寒癘疫或失其二三或祇存其半昔之廣廈今亦繩樞矣昔之素封今淪乞丐矣當茲大亂之後稍獲寧宇正宜反躬自責滌慮洗心改過遷善以回天意而弭後災乃邇來澆俗日甚而月增見宗族鄉里互相戕賊父子兄弟咸若寇讎又見避亂者甫出桃源卽害居停矣居停者一經寄貯莫不竊據矣較乙酉戊子間人情之厚薄風俗之醇漓大相懸矣究其源惟貪婪娼嫉而不顧五倫故雖視至親不啻路人是寇賊潛於肘腋而虎狼接踵也嗚呼不有君子何以砥其流夫君子之救世也以清心寡欲爲本以改過遷善爲務以大公無我爲心故化民成俗始于近而徐及于遠風聲所播漸其德而善良者固未可以方隅限也直臣勉哉推功過格之意廣聯益友恒相講習凡可以救人而化俗者合力爲之晨夕靡懈寧特育嬰一事不可以中止耶勉哉直臣吾將翹跂俟之矣

黃俞郎曰借功過格寫出一時澆薄之風可慨可涕末幅以勉勵爲誘掖古道照顏色矣

送督學邵公序

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謂敎敎之實心與凡濟世安民之道非可以一端盡也君子之特異於人者其以此哉雖然爲之於易爲之日則中材勉强而有餘爲之於難爲之時則賢哲馳驅而不足吾江右自甲寅以來寇賊紛紜民生日蹙士皆流離失所咸思廢業至絃誦之聲數百里罕聞此時而欲爲造士雖有智者不能不撫膺而却步也乃戒三郎公則特有異焉惟公之學以濟人利物爲心以博聞多見爲務以起衰救弊爲期且欲令諸士皆勵其廉隅全其氣概以大有爲於天下而

不僅以科名著也即以文論迴來求於繩墨不敢少踰尺寸雖有奇才無所褒施自公分較禮闈風氣一開而天下斯有古學者公之力居多公至江鄉正值艱難之際兩道單騎備嘗險阻而公深心造士且加意於恤民重德行崇理學省騶從屏繁儀而命題之正大閱卷之精詳掄才之公恕實數十年來所罕覯是以有實學有文名者咸入彀中且儒童數溢則再試而拔其尤餘皆曲成而弗忍寘其僻才之苦心又非語言之所能罄是以榜名一發懽聲載道謂衆士皆得以吐氣雖功令所盡未免遺珠而士皆悅服咸以義命自安而無所怨至若待士以克仁持已以謙恭不循往例而諄諄而命盡誠以敎諸士皆爲世俗之所不能爲憶此非時勢最難而能卓然自命者哉假令得爲於易爲之日則弘敷五典優游漸漬必當有德有造士習端而民風厚矣特如斯而已耶易所云教思無窮者此之謂也非特此也乙卯之夏公初至江右見婦女被掠惻然矜憫慨稱貸於家捐貲以贖之士民之戴德者不可勝紀至於代篆糧儲見催科之不容緩而矜里役之凋疲也例金悉卻弊竇頓蠲故江右十三郡咸頌處脂不膩而銘其德於弗衰嘗見在仕途者責狂攸專亦多瘝曠即優於才能克供厥職而所司之外視若秦越

矣或代攝糧務則僅督征輸與其於已無累斯已矣豈能以文衡而拯民難寬民力也哉非有萬物一體之仁孰能如是易所云容保無疆者此之謂也賀平生疎拙酬應頗嘶而特於公向慕者蓋聞公之所爲迥邁尋常實爲天下蒼生慶而非獨爲江鄉喜也繼自今公將以仁德爲霖雨於萬邦而垂模範於百世賀即於斯卜之矣所願江鄉士子皆體公之心做公之行以廣公之廉惠俾世道人心返樸還醇而萬物各得其所庶幾不負公教而躋一世於仁壽哉

胡絅文曰尋常酬應之文易失于泛此獨能語語真實令讀

者知非虛譽郎使君得此可以不朽矣
歐陽石臣曰郎公以實心行實政文獨曲折盡致令讀者神
情欲飛
黄俞郎曰以教思保民立二論起後兩段段照應絲毫不走
格律森嚴有法度文字

送方素伯序

密之方公與賀同諸都門既懽洽矣乙酉復暢談于東粤丙戌
在粤約爲偕隱賀三疏固辭得謝中樞矣密之則堅辭揆席又
與同心而兩人之交情于是乎益深矣然賀因侍二人閉戶山
中十餘載未通一扎府府念吾密之而莫能相聞密之久爲
緇素改字無可今戊戌之春始卓錫于匡廬公子素伯聞其入
西江也過吾廬而問焉千里尋親不憚跋涉至性肫懇有朱壽
昌之風觀其志在千秋罔已度越倫等矣將歸請益于予予思
古之爲學也求諸已務其遠者大者而不敢泯用其聰明本之

以躬行馴之以自然待之以積久其情深其識遠其量宏是以
仕則力行所學以施澤于天下隱則修其身以明先王之道而
覺天下後世之民雖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蓄積然也
予見夫聰明之士世寄所需然天下不乏其人而豈豈未能竟
其用豈才有不足哉其聰明失于泯用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
也素伯之王父仁植先生深于易學洊歷中外皆有賢聲而抗
瑞特立爲海內聲氣之宗密之負當世文名而少壯之年遂能
蟬蛻塵埃學有本源夙端庭訓宜其子姓之多賢也間田伯淵
伯皆饒經濟而小川悠遠莫之能覩今觀素伯穎敏精于史學

謙天地民物之理達古今治亂之源而且養其全乃以注之于心性則其學日造于精微所以道濟天下而光昭乎世德者其于素伯見之矣歸塘田伯淵伯爲道思存

徐仲光曰予與惕菴容之相得最深當日惕菴辭本兵容之辭撈廂相約偕隱貧賤我心今容之超然世外素伯千里尋親而惕菴以言贈之人品學術具見于斯矣

王安節曰送素伯詞一家之品行具見筆力矯然

送熊逸菴之吳越序

堪輿一道自古有之劉之陟巘也周公之營洛也衛文之作楚丘也皆卜善地而居焉矧安厥先遺體忍弗慎乎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孟子曰仁人孝子之掩其親亦必有道噫盡之矣欲習斯道必有民吾同胞之意然後可以得其要而無偏何世之業斯術者曠然鮮識也觀其所行附祖揚而已矣依人焉而已矣夫附祖可也而過且陵焉則不孝依人可也而踞且奪焉則不仁不仁不孝其害可勝言歟予友逸菴熊子則異於是逸菴家本劒邑遷於雲林其視人祖考猶己之祖考也覓一佳地則擊節嘆賞惟恐人忽焉而遺之凡術家所深秘者逸菴見則必言言則必盡如雲興泉湧雖欲遏之而有所不能吾觀習斯術者共此書作而於山水之間若有物焉以障之無他蔽於私也逸菴曠然浩然於仰觀俯察之際非平生學術之正其孰能與於斯哉賀兩心世進二十餘年矣徧閱所交固未有確然可信者然後知仁孝之道固非庸流之所能幾也今逸菴有吳越之行其將以造福桑梓者公諸天下使人皆得盡其孝而不失其仁然後自慊慊心歟噫仁人孝子掩其親而求諸道舍逸菴其誰與歸

百尾

原缺第二十至二十二葉

送沐鈞年序

天下有素未相識偶然一二事遂以卜其生平者蓋其人之大端已可槩見無必事事而求之哉林子鈞年與予有諸誼而相隔千餘里未嘗一面亦未通一札客冬林子過江右過顧敝廬而賀以他往又不相值今冬至經安而林子來顧見其高談偉論若泉涌[illegible]馳視世俗區區無足以動其意者其雄才博學可以一望而知賀欲察其異之既而召飲於其家見其堂中奉漢雲長公像朝夕禮之賀於此一事而卜其人之不偶也夫君子畏天命雖暗室不欺常若有在上者臨焉質焉故夙夜兢兢而無敢忽趙閱道日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自謂其不敢告者必不敢爲也今林子夙夜贍仰久而弗懈苟善充之其即此心也吾嗟乎雲長公剛大之氣浩然常存於宇宙故能使千載後莫不凛凛[illegible]心無回邇行無隕越者其敢與之相對哉非特此也賀詢爲家庭談及二尊人林子輒欷歔感慨不能自已又聞諸從者知林子爲二尊人像懸於書室晨夕焚香贍依拜禮雖出遊旅次亦如之夫林子年五十矣二尊人亦介眉壽獲考終矣乃拳拳永慕而弗忘孫是觀之可不謂孝思乎賀謂偶觀一二事遂以卜其生平者豈不信哉雖然林子念六道觀賀且

以守身之道進焉嫣相戒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慎持厥身[illegible]之實際乎記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古之言孝者必致謹於守是道也賀雖未常奉教而附其兄作詩則有鴈行之[illegible]與兄弟[illegible]戒者以爲林子勗林子其許我乎

謝[illegible]一二六端以槩生平斯爲贈言正法更于篇終進一籌通家[illegible]仁人之言

就所知處[illegible]人其約約自綢之義乎末段進以守身却就同諸[illegible]文懇至所謂長於諷者也

目錄

二十三卷

序

內省齋文集卷之二十三卷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序

同年黃正兩孝廉八十序

惟天下之靜者爲能全其志既能全其志然後可以永其年而昌其後夫靜豈易幾哉世俶觀深識淡然榮辱毀譽之間悠然富貴功名之外欲求其所謂靜不可得也同年黃子正兩庚午捷僅一與計偕即優游恬澹寘理亂於不聞嘗是時天下晏安士皆急於得名正兩年方強仕以其齊心碩抱取盛名如反掌乃何以急流勇退視科名如敝屣以人情之所重者而特輕之以人情之所急者而特緩之是誰使之然哉蓋必有明哲燭於幾先而後能不屑乎此也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惟正兩能之予觀世之所謂隱者非能隱也計盡無復之耳蓋初心惟不能靜故簪嘗微技而必欲試之且流俗之毀僉與庸夫孺子之所謂榮辱者皆得而動之於是役役于功名貴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失迨至陵谷變遷而後爲棲遲衡門之計斯已晚矣豈能如正兩之見幾明決超然免於評論也哉此賀恒自愧恧而不能不深服乎

正兩也賀又聞達生之道以靜爲要是以習焉而守之以懋實焉而藏之以虛精明果銳焉而行之以容與紓徐古之長生久視者皆由於此而以貽謀燕翼者亦實基於此今吾郡同譜惟正兩隱居最早而年又最高且子姓繁衍而訓之以好德成之以能文則留有餘不盡之福以昇之將來之積厚流光固未可量也猶憶庚午同譜百有二人至今四十餘年惟吉州鄒子端侯歐陽子方然相約偕隱其志卓然千秋而不爲俗人之所奪今其年將九十猶好學不倦惟以道義訓其子孫前手書致賀賀望之如雲中之鶴不可攀躋今正兩甫八旬所以全其志

永其年而昌其後者其不已同符乎其將與端侯方然再歷四十餘年皓首相對親見子姓之爲霖俾天下後世稱爲異事則其貽千椒之光也豈不大哉

確是同年高隱壽序不落頌禱套語後段得鄒與歐陽二公爲証方不寂寞發意之文愈淡愈見其高 弟敬實

何碧塘七十序

古來拾遺金而不取者天必佑之既增其壽筭又福其子孫夫此一事之善耳往往獲報於天確乎其不爽者何也人情趨利如水之就下日夜無休息是故以勢爲威以術爲機惟知有己而不顧人之利害士大夫且然况服賈四方者乎所謂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伯少至長所習聞習見者惟有此耳一旦遇遺金於道路取之不禁受之無靳非立心正大暗室不欺者烏能見金而思義哉此人情之所難而爲天心之所特眷也所南何碧塘氣質醇厚然諾不輕久爲鄉黨所推服先年

客遊閩地偶於橋畔見遺金五十拾而守之候其人未至乃歸旅次見有與居停忿爭者詢其事得其實遂還之而居停之疑釋矣即此一事不可以卜其生平乎拙菴徐太史亟稱其賢子已心誌之矣又聞諸友人曰碧塘好施不吝且爲人解紛而卻謝金人皆曰碧塘之善拾如斯乎予則曰此正碧塘之善取也匯平泉先生云世有自然之利而人不言及何也多積陰德諸福自至是利取之於天稼穡維寶如祟如墉是利取之於地善教子孫後嗣昌熾是利取之於人斯三者正大光明而可以傳之於久遠至哉斯言繇斯以觀則碧塘之樂於還金其即長於

取利者乎歲庚戌爲翁七旬徐子叔采欲予爲序以壽之予見翁壽而康令子賢孝而孫齊齊英俊又皆承順旣送則翁之食報於將來其未有艾也歟請以斯言爲他日之券

拈一事說入一篇勸世文字○善取善捨二語最奇拔確將平泉先生一段着實激揚能令見者生欲吾心 韋敦實

崔樸臣七十序

萬曆己未賀始遊師門與樸臣同學是時樸臣年甫十四賀年亦十三今歷五十七年而賀於樸臣彌覺其可親而可敬何也人情變態轉燭而殊乃樸臣之交久而彌摯賀昔在仕途値廣陵東粤皆世所稱沃壤樸臣不輕致一札不屑以一私干予及辛卯之冬賀敝衣草屨造謁樸臣樸臣相攜如舊且待予加厚焉此豈翟公之客所可同日而語也哉猶記樸臣舞象之年卽翹然自立博聞多識而不爲遊戲是以先君子特器重之今五十餘載而秉持道義不苟取不妄言不遊庭訓不欺暗室依然

若童子時夫能自少至老守其道而弗移可不謂君子乎且人以科名爲重而樸臣不羨人以未得爲憂而樸臣不以爲意其曠懷達觀與俗逈殊豈不可親而可敬乎今樸臣七十賀思古之臍上壽者皆澹泊寧靜不以富貴動其心不以得失攖其慮斯神完而體固可以踰耄耋至期頤而弗衰其洊歷坎坷如金之鍛煉而彌光也如玉之磨礲而愈潤也如松筠之受霜雪而柯葉益堅也樸臣之學其有得於斯哉賀今年六十有九雖遠遜乎樸臣而居相並也志相同也年相若也且視聽亦相類也廻憶昔時研席之親皆屬童年能豫度白頭相對論文談心交

茲彌覩有如今日乎益未可知也倘自今再歷五十七載則樸臣爲召公奭之年矣逆度其時必且雲仍濟濟樸臣頎而領之其悠然自得忻然懷舊又將奚若耶但不揣其時賀猶能執筆爲文以紀盛事而敘交情乎古今多異事其亦未可知也歟

王汾仲曰敘事言情不假潤飾而風骨凜然後則月笛雲璈悠然天外矣

謝秋水先生六十序

語有之志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至哉斯言非衡品之定評乎賀觀富貴之人舉目皆是矣功名之士世亦有之而不多觀也若夫道德之儒則數百年而一見而世弗能知也即或知之而不以其名與之蓋其重哉自姚江倡道於東南海內人士皆翕然嚮風雖議論未免流于偏然四郊多壘其時雖有變而天下不攜則講明正學人知大義而不失其本心也且其所造就者悉屬英才或隱或見咸有功於世道延及百年瑠焰熾騰寇賊交亂而東林諸君子猶能進直言敦廉恥著循聲秉高節至於今賴之則講學之功之所致顧不大哉吾鄉夙稱文獻然有志於道德者鮮矣其在吾郡惟近溪羅子在吾邑惟大經李子不過數人而已蓋世俗恒情憚繩束而樂放曠習染既深無能振拔一聞講學不以爲迂則以爲狂矣是則當今之世有能倡明理學者豈非景星卿雲之見足爲天下之瑞耶世皆以期頤爲人瑞賀則謂必守先待後以淑人心而持世道斯足以當之約齋謝先生博學多識少時即慕姚江自甲申以來遂寘舉子業究心濂洛潛居講肄者三十年其著述品題皆有裨于斯世吾郡人才多出于其門受其

所陶淑者蓋亦多矣賀思少壯時雖輕富貴而倦有志於功名（忽揷此段用筆甚省龍乎）假令有如今日先生倡道於吾鄉賀獲親聆提命則進修有自奚至碌碌若斯哉惟先生之志不特浮雲富貴即建功立名皆視之爲餘緒而不足以動其心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確乎其不可拔其先生之謂歟乙卯秋爲先生六旬是時江右亂離予亦播遷鄰壤今吾鄉寧矣同人謂先生之壽將與日俱長而所以致嘏者寧必以屆期爲慶賀乃拜手祝曰令子雄才名稽文孫博學名修擴其將養志承賢而共致乎濂洛又祝曰（名修振 宏以贊○語作祝詞○又以期○○山之大）仁者一體萬物先生素心何以救兹俾無胥虐而胥侵又祝曰仁者之壽寰宇樂胥惟春風之長煦俾鷹恐化鳩而鼠恐爲鴽於是同人躍然稱慶而四方之名彥遂各爲詩以頌之賀且拜手颺言曰先生其勗焉既懋厥修宜廣厥傳返士風於淳樸爲世道之仔肩俾咸躋仁壽而太和元氣洽宇宙而盎然則非特期頤而可以壽諸億萬年此之謂人瑞先生其勗焉

黃雷岸曰無一筆粘壽而筆筆祝壽是一氷壺而表裏皆徹者也

許仲將曰以理學爲祝壽無世俗語即從祝壽講理學無頭巾氣如此手筆庶可重約齋先生

有尾

王崑繩曰斷續出於意表關合歸乎自然溫文爾雅之中兵見雄奇變化

高敏生六十序

丁巳上巳之辰高子敏生六句初度予於夏月還里過登堂而祝焉予見程山先生暨諸學者咸有一序或爲詩以咏之敏生與予交幾二十載今所居彌近又曷可以無言夫觀人者但觀其所友而其人之生平可槩見矣予初邂逅敏生於鄧子我生之舘坐談信宿見其容端莊而語誠樸已知其爲正人越數載又於黃子維緝家盤桓數日覺其相親而益見敏生之爲人也我生以濟世爲心重義而輕利耋年好學手不釋卷非君子長者而能與之交善乎維緝順親養志潔己無私又留心于正學非合志同方其能久要而彌篤乎是則敏生之品不待表彰而自見矣觀其所守弗渝而訓子孫以實行異乎世俗矣予讀六諭于鄉不與他人而獨與敏生者蓋以此也予因此得交道焉讀易同人言于野則亨于門則無咎于郊亦無悔而獨于宗曰吝者何也謂君子之交不貴乎其隘也隨時之義易贊其大矣乃於陽則爲隨於陰則爲係何也謂其猶有所係涉乎私也私則隘矣不能通天下之志矣雖然交道亦難言哉志在同人而有伏莽乘墉之隔即九五中正猶必大師既克而後相遇焉然則欲求友者非秉大公無我之心盡去城府而撤藩籬烏能廣其麗澤之益哉敏生來日方長其與諸學者弘求友道自玆以歷耄耋以屆期頤以友天下之善士其益靡涯寧特善友一鄉而已哉予嘉敏生端肅矍鑠無殊邂逅相遇之時也於是乎謂

黃雷岸曰易以火同天取其虛而明也作壽序乃進以求友要是勉其所未足有味哉斯言

黃維緝曰借同人之義進以大公無我温厚和平之意溢于言表

知予上人六十序

予覩山水之偉麗而磅礴者必有異人焉居其間而後其地境亦因之而重世傳西華南衡多高人有數百歲者然得之所聞未嘗親覯其曷敢信以為實乎吾郡有金椄峰名山也在南新二邑之界聳秀崚嶒翹焉卒麗予偶遊其下顧而樂之徘徊不忍去因獲知予一晤而識知山水與異人實有天合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知予竭力躬耕備嘗勞苦而時以其粟濟稠人且不屑募緣恒舉以為戒又能好儒敬士而周人於急拯人於難汲汲皇皇惟恐其弗迨洵釋子中之豪傑哉予素不知釋教鮮與

其人乃一覯知予遂憮若平生豈自有所以孚契者而不在形跡之異同歟抑若山水之緣有天合焉而賀亦不能自解歟知(入覩、詩處雅淡異常)予與賀並生丁未之秋然賀僅食粟而虛延歲月知予則勸人為善積功累德與日俱延賀㸑髮久衰頹然如老耄矣知予貌若少壯步履如飛非有得於身心而能若是乎夫壽算之增也係乎天天欲廣濟斯人必將以上壽畀知予則衡華高人之說(映帶其山水生動)昔僅傳聞今其親覯之歟吾將信以為實矣若然則金椄一峰(叶韓歐二公神情)其與西南諸岳並峙千齡也哉

徐仲光曰惜墨如金其開闔轉變俱合法度固能以少勝多

徐拙菴太史五十序

(起法似三蘇宜銘與拙君成詩集敘)科名豈足以為重哉得不愧科名之人而科名於是乎重矣期願豈足以為榮哉得無忝期願之士而期願於是乎榮矣賀閱人頗多見有懸魚勵節而四應鮮才者有波瀾雄辯而臨事輒窘者有勾鉅術工而忽心民瘼者求其嚼然不滓毅然有為足為舟楫鹽梅之需惟吾拙菴為最耳拙菴當韶齡冠江鄉人咸以為榮拙菴乃不自喜而志切救民直以天下為已任與世俗之談官術者迥異賀心甚奇之謂他日之足為科名重者非他人必拙菴也既而守蔑滓者數月廉卓之聲遂大著於天下本

其無慾之剛而行之以恕是以世所不能成者拙菴特成之世所不敢言者拙菴特言之一時強宗悍猾咸服厥廉威而弗敢肆邇來採菊東籬又造福于維桑其松筠之節桂之性允足為同籍光而科名得之而增重衡歟偉歟今拙菴甫期願之半世之正人莫不以岡陵致祝況深交若賀所以為拙菴慶者又百倍于恒情矣其烏可默焉乎夫人生仕宦自策名至公卿不過數十年惟立身行道垂德業於千秋著功名于萬禩然後可以稱丈夫而無忝如吾拙菴者文章經濟志節品望久閱于四海矣久乎于吾鄉矣今且優游桑澗來日甫長必將拒興端尊

聖學訓實儉砥頹波俾風移俗易而爲百世之所師他年仁壽滋至足以爲期頤重者非拙菴其誰能之賀前所謂科名之重既已有徵矣今所謂重期頤者其必可取券于將來也哉

邵先士曰起處立議作柱以後分應兩段末用四語結盡通篇段落整而不板高潔無一俗調洵爲古文名手

冒辟彊五十序

予昔在廣陵與諸生講德論文茂美之才不勝收而辟彊其一也是時辟彊介秋甫盛以濟人利物爲心予亦以大川期之曾幾何時而滄桑改矣辟彊亦遂五十矣昔人謂五十爲始衰然君子之爲世重也固不以年力爲盛衰且吾儒之學自强不息豈可以衰自待哉衛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作抑戒以自箴而況五十乎辟彊負經濟才而僅授司理鞅鞅於黎淵世咸嗟其未遇而予以爲不然夫性分之所有不以大行窮居爲加損予昔已知之及經宦途歷事變閱世彌深而愈信斯言之不爽也

東漢嚴子陵郭林宗管幼安徐孺子諸賢皆以布衣傳千古豈嘗以名位之得失爲輕重哉夫惟內得於己而無藉於物雖卿相之位有所不屑是以能全其德而蟬蛻風塵使名與之隆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即以廣陵觀之名公巨卿代不乏人而衡品者必推董廣川先生其正誼明道之言確然爲曠代師表至今千有餘歲猶令人景仰思慕而頌其德于不衰彼卿相而名湮沒者不可勝數求如廣川先生之令聞豈可得乎然則人品之輕重固在此不在彼辟彊樂善好施不特以文章自見予既深知之矣尊公嵩少先生守正不阿所至有賢聲其集感應

篇註實有善俗維風之意觀辟疆賬施皆得之於是編可謂善承親志矣然而辟疆所學又嘗有進乎是者倘敦尚儉素以勵俗維風為意以躬行實踐爲本由高明以底于沉潛如登岱岳者必陟其巔如溯黃河者必探其源以此事親以此脩己以此訓子若孫則傳千古而高出于卿相之上者予將於辟疆見之矣則廣川先生不得專美於前矣

徐仲光曰文氣曲折奔放一往莫禦而源委井然如黃河之出崑赴海爲理道之言而不墮迂腐此其所以可傳也

魏冰叔五十序

天之於人也不能家訓而戶飭也必賢一二人以誨衆人之愚非以賢私此人也惟廓然大公弘其與人爲善之心以訓迪斯世然後克承天意而不負乎所生是以天心特眷與之以高名又畀之以厚福又降之以上壽皆爲斯民計也上觀千古莫不皆然近世期頤而子孫具熾者罕聞陸文定公與三山人瑞翁爲最陸公既百齡而康強若少壯與之談理晉竟日而不倦人瑞翁建坊時猶能作詩以報臺使者倘歟偉歟何其得天之厚歟賀以爲雖天之所賦亦人之所爲也陸公五旬之後始延禮

聞既入詞林而自守恬澹登第五十餘年而在朝不踰數載其居家也屏跡公庭而和光接士凡執經問道與士大夫之禮其廬者不擇少長賢愚皆意滿而去公之舉子也亦年踰五十及公耄期則其子少司寇以告養而歸矣公爲大宗伯晉秩宮保膺存問者至再享年百有八歲洵盛事也人瑞翁少時從整菴羅太宰得聞心性之學及守莅番即改卜學宮日進諸生辯析經術又擇耆老與文學之士分布諸鄉以爲童子師諸蠻始知向學及百歲則其子少司農亦以告養而歸矣其孫少司空亦已爲觀察矣倚歟二公既享期頤復昌厥後人莫不歆羨之抑

思其克承天意所以致此之繇乎賀謂二公之遐齡皆得之於所學夫惟有踐修之實以保其中和之性又推其自修者以成物是以得全其天而爲舉世之所不能及今覩子冰叔之學實類乎二公哉其昆弟同心良朋共志以倡道於易堂也即林公之身任斯道隨在講求也歟其坐臯比而有德有造所樂育者無涯且善氣迎人俾衆可覩即陸公之奬提接引不設町畦也歟其高風勁節優游於翠微之上勺庭之中即平泉公之久留絜澗人瑞翁之早歲懸車不以簪紱爲心歟學既同其大則壽必同其永而子姪之振振亦必同其盛他年之羨冰叔亦若當

年之羨二公歟以古揆今其可必也審矣今冰叔初度海內士人莫不翹首跂足與其大用賀知將來論道經邦調元贊化盡行其學于天下俾舉世咸躋仁壽則今日之慶豈特冰叔之期頤而已耶賀與諸同人將踴躍稱觥拜首颺言以爲四海蒼生祝

以林陸二公爲賓兩兩比合有不即不離之致陸公舉子在五旬後映帶尤佳投贈之文難得因人克肖脫去陳言如此乃稱奇作　姪長人

原缺

余小令五十序

庚午秋賀與余岸少孝廉同見知於鄭太白許霞城二師二師亟稱其文於是天下士人莫不知有岸少矣當是時岸少聲氣最廣而同譜中與予相契尤深予覩其文高古峭拔實爲古人之所不敢爲嘗自愧不能幾及意其得時而濟必能逥踰倫等而爲曠代之名臣已而事出意外同人莫不撫膺于背爲之解曰此留有餘不盡以貽後人奚知非岸少之福乎是時小令甫六齡越數年學爲舉子業予馳驅王事不獲一覩而同籍過邪闕者爲予道小令才則予心已向往之甲申後小令遂矢志高

尚不屑逐隊而趨以其憤世疾俗之意託之歌詠慷慨沉雄卽少陵曲江諸什曷以加焉予嘗讀其詩而擊節嘉美推爲必傳之業蓋不誣也夫詩所以道性情也古忠臣孝子無以展其抑鬱往往發之于詩遂俾千百年後讀其詩如見其人焉三十年來以爲應酬之具而風雅一道於是乎浸衰惟小令登臨贈荅每多忠孝之思假令其爲聲律未盡底于精純吾猶將因人以增之重況其所爲詩又皆盡善也歟噫嘻小令之詩傳矣予覩世俗之情恒急于富貴苟可以求之則竭其智力而無所憚乃小令卓然遠覩視軒冕若泥塗盤桓濩閣中獨寐寤歌如野鶴

目錄

二十四卷

序

內省齋文集卷之二十四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序

家允厚伯母百歲壽序

歲在閼逢攝提格爲吾允厚伯母期頤之且慈璜叔父率宗人士稱觥而命賀爲序蓋謂吾伯善行與伯母芳規知之最悉無踰於賀者賀敬承茲命烏敢以不文辭於是載拜颺言曰猗歟休哉此吾伯父正家之所致也家正則福遂可以番奕世而不衰家正則名揚可以著千秋而不朽嘗讀易家人初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斯所謂利女貞也非有正位乎外者豈能刑于家人使之巽順而貞吉哉惟吾伯父惇行誼戒嬉遊其持躬也敬其治家也嚴其待人也信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又曰有孚威如其伯父之謂歟賀幼時嘗至伯家見其內外肅然不聞婦女聲伯母端莊巽順自少至老克勤女工內言不出於梱正所謂柔順而貞者也吾伯事叔如父侶義輪養者四十餘年而弗懈伯母實贊成之即此一事賀知其福之必遐而年之必永矣今壽屆百齡古今希覯而子姓繁衍且有敦善行明理學著文名者豈非令德之所隆和氣之所感哉

嘗思上壽雖畀于天而立命實繇乎己百歲日期頤謂人皆欲壽莫不期至於斯也頤之爲言養也（養心可作養生聚說）從來享上壽者必能澹泊以養其心莊敬以養其身忠信以養其德退讓以養其氣恬愉以養其情節儉以養其福然後血氣和平而爲天之所獨厚非偶然也賀願伯母之子孫咸以上壽自期則思守身爲大凡所以自修者必日加勉勵兢兢翼翼而弗敢自怠弗敢自輕則伯母之懿範彌彰而伯父之貽謀愈遠豈惟吾宗子弟見此而與善行咸欲正身以正厥家將使天下後世聞之者皆曰翁之以善垂休也如斯母之以德臍壽也如斯其子孫之能壽其親也

如斯則貽母儀於百世而揚令聞於千秋者將於是乎在豈世俗之稱觴介壽錫扁建坊者所能幾其盛美哉

黃泰友曰爲尊者作文體應如是至其發揮揚抑俱得褒美鼓勵之方

推正家則本于男子祝長齡則規及後人立論最爲有體　弟敦賓

黃太夫人九十序

乙卯夏五黃子維緝之母羅太夫人九旬上壽邵邑僉兆莫不懽呼主一山人湯來賀拜手颺言曰大矣哉維緝之能壽其親也人之膺上壽者世咸謂其錫於天而賀以爲繇於人何也人子能順其親俾其親歡然而無抑鬱則心志舒暢血氣和平自可以介祺壽于弗衰今維緝先意承顏靡有弗順以得大夫人歡心事親若維緝者吾洵無間然矣賀聞世俗之論咸以科名爲顯親賀獨謂不然使得科名而乘時武斷以受鄉鄰之詛呪而并及其親則褻且爲所累矣即不然而僅取科名碌碌無所

表見其又何顯焉今維緝潔廉自好屏跡公庭而且殫心濂洛思建千秋之偉業是以吾鄉之人不問知與不知皆稱其爲有德而推本其所自以著令名于來茲則維緝之顯親豈在科名哉又見世俗爲父母者皆以祿養爲榮昔人以捧檄爲喜亦恒情也然使仕宦赫然而取非所有以養其親即日陳五鼎其親之有識者且𢤱然不懌矣乃維緝一介必嚴非仁者之粟不以爲養告養十餘年晨夕相依愉色婉容跬步必敬飲餕必躬親而太夫人樂成其志不以祿養爲榮非超然富貴之外者能如是乎假令太夫人稍欲華膴而命之以仕則維緝志雖恬澹亦

重違親命而勉從之矣豈得優游檠洄盡世所不能盡之情哉然則善訓其子與善事其親者固有以相成而無[illegible]也賀曾寓黎陽與羅姓諸友善諸友嘗語賀曰太夫人幼時即盡子道而勤女紅且好讀書知大義宜其生茲賢哲而不以科名爲顯不以祿養爲榮也歟今同鄉士庶聞太夫人上壽皆踴躍忻忭以致無疆之祝是合千萬人之歡心以壽太夫人其所以顯榮者不已大乎同學諸子皆曰子之言是也賀于是奉觴而祝曰吾郡之人子其皆以維絅爲師哉太夫人之壽將必歷期頤而上焉以貽母儀之錫哉又進而祝曰茍邦之賢母皆若太夫人之

上壽哉天下之人子皆倣維緝之養志哉如是則躋一世于仁壽致四海之平康而太夫人之遐齡其又可量乎哉

黃雷岸曰科名祿養世俗之孝二意掀翻到底足令觀者動色

黃仙郎曰脫盡時套專以清潔孤行所謂海外三山可望而不可即

壽允厚伯母九十序

賀童時就家塾與伯父允厚翁居相鄰也時相覿也吾伯淵已無私而飲人以和望隆于鄉黨值婣婭有顯者不屑附焉其抗志高矣其持己固矣當是時聞伯母賢淑實有以佐之內言不出閫範森然相厥義方以訓諸子鄰之父老咸稱其淑德無間言賀私心喜曰異日膺多祜享遐齡者必吾伯母也四十年來子姓繁衍甲於一時有以服賈致養著者有以文藻著者有以經濟著者且有千秋自命而以理學著者怡怡一堂各竭其力以爲滫瀡之奉猗歟盛歟今甲辰長至後伯母九旬邑人士將

奉觴以進曰黃髮兒齒世所希有積慶累仁用躋悠久爰晉茲觴以介眉壽賀於是躍然興曰昔所期膺多祜享遐齡者誠不爽也歟適偕昆弟集子姓稱觥拜祝曰須臾十載遂臻期頤彌隆厥養其在於斯時載祝曰日就月將厥德乃臧欲爲顯親必咸師尊維之堂又祝曰允矣懿德實爲母儀吾宗內則其盡以是爲師與日袞章煌然邑乘炳然將鍾慶於一門爲霖于四海垂範于千秋者皆吾伯母之福皆吾伯母之德也昔所期膺多祜享遐齡者其未有艾也歟

倪闇公曰瀟洒處正不可及

黄母羅太夫人八十序

欒以極其尊耦

千古之能壽其母者莫如孟子孟子何以壽其母也孟母之擇
鄰也遷乎學宮慨乎禮教冀其爲聖人也孟子遂願學焉履仁
蹈義繼往開來而孟母之名乃壽諸千萬年而弗替猗歟休哉
維緝黄子篤志養親矜視青紫且能從程山先生講正學闢異
端其自治也嚴其尚義也勇其衛道也嚴人皆曰今之孟子也
其事親也一舉足弗忍遺焉一飲食弗忍離焉雖年踰四十依
然孺子慕也乙巳夏太夫人八旬丙午乃稱觴可謂得其宜矣
乙巳夏外艱
服猶未闋　聞太夫人能識詩書明禮義柔嘉令德宗族稱之

無間言且世俗高齡必習浮屠教而太夫人卓然不染豈非出
于其類可以齊輝孟母者哉雖然黄子氣質醇樸自幼與羣兒
異未聞有三遷之教也且尊公先生亦臻眉壽無俟太夫人擇
鄰也況孟子周遊列國之齊之滕之梁之宋席不暇煖方興陟
屺之歌豈得如黄子之躬進飲饌跬步弗離也歟其遇不同而
擬之以孟子得無不以其倫乎夫願學聖人者不必同其跡惟
得其志之所致焉斯可矣今黄子淡泊寧靜力砥頹瀾有德于
鄉閭有功于宗族矣吾郡士民咸歌咏頌禱而喜太夫人之期
頤矣矧能以斯道爲已任而養其塞天地配道義之氣以顯揚

于不朽俾千秋萬世遡厥源本者必稱之曰黄母則黄子之所
以壽其親者豈特期頤也哉

栴律之曰其人可師其風可範非佐乎之筆何以傳之

徐仲光曰借孟母入手即從此發議論生波瀾其人既高而
言亦無怍所謂文生于情者惟壽維緝之母足以當之中一
段錯綜變化昌黎得意之筆

鄧孺人八十序

戊午之秋鄧母毛太君八旬同社諸子稱觥而屬賀爲序賀于太君有猶子之誼雖不能文曷敢辭於是頓首颺言曰觀壽母之苦節與令子之承歡鄧氏其將興乎夫人子之養親也莫難於事嫠母而孀居之敎子也莫難於訓幼孤母子煢煢相依以爲命此洵人情之所苦而世之所嗟嘆以爲莫可如何者也然而盛衰倚伏之間亦循環之逆耳雪霜而後必有陽春惟修德以待之而已矣昔左之先生世家名士修身勵行爲天下所推重蓋有年矣壬午與先君子同門旋賦玉樓當是時令子均禹

甫三齡太君遽失所天乃甘貧寠矢艱貞至今三十六載可謂人間之苦矣然觀均禹志氣卓然議論偉然雖家徒四壁而有衡門棲遲泌水樂饑之況雖孑然特立而有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之意非承畫荻和丸之家訓而能若是乎噫人患志不立耳苟能立志則必先意承順委曲以體親心敬愼自持而不忍稍同乎流俗積之旣久則修德可以動天而子姓之繁衍門閭之光大其又曷可量乎貿思生自名門而墮于世胄者夙享富貴之榮物盛而衰理勢然也以盈虛之數揆之則此後雖衰而盛亦理所宜然勢所必至也自今伊始踰耄耋歷期頤瓜瓞綿綿而西山南浦之間復稱盛事則左之先生之名愈足千秋矣請以斯言爲稱觴之獻

黃雷岸曰物極必返故盛滿難居公殆以道眼觀矣

羅珂雪曰盈虛消息之理寶寶如是於淒風苦雨中說得如許氣象分外精采左之先生歿三十六年猶得高文以壽其內子此亦文人之美報也

黄母李孺人八十壽詩序

古未聞壽序也亦未聞有壽詩三百篇中所謂如南山之壽與凡萬壽無疆者皆于頌禱而偶及之非以慶生辰也即李杜集中所祝遐齡亦少槩見百餘年來始有慶壽之章其亦禮以義起乎盱南黄子伯衡僥于才藝與予家有親道焉又嘗與兒輩同學其母李孺人備婦德端母儀賀久已聞之今秋八旬四方同人咸踴躍歡呼作為詩歌以道其福德賀讀之而慶伯衡之為子也能聚順也夫人子之承歡有以鐘鼎養者絲綸赫奕屏幃輝煌世俗稱為盛事不知學廣而問多聲氣遍達雖菽水為

養而得遠邇名人之筆播諸詠歌壽諸梨棗以傳令聞于無涯則翰墨之垂榮踰黼黻而又何羨乎且伯衡竭力以養所謂樂其耳目安其寢處者咸盡厥道而廳遊將見孫曾蟄蟄環繞庭闈心彌樂而壽彌永再歷二十春伯衡之所交愈廣四方之賢士大夫爭致嘏詞其時詩卷之繁必可以充棟矣吾即于斯卜之矣

錢湘靈曰字字壽詩序非壽序八大家惟子固文當得一淳字此神似子固矣

王安節曰樹義宏深伯衡之母子俱傳矣

鄧母七十序

黎邑鄧潛谷先生之族子弟曰元白者篤行君子也與徵君後先輝映予嘗聞其賢以爲是徵君之所淑也及予交王子淑衡始知其尊公先生與太母之賢然後知元白之品行有所自來非特淵源於潛谷也尊公先生爲善於家不求人知平生所行不可以一善名也太母懿德柔順凡所以敬事舅姑无攸遂在中饋者咸盡厥道而無忝亦不可以一善名也吾於是益知元白之賢其非可及也矣予輿氏稱君子有三樂元白其備之矣夫父母之壽存乎天俯仰無愧存乎已而英才之得與否存乎

人存乎已者可以力致之存乎天與人者雖欲自致無所用其力焉今元白學廣而才宏足以爲濟川之巨楫救旱之甘霖乃泌衡以自樂潛深伏隩不與世相聞養其剛大之氣而不役于物則所以求諸已者可謂得矣而天與人亦交應而弗違尊公先生與太母咸壽而康有耄耋期頤之望是得全于天也元白人望所歸黎川後俊多出其門居賢善俗有郭林宗陳太丘之風是得全于人也元白砥節礪行不汲汲于世俗之所爭既以無忝所生顯其家訓著其世德而又合諸士之拜祝以悅其尊人則是君子之三樂皆所以樂其親也顧不大哉而二尊人之

壽其又可量乎哉今吾郡人士皆慕潛谷之爲人吾以爲不必遠慕也師元白焉足矣以元白之守身者事其親則潛德卽爲令名以元白之所以樂親者壽其親則啜菽榮于五鼎是則是傚求諸已而天人應焉則以二尊人之壽壽吾同郡其爲樂也益大矣客春尊公先生懸弧是月太母初度同邑諸君子謀所以稱觴者以示予予曰是洵能樂親也是誠可賀也請須君子三樂爲二尊人壽

徐仲先曰敍次高雅絕俗發揮天人一段尤酣暢盡致

林母蘇夫人七十序

林之宗盛于八閩甲于天下非特賢才衆也蓋亦多內德焉賀於東里先生見之先生于三山爲隱君子於賀爲父執聞其賢聲久矣長公自長安後再覲于廣陵庚戌夏偶過閩獲又得與次公論交見其豪氣邁倫而歎先生之有子也其德厚也其福隆也洵弗可及也次公誥賀曰先君平生好學而治家極嚴先慈懿德令儀見稱于鄉黨自先慈既往續娶蘇夫人夫人事先君極其敬謹先君歿而夫人濟之以寬待下慈恕而視予輩不啻親生予有子三早失恃賴夫人鞠育予遠遊數載外則有吾

兄先意承順俾先君樂其志以忘憂內則有夫人柔順而貞撫育子孫劬勞備至故先君年踰大耋而家政肅然罔有違戾夫人之德著焉今予弟二人頗能自立足以繼先君之志而昭其令緒今秋夫人五旬子與吾兄同譜其可無一言乎賀於是益嘆東里先生之賢也夫德不厚者不能膺厥福學不淺者不能修厥德易曰家人利女貞又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使無道以正其身則好惡必偏而於前後嫡庶之間必多詐諾求內外之和洽斯已難矣今夫人待前子如已子治家既肅而藹然相孚豈特其性良哉實先生之令德有以垂範然也明先生耋年

手不釋卷、蓋其得之學問者深、故于日用起居動靜語默、皆足以起一家之敬、而致內外之和、多祜之集、夫豈倖致也哉、猶憶先生八十時、次公跋涉間關萬里歸養、仰體先生之意、而致隆于後母、斯所稱和氣致祥者歟、然則夫人一家之福、其未有艾也歟、

歸本刑于、既得要領、老而好學一段、尤爲探源之論、 姪子正

倪母朱太君七十序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夫父之爲嚴君也固也、母以慈稱、而亦曰嚴君何也、蓋爲人母者、逞逞過於慈、而流於縱、當稍長時、聽其所爲而莫之禁、或有過、則不令父知、而多方以爲之掩飾、此古今世俗之常態、成立者鮮、其母使之然也、是以善訓子者、未有不嚴、而成者也、然未有不識詩書、不明大義、而能以嚴訓子者也、宋陳母馮夫人教子不以寵利、其幼子堯咨守河南時、與過客較射、母聞卽聚父訓以責之、且以杖擊之、其嚴如此、是以唐夫與希元皆爲一代名臣、張母許夫人守節訓子德遠甫冠、卽以祖父之業期之、條戒數十端以授之、厥後爲名宰相、母之教也、此二母者、皆能訓子而成其名、則以嚴君目之固不誣也、金陵倪闇公、以文名于世、其所選著、天下莫不推重厥考元嗣翁、爲文僖公之曾孫、爲文毅公之孫、鄉黨鄰里、稱其克纘先緒、而朱太君之德、實克相之、闇翁年踰五十、始舉闇公昆弟、是以訓子稍寬、而太君特濟之以嚴、日有課、月有程、讀書則勉以躬行、交友則諭以擇賢、其與陳張二母之訓、固有異世同符者哉、又聞太君自少至老、儉勤莊敬、門內肅然、至于待臧獲輩恩育備至、此皆閫範之足傳者、然其德之大、莫先于教子

惟教子以嚴而閤公善承其訓跬步不敢違斯能求益友覲正
人而所學日進于高明今閤日隆于天下雖贊襄賢序而絲綸
世掌即可于斯卜之矣今太君初度同人致祝而賀亦隨其後
憶昔鄞邑常甫張公善事其親舉足發言必規親容色爲進退
後以太宰歸養而其母百有餘齡益有子承順則其心和樂其
氣舒暢是以其居益安而其年益永張公之品行不特翟褕爲
貴也今閤公聚順正婉美于張公則將來以太宰而奉百齡必
與張公母子並垂千禩俾後世知家人嚴君之義有物有恒內
外皆然其可不致護哉

謝秋水曰商商皇皇冀冀許乎筆惟閤公足以當之

曾母温太夫人七十序

鳳凰之鳴也大音鼓小音金人知其爲瑞也而不知其非丹穴
不能生神駒之行也一日千里人知其異于凡馬也而不知其
非渥洼不能產今人之異乎衆者亦猶鳥之有鳳馬之有神駒
也豈偶然而致哉寧都曾子庭聞青藜爲司馬二濂公之子少
工舉子業名聞天下邇來又以詩文著甲於吾鄉或出或處皆
有憂民濟世之心是以天下誦其詩讀其文咸稱司馬公有子
誠有如金鼓之鳴一日千里之行者乎憶昔司馬公在朝慷慨
敢言值四郊多壘之時賦皇華者屢矣經營四方不遑將母太

夫人奉姑惟謹俾無內顧之憂於是得君以行其志遇亂而全
其名游歷艱險而未渝其節至今追司馬公者未嘗不羨太夫
人遇合之隆也蓋人生境遇亦綦難矣諸伉儷者未必繁子姓
今太夫人以司馬公爲之夫又有庭聞青藜以爲之子其所以
得全于天者何其盛也賀與司馬公同譜季女適其幼子傳炤
舞一歸寧輒頌太夫人慈惠而誌其德于不諼然則子姓之多
賢亦若鳳凰神駒之有所自歟庭聞豪氣邁倫足跡遍天下青
藜抱宏才而甘淪落主持風雅邇來亦遨遊燕趙蓋二子志在
四方必欲友天下之賢士極宇宙之壯觀而出其餘緒以發爲

詩文洵樂事也今太夫人七旬二子不遠數千里歸而稱觴太夫人之喜知必十倍恒情矣昔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君家宗聖公嘗薪于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搤臂宗聖心動即馳歸其精神之感一至于斯此宗聖之事親所以特傳萬世哉庭幃之樂吾將永羡于二子矣

危二爲曰譬喻處得昌黎之神

壽文中規須并至斯龍門得意之筆 姪子正

柳太夫人七十序

善事親者莫大乎養志揆親志之所在而竭力以承之使其親懽忻悅懌無所不順而後可以頤其氣而永其年然則以一己爲養豈若合一家以養之爲樂哉又豈若合千萬人懽心以養其親之爲大哉辛亥春柳太夫人七旬而茂士亦當初度友人屬賀爲序賀居嘉禾距江州幾九百里太夫人懿德固有所未詳乎然觀茂士之才而太夫人治家之善慈訓之隆自有可遙度而知者何以明其然也茂士髫齡屢試輒冠多士遂以時藝著厥名讀其文者莫不敬而慕之其有得于蕭荻之訓者歟茂

士勤于厥職夙夜匪懈而不自以爲勞其有得于斷織之教者歟茂士親賢好客嘗勉强稱貸以爲交際而自奉儉約觀其署內蕭然家人葷食常不飽其必有節餅以訓廉級蔬以示儉醬髮以留賓者歟茂士興文造士而以鄉約教民自言其聽斷之間亦饒訓誡其亦有召母對榻覩子飲食之事歟是未可知也乃何以交情特摯而政聲亦隆也聞諸江州友人曰太夫人柔順而貞言笑弗苟閨範肅然而待下以寬易所云正位乎內詩所謂無非無儀維酒食是議者太夫人實克備焉賀乃欣然曰偉哉茂士之才洵非偶然也歟賀覩世人得志則視宗族姻戚

若路人未有委曲周旋如吾茂士者是能得一家之懽以爲養斯已難矣而又佐郡于上游果能視民如子則其著循良之績者皆其體慈母之心者也夫體慈母之心以爲一郡之大父使人人戴德相與稱頌而咏歌焉是合四邑之歡心以養太夫人其爲養也大矣若然則茂士之躬修可謂養志矣而太夫人之慈教其將大著于天下哉賀且拜手颺言曰請以千萬人之祝爲太夫人壽

稱人之善本諸父母所謂善則歸親者也文氣暢達無一字落祝壽套語 弟敦貴

何母七十序

賀偶遊羊城得交何子不偕見其所與遊者祇一二道德之友篤志躬行於心性之外無一雜言聆其緒論使人名利之心澹焉若遺旣而詢之同人則有語賀者曰非特不偕然也其尊公世之隱君子也學廣而不偏事父母克盡厥道一綫不入私室其兄左玉褆躬以敬怡怡一堂爲鄉隣所推重挨厥所繇則李(文氣舂容可誦)太君閫範夙端慈訓彌詳賀於是知不偕之賢固有所自來豈偶然哉明春太君初度咸以詩祝而屬賀一言爲序夫樂道人善賀素性也况不偕兄弟爲同人所重其敢以不敏自遜乎雖

然所致祝者與世俗殊世俗所謂壽不過耄耋期頤耳又皆以重裀而坐列鼎而食爲顯其親而揚其名是焉足爲太君道哉夫壽莫大乎仁其心性之所得直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此古昔聖賢所以守其身即所以事其親也爲人子者苟能篤志于學以其學移風易俗興禮樂而致太平則可以壽斯民以其學守先待後息邪說而正人心則可以壽斯道是仁者之壽其親垂諸萬世而弗朽豈特期頤云爾哉今不偕以練達之才稍一委蛇足嚮世奇而有餘乃偕厥仲塔言槃澗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且稱子與招而弗應不爲異端之

所奪非有確乎不拔之操而能若是乎昔尹彥明應舉以不忍荅策而退歸見其母其母曰吾但知爾以善養不聞以祿養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今不借兄弟固已樂饑泌衡矣其將益懋厥修而愛日之誠必自求其備焉凡所以致養者罔弗努力焉且與一二同志力展濂洛關閩之學以勵躬修則羊城人士必將曰不借兄弟洵能壽其親哉天下之爲子者其咸以是爲養志哉又將曰李太君洵能訓其子哉天下之訓子者其咸以是爲母儀哉於是著之典冊傳之奕世播之歌咏其顯親也大矣其揚名也遠矣而太君之壽其未可量也矣

徐仲光曰起處筆力絕老末段弘規碩論足以稱之一洗祝頌塵套

萬母六十序

世有居廟廊而爲市道交者亦有居闤闠而爲高士心者豈其情性之有異歟抑其家庭之風訓有以致之歟萬子文漣爲世家子讀書而通義理雖處市鎮而無市心其年甫壯交游綦廣氣誼如雲凡與之相接者無不服其忠信而稱其可以久要母氏楊孺人毓自名門夙嫻姆訓是以克相夫子而伯舟矢節盡獲垂訓咸盡其道而無虧子與其舅氏承年論學談心而益知其德之有所自也且文漣爲人不恃以豪俠著覩其仲弟景郝季弟端如皆怡怡若一體然斯已難矣至若其從兄弟皆和睦

而無間言有江州義門之風雖身居廟廊者豈能肅雍如是乎吾覩茲而卜萬氏之將興也和氣致祥古今一理文漣以仁讓爲一家先則世世子孫且將奉爲模楷其興未有艾歟予覩茲而慶孺人之厚祿必將與歲俱隆也文漣昆弟能有深愛有愉色倡率家人以聚順俾孺人怡樂秖覺歲月之循長則心安而壽益永理固有必然矣昔唐崔垂三世同爨宣宗嘉之曰一門和順可爲士族師法其後六子多孫咸登顯要文漣其近之歟邇來豐城有杜母者其年百有二歲蔣予往覩之則其耳目尚履猶如少壯坐定有一老人自外至母指以示予曰此吾長子

也年方八十有二頃之又一老人至指曰此吾幼子也年僅六十有八有頃又一子踵指曰此吾次子今年僅七十九其孫曾數十人一堂濟濟不能悉數也予笑曰今日至此如見羲皇以上人其處山林不榮于廊廟予杜母有來見者以絲綫十緡貽之予亦弗受其饋退而詢其里鄰門何脩而得此皆曰其家世敦睦而好生戒殺內外同心況此母柔順平生無評評今曆上壽非幸也宜也以此揆之他日文漣之母必皆如是矣遊擬會城郡邑暨市鎮諸人紛紛致祝絲縷之貽其又可勝數耶

王廸生曰洗盡壽文套語而寫勸勉于稱頌已爲奇矣後半引近人爲証尤奇

羅母葉太君六十序

年來閭閻中往往獲長齡者豈坤厚之所禀特有偏勝耶予恒因其壽攷其生平類皆溫恭淑慎所以佐良人訓子孫者惟以善行相成至老無稍懈于是令名日起而人世難期之福遂恒聚於一堂未有發祿無所表見而能壽且康者也遠不具論即如甲寅冬家允厚伯母稱百歲觴予姓六十人皆其所出邑侯士大夫登堂致般伯母聞一荅拜身輕如少壯見者咸驚異之曰何修而得此予曰予伯母篤於宗親皆養一高年之叔祖歷四十年如一日又憐二妯娌委曲賙之全其節而不居其名即斯二事已有期願之基矣踰數月而其子維緝之母九十維緝吾郡之賢紳也其母氏羅則吾郡之賢婦也羅爲天下巨宗在吉州有一峯念菴二鼎元皆以理學著在吾邗則有圭峰近溪兩公爲名臣爲大儒而巖欲之羅實本於江右不特代有聞人即其門內之肅恒有足多者爲今觀葉太君其一也太君夙嫻姆訓克殫婦職羅氏諸君子爲予言之矣今觀微言所載如奉繼姑之孝事良人之恭待娣姒之和育從子之慈班班可紀至如析爨則有古默讓之風課子則師昔損智之論遷居避亂則有明燭幾先之哲是豈尋常巾幗所可方其萬一哉以觀予伯

母暨黃母羅太君洵異地而同揆矣他年之期頤必再覯於太君矣其子有章懷祖臨思各抱雄才而廣孚其聲氣海陵邗水間與之交者咸重之今且彌隆厥養有以大振其家聲而太君之壽其寧有涯涘乎予嘗有義倉序云慶壽者能以濟人爲稱觴之祝則自求多福知必壽考且寧也邇年江北雨暘弗若矣瘡痍載道矣來年春夏之菜未可量矣夫饑饉數也補天地之憾者人也人豈能家施而戶給哉惟隨其力之所及而已有能壽諸同志汲汲焉豫圖以求其必濟而救之於未形則所全者大矣今有章兄弟雖僑寓他鄉而積德累功以爲太君祈上壽

必能以斯爲倡則令名日起將人世難期之福必聚於一家吉（收拾浚瀹一綫不漏）州盱江之德業亦再覯於新安矣區區百歲云乎哉

許師六日不作頌禱之詞敘行事則斷制有法建論議則確切不浮以觴祝之資爲濟人之事即是莫大經濟此乃爲有用文章

徐母四十序

戊子之秋予寓年友拙菴家厥弟叔采方五齡既克岐嶷已卜其爲大器矣今遂成人而有進乎高明之志其母矢節栢舟叔采承懽伊始即見許於拙菴良可慶矣今春其母四旬姻友約賀以言爲祝賀思婦人之矢志也難而以韶齡勵厥操也則彌難況母之望子恒切于父而教婦稚育則又倍苦于恒情故其子之成立也亦倍急于恒情何也其生平所倚頓夙夜所注念者惟是一子耳爲之子者非時念厥艱而曲迎其意以求無忝于所生烏能順承而愉快乎叔采之母甫廿二失所天即矢

志冰霜今十有八年矣無負初志則其母自爲壽者固已無憾歟若進德修業叔采所以壽其親者豈有他哉唯師吾拙菴焉而已矣賀昔在都門見拙菴肫誠靜重志在蒼生而不在溫飽蓋數百人中所僅見者當其時拙菴甫踰弱冠遂卓然自命不與世俗爲群是以守澹澤者數月人不敢干以私而天下想望其風采何則其素所樹立然也今叔采甫踰弱冠正拙菴弁冕江右之年也苟師拙菴而力行之則異日鄉黨親戚天下後世皆推其所生而美之則叔采所以壽其親者豈有既哉夫科名之取也事業之隆也得之有命也以叔采之宏才惟靜以俟之

耳若夫身心之學操之于已而無待于時其事在勉强而已矣叔季入則事兄其敎行勿怠以遵我拙菴之訓而勿負鄉黨之所稱則予所深願而致祝者也

倪閬公曰前半由母發議後半即從拙菴生出無限波瀾而箴規勸勉之意寓於其中真有深思有法度

妙議風生一篇勉勵文字令受之者亦有地步善于立言真造凌雲臺手段也○末段尤覺精采愈讀愈快 弟敬賓

目錄

二十五卷

引

跋

書後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原字佐平）

引

浪帆偶紀引

詩有別才代不數人自昔以爲難矣乃近日詩人盈天下咸以李杜自命而燕許王孟且將不屑焉噫是可稱詩道之盛乎記曰學然後知不足夫知不足而愈勵其學乃可以日進于無疆陳新會曰泰山高矣而其上猶有天滄海深矣而其下猶有地義理無窮不可稍有得焉而自足至哉言乎不可以爲今之作詩者告歟吾友林平山好學能詩周遊天下凡有所見則必于詩焉發之偶詣邗關即有詩數十篇賀得而讀之望洋驚嘆不（只無數二）能及其一二乃平山自視欿然欲人指陳其所失此即不讓土壤不擇細流之一端乎（語何等高妙）夫平山晉年獲捷而能不自滿假其志固已遠矣至若詩幾盛唐則舉世當有識者又奚俟予言乎

許師六曰新齋散筆可爲近日詩家藥石

刪正三字經引

夫士先乎志志道德者不以功名累其心列富貴乎古之君子惟重內而輕外故能功在社稷澤布生民績著太常而聲施後世是之謂功名而世以科第當之誤矣蓋自爲童子而教已不端矣三字經發端數語可覩至後則歸於功利使人習其說而繹其義則僅知科名之爲重焉耳僅知科名之爲重則所以自視也輕求其振拔於流俗鮮矣況能有爲於天下乎嗟乎世變風移江河日下可與爲善僅幾幼童而反以鄙夫之術誨之豈不謬哉予因取而正焉刪其太甚俾塾師稍知道德之爲尊而不屑以區區富貴爲訓則蒙之養端焉矣

吳仲升曰山之高者必側文亦如之此引談理確當而文氣高古竟類先秦

陳少游曰置身千仞之上俯視一切卓焉大家之文

澹泊紀聞引

澹泊紀聞、鄭水濂先生所著也、咸取近事者何、謂其有徵也、有徵也斯信之矣、易信也斯行之矣、水濂曰誰謂古道之弗可行于今歟、惜也其未之前聞也、吾述而誌焉、雖曰近事、亦猶行古之道歟、水濂少豪宕、及爲太守、歸遂屏跡公門、岸然與世俗異、此詳其晚節與上豪宕相照也其澹泊之志、殆已見諸行事哉、予友徐柑菴、爲其晚節予撰斯編以示予、予僭爲點次、增諸評論、以廣其意、壽諸梨棗、以永其傳、俾世知叔季猶有行玆者、則庶幾古道之可復歟、其不謂澹泊之弗可行于後世也、吾知後之君子必有以取乎此也文簡而意有餘

徐仲光曰、潔洞宕折、短篇不病其促、反覺有餘、尺幅中有抑處、有揚處、有嚴處、有厚處、有屬望處、總是開書則喜、喜則必欲其傳也、於筆意歷落間、可想見其性情　弟敦賀

史祜孫彙書引

賀性好堪輿、浪遊劍邑、史君祜孫、集書法之工者、彙爲一卷、而以弁言屬予、予思字學末技、君子所輕、祜孫髫齡銳志、易不深道德、廣經濟、以天下爲己任矣、屑此小技爲哉、雖然、此亦好善之一端也、夫君子與人爲善、學之大者也、凡窮理盡性、裁成輔相之道、胥于是乎出、然非先有好善之誠、必不能擴其與人之量、字雖小道歟、亦必內正乎己心、外借乎古法、而後可以臻厥善、而後可以著厥名、柳誠懸謂心正則筆正、蘇子瞻言字必論其人之平生、可謂得其要矣、雖然此不足爲祜孫道也、祜孫誠

好善乎、推是心以自治、則見一善必從而效之、聞一善必從而行之、惟恐其或失、而汲汲焉以求之、推此心以待世、則廣詢于平日、精察于用時、片善弗忍遺、而求之若渴、一長弗忍棄、而用之咸當、竭一己之精誠、以羅天下之才智、合天下之才智、以熙天下之庶績、則好善之誠之所致、其又可量也哉、夫如是則賞心樂志、非特點畫之精工也、非特行草之奇與也、非特鐫帖之永傳也、昔人因舞劍而悟書法、今予以書法而思治道

因字學而暢發與人爲善之道、用意深、波瀾濶、如此作文章、不朽盛事矣　陳吉夏

公約瘞牛引

宰牛宜禁所以恤勞也所以弭盜也所以全物命養天和也吾鄉保甲既行私宰已戢艮農稍獲寧宇矣斃牛必瘞出於輿論賀頗難之謂去其太甚不亦可乎衆曰不然東邊集界連三邑久爲私宰淵藪不如是以杜其端奚可禁乎於是章議已成行之一載矣維緝黃子商之於賀欲其可久也欲其相安也爰訪輿情有給値瞯貧之舉其貴則歸於甲長其賤則出於義助其規制則倣於梅溪誠如是也竊宰之澆風庶其可止歟行之久遠其將化爲仁里也歟

徐仲光曰極美之舉而輿情共協尤難予鄉瘞牛二三十年矣而義助未行得此當奉爲成式

跋

自訂三字經跋

孟母教子莫善於擇鄰偶然斷機不可爲訓故改之燕山好施而禮賢自不可沒然以爲顯揚則未也增程朱父者見燕山之富貴未足爲重也增李陳者謂富貴如燕山世所嘗有也老莊荀楊非聖之書豈可讀乎蔡文姬雖有才名大節無足數矣蘇季子熱衷至于刺股繩以不敢毀傷之義罪莫大焉故並削之舉神童作正字不可強致故稍改之趙中令金𠔣渝盟可謂能讀論語乎易以朱陸王薛庶有當焉梁太素傳聞弗確假使若所傳則富貴之人耳且以科第爲終身之能事不亦謬乎故以衛武易焉

黃維緝曰削道勁逼眞古文

評駁增刪總以嘉惠後學雖落落數言允堪不朽 弟載歌

姜太孺人七十詩跋

姜逸菴先生篤行君子也鄉黨夙推其品望憶昔年先生以遂遊道阻關因得一覩焉未幾賀僑員東野又接令儀于三水見議論剛果葢欲以千秋自命者及賀多病謝告歸里依栖于舍而先生之大義徽猷逈乎木之間也非偶過石城友人爲賀言曰先生松筠勁節百折不回因太夫人倚閭惱指心動輒甘樂饑泌衡竭力以養依依若孺子慕然亦有年矣今秋太夫人七旬凡兹戚友咸稱觴致祝予其可默然乎賀曰美哉先生之爲養也賀才雖鄙陋其曷可以無言友人又曰太夫人婦德母儀

甲于鄉閭封翁端品厚德以義方垂訓太夫人實克承之是以先生一言一動必遵庭訓而無違非太夫人不能有先生非先生豈能顯太夫人賀曰美哉太夫人之爲訓也賀仰止芳規又曷可以無言於是乃颺言曰古者賢母之訓子也不期子以卿相而期子以聖賢君子之事親也亦不必以卿相養而能以聖賢養是以隨分竭力及時乘歡而無待于外猶帨不爲榮列鼎不爲貴而啜菽飲水不爲歉是以人之爲壽也不同而人子之壽其親也亦不同何也衆人之壽期頤焉耳矣聖賢之壽必以千萬世而聖賢之壽其親也亦必以千萬世即如陶士行之母世所共稱而以孟母程母較之則慈訓之所成與顯揚之所致大小自殊豈可同日語哉先儒有言志功名者富貴不足累其心志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先生昔所建樹葢幾于陶公矣今且靜觀萬物瑶語淡阿悠然聚順于菽水雖日進五鼎之養其曷以加焉賀知先生必能以養志之誠大居敬以窮理而守身淑世將進功名于道德而太夫人之壽于千萬世者其在于斯歟

倪閣公曰前半用友人之言作波中乃發卿相聖賢二義精微簡潔儒者之言

書飲中八仙歌後

古之爲詩也多隱諷而鮮直言然亦有揄揚之語甚于詈罵者如老杜此詩是也曰眼花落井曰口流涎曰飲如長鯨曰市上酒家眠曰脫帽露頂王公前此豈譽其美哉醉時醜態備寫無遺與小雅之屢舞僛僛側弁之俄何以異使有礪廉恥者聞此一歌當必赧然汗下爽然自失能不痛懲而思改乎雖然來世之人莫以爲羞者何哉仙之一言誤之也不知所謂仙者譏之之詞耳益曰異哉喻閑若此殆非人世所宜有也猶潘起所謂何代無賢實反言以譏之也假令此可爲仙則彼亦可以爲賢歟老杜以仙目之寓抑于揚微詞也吾願讀此詩者與賓之初筵及相鼠有皮之刺參觀焉可也愼毋以爲仙而傚之

羅珂雪曰創議從來所未有是少陵千古知己凡作詩說詩者俱不可無此特識

特識別解從來箋杜者見不及此　弟致實

再書飲中八仙歌後

嘗讀是歌而見唐之必亂不待漁陽鼙鼓也詩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斯八人者旣仕於朝皆有表正風俗之權者也奈何荒惑沉湎無所顧忌若斯乎卿大夫若斯而國家不底於敗亡者未之有也雖使府兵無改祿山不叛大河以北皆堅城而唐之社稷亦烏能久安哉是歌也善於形容見於樽俎之間無非亂像感傷悲愴不待秋興諸篇矣世稱子美爲詩史信矣哉

彭恭菴曰正襟危言鍼砭到骨令八仙流汗走僵矣

梅律之曰熟識治亂興亡之道精於讀史昝於說詩一篇大議論可與酒誥抑戒並傳

黃恭友曰卽一飲而覘社稷之與亡非先生安有此鉅識

書東方朔贊後

六朝之文所以不可觀者戾乎理也即如東方朔像贊王逸少書之子贍亦引之而世遂高其文謬矣吾觀曼倩之爲人（東方朔如此）慷慨敢言實欲匡君以救時惜其病在滑稽墮於習氣而開後世謔（其爲其病異于世之所取）浪之風爾孫今思之正諫其本心也非借以明節也詼諧其積習也非假以取容也稱抗其氣質也（識見）非敢以傲世也然亦幸逢武帝爲重士好文之主故曼倩得以自全不然遇人君猜忌則詼諧實類乎不敬正所以買禍爲能取容哉或曰委曲以行諷諫所謂遇主於巷納約自牖者非乎曰人臣諫諍亦視其君

何如耳以汲黯之戇而武帝容之且以社稷臣稱之則是遭遇（妙論）明君直言極諫何爲而不可又安用委蛇哉況人臣有意取容（尤反覆明之議）則其心不誠其心不誠則其氣必餒其氣既餒則其言必不達（所以十分透徹）而其君必不聽自古容悅之臣所以自誤而誤國者皆繇此也（見得出古人過于之隱則然然上）而且以此爲美談乎至謂凌轢卿相嘲哈豪傑戲萬乘若僚友視同列若草芥則尤悖矣夫君臣主敬故曰事君如事天敢戲若僚友乎君子無敢慢視若草芥君且不可行於臣而臣可施於同列乎果若所言則是無心匡濟惟知傲慢恣睢而又設詐以干譽飾情以固寵皆無忌憚者之所爲而謂曼倩爲之乎使後生小子以傲睨爲高曠相習詭浪以結怨於人而流毒於世（所慮甚遠）（關係最大）必此言也夫吾故取右軍之書而深惡夏侯湛之文

陳伯璣曰此可謂闡發幽光矣且能使曼倩心折正論侃侃不獨論文確切而已

書酒德頌後

酒之爲害也大矣周武王酒誥反覆訓誡謂人之失德商之敗亡皆繇於沉湎故羣飲者殺教而不改者亦殺夫聖人以好生爲心豈忍輕罪用極刑哉葢積習旣深非嚴刑以禁之不能止也此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也然羣飲者所害止一方耳不及天下後世也惟文人之筆以是爲非以失爲得其誘人也易其爲患也深使非明著其罪則世俗皆被其所愚如劉伶之酒德頌是也彼自贊其高曠而後生好飲者遂借以爲口實輕則燕喪威儀重則致疾殞身又或多言買禍忿爭猺雜以至于殺人而

後已其害可勝言哉乃趙子昻旣書其頌又圖其像近世選古文者亦間取之而塾師遂以之訓人使後生小子口誦心惟皆以酣飮爲美事嗚呼謬矣夫小民之醉也醒則或悔一見端人正士猶有慚色若無以自容者乃伶惟酒是務敗常亂俗反以大人君子自贊則羞惡之心至此而盡矣詩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洵劉伶之謂哉或曰彼知世不可爲而寄情于一醉是有托而寓言者豈眞嗜麴蘖乎噫此爲文人飾過耳吾之所深恨者正在于其文使其文而不工也吾何責焉惟變亂是非使天下後世之無識者皆被其所愚而相率以從之是大亂之道也

詩曰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沉湎之不可也夫人而知之也乃有爲之文飾者則人得藉口不以爲恥而反以爲榮不以爲失而反以爲得不以爲可惡而反以爲可喜昏惑敗亂無所不至非特害一人且害千萬人非特害一時且害千萬世使伶遇周武當在不赦之條而後人猶指彼爲賢豈非爲其所愚哉假令其頌無害則是酒誥爲迂談而武王爲刻覈也不信武王而信劉伶甚矣世俗之迷也呂心吾先生爲山左臬司閱箚錄冊見人命數百皆因酒而起故力戒而痛懲之近日予見郡邑一二訟事始于酣飮遂至殺人之命且訟連禍結因破數十人之家奔

逃廢業田卒汙萊然後知酒之爲禍烈也故特著劉伶之罪以爲天下後世戒

陳公奏曰敲駁引據無不確切語云仕宦而拯下民之將溺著述而中先哲所未言斯有功于世道惟先生實能行之

書生民詩後

是詩也好異者為之也非周公所作也先生如達擬之不太早乎不坼不副則諸陋彌甚矣夫后稷之母必備婦德而端胎教何者不可稱揚而乃敘及於此不已褻乎若寘之隘巷寘之平林又寘之寒冰則殘忍彌甚亦子何辜而展轉以求其必死何高辛氏之不慈至於此極乎與爾則世俗愚民之溺子女又何足異哉若謂無人道而生子則尤謬矣怪誕不經豈可為訓且使後世淫奔者得藉以為口實不大傷風教乎周公大聖人也必不語怪況尊祖配天而言及於此豈達孝之所為哉吾意作

此詩者務為新奇詭異之言以誇張於後世遂謂聖人初生即大異於常人以見稷之神聖足以配天而無忝也不思聖人者耳目口鼻未嘗與人異也惟戒慎恐懼以至盡性至命裁成輔相之功則非人所能及也不必求異于始生也若曰必始生而即異則人皆自諉是塞人以希聖之路也故曰此好異者為之非周公所為也

謝秋水曰說來實作怪異人以聖經賢傳不復置疑遂令千古懵然非膽識俱到不能發此論

此創論實正論也非以叛經正以衛經耳 弟致實

書歐陽公上范司諫書後

其勢曲折而多姿然中有過理者如曰宰相九卿失職者受責于有司其法行乎一時惟諫官失職則取譏于君子垂之百世而不泯然則宰相九卿遂可以失職乎其有所失遂不貽譏後世乎何以三百宰相伴食中書至今昭然史冊乎此賓主相形而抑揚太過者也又曰拔為諫議七年始延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幾兩事耳當德宗時天下多故豈無急于二事耶噫責其他事不言宜也絕頂議論然謂天下事尤有急于此者豈定論哉陸宣公王佐之才用一宣公天下雖亂何患其不平若延齡險詐欺

誣任之為相則一時羣小連類而升于朝此賢姦進退為治亂興亡之大關當時之事孰有急于此者而乃以之為塞責不亦過乎噫宋大家文歐陽最為和易不免過理如此然則立言一事其可輕易乎哉

毛仁仲曰開天下所不開之口刮古今所未明之睛非識到膽雄誰敢到此

以文忠最得意之作數百年最膾炙之文指出瑕疵使我心目俱開天下治亂關乎擇相後段尤確如此否豈方異矮人觀場非一味彈射古文者可以藉口 弟炎官

書唐早朝應制詩後

觀唐人應制而三百篇之義其弗可及也矣卷阿遊矣而誘之以彌性繼之以用賢且曰媚於庶人則已獨見其大矣天保祝君而曰俾爾戩穀曰是用孝享又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何其愛君之深而期君之遠且大乎唐早朝應制後世推為極盛者其所為揚勵不過崇高富貴耳夫崇高富貴人主之所固有矣待人臣侈言哉侈言崇高富貴適足啓人主之驕心奚取焉李青蓮詩曰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張曲江詩曰進賢一一皆羁致猶欲高深訪隱淪若此者庶幾卷阿天保之遺乎

王汾仲曰文無繁詞而千古人立言之意得失劃然

書羅珂雪相說後

珂雪謂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人事之補救有其權信哉斯言也賀庚寅寓黎川羅太希家餞別時太希猶未有子其年五十有三矣賀熟視其貌太希曰子知風鑑歟予曰然曰吾後嗣已矣予曰子之相有二反焉一當有五男一當無後曰如何曰子相心非相貌也世人厭多女嫉之若仇今子有六女而珍視若此不當有五男乎子好款客一載間殺牲無數有干天和其當有後乎太希竦然曰吾自此力戒矣於是戒殺甚嚴且遂人創以斯言為勸因而戒殺者十餘家辛卯太希生一子延予飲既而生二生三又生四則予皆不知也丙午秋偶過其地太希抱幼子出拜曰此予第五子也昨已週歲今先生偶臨得非索相錢乎於是觴予曰子之相神矣然何以必其為五予曰舉成數也極言其多耳假令僅于四或踰于五遂謂吾言不驗乎於是大笑而別讀珂雪此論實獲我心

郁先士曰借相貌一說與人為爲而文法離奇尤令人讀者入勝

羅叔子曰序次生動讀之解頤世之工麻衣術者直皮相耳豈能如此奇中

書劉世範先生八十壽言後

予讀壽言而嘆世範先生之有子也令子潔菴之忠孝爲弗可及也潔菴于癸未不赴禮闈甲申聞變欲殉以二尊人在乃祝髮隱居三十年當其聞變也朝夕涕泣改字曰慟子丁未夏尊公八十潔菴曰慟之爲言不可以稱觴也又改字願人益曰願尊人壽而康也且願舉世蒼生皆臻于仁壽也予觀潔菴博貫古今以彼其才取南宮若反掌而岸然不屑夫豈無志于天下哉菴痛當日朝廷有君無臣知天下事必不可爲故隆潔身而退耳嗟乎隱于癸未之前且以城市爲深山隨寓而安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潔菴之謂歟夫潔菴猶未策名即以厥黌何傷乎然以聖賢待其親而不忍以俗情事之此潔菴之所以爲賢也即令冠冕禮闈秩躋官保以絲綸奉其親薩爲世俗所羨耳豈若遯世無悶尊其親爲義士之父之爲榮哉或謂世範先生旋逝未慊所願潔菴之慟今猶未已顧人壽不過百齡而志士之精神千秋不泯以潔菴之高尚異日溯淵源者必推本于世範先生則其爲壽將百世無涯矣彼泥塗甲子能較其脩促耶然則慟與願亦無妨並存矣聞先生有二幼子潔菴撫育教誨過于同懷噫念鞠子哀而友厥弟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信哉

錢湘靈曰表潔菴并表其父此文家用意之妙朴質簡古可追漢人

王安節曰潔其身即所以榮其親世範先生與潔菴之品俱見于斯矣

讀倫宜明郡伯勸撫修江紀略書後

逆起老

邇年吾鄉燋爛、惟南康一郡得倫宜明郡伯先勸後撫而境內敉寧予初得于傳聞今讀修江紀略而知郡伯當日歷暑寒冒鋒鏑殫厥苦心如此其至也使甲寅乙卯之際吾鄉太守類皆如斯則潢池立靖寧至蹂躪而莫救哉且南康逼近匡廬世多佞佛而郡伯不修寺宇祇以整飭文廟為務又如鹿洞書院雖奉臺司所撤在他人當平世猶或視為故事遷延廢弛而況干戈擾攘之餘年惟郡伯經營創造不日成之而纖細靡遺至今棟宇巍然過其地者誰不曰倫公之有功于文教也想後之讀修江紀略與白鹿洞記者可以為法矣

奇

帶妙

王崑繩曰前言勸撫後言文教深得文家奇正之妙尺幅中覺出沒變幻無限烟波

書何烈婦傳後

四十年來節烈之氣往往鍾于巾幗其間傳與不傳未嘗不繫乎數也幸而有子若孫光昭令緒則其人弗朽矣又或有文人以為之文則其事亦傳嗚呼窮陬僻壤中湮沒而無聞者可勝嘆哉何子允思之婦劉氏年甫十八即能慷慨赴死何子哭之哀屬同人誄而傳之記而序之一時能言之士莫不忻然命筆斯可徵節義之感人而秉彝之好不以世代而渝也何子三十年不咏好逑洵無媿于烈婦乎雖然宗祧為重使烈婦而有子也允思為義夫以終其身誰曰不宜今烈婦未嘗有子則先人之脈安可不圖似續耶烈婦明于大義豈不以後嗣為念若能予姓繩繩勿替厥祀則烈婦之心將含笑于地下矣

許師六日作此題者皆贊義夫耳此特以宗祧立說乃知不為義夫正所以安烈婦也創論無人見及

目錄

二十六卷

書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書

柬朱增城廣文 丙子

崇正學者必闢異端遏亂萌者先嚴匪類然雖有其心而無其權不能爲也即有其權矣而才與力不足以任之則亦何能有濟哉今先生以天潢之派具精明果銳之氣而振鐸于敝鄉則異端不可以不闢匪類不可以不嚴所謂有其權而又有其才與力者非先生今日之事乎聞水南有兩僧脩髯異貌耳佩大環自稱從西竺來環聚而觀者日以千計販夫愚婦且俯伏拜禮人情之好異如此良可慨也恐妖人假此召衆以爲亂階特懇發一硃牌勒限出境并率學中諸友鳴鼓共逐之俾士子皆能惡異端而排之而小民不爲其所惑豈非今日要務哉天下事制之于始則易爲力稍遲則愚民被惑彼雖去而毒已留難以救藥矣防之宜豫驅之宜速先生其圖之

羅文止先生曰崇正學遏亂萌實今日要務佐乎時刻以濟世文民爲念丙寅初與相見即抵掌而談補益之略此書關繫甚大他年經濟於斯豫卜之矣

朱廣文一見此書卽發丹筆𢎞逐之次早遂去亦見廣文之才敏也猶記丁丑北歸過吾邑封山有茹素者聚黨甚繁予懼其爲亂適與諸同袍報謁林明府予卽言此輩聚衆不可測宜早詳院道容揄渠魁以遏亂萌同袍中有笑爲迂腐者有指爲狂妄者予猶切言而當事弗聽及戊寅果爲大亂撫軍解公發兵與戰敗績時新太守李又青公至運籌協贊請調集江閩各兵而後擊散然止殲數賊而前殺民無數且費金錢無限矣賊首張普微竟爾遁去使當事與搢紳皆如賀之迂妄先事豫防則普微早已就擒何至蔓延爲害哉嗚呼流寇之起撲滅無難而漫不留心優游養亂以致誤國殃民是誰之罪歟思及往事不能不痛心切齒 自記

東陳大士同年

昨余季涯年兄於貴寓見幼公郎所云大人以三十年名士必當建三十年事功而後可無負于生平無忝于物望賀聞之擊節嘆曰非先生安能有此子有此子而先生之賢名不愈著乎觀前史所載任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者未有不發其身使之精明强固而能有爲于天下者也今之士紳一過策名卽以漁色爲急務不惟取伐性之斧以自戕且使鄉隣傚之有傷風化况今天下非無事之時夙夜匪懈猶恐補救之無能何暇及此以此爲事而不求有濟于蒼生有裨于社稷則與當年誦讀之初心不大相刺謬乎王沂公當盛世而志不在溫飽非特澹嗜欲薄滋味也蓋經綸時務實無退爲已體計况溫飽之外別求所以自娛豈大丈夫哉先生曠代奇才於時耗一道允有開闢之功舉凡修身淑世必能特立獨行爲衆人之所不敢爲四方翹首非特文章一事而已賀區區此忠頗與幼公郎同惟冀乘時策勵以耆數獻存江鄉理學之遺風俾後進奉爲師表則天下之幸而亦吾譜之光也

陳言夏日侃侃直言洵救時之藥石然世俗此病已入膏肓吾師此函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

上大司馬李懋明先生書

閣下昔在中樞帑胄餉以肅軍政釐積弊以固都城古所謂統六師平邦國者當如此也衆方翹跂端揆而事出意外豈天未欲平治天下乎令人憮然古之聖賢以天下爲己任雖處江湖之遠未嘗一日忘其君閣下當代偉人洞觀時局所以輔國救民者當必有道賀幸附枌榆竊嘗奉以爲師表而一介書生無由晉謁通籍之後即承乏廣陵正值旱蝗流殍撫道雖竭力賑救而桔槔之所濟幾何負疚皇皇夙夜不寐恨不得脅飛左右受教請益以免瘝曠之羞雖然此特一郡耳天下之大愁苦萬

端今內外交訌寇賊紛紜皇上勵精圖治而朝中士大夫不思何以備荒何以足餉何以選將何以消萌而惟立門戶殖貨利嗜聲色談及軍國重務則委之無可奈何嬉嬉然若處堂之燕貿不知其何所底也竊謂欲殄流氛必先擇人而用之今世非不用人也而用之未得其道益人之性有所能有所不能善用之則牛溲馬渤皆可以爲藥而救人不善用之則參朮適者殺傷寒而必斃豈參朮適者之不善哉用之弗得其宜耳天下之大非無才也朝廷求才非不急也然言及用人必分資格不拔才猷不詢功績但遇甲科則委曲以全之遇科貢則索瘢以糾之使實有經濟者不得稍展其所長此吏治之所以日隳而民生之所以日促也有文名者即拘之以吏治已不能矣況稍著循聲者即用之于邊陲兵法非其所習而謬推以當一面其能不僨事乎及其既敗而悔之亦已晚矣甚至排異己修宿怨而以危疆爲陷阱或交相推諉或互相攻擊快一己之私情而不顧國家之利害此督撫之所以失人而邊疆之所以失守也爲今之計非盡洗私心力除宿習而求寇賊之平天下之治奚可得耶閣下人望所歸若淋漓愷切敷陳于當事者或可挽回于萬一乎賀簿書外吏茫昧無知其曷敢妄談特以古之賢人當

其爲秀才時即留心治道況忝附科名而又目擊時艱痛心疾首恭遇桑梓典型安敢不以所懷直陳于函丈雖臆見有偏激切太過亦必爲長者所諒矣拙性硜硜長安貴要從無干謁即同籍同鄉在都門者亦不敢通一字蓋攀援附會固平生所恥爲而契濶寒温在今亦無暇及矣若夫進芻蕘而傚工瞽長篇累牘一無忌諱竊恐廊廟諸公袞如充耳或更從而哂之曰少年新進何乃管窺至是耶惟閣下惓惓接引而發明君子小人之辨是以敢馳一介以代弱翅冀閣下鑒其誠而誨之原其苦衷而宥之閣下爲千秋之品賀亦志不欲爲俗吏衣帶非遥從

此肅然北面神徃于中安堂矣（公有講學之所係廣成先生扁曰中安堂）

雖文止先生曰少年新進而以社稷爲憂司理一郡而以天下蒼生爲念吾輩中能有幾人定李公之一見而嘉許也行文疏宕直從韓蘇得來

復同鄕年友

台旌遠顧僕性迂拙不能爲地主歉如之何但廣陵一郡大非昔比人見爲繁華僕祇覺其凋敝耳僕自受事來見飛蝗掩日餓莩載途憂心如焚莫之能救躬歷郡城內外點出饑民五千三百五十有奇此未出關廂也而郊外及州縣之湊飯者又不知其幾千萬也且所見饑民無衣無褐僅以蒲席掩蓋者不啻數百而鶉衣百結不能蔽體者又不可勝數也僕視茲慘情潸焉淚下食不安寢不寐仂賑而外惟有息訟安民屏謝過客使富戶稍存餘地得以通融周濟保茲孑遺猶可以告無罪于我

君父而不爲公論之所鄙豈忍奪百姓之脂膏爲過客之贍儀以延虛譽而爲一官計哉且升沉有數禍福有命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僕自幼矢志不爲身謀而以患得患失爲恥矧今閱世既深覺仕途滋味不過如斯毫無繫戀故以脂膏還之百姓而不敢雜一私意于其間且以予奪聽之君父而以是非聽之公論以升沉禍福聽之造物夙夜冰兢惟以弗能盡職爲懼至若道途之毁譽要津之報復皆有所不遑恤嗟乎身處至衝之地而爲道路迎送之官雖欲不如此安分庸可得乎倘足下能念茲饑饉而恕勞吏之苦衷則幸踰望外矣

羅文止先生曰水陸之衝最苦于過客佐平清節邁倫當其弱冠時予已知之壬午冬佐平諭關吏候予與趙二濱捉搦公子與二濱約過邦關必不投刺即微擢遁行辯公亦然我輩相成之道當如此也

徐仲光曰見得眞守得定古來名臣品業卓然得力不過如此

柬儀眞令鄭垠玕

予司理時太監王坤來揚專理鹽法行單門事

中貴至揚聞其出示自稱本單門必將如昔年故事強郡邑行屬禮僕誓不肯從鄙性硜硜視一官如敝屣豈能隨俗俯仰以自負生平哉嗟乎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僕今與諸君約諸君但以僕爲口實則彼將怨僕必不與諸君爲難矣願爲同事諸君獨肩此怨煩徧致焉

羅文止先生曰確知義命毫無患失意故能如此非素有學識鮮不化爲繞指矣

徐仲光曰此膝倘屈辱於折督郵之腰此項獨強難於解彭澤之組元亮而後當類再芬

與盧內監書

奉委察盤未敢趨謁賓遊太祖交結近侍之厳禁也且汲汲理冤猶無暇晷是以拜客一事不得不姑置之耳嘗思皇上哀矜庶獄恩至渥也巡方御史恤冤而又時頒赦宥惟恐一民之或枉亦恭恤之至意之周矣乃爲有司者不能奉行致使冤民盈獄閱卷深思往往令人頓踈難欲不釋之而有所不忍者茲按臺面諭加意雪冤毋得瞻徇實體皇上好生之德而不敢以此舉爲空行也昨聞陽葉令淹禁貧民皆因微罪失入追贓縲縶而輒以臺下爲辭賀思臺下之賢必能恤民隱以廣君德況奉

命監軍未聞治民民間訟獄實郡邑有司之責也豈得而推諉哉又況臺下師行倥偬無暇及此而縣令不爲申請可謂克供厥職而忠于朝廷乎賀仰體臺意已爲劾勞察其最冤者倘蠲其贖而其他濫禁之貧民皆立行釋出矣謹將所釋監犯開名奉覽初欲錄讞詞請政而匆卒未遑惟臺下亮之

羅文止先生曰提出祖訓與欽恤至情宜使人心折而無怨

徐仲光曰以好生之心行剛毅之氣情詞惻怛足以動人

再上李拙予先生

昨賠李中老謁首投薦三司理賀果與焉初謂受薦非人如入鮑魚之肆今再四思之鮑魚之氣止于數日若受薦而得美官則千秋萬世稱爲其黨雖竭西江之水不足以滌茲穢濁尚何齒于士林哉賀平生最耻于謁廣陵備員數載從無片紙入都門卽同鄉前輩過邗關者止以治道相商必不敢以竿牘相托此無他實見升沉有命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古來依草附木以求速化者究竟何益祇自喪其品行耳況當此之時正險阻艱難卽使備位掖垣天下事千瘡百孔從何處說起譬若一丘一

壑猶可以藏拙而告無罪于祖宗也哉擬卽兼此鷄肋張帆迅邁不復再覯知已矣

徐仲光曰浮慕而相引爲重亦出公道但君子立身各有本末自不宜德其援已而致失足私門耳此書千古凜然想見正笏垂紳氣象

魏冰叔曰一書勁氣逼人如雪中松柏蒼鏡可畏

與瓊州李司理

先生以英才理偏僻之郡撫綏蠻猺知必遊刃有餘矣然千慮一得敢以持獻而冀採納可乎賀昔備員廣陵庸拙無比惟是清監一事自幼留心見查盤入境縣正及各衙官將監追自理紙贖及勢豪所囑監犯悉潛匿于他所候查盤一過仍將各犯收禁僅循故事而未見雪冤亦何貴此一行乎賀初任牌往泗州忽至如皐清獄釋寃民六十有奇重懲胥吏而各屬相戒不復有淹禁矣猶懼其未也時思職掌所關當以此爲要務故於府監每月一清即堂官與同僚所禁者亦立出之常諭司獄洒

掃撫恤有病即刻報知至如察各州縣或不發牌或之南而忽北往往出其不意單騎迅行忽至州縣監倉即取齊各卷逐一詳訊輕者立釋仍判數語以白其寃且給以執照重者與原告証人并呼里鄰族黨爲之詳審爲之結案雖未奉批詞者亦以清獄爲題徑詳道院而寃情悉白囹圄頓覺一空矣即風陽各鄰屬倘經其地亦忽入監倉借卷詳察有可釋者徑釋之或上臺所發禁者亦具稟請釋而所追無罪遂不可勝紀矣是役也非特雪寃民也且以覘吏治焉見監倉落落數人而洒掃潔淨無被刑慘傷之狀則慈祥可知也見案卷中所罰甚輕所斷甚明而問其端末應對詳悉則廉明可知也見卷中自理詞訟科罰既多而又濫禁以追紙贖則貪墨可知也見在監人犯多被梭夾重傷而鵠面鳩形者衆則酷虐可知也問其監內人犯幾何所監何事茫然不能對左顧右盼而執卷之吏背從旁代白則聾聵可知也以此察賢否較若列眉洞若觀火又奚俟于採訪哉賀初念止於雪寃而不意所得官評一至於此也蓋州縣自理之詞未經告發則案卷無從入目今見監內有一犯人必當有一案卷彼雖欲藏匿而不可得但詳觀而細訊之則察吏之法無踰于此矣賀嘗思採官評者寄耳目於衙役必不可也

蓋朝廷舉錯之權寄于巡方而巡方耳目之司在于我輩乃使胥役得以操之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且彼又寄耳目於他人而我輩用之是使羅織之奸人得以持賢否而定黜陟變亂是非長奸助惡莫大于斯矣法禁簡訪而又使人爲之則是教猱升木又何辭于彼輩乎是以衙役之密訪不如士大夫之公論爲可憑而鄉紳之耳聞又不如案牘之覩察者爲可據然則時嘗清獄以恤寃民以察吏治豈非司理之要務哉然必單騎減從卻餽秉公於州縣無絲毫之擾庶可直行已志而無疑惟高明留意焉

吳仲升曰貫爲其中之所得極透極切他人不能代言

徐仲光曰名言快論可補治譜所未及

魏冰叔曰是大經濟大陰德事當梓之以教天下後世區畫精微以見諸施行者逐一寫出能令讀者神情鼓舞斯不朽名篇非僅文氣渾樸並歐蘇而追西漢已也 弟敦貫

與雷州蕭司理

閣理雷善政大進於敝鄉喜慰何極臺下氣質樸誠原與衆異閱歷既深則英華自出宜雷民之受福也嘗見物之不動者蠹必生焉水之蠹其來無種不特污濁然也但停注則積久而生蠹蠹既生而欲去之則爲力甚難故流水不腐以其動也爲官者守巳清慎又必濟之以勤每日有事務在刻期必竣有未竣者翌辰必補行之事無巨細必躬必親勿使吏胥並得從容以恣其私則彼將奔走宜力之弗暇而又何蠹焉貫至愚極陋然不忍斯民之受枉故事皆親訊不拘分巡舊格豈好勞而市德

哉不得巳也幸與高賢共事必以道義相成凡百利弊可以救民者尚祈指教以豁愚蒙則幸甚幸甚至若禮儀一事原屬陋規吾輩立身彌世宜加意禁革之故凡公務事郵筒多係禮儀賀一槩瑩謝悉未啓緘聞孫九芝先生爲司道時見公務事郵筒即不開封止以批廻用關防發還而巳其法簡易不煩裁荅賀有見賢思齊之意遂倣而行之此後倘有賜教但書爲地方利弊事或附詞訟申文使貫知不係禮儀庶可開緘以受教益云爾

倪闇公曰引喻透闢而奇矯柳州遜其精嚴

復潮州游司理

閤足下新政卓然執法無徇大得民心誼屬枌榆可勝甞慰承詢官評寶無所知然老馬識路千慮一得其可不爲知已告乎人之功名與已無異也數十年來士之苦僅得一官而吾輩以風聞去之則是三寸之管慘于戈矛矣然而流毒于斯民有偎于一方者又不敢不言也惟是力矢公心可質鬼神一家一路衡量而出之又加以敬愼俾衆情咸服而反諸此心能無遺憾焉斯可矣賀昔見同官某才甚敏撫按取欵皆能立應之專用衙役採訪即將所呈之單一字不移往往過于嚴刻雖撫按嘉

其才捷而官民之受枉者多矣又見同官何芝函凡具揭必將衙役所呈者刪削至輕如開贓一百則刪其八十賀于芝函特取此一事常以爲法賀獨不用衙役者懲積習也知小人咨訪之言不足信也凡採官評得之監倉案牘者十之五六而屬員與紳士之公論咸博採焉將事實詳載于筆熟記于衷遇上臺檄至則取之自心而有餘矣俟屆期迎索哉雖然賀不敢深求也去其流毒于斯民有誤于一方者斯可已矣若必致之提問以著其惡聲則必不忍爲也雖其人不足深惜然彼亦曾爲士矣且既居位臨民矣可使與吏胥黎庶同對質于公庭哉故賀于開揭時往往盡去其贓以免提問有貪殘者止言其酷有重贖者止言不謹言老疾豈惟存厚道哉亦于不得不請劾之間稍存大體以勵搢紳之廉耻云爾鄙見如此未知有當否惟高明裁督

歐陽石臣曰官評以勵廉耻不過爲刻毒仁人長者之言皆從藹腔生機流出

東朱澹子侍御

足下按閩知必激揚有法、吏畏而民懷矣、江閩咫尺、竟未一候者為足下崇憲體也玆有三事特懇、惟留意採行、一曰溺女、八閩此習倍於他方雖千金之家必不育女憐莫甚焉倘諭守令力行勸化不悛則嚴懲非貸其俗必變一邑之間歲救數千命計八閩終歲可援數十萬命所全顧不大歟一曰宰牛、私宰之風天下有之而亦莫甚於閩自做鄉販至者咸供斧刃繹絡道途見者皆為寒心倘得嚴為之禁則盜源淵良農安矣豈惟蕃育物命哉一曰暴骸、延閩閩省路旁有白骸暴露者、深為可憫、倘須示郡邑咸置義塚亦古掩骼埋胔之遺意也竊意巡方權重與利除害何事不可行然事之大者處高明必有妙用不佞何敢輕言惟此三事則似小而易忽故特及之懇加意力行使八閩被澤則不佞感服奚啻躬拜隆施哉

徐仲光曰江閩接壤惟指陳利弊而不干以私誰能如此佐平古道婆心於此具見

王左車曰言誠特矣然止溺女當嚴婚嫁過侈之戒禁私宰當懲屠販相通之惡掩暴骸更當禁謀地侵奪之條庶幾有俾于風俗乎

東王公獻明府

聞復任滋陽、直道在人、於茲可見、但宜急流勇退早賦歸來、勿使陛擢以滯高懷蓋古今無不散之筵席無不下之戲臺即縣跡銓諫何榮之有古來賢士如南州徐孺子餘干胡敬齋皆以布衣傳千古真能自立者豈以官職之高下為人品之重輕哉僕昔在廣陵聞新安有一縣丞、姓何諱起鳳者、賑荒潔已、大得民心而以侵職好名被劾、癸未大計冢宰鄭玄嶽先生特舉何丞廉卓天下榮之然僕以為既有仁聞則庶眾之社尸祝無窮何必以銓宰之寵異為貴乎

蔡左萋曰早賦歸來誰肯直說先生洵愛人以德矣

東程玉璧

文茹蘗飲冰遂爲嶺表循良之最可謂不負所學矣但從來廉吏往往過於執法必宜濟之以寬知我丈素有學識自能從容以和緩刑而尚德也德教既孚則民氣和樂將見粵人之愛戴與日俱深功名垂諸久遠不佞與有榮施矣

王元倬曰先生雖耿介絶俗而仁明愷悌治行循良宜其勸勉乃爾

柬張幹臣司成

向讀佳墨有特立獨行之氣已知爲天下異人矣今聞敝府生童感仁人之言特勸當事以寬政且不屑以俗事相求潔然不滓即此一事已足千秋矣嘗思人生仕宦自策名至公卿最久者不過五六十年亦轉瞬間耳惟立身行道乘權藉以濟斯民垂之百世而不泯斯不負所學而可以無忝乎科名如執事將爲霖于四海而先造福于江鄉洵所謂其人矣今思顧府城凡有利弊當興除可以救民者懇賜紫呂與當事力言之貴同年黄維緝雖訥于言語而篤于躬行可與共商此事也維緝養親純孝而安貧樂道不以一私干郡邑蕭其德而善良者不可勝紀敝鄉比之爲祥麟威鳳此固同鄉之幸而亦貴榜之光也執事與談利弊亦可以得其大畧矣

蔡左夔曰先生以仁民爲心故發爲書詞往往周詳懇切文情交情於斯獨至

柬冒辟疆

聞昭陽李小有子孫既庶、而流離困苦、天下莫不憐之、貴鄉諸君子亦有爲之手援者乎、丈宜竭力爲倡、訪求其子能讀書者延師訓之、不能者各授以一藝、俾其得免於饑寒、則丈之陰德又十倍於賑饑矣、然必托貴郡之好施者共爲之倡、庶幾有濟、若使善人君子而子孫失所、則爲善者怠矣

徐仲光曰、小有廣仁品一書、勸誡來世、其功甚大、子孫雖貧而庶、安知其不大也、佐平留心及此、想見古人交道

柬張武仲

仁兄宦遊既久、而樸心未漓、且不屑求田問舍、傚時俗之所爲、翛然物表、良可敬也、然古之君子有爲人之行者、必有過人之勤苦、而後可以任事、而冀其成、當其閒居無事、嘗經濟而豫籌之、既有成算、及其出而任職、皆取諸腹笥而有餘、然於當行之事、又必備極苦心、較之恒情、其作用又有深焉者、庶幾民被其澤、而可以無負乎初心、非若近時習俗、素不講求、而一旦任事祇乞靈於幕賓、授權于胥役也、仁兄指日有民社之責、正宜朝夕竭蹶、圖所以興利除害、愛養百姓者、必熟讀治譜一書、以爲規矩準繩、又必精通算法、講求律例、更取綱目通鑑中切于吏治、而今可施行者、手錄而記誦之、則將來臨事、游刃有餘、而不爲幕賓吏胥之所苦、此即夙夜匪懈、猶恐有所不及、乃昨見涉趣於琴棋、亦何暇工至此乎、僕見長於吏治者、凡詩文琴書一槩屏絕、而專究心於民務、如錢糧何以徵收、而官民悉便、刑名何以矜恤、而出入允宜、蠹胥何以釐剔、盜賊何以消弭、水利何以興、荒田何以墾、積穀何以豫、士習何以端、事事皆籌畫周悉、如農夫之望歲、汲汲然、如商賈之求財、精神力量、全用之於救百姓、而不以一事分其心、斯可以步龔黃、希卓魯、而爲世俗之

所不能爲僕嘗笑人稱俗吏不如普爲吏者正不可以不俗吏苟不俗則民受其殃如錢穀刑名瑣碎雜遝豈不甚俗然必竭力苦心以求之事事躬親而不敢假手於他人乃可以迅行而無弊若夫詩文琴棋似乎雅趣而實有妨于正務司民社者斷斷不宜爲此竊見近時亦或間有廉吏而民不被其惠者病在慕高雅而不能俗耳事不躬親勢不容不委之胥役遂至有滿堂官之誚其醸禍流毒較之求田問舍者殆有甚焉究竟卑陋之極焉得爲高雅哉諺云合做之工夫不可放過有用之光陰不可錯過此令日對症之藥也惟深思而熟籌之

徐仲光曰爲仕路中大雅一流痛加針砭而借題發之大有關繫

答高敏生

盛宗譜序如諭爲之然鄙陋無文甚矣譜內有可商者如祖先稱諱而子孫反稱字不亦過乎遡其號字者無可奈何乃稱諱其公今有字可書者而亦書其諱奚可乎他如女適某人詳矣其外甥之名可削也娶某地某姓適某地某人宜書矣其重叠小地名皆可不載也男子書生日所以辨伯叔著兄弟也歿則書年而不書月日可也婦人生歿年月不必書惟始祖及忠孝廉節賢淑貞烈出乎其類者間書一二以示表異可也至如詩賦雖工亦小技耳必不宜入宗譜總之譜宜極簡簡則易于携

帶即後世有兵燹所存必多所最重者惟葬所宜詳令子孫可以上墳墓善行宜書令後世可以爲師法幽光宜闡令貞烈得以傳百世其餘繁瑣一槩可删惟高明詳酌

祁奕儀曰段落錯綜有典致有波瀾其於昌黎可稱神似

柬黃德珍

令姻羅太希豪俠士也與賀稱莫逆忽焉長逝殊爲可傷其子新居父憂必無娶妻之理徐柳老所持甚正無庸再請矣乃今姻必欲速娶以爲可以省費不思居喪嫁娶律有嚴條而近日惡俗又謂成服之後卽當守制未成服時不妨行此此尤喪心滅理之言較三年服內嫁娶尤爲謬戾夫人子初喪其親哀痛迫切幾不欲自有其生而忍爲合巹之樂乎古者曾子銜哀勺水不入口者七日此大孝之所爲出乎至性固不敢望之常人若夫初喪三日不食三月啜粥後乃蔬食此常禮之宜遵者也

何世俗無知反以爲成服之後遂不敢婚娶必乘初喪而行之是有虛禮而無實情與大惡不孝之陋習所當痛懲而互戒者豈可隨俗波靡而不一爲救正哉又豈可視故人之子爲膜外而忍令其不孝哉賀雖不肖不敢成人之惡煩足下轉達爲

涂宜振曰初喪急娶習以成俗卽搢紳先生莫或非之亟宜鐫此廣傳庶可救正

目錄

二十七卷

書

內省齋文集卷之二十七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書

寄陳言夏

不佞平生重德行而輕文章故闈中閱卷不拘八股格套而以有經濟抒性情者為貴讀佳卷至無欺無黨二比擊節稱賞謂此必積行之君子也今聞丈獨行已志力矯世趨可謂不負所學矣猶憶宗學臺招丈一言而竟飄然不屑且同門有一二過廣陵者卑辭請托不佞或嚴拒或婉辭亦留連而不去惟丈道

義凛然邪關信宿垂橐而歸如斯品骨豈待今日始見哉相隔二千里不能聚談惟深意往耳更祈加意躬修虛心精進必期至于聖人而後已勿隔深以為高勿執偏以自蔽能為今世大儒以傳千古則不佞所深願也

方爾止曰諄諄以聖賢道義相勉庶無忝于人師

東趙名卿太守

側耳絃歌淡為并州手額也賀因兀坐山間見聞殊隘偶為白下之遊不謂竟獲台聰馳仟遣召初擬告辭而跟使懇切將命再三不敢不一見稱謝久聆千舍意在邀歸不啻以日為年矣台旌往蘇未能拜別携得清風兩袖歸與父老言之亦足慰建民之思慕也高寶興水荒室廬漂沒小民惟棲泊舟次流離道左凍餒之狀令人慘目傷心猶記庚辰辛巳間每訊益紫悉屬饑民與其所安拔者雖聞將數人而既斃者纍纍不能起九原而生之矣賀涙隨筆下寢食弗寧使當日有先期賑濟之人早

仁人之言

日今錦帷活饑邑亦此矣

為之救何至陷饑寒之赤子悉為犴狴之冤民哉今廣陵水患甚于昔年矣幸有循良在上視民如傷知必有道以處此竊思平山堂舊有五賢祠俎豆先儒以興起後學是有裨于名教而雷公塘畜水灌田可以備旱是又有益于民生者此昔之名宦所以汲汲圖之也今皆傾圮亟宜修葺而邇老祖臺令德為一方師帥則必修五賢之祠必復雷塘之陂以垂不朽倘專募饑民之壯者資其力役以救其生必歡趨之是一舉而數善備焉矣老祖臺素得人心今特加意勸賑則紳士商民誰不鼓舞而競勸乎如不足卽另行設法以地方之財為賑饑之用亦士庶

所樂聞也況貴鄉僑寓者甚多而厚力好施者不少若台旌往（老將妙法救世苦心）
拜則人皆樂從活數萬饑民使不爲盜又使平民免于扳累功
德之及人顧不大哉且境內無盜可省官民無限之累其爲利
益又不可勝言矣昔韓魏公爲廣陵太守留意賑饑而父子皆（心苦而言易入）
爲賢宰執名垂至今老祖臺當不讓美于前賢矣

胡綱文曰潁川渤海不過紀治效于居官去思桐鄉亦止留
頌聲于遷後皆自一身所任能盡心民事而已從未有去官
數十年猶惓惓昔年所臨之赤子爲之區畫周詳聲淚俱下
如此者仁人之心何異覆幬當日寧惟駐節廿棠流詠于無
窮豈偶然哉

柬同郡友人

令母舅道足下孝行賀雖未能一覩而心竊向往之後聞有
古今孝行之刻賀驚喜倍常即將拜訪以求教旨且恨相見之
晚及細讀之則可議者實多如載貴縣現在三人而足下與焉
竊以爲不可且註釋割股尤爲謬矣夫尊刻所選甚臨以天下
之大數千年之久不踰數十人而貴縣遂得其三何天下古今
不及貴縣一時也其不可者一孝爲庸行原不必奇如王祥感
化後母可稱至孝然以冰則多事矣兒埋兒殘忍豈得爲孝乎
割股恐情原非聖賢之道乃足下咸取之已爲過矣又註云人

肉可療痼疾尤可駭異毋見食人肉者必遭奇疾而橫斃焉未
聞其可用也然昔人或有割股者爲大旱禁屠其親病將思肉
不得已而假此以爲供備耳非謂人肉可以療病也竊恐斯言
一出則開人肉之端而啓殺人之漸後世帝王必有以此以禁
病者大于天道豈孝子所忍言乎其不可者二昔孟子以斯道
自任然亦願學孔子而未敢自以爲聖後世猶有議其氣象者
謂其自任太高也夫事親竭力賢所難能反求諸身其義乃見
故曰事父不敢有孝名今足下儼然自列于孝行其不可者三
賀思足下爲于渭陽實可爲君子矣今母舅稱孝知必無虛語

矣。然在後人論定而推尊之則可在足下編梓孝行而附名於其後則不可。想足下深思孝道將痴癲狂邪說並行刪去至如貴縣三人酌量去取寧刻勿濫又如古人奇行若臥冰埋兒諸事不可為訓者悉宜刪之庶不流弊于天下而可垂法于來茲賀思孝行為不可闕之書足下為可與言之人故諄切如此

蔡左斐曰轉折開示情至義盡有關世道之文。

復友人書

風俗之敝久矣。人命誣告是以人肉為市也為之排解者又分受謝金是利人之多訟也吾鄉此習最陋僕少時已力矯之今衰齡閉戶其忍變節漁利以自負初心哉況僕所持者公論也倘竊公論以遂私情是得罪名教又甚于他人矣前奉教時僕已力辭奈何復有此餽豈足下亦不知拙性耶原緘附璧惟亮之

倪闇公曰持身立心處有百折不回之槩。此風不獨江右。我

輩宜大書此文于座右

答季大來孝廉

賀在仙鄉苦才短而瓊衝兇民間疾苦未能拯救者多而日事簿書刑獄志所欲行僅獲十之二三耳尤可自愧者拜董廣川先生祠而不思講學以淑人心知其末而不惟其本負所謂俗吏矣方深悔怍乃辱垂念不貲此自高賢厚道而豈庸劣所敢承哉心齋王氏後裔何如其講學遺蹤猶有能繼起而行者乎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舍丈其孰與歸台憫已安乎念之

蔡左墺曰慰問處俱有關繫此爲古道相與若世人則落月屋梁江雲渭樹滿紙虛詞耳

與兄子君進

賢侄仁心爲質知必德與歲隆翹跂何似嘗思守令最爲親民一舉手間恩澤可以及人較之京秩則空言與實事所得孰多但宜誠心濟世以斯民疾苦爲念如父母之於赤子體恤備至呼吸相通則民必被其澤矣龔黃召杜人皆可爲正不當以時勢爲推諉也歷觀循吏子孫皆獲厚報蓋其志在千秋不在一日故所行之事必不屑與衆相同也世間最難倚任者莫如衙役倘一顧盼即肆其招搖而無所忌諺云偏聽生奸獨任成亂雖在高明不可不深察也遊客固不宜狥亦當待以禮貌勿令怨恨而歸若夫貧士遠來稍一引手以救其飢輿亦盛德事但宜斟酌而行不可狥情枉法耳凡居官末路尤宜祇礪須見其公自覲還頓屏左右減訟詞百姓遂歌舞之亦足徵公道之在人而末路之宜謹矣莅任既久必彌加敬慎以光前緒而庇後人勉之

繆克承曰人之不能爲龔黃召杜者政以時勢爲推諉耳得此論何啻靜夜聞鐘

答陳侍思

承諭書卜扁不敢固辭以方尊命先附舍親馳上矣君平以卜
度世與人父言慈與人子言孝與人兄弟言友恭彼求卜者正
圖趨避而能借禍福以爲勸戒則其言易入息爭化訟機權甚
大是亦轉移風俗之一端也隱居任事惟丈力行之

丁景呂曰小尺牘却是真道理大文章

柬友人

攢造一事關民間利害非小必以昔年之公道行今日之新册
再得當事面會採諸輿論而聽人情則小村下戶可以並受
其福矣惡足下時時與諸友言之陰爲慫慂力不必自已出功
不必自已成但得稍甦民困仰慰吾輩此心矣

蔡左裴曰總以恤民爲心片言中無限波瀾無限曲折

柬王友景行

前其友爭訟足下冒暑遠行不憚跋涉以息其爭俟至今佩服使人人如此則地方無事又安有不釋之怨哉凡處鄉鄰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排難解紛之事未嘗不可若爲利起見則難以服人又不如閉戶之爲愈矣賀所以服足下之公也近日穀價甚賤正宜加意節省以備荒年頃聞某鄉合戲連宵共費十三金以時價計之可得穀一百五十石使移此費以創義倉舉行三載則有四百五十積至十年充乎有餘裕矣省無益之戲以爲賑濟之需不亦善乎一鄉爲倡必有起而傚之者李吳諸丈多好義懇以此意語之倘有同心俟當往拜相成也

王元倬曰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信能行此可以風勵末俗利濟生民恍然置身三代矣

復胡又徵

凡度世化人必需從容委曲俟其自化如火之薰附如水之漸漬有潛入而不覺者斯爲妙境未可驟期之歲月也至如化惡歸善如去小兒之齒必徐爲搖動而後可若強拔去之則兒必痛苦叫號而奔竄不寧齒反未必能去矣是以宜勸化不宜攻擊此今日行保甲要道也貴里有足下諸君子講明大道十年之後必有可觀但一門自謀足矣何屑衰朽之庸人爲之倡導乎

王元倬曰皆經濟有學術之言

又復胡又徵

盛宗事閩公論已明其間不類者能收而化之使爲段干木周處否乎見人作惡生哀矜而不生忿嫉化小人爲君子乃爲實學不特是非秉公而已

柬李映碧先生

前附二函于令弟所其已達台覽乎玆有啓者貴郡水荒流離播目憶先生于此必痛心疾首思所以救之歟記庚辰辛巳時賀在貴鄕訊高郵湖盜舜案數十人止存三四詳其端末則皆饑民之無告者其間又有展轉扳累宪及良民者雖釋追數人已無救于既斃之赤子矣賀常對卷泣下輒恨當日守令不能留心荒政以致陷民于罪若斯其憯也今貴鄕剽掠已有端倪倘不及時勸賑則將來爲盜勢必繩以重典而其所扳誣者又不勝言矣念及于此忍不爲之速救哉惟先生盛德隆望一言

誠重于九鼎倘台旌勉至郡城曲爲勸諭當有翕然聽從者雖曰高尚不出杜門已久然爲恤桑梓之饑拯萬民之命似不妨于稍屈惟先生圖之

羅珂雪曰此非筆墨皆一片太和元氣惠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卽鳥鵲亦有好音讀公諸尺牘上者以道德享之其次亦須以功業當之播諸文區百世爲量

復魏冰叔

遠辱良書心銘雅注但似爲僕延譽竊以爲過矣僕平生爲虛名所累每聞過情之譽輒深自愧恥二十年來頗知向學思好名與好利雖淸濁不同而皆有損于身心其爲務外一也我輩爲學一以躬行爲本必時時自見己過而改之卽朋友相成亦以規切過失爲急務此先生素日之直諒所以爲僕敬服也向于令弟行笥讀大作識見高曠才度英遠非世俗所幾但恐虛心再酌寧守先儒之規矩準繩勿放言高論以啓弊竇凡一己所見而衆人以爲未確者勿言可也卽一時衆皆稱許而以聖

賢之道揆之或恐流弊于後世者亦勿言可也至如博覽諸史尤宜潛心經學鄙見如斯惟高明採納焉

陳伯璣曰白圭之箴并好名之心亦息矣

方爾止曰劉東山云正已不但戒利亦當戒名可與此書並傳

寄梁景行

魏舍親隨傳令先君之變、令人潸然、憶昔長安同謁、數侍教言、令先君于不佞最厚、天各一方、無能再覯、而遽焉永别、以玆感愴不能不涕泗交流也、然令先君已矣、不能復生矣、惟足下竭誠盡哀、以稍報罔極于萬一、當立身敬慎、處世謙和、時思庭訓而跬步不忍忘、勿交匪人、必親君子、一言一動、皆以汲公爲楷爲師、則可以保身家而光前人之令緒、長逝者不至思恨于無窮、則不佞所深願也、

王汾仲曰、敍離憂于生死之際、篤勸勉于哀慟之中、詞不繁而情無盡、

東徐渭生

聞尊家稍寧、知令先君有靈、自足以消戾氣而庇家門、在足下則宜加意委曲、以全和好、古今之善處家庭者、正于極難之際化暴戾爲慈祥、斯徵實學、考亭之近思錄、宜深繹而自求也、令弟讀書何所、令先君擬塟何地、此皆不佞之責、俟面酌而行之、

又

足下初欲辭繼、但因遺命而勉從衆議、此不佞所深知也、今爭端已見、不得不聽足下之辭、以成高志而全令名、否則訟連禍結、爲累不小、豈所以愛足下而爲令叔存大體哉、伯夷叔齊、一遵父命、一重天倫、而聖人皆以爲賢、假令叔齊得國、實從遺命、人孰得而議之、然繁華轉瞬、不過與草木同腐、豈能使令聞廣譽垂于天下萬世哉、夷齊本不爲名、但揆之于義、自求此心之安而已、夫以千乘之富、猶棄若敝屣、而况區區田宅乎、以足下大才、雖富踰萬金、亦當不屑、今令叔所遺無幾、而親友諸君、必執遺命以相强、是不以聖賢望足下、而以庸衆期之、何其視足下之輕、而待之薄也、大義所關、不容勉强、雖衆以爲是、于心終覺不安、宜斷以己意、勿徇輿情、庶幾于道無愧、

王元倬曰、引夷齊最切、而期以聖賢、於猶子之誼、爲已篤矣、

寄某同年

仟旋得奉手教知舞斑盛事喜慰何極數千里而遥未能觴候惟深意往承諭慍于埜小時固宜爾訟卦六爻惟戒厥終以杷包爪而資爲動忍非君子其孰能之昔人云世俗忌與人爭利吾輩忌與人爭義眞至言也伏祈致意令弟必審時度勢忍氣耐煩感人以誠而又以柔道讓之倘萬難消釋則以安人俞歎寛之斯可以安閒弭訟矣

陳堯炎曰眞弭訟要訣處世良箴

與黃維緝

聞貴里保甲獨爲有緒知諸君子德教足以服人其間謹愼寛和主勸化而不主攻擊別有一段機權乃可與人爲善必非一槩法禁所能行也得和平妙用委曲調劑庶幾可久耳

陳伯璣曰主勸化而不主攻擊先生之居鄉所以有令名也

士大夫當以爲法

東涂室振

貴縣甘閩大路流民繹絡每日餓莩數十塡屍道側此皆瀕海良民無罪轉徙非若尋常乞丐遊食而饔飧者比也僕憂心如擣力不能救惟有泣下而已高明當必有以處此倘設法以賑將來倂收其遺骸以慰旅魂于千里則所濟豈微哉

黎左嚴曰動之以仁心又教之以良法眞與人爲善者

與羅恭先

聞足下往縣讀書竊以爲不可年幼家薄一入城中祇增往來其又何益焉今不佞邀足下與小兒同學不需供饋亦不必館金但得靜坐一二年以收放心而保家業則不負令先君夙誼矣令先君于不佞十餘年如一日今見足下煢煢在疚不忍以異姓視之特此惓惓惟足下裁詧

胡彥遠曰可知先生交誼

與某弟

昨事已詳知矣匿名謗帖昔人一見即焚不究其所從來何也稍一窮究則蔓引無窮而沸騰不止造謗者反自以爲得計曰吾一紙匿名遂令人驚懼若斯乎是煽其惡焰也惟寘之不較則彼知流謗爲無益而魍魎之技窮矣昔有含血噴天舉火焚空之喻洵名言也惟吾弟以大度容之

胡彥遠曰寘之不較令魍魎之技自窮眞得止謗妙法

答采臣弟

事親之道出必告反必面禮也愚兄一入子舍則敬遵父命不敢輕會一客是以解紛諸事槩未能任雖屬衰年跬步必謹非若另居時可以徑行己志也曾王二姓親戚相訟勸釋以全和氣是吾弟惻隱至情本當撥冗而有所不能惟吾弟亮之

陳伯璣曰衰年而跬步必謹可以知先生之事親矣太翁庭訓亦可以類推

賀吳盈萬

相距咫尺未能時親芝宇每念令先君人品文章輒深今昔之感聞足下象賢繼志冠冕上庠當事洵知人哉鹿鳴之歌期于旦晚行將世掌絲綸以展令先君未竟之緒昔范文正公做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古之賢哲往往志大而心小夫惟志大則必不以科名爲能事惟心小則必不以目前之遇合爲可喜而可矜斯能度越凡流而不佻乎知己也足下勉旃僕將翹首爲吾郡慶且先爲雲章幸矣

蔡九霞曰似玉茗堂尺牘

與古田曾某

聞足下又與人訟果否易曰訟不可成又曰訟不可長世人好訟而卜勝負不思訟卦六爻皆教人勿訟訟則終凶何須問卜若肯相讓相和或小有言而輒自悔不卜而知其吉矣足下好訟卜筮其必熟籌于此乎兩造含詞告息可免勞苦又無好訟之惡名此良言也惟聽之

陳少游曰易道精微先生如此拈示覺人人可讀矣

柬劉玉少明府

閒高提喜慰倍常即欲爲一書以賀而道遠未能惟有爲蒼生手額耳治譜一書談理精當而又協乎人情宜古宜今洵大有裨于世道今足下候選當讀治譜于都室中朝夕記誦而講求其義必安身體而力行之如諸生時讀四書五經不可一刻放下又宜究心律例得其大要而記之則足下將來治行必爲天下第一矣幸勿以飲酒拜客虛度此光陰也每見世人于目不究心一膺民社茫然無識內則乞靈于幕賓外則受欺于胥役甚爲苦事豈如將治譜熟讀取之自心而有餘行之政事而可

樂乎不佞少時頗留心于吏治在仙鄉時冠蓋星繁而庸碌無能故于治譜之道僅行其十之五至今愧悔無及也足下高才當必十倍于不佞幸勉力圖之

羅珂雪曰談理精當足爲吏治楷模

寄懷寧張少參

二十六年始得重晤發棹時竟未一別何能不悵然也僕駐白門聞尊家富名有美慕者有咨嗟者雖人言未必皆確而天意即在人情竊爲尊家危之夫積而必散者天之道也見賑饑者而敬服之人之情也今江北水荒流民載道正高明散財自保之時也足下宜乘此際捐數千金之穀親往江北設法散賑則可以益生平之令名可以消人心之嫉妒可以感天地之和氣捐其一二即能保其十百所得不既多乎嗟乎人生壽算朝暮莫必竊見十餘年前薦紳巨富者今皆蕩然或爲外侮所侵或

爲奇衺所誘其竭力持籌皆爲他人積聚耳使其早能善散則人必感之天必祐之奚至蕭然敗蕩貽笑于鄉鄰也哉況足下春秋已高兼多貴恙何不及身爲善以令德遺子孫之爲愈乎令郎年少不難捐己所有足下亦可主持未有力行善事而子孫不從者必不宜以析產爲辭自誤保家垂後之良策也苦心陳言惟足下裁詧

王元倬曰勸人破慳說得如許動聽足令頑石點頭

胡彥遠曰此理人人皆知但不能暢達如此如此如此而猶不悟者非人類也

東胡澄波

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足下聰慧過人而春秋鼎盛發成以需大用正多識以畜德之時也僕年來無事每焚香讀易見大畜之卦六爻皆吉以其健而能止也初利已而不犯二脫輹而無尤三與上合志可以進矣而猶戒以艱貞勗以日閑輿衛而後可以利往聖人立教惟恐人之躁進如此此非吾儒進退之則乎否之儉德避難履之幽人貞吉需之不犯難行皆是道也蓋惟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斯可稱潛德耳學易而反諸躬則知消長有數進退有道不必著艸鉤錢而休咎已灼然矣知足下好學明理而精于卜筮乃以易道相期惟高明裁督

王汾仲曰夫子亦云學易可以無過過猶以畜德立論則易在吾心可不必于卜筮矣先生歷憂危患難而未嘗失其正者用此道也夫

與張旦復

中秋一別倏忽徂冬正擬作字以抒契闊而瑤箋遠及喜慰何極陳公祖潔己愛民今又招名彥入幕相與有成洵一郡之福也如嚴保甲以杜盜風講鄉約以化澆俗禁假命以全民生懲訟師以省誣告禁守催之橫肆以恤善良嚴賭博私宰之禁以塞盜源此數事者度必已行更宜加意整飭庶令地方受實惠也又如嚴禁溺女廣勸育嬰以保初孩禁刻淫書以端風化禁市僞藥以全民命禁用藥毒港以存水族禁春月烏銃以活飛鳴瘞各邑遺骸以澤枯骨禁烟花爆竹以惜硝磺而免火災勸設義倉以備荒年勸設義館以訓貧蒙確訪孝子順孫節婦義民以興善行此數事者當事或未遑及此足下安時時慫恿以求其實行如此則當事之仁聲令聞垂于千百載豈特六邑銜恩十三郡歌頌云爾哉撫州地脉最旺人丁似十倍于吾郡能禁溺女則六邑之間一年之內可全數萬生靈功德何量然告示行縣張掛數日遠鄉僻壤烏得見之惟李毅可公祖分巡湖東時申嚴保甲刻一小字告示如指頭大仍用印信又刻一判日以硃印之每縣散數千紙庶遠方百姓人人見之做此而行斯有實際惟高明留意焉

王汾仲曰眼當今吏治浮惡言之欲其實意舉行且引眼前李公爲據而救弊補偏之意溢于言外

目錄

二十八卷

內省齋文集卷之二十八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箴

慎獨箴

勉修身先慎獨惟此關分人當居暗室兮不可瀆一舉念兮貴箴肅期尚友兮多誦讀志道德兮毋干祿一時得失兮豈若千秋之榮辱俯仰無怍兮雖衡門而自淑欲尋其樂兮毋自欺而徇欲噫嘻吁過初萌兮改之速習既熾兮性乃役敬之哉惟慎獨

謝秋水曰醇儒之言學者時時佩誦自能增坦蕩之懷貞吉之福

謹言箴

慎爾出話厥惟誠確言之非慎而因自覺習而成性斯爲巨惡或致欺人或爽已約人咸疾之視猶鰥鰥或自矜詡或輕然諾喪厥威儀卒成浮薄靜言追悔洵堪愧怍尤可鄙者莫如放誕允傷風化孰云非詹哀彼庸人自矜脫略積習既深無可救藥正人聽之者嗟駭愕名教之中自有可樂與其放曠寧循謹恪

謝秋水曰詳明懇切人人當佩誦

良醫箴

自昔濟人之廣惟賢相與明醫希文此言蓋謂人命攸司任大責重而天人皆不可欺行之而善則澤及子孫名垂百世而不特取重於當時一或有誤則怨聲傳播且累及於来玆甚實有干乎天道奚特外懼乎人非是故與宰相之尊位同一危機嗟彼世醫輕視此道僅爲餬口之資偶獲一效遂矜神奇者虛名之驟獵輙自是而不兢將來久而敗露但追悔而已遲惟彼良醫正直無私先淸心而寡慾必晰理於精微故能不挑成見而因人因地往往變通以適宜其心專乎濟世遇貧病而必救之

且慮懷以求進嘗旣愼而彌思雖學問高明閱歷深久而猶慮其或違是以其術益精而莫測其所涯百爾君子仁術可爲所當戒者勿被聲色之所昏勿爲貨賄之所迷多讀書而弗倦取古昔以爲師名已揚而不驕方屢效而兢業自持庶幾乎功同賢相利澤弘施天下之德其孰能大於斯

謝秋水曰吾願習醫者將此箴時時掛在眼上憶在心頭以此爲起死回生良劑將自己一身沉痾痼疾攻治淨盡然後起人之疾無不霍然應手矣

堪輿箴

嗟堪輿之理微何斯術之盛世揆世俗之浮情輙歆人以富貴謂獲效于祟朝餌愚夫之所冀逞雄辯若波濤衆皆非而獨是幸山水之默然斯莫辯其眞僞不深繹乎陰陽惟附祖爲長計圖購山而分價指休蹙爲生氣雖衆庶之無知但幽冥而弗畏思片詞其非輕固一家之所繫彼祈我以安親忍専之而爲利使所行其弗當心奚容以不愧旣業玆而濟人必心存乎信義視人將如已嘗雖聰明而勿恃學猶淺而緩行勿以人爲嘗試術旣精而彌愼勿以玆爲游戲遇僞祖而奪人當正言而勿替

必矜貧而恤孤毋奔走于權勢立取協乎公評毋誇奇而競異矧山川其有靈洵造物之所祕惟竭誠以助順斯無悖乎天意

周伯衡曰一箴形家至論皆從仁孝性中流出

張孟常曰惕菴精于此道乃不談地理而談天理眞仁人之言

吳瑞虞曰至理名言字無虛設可作堪輿實訓

廖猷之曰發揮天理曲盡人情術家奉此明訓福世何量

銘

陋室銘

予里陳冠伯所居隘甚自名陋室予曰子亦知有廣居乎人皆有焉而弗能居但竭力經營役其固有則斯室不陋矣冠伯曰敢請爲銘書紳勿替於是爲之銘曰

人於斯世莫匪蘧廬玆室雖陋敝處自如窘彼廣廈一身奚需雕甍繡闥祇苦拮据古來亭榭廢爲丘墟儘容旋馬自覺有餘行觸門楣令聞攸垂矧知安宅奚屑區區請遠師乎昔賢日紬繹乎經書靜觀萬物窗草不除吟風弄月浩浩愉愉旣已棲衡而樂泌奚賦上林與子虛惟尋孔顏樂處庶幾乎天下之廣居

徐仲光曰讀罷使人有春風沂水之適

胡絅文曰浩然充塞翛然自遠劉夢得作陋矣幾千年矣覺此後來居上

內省齋銘

人有天性名曰秉彜所習非禮負性遂㴱人禽之界辨厥幾希君子務學愼諸隱微雖處暗室如在九逵森嚴指視奚容自欺嗟予小子與道多違外雖敬愼心或內馳撫膺自愧難掩獨知過情聲譽君子恥之先師所戒居之不疑其行旣久小人之歸我之恒省猶懼厥遲我之不省雖悔何追以是名齋庶鑒于斯

徐仲光曰平實透切直提聖學根宗

端硯銘爲姪蓮題

吾予、粵東矣不持一硯今踰三十秋每人何重念饋石者多、厥意云何像予硜硜今兼勵予以琢磨諒予夙志今斯所饋其靡他佳哉兹硯予所珍欲垂久遠需其人惟子善書協吾志以兹相貽傳百世

羅珂雪曰堅以栗其質蒼然

硯銘爲友人題 綸布龍魚

川岳儲精非琢磨而曷成温潤而栗寔特資乎㪅城魚龍以毓兮變化維靈弘敷霖雨兮溥濟蒼生

孔正叔曰經辭可誦

贊

文昌像贊

閩友吳雲若以文昌像求贊兼請楷書因作此贊而書之

惟天聰明赫赫厥靈善惡之緊深察于未形叔慝之辨默聽于無聲舉世相傳謂奎璧之騰輝能主宰乎幽冥則凡廟祀之遇合豈一時倖致夫顯榮恒視其祖父之所積與其人之生平果欲與文而勵行亟宜主敬以存誠

謝秋水曰歸重心德善行乃得神道庇佑呵護之本意彼徒事諂媚者可以廢然返矣

數語耳可該太上感應之旨 弟苡賓

伏龍居士像贊

伏龍居士圻南隱君子也事親孝撫孤侄而長育之盡其道潔己好施訓子以聖賢其所遊徧天下任其剛性不畏强禦人咸服之且勇而多藝嘗禦寇于家選鄉于旅練保甲于鄉衆恃以無恐其才足以大用而高尚其志豈無所得而然哉夫性剛者來怨才大者致忌居士兼此而衆欽之者何哉服其公與誠也語曰惟公者能以剛服人其于居士見之歟

贊曰其待人也誠其自治也剛中涵雨露外肅氷霜惟孝思之廣錫斯身立而名揚

吳仲升曰高簡簡勁而有曲折之致非名手不能

王元倬曰此亦獨行君子世所希覯讀此如見其爲人

陳廷鎮處士贊

如嬰在懷如玉在璞澹爾無營悠然自樂陵谷雖遷爽心灼灼疾風勁草居焉卓犖

徐仲光曰極真極肖廷鎮先生呼之欲出矣

陳元聲處士贊

其靜重也若廷其肫摯也若慤綱常大義久而弗渝非素行之久乎奚能取信于鄉閭獨寢不愧衾獨行不愧影其元聲之謂歟

徐仲光曰元聲品行端方爲鄉鄰所敬信義夫四十年亦其一事耳此贊得其大意洵闡幽之筆

王仲鳴像贊

聞君夙昔孝友和平覩茲遺像儼兮若生子姓拜瞻翼翼兢兢致慤則著覩于無形惟述追乎厥德斯丕振乎家聲

謝秋水曰爲人子孫題祖父像贊當以此種爲式

艾頴生像贊

其貌穆然其衷藹然不爲身謀而惟訓俗之拳拳始終弗渝自若其天瞻此遺容宜思所以象賢

孔正叔曰贊像亦故套耳一經先生品題便覺其人足垂末何凜然艾氏子孫宜世守之

龔柴丈像贊

柴丈居金陵聲氣廣合筆墨精奇聞其宗親中有貧乏者曾作字畫畀之以周其急然則苟有仁心何在非救濟乎一日攜像示予因作此以嘆美之

高標奕奕雅度祁祁雖多才藝弗立町畦惟昔東坡徵稅憫民力之凋疲聞有扇而未售因即取而繪之一時爭購其濟靡涯柴丈行誼正與同揆以翰墨爲慈航斯百世共可垂

文允言曰引東坡一段設想最奇像贊之能異于人如此

文用貽銓部像贊

文山之裔卓然剛毅師友淵源咸有所自睹厥遺容永懷夙昔之磬氣卯子姓之振振必傳家以孝悌其惟敬慎持躬而弘推其利濟

喬孚五日先生叙文允言集邈綿周摯此雖以數語括之而意味油然無盡

熊約生同卿像贊

棲遲廬阜如勿軒之表于建陽講經鹿洞若天備之者於豫竟瀕被垣之正直兼陳草其蘊瑩積溪士庶猶詠甘棠伊人雖往俾予景行惟哲嗣之輩出克敦庭訓而不徙標纏述于文場知休徵其洊至貽勁節以流芳

喬孚五日引熊氏二君子眞屬天然巧合

廖翁指點佳城像贊

予與綏安王旭日友善嘗言其舅廖翁聯輝精堪輿術予雅慕之然予至綏邑則聯輝已逝矣予以未得一覲為憾而旭日同予遊山至潭坑曰此吾舅所指也曾以此山繪一圖冀傳不朽予察其山川果佳城也丙辰夏旭日持是圖求贊于是為之贊曰

猗嗟聯輝悠悠我思遺容儼雅雙眸若瑚呼之欲出繪事洵奇渭陽之誼佳城是貽惟我旭日研心于斯故舅氏之攸指遂恍允而弗疑平生樂善合什酬在于茲今

謝秋水曰行敘事于像贊之中說盡虛寒常遲

覺菴周翁像贊

惟翁行誼周急樂施平生陰德鄉黨攸推撫猶子若所生惇仁讓于孝慈高年無疾豫道行斯緊長逝如羽化豈世俗之能幾仰義方之庭訓瞻遺像而可思令子湍文(郎峯)乃特冠斯時將爲朝陽之鳳以應梧桐之華萋(像中繪梧桐數大株)

張旦復曰先生從白下來毋道鹿峯文章氣誼此又推原庭訓可謂知言

盧艾山像贊

惟琴幽靜可訓和樂惟崔清雅可風澹泊惟松與栢亭亭落落伊勁節以凌霜故昂霄而聳壑憶翁生平其瀟灑而磊落以茲繪容寧無所託奕世者存即可於斯而勉學

許師六日就所畫而言虛靈有旨趣

黃仙裳繪陳滄仙遺像贊

維我滄仙大節凜然雖濟[illegible]夫患難而終始其弗遷猶憶同事相得旨焉匡予之所不及而三載其周旋嚴氣正性疾惡尤專讀讞詞之文藻如左國與孟堅慨滄桑如夢幻俄三十有七年嘉哉黃子古道纏綿不以炎京而稍易不以存亡而遊捐思君之不復覯而繪像以長懸洵千秋之誼俾予亦撫今追昔而悲慟以流連滄仙滄仙摩挲紙上宛音容之在前假令君之桃李盡如黃子則蒸嘗百世而又何憂乎弗傳

王崑繩曰悲涼滄古如洞庭六波而木葉下

目錄

二十九卷

墓誌銘

墓表

內省齋文集卷之二十九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原字佐平）

墓誌銘

吳仲升明府墓誌銘

君諱堂字仲升別號逝巖其先世宜公自蜀徙臨川之石井傳至十九世竹溪翁始偕子前山徙于金谿之大唐爲菁山先生諱鋌以鄉舉感令行聲擢戶部主事君之高祖也曾祖蘇源翁祖少源翁父心泉翁母巫氏孺人心泉翁四子而君居次君年甫壯所有文名崇禎丙子舉于鄉不以片楮入公門丁丑心泉

翁歿君一慟幾絕巫孺人繼逝君慟甚勺水不入口者五日宗姻皆勸乃少進一粥三載疏食飲水足不一履內室身不一與外事惟坐臥柩旁朝夕讀禮癸未北歸即以天下事爲憂併談及輒泣下至甲申聞變君慟哭不已丙戌謁選得福建之仙遊縣初至例有公廨銀爲新任有君却之封置庫中君延訪利弊竭力興除有擁衆千餘至縣門則饑民之倡亂者君亍勢豪家掄一爲首者責治餘悉宥之衆皆感泣謝去未幾仙遊西界劫盜蜂起議勦焉賊窟聞風即生擒賊首以獻詢之則前日所釋之饑民也君取庫貯所却之例金賞之薦紳有言賊首家不貧

宜據謀逆律籍其産君曰此愚民無知若以大逆沒産則株連
者衆吾不忍也于是止斬渠魁十一人而賊黨數千悉解散是
時君病甚猶齋宿禱雨然決意辭職乃具文以病請得解任而
師及境矣君望空哭拜將自縊以家人救止士民必欲留君君
曰此速吾死耳衆知志不可奪乃止寓南鄉慈孝里依義士鄭
君贊父新令孫某强君交代君不可胥吏遲往郡不得已諭兩
人與之入佯病仆地省事曰旣老且病可亟歸君遂寓惟閉戶
讀書與士子講學而已戊子春遷寓邑東之天陽山而慈孝里
遂被兵蹂躪矣天陽山地界兩邑居高而險于是强有力者據

以爲寨當是時閩海沸騰以要職召君君堅辭如是者屢矣君
知事不可爲終不往秋七月勁旅雲集皆望風奔遁越三日府
發兵洗天陽寨師次山下星月皎然登嶺忽陰霾四塞其將領
下馬拜祝曰天不欲吾烈此山乎當卽班師遂皎然如故乃詫
異而還己丑春忽有急扣門者旌旗滿目衆大驚有主兵者先
入則舊部民也見君卽率衆拜曰督府令會兵洗寨吾恐府兵
先至故急來相護耳旣而衆兵咸集君徐爲士民解免于是同
寨居民皆獲無恙是秋有貧民陳文俟倡劫穀拔欲五十石以
餽君于是得免于饑辛卯秋興化守朱君國漸以同鄉請見安

車迎入署內凡大事必得教而後行會有以謀逆誣故家子李
生及天陽寨兩民者君力白其冤乃得釋居二月還山時山海
多竊發聞君在天陽相戒勿犯朱君勸居邑以避嫌壬辰春乃
徙入城君去而天陽居民遂遭焚殺矣君寓城當事以利弊咨
皆不應惟事情至重人所不敢言者必極力言之救衆人陳彤
于府道生員黃紀于縣皆入辟獲免又陣獲一僧時朱公攝道
篆鞫之株連仙遊富生及故家子弟一十七人君憫其冤卽馳
札救之朱君知其無私也悉釋焉其人來謝君曰太守自知爾
枉我何與焉君居邑兩載人不敢干以私有學博鄭君煥新令

陳君有虞皆敬君欲執弟子禮陳楊二鎭將皆致幣于君君爲
舊居停鄭君贊減免餉銀楊欣然從之君念家有長兄欲亟歸
而陳鎭力贊成之且給信牌令箭仲冬朔起行合邑餞送者百
餘人士民皆涕泣不能仰視君離邑甫二月而仙遊遂有屠城
之慘矣旣歸四壁蕭然君不以介意館于疎山以餬口時屯道
翟公鳳翥造邑請見郡邑諸長吏皆致候君屏跡城市從不與
謀面至則惟以書謝而已君享年七十有六元配楊孺人有子
三鍾球鍾璞鍾瑜孫四人先是楊孺人葬于車田祖塚之右今
合葬茲山遵治命也其子以誌銘屬賀乃泣而銘之銘曰

八載居仙大節凜然慈孝天陽與邑三遷君一去後遂不復全
君在流離救拯惓惓敬君者人佑君者天卜君世澤億萬斯年
方爾止曰仲升名焕詞場予曾讀其偶評及入科房選手眼
不羣今先生彰其品行始知其人不僅以文傳矣高士零落
聯懷聲氣為之慨然

徐養貞先生墓誌銘

封奉政大夫吏部文選司郎中徐公諱德耀字養貞建昌南城
人也其先系出漢孺子傳十四世而臨汝公遹以唐乾符間節
度使始自信州家南城越二十三世而至雪窻翁其曾祖也祖
龍峰翁父東崗公世有令德母吳孺人公生而穎異及長好學
念東崗公久倦遊乃起而代之孝養日隆後東崗公病公焚香
祝天請以身代甲申閒比都變公慟哭累日不櫛遂披緇不入
城市其忠孝至性如此公治家嚴擇師課子必肘詣山齋密省
其勤怠霜晨雨夕無間讀經史公皆坐督之故長子升伯垂岩

有文名已卯仲子仲光掄江右第二人報至公不為動曰棘闈
何事求賢何意可無念哉辭僕從謝請托約姻友惟嚴及仲光
成進士公在長安賀嘗侍坐竟日公訓以卹民惟先潔已取世
之富貴利達者以為戒若嚴師焉及為澤州守公居署內儉約
如常仲光事事稟命諸所興革公悉規畫之澤民愛戴治行為
天下第一仲光為銓司賀謁公旅邸見公老瘠具僎以布公郤
焉曰兒曹忝此則寸絲不可入門未幾特擢典銓公聞命即杜
門謝客有樞屬被議大臣薦為監司者需部覆遣人詣公所持
五千金為壽公罵曰忍喪我平生乎斥之仲光釐銓弊拒勳輔

請人不敢干以私雖被黜者無怨故上嘉其廉賜御書翊芬非
公孰克成之公弟育貞翁客遊不返一子二女皆公撫育而嫁
娶之戊子賀恒侍公側公談及吳孺人暨育貞翁未嘗不泣下
公好施遇荒輙賑貸或蠲租弛息贖鬻于惠旅人澤暨枯骴皆
設誠致行惟廣惠倉有俟于繼述焉公剛直明敏鄉有過惟恐
公聞有鬭者取一言以折之公抑强植弱無所私於是近境數
載訟獄衰息公於旅次遇窃脫險生擒巨盜于鄉屢捍客兵咸
罔敢入境公具將相才而未竟其用豈非有待于後世歟公之
生歿皆為戊子歲娶全氏誥贈太宜人生子二長曰英國子監

助教娶陳氏次曰芳文選司郎中遷翰林編修娶潘氏封宜人
公有側室饒氏生一子曰藻女一皆幼孫五曰一麟一鵉一驥
一熊一鶚今以癸巳菊月葬河西之清河墩仲子跋履山川隆
寒盛暑弗輟備嘗艱苦而愼卜于斯焉將葬以誌銘屬賀賀恧
公之善行不勝書書其所覩見者銘曰
率履自躬至孝純忠式穀既成脩寵益恭施濟孔臧厥後彌
千秋萬世永綏于藏

吳仲升曰敘事簡嚴有班孟堅之風

紹雲熊翁墓誌銘

戊子春賀寓石門因孔登小孝廉得交熊子仲明見其端方孫
落因詢登小而知紹雲之賢甲子鄉黨既而仲明遠遊工青烏
術名著江南歸而卜宅兆得某山首坤趾艮卜某年某月某日
之吉而塋焉屬誌銘于賀具狀以示賀曰奚庸狀若翁之行昔
有熊應
登小悉言之未忘也翁執父之喪哀毀骨立事母葉孺人曲盡
孝道從兄子彥暉五歲喪父家殷有覬覦之者翁力持不急
為之均產冠婚竭盡教餐俾彥烜得自立焉祠祭廢弛翁慨
開導且躬領祠貲生殖致豐廼創義田崇祀事勸子弟誦讀自

是衣冠林立宗族皆嚮義焉歲饑捐貲勸賑以救荒有暴屍于
道者具棺瘞之平生弛債焚券不啻千餘金常修葺路橋又好
周人急難里有爭訟者得翁一言而解故鄉鄰德之與葉平川
議姻已而平川漸乏或勸其寒盟翁毅然曰婚姻重事吾忍效
薄俗乎竟娶之邑侯聞其賢歲請鄉飲輙辭焉翁少事詩書既
而服賈滇黔用孝養厥父母一日至楚值秋闈嘆曰商不如士
盍歸而訓子乎爰聘孔台垣先生課仲明兄弟台垣先生者登
友而知其子因子而知其父熊映附公弟因而傳
小之父也與翁為道義交親于膠漆丁卯登小為江右第一人
而仲明兄弟數奇不遇堯友因多病習醫遂精其術仲明自甲

申變後棄舉子業而習堪輿以濟世故登小濁敬服之戊子春賀御金王之招變姓名隱于石臺梧杯間惟仲明登小卯之毎風晨月夕相與對譚即欷歔感慨益歎翁之賢而有子也翁歿于丁丑臘月方營窀穸而有妖寇之亂殯諸淺土至于今而後卜塋焉翁子二長彥登字堯友次彥英即仲明孫三士鰲彥登出士奎士斗彥英出曾孫三士鰲出翁生于萬曆甲戌諱夢周號繼雲娶黃氏譜系自贅翁由豐城之琟山遷于雲林傳五世而生廷璉翁廷璉翁生雲鼎翁雲鼎翁諱揀素有懿德而保全祖塚則與鄭氏力爭焉志于仁者必有後豈不信歟賀與仲

明善故爲之銘銘曰

德足以孚乎族行足以表乎鄉令子卜宅亦孔之臧銘諸不朽以俟奕世之顯揚

黃伯衡曰以議論行叙事而雄渾古宕足起八代之衰

吳周旋明府墓誌銘

君諱樹聲字周旋號毅齋先世由徽州祁門縣徙居金陵至君而四代矣君幼聰慧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甚怡然不以爲意風雨一編咿唔達旦泊如也所生之母與繼母皆嫟君善成厥志教授生徒以館俸貧養殆年十九補弟子員於書無所不讀學使者屢試高等餼于庠棘闈三刖及丁酉之舉于鄉也忽聞奉大獄與凡入彀者悉召至刑堂覆核而親試之命題俱非所習人人震恐君從容應制如夙搆然已而流言未息因有三試之命君探奇㪷輿詞藻最工其瀛臺一賦輦下爭誦之得拔置第

三人越七年甲辰釋褐歸仍設帳于家澹泊寧靜不殊寒士憶己酉秋晤家旋三旋三極道君賢自以爲不可及予始與君訂交見君行已端方能究心濂洛之旨予益加敬焉歲癸丑君授略陽令數月而干戈起軍士繹絡咸取道于略陽君以一書生曉夜支吾遂勞瘁而亡時甲寅某月某日也秦中距吾鄉最遠予未之知今年己未遊白門公子狀君之行謁銘于予予爲泣數行下思君之品可以爲世羽儀而困于岩疆賚志以沒豈天所以生斯人之意乎然君之居鄉既有令名服官數月秦人思慕弗已是則出與處兩無媿矣君可以不朽矣君之高祖諱明

德歲貢生曾祖諱自新以進士歷官浙臬巡撫中州晉南少司寇清惠有聲不避權貴司寇公三子一諱汝琦一諱汝琗皆君之祖也父諱儀潢繼父諱儀沆皆諸生溯君之先世多有隱德源遠流長于茲益信矣君享年四十有六娶鄧氏生子曰惟碩孫二人令君之子將扶櫬而瘞于某山是以為之銘銘曰

藹藹吉人淑慎無忒志在躬行古先是則遇不逢時位不滿德萬里孤城馳驅靡策首丘不歸幽明頓隔何處招魂聰懷疇昔銘以述之千秋弗斁

王礎生曰寫盡周旋平生筆力高古位不滿德四字尤有餘愴

孝廉黃正兩墓誌銘

孝廉黃翁正兩諱立方字幼與世居廣昌曾祖西池翁祖復恭翁國學贈徵仕郎父召齋公以子貴贈中憲大夫嫡母劉太恭人生母何孺人正兩年十八督學蔡公增摧首拔之益勵厥志從家若士先生遊閱其文嘗擊節稱嘆已已見知于蔡雲怡先生庚午秋為給事傅君幼心所得士甲戌長安曰吾其歸隱矣賀曰何早也曰吾母止生予一子嫠居四十餘年今赴春闈睽膝下吾不忍也語畢泣下遂載星而歸及甲申聞變即銜悲矢志而絕意仕進矣同鄉欲為予翰正兩皆辭閉戶二十年辛亥

季冬以無病而卒享年八十矣正兩三歲而孤劉太恭人撫若所生何孺人年甫廿二即栢舟自矢凡家務必請太恭人與兄石函先生正兩少長就塾石函督課日嚴教誨而成就之故正兩與賀相對未嘗不須而感焉嗟乎世俗與母往往視若路人（一折大義足以醒世文）甚至等于讎敵（亦疏宕）無他忘其本也石函念鞠子哀而視幼弟如子必成其德業而後已正兩能明天顯事兄如父年踰五十事必稟命而行不敢稍違其意嗚呼若二君者友于兄弟斯誠孝于其親矣予見石函先生歷仕有年所至皆有聲正兩嘗曰吾兄雖為太守攏離憲田宅未稍增吾貫以為師不敢負其所訓[illegible]

呼一門之內能以道義相成又豈世俗之兄弟所能幾其萬一
哉予聞何孺人勷貞苦節不出戶庭五十餘年如一日正兩晨
昏定省孝養無違乙酉何孺人没哀毀倍常水漿不入口至行
三年喪必三十六月而後止曰追念母恩覺三年猶未足耳至
如經理祭田修祖塚不憚勤勞有從姊適易者養生送死皆正
兩資之饒羅二友貧不能葬正兩以金賙之此則推孝友之情
以及宗族鄉黨者也初庚午獲儁傅君在浮梁稱沃壤人爭趨
之正兩獨不往曰吾受師恩敢以俗情相累乎郡伯又靑李公
司理黃君石菴咸欲招致之皆辭焉其潔廉又如此嗚呼世稱

孝廉亦名焉而已若吾正兩豈非能盡其實也哉正兩娶李氏
戴氏子二曰中惺中瑆皆邑庠生孫七人賡虞賡庸賡廉賡會
孫三人曰耆士周士甫士女三人今卜某月某日葬焉正兩與
予同籍四十二年知正兩者莫如賀故爲之銘曰
鳳翔千仞譜籍之光節婦貞士母子流芳在昔友恭今既怡怡
于一堂永推斯意兮庶幾乎長發其祥

謝秋水曰議論夾敘事而行大似歐陽子不特表章正兩且
爲石函先生作一全傳

曲盡人情令孝友之心悠然而動大有關於風教 任長人

楊伯子墓誌銘

君姓楊諱毓芳字紉芷陝西涇陽縣人曾祖 祖 父
有政聲君幼穎善屬文年十六補弟子員試輒冠軍
及壯留心世道於桑梓尤加意焉闖賊李自成蹂兩河君家涇
陽之雲鎭鎭村落繁庶比於郡縣賊殫精銳環攻君糾鄉之勇
士感以忠義教以坐作進退之法陷賊無算賊力屈遂解圍雲
鎭十萬戶賴以生全涇俗喪葬侈儀文不備者不敢將事君之
先世積十四棺皆塗殯大翁執掌宦延時以爲病君皙然畫計
附於棺者必誠必敬會葬數百人咸服君之孝思甲申後家計

日蹙大翁憂劇而病君婉請曰今雖貧兒躬自操作安知故業
不再復乎乃歷江湖蹈險阻僑寓揚州三十年殷履無間而仰
事俯育皆有所資矣君於兄弟行最長巨細事咸以身先至夜
分靡倦交相友愛終其身如一日內政雍肅室中數十人無有
以誶語聞者治家節儉惟享祀必豐麗傳家像至自秦中即月
戒籩豆致明禋時節所薦悉恪恭無懈君性簡淡諸子請以狐
裘禦寒者卻弗衣曰吾父平生止一羊裘耳吾忍服狐裘哉君
有所爲夜必自思凡可以濟人者莫不爲之一曰散步郊外見
故人子蕭然子立即厚贈焉賈泰州翁氏一女有年矣

食君知其念母也折券還之蓋心存厚道往往如是予所悉者
僅一二事而已歲戊午中秋後二日以疾終於正寢易簀時惟
訓子以德行享年七十娶李氏孺人繼娶申氏孺人有子五長
曰必選揚州府庠生娶李繼鄭又繼盧繼王繼方凡五娶次曰
中選揚州府庠生娶劉次二曰英選娶王次三曰俊選次四曰
推選俱業儒孫四人汝襄汝龍雲龍必選出汝舟中選出孫女
一人必選出君歿之明年予遊廣陵得交君之仲弟蘭佩藹藹
恂恂望而知為儒者獨以不及見君為恨蘭佩為予述君之德
而君之令子卜以冬仲之某日塟君於某山又屬予以銘銘曰

三秦世胄　卜築維揚　溫恭孝友　夙擅青緗　令名孔著
惟德允臧　琴書有托　奕葉禎祥

張兼菴曰非附青雲之士烏能聲施後世稱中敘伯子生平
覺譽之惟恐不盡

述姪墓誌銘

錫述字子籛於先大父純齋公為曾孫於先君長潛山人恪素
公為孫於吾弟敦實為第四子吾家自萬三翁世居南豐之西
里傳十二世而為先君先君存日嘉述之博學多才而優於行
也於幼孫中注念獨深嘗以大用期之乃年僅十七遂遘疾而
終嗚呼是可悲也矣今卜某年某月某日塟于某山予泣而志
之曰述生而穎異言笑不苟善事父母父母偶病夙夜皇皇寢
食俱廢先君卒述哭之慟至菲小祥其病已垂危猶伏枕嗚咽
嘗自訂所為時義多所汰偶舉一題敦實曰存此何為對曰王

父于尾聲曾易數語手澤所存奚忍棄焉疾革父母顧之泣述
曰命也吾儒之學夭壽不二若父母過傷益深兒痛將逝口占
一絕云貧病年來白髮新那堪此日倍傷神夜臺一別無消息
父母憐兒兒痛親誦其詩者多為之泣下又嘗以諸兄姊為念
條陳區畫曲盡其宜故子宗姪姻婭莫不嘆其篤於彝倫嘗讀
李瀕湖本草擬按人身分類自頭至足繫方於其下彙輯以便
觀覽述雖髫年而志之所在未嘗不切于濟人也辛卯除夕某
姻送一婢匿于鄰訪而得之索重賄焉將質有司述哭請于父
曰河干相值乍見而有惻心亦可嘉也既而索斯世俗嘗態倘

以此伏辜救人者不將自沮歟矧富室多嚴以此微之亦其福
也其明于大義卽一事而有然者述五歲誦小書卽求其義從
予族弟弼士學弼士端方勤勵遊約齋先生門述因得聆其教
而先生遂器重焉其歿也先生亦甚悲之爲立傳憐其品也述
通五經尤長於論史能知治亂興亡之故與人品邪正才德高
下之殊嘗曰世近則事理相通故漢人奏議多借喩于秦好觀
紀事本末曁吾學編讀遜國紀嘆曰賢哉方正學然于靖難之
先措置未善得無遺憾乎至奪門事憮然曰忠矣哉于肅愍也
使於易儲時早決去就奚至罹斯難也讀三案曰諸君子矢心

爲國然不能無過語云形成于疑氣生于激其斯之謂乎讀王
文成集喟然曰洵王佐才惜也未盡其用閱熊芝岡事嘆曰才
大而量小其底于敗也宜哉論甲申之變欷歔感慨謂棄寧遠
太遲不召諸軍入衛而遽議南遷非計也又嘗曰萬曆以來宗
祿繁故國日貧邊才屈故兵日弱朋黨分故政日亂其論史精
詳雖老成名家有弗迨此予所以感愴而悲傷也述年十一成
文先君每命一題頃刻立就所著時藝數百皆可觀然予不專
取其文而特嘉其行猶記予爲先君行狀述請曰某事倫于幻
盍删之一日論書法予舉趙子昂述曰趙文敏何如顏魯公予
大奇之嘗侍予移晷從容談文而不及他事今已矣不復見斯
人矣嗟乎予弟敦實博覽醫書精於其道乃述病時適當先君
寢疾敦實夙夜侍湯藥旣無暇及之矣後及先君大事敦實哀
毁踰常又不遑問及而委之于羣醫豈非命也哉述雖未娶然
衆高其德憐其才不忍以殤子待之噫是可銘也已銘曰

旣百行之弗逮知生寄而死歸貞珉鐫勒以彰之千秋不泯其
在斯

王汾仲曰只在存心處事讀書明決處紬緒紛出不及哀慟
而哀慟愈深所謂文之愴神悽魄者

涂母鄧氏夫人墓誌銘

大冡宰涂公徯如之夫人曰鄧氏鄧爲黎川望族其父諱某號靜菴黎川人告賀曰夫人幼而能孝舉止端莊言笑不苟惟紝織是務靜菴奇之爲擇佳婿遂嬪于涂江太夫人以賢德著夫人克嗣徽音事姑以孝聞自少至老弗怠冡宰公少時家徒四壁立夫人自甘寒素而滫瀡不闕于二人及冡宰公既貴彌節皇華游歷京秩而夫人侍養子舍不一之邸是以鞅掌王事陟屺岵而無憂者惟夫人是賴封公暨太夫人壽考且寧懽然獲遂其志而牽裾無悲者惟夫人是依冡宰公貴顯諸娣如雲而

門內藹然無誶語非夫人之雅量其孰能之至于仲氏庶出視之如所生教養備至撫育三孫慈而不暱所以廣其學而成其品者夫人之訓多焉夫人性慈好施汲汲然恐後饑者食寒者衣病者藥是以里中貧乏咸戴其德于不衰僕婢有竊金者事覺惶懼夫人竟宥之其寬仁有如此者至於貴而能勤老而弗倦夙誥叠膺不殊寒素訓子孫以惜福爲先恒以微時貧苦以相勗或宗姻宴集衆矜新粧夫人澹素自若衆就窺大驚久之或有媿且慕者夫人於涂氏婦德母儀可謂咸備矣其爲母也有二男兩女長斯郤官生以孝友著次斯皇邑庠生授中書皆有才行而好學能文著名郡邑女二皆有歸孫男三人曰大諒曰大訴皆庠生曰大訪應貢力辭孫女四皆適巨族曾孫尚律尚岵尚崧皆幼曾孫女三其一亦適人矣餘尚幼詳載冡宰公誌中夫人享年七十有八於今戊子六月初十日終於正寢以其冬偕冡宰公合葬于邑之十五都黄沙渡賀背過黎川黎川人爲道夫人儉德愈于冡宰公其事姑最久而孝行不衰及詢之宗族果然嗚呼夫人之德不勝書書其鄉鄰之所誦服者昭婦順也書其子若孫之賢以著其恵訓之不倦昭母儀也夫人之福其未可量也哉銘曰

厥德孔臧厥孝允彰厥心彌苦厥後彌昌黄沙幽壤歸其藏銘以垂世弗可忘

方雨止曰文有斷制序次老而不繁

重脩謝處厚先生墓表

謝處厚先生諱驛宋詩人也尚氣節士大夫咸敬禮之其子之純事後母孝爲邑儒者孫師聖登開慶進士爲寧都簿禦寇者功乃遷丞擢令皆有聲先生葬邑南塔下四百餘年其孫拜掃如故茲重脩厥墓屬賀爲文以表之賀思人本乎祖先人遺體所存雖歷千年而追懷源本其曷忍忘然觀今世之人自祖父而上拜掃不怠者鮮矣況歷年已久乎且傳八九世而能墓存者又鮮矣況能重脩而隆厥事乎今謝氏此舉亦可謂追遠矣推是志也則謹愼以守身和厚以睦族勉思孝養惕惕慄慄殆以

盡生事死葬之禮者其曷可緩乎哉且思天地爲大父母斯人皆吾一體則凡適墓不登壟掩骼埋胔可以弘吾錫類之仁者又烏容自已哉予讀先生詩曰甘霖隨手遍江南斯其志不小宜爲張公孝祥所知也吾願謝氏諸孫皆以族之儒者爲法勉強爲善以繼詩中之志而光前人之令緒則謝氏之與其未可量也歟賀嘉追遠之孝足以維風于是乎表之

蔣震公曰只言世風之薄而謝氏之美自見且因以廣勵足徵萬物一體之心

墓表

趙君矯園墓表

嗚呼此矯園趙君之墓也君諱弼圻字千里世居廬陵十歲能詩十三補弟子員是時鄒忠介公南臯講學于其鄉君偕李公懋明曾公二雲同遊忠介門日聞正學其志趣固已異矣與弟邑叔並著文名馬公君常嘗序其制藝以行君痛宋史蕪雜故所評廿一史于宋加詳詩文頗富有刺魏璫樂府諸篇楊公機部亟稱之烈皇帝登極掄才受知蔡雲怡先生於是賢聲日著君留心世務所交悉名流而于嘉善錢相國相得益深癸未懋

明李公赴名辟君參謀當是時大將左良玉跋扈李公入其軍感以忠義良玉斂手歸命帷幄與有力焉入都廷試上親擢前茅得台州司理聞流寇渡河徘徊不忍行及逆闖犯畿君與李公議曰盍請東宮監國駐于陪京南渡猶可爲乎李公旣具疏矣卒惶急議格不行君泣曰事至此不可爲矣迨李公自經君視殮甫畢聞帝殉社稷慟哭幾絕爲詩數十首悲憤留連抉病出都門奉李公遺命集師討賊期與楊公機部劉公晉卿諸君子大會于金陵乃哀毀所傷遂歿德州旅次同李公櫬歸而葬君于茲土嗚呼君雖未大用不獲展其所長然所交皆有道志

欲千秋斯稱不負師友者乎君之子爲雲從何公稱軒瞿公所
薦士多材藝而隱于醫賈雖未得見君而聞君之賢故特表其
墓以著南皐講學之功云

羅珂雪曰蕭蕭數筆而其人生平本末始終大節令千載下
如聞其聲更不屑屑作感傷悲悼語而點睛處令人貌不悴
而神傷

王孺人墓誌銘

妻母王孺人新城社崗女也生萬曆癸卯適婦翁余慶雲先生
世居縣前孺人事姑孝持身端治家儉訓子女嚴不苟言笑足
不踰戶雖子婿簾內答拜未嘗覿其面長女工寒暑弗息而酒
漿餚饌之屬靡不精潔易所謂無攸遂在中饋貞吉孺人其盡
之歟有子二長巽娶黃次升娶曾繼朱女二長適宋賀封宜人
次適吳鉞孫三颺共其俱巽出嗚呼孺人歿時僅四十有四賀
方執掌未追執紼宜人亦流寓端州常以未得永訣爲痛今十
有九年矣念我宜人貞淑追懷姆訓而不覺涕淚之難禁也初
葬譚家堡今改葬某山銘曰備婦德安幽宅奕世子孫勿忘內
則

嫂宜人立身端正事吾
母始終誠孝至今思其行事令人敬服非得于家教者不能
故知此誌無溢美焉 弟敦貫

業師崔貞伯先生墓表

賀平生所受知者頗多君子如吾師洗覲之陳乾菴二先生之潔己愛民許霞城先生之正色立朝蔡靜源南中幹二先生之敬慎得君史道鄰先生之忠貞貫日皆可爲奕代儀型豈特一時函丈哉乃童年受教而稱知己者實惟吾師貞伯先生先生之設帳於吾家也賀年十三資猕鈍前塾師以棄才目之先生一見即語人曰吾門八十人湯生其首推矣聞者粲然庚午秋謁先生於別館持文就正先生獎賞者三語賀曰此其時矣是秋賀舉于鄉庚辰南宮倖獲衆始以先生爲知人先生設教與

世俗殊轉德行丙不及文章在館課文賀恒曳白先生一笑而已竟無過督焉惟外誘必捍及門之士坐不容稍偏立不容稍頗賀奉教惟謹至今受侍其側立久力疲猶不敢少傾則正人之精神能懾人于六十載之後洵所謂德威惟畏哉猶記同邑姚某介弟也值先生偶歸偕衆生奕衆懼曰先生或返乎姚某叫號不顧且有祖席之說不意先生忽返聞其語大怒朴責數十即日辭館其兄名孝廉長跽請罪先生毅然不可留是時先生貧甚姚某倖殊厚先生竟不屑焉許酉學使將拔姚第一或舉手爲先生慶先生曰非吾徒也其嚴于衡品如此先生行之端方錫然盛暑必衣冠而不袒裼或笑爲迂先生不爲所動終其身弗變先生少穎異熟于春秋四傳資治通鑑皆手錄精工誦讀不輟其文宗王唐歸胡不趨時然應試屢售萬曆己酉壬子皆一歲而首拔者四甲戌以歲薦授弋陽訓導其造士也亦以德行爲先會同官有索贄儀者先生恥與爲伍遂棄官而歸甲申聞北變憂憤成疾乙酉秋染病先生醫學素精救人敏效至是必不服藥曰吾不能自盡于明倫堂猶欲苟全性命耶享年六十有四先生姓崔諱德懋避督學蔡公名改諱德新世爲邑之西坪人代以長者重于鄉母氏暨元配咸有婦行生子

三長曰敦仁庚午副傍有文名次曰徵仁曰安仁皆諸生也先生久停未葬今安仁卜于丁巳之夏瘞是山而封焉賀哭與子墓因思古人有官感恩則有之矣知己則未也若先生識賀於十三齡可不謂知己乎獨惜先生學廣行優假令早年得志必將正色而立朝必將潔己而愛民必將敬慎而獲君必將忠貞貫日與先陳許蔡南史諸先生媲美乃垂暮之秋一官拓落俾正直剛廉之品僅見于一邑一鄉豈天生材之意哉雖然諸先生時際艱難而執掌焦思且有捐其軀者亦未能盡行其志則坐皐比而考終桑梓稱爲君子奕代奉爲儀型其勞逸不大殊

原缺第二十六葉

甘應侯墓表

丁丑夏予聞封山有茹素者聚黨數千人自號密敎亟語當事（先從一事叙起法〇然而此一事〇先大亦備〇隔之筆亦）曰此輩聚衆必爲亂宜豫圖之衆哂爲迂獨甘子應侯語人曰（〇是綱之義也）此曲突徙薪非過計也居無何妖敎將萌予問計于曾子宗伯宗伯曰吾邑有經濟才惟甘應侯予乃同弟敢歌稟命家大人家大人諭曰亟與之謀予是特訪應侯應侯曰勿張皇以冒激變之名但密偵而謹備耳每深夜談論授予以計且曰吾不欲以此自見其秘之因與宗伯咻之林令公而不言所自也有頃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是以賊滅而城全應侯父子實與有力焉而衆莫之知也應侯諱士應始祖令安翁家世了溪爲豐名族傳至學古翁爲太和丞者其高祖也邑庠易軒翁者其曾祖也鄉賓對峯翁則其祖也厥考白水先生爲邑庠生以豪俠著母李孺人有淑德應侯年十五喪母哀痛備至不飲酒食肉者三年事後母委曲順承顏色必謹且彌縫其闕而歸德于後母以安厥考心者二十餘年白水翁病癱五閱月應侯侍病勞苦久而不懈白水翁亟稱其孝且載之宗譜云應侯幼穎敏弱冠補弟子員性嗜學留心經濟凡豐邑賦稅先後增減圭粟纖微能悉道之不爽故邑侯屢以釐侵冒馭馬政見屬恬澹不伐是以梓里食德而人不知也一子曰京卓然自立歲丁亥謝秋水李仲闇二先生講學程山應侯命子從學凡朔望會講必携子以從遽棄子衿而隱父執勸令就試應侯曰讀書所以明道也奚必仕進爲哉其聽之及易簀時惟勉子以學嗚呼應侯有文藻而不獲用于世此吾邑所咸知也至若稚纔利民發蹤禦冦則功在梓里而衆不知也况不求富貴而命子以學則有志于名敎又豈衆人所能知哉夫世所不知而聽其湮没則予所不忍也故特表而著之

魏冰叔曰叙次最有法度甘君隱德全賴此文發之而通篇

屢提衆所不知是甘君得力處亦是作者眼力獨注射處

陳紫階墓表

嗚呼是惟陳子紫階之墓紫階姓陳名上台世爲吾豐之德星里人於立綱先生爲十世孫於蘭亭翁爲九世孫而廷鎭翁諱大鼎者則其父也憶予與君定交在戊子秋時君年甫廿八而意氣如雲有所托風晨雨夕無或閒勞予已嘉其誼矣未幾卜築彭溪遂結比鄰相得之深數十年無間然平居無事君亦不甚過予迨乙卯之亂君獨竭力周旋蚤夜爲予籌畫當是時也四方逃竄南城諸友並匿入君家食指以數百計君貧甚皇皇計所以哺之拮据勞瘁中未嘗一刻忘予泥雨更殘晉跣足三

過予既罕家行矣萍蹤莫定君竊慮之維時逆交戒嚴予所隱居在江閩之界崇山峻嶺不殊天塹而君芒鞋跋涉冒暑招尋至則感慨欷歔信宿留連而不忍別其後予數遷君又數過訪嗚呼君之交情何其獨摯哉今兵戈漸息方欲與君憔聚故園而君於昨臘之六日已長逝矣君年僅五十有六又無傳予思報君之德而無由也姑表其墓以垂奕葉云

張旦復曰患難周旋乃真朋友舉此一節而生平可以類推矣彼平日殷勤迴忌難而逡巡畏縮者肝膽安在乎予今讀

居彭水亦荷紫階假館授餐之誼讀此泫然

熊母黃孺人墓表

熊母黃孺人金谿熊紹雲妻也熊氏自贊翁從豐城徙居石門傳七世而爲雲鼎翁雲鼎翁之第三子爲紹雲翁娶孺人孺人性端莊不輕言笑幼節嫺于姆訓通女論語以至孝經小學四書皆能成誦而達其義十九適熊敬事舅姑鄉鄰以孝謹稱父母歿持齋十年不以既嫁遺親也撫諸姪如己子而於幼孤尤加篤護爲待妯娌以和御僕婢以恩訓子女以嚴勤婦工寒暑弗輟紹雲翁好客而中饋躬操無少怠紹雲翁好施與常弛債莢券賑荒掩骼或路橋有圮者修葺之孺人皆力贊成中年家

漸裕自奉儉約而不驕及後稍宴怡然不以介意亦不屑求人也孺人享年七十有八生子二人曰彥登曰彥英孫三曾孫三孺人之子究心青烏術遂得吉壤而窆焉嗚呼有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若孺人者當必有後猶記戊子春將賀雋家寓石臺先妻佘氏得奉孺人教常避兵梧枰輒與同行間熊氏宗族稱其嫻德母儀無間言今其子皆賢可謂能養其志矣後之人有顯貴者當思積善之垂益加培植則孺人德之所被豈特其一家云爾哉

許師六曰俱於虛處摹寫作婦人墓表宜如此

史母姜孺人墓表

鄱陽烈婦史母姜孺人以戊子吾鄉之變投井而死者也孺人爲大司成晉齋姜公之孫贈郎存璧先生之女歸史君秉古凡杵臼汲爨靡不躬親史氏家世清白至儉且寒孺人甘之無慍色史君歲館于外孺人百計拮据奉姑無懈教誨四子不爲姑息春秋祭祀暨婣婭吉凶酬應井然故史君三十餘年無內顧之憂者孺人力也及史君捧檄以廉潔相成嘗手績蔴縷遺諸子婦是時朝事日壞或勸攜諸子南旋孺人曰吾夫秉孚而吾亦歸何以慰大母哉且吾夫忠於君吾敢不忠於夫乎無何史

君報遷歸里而天步蹶矣金聲桓之變諸子請孺人行孺人曰無庸設不幸吾前有井後有池耳及兵至孺人果赴井死越三日出屍井中倉皇瘞諸土迨冬啟視則顏色如生其生歿年月及子若孫名俱詳誌銘中嗚呼從容就義自古爲難而況于巾幗哉當饒郡被屠婦人死者以百數凡皆倉卒致命惟孺人從容脫簪珥置井旁攝衣入井其夙明大義然也抑史君刑家之化爲不可及也歟孺人有丈夫子四皆卓犖能振家聲源遠流長于茲益信他日採風者其尚以予言爲質哉

張兼菴曰巾幗勝鬚眉矣夙明大義四字冰霜

目録

三十卷

祭文

祭許仲容太翁文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原字作平）

嗚呼太翁生而爲賢歿而爲靈其立身正直無愧衾影者實足爲斯世之典型宜享耄年以俟恩榮胡爲天遽奪之而壽止于八十五齡雖踰耋不爲不永而鄉里卿黨莫不爲之涕零即四方慕義者皆不能爲太上之忘情聞太翁易簀正襟危坐而頭不傾相傳既登仙籍授職幽冥雖恍惚幻杳實屬無形而揆之以理則鬼神之道統不越乎一誠太翁之德既正直而聰明則精神所至必不隨化以俱盡自當躋峻秩于蓬瀛爲善之報如此又何羨乎人世之公卿況令子皆賢孝友睦婣夙著文名其好施積善者爲家之瑞而鴻文麗藻者爲國之楨將見大展弘猷以濟天下之蒼生則太翁既往而子姓濟濟必將顯揚以大善人之家聲賀昔在名郡職忝司刑得覩令子試牘已知爲蓋世之英令偶遊至此乃獲登庭隻雞絮酒聊以薦馨太翁有靈兮其縹緲而來聽

序易贊事極正轉換處最工此等文斷爲必傳（曾退天）

祭孔登小處士文

嗚呼先生雲林毓秀兮如嶽降而生申末流砥柱兮標勁節於松筠方與遐齡兮以淑世而還醇何斯民之不幸兮遂厭俗而登蒼旻嗚呼先生夙耻干謁兮屏跡氛塵飲人以和兮藹若陽春昔共公車兮提命諄諄道誼相成兮豈啻雷陳石臺再覯兮情彌摯而道彌親（戊子予與登小同隱于石門近處）廿載暌隔兮竟片楮以未伸令遂長逝兮其能無涕淚之沾巾嗚呼先生早已齒壁兮固憔悴若靈均饘粥弗充兮已備歷其艱辛中心如噎兮恒寄興於隰苓與山榛覩軒冕如敝屣兮重名節若千鈞經百折而不回兮允樂道而安貧得少游而爲友兮（少游臨川陳大士之季子）又得未艾以爲姻（王未艾諱士和金谿人）倪龍二師兮洵合節而同輪（倪鴻寶先生丁卯主考拔登小爲元龍公諱文光丁卯房師後爲四川巡撫殉獻賊之難）淵源有自兮庶無忝乎江右之第一人何二百年養士之恩兮僅食報于未第之臣嗚呼先生既得全節兮足師表乎人倫千年瞬夕兮惟令德亘古而不泯賀荷夙知兮愧昔玷乎縉紳敬先生之高節兮雖翹跂而弗能遵令追慕于既往兮惟涕泣而用禋先生有靈兮尚縹緲而來臻

徐仲光曰俯仰之間百感交生斯人斯文並堪不朽

祭黃簡翁先生文

嗚呼先生忠信其性和易其情持己必錄其道敎人必盡其誠在鄉黨而端謹已望重乎鄉評先祖夙延爲西席久推士類之典型迨司鐸於撫州能悅服乎羣英令子式穀益茂賢聲昭義方之夙訓復澹泊以相成遂蟬脫乎塵埃而不類世俗之科名故鄉里共稱其正直宗祠特頌其公平雖八旬不爲不壽而闡者亦莫不咨嗟而涕零嗚呼先生斯世雖捐斯道有傳令子師乎程山遂出類而爲大賢觀其養志于菽水且佚豕而恭虔惟哀毀之骨立衆人亦與感而淚漣將先生之庭訓著汗靑于萬

世而豈羨富貴于百年嗚呼先生厥行惟臧厥德孔彰前歲瘞于仁里猶翼錄以徜徉曾日月之無幾遂永隔乎陰陽雖死生亦同晝夜固人世代謝之常而所以欷歔感愴者惟永懷令德于不忘

徐仲光曰淡淡數言而情理俱至祭文之超脫者

祭李仲闇處士文

嗚呼仲闇忽逝兮吾誰與歸直諒多聞兮惟仲闇其備之廿載論交兮賀賓禦爲嚴師使仲闇而耄耋兮將俗易而風移何桑梓之不幸兮能不慟哭而深悲矧平生之飛慕兮今何以盡予道而慰慈闈嗚呼仲闇少負雄才兮已留心於濟世雖日豪蕩兮固夙明乎義利倏斂才而就矩兮惟正學之是嗜砥頹波而獨立兮允浩然其爲氣繼往哲而開來兮實千秋以爲志因念祖而庇宗兮雖風雨其弗避苦跋涉之艱難兮沉疴遂由此而致嗚呼仲闇死生猶晝夜兮道無間於幽冥形隨化以俱盡兮

神凜然其若生佑吾儕以實學兮願相戒乎虛聲矢終始以自勵兮冀無負乎嚶鳴

仲闇留心訪求正人而持守尤堅此文極似其生平一字不可他移 弟敦實

祭王淑衡文学文

嗚呼古人悼亾嘆嗟今昔況於友夙親教益中道云殂能無太息惟我王君才高學積手持一編寒暑弗釋賢序迪邇同人所借公獨怡然鼻比一席樂育群英是訓是迪三十餘年孜孜靡斁惟彼太原族踰萬指君出一言紛爭立已砥柱頹瀾君子(尤賢)是恃猶憶庚寅僑居珂里因君之助乃獲御李道義相成君子是以胡然一疾彌留不起嗚呼人壽幾何如夢如幻悲我淑衡假思公獻(淑衡族子也以乙榜授滋陽令是年亦卒於官)垂暮之秋馳驅仕宦旦夕趨公無敢或倦本爲求榮反罹憂患以比淑衡猶佯林澗苦樂懸

殊安危共見惟是交情不勝悵戀念君之兄長曰名彥廿載交游與予亦善君歿未幾旋復告變雖享遐齡猶滋繾綣矧茲春正君甫六旬擬偕同志進祝松筠誰意不臘絮酒空陳移慶爲弔涕淚盈巾自古有死孰無返真象賢繼志所賴後人奠君之子敬以持身跬步必謹惟恐辱親庶幾令緒久而弥湮辦否弱奠哀此誕辰君其歸來以享以歆

所哭在此所悲在彼足以喚醒世人末段規其子尤見交情厚道 弟敬質

祭鄭寶水窻副文

嗚呼人生有盡者百年之形而所以不朽者寸心獨秉之誠惟我太翁博學宏才世罕與京翩翩文藻弱冠蜚英既標奇于銓署旋秉憲于福寧惟我峽江夫子之知人故能得多士之彙征翁正身以率屬甘茹柏而飲冰爰捍外而安内克撫民而戢兵是以三山咸頌其德而稱爲一路之福星滄桑既改翁惟以名節爲重而爵祿爲輕故終茹西山之薇而樂仳于泌衡賀在延津久悉廉聲厥後天涯迥隔欲祓覩而弗能庚戌之秋誠兒過長君于湖上頗自快乎嚶鳴乃悉翁之近履而知爲濟德之貞

讀古質疑辨析特精質晨夕披誦而寶之若白珩項者文君奉使過茲南浦而賀幸識荊授以語林益滋服膺洞古來治亂興亡之故足以羽翼乎麟經蓋翁之所著述者不爲風雲月露而皆足爲名教之干城方欲持文就正而登君子之庭胡爲乎哲人不永而斯世遽失乎典型聞令子哀毀無論知與不知莫不欷歔而涕零然翁已踰七兮且著廉惠之名令子象賢兮得翁正大之情聯翩仕路兮將共濟乎蒼生培元氣以養志兮必著千秋之事業而豈惟百世之簪纓如翁備福兮實可以無憾于幽冥賀忝同志兼以同庚況當年執掌並屬峽江之門亦與翁

爲弟兄撫今追昔自感交摎隻鷄絮酒聊以薦馨翁其來享兮鑒乎酥醴

王汾仲曰以眞朴發哀辭便覺淋淚盈袖

祭王左車處士文

嗚呼念我左車空享遐齡倏焉賫志使予涕零當年定交恭慰嚶鳴己酉之歲曾遊舊京雨花木末携手同登六旬淹滯藉草班荆厥蓝維篤厥心維誠河梁送我千里神傾干戈數載轉徙頻仍隴梅莫致雁羽莫憑形跡雖疎中懷孔縈今茲春仲重過石城維舟未定遂造玄亭不覩其容不聞其聲存亡聚散曷以爲情嗚呼左車命筆縱橫浙西之俊金陵之英方其少時淹貫六經沈酣墳典吐何崢嶸結綠懸藜識者共稱謂宜大受世寄方膺譬彼名駒必不留行乃甘淪落泉石鄰貞泥塗軒冕俯視

公卿三十年來澹泊無營今雖長逝衡泌風清無愧無作奕世其馨嘉哉令子早著才名干將莫耶發于新硎予愛且敬視若良朋掐提晤對悲喜均增文孫岐嶷令緒堪承行將世澤用晉暘程君齡雖促無憾幽冥嗚呼維昔己酉溽暑炎蒸同陟金山哀悼弗勝何期已未竟哭君庭頃偕令子相視山形川原秀丽可以封塋發祥百禩未艾方興諏吉于冬返梓難停爰羞蘋蒸先薦君靈尚饗

王汾仲曰生死違離之慨淋漓筆端左車得此不朽矣

祭夏乾明醫士文

嗟我乾明，德音不忘。旴南之幼科不乏，而重義輕利，則惟翁獨良。不問人之貧富，咸弁救以皇皇。飲微醺而弗辭，獨不似世俗之酒狂。且家傳足恃，而手不釋卷，必殫心以究岐黃。故用藥變化，遂能不類乎尋常。使天假之以年，將日進于無疆，胡為遇暴雨涉波流，遂一枕乎黃粱。嗚呼！初覩翁貌，已慮翁壽之不長。然行僅十載，而令名已徧乎梓桑。故訃聞而涕隕者，不可勝紀，亦足為河烏夏氏之光。況死生猶晝夜，古今亦旦暮，而又何槩乎衷腸。所可惜者，鄰近嬰兒失其依托，予能不感慨而悲傷。

林茂之曰：不佳而佳，奇甚，有少者懷之之意。

祭羅以聲醫士文

嗚呼以聲，其技允良。初嗜博弈，聽予規諷，遂專意于岐黃。其歷效吾家而著名二邑者，豈數語之可詳。嗚呼以聲！先室人胎疾，鮑龍于誤投硫汞，翁時亦在其旁。然翁實心濟世，厥效孔彰。維懷舊德，予曷忍忘。嗚呼以聲，既云歸矣，兩邑近境之良醫矣。念彼衆病，云胡不悲矣。嗚呼尚饗。

方爾止曰：不悲其人而悲衆病，與祭夏乾明文意同而詞異。祭文中誰有此高脫。

祭涂母鄧孺人文

嗚呼懿德無非無儀夙嫺姆訓窈窕芳規于歸閥閱徽音克嗣爰相君子凛凛倡隨相敬如賓樛木下垂既克襄乎令德定食報于翁斯乃熊羆之未叶何天道之無知惟巨靡之鴻文同辭壇所特推矧鷄鳴而戒旦乃翩翩而迴邁乎等夷惟粉筠之劬幹甘肥遁而特辭非相成以恬澹又胡爲偕隱以無疑況作求之世德恒積善而好施度閫中其樂贊故能爲世俗之所希嗚呼在中饋而貞吉肅閨範而咸宜爲德行而無忝嘗共享夫維祺何隙駒之易逝遂一病而莫支凡遠近聞者無不感慨而欷歔矧伉儷之深情其能不惆悵以追惟然仁厚之積累將發祥于無涯則百男以綏祿若左券之可持雖未屬乎毛裏何莫非慈惠之所貽既拜掃其有人諒九泉亦可以無悲予等叨講誼而屬通家遙布奠以陳辭仰靈爽之弗替尚彷彿而鑒茲

全是虛處摹擬而一字不可移 曾麗天

祭黃幼輿孝廉文

於戲士舉于鄉名曰賢書顧名思義詎不重歟嗟叔季之陵夷多虛習之既淪漸忘厥初無忝所稱惟我幼輿今夏六月八十懸弧胡然絕塵遽返幽都千闈七秩潤玉圓珠遂爾韜光俯視洎如明燭幾先不赴公車三十餘年帶月荷鋤緬惟魏子與君同符予匪其倫輒奉楷模奈何厭世顧不我俱嗚呼百年旦暮天地蘧廬十有四人壽夭何殊高風大蓋其樂于于君之所有他人所無吾邑之蕭黎川之涂從容慷慨大義捐軀日月爭光無事悲吁若楊若鄒以暨二余翩翩後嗣各振門閭獨憐孔傳不傳一孤邵王素君遺骸久枯因君之逝百感交攄君如有靈諒聚丘墟爲寫我憂抑陳區區喘息雖存殘梗苦瓠四十三載空負居諸印友在天尚思起予聊將來日補茲桑榆雲山匪隔彩迹頓疎君其愾然鑒此生芻

庚午予鄉同籍共十四人魏諱能谷蕭諱漢涂諱伯昌楊諱居理鄒諱阜余諱日登余諱浣孔諱衡卿傅諱光褒邵諱升王諱萬逵黃諱之藻即幼輿從任也字素君 自記

徐武令曰哀一人而并慨十二人又各有分量大奇大奇簡潔堅凝殊似左國

祭張母黃孺人文

嗚呼壺範外政攸貞而兇發祥允賴母儀緊惟孺人夙嫺內則嬪于名門克供婦職雞鳴戒旦敬順斯兼名流式佐爲其孝廉孝廉入仕甫除司李旋遊滄桑吏隱而止振鐸南安庾嶺荒寒世傳清白罔敢曰難佳兒誕育群推鸑鷟文采翩翩羽毛肅肅夫亡歸仙賓萊見捐孺人課子孟母比賢以茲芳懿俯仰咸肇方冀遐齡永言慈侍如何一疾遂返北邙閒空幃撤荒草白楊嗚呼孺人夜臺寂寞伉儷相逢無愧無怍偉然有子能讀父書將昭令緒天祿石渠既昌厥後如永厥壽孺人自念抑又奚疚

朔風凜烈歲月若流我心蘊結觸目生憂憂昔雲章清河伯仲仲氏遐棄視天夢夢我與司空觴錫榮哀因悲孺人感愴無窮玄酒在尊隻雞在俎孺人有靈是鑒是茹

王汾仲曰哀詞而出以韵語調入楚騷體如三百亦今韵文之僅見者

吳鹿友先生行狀

吳公諱甡字鹿友別號柴菴揚州興化縣人萬曆己酉舉于鄉即勵志節以干謁爲恥癸丑成進士授邵武知縣廉明不苛舉卓異調晉江父艱服闋補山東濰縣值遼撫急責海運米荳公請抵夏糧準諸市價出入皆以官斛嚴禁羨耗使民易輸治濰三載講六諭申保甲懲佐關招流移訟者約以期至立折之不差一役不追一紙一鍰故治行已爲當時冠壬戌考選御史陳言邊備空虛可虞宦寺內操宜罷奪俸二月癸亥春巡視節愼庫糾魏黨尚書姚某不宜開倒囂官損國體而虧孝思又奪俸

三月巡視北城閹豎有犯者立懲之公見魏璫用事乃疏請終養歸而閉戶讀書講求古名臣政蹟公之經術自是彌深矣丁卯魏璫追恨褫其職是秋烈皇即位起山東道御史疏請拔亂本以貽永戒列媚璫諸姦狀請早正法紀己巳差按河南下車即問民疾苦糾貪墨懲巨蠹疏觸永城諸邑加派以蘇積困修于忠肅祠創伊洛書院疏請錄邵雍後裔請諡靖難諸忠臣以敦風教當是時萬公元吉爲歸德推官公知其廉能而信任之南陽鄧州一路賊起公檄擒首惡而餘黨悉散公巡方惟以吏治民生爲務廚傳輿從皆從省約有大事即手書與守令商確

而後行凡訟明曲直訪懲姦蠹禁勿坐贓贖將報命察贖鍰數
萬檄州縣糴粟貯倉以備荒政而給軍需巡畢出境嚴卻謝薦
例金一時風釆卓然未幾復命總憲屬掌道印會訊毛御史羽
健獄公不致文致其罪因忤首揆與總憲意遂有差賑延綏之
命時流寇梗道人以爲畏途公拜命即行是維庚午之冬越明
年春至華陰例謁嶽廟公念亢旱三年室廬焚掠暴骨如山乃
瀝血爲文願以身代犧牲爲民請命秦民聞之皆泣下至延綏
斗米七錢公念帑金非賂乃檄各道啓藩王義責撫按俱捐祿
俸獲金粟數萬而紳民義助者又以萬計疏奏上大悅是時延

綏州縣皆賊屯據史公可法爲西安司理公一見而奇之令徧
歷所屬親察飢口公駐宜君縣親行驗給時有司仍急催科公
歎曰赤子弄兵潢池非繇此乎乃糾一二貪吏而請緩與蠲時
宜君以北望鮮炊煙公於烈日行山谷中無一椽可憩或竟日
飢餓當是時道路皆怨撫道招安賊首據要害而行剽掠公至
令軍弁執賑撫饑民牌單騎親往諭之賊遂退乃命巡按陝西
時總督楊某在寧州撫賊神一魁奏稱其黨悉散實猖狂如故
宜洛川一路皆盜中部縣爲賊紅狼所陷從者請退公曰巡方
見賊而退人心不搖動乎乃諭諸將固守隆坊以遏其衝急傳

督府鎮道速圖恢剿駐二日總兵王承恩至衆兵咸集而中部
城堅不可下公疏以聞上始知就撫解散之爲欺也於是逮督
臣其隆坊斗大一城公集民兵二百激勸堅守又捐俸濬濠公
居一小屋天雨則袵衾皆濕炮火箭鏃時灼射城中公不留一
兵自衛誓必死以勵將士月餘始復中部而擒賊首獻俘先是
秦兵動稱乏餉擾掠民間領弁又多虛冒公疏留遼餉三十萬
立長單畫格外副小票凡所領數悉書其上詳載某日某地給
發州縣官察數而登諸格以印鈐蓋留其小票月終繳院稽覈
而冒支之弊清矣先是督撫假功以寬譴責塘報多虛蔽公令

史推官督餉因密察其功罪及勝負情形有功者立賞又疏薦
其將領始用命討賊矣秦寇半出官兵與戰皆相識賊棄所掠
老幼病殘之人及牛驢恣官兵俘殺以報功公親驗首級始燭
其弊於是申嚴軍令凡得首級既經親驗又令悉置門外通衢
令人察驗情弊始無所逃驗係強壯首級必賞之有以老幼婦
女充級者立斬之撫院中軍趙大印縱兵殺良公特疏糾之而
三秦將吏始奉令惟謹矣十月至西安造賑冊計活飢民三十
餘萬餘銀三萬兩粟麥萬石給延慶二郡之飢民爲牛種慶陽
告急公即日發耀州親詣慶陽而遣夜役馳制府請兵制府遣

將曹文詔以間道至公張燧於城南樓勞之揚言曰將軍勞甚
士馬俱疲宜休養一月乃可出師越五日密語文詔曰機不可
失已豫儲乾糧宜于夜發兵出其不意是夜即城中不知抵賊
壘而賊亦不知也斬獲七百有奇次日即行賞張燧遂且諸將
士私相語曰鼓勵若斯我輩敢惜死乎賊稍戢公遣吏勸耕勸
老賞勞之近郊始有禾黍之色文詔等請搗賊巢公曰未可文
詔深入遇伏驚潰公上疏自劾兵還公為文慟哭祭陣亡軍士
衆皆泣不能仰視於是復有奮志出奇襲擊斬獲數千時在鳳
翔文詔等勦賊入寶雞山中公時以金錢牛酒犒師軍士競奮

涿州裝道
屢獲大捷賊潰文詔之功居多公按秦惟以察吏選將為務凡
巡方故事俱停守令官評即以城守堅完賊不犯境者為最故
廿餘月賊不敢犯西安漢中巡竣括贖鍰糴粟萬餘石貯長安
倉曰此異日軍儲也秦人皆服其廉癸酉陞大理寺丞甲戌擢
左通政是秋命提督鴈門等關兼撫山西初至延見屬官知督
又若入
學袁公繼咸才品尤著遂深契焉詳詢流賊情形知前撫所委
劄弁實無一兵而陝守令冒糧餉乃檄各道諭防守劄弁悉赴
轅門授職弁以糧單舊劄呈驗至則訊其虛冒收其單劄分分
只除首惡而不逼脅
隸中軍及太原營摘其最為民害者二三人數其罪戮之先是

州縣苦措餉輒閉門拒兵兵以之餉為辭恣行剽掠民患之皆隱
賊不報公廉知其情疏請留新餉檄藩司分給而諭有司豫儲
芻粟擇城外閒房可以宿兵者親行安插給與糧單有淫掠者
必斬於是兵民相安寇至輒報無逝情矣是時晉中有賊名顯
道神活地草劉浩然者三枝各以萬計屯據要害前撫給劄與
糜歲費金錢累萬而焚掠如故公用小將龔能計以撫為名入
賊砦歷觀險隘知其出入逕途繪圖呈閱因借撫以行勦撫則
解散歸農壯者歸伍若仍前出掠者必勦之公親驗首級有殺
老弱充級者立斬以殉凡出師先一日必延集衆謀謀定密授

方畧移駐近賊州縣親行督勦覈驗功級製白旗三面每出陣
令軍士大呼脅從老幼婦女降者跪伏旗下以散其黨而逭無
辜乙亥初春公密諭龔能借招撫入賊營中訪賊名號得其平
日相疑情狀乃手書硃帖諭某有私稟欲殺某出獻懸爵賞以
待久矣如是者數函令諜徧投賊營賊果相猜懼一日有提渠
賊劉浩然首級赴轅門報功者遂給劄賞之賊衆駭散公復為
間牒諭顯道神諸營文懸賞犒師進至忻代山中遇賊大戰而
顯道神授首三大枝賊首皆次第伏誅矣交城縣北界連山左
賊恃險出沒公擇良將猛如虎與虎大威等扼險要建堡砦須

兵守之賊出入皆在目中發兵追擊多擒獲者是年河南流賊橫
行謀欲渡晉公作防河十議戒飭文武屬員守要地以阨其衝
兵不足即以沿河居民給衣甲旗幟往來不絕賊望見皆以為
兵公督中軍獨守龍門而親駐禹廟坐臥廊廡與龍門相對開
牕則韓城諸山槩然在目分列軍士于河干依山為壘設伏以
待又手書貽韓城令凡流賊出入必以報臘月望後火光焰壁
相持旬日賊不敢近除夕戒軍士勿酣飲離次是夜賊果譟至
靜待其相逼乃發砲擊之傷賊甚衆晉中流土諸寇分竄各山
時出焚掠賊首二郎神者遼地人最狡初掠沁源介休一路流

入垣曲平陽之界公專委虎大威勦之每戰必捷然渠魁未獲
乃密諭大威差官入山撫之賊曰必虎帥親來差官往復數次
知其險徑及賊窠所在公語大威曰屢叛之寇豈宜再撫渠欲
爾往可佯許之約聚某方豫設伏以待之爾將至賊必出迎伏
起擒彼渠魁則餘可滅也大威如計往果擒二郎神斬二百餘
級其老幼婦女盡撫之而平潞之寇滅矣餘孽未靖乃檄州縣
招撫詢其鄉井給道里費責令親族里圖保領而山右悉平矣
公撫晉時糾巡按之貪殘劾宗室之橫肆請罷開礦內員奏陳
道旁飢殍上皆從其言晉兵部侍郎將行有賜鏹數萬公不取

曰留為後來兵餉公之廉始終不渝如此居有頃入都協理戎
政上召問京營選練何以使其不譁對曰汰老弱之法即在練
精壯之中軍士心服則自無怨革弊當以漸不可使知有汰意
上嘉納之即拜東閣大學士在位申救言官請復屯田於畿輔
宜于豐稔州縣糴粟以備屯種上善之上改慈慶宮為端本宮
諭閣臣曰擇吉令太子居此甡奏東宮年幼未可離上左右梃
擊疑案可不鑑乎上曰姑俟來春同官遂怪其多言矣上勤學
好問三日一御文華殿召輔臣講書甡特闡發稱上意上一日
召九卿科道于平臺謂諸臣結黨壅蔽給事中姜埰疏言朋黨

之說皆小人借此以傾正類上大怒劉總憲宗周力救上益怒
金僉憲光宸又救總憲上怒不解諭宗周革職議罪光宸降調
內豎捧出以示閣臣甡語首輔曰此無一言何以為輔弼乎宜
與乃面奏請寬上從之甡退而歎曰賢主未嘗不可與忠言也
是時錦衣衛橫行疏陳衛役冗雜宜加釐剔又與周宜興力陳
緹騎出差之弊上乃停差而大臣有與金吾厚者密洩前語因
銜恨宜興并及于公而禍萌于此矣會報承襄失陷上召對隕
涕責諸臣調度失宜諭甡往楚督師疏請兵三萬乞命秦督相
援以成南北夾勦之勢此癸未三月事也次輔謂兵難驟集惟

督左師牲奏良玉跋扈前督十檄催兵一旅不發今退居江漢掠淫殢甚若身無一卒不能節制何益徂征次輔言督師出則督撫之兵皆其兵也牲奏臣之請兵正爲督撫無兵耳楚兵皆爲良玉奪去近日河南督撫羸卒數十僅克與從使臣出而仰（原非援陵一流）面良玉束手待賊事機一失禍豈忍言乎上然之乃命部議張尚書國維奏以唐通兵七千馬科兵三千京營一千與之上曰姑俟兵集乃行未晚也會秦督孫部院傳庭奏稱用間密謀不出一月賊可掃蕩上名閣臣出本示之此秦督出兵疏也牲奏言新集之兵訓練未久恩信未闓以禦方張之寇恐不能也況

賊皆秦人結連日久用間恐墮賊計上曰先生所見良是然奮勇直前亦不可少牲乃不敢復言五月初四具揭集兵而次輔揭帖請留唐通之兵蓋謂北邊告急精兵南調恐無以守邊也馬科兵亦不調乃議京營兵將於月望啓行奉有俞旨至望日上出手論責牲延緩命孫傳庭討賊閣臣不必行且留佐理是時舉朝皆爲左帥所恐咸懼其威而稱其可用上頗信之故謂有兵可督而恨督臣之不亟行牲惶懼待罪願備卒伍爲將士前驅奉溫旨再留牲再疏請罪上令牲致仕歸里既歸復遣緹騎逮之適病臥不能起聞命即日就道南兵部尚書史公可法

特疏救之上亦知其無罪特免其死而遣戍雲南行至江西遇袁總督曰前途悉梗姑緩之未幾北變會福藩監國詔復原官（避難好而不出與夫見棄當用事而皆薦前後一轍）張冢宰愼言特薦名用而小人阻之公遂隱居不出矣公待人以誠人亦不忍欺從爲之用故所至輒奏奇功其志在救民時時以進賢　其在朝則薦鄒公元標馮公從吾文公震孟救劉公宗周金公光宸毛公羽健劾婣瑞諸姦糾尚書王某在外則薦史公可法萬公元吉宋公玫張公瑤黃公家瑞王公振奇張公允登皆賢人也至若袁公繼咸旣特疏以白其誣又屢薦用之而臚列欵單特糾巡按張某張某其同鄉也天

下益以是服公之無私也公在晉有庠生辛全貧而好學具經濟才其門人桑拱陽居家孝友能以躬行表率鄉閭公嘗延見（理學經濟前後輝映）二人與講程朱之學兼詢百姓疾苦求節孝而表章之若茲一事又世俗之不能矣山居二十七年庚戌歿于家年八十有二

魏冰叔曰敘吳公生平無微不悉妙在以絜己爲經以知人爲緯眞傳神之作人與文俱堪千古矣

包自根曰敘次瞭然並見當年政治文筆高絜似廬陵傳記

黃從生曰汪洋無際綜核有神法嚴品絜在龍門扶風之間

祖母李夫人行狀

祖母李夫人。南城李翁諱棳號思泉者女也。生嘉靖戊午孟冬二十日。先祖純齋公繼娶爲嫡。年少卽端莊靜正。持己最嚴。自少至老。足不踰閨閫。外人不聞其聲。凡家僕不容至廳。童僕自六歲以上。不得入內。平生寡言笑。終日寂默。惟勤於女工。雖盛寒溽暑弗少閒。祖母性仁厚。待前子如己出。嘗曰。人家後母因僕婢小罪。輒不能容。致前子婦不安。積漸滋深。則傷和釀變。吾何忍做焉。故前子僕婢。間有不遜者。祖母置若罔聞。及分產。祖母請曰。長子無母。宜倍與以恤之。於是先伯與家大人與長伯

敬中翁相讓再三。鄕鄰傳爲盛事。賀於丙寅丁卯間。見長伯常稱觴於祖母前曰。願與吾弟及時承歡。是時敬中翁年已七十矣。嘗語家大人曰。吾父雖賢。然性嚴急。若非吾母至仁。能全和氣。以至今日乎。語畢。流數行下。居有頃。敬中翁卒。祖母悲悼倍常。壬申臘月廿一日。祖母卽世。長伯母王孺人。時病甚。索衰麻就臥。稱服之。號呼慟哭曰。吾姑仁慈。古今所希。吾感厚恩六十年。愧無寸報。天乎何不以我身代之。鄕里聞者。亦欷歔淚下。初先祖治家至嚴。祖母敬謹柔順。不敢稍忤其意。先祖少時艱嗣。娶邑東李孺人爲側室。性悍而狡。祖母以雅量容之。見有過愆

隱而不言。久之病卒。祖妣殯葬以禮。仍命子孫春秋拜祭。其葬其逮下不妬無有過焉。從伯毅中翁。用中翁。皆先祖侄也。幼孤。祖母加意撫恤。有爲嫡母所欲害者。祖母委曲防護。乃全其生後。有從兄士望者。毅中翁子也。與兄式爭學田。遂捏虛情誣告先伯幷及賀父子。賀銜之。庚午。賀舉于鄕。一日祖母從容諭曰。爾祖視士望如子。今士望雖不肖。爾宜思一本念祖德。勿藏怨宿怨。其他厚道皆此。先祖歿。二氏惟謹于祀。先祖母薦豆恭虔。祭器必親濯。而嫉師巫若仇讐。然雖病危不禱。自祭先外平生不奉佛。不茹素。不祀外神于家。曰吾敬而遠之耳。其識大義

如此。甘大夙卒。或勸其妻改嫁。祖母獨勉令守節。衆議乃沮。晩年婦女來見者。必勗以閫範。勸以儉勤。其成人以善。皆如此。生平待諸婢最寬。未嘗有疾言怒色。辛未夏。侍婢香女戲以帚置地。祖母因蹶傷手足。遂是成廢疾。賀輩皆大怒。亟索而鞭之。祖母曰。彼亦人子。年幼偶誤。何忍加罪。竟置左右。護令免責。臨終囑曰。必嫁此于良人。勿受其値。其待下有恩。皆如此。初外祖李翁以遊學歿於長江。外祖母尋逝。竟無嗣。祖母悲慟不已。然確守禮法。殯後六十載。終不一至母家。辛未。命位中翁迎外祖母柩。改葬于豊邑之南山。祖母衰絰哀慟。如初喪。然命子孫春秋

拜掃至于今不廢其爲女至孝年七十而哀慕又世俗所希聞矣祖母閫儀不能備述姑誌其大者以示子孫

徐仲光曰備臚懿德皆可爲閨壼模範子孫之多而賢豈偶然乎

先母黃夫人行狀

吾母姓黃同邑九都黃翁心華女也翁登萬曆乙酉賢書與先祖純齋公善聞其家政肅也擇而聘焉母生萬曆丁亥幼失恃賴外祖母鄧孺人撫育萬曆已亥後母閻與庶母王誶語遂閉戶自裁幾不可救王孺人懼亦自經母亟止閻以計破窗格躍入臥內號泣請醫乃服藥得甦是時心華公艱嗣王孺人有孕次年生一子即乾實舅氏也一舉而全三命母年十七適家大人即持閫範精女工寒暑不輟平生不高聲不大笑不鬬觀不出戶不赴親戚宴飲年踰五十見親族子侄皆於簾內答拜未嘗得覿其面持己端莊一如祖母李太夫人之所爲也歲時祀先祖籩豆必誠必敬獨惡師巫術雖病重不祈禱一如祖母李太夫人之教祖先闢邪說也遵祖母家訓禁僕婢溺女毋先事勸戒而防護之竟成風俗家大人好全活人忍小忿毋忘人怨內助之力多焉有劉相者舊貸十六金未償家僕曾四力保其不負迫相逃四惶懼欲死先爲代償母聞四聲哀請勿受家大人曰正獲吾心即取券焚之四感泣曰救吾命矣家大人嘗以醫藥濟人丙子饑施米後遇荒又施粥嘗於楊林石渡諸鄉減價而糶且無息以貸焉或捐私以恤貧佃造渡脩衢樂施不倦

皆母贊成之母平生好大學及女論語能通其義夫妻相敬聞他人狎慢者必鄙棄之其自處與訓人皆如此不畜俊僕美婢曰此輩最壞家風故婢女無盛飾者然裳履必備亦無蓬頭垢面衣不充體者先年家法之嚴如此母少壯時子女皆自乳其劬勞顧復至老而不衰初爲子議姻遇世家豪俠母輒曰不可其習驕奢淫佚恐爲後日憂有力阻未能者竟如所慮賀幼時家大人擇師母請曰聞某雖名士然好遊戲即能教以成名所損多矣必求其品行端方者乃延崔貞伯先生以訓德行家大人往秋闈母紡績課書遇嘉言善行則曰兒輩當以此爲法勿

徒誦其文辭庚午秋賀舉于鄉母曰吾聞報甚懼懼爾年少性拙爲他人所誘或多收家僕冗食耗費不能無取於人且貽害鄉鄰咎將誰歸爾其戒之若能法祖積善則科名可冀倘隨波逐流利己而損人懼孰大焉越明年有鄉人持鏹帛來謁母問何爲賀對曰此搆訟而求請於縣者母撫帛再三良久曰爾知吾意乎賀對曰不知母曰千絲萬縷積勞苦而成今爾以一筆得之能自安乎取利而佐鬭長爭訟而壞風俗非細過也爾祖登科六十載未嘗以一札干郡縣爾幸獲此步遂欲效世俗乎亟還之賀自辛未至于今未敢以片楮干郡縣者遵母訓也壬

申冬家大人哀毀苫次有族兄名毛汝者忽死將以人命誣其舅氏之子曾曾家數萬其子懦弱族子某曰此奇貨可居也謂賀曰此大事可得數千金能以書屬縣當以其半相與賀猶豫間母聞之召賀駡曰爾爲孝廉不顧名思義而聽假命誣人耶是不孝不廉非吾子矣族人聞此言也而後無訟曾氏得保其家秋毫無損者賴先母數言而曾氏未嘗知也有一遊民假曾某名貸漆盒旋鬻于市家僕識而執其人毆之母聞亟止曰盒價幾何忍傷人乎命賀躬護出城有府人假徐封翁書貸銀五十家大人遣僕同往以防其僞其人遂逝去越半載僕遇于途

執歸請控縣母曰其計未行足矣又欲深求耶宜理諭而縱之初賀之任揚州母戒曰惟儉爲不貪之本吾不願富貴但願爾廉潔自持不失爲善人可也居無何賀寄紬一端衣一襲母不悅手書戒賀曰此非取之民間何處得來吾聞古之廉吏不持官物一縷爾奈何以美服污我我終不肯服姑存之以誌爾過自後勿寄寸絲我心始悅賀兩任沃土兢兢不敢妄取者懼違母命也賀初爲理官執法嚴家大人手諭切責母亦手書數百言諭以緩刑毋聞活人數多即加餐自喜故賀雖庸劣不敢不勉爲敬慎者遵庭訓亦懼傷母志也癸未家大人成進士母益

儉約曰非憂乏用但爲天地間惜福耳且物盛必衰豈能長保今日乎及恩綸至泣曰國勢日促可爲痛心其忍濫受恩榮乎竟不敢拜丁亥秋金聲桓索賀求賄先執弟纉責復執家大人家大人毅然不屈撫按知其無罪立釋之然金兵横索罄窩祖業而家遂貧矣母安貧自若竟無怨言是歲冬移寓四都依張維純姑丈以親張母德教屏居一小室足不踰戶親戚有請飲者必不肯赴曰婦人不出閨門敢以老年自放乎先是寄簪珥于其鄉有遺者事平或詣索之母曰失物有命豈忍累人徐挺生家匱筍工山下以繩墜僕而取之其山壁立數十仞繩斷僕

危衆驚駭計無所出母聞曰纉布以縋之則可于是遣弟纉徧貸布疋亟持往救徐僕乃生至如遇貧病者輙濟以藥所活又不勝紀蓋志在濟人雖患難流離未嘗少息也賀自解組以來移寓山間罕入城市丁亥冬賀始歸里見母寓所母怡然曰有盛必有衰爾初捷時吾固慮有今日當年不願富貴今亦可安貧賤但爾負債猶多吾甚憂之稱貸美意何忍相負壬辰春又諭賀曰爾能守身吾願畢矣我卽世後勿久停柩勿誅風水若毀人舊塚比侵奪民居其毒更甚亡者不能言天道豈無知乎是秋九月以疾終于寓賀揉瓢浪跡聞母病歸省則已先一日

逝未及永訣痛哉兩婢語賀曰夫人臨危無他語但云病雖篤勿令醫士入內勿用師巫祈禱而已泣思吾母秉性直方少時訓子甚嚴深得正家之道待諸媳甚寬而待妾以禮謗言號至不聽嘗爲婢手製衣履婢有疾親調湯藥病愈而後卽安母不欲爭訟每曰寧人害我毋我害人賀先年與劉金聲終訟母不悅示遵慈命至于今悔之母自奉甚約好持齋非祭祀不宰牲晚年戒殺尤嚴曰吾不忍以口腹傷物命性好施然不濫于且不欲人知曰以此長其遊惰是以小惠賊之也買魚鳥或有可生者輙命子孫放曰勿以此意示人若使雜而致之是以生爲

殺也性嚴冷不喜饋送往來曰無益之費並宜節省親戚或疑其簡倨然久亦知其以儉相成也每婦女謁見者必嚴御或怪其不近人情然有識者亦知其以閫範相砥也卒後鄰居張氏諸君子皆嘆息稱賢或有泣下者家大人哭之慟命以所服敝衣及近所績苧十餘斤示子孫曰雖苦節太過然儉勤若此豈人所及哉生子五長不孝來賀次二來纉邑庠生次三來賡次四來貢俱邑廩生次五來贊邑庠生孫十三

曾孫十一吾母善行頗多謹據所見聞直書其事以示子孫云

魏冰叔曰明於大義達於大體精於物理之分篤於禮教之防而仁心克廣儉德永終雖古之賢士曷以加焉井水無蛟龍泰山生喬松所以克誕先生爲世廉吏也

倪闇公曰太夫人訓子之嚴先生守身之孝文中無不備具淋漓往復至性動人惟瀧岡阡表並此詳至

目錄

三十一卷

雜說

內省齋文集卷之三十一

訓兒雜說前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成都黃兼濟曰麥熟時以錢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時糶之一樣價值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其急噫此工於行善者也今穀值最廉揆以盈虛之理必有貴時素封之家宜乘此廣糴俟他年減價而糶以濟鄉鄰則人皆戴德而天必佑之可以長保其富永庇其子孫矣惠而不費何憚而不爲此

友人吳有朋年四十艱嗣家産約三百金儉勤自守於衣食外悉捐以治橋梁道路皆脩橋橋成生一子名曰橋生其脩路也於烈日中躬自負石鳩工及路成又生一子名曰路生項之又生二子其子四人今亦將成立矣見者皆曰此橋路之所致也旅行踰嶺輒欷歔感誦曰此坦焉無蹟者吳有朋所脩也嗚呼世之求嗣者或禱神或餌藥然皆未必驗亦有如橋生路生之確然自信其應如響者乎事簡而功速豈非善於求嗣哉

徐仲光曰積善餘慶未有勤植德而後不昌者橋路其一端耳

范文正公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至哉言乎然世俗纖微必較曰吾爲子孫計似有必不能已者乃余觀子孫之貧富不專繫乎此而子孫之安危則實基於此矣即如下堡吳鳳亭一子年幼僅有百金之産丁亥大荒鳳亭捐穀四十金以䘏鄉里今其子雖弱而鄉鄰誌其德無欺侮之者彌能自立且皆曰此善人之子也甘泉殷恭甫待諸弟姪有恩衰年舉一子遂以産分其姪及恭甫卒其子煢煢幼稚諸姪共扶植之賴以不墜此二人者皆一子年幼而能爲之樹德智矣哉可謂善全其子矣視彼專利斂怨不旋踵而誘蕩者所得果孰多乎

徐仲光曰往訓甚詳得佐平拈出近事尤覺聦明動聽

昔人有詩云當路莫栽荊棘樹他年掛破子孫衣此遠慮也宜邑譚襄敏公族頗微其鄉多巨姓公少時或有欺侮之者不與較及爲大司馬膺眷倚威望冠當時乃待鄉鄰加厚其家有舉微時事言者公懼其脩怨爲杜聯云積德若爲山九仞頭休虧一簣容人須學海十分滿尚納百川吾祖嘗稱襄敏公和易敬謹而待人以誠故能得諸將心以建奇功辛丑冬予過先生故里見鄉鄰敬其子孫且咸稱其厚德無間言可謂榮矣臨汝丘毛伯中丞貧時有輕之者不介意及爲侍御晉中丞謙抑如寒士鄉里皆服之雖陵谷變遷而其子孫與鄉隣藹然如一家洵

可樂也噫使恃勢而脩怨何難取快一時然怨毒日滋身後之危機未可測矣豈如以德感人令名不朽之爲勝乎斯善於貽謀者矣

徐仲光曰先輩德厚往往如此即不計身後桑梓之間固當寬和恭謹爲可親毋可畏況身後之利又如是也此一則天下搢紳皆宜書之座右

學者立志先端心術語云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庶可爲君子凡導淫小說如倩史艷史之類宜以毒蛇猛獸視之豈可覽毋以亂衷曲予嘗謂此種邪說其禍憯於强盜何也

强盜劫人人知畏避而不敢近惟導淫小說則少年無識者反樂觀之況酣漸漬以致情竇日開邪心日熾竟化爲禽獸而不覺寧特費時失事云爾哉且强盜剽掠或僅劫人財耳財雖既去猶可復來以小說導淫則劫去人心世風大壞不能復返矣予見好觀小說者窮居則多萌邪念必有害於身心得志則縱其貪淫必貽禍于風俗有志自立者一見導淫邪說宜即刻焚去以絕其萌芽斯爲有益耳

搢紳之家往往多畜少俊教之歌舞以悅耳目以媚賓客自謂取樂而兼逢世術至工也不知誘子孫以淫佚莫甚于此且導婦女以淫奔亦實基於此矣嘗見人家有俊僕者必亂閨門況能歌舞以悅人乎士大夫家聲不淨多繇於此夫聲色可好也然因好聲色而墮生平辱祖宗豈不悲哉易曰冶容誨淫夫淫何可誨以禮義坊之猶慮其不能也忍爲是以導之乎唐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思及於此能無愧乎

牧養之利大矣陶朱以此致富然必非小人之所能爲魯頌曰思無邪斯馬斯才又曰思無疆斯馬斯臧衛風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然則牧養之貧富必繇於心術之邪正學問之淺深豈區區智術所能力圖哉毋見心術不正之人竭力牧養亦多疾

疫之災蓋貧富有命實關天道非專繇人力也故欲治生致富者必一心忠信一家仁讓而後可求生財之大道非特牧養一端也古者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數罟不入洿池不殺胎不殀夭雖惻隱之心有所不忍亦留有餘以還造物致繁息以厚民生也圖牧養者宜知之

語云天地自然之利誰不欲之顧不可以一人生亦不以一人聚也此所謂生之者衆也然欲用人必先脩己凡立身敬慎忠誠公平正大樂善好施者則正人皆樂爲之用其心無障蔽自足以知人之賢否而用之若酒色昏迷則不能辨別邪正而謟

諛之人日近敗蕩之事日多不惟無益而且有損雖有才智之人必不肯爲之用故善用人者其道必本于脩身

徐仲光曰此二則探本窮源可補致富奇書所不及能如是則爲富亦仁矣

風俗厚薄皆士大夫爲之倡若能周急救難息訟解爭立意利人而不私已然後勸人爲善則人皆樂從可以反薄還醇矣風俗還醇則利已孰大焉

凡開荒者必焚去其草然焚草害及蟲蟻亦覺傷心當先鋤草於日中暴乾必時時翻揚令蟲蟻畏之而逃去然後用火燒之

庶不致傷生慘毒也以此意徧語鄉鄰不亦善乎

友人與論治生或曰水畜利最大而鯉魚子尤繁畜以致富無難也予曰其利固大然殺生之慘莫甚于此此亦爲富不仁之一端也稍推惻隱必不忍爲況鯉能變化是有靈之物可殺之以求利乎嘗聞鯉魚曲身交烹護其腹內其情與人何異今以魚子計之則鯉魚十斤遂殺數百萬命而值價無多吾鄉不過三錢楚地則價止數釐爲利愈鮮而傷生無算忍心爲此亦可謂不智矣噫貧富有命害物求富天道有知其肯以富與之乎卽有以此致富者亦其命也然他日悖出之機已伏於此矣夫命豐者卽爲他業而不養魚未必不富嘗見一富翁畜池厚獲勢家見而奪之畜魚兩載魚遂希勢家見利薄而還之魚繁如故豈非其命應有耶

祭酒魯文恪公諱鐸者爲舉人時遠行遇雨雪夜止旅舍憐馬卒寒苦卽令同臥衾下薛文清曰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魯文恪清節著聞爲世名臣卽此一念基之也充此仁心何所不濟

韓尚書諱邦奇者爲陽明先生父執冬至節赴公所先生貂蟬乘馬韓公在後先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輿中舉手曰伯安行

矣余先往遂去先生俟其過方上馬待父執之禮當如是也陽明先生才高一世而卑以自牧所以能建偉功也

蕭山魏文靖公諱驥者常野服至杭以兩人舁竹兜子入朝陽門值錢塘簿前驅至避不及使人呵問公曰蕭山魏驥簿怒云說甚蕭山會稽兩詰之曰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簿惶恐下馬請罪公掖之曰老夫失避官人何故如此此大有德量非倉卒所能爲也魏文靖以乙榜官至冢宰享年九十有八爲一代名臣豈偶然哉吾嘗思當官以減騶從爲貴況居鄉時更宜收斂跡愈斂則品愈尊稍一奢華反自卑賤矣昔人有詩曰居鄉唱道

骨頭輕初入仕途者不可不知
都御史王公英洪武初入居鄉微服入城時禁庶民服靴門者縛之舟中取冠帶示之方得釋亦無怒意邑令召之辭竟赴鄉翁飯曰貧人治具不若令之易也噫如此雅量卓識迥邁庸流矣彼作威以怒人僕僕邀縣衙而以富貴驕鄉里者雖欲不謂之鄙夫不可得也
吳陳公誥薪者爲禮部尚書歸鄉人簷溜侵其簷家人怒不平公曰晴多雨少不足校也如是則無不平之情無不睦之鄰矣士大夫日玩此種事可以益神智而消躁競

咸寧雍公泰巡撫宣府撻參將李傑爲憲副將過家訪舊同學王生已爲農矣道遇公直呼名約訪韋曲公敬諾至期冠帶候生布衣氈毯背隻雞瓢酒至正席坐公事以兄禮與飯必跪受生不爲動嗟乎能禮故人乃能約束悍將何則有誠心無私意也司馬温公罷相歸洛步行訪康節康節贈詩云宇宙如今有丈夫予于雍公亦云夫公祇見齒德之可尊出自本心豈矜爲恭敬哉王生自覺年長以公爲舊時知交而忘其爲顯者幸其本性非倨也噫搢紳居鄉以求友輔仁爲實學術有貴倨俗情則正人不爲之友矣正人遠而與諂佞親欲不爲小人豈可得乎
錢鶴灘脩撰家居以顧東江內艱往吊不與士大夫列唯同故舊三四人以染作爲業者人持銀一錢市豬首一豬一魚一香楮清酤而已薛文清曰凡人自有其貴則爲貴所累如鶴灘此行可謂超然無累矣至今想其行迹但覺其尊貴人不可及耳
鄉鄰相與論情義不當論貴賤昔松江張莊簡莊懿二公俱以尚書里居相去數十武每歲時城中祝釐即往拜櫛工木飾叢舊鄰也朱老人頭巾出迎具茶送之出當時俗厚如此此禮當如是非謙也士大夫能以此睦鄰有不共成仁里者乎

鄞張尚書文定公邦奇父學憲洞雲公聽事僅二楹其一爲叔居文定善價得之學憲忽潸然淚下曰吾想與日更創撤彼舊居渠夫婦何以爲情文定即取券還之價巳他貸亦不與取學憲始快如此孝友至情溢于言表洵可謂慈訓矣文定一承父命即取券還之此之謂養志
太師王端毅公恕見子侄買易鄰居爲室公責之曰是與我世鄰奈何令一旦遠去召還原居一不問價此能以萬物爲一體者所謂居天下之廣居也以此教子孫所貽不既豐乎此等事時懸心目令人處心日厚俾益良多

目錄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念平

訓兒雜說後

南城黃樵初先生諱守經與吾外祖同籍其爲廣陵二守職防江駐瓜渚嚴謝請托過客言訟事者亦常許諾俟客去而後訊之諭曰爾不托情無此嚴責於是訟者相戒三載考成竟無一函請托者其不以民財媚過客如此雖爲循吏宜多怨謗然仕至叅政豈非乙榜之傑出哉噫世俗狗情以延譽也謂非此無以自全然往往爲其所累樵初先生以冷面而佐衛郡乃能擢

太守晉大叅然則陞遷有命不在周旋世法也

徐仲光曰吾輩真能安命覺周旋世法真徒勞耳言之透徹無以加此文之可以立懦者

廣陵牛屠頗衆予初至即諭之以理弗聽有屠者二百人各持利刃與繩跪通衢曰我回子家不食猪肉非宰牛則無以爲生必欲嚴禁惟有繩刃兩路耳予曰子亦需穀食乎曰然曰子能辟穀則許爾屠牛曰不能曰然則非有牛敎從何致子謂非牛無可食亦知捨牛無可耕乎於是禁之愈厲懸賞以招告者或有語予者曰此異類也網太密而激其怒則他日歸途恐不能

自安予曰日屠數百牛則牛價必騰耕夫苦矣予捐一身以利衆農不亦可乎居久之予將離任有回子十餘人牽予衣泣曰公去我何以爲生予曰我無善政且禁牛不利於爾當爲爾輩所怨曰禁牛理也何敢怨公數載苦心視民如子恐去後無繼之者予是以泣噫義所當行信心而爲之奚必顧瞻而自諉乎

徐仲光曰中孚則豚魚可格世無真循吏真清官耳有則誰敢怨之佐乎之感回子誠奇亦可見人心不死

世言催科必不能緩緩則逋負必多然予見急之而愈難亦有緩之而反易者此其故何哉實心以恤民計其力而度其時使民有餘力然後優游樂輸而不煩鞭朴也嘗聞徐仲光守澤州辛巳秋抵任有請開徵者仲光弗聽曰且俟春初及春又緩之曰民正艱食吾寧受參罰何忍急之以厲吾民至麥秋始諭民徵課民喜曰新糧並出備課無難矣於是耗羨畢革半載之課一月而輸足雖痛鞭亦無所用之矣又聞梁平叔爲宣城令曰小民糧僅升合有蹄差之費可以足正供有賂輕責之資亦可輸十之三吾與爾民約不差一役不用一刑凡輸納者不需知數即分錢亦收民皆稱便如是三年竟無逋負者予任廣陵奉旨催漕惟革陋規苛蹤請緩民感激樂輸完漕最早亦此道也

吾邑胡南源爲常德司理三年擢泰安州守又三年歸里以泰山廟香貲三千金攜歸置田宅曾雲亭先生語吾祖曰吾輩乃有此貪人乎見則必叱之一日會公所雲亭先生曰聞吾邑有廣田宅者南源面赤汗流浹背遂閉戶五載不敢出見人夫南源所取不過香貲非囑獄所致似亦可以取矣乃公議不容而已又知愧當年風俗蓋如此其厚也天啓而後敗官還里者以宦橐相誇詡視南源又何若也吁世道之升降於斯可觀而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安危亦於斯可見矣

徐仲光曰每讀先輩傳誌至卓絕不可及處使人起敬生愧令姑勿論如胡公者亦安可得哉到此不覺三嘆

予幼聞市淫詞若諺名貲底書蓋深藏于內畏人見而罪之也心術雖不端而廉耻猶未盡喪及丁卯至會城見顯然爲市予掩目而避之及至都門則可駭尤甚予嘆曰風俗至此不忍言矣庚辰與臺省諸公議及之壬午冬鹽院楊內美先生語予曰天下事必不可爲矣予問其故先生曰科道亦談房術京師徧市淫詞廉耻喪盡其能久乎繇是觀之端風化者爲治之本焚淫書而罪其人豈非治平要務哉惜乎當日之不能也

謝昔海剛峰爲江南巡撫疾勢豪之厲民也有控必懲於是奸

民乘此誣陷賢紳者有之蘇人嗃投一詞云告狀人柳跖告爲勢占事大惡伯夷叔齊恃父孤竹君勢串通惡兄展禽內應謀占首陽薇田八百畝飛廉惡來鐵証下決莫制奏天親肋𡘋勢安良云云計開犯人伯夷叔齊展禽干証飛廉惡來自是海公不輕准理必別其善惡而行之此雖匿名而巧心慧筆使誣告情狀如指諸掌海剛峰之悔悟也宜哉夫居官一有成心則奸民乘間而入又滋一弊豈若虛公無我之爲得乎

徐仲光曰至言至戒賢者往往犯此予聞亦屢不止海剛峰也

世有留心恤民者躬親密訪此最難事也史道鄰先生語予云昔有一巡方矢志澄清常微行訪事當其時有兵備某公廉潔剛方執法懲奸不遺餘力奸民畏其久任也詐作流民數十扶老携幼號泣而行巡方見之問曰此何爲者流民曰某兵備嚴刑索賄民不得生故遠移來上暫避兇鋒耳再行數武又見流民繹絡愁苦怨咨所問與答亦如之踰數武又然巡方大怒恃疏糾某兵備貪酷逼令百姓流離載道憮目傷心遂奉旨提問於是士庶十餘萬人皆爲兵備鳴冤巡方大悔然已無及矣其豎坐自是大損嗟乎興利除害人有同心對衆則詢自有以實告者何必親訪以中宵人之計乎

此與上條俱就正人君子留心經世者指出弊端以垂戒極是當官要着 吳敬實

吾幼時見邑侯徐見初先生最廉且惠先是有鄉宦某占僕妻僕出怨言遂誣爲盜控縣審鞫僕逃未幾宦卒無後其繼嗣又賜爲妾僕歸繼嗣以盜主欺孤哀控於縣而執前案爲辭先生曰此叛僕宜痛懲之即重杖竟斃於獄後十餘年繼嗣又無後此雖天網不漏而邑侯爲誣告所欺則已甚矣

徐仲光曰折獄原非易事尤忌浮氣粗心故廉慎勤之外宜

益一字曰慮

徐見初先生性廉而執法曾訊一院詞告者理屈杖懲之宜矣乃賂一胥圖反其所訊胥許諾遂於供招鋪張原告之惡情浮於實先生見之詰曰罪不過杖奈何爲此重招將刑鞫答云罪當萬死因被告賂四十金故重增招語使上司見招必駁重其罪耳先生大怒立提被告嚴懲於是盡反前案告者大快立斃胥四十金而被告含冤莫愬矣噫徐君廉吏力懲胥役豈知彼能反間竟墮其術中乎

徐仲光曰奸胥巧于售奸如此蓋因徐公之嚴而用之與也

能圖老胥同居官之難乃爾

衙役欺官取利何所不至爲徐公者奈何曰當日習術不移前案另將經承受賂再加嚴訊則眞僞庶有辨乎 弟敦賓

饑民奪穀問官多引强盜律斬之有言太重者有言不如是則無以靖亂者其說何居曰皆是也當橫奪時初訊者不嚴懲之何以禦亂逆事平歲稔覆讞者何忍不寬恕以雪寃此所謂權也然則爭可游移乎曰此與他事不同凡獄詞堅如金石雖久弗移然此大祲而謀食情固可矜初審讞詞若不删其生路煅煉成獄或施以慘刑則大干天和矣必外嚴而內寬斯得其道若夫踰年覆讞者自當立爲解網勿令庾斃庶可無寃民耳時勢既殊前後重輕不妨稍與惟此事爲然

權衡允當以此讞法又何憂其不平乎饑民爲盜始于奪穀終至揭竿先輩亦言盜有數種獨此宜撫亦憐其非得已也然事後而議寬誰與先事而爲之地使不至於亂爲良有司共加意于此哉 弟敦賓

犴狴苦矣而古人以爲福堂何也蓋入至監禁官長日日呼出諭之以理義叮嚀告誡開其悔悟之心則收禁未嘗不可况强勇敢習拳棒者久禁于獄則雖欲跳梁亦不可得矣無所施其拳棒然後悔罪圖新則犴狴眞福堂也故治拳勇之徒則又以淹禁爲良法然非呼出日訓戒之則禁之亦無益耳

徐仲光曰是犴狴中教化

十餘年前重犯雖有寃枉不可輕釋何也彼爲牢頭則獄關之造惡已多况彼所與者皆凶惡之人所聞者皆邪僻之語習染既深心術日壞倘宥而歸里則彼將險詐之事日與後生小子言之以自誇其智術其有害于風俗甚大故雖有寃情苟非衆稱良善不可輕令出柙也

黎川曾百宜者素有俠氣因宗族一牛屠擅殺鬨人株連擬大辟須之爲牢頭有入禁者百宜必加意體恤貧者却其飯貲嘗曰吾前生業重故有今日何敢怨天尤人祗默默懺悔以救來生云爾居無何百宜病卒凡在獄者皆痛哭不已宗鄰聞之莫不泣下沾襟嗟乎百宜一重犯也繫獄而行善事不亦難乎然則居官者克其惻隱則獄關之善惡亦當詳察可謂牢頭重犯盡皆惡人而不一加矜恤乎

徐仲光曰此二則合看纔見仁人苦心

假命圖賴之風必不可長凡自縊投河服毒等情槩不准理所以杜輕生全民命也然亦有無可奈何因而自斃者律言威逼

謂其有威可畏而遏今自蠢也如兵卒陵貧民鄉宦虐鄉里衙蠧欺愚民之類眞威逼也豈可槩置不問以長陵弱暴寡之風哉若夫强有力者誣小民威逼官亦准理則袁不究心未解威逼之義耳

徐仲光曰威逼雖非打死與假命逈殊宜辨

廣陵四達之衢冠蓋繹絡予無暇讀律止取人命强盗二條及愼刑錄朝夕讀玩又請碻川徐景梅嘗講律例景梅云强盗與謀殺迥異强盗志在得財故不分首從惟以獲贓爲據律曰但曰皆者此也若有復讐而謀殺者志在復讐故主謀爲重而爲

從者皆可減等今止聽訟師制贓而陷人以皆斬之律亦已過矣是時江北多搶殺報讐者當其時亦必有同行之黨亦間有所得之贓從前問官或徑指爲强盗或以分贓比照盗律一案七八人或四五人不分首從槩擬大辟而究其實則未嘗有贓也訟師謂不入其贓則不能制勝而問官遂爲其所愚豈不謬哉予在廣陵數載於四郡三州所定無限而以謀殺分首從爲之減等者其事最多各院與刑部覆勘亦皆依允未曾駁一招而去任之後百姓頗無怨言亦以深詳律意得於景梅之教者不敢忘也

徐仲光曰强盗皆辟止亂也謀殺減從原情也事體本殊律文則異然謀殺中有主謀亦有下手則不得以從減之要不可執槩擬盗律大謬矣

天下有無其理而有其事者不可不知也吾宗某兄子婦李氏孀居勵節一日其弟李某來省姊坐定俄呼其黨入室罄掠姊財并奪一小甥而去時方日晡既去孀婦泣白其翁翁控縣而李某潛逃矣予聞而異之思吾家數百人聚族而居且在城中非行掠之地也當午飯後非行掠之時彼實娶婦胞弟非寇賊之流也小甥有口又非可掠之物也假使予爲問官必以誣告斥之矣然此事最確鄉里共知則事出意外固非可以常理測

訊獄之難如此可不愼歟可不愼歟

甚矣居鄉之難也吾里有某以匹夫橫行于一鄉而一鄉士民莫敢與之爲敵今守道訪提而斯民惴惴不敢出質焉所害百餘家其間敢赴愬者不過二三人而此二三人者亦惶懼而不敢盡言詢之於衆則農工商賈皆畏入公庭者也予察同鄉數十里內數千人之中敢入公庭者不過五六人又皆游食不端生事擾民之輩其餘小民一至公庭覩氣象尊嚴皆戰慄惶懼無所措手足然則公庭之所質皆非良民也故良吏聽訟隔別

而詳詢之其於証人之言必不輕信又必不崇體貌盡去威嚴與百姓相親如父母之於赤子庶鄉愚疾苦不壅于上聞耳予分巡粵東審一盜案唐確綸等皆來與所扳也來與繫獄確綸擬斬矣又扳曾秀沂等六名亦繫獄猶未成獄辟閱卷擬辟僅執月光下識真一語予呼原証婢女梅青詳訊如初問其何以識面則云我在屋上望見問亦塗面否曰未糊問其屋則曰高丈餘予曰月光朦朧而登高視下且遠望豈能確乎况僕切主身自上盜而不糊面易形獨不畏人識其後乎駁陸通判再訊陸問梅青云切係何日曰初九問何時曰夜半後陸曰果

夜半後非黃昏乎對曰然陸曰初十之月夜半而沉安得有光照人來與犍獄枉矣況所扳乎予太悅立釋諸人嘆曰既無月光而初訊者惑之予於此猶躊躇遂忘夜半智豈可專耶 陸別駕名世康字起頑蘇州人以薦辟起家

昔予為廣陵推官遇兄弟及親戚搆訟雖辨其曲直而不施刑不重擬者懼深其怨也（何等心腸）惟是委曲勸諭勵之以天性感之以至情曉之以禍福必使其悔悟和息而後已初任稍嚴一載後全用勸化反覆開導弗敢憚煩雖為刑官經月不笞一人或笑曰公當為朝廷執法今徒為和事老人何也予曰古所稱執法豈在嚴刑凡辯冤理枉堅持不徇者皆是也和事老人不猶愈於酷吏乎

徐仲光曰嚴以懲奸而慈以撫衆昔受教于佐平如是非庶刑之謂也末數語自是名言

執法二字不易確詮 弟敦實

丙省齋文集三十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湯來賀撰來賀字佐平改字念平號惕菴南豐人前明崇禎庚辰進士官至廣東按察司僉事明亡歸里主白鹿書院講席以終其文多以砥礪薄俗警勸愚蒙故詞多質樸務求盡意而後止江右之俗無不尊其鄉先生而來賀論王彦章爲忠於賊不可爲死節獨深斥歐陽修新五代史之非則爲明季降闖諸人而發所謂有爲言之者也

古處堂集四卷

〔清〕高爾儼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年高懋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處堂集四卷》提要

高文端公文集序

愚嘗讀大易乾畫一實則誠坤畫一虛則生敬包犧心畫天地自然之理即千古學問之宗也

靜海文端高公幼學道長而無斁與愚同鄉籍三十年切劘如一日甲午歲先愚逝矣迨愚戊戌艱歸後始遑遑於身

心之學每逢請於容城
孫啟太先生祁陽刀蒙
吉年友然追公明訓不
勝哲人之感也適公器
君乾甫以公文集寄囑

愚爲序余不禁號泣失
聲曰悲夫愚奉公敎久
矣不意今以怙恃雙亡
之孽子竟求一覯過成
德之人而不可得也公

詩文灑灑成一家言別
具長慶脩明之致其談
理具夙慧如蘇長公儒
不廢佛至讀其西銘解
告天誅心不媿齋諸文

則大有合於誠敬之旨
幾幾乎道矣若公相業
成聿躋壽考峻德寧有
極耶雖然公言俱在則
謂愚從啟太蒙吉諸君

子游猶夫與公游也噫
嘻悲夫
棘人戴明說稽顙拜
題

高文端公文集序

夫大道默默烏取砰訇鑿破混沌礫裂元氣以彫太素而變希聲哉然道之菁華為文文之聲韻為詩至人往往不廢孔子聖智嘗欲無言會手删詩以傳後世龜山之操兕虎之詠至今咿吾人口竺乾古先生修真去妄空諸一切而闍留偈語格律宛然嘗讀黃庭真誥金簡玉書琅琅鏘鏘盡作韻語聖賢仙佛何嘗不以此道為貴趙簡子夢之

帝所聽鈞天廣樂李長吉見緋衣人曰上帝召君為白玉樓記黄伯思夢人告曰上帝有命典司文翰上帝又何嘗不以此道為貴不但此也夫雲蓊然而霞爛然而雷電霍然亦文也夫調

調翏翏颼飀谽谺觸穴為嘯遇松而簧亦詩也天地間無非菁華聲韻聽人領取故幽人文士天動人來烏得禁諸然淺深工拙往往千里蓋才緣質殊不可強也高文端公仁孝性成兼容

沉愛相對如坐春風中且天才豪逸自少時以行文曲折如意為樂事沉心博古無經史氣而譚笑洒脫有晋人翛然物外之致嘗慕古豪傑經濟大業耻攻雕蟲徒空文自見所謂做秀才

時便以天下為己任也是以由冢宰而晋端揆引獎人倫推轂名士調和元化霖雨蒼生

世祖皇帝念其忠勤屢優褒許云公晚年究心性理栖志清虚凡風雲雷電之變幻皆有以觸

其性靈而深求聖賢仙佛上帝之大道而得其源頭豈徒以菁華聲韻而已哉今讀其全集又何洸洋閎肆也余約畧言之註疏似程明道夫子奏議似范文正公文章之波瀾似蘇子瞻詩歌之冲淡似陶靖節庶乎其有當耶公往矣岳三不朽以為世則而公之神明視履猶在人間也公之嗣君勵昌以余忝戚誼曾同筆研有年深知公之人與文故以叙屬予予庸鈍自麋樸

野無文何能測其高深而述其鴻麗然滄海之决必浸地軸日月之朗必晃六合神鰲之斷必截雲霓奇瑰之材必無恒響固不待余言而始傳也

同里後學杜依中拜撰

序

吾師文端高公既葬之七年予小子始克拜公之墓又四年是爲康熙甲辰公之子勵昌刻公詩文若干卷屬予爲序予小子受而卒業再拜稽首曰嗚呼公

往矣其盛德峻業著在簡冊其威儀容貌不可得而見矣此一編也公之手澤存焉正冠屏息危坐而誦之則公之德業威容俱於是乎在嗚呼文章者性情之枝葉也禹皋益稷發言成謨

西漢大臣章疏一本於經術唐陸贄之文麗而安宋范仲淹之文醇而整洪惟我
世祖章皇帝初御萬幾銳然思唐虞之治公以大冢宰入參密勿其命相之詞有曰醇謹和平之

兩言者公以此受知於
上而
上亦以此深有望於公也夫宰相一官爲
國家斟酌元氣譬之於醫先其腠理榮衛而從事焉況開

國承家務規弘遠周公之治洛邑曰惇大成裕曹參之繼鄭侯曰淸靜寧一公居政府朞月耳垂紳抱蜀淵然不見喜怒之色而決大疑斷大事一以寬平簡易爲歸

天子方嚮用之而公以謝病上印綬歸未幾而不朝矣公同時柄用與相繼在位而以功名終者三數公而已其他不幸得罪徃徃竄逐貶斥於是

旃廈之上雅益思公而公卿大夫咸歎息以爲不可及嗚呼使公而在今日則海內之治將不至唐虞不止而其不朽而傳者徒以其言也哉予小子盍不能不掩卷而纍歔也悲夫

康熙三年秋七月受業門人昌

陽宋琬謹撰

高老夫子文集序

聖天子敬求賢宰相以治天下則天子尊而宰相益尊賢宰相從游聖天子以成朝廷則天子重而宰相愈重然則旁求夢卜宰相之體也調元贊化宰相之

事也論道經邦宰相之本也著書立說宰相之餘也雖然以云相業不過數年數十年間耳廼歷數十百年而不朽者固賴有傳厥相業者焉夫相業有人傳者有不必人傳而自爲傳者此均可以不朽也則夫數年數十年者一代之功業數十百年者一日之文章此有非聖天子所得而爲而併非賢宰相之所得而自主者傳不傳之故亦豈偶然者哉瀛海中堂高老夫子賢

宰相也其所遭

先皇聖天子此其君臣相得之際有非可以尋常求者吾不能知而可知者惟吾夫子始終出處間耳夫夫子以崇禎庚辰第三人弁冕天下起家詞林讀書中

總史學麟炳輝映石渠迨夫本
朝獨以黃髮簡在帝心歷諸政
府位極鼎鉉而其自視固歉如
也以故膺裁特簡賜以王音有
曰存心醇謹行事和平其相業
之大相德之醇即聖明八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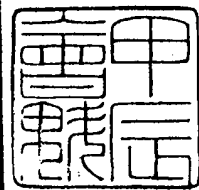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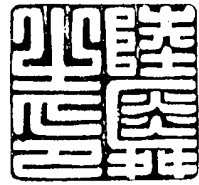
褒悉元老平生之槪有是哉知
臣莫若君其在舜禹功能之際
哉顧嚮知夫子之名而不知其
人繼知夫子之人而不知其學
夫不知其學猶乎不知其人也
不知其人猶乎不知其名也已

迨今讀其遺書覽其全文廼洞
然知其名知其人知其學噫豈
復有如是之大醇無疵諸美畢
備者歟昔韓琦在政府歐陽修
入翰林時人以爲天下文章莫
大乎是若吾夫子誠哉韓歐兩

人合而爲一人者也以爲文章
之大允矣其蔚然文章之宗歟
雖然夫子所傳之書即吾夫子
所傳之心也無逞非敬天敬君
憂國憂民之心故無一非敬天
敬君憂國憂民之言而其所謂

文章之能事不與焉使徒以爲
文章之能事而已彼日月之經
於天江河之行於地飛鳴之族
之繁於上下卉草之屬之滋於
春秋亦有目所共覩有耳所共
聞耳又何足以畢吾夫子贊宰

相之業而猥云不負吾
先皇聖天子之求也哉

海陵後學陸舜頓首拜言

高文端公文集敘

文章之道與政相通上所以發
揚道德正性命之統次所以裁
成典禮樹人倫之則又其次所
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典謨
以後代有作者分流殊派大約

理勝則文簡文勝則理消惟本
之以道博之以氣斯能久而不
靡使讀其文者知其人而濯世
勵俗之微權於是寄焉漢之枚
馬唐之王楊盧駱非不炳然可
覩然其人之或醇或駁識者取

其詞而遺其人至宋濂洛關閩大儒出而道德性命之旨始昭如日星而洙泗之流風復振後世推廣其學者代不乏人若夫釆章皆正色而無閒襍音調皆正聲而無奇詭滔滔然如江河

東注而不知其極而又拾巍科躋顯仕專激揚統均之任備輔翊啓沃之勳兼文行而有之得之於吾高文端公矣公當官行已之事與膺

世祖章皇帝寵眷之隆具在國史銘於壙而碑於途此不敢詳惟是余得親承容範自強立以迄考終由筮仕以逮秉軸聆其謦欬披其纂著無不渠矱先民根抵倫理且交情敦篤殆三十年如一日也公今往矣冢君勵昌

鴻才淵學早雋南宮梓公之遺稿命余爲序夫公固不必因文始著文亦不必待序而傳者也然余於公有知己之感兼勵昌縞紵之誼撫今追昔不禁泫然而不忍以不文辭也公文體裁

不一其意在發明理與使人知實學之可貴餘皆雍容大雅無晉魏以後之音故於孝經釋略西銘衍義見公扆道之正於救荒疏安民議見公經濟之優於告天疏誅心文見公操存之密

至若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列灼然如著龜之在前也表懿行揚嘉言則本末具陳幽隱必悉確然如形影之相合也其他詩詞小品牢籠造化馳騁今古大曆長慶遜其聲華蘭畹金荃無其藻蒨卽倢以詞章競美已足以重鷄林而光藝苑況公一代偉人聲爲律而身爲度者哉是則公雖不因文而著待序而傳而余竊附是以不朽葢有厚幸也夫

康熙甲辰中秋北地後學米壽都頓首拜撰

古處堂全集目録

瀛海高爾儼岱輿甫著

卷三

記

傳

題跋

卷四

誌銘

行狀

祭文

古詩

五言古

宦況

五言排律

五言絶句

七言絶句

詞

目錄終

古處堂集卷之一

瀛海高爾儼尔輿甫著

註疏

孝經釋畧序

孝經一部是吾夫子盡性至命之書夫子嘗自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夫子大聖道垂萬世而自謂行盡於孝經然孝之為道可易言乎某童時曾受句讀於業師當時亦止知記誦章句未能通其義理

也生四十八歲始知讀孝經覺以前踈謬缺失處甚多痛自追悔不避愚陋畧為釋觧大義公諸天下凡為人子者勿論窮達少長朝夕諷誦如飲食之不可暫離則敬愛之念油然而生遇親則為孝遇長則為弟遇幼則為慈遇民則為利濟一切事上接下自不覺驕心釋而戾心平和氣洋溢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然後信吾夫子之言為不誣而孝經之不可一日不讀也已

孝經釋畧

開宗明義章第一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夫子開口便說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可見孝之為道通天徹地貫注古今包括民物盈宇宙只有此一理千聖不能違百王不能越及曾子問而夫子全舉以示之孝德之本萬善皆備於孝教之所由生也孝不是一人獨具原是千萬人之所同有故云教所由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兢業守身無敢放縱故以為孝之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是致君澤民建功立業故以為孝之終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未有不能事親而能事君者不能事親即事君皆偽也未有不能事君立身而可言事親者不能事君立身即事親之道未盡也以立身為孝之終立身二字甚見關係便是聖賢徹首徹尾學問引大雅聿修厥德之詩可見矣

天子章第二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愛親敬親是人性最真切最懇摯本乎有生而無一毫矯飾常人特為嗜欲汩沒便是氣質用事而不能盡愛親敬親之實真能愛親者於人無所不愛不敢惡於人真能敬親者於人無所不敬不敢慢於人蓋緣親而推之凡形氣之倫皆吾一體愛

敬之誠本於天性自然觸處流通無所不到蘊之
為德措之為教加被於百姓儀刑於四海天子之
治天下不過克盡此孝之理而非有他也甫刑云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正此之謂耳

諸侯章第三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
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
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在上能不驕然後能居高而不危制節以謹守侯
度然後能持滿而不溢蓋居高而危則搖之者至
矣便不能長守其貴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處
滿而溢則概之者至矣便不能常守其富滿而不
溢所以長守富也長守富貴然後能保其社稷而
和其民人諸侯不如此不足以言孝此二者卻本
於在上不驕制節謹度都是孝子心中兢業純謹

自然不敢侈肆淫奢以荒亂墜厥緒故引詩云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明之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
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
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
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服必有章也非先王之法
言不敢道言必有式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行
必有度也蓋身居眾望之地則責備愈多是故非
法不敢輕言非道不敢輕行口無可揀擇取舍之
言身無可揀擇取舍之行即使言滿天下無口過
也即行滿天下無有怨惡之者服與言與行皆善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孝子之心念及於此
自然一毫不敢忽略此卿大夫之孝也引詩而本

於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非從衣冠言動之間為塗飾可知矣

士章第五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事父事母共稟於天性非以事父者事母愛之心同也事父即所以事君敬之心同也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是論其理之所重者如此非事母無敬而事君無愛也故以孝事君則為忠以敬事長則為順能忠能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此為士者之分固應如此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凡為士者其可不興明發之懷乎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用天之道順春耕秋穫之宜也分地之利因山澤原隰之便也本之謹身務執兢兢守法而不遺親之憂奚之節用務求財用恒足而不匱親之奉以盡養父母之道此庶人之孝也故上自天子下至庶

人孝之為道人人皆可以自盡愚夫愚婦皆可以與能孝無論終始而患其不及者未之有也然則凡為人子者貴賤貧富皆當自勉已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

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
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
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曾子聞夫子之言而極贊孝之大夫子又為申言
之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經常之
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之
性是以其教不待肅而自成其政不待嚴而自治
人人但知孝為孩提之庸行而亦知其上通於天下

通於地為萬民政教之宗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
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敢有遺其親者陳之
以德義而民興於行先之以敬讓而民自然不爭
導之以禮樂而民自相率於和睦示之以所好所
惡而民自知趨善而懲惡知所禁戒說教就是說
孝這都是孝之流布醞釀處詩云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言觀感興起之益居多也

孝治章第八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
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
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
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侮於臣妾而況於
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
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
順之

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雖分卑者如小國之
臣亦不敢遺棄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五等之貴臣
乎故和敬所感萬國皆致其懽悅之心以歸依一
人而明王能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也治國
者雖至微如鰥寡亦不敢傲慢而況於士民之衆
乎故恩惠所加百姓皆致其懽心以愛戴國君而
國君能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也治家者雖
至賤如臣妾亦不敢有失行而況於妻子之親者

乎故一家之人皆懽悅之而治家者能得一家人之懽心以事其親也夫然則太和醞釀在家滿家在世滿世故生則親安其養也祭則鬼享其祀也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總是大德致祥自然之理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言大德之可以順天下也

聖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曾子見夫子說明王孝治天下如此遂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子爲詳言之說天地之性以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以嚴父爲大嚴父至於配天而極如周公乃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則尊后稷以配天宗祀則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虔共其職以來助祭德至於尊其親以配天合萬國之懽心以奉親之祭而適以滿孝之量則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自膝下時而已知愛至於稍長以養父母日加嚴謹聖人因嚴而教之以敬因親而教之以愛聖

人之教不待肅而成其政不待嚴而治蓋不過因其本有者而立教初非有加是以其易如此也父子之道天性也愛而兼敬有君臣之義焉父母生之以之繼續莫大焉身之所從出也君親臨之分誼之厚莫有重於此者故不愛其自己之親而反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自己之親而反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悖逆者謂之不祥孝者順德也人人之所同得欲以順而則逆扞隔不相入民無所

取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使能得志於民君子猶不貴也蓋一失其本則皆無足取者而况凶德必無能得志者乎君子則不然言則思其可道行則思其可樂德義則期其可尊作事則期其可法容止則求其可觀進退則求其可度本天性之敬愛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天性之感人其易入有如此者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本於孝也

紀孝行章第十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這是事親的節目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居處飲食必加虔謹也養則致其樂有深愛者必有

和氣婉容也病則致其憂湯藥必親也喪則致其哀盡誠盡禮也祭則致其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五者備具然後為能盡事親之道事親者時乎居上則不敢驕時乎為下則不敢為亂在醜衆之地則於人不爭事親者必能如此若居上而驕則亡矣為下而亂則刑矣在醜而爭則兵矣三者皆取禍之道事親者貴乎守身以安其親若使三者不除雖日用以三牲為養猶為不孝也可見

孝不徒在以口腹為養而貴乎守身也

五刑章第十一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刑者東世之具五刑之屬其條例有三千之多而以不孝為罪之大蓋人生莫大於君親道法莫尊於聖人要君者則無上矣非議聖人者則無法矣非孝者則無親矣不孝之罪與要君非聖等此皆大亂之道故罪莫大於不孝也孝足以治不孝足以亂然則孝之所關顧不重與

廣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之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教民相親愛莫有善於孝者孝者親愛之本也教民有禮而能順莫有善於悌者悌者禮順之首也轉移民風變易民俗莫善於樂樂之感人為最神也安上之位而下以治民莫善於禮禮足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所謂禮者不過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天下之子皆悅敬其兄則天下之弟皆悅敬其君則天下之臣皆悅所敬者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之者衆雖是孝為教之本此孝之所以為要道也

廣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君子之教民以孝也非必家至而月見之也教以

孝而衆著於孝之理則天下皆知各敬其父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敎以悌而衆著於悌之理則天下皆知各敬其兄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歟以順而衆著於事君之道則天下皆知其君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總之孝者至性所發可以化天下而有餘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孝為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信乎孝為至德要道可以順天下也

廣揚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君子之事親孝則移孝之理作忠故可移於事君矣事兄悌則以事兄之道事長故順可移於長矣能以孝悌居家而家得其理則不出家而成敎於國故治可移於官矣斯修者門內之行而事君事長居官之道不外乎此君子將為善思遺父母令名必果若此者名立於後世斷不誣也

諫爭章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

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上篇通論孝之理已盡故曾子言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既聞命矣敢問子從順父之令可謂之孝乎夫子答之云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至無道賴有爭臣匡救猶不至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猶不至失其國大

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猶不至失其家士有爭友則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孝敬所積有以諭親於道身不至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比諫爭之益必不可少也故當不義則爭之雖云事親有隱而無犯然幾諫之道事父母者所當法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感應章第十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古昔明王事父盡孝故事天得其明事父即所以事天也事母盡孝故事地得其察事母即所以事地也長幼順序而不紊則此理達於上下故上下皆得其治而不亂天明地察則天地閒之神明無不感孚彰應而報之以福祐矣故雖天子至尊亦必有所尊言有父也雖天子至貴亦必有所先言有兄也宗廟之中則致其誠敬不忘親之極思也修身而慎其行惟恐有失以辱先人也宗廟致敬則有以交於鬼神而鬼神降福雖至微而實著矣是孝悌到極至處可以感通於神明而光被於四

海無所不貫通孝之感應徹上徹下通幽達明如此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至孝感通之一徵也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君子之立朝以事其上也其進見也則思盡忠告

於君其退而自省或知之而有不言言之而有不盡有不善皆過也則思所以補之君有美則將順之而惟恐其不成就也君有惡則匡救之而惟恐其不速改也一段忠愛之念發於誠然自然有以上格君心結主之知而上下能相親也引詩之言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見君子忠愛藏於中心非言語之所可盡故以事君為孝之中也

喪親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依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孝子之執親喪也哭盡其哀而哀不暇為悠揚也禮當迫切之時而不暇為容止也言止直致而不暇為文飾也服衰絰之服服美則不安矣三年不為樂聞樂則不樂矣食蔬糲之食食旨則不甘矣此孝子哀慼之至情出於自然而不待勉強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哀死者而至於傷生雖毀而不滅性此聖人裁節之不使太過聖人之政也孝子

之心終身有罔極之思然而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不得過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必盡其心也陳其簠簋而哀慼之必致其誠也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務盡其情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務致其謹也為之宗廟以鬼享之使神有所依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不敢忘也生事則致其愛敬死事則盡其哀慼如是者生民之本事盡矣養生送死之義全備矣孝子之事親方可謂之終矣然則為人子

者終其身無忘孝之時信乎孝爲德之本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無一日而可離孝也

西銘演義序

聖人之道所以萬古不可廢者以其切於吾身切於
天地民物擧凡人倫日用常變大小之間無一事一
物之可離奈何舍之而不講也西銘一書廣大精微
其自髫冠業擧子時每五鼓起即朗誦數過輒深信
爲性命切要之言乃近有慨於性理日湮人心漸戚
無論親疎貴賤上下平等交接之際相戕相賊以爲
常損人利己以爲能一膜隔絶恐心害理若此輩者

憒憒而生憒憒而死生理既絶淪於禽獸厲氣所鍾
上干天和諸所見聞深可悲憫其不揣愚陋佩服西
銘一書謂可以救世謬爲演說使文義詳明易曉讀
者或有感於萬物同體之義無論窮達皆存利人濟
物之心上下相觀親愛成俗其於世風或有小補孟
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願吾學者加之意而已

西銘演義

乾稱父坤稱母予玆藐焉乃混然中處

此張子横渠先生見道切實處太極既判兩儀立焉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乾稱父也坤稱母也予玆藐焉乃混然中處混然者渾同一體之謂天地之間一陰陽也不曰天地而曰乾坤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以形體言則天上地下人以乎不相通以性情言則乾坤陰陽

之氣徹上徹下人在一氣貫通之中渾然一體莊無隔碍父母之說不待詳喻而自明矣吾儒學問正要此處看得親切真見實理實事如此不是倏談則夙興夜寐之間日用行事之際兢兢業業求所以事天而爲之子體天心而以萬物爲同體者自有所不能已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盈天地之間皆氣也吾之氣與天地之氣未嘗一日一絲毫吾之氣即天地之氣未嘗少有間隙然則吾之氣乃所以充塞兩間而撑持不壞者是天地之塞以吾爲其體也語云天地之性人爲貴又曰夫志氣之帥也吾與天地原未嘗分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理有固然不可誣者人不能盡其性便是志意萎薾如何能率天地吾之性即天地之性是天地之帥吾其性也此二句正是渾然中處之實吾之與天地渾合無間如此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世風不古人心愈漓記云三代而下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由今觀之且不能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即一室同氣之中遂分爾我彼此之相是且不能以同胞爲同胞而況於民乎況於物乎此皆悖德之人失其本心不思凡有血氣之屬皆從天地胚胎而生枝分派演百千萬億而未有極其初皆一父母之子耳古人有見一羊之觳觫而動心折一枝

而變色者可見人與萬物一體而分聖賢數人事事長養此心有一家者有一家之胞與有一國者有一國之胞與有天下者有天下之胞與窮而在下則推胞與之理於一心達而在上則擴胞與之量於天下學者不可不自廣也

大君者吾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聖人視天下為一家天為父則繼天立極者即吾父母宗子敢不敬乎大臣國之元老即宗子之家相也敢不敬乎吾有長吾自長之凡遇高年由吾長而推之皆其長也吾有幼吾自幼之凡遇孤弱由吾幼而推之皆其幼也人只為私念不化一己之外總不相關惟以萬物一體之懷視之則人我何分乎故尊之慈之無異視也聖人者與天地合德即能合德於父母者也賢人即衆兄弟中之秀出者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總為天地所生之人則皆吾父母一氣而分之子吾兄弟中有此顛連無告吾豈忍坐視而不之恤乎吾之權力可以及一鄉一邑進而可以及一國與天下惟力是視即使無權無力猶且隨事盡吾心焉而不能恝然者吾亦自恤吾兄弟之疾苦耳仁人君子念及於百姓之顛連困苦皆吾兄弟也寧不動心乎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此二語甚好顛連無告以上是發明人為天地之子而與民物同體之實於時保之以下是極論人所以事天如事親之道凡人不知畏天便如驕惰之子不守父母之訓恣睢放縱既是認得親切便須戰兢惕厲時刻對越以保天命乃子之能敬謹者

也人不知敬天則中無主宰妄想憂虞無所不至所以云小人常戚戚能敬天則凡事奉天而行純乎天理而不以私欲夾雜其間處樂可也處約亦可也處常可也處變亦可也豊嗇苦樂總吾家庭分內事吾惟盡吾事親之心而已矣他何計哉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凡事順天理而行則謂之順即子之能承順乎父母也違天害理則爲悖德之子矣仁者天地生物

之心害仁者將天地付我之生意戕滅無餘是謂賊害其親之子矣天地生人夫嘗不善乃有怙惡不悛謂之不才之子所謂踐形者有耳而能聰有目而能明有心思而能睿智推極言之天地萬物皆形也踐者實踐之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人於一體處認得不真充得不盡便是我自己本體虧欠所以能踐其形者乃爲天之肖子矣然則凡爲人者其爲天之肖子乎抑將爲悖德爲賊爲不才之子乎亦可以深省矣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天地之化時行物生往過來續無非是也人不能知化則天地之化自在天地而我無與知之者通徹無間如知一府一縣之事之類則天地之事皆我之事豈不謂之善述父母之事者乎神之一字最難名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不測處神也窮之者究極其

至之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至誠如神惟精惟一此聖人與天地不貳幾微處所謂善繼其志者也夫人盡天地之子也其志其事共在而能善繼之之者誰乎慎勿薄待其身爲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天無處不在正於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倍爲親切凡飾之昭昭者皆爲人也修之冥冥者乃爲對天也人爲天地所生之子時時省察克治事事

簡默隄防務求不愧於屋漏乃為無忝其親之子矣人之所以與天相接者惟有心性若放心役性便為自暴自棄瞬有存息有養所謂夙夜基命宥密者乃為事天匪懈之誠又豈在崇奉之虛文已耶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有英才頴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不孝也遏人欲所以存天理故惡旨酒者即崇伯子事天如事親顧養其親之至者也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茍能得英才而教育之使皆知存心養性以事天所謂盡己性以盡人性為頴封人錫類之孝矣人之於天關切如此而可不共勉乎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　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以瞽瞍之頑嚚嘗欲殺舜而舜能諭親於道得親之歡事天者能盡事天之道足以感格天心則亦天之舜矣申生無所逃而待烹稱之為恭世子事天者順乎無所逃之數而不敢有安排徼倖之思則亦天之申生矣夫申生名為恭不名為孝為天之孝子者修德積行來皇天之眷顧必如舜之底豫而後可書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聖賢立命之學呼吸可通帝座豈僅委於無所逃之數而已乎孟子言殀壽不貳而必曰修身以俟良有味已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啓手啓足體其所受於親者而歸全焉曾子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伯奇履霜中野而卒自沉以死可謂勇於從而順父母之令矣人之吉凶禍福豈非天之令乎人有見危授命不為苟免則亦天之伯奇矣曾子啓手足與伯奇之自沉常變雖有不同然而為參之歸

全愈於爲伯奇之順令仁人孝子之處此則必有道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人自視於天地不甚關切遇順境以爲固然處逆境便生愁怨皆爲不善承天者不知富貴福澤乃天之所以厚吾之生我豈可不兢兢業業克自建立以答天所以厚吾之意乎貧賤憂戚乃天之所以玉女於成我豈可不純純常常勉自砥礪以體天所以成我之意乎人子之於父母父母愛之所以體恤我也則益思所以承順之方父母勞之所以成就我也則當思所以黽勉之道君子之事天固當如是也人有處富貴福澤而驕處貧賤憂戚而怠者亦獨何哉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人之有存有沒猶其有晝有夜也晝之所行一順乎天理而無悖逆則夜寐之際神志安然不恭不擾存沒之際亦若是而已矣看曾子啓手足時何等安閒寧貼總由平日時刻對越上帝真如子之事父無有幾微頃刻之間斷到此時御天地萬物渾然一體謂之遂親也可謂之還天也可看吾寧二字正是順事中實際受用處非僅與草木同腐而已也蓋天地之間渾然一性渾然一氣而人得其秀而最靈既生之後即有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相維相聯以及四海人民之衆萬物之繁與我並生而並育總爲天之所生則皆天之所欲愛養而滋息之誠能反求諸身乾爲父坤爲母仁人之事天猶孝子之事親自父子君臣長幼朋友推而至於億兆之衆一禽一獸一草一木之微無不隨其分量之當然而引爲同體惟恐一念自私自利而戕賊及於人物即上逆天心爲悖德之大者夙興夜寐因心所及隨分自盡要求無歉於此心萬物一體之量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如此

則爲天之肖子天心亦必感格而眷佑焉生順歿
寧太和元氣晉通於天地萬物之表生亦猶是死
亦猶是如此乃得其所爲天地之間渾然一性渾
然一氣者而體備焉所謂全體太極可以與天地
參者正此也嗚呼人之自視亦邈乎小耳語之以
乾父坤母則駭而疑語之以萬物則漠然不親甚
且同室之中不能保其父子兄弟而望其推及於
鰥寡惸獨顚連而無告者乎望其推及於鳥獸草

木能好生而戒殺乎此等人生則無益於世甚且
有害於世無益於世者天亦無意屬之有害于世
者天且誅伐及之非天之果有心也尚賢而下無
不樂承順而惡忤逆者父母之常情即天地之常
理也生爲孽質死爲惡緣天理戕絶化爲異類不
亦深可哀哉故凡父天母地而爲人者不可不孚
自勉也

西銘演義後序

西銘諸儒論説已詳其何人斯敢以管窺溷贅蓋竊
憫民物之彫傷日甚一日人心之刻薄亦日甚一日
迷而不復長此安窮讀是篇者因文悟義庶幾挽一
念之殘苛即救一分之疾苦轉相勸導流澤無窮且
義凜對越興起善心學問之功倍爲嚴切以之自治
即以之及人以之存心即以之應物德功交積事理
互融天人感通其應如響願與天下學人共勉之已

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

乾父也坤母也大君者天地之宗子大臣者宗子之家相也此其說莫備於西銘夫天地與人一氣也萬物一類也千聖一心也天地與人不一氣則天處乎上地處於下人居乎中天地與人邈乎絕矣而何以人有疾痛天或臨之匹夫懷誠星辰變色萬物不一類則有智相傾有力相軋相戕相賊亦已久矣而何

以道有餓夫心為之惻溝中有瘠尚或經之千聖不一心則三王異禮五帝異樂千古以來聖人各以其意為治而何以禘黃郊嚳代有考詳闕丘方澤帝王勤事吾故曰其說莫備於西銘西銘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凡天下之老癃殘疾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又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言廣大高深無所不備而不知其旨之原乎孝經也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經春秋紀二百四十年天子諸侯政令之得失明王道以教人聖人之志也孝經一書上自天子下及庶人幽而神明大而四海義蘊宏纖無所不包王道之本也夫孔子刪詩書贊周易考禮樂詩以陳政事之什書以紀典謨之重禮樂以建中和之極聖人之行與天地絜大與日月同明與四時萬物同節宣而曰吾行在孝經則何說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考禮之精者莫如周公析義之深者亦莫如

周公親與天二也而配之上帝與天一也而分之此皆聖人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體察極微真合無間真見天天地祖宗關通一體之情事實有可毛裏屬而志氣通者故斷然制之而無疑也是故諸侯不糈各以其職來祭聖人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禮也周道親親尊賢以及民四方畢至九譯來同萬方成和聖人曰孝子之事親也在醜夷不爭風雨漂搖卒瘏從事終踰絕險無棄爾輔聖人曰孝子不登高不

臨深懼辱親也日食星變水旱疾疫蝛螣徹樂避殿
省躬孝子泣杖申生所以爲恭世子也十風五雨不
愆不伏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海不揚波者三年意中
國有聖人出乎大舜之底豫也故曰惟仁人爲能饗
帝惟孝子爲能饗親又曰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斯旨也周公明之周公盡之孔子法周公者也法周
公而不能行周公之道而僅與其弟子誹誦編述於
洙泗之上故曰吾志在春秋也春秋之志孝子之志

也尊天王明一本也謹災異紀親怒也宗魯別子爲
祖繼別爲宗也吳楚之君不書葬踈異姓也西狩獲
麟而泣孝子不得於親則哀怨悲傷不知其極也曾
子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曾子之事親也嚙指
心痛符應形見聖人前知之理也受撻幾斃而夫子
責之聖人謹微察變履霜而戒堅冰之慮也夫子其
有以廣之也夫夫宗子者有一體之責家相者有亞
旅之義然則養萬物之和以無傷合欲同愛之志聖

人之心明天察地油然而生又烏可已哉

堯舜三代原頭處理會論

天下有必不可同者曰時聖人有必不能使之同者曰法因時立法規制顯庸至不可同而無不可同者曰理理有大常有小變或風氣未開締造草昧或文明漸啟制度煩多記曰唐虞之文尚已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此理之不膠於一定者也行於時與法之中者也若夫曰欽曰敬曰中名雖不同而理未嘗異聖人各因其所見以立言而實非

有纖芥之殊韓昌黎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此理之大原出于天行乎時與法之中而貞乎時與法之變者也夫宋儒之說非自宋儒始也三代而上其君臣之閒相告語者如益稷禹謨伊訓說命諸篇叮嚀誥誡罔不本於傳心之旨而其授受之際必有一相傳之嫡緒若高曾祖父之世及不可易而其他不得與聞者不然堯舜禹湯文武相及之序何斷斷也秦漢以來治尚雜伯君臣之閒不知此義久矣學者漸溺於章句訓詁之習而不知求其本況論放失累數百年至宋諸儒發明而表章之其有功於斯道甚大請得而詳言之天下之理不外天地人三者而已如曆象日月星辰天之屬也山川九土地之屬也律度量衡五禮五樂人事之屬也洪範九疇天人參焉學者不求其故即天地與人渺乎不相接矣何以欽若何以敬授何以日星

火鳥厥民東作西訛析夷因隩相因也何以導流宅隩必本於祇台何以黃鍾為萬事之本而丈尺合龠鈞石之類皆出其中也何以樂由天作而禮以地制何以五行五事不爽錙銖而王尹卿士庶民之屬惟歲惟月惟日惟星也此其故可識已學者因是而求之知天與地之所以合則知天地與人之所以分知天地與人之分而未嘗不合則知堯舜三代開物成務治理各出而不外於惟欽惟敬惟中之旨皆合也

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分也故能成天下之務不然虞
虞之世民物雜揉山川墳埴未易區識放伐因革三
代秉變賞罰文質代興任運使為聖人者將一一而
求之必有不得其道者矣不得其道必有行之而不
宜者矣則世亦何賴有聖人而聖人亦何以應天下
且不惟其原之求而流是務則禪讓之流乃有子之
征誅之流乃有戰國堯舜之治曆明時與後世洛下
閎一行之術無甚差別而封山濬川亦可為開萊任

土者之借徑聖人之法亦何以異於人而古今治亂
升降其懸絕若此也哉惟得其原而求之則有大常
者以定夫不易之衡而後有其小變者以秉於時與
法之內同可也不同亦可也堯可以不殛四凶舜可
以不更命羲暨和也建官惟百可以潧而三百六十
而井田封建可以不行於三代以後也然則原者堯
舜三代之合而天下萬世之所同也釋氏之說儒者
亦不道然其所稱無始之始為天地人之所立命其

說近之夫生天生地生人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皆
出其中此道之大原通乎無始者也生天生地生人
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者統體一原而無不具足也
此道之大原貫乎無終者也學者其可以不求也哉
其抑求之堯舜三代之前也哉

論士

今天下士有品乎曰無之曰何哉曰奕棋腑韋者比而是也士有用乎曰無之曰何哉曰囂凌詬誶亦比而是也曰聖主在御嘉與天下更始班行之上慮無不洗心易志奮意怵慮以求親信於主上效用于熙時而况在巖穴之下潛伏而求志者哉曰今天下士習而已矣習之難破非一日也習於靡縱人誇詭比之操而靡益深習於貪縱家傳吏褫之行而貪益甚

牢執之臣習於狗黑白妍媸漫無可否而一任情緣以為之蔽建白之臣習於競德怨報復相尋無已而且假公義以濟其名邊疆之臣習於狃士卒不練器械不精虛冒不核日復一日止遞循此相沿之局而曾無振作淬勵之氣士習之弊尚忍言哉前局之壞後此可更也而且曰吾前人處此則固有說也即不然吾力亦安能破已成之局而易之彼局之壞此局可更也而亦曰吾衆人處此則固應爾也即不然吾力亦安能振獨修之行而挽之陋輒相仍彼靡日甚若相傳奉為衣鉢而莫有肯出一念一力以為國是者而又何怪巖居而隱處者不且習之惟恐不熟而未出衡茅已大破壞矣哉故或指一士而命之曰某也才是能乃官事者則必其工逢迎善邀結柔腸媚行為苟且之術而擅機鋒之利者也而有一直腸正氣偉節修行磊磊落落不合於俗按之以稜無可知而用之則有以致於世而衆且望而訝之矣不曰拙

於宦則曰跡于世也噫嘻士識如此習可知矣今夫振千古之大節不難而工逢迎為難辨天下之大事不難而善邀結為難決大謀定大難不難而苟且機鋒軟熟善應之為難有是理哉故凡所稱為了官事者之所能皆磊落之士所深耻而不為而彼且詡詡以自矜也士習至此亦可悲矣從來天下之壞不在君子在小人不在小人在以小人而貌君子習而不察而終莫之辨天下事乃莫知底止矣嗟乎吾安得

一豪傑之識而與之論士哉

理財以養民爲先論

夫不明乎上天立君之意與人君所以理天下之故則其本末不可得而明也本末不可得而明則必有行之而失序者矣急其所當緩而緩其所當急日敝敝焉從事於較論錙銖之計而不深維其得失之本亦可謂不知務者矣夫君亦安所需財有一身者所營不過衣食有一家者所營不過伯仲亞旅之奉人君以天下爲家者也家之人無不仰給於主天下之

人無不仰給於君自然之理也夫爲君者有郊祀宗廟之典有朝覲燕饗之節有宮府百官之需有征討四夷之費其所日計歲會而用之者更僕未可數也然而推明夫報本反始之議祈年方社之舉巡行肆覲之繇鹿鳴彤弓之作天官地官宗伯司馬之職練兵教戰之法天下紛紛莫知爲計而獨一人者焦心勞思博諮衆計不商其謀饔飧而憂朝夕所不能一日已者撰厥所原有一不爲民而起者乎養之而阜

其生與養之而衛其害生其共致其教明其法其道一也然則人君者職在養民而又安所不需財為也則理財之所先抑又可知已儒者高談道德侈稱治平至於財則以為纖而不足計無具甚矣夫古者有貧國無貧天下禹貢九土厥壤上上中中下下相間也魯之弱楚之雄齊之強魏之瘠鄭之小燕之天府衛之淫侈天行有豐歉人事有嘗變民風有儉奢四境之外不能通計而損益之至於天下則九州之産

何所不滙山海之藏何所不出金錢刀貝之利何所不權土穀斥瘠禮俗繁簡之宜何不可智計而法齊天不悋施地不悋生如九年之水七年之旱天行之厄世不嘗有所謂天地不貧其理誠然有天下者而憂貧誠不得其解也夫天地之生財無窮而天下之財有數其在民間者皆君府也耗於浸漁飽于私橐盜公家之利以為己有其慚將不可知散於征繕困於災荒天時人事之憂不可預計然而天地之財自

在天地非必出於衛山流沙之外也或者地有餘利人有餘力原之不儆其流必竭然而天地未生之財亦自在天地非必別俟神運鬼輸也夫財之在民間者不必言矣千倉萬箱百室盈止君瀞濯草茨不可謂貧若夫耗於侵漁飽於私橐知其所以損則知其所以益矣散於征繕困於災荒休息節宣君實任之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出於己力惡其不出于己也不必為己以天下之人生天下之財誠無難者故所

謂民者合天下而計之者也所謂養者亦合天下而計之者也上無失政則百姓樂業百姓樂業則盜賊不作盜賊不作則災害不生災害不生則天下寧天下寧則遂逸息朝廷之上粟紅貫朽而無所用即有一二充囊潤橐之奸猶不足慮而況朝廷清明百務釐飭上下安樂禮義自生蠹耗之私不戢而自無已夫財者有天下者之所務而非君志之所宜存也志在民則不難散財以養民志在財則不難病民以裕

財君志之所尚天下之所觀也君好利則臣好賂臣好賂則民好盜雖日繩之以法而不能禁惕之以威而不能懼厲民而民離生財而財匱故養民在君德先辨志不可不審也

古處堂集卷之一終

古處堂集卷之二

奏疏

擬用人理財強兵救荒疏

瀛海高爾儼岱輿甫著

臣竊惟今日有大可憂者三而寇之變水旱之災不與焉一在　朝廷一在疆場一在百姓方今　朝廷之上　宵旰獨憂求賢如渴或取之科第或取之鄉貢或取之保舉內外黜陟之法　陛下所以鼓舞天

下者甚切且至而卒未見有出一奇畫一策為我陛下破敵掃寇建廓清之績用人之法日變而用人之効不彰文貌相沿警提無策因循推諉長此安窮此其可憂者一也疆場之上日日言練兵日日言加餉或分主客或分戰守名目徙多影射愈甚即以偏數言之往昔姑勿論較之　祖時增四五倍猶且動呼庚癸借鼓譟為要挾之術即曰清冒破議裁節誰敢執其咎者竭天下之成以奉邊天下日窮邊事

日弊竭澤漏卮安所底止此其可憂者二也百姓嗷嗷衣食不充兼之年來水旱相仍畿輔之地三經外患流冠出沒所在蹂躪百姓窮苦莫此為甚而賦稅之加派日增貪殘之掊尅不悛流離轉徙人不樂生揭竿潢池漸已見告盜賊相煽大可寒心此其可憂者三也此三可憂者諸臣人人知之而或以為非已之責所及或以為非已之力所任徒為奉行之法苟且旦夕之謀人人如此國事何賴耶此賈生之所宜

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臣愚於此効千慮之一得竊以為　朝廷之上當寬文法疆埸之際當嚴功賞閫閫之下當亟撫恤夫用人不宜過紛法不畫一奸弊滋生人人不盡力而致疑於用之之法日思變計恐亦未為得也夫束縛太急文網太嚴人將畏法而不畏名憂身而不憂國奉行意旨苟免無過而不復計時政之得失國事之利害臣愚望　陛下待之以誠凡政本之地寮署之間稍寬文法從其展布存以忠

厚之心而待以君子之道賢者得以盡志竭忠而不肖者且將為輿論所不齒使臣子耻類之羞深於打網則國是理矣蓋人之賢否未能遽移任法未必防姦而或以束賢者之路恃誠即有漏網不足以紓才智之資此臣之所願進者一也今日或言抽練或言裁練以名求之騰驤充伍矣而流冠之蕩平無期外敵之鴟張未已邊臣止有呼索而不復慮國計之所從出兵日加則餉日侈　朝廷之上未嘗惜財而行

伍之間果皆兵與餉相當有增兵之實有加餉之益即重煩物力猶將為之庶乎冀一大寂獲有寧息而始議暫加後為定例朝臣即明知之而莫敢問恐一議清覈邊臣且藉為口實萬一蹉虞誰敢任之臣愚望　陛下持之以斷凡邊鎮兵數或　嚴勅督撫加意釐覈使一兵有一兵之實一餉有一餉之用千里餽給不以飽債帥而以實卒伍如此則餉可省清兵可得強語云兵事尚威凡有刪削卒伍虛隱餉數若

立勅軍前正法若聽其鼓噪軍士挾制　朝野餉乏縣得清財何縣得足兵何縣得殺信賞必罰要貴御之得其法而制之有其道此臣之所願進者二也書曰民為邦本方今天下根本之計無過於民夫天下之患不在外懼而在內憂臣竊見近來有司以催科為奉公以完糧為盡職即如脩練儲備　皇上立名之意原在保民恐有司奉行不善徒以滋擾者矣臣愚望　皇上撫之以仁州縣親民之官當以民無流亡室家樂業者為上考為治之道在乎審本末權輕重若拘牽　功令急國課而忽民生民生日蹙為憂方大今日　朝堂之上當以撫民為第一義此臣之所願進者三也臣芻蕘無識惟　皇上裁擇

議

救荒安民事宜

救荒之難自古紀之考歷代以來其法亦大備周禮荒政十有二曰散利曰薄征曰緩刑曰弛役曰舍禁曰去幾曰眚禮曰殺哀曰蕃樂曰多昏曰索鬼神曰除盜賊然有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廩人掌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夫歲歉而民病者無備故也酌泉府而寡儲蓄者無政故也今

國家於州縣各設預備倉以為救荒之本為法甚善今試按而稽之其儲積以備施惠之用者有幾即義社預備等倉非不棋布境內乃折乾以備上官迎送之費而猾胥復陰陽乾沒之敎化為金錢而耗托於雀鼠即有汲長孺郭仲默等輩開倉賑濟之法亦安所得行於今日乎議蠲緩存留而軍餉繁興月糧猶多壓欠庚癸之呼誰其任之且有即議蠲而無救者旦夕饔飧無資又何暇計及正供也議散郡賑施而

左藏空虛措發未易議捐俸議勸輸而涓涘補苴無裨嗷嗷且恐有司奉行不善因以滋擾者矣夫當反衰竭澤之餘而值饑饉薦臻之歲揭竿而起漸已告窮而走險大可寒心目前惟有遣使安撫及鬻爵贖罪之法宋真宗時歲歉民流命侍御史乘傳安撫發倉賑貸令之撫按非不有察吏安民之責然或司征繕或司彈劾職業不一則計慮易紛語云民為邦本當此奇荒變起之日安可無一專使為之撫輯收䘏

手宜擇司農之屬廉幹敏練者省直各遣一人假以便宜課以殿最以救荒安民為其專職或相省直之豐歉利病轉移通計如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陳堯佐之減價而糶趙閱道之增價而糶張忠定之寬鹽禁范仲淹之興營造吳遵路之易薪芻蘇文忠之請度牒或師其意或通其法蓋一方之內各有所當權如贖鍰魚鹽之類與其地之紳衿父老熟計審處設法變通遇有瀰聚之衆即可便宜解散一歲之

內要以民安盜息為上功蓋就地方以謀地方於計較切於事甚便未可以廟堂成議槩天下也或者以無米之炊難於謀始則有鬻爵贖罪之法猶之往昔亦有因國計迫切遂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後亦嘗援此例以賑饑甚至援此例以接濟大工夫農民之後秀者為髦士令天下富農得以納粟入庠亦一議也舜典曰金作贖刑夫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其間投機觸罟者豈盡罰當其罪祇以

一掛網羅如戴盆無以望天即荒旱之招未必不繇於此無已就省刑之法而通融之令天下郡縣獄可矜疑者得以入粟解免借弛刑之實為救荒之助又一議也夫修救不如修備備之弗圖而求諸救亦已甚矣救而不知為計豈有瘳乎語云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是又根本之議似迂而實切者已

馬政議

馬政之壞久矣不革宋之弊而取法漢唐欲騰驤上駟其道無繇漢之馬牧於民而用於官其初街巷有馬阡陌成群武帝時雖有都廐中廐苑馬之屬馬力耗乏至於邊郡發緊驢內郡籍民馬民厥匱之甚至斬長安令而卒不應無他官蓄馬不蓄而責之民也故漢之治兵過於唐而治馬不若唐唐之馬牧於官而給於民太宗遣劉文靖借馬突厥又乘隋之亂獲

馬三千自貞觀及麟德四十年間有七十萬六千分為四十八監而猶不能容厥後安祿山為閑廐都使選勝甲馬歸范陽亦因畜牧煩以資其叛耳唐馬一盛於張萬歲再盛於王毛仲此官牧而不役乎民也宋平太原得馬四萬二千匹分置牧養自王安石保馬之政行而民滋病是厲民而馬亦衰也今　國家以內地給京師之用外地給邊方之用遼東山陝有其官民牧衛牧有其制且如列聖相承有下詔寬責駒之令有下詔免叢羊之較有下詔以順天之養馬以地應天之養馬以丁其恤民之力者無不至今若京衛下場之害謝汝儀言之矣北方養馬之害丘濬言之矣南方種馬之害翁大立言之矣小民為力幾何曰編審曰點視曰雜役曰印烙曰交兌曰賠償曰科索一種馬而數害集之民安得不困不知種馬之害非馬累之也官累之也民自累之也無何不於其法之所以弊而謂法之弊一變而為解俵則改折本

色紛紛變端從此起矣楊時喬所以對馬政一策而傷悼也欲復種馬則草場之復宜講也明矣初京營遠塞各有牧地況冀北古稱馬鄉今之懷慶彰德諸境即古衛地今之兗州高密諸境即古豢地昔王岩叟謂東平大名安陽廣平之間水草尚存賜牧可舉宜　勅廉能重臣清理舊制豪占侵置苑與牧不可不議復也包俵之革宜講也昔未有解俵解俵自正統始民富者不自任游民代攬百計巧取且多不給

以藥為樵不出旬日即已羸瘠富民被罰動費百金不可不議革也雖然終無若有其人之為急也先臣唐同御云古人之練兵也不惟習其人又習其馬一行陣兵識將意馬識人意曉然自諭於舉手搖足間故所向皆克周禮趣巫牧圉之官皆道德之士為之即下而臧僕咸加簡練如昔　哲王名將之訓牧也晝飼必以時中夜數視候又必人馬相習如卜式之牧羊物與人和而後無傷害萬歲毛仲用此法也今之擢太僕者多不習騎是安知馬宜擇一武人性習馬者專司之臺　首月視息耗以為賞罰馬天下之大臺無萬歲毛仲其人中原之區豈不及衛文騋僖之盛革宋之陋弊法漢唐之休風有其地有其人何馬之足患哉

表

擬　上諭兵部將　欽定修練儲備四事刊書頒布省直文武等官務共圖實遵依限報竣昭朝廷保民至意羣臣　謝表

伏以聖主愛民必周其備故綢繆為未雨之防明君舉事務底於成故考課嚴刻期之報苟非術修實政何以仰答皇衷靡盬不遑飲冰自矢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人君之保百姓也如子防其驚畏而務予以生全王者之視天下也一家峻其藩垣而更資以守禦雖在至德之世亦有王公設險之謀即以文治之朝不廢韎韐講武之事蓋一人有四方之守亦貴內治之折衝於樽俎非可遂懈乎苞桑儒者陋觀兵之言或恐人主之侈功於邊陲豈謂盡弛夫戒備金人十二乃秦氏之鄙圖武夫百員實晉朝之失策況古者寓兵於農之意原非分設以防民即前朝列屯置衛之規亦恃有備而無患以郡縣長吏

爲牧民之職凡地方安危之計畫何者不當經營况
方面監司有備兵之名若屬匪單弱之情形豈可任
其頹廢此皆爲人臣子之責曷恐上遺君父之憂况
已勒爲成書中以聚命居中而周寰海之計先事而
爲綢繆之防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聰明有臨文武
惟后深宮側席嘗憂赤子之瘡痍便殿咨謀每念近
郊之蹂躪乃出宸斷獨運神謀謂彼戎馬之長驅皆
緣內地之不戒頹垣敗堡雖稱累雉之雄釋耒操戈

豈恃合烏之旅積弱而峙糗可無唱籌量沙繕甲而
厲兵寧至以卒予敵王猷允塞宸告昭垂而猶恐紙
上之空文忘倚舉之實事且深慮臣工之玩忽尚怠
緩以爲嘗諭以實遵無塗飾以塞責期其報峻勿沓
泄以行欺庶乎高壘深溝消無形之窺竊抑且積粟
帶甲知國家之富強臣等智愧錐囊才慚骫技既無
先見之哲足裨高深敢忘奉行之勤重煩宵旰惟是
修則有不料之費練則有財力之費必非益國而病
民即如備則有耗蠹之憂脩則有朽鈍之虞豈敢計
利而忘害要求先善以報厥成仰體明聖之懷共裕
國家之計伏願居安思危慎終如始壓氛永靖萬年
式鐘鼓之靈海甸常清億兆戴牧寧之福矣

策

廷試應制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御四海而承叙萬年也必有畫一天下之政統而後綱舉目張燦然得理示天下以嚴明敦大之規必有移易天下之教法而後仁漸義摩油然沁入養天下於一道同風之化何謂政統須之朝廷行之邦國凡夫禮樂兵農之大皆有以權衡於不𦾔而為因時善治之模何謂教法蓋以節檃括

以學校凡夫君臣父子之經皆有以講求於大明而有相率觀成之俗夫所謂政者上與下交任之者也制定而不違令行而不犯用人而人奏功舉事而喜咸飭則欺蒙之私絕而阻格之弊清矣所謂教者亦上與下交任之者也有感而必孚有倡而必和養士而士皆材化民而民無競則廉恥之維張而倫德之象孫矣彼夫亮工熙載有堯舜之君亦必有皋夔之臣而後政可立即協和風動有精一之主亦必有欽

敷之佐而後教可行自古聖帝明王所以成功而善俗者道必由此則夫廣齊一之治而求興起之觀端有望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備文武以立陰重聰明而作后仰體天心仁愛嘗懷夙夜祗畏之誠衛念民瘼艱難時切宵旰靡寧之慮求賢如渴弓旌幾徧巖谷而彈冠相慶者人與我𡽳子佩之思望治惟殷絲綸式渙霖膏而扶杖顧觀者咸有置腹推心之戴朝考夕斜勵政罔怠遹衡石傳餐之陋軌崇經重

道廸教惟詳追雲漢作人之盛事行見庶績可以其凝而文德立觀乎應矣乃聖不自聖於萬幾之暇進臣等於廷俯垂清問謂政之弗效也教之多阻也言政則究夫用人理財之方詰戎聽獄之術以至抽練裁練興屯裕餉保民諸務而深悉其弊言教則究夫豪紳之把持武斷青衿之驕傲囂凌以至閭閻卒伍之作奸犯科而深求其故其於政教之本末緩急固已洞悉無遺臣草茅無知不達時務然自揆昕夕觀

慨於中久矣仰承明問諄諄敢不披瀝以對臣以為
政與教相因也政有因革教無同異然而政則有剛
柔寬猛之別教亦有尚賢尚齒之分大約歸于上下
整齊而無頹惰叢脞之習朝野顧化而無澆薄詬誶
之風唐虞三代以來治理日出教思日廣代而降也
而漸不古若政則日趨於雜無論王道之蕩乎正直
不可數見即富國強兵之謀亦間有為之而無成効
者教則日流於廢無論建極錫福未易觀其成化而

甚者士習人心釀成一世委頓之局而不可卒易豈
真世運有升降歟抑振飭之未弘而崇厲之未至也
欽太祖高皇帝廓清宇內天地重闢所為創制立法
以成一代之政統者靡不酌古準今煥然明備神謨
聖烈真足媲唐虞而軼三代而於教化之道尤加意
焉嘗諭中書省臣曰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
學校為本於是命天下郡縣皆立學校延禮師儒講
論正道政教休明超軼古昔列聖相承率循無斁重

熙累洽効有明徵已　皇上負不世出之資而具大
有為之略文華時御講誦不輟而尤留意於正心誠
意之要清心寡欲之學大本立矣至於敬天則遇災
而懼側身省躬聖諭兩頒懽動朝野愛民則欽定保
民四事之書省徵減派而每念及有司之掊尅以至
求賢之殷求治之切曠古以來誠未多見即如今者
臨軒策士降天顏以下濟使草野微賤得以親睹晬
穆之容允躬逢其盛者靡不嘆為聖人舉動超踰尋

常有君如此而猶然格套相沿寔効未睹頑鈍不靈
寡廉鮮恥清夜有心其曷恐自負以負聖明也所云
有君無臣誠不能為諸臣諱其咎矣請得而詳言之
一用人也上以實求下以名應　上必欲為官得人
而臣下且欲為人求官也能保賢否之不倒置乎一
詰戎也選將練兵之誥日下而未必頗收之登壇勝
驤之充衛也無事則悠忽有事則張皇又何以折衝
禦侮乎一理財則若無術與一利增一弊矣棘聽仍多

寃民或以意爲出入或以勢爲重輕矣凡救時之切務皇上所以求之者愈急而下所以應之者愈緩非眞諸臣之敢於怠泄也或相沿之習難以驟更抑法急而人遁且苟幸無罪以塞責矣謂宜寬其展布而嚴於考成以能否爲賢愚以成敗爲殿最使諸臣曉然於進退黜陟之法而得以從容於圖畫則立政有漸布之模而可以奏其績　皇上加意教化表章孝經小學諸書兩雍並有責成恉學屢有徽勵而世道人心未能丕變良由積習已久凡父兄之敎子弟之率皆出於惟利是視之途其能自奮於聖賢之道率繇乎義理之訓以求不負君親而式於古詩書之遺徽蓋未可多得也　皇上雅意申飭然未可旦夕責効也則惟是涵濡而漸漬之明示以勸厲之法而動其自有之良使士有不爲君子之恥而民亦無安於不肖之心則立教有優入之化而可以覩其成矣抑臣更有進焉教者政之本也政主於綜覈而教主於

養育不相廢而可以相成者也夫爲政以得人爲急凡阜國籌兵興屯選練之事得其人則可以底績而不得其人則罔功　皇上加意輿才凡成均卿執之地授以成法凡當今之亟務若財賦兵刑之大擇其才之近者使之分類而肄習之即以是定爲後日論官之案或有奮起而應昌明者乎皇上天縱聖德學問日新倡明而鼓厲之四方爲則有必然矣臣愚不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用人

用人者法也用法者人也一代之人皆足供一代之用一代之法皆足羅一代之人此亦風氣運會使然雖聖人不能不因之以為治古今用人之法不一途然大約不外科目薦舉二者盡之薦舉之法或稽其行誼採之輿論似得明試之遺意然而羊質蒙譏鶴瀉貽誚況鄉舉里選今之世風已不古若而欲強比而同之可歟科目之法先資其言似得敷奏之遺意

然而糊名易書其人之賢否生平姑無論而止憑之方尺之紙且其所憑以合者又未必輕重低昂銖兩悉稱也而遂謂足以盡天下士也可乎二者安所取決如前朝臺議嘗罷科目專用薦舉乃行之不數年而仍復科目遂定為一代取士之制夫昔賢君相豈不知科目之不足盡天下士也意以科目之弊猶在模索之未真薦舉失而請託賄賂其弊有不可勝言若故定為一代之制而不疑也今 皇上以神聖之質求治甚殷求賢如渴一時臣工未能仰副 皇上遂疑科目之不足盡士而緦緦然求賢於保舉夫唐虞之世皋夔在列亦有工驩未聞堯舜以工驩之失而疑敷奏明試之不効使保舉與科目並較各未知其所得失何如也故保舉者可暫而不可常可偶用之以神一時鼓舞之權不可遂恃之以為知人官人之例也無已則求其法於久任夫古者論定後官任官後爵亦何慎也即如前朝有六部觀政之法豈

非欲習其事以練其才以備他日諸司之用俾得善其職而無失歟謂宜於釋褐之日擇其才之宜於治兵宜於治餉者使之分曹而肄習之俾得畢力而究心焉試其可用也而後官之自司屬以至卿貳以官為業而無所遷易此法之當嚴者一也古有三載考績之法虞書之始封也三年而報政今之郡守縣令輩不知三年而外所考者何績所報者何政也謂宜責成撫按監司凡所屬郡邑歲一周歷考其生聚教

訓之實以為殿最遷移之目或有人地相宜善於其職者加級而久任之其間殊猷異績積功累勞為百姓所親信吏胥所畏服即需次為本地撫按監司之用此法之當厳者又其一也雖然用人者法而用法者人亦顧其用法者何如耳又安有不易之法哉

理財

理財之亟未有亟於今日者理財之難亦未有甚於今日者軍興旁午動用鉅萬理財之法層見叠出乃財未見日益用卒苦不支雖使桑孔持籌計然握算亦不知其何以為策也夫天下財止此數即有上智豈能神運鬼輸不過取之天地之間索諸官民之際而已乃今之民困極矣賦役之倍蓰指大於股而歲祲為災冦盜為擾富者盡於財窮者盡於妻子民之

流徙他鄉以避徭役者不知其幾其安土重遷忍死為國家輸征課以備緩急者不過一二子衿之革仕官之餘已岌岌乎有反裘竭澤之慮則如均溢加派捐助種種之法取於民間者其已行不必言矣萬萬無容再議增加尚留此一二未流離未餓殍之赤子為國家裕萬年根本之計議搜括而搜括窮於無術議裁節而裁節窮於幾盡若增榷開採鹽筴鼓鑄其關利弊未可更僕數則夫紓民足國之計當何施而

可乎夫與一利不若除一弊當今度支經用內外出入之際豈無有中飽者乎上下相蒙展轉滋耗吏胥簿書之類未可盡憑也則財之弊當清也理其財不君理其人有司農而外凡錢穀出入之司皆擇廉勤有心計者為之如一家之中主伯亞旅合力同心以計生節而家不富饒者未之嘗有則理財之人當盡也雖然有進焉古今理財之法莫過周禮一書廣大纖微罔不克謹而竊觀周家根本之計首在務農今

試讀臣工噫嘻諸篇農官有盈保介有訓設之嗇司勸以成書天子有省耕歛之行而公卿備田畯以從事其於三農之事亦何其詳慎有加而諄切不遑若當日君相士民所肖旦經營上下畢智竭力而圖者惟此一事以故文物郁然享國八百方今西北工廣人稀地有餘利人有餘力夫西北固古所稱天府之國也疆里溝塗之制旱潦蓄洩之宜今獨不可彷其遺意歟誠擇一心計大臣專董其事廣選副佐講求遺法備置於邊塞腹裏之間相與周行原野勸課農夫墾荒田濬水道較晴雨伺察勤惰朝廷之上歲加考驗能開田若干畝收穀若干石者以積歲計與殺敵同功不者罪數年之後瘠土變為沃壤邊塞皆成樂利其於國計庶有瘳乎夫興屯裕餉之策已漸有成議矣是在當事者設誠而力行之即體國經野有餘裕已

海運

國家定鼎於燕而饋餉取給於東南每歲運不下四
百萬石而止恃此漕河一線之咽喉往者懇盗陸梁
馳突於臨德之上下議者遂怨怨過計以為梗塞可
虞輒有為復海運之説者愚則謂海運之難復者有
三而黎民非嘗之懼不與焉考從前海運放洋三沙
黑水循成山至劉家沙門諸島不啻萬里嵯岈縱橫
其險殊甚即以 聖天子神靈海若助順然而風濤

驚危飄泊靡常經歷險阻難計日月慮漕河為梗而
乃恃此渺𣽽片帆於驚濤萬里之中不虞其吸西江
乎此海運之難復者一也有謂薛島之西有山曰小
竺兩峰夾峙中有石岡曰馬壕馬壕之麓南北皆接
海涯而北即麻灣又稍北即新河又西北即海倉直
沽察其道里由麻灣以抵海倉才三百三十由淮安
踰馬壕以抵直沽才一千五百取徑於此勢平且捷
可免遶海之險仍矣然元人嘗治此道遇石而止今
馬壕之通塞未可知故道恐未易考也大沽衛沙易
塞而又分水嶺地勢茁高且河已廢數百年計其成
功實重且難而欲奠俾於或然之数此海運之難復
者二也且即使馬壕必可通大沽小沽之積沙必可
治分水嶺其下有水可𣶃而其旁尚有支流可引也
而動衆糾功費不可計且漕河虞梗膠河獨不虞梗
耶勞力傷財而仍出於不可恃之計此海運之難復
者三也若謂無故而發此難成之功驚駭耳目則非

嘗之原黎民懼焉可與觀成難與慮始猶非所計也
說者欲仍如萬表議主於河而協以海量運數萬歲
一行之使海道漸熟以為萬一之備亦一策也愚則
謂 聖天子威德遠播方將朝萬國於闕下猶潢池
之餘孽翁河永奠海波不驚又何煩此過慮為哉

士習與文體相關者也有一代之風氣則有一代之文章有一代之文章則有一代之治道捷於桴鼓不可誣已唐虞之文尚已夏商之文簡峻而明肅今觀尚書所載禹貢湯誓以下諸篇質而有體即其士習不可深考然大畧可推已周之文繁矣即夫武成無逸諸篇聖人之言無復委備若小雅大雅清廟之歌列國之風益復爍然故其為士也都雅雍容西京之

觀可謂盛矣漢人敦龐典重猶有先代之遺故其士若賈誼仲舒之流皆能表表自暨魏晉而下靡麗相沿韓愈獨起於唐而文起八代道濟天下一時學者皆師宗之宋人以理學為宗故其為言皆平正通達觀于列代其當時帝王之所造公卿學士之所肄習可考而知也今　皇上加意作人崇厲之術亦甚備矣而猶疑於士習之多越畔文體之未盡醇則請有二說於此其一在師儒之選宜重也方今郡邑庠校之地率皆衰年暮氣望絕清華故皆苟糜歲月不復以興賢育才為事誠能責成長吏聘禮名儒勿限資格優以禮貌倡明正學觀摩頠化使士皆相砥以德義而相媿以廉恥風厲既久賢者有得衆名教之懇而下者亦無安於不肖之心至於成均之地四方取則宜特重司成之選擇儒臣中品詣端粹者充其任舉四方之賢者相與鼓吹道術繼聖賢之絕業天下之士若表影之相隨矢的之相赴而海內猶不丕變

者未之嘗有一則較試之進退宜嚴也古有俊士選士之升有移郊移遂之舉風厲一何詳也今學臣即有優劣之格徒具文耳且其所謂優劣者又未必合也士亦曷由勸哉謂宜責成督學之臣嚴重其事而激厲裁抑之或有學行醇粹者歲開舉一二升之國學不惟其備惟其人大司成試其文行而進之凡學宮之法課以經術習以時務使士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朝廷之上或開舉臨雍之典試其

行能鼓舞而甄别之天下之士皆忠信以待聚力行以待取務為明體適用之學而肆力於詩書禮樂之囿士習何由不正文體何由不醇哉語云周士貴秦士賤士亦何常帷上所造耳豈必生於三代者皆髦髦之英而降而晚近遂併無立言之士耶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言作人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言君德之能造士也請歌以為昭代文明之助

序

自嬉草序

所為已之所甚樂可以抒其臆而無所顧固非世之所得而與也心所謂可而俗以為否必不忍違心以所謂可心所謂否而俗以為可必不敢媚世以所謂否夫吾之為之非必欲人之不知之也即人不知之而天下之大後世之遠將必有知之者凡為道莫不然文亦有之文者生於人之情而成於人之識者也

人之情不同若走吳適越望流沙趨東海者之不一其方人之識不同則又若夏虫之不可語冰秋蚓之不可語暑也是以賢人君子之將欲有言也本之忠孝以定其居參之古今以盡其變考之天地山川鳥獸草木以究其情貞之於不為境移不為物換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以寄其曠蕩無垠之字是故寧言吾所明無言吾所蔽寧言吾所欲無言吾所拂吾之所言者皆吾之所能者也即吾未必能之亦吾之所次

故欲為而不厭者也然後其言坦易洞達而無遷就回遹之患嘗竊論鞅見秦孝公三說而後合不知其所挾以為帝王者何說也楊雄作法言擬論語作太玄擬易繫而不免於莽大夫以死此二子者皆以傾險艱僻之術以自文其淺陋而卒無所欺於世則亦何益之有故猶不若直行其臆以自痛快其一家之言則其精神皆可以不朽已為文者莫不然制舉文亦有之夫世之所謂可者未必其果可也即吾之所

謂可者未必盡為世之所可也世之所謂否未必其果否也且吾之所謂否者又未盡為世之所否也吾又何必變遷其途以枉己而狗過而仍不可知也耶其自知學時從長者遊故獨得於過庭之訓為專然每私自嘆恨不能俛仰以合於時以故吾之所為言未必世之所盡以為然者也況世之所不盡以為然者又或吾之所歉而亦不盡以為然者也然吾既已言之則亦吾臆之所至矣吾既不能為世之所盡然則吾臆之所至其不為自娛也哉

自嬉草後集序

夫人之遇不遇皆天也顧天之所以與我者豈有遇不遇哉士操方寸之紙將有所市以求於上慮弗得一當斤斤焉逐時趨而靡此其意豈復可與語也故論士於今日以合於古所謂三不朽之業無論德與功不可多得即求所謂立言者而無其人也夫國家以經義取士所為出於言之一途甚粹制科以來名公鉅儒項踵相望吾豈敢以厚誣天下之士亦視其

捺以自進者何如耳某生七八歲受書家大人稍知句讀自六經而外輙取春秋以下先秦兩漢諸書與夫唐宋來賢人君子言行之跡可見於世者俾得𢿱意而肆志焉其性樸且踈畧觀大意未能盡窮其奧然而所矢以自進者則又迂而不諧于俗亦似不欲以世之所為與時趨為逐若與為市而左右罔者揩其中而汩之是以合者少而忤者多丁卯一得遇而計偕上且刖者再士之受知如此其難也退而自思

古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其遇不遇蓋亦有數存焉李程試日五色揚於陵詢所作以為須作狀元既不第於陵繕寫以謁主文主文嘆賞不已因謂之曰若得此何以待之云非狀元不可於陵曰侍郎已遺賢矣卒誅首擢之使無於陵之誣而又限功令無所致白則程且無以自見若此類者豈非天耶韓昌黎與馮宿論文書云僕每為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則人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大怪之夫以昌

黎之賢平居譽望相知聞猶不能以徧服乎人之心而況暗中摸索僅憑尺幅而討之不爽錙銖豈易易耶故知昌黎之所以自信者固非苟欲為人知而已也不專一能惺惺奇奇不可時施祗以自嬉昌黎之道乃至質諸鬼神而無疑無其奇而有其病斯真不善學古人者也因稍出其所為舉子文以志吾所以不合之失且以求益焉自茲以往將欲求其所為業而致精之以庶幾於所謂繼乎於時乃與天通者其

不至為鬼所笑也已

刑措編序

天地以生物為心帝王以好生為德五刑之設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且明示人以畫然之律令不可犯而刑期無刑也無柰三代以後教化不行機械日熾民不知禮義亦不知刑法而犯罪者衆即有律令之設止為有司聽斷之具民閒視為不急而莫相講究又有窮鄉下邑且不知律為何物而不得聞不得見者有之及至一旦抵罪乃始茫然悔恨亦可哀已夫

見桎梏縲絏之輩如羊豕之入屠戶輙為惻然動心嗚呼此輩初念豈意及此或為血氣所乘或為情欲所引一念不慎遂顛躓貿亂以至於此使當其血氣拂然情欲熾然之際或有正告之以不可犯之法雖至愚下未有不瞿然返者余乃就人倫日用事物之閒逐事剖律凜如斧鉞之在其前以自附於正告之意語云明有王法幽有鬼神鬼神人之所不見也然[illegible]之福善禍淫之理猶且怵然若有所憚而不敢肆

而况王法森然有犯無赦又誰敢以性命為嘗試乎即或犯法而伏辜者十九犯法而倖免者十一然有其形即有其影既已身為其事即是身蹈其刑矣人而自罹於刑戮之途又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夫子曰君子懷刑夫天下之人不可不相與講求而申儆之也倘官長以是教其人民父兄以是教其子弟鄉里之長者以是教其親戚族屬轉相告誡使知五刑之必不可犯而人道之必不可虧也庶幾人心漸化為

善良風俗漸化為醇謹以少佐　朝廷刑措之治則是編也其亦有小補云其間詳細條例無關風化者一槩不載如以掛漏為疑余則應之曰引律斷案使民無枉此則有司祥刑之事自有　欽頒之律例在余又何敢贅焉

房書文起序

夫入世者無所不重也昔人所謂三不朽之業日以孜孜出世者無所不忘也能為忘矣而不能忘情於所嗜語云嵇康之達也而好鍛煉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忘其大而不忘其細何居吾聞之天下之至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是故不紲鬆籠之嚮不屈伶倫之籠形不必如槁木也而心若死灰措之以廣漠不必栖之以江湖無所可忘也而無所不可忘

則亦何所不可繫情焉已耶東海之大也置芥舟焉群附如蟻羶附如蠅以達人視之不當一嗤斗夫士已釋褐而登矣而猶不能忘其所為不龜手之業者所習焉故也人生之精神無幾日敝敝於語言文字之中而無所自立業已辭而去之矣且併所為可與有立之途而亦無用自見而沾沾焉較論得失於雕蟲之末其智不出作者下乎戊之後同社諸子操選事因得循觀諸君子所為不龜手之業若猶有見獵

之心焉子瞻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余亦寄焉耳其間甲乙未盡合且鴻韋秘寶未獲睹全豹焉而姑聽之亦與為寄焉耳夫竭一生之精力敝敝於所習則其中本末之故與夫離合遷流之變豈不能詳其所以然而姑與為寄言之者夫夫也其猶有忘之心也夫文以起名從同社之志也歟

日偶記於長安與次

太上感應篇直解序

嘗聞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與夫人之所以受天地以生此生理盈天地間即所謂善即所謂性世界之所以長存人物之所以不毀無非此性善流行蕃息而未有極語云上等之人不教而善下等之人教亦不善二語似是而未盡也上等之人不教而善似矣然或有氣質偏倚物欲偶蔽發不及覺覺不及持而失其本

心者有之何如隨事提醒使時時知所簡點而不敢放逸者之為得乎下等之人教亦不善似矣然或有一事之感觸一言之儆切倏然而動其愧懼之良以無所引伸而旋即澌滅者有之則夫隨事提醒使時時有所簡點而不敢放逸之功又何可少乎況中等之人待教而善者耶此太上慈心訓世感應篇之所以作而世之人無論賢愚不肖之不可以不讀也或曰善自當為惡自當戒何論報應是又迂儒托於近

理之謬而實非也若使世間真無天道真無報應則人類之放縱恣睢亦何所不至試觀作惡之人或一念稍有顧忌此念非他皆為報應影子所懾而自亦不覺推而上之至於聖賢之純然天理曰敬天之怒曰畏天之威曰日鑒在茲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亦總是報應之理體察更精細耳此感應篇一書無論智愚賢不肖皆不可以不讀也其舊有感應篇分類以為未盡輙不揣愚陋謬為訓解使讀者易曉或亦可為感發懲創之一助云

方人文制義序

余落落賢書者十餘年雖自顧淺薄不足以自知當世然同人過相推許輙謂知者之難以為非其人不可庚辰獲售於勿齋先生之門同人更喜相謂不愧余固碌碌無當先生之知而出先生之門者皆知名士余小子不敏遂得藉師友不朽矣方子人文夙以文字冠冕七閩余僻處海隅不獲盡交當世之名公學士然每聞其人輙私心嚮往久之人文同余寤寐中友也而得同出於先生之門先生暗中為吾輩作合余與人文交有年幸每讀文忠與梅直講書至得大賢而從之遊數語輙掩卷神往繼以三嘆知我得先生乃今無憾余第以是告人文應有同心若人文近業出以行世當聽海內焚香頂禮固無俟不肖贅語也

胡鍾郎制義序

讀丙子南闈牘輙心識鍾郎即與同人私討以爲鍾郎超軼絕倫也聞嘗論文字一道斷不從帖括剿襲中來其人之性情與其人之學問以至其人之事業雖不盡合然十嘗得其六七余讀鍾郎之文即私擬鍾郎以爲其人必篤古其學問必醇深將來必能以沉智定力任天下事者蓋從紙縫中摸索久之庚辰竊幸同籍余不忻得售忻得附鍾郎余得識鍾郎之

人因以習鍾郎之學余言若不爽而因以知其將來必有合也鍾郎出其笥稿示余余何能以言言鍾郎願竊附不朽耳鍾郎之文將見於天下天下無論知與不知其不以余言爲剌謬也已

宮紫鉉詩序

每讀李長吉詩長人斬智讀者輙欲自出意力與古人上下讀紫鉉詩亦復爾紫鉉蓋我矣余不佞得交紫鉉父子間尊大人鶩隣翁引不佞爲忘年交而紫鉉復不鄙遺蓋十餘年來相知於文章德義之間紫鉉南國名流才譽飆起乃其爲人彬然篤古無復才士佻脫之習余固知其人深遠矣紫鉉著作甚富行將自見於天下偶讀其入都詩聊爲質言以當贈遠

紫鉉歸矣匪遠當復計偕北上將舉其邦之山川靈傑名公大人奇遊勝會之跡一一繪之於詩來相舉似余不佞受益且無窮期已

宫紫鉉制義序

叒紫鉉與介生勒卣諸君子相善也夫天下之賢者生同時居同地相與考証古今摩切大業亦深頎不可必得之事余與介生勒卣諸君子未謀面然往讀諸君子選業每當午夜焚香心細一縷想見諸君子好尚神明相合輙如見其滴露研硃鬚眉欲動時也不可謂深相知不得紫鉉生於南而繫籍于北長安煙月時相過從余不獲往晤諸君子於湖山谿水之

間余則陋矣紫鉉出其近業相質余何庸為紫鉉游其紫鉉歸矣但持此以問諸君子當亦知燕趙之地有讀紫鉉之文而擊節数四者其好尚離合又何如也

李端木制義序

文字一道蓋難言之有鏤心鉥思以求相肖而卒不可得其故何也往論文好言性情抑習叅半焉秦漢之文鴻龐典重不事彫飾而義蘊深厚有典誥之遺六朝以来極纂組之工然求其志味所寄以視古代當有間然此其人之性情未可枚論或世代操權遂令人文從風而靡燕越齊楚風習互異文之氣格遂亦各出吾師所得士皆四方之選類能機杼自運不

受風氣之轉然闤闠中摸索於十五國之風皆能懸識奇中抑別有神識出於筆墨之外將丙夜惟燈心細如髮閱者與作者神相告耶端木越中名宿其在同門尤稱翹楚向讀端木詩風韵超絶如茉莉含香別具幽艷非復胭脂色態讀其文亦復爾秋月微雲芳蘭初雨端木於文字一道當有別才性情生韵具毫楮間而玄心瀹骨所謂不受風氣之遺而獨鍾湖山之秀者予余之信端木又不獨在文字間也

魏清躬制義序

往來　天子重武偹士之得雋者較射於太學之圃二月榜發余幸得從諸君子後弓矢從事步騎犇絡羽旗交馳余於三百人中見有綸巾白袷神釆奕然馬馳矢飛色閒氣定余於三百人中心識之則清躬也　廷試之五日　天子召四十人對文華余又得從諸君子後魚貫肅進遠方寒賤咫尺　天威感懼交并未知所措余固心識清躬見其舉止詳整詞義

朗辯敷陳賓蕭不夸不襲余因知清躬天下士也夫辯天下事以才任天下事以氣練天下事以識乃若觀人大略尤在神明靜躁之間余卒得從清躬晨夕無間清躬言必歸於忠孝志務存於安濟深心定力遇事劃然其於天下事游刃有餘地矣清躬出其全稿行世夫辦天下事有餘者必無有於管轄不足乃說者謂文章事業不分為兩以余之徵清躬者徵清躬之文亦猶之乎於才於氣於識而觀大略於神明之間其在帖括中所謂百人亦見千人亦見若許清躬之文云云則海内當有以徵清躬之文者徵清躬余不復贅矣

仲弟正庵制義序

仲弟脩余字之曰正庵期而進之也弟筮仕浙之遂安瀕行余勉以宣　上德意勤勤愛百姓且戒之曰吾家世積德大人昕夕課訓願無忘利濟蓋數千里外起居寒煖相勞問惟是語爾一日家報中欲出其舉子業問世夫士人讀書服古乘時利見亦思所以惠澤及人者小用之而小効大用之而大効乃其精神之所自見盡出而寄之握管數語且其所爲寄者

亦無幾矣以紙上之言課其行事合者半不合者半甚且舉而背馳之而况其紙上之言又未必合也則士之所以自見者愈不可問矣弟與余同讀書大人課之嚴日自操管及游涉諸史外率記三千言以爲常弟不任遂病吐血舉業中廢以是蹉跎二十年許其沉湛道理簡練情性亦既深且堅矣弟故非馳獵少年場誇靡而鬬捷者其文之合與否與其政事之可見者質之平日讀書服古之力當必有內斷于心而不爲塗飾上官苟取名譽之計余之所期於弟者遠也古人引君當道反覆陳說不外正心誠意以爲生平所學盡此四字則夫澄志定慮以通天下之情而善天下之務學問之道其於致治也思過半矣余之爲此言猶之乎以正字弟此大人之教也

李鉉黙詩序

浙有佳士李生鉉黙以謁選赴都門衆目之爲選人顧好譚地理術甚精沙往往遊縉紳先生間售其術又遂推爲地理先生余不知其能詩也乃譚詩輒徵中已乃出其所爲詩牢騷愁怨能自達其中之所欲言李生詩人哉語云詩能窮人又云詩以窮而工嗟夫士不遇時流連轉徙東西南北無定處饑寒風雨閒關千萬里晦明寒暑山川可驚可愕可悲可嘆一一寓之於詩詩安得不工意嘻詩必如此而後工也李生其將悔爲詩人乎哉

兟餘草序

士讀書不遇知己深山之藏姑無論若所作舉子業嘔血枯髯積百千言終覆醬瓿耳世固不多桓譚當時劉歆亦自知言未可謂不知雄也吾師亟取四方之士皆海內名流推子衮然稱畿輔士弁冕所謂得夫子而名益章者兟餘之義其有所感也夫抑吾同門諸子其共有所感也夫

澍堂初集自識

大人勵兒志勉兒業砥兒行名惟恐兒不能為古人似不止願為文人而已若兒之自視且不敢自比文人又何敢妄擬古人慚負教懿莫此為甚然而文人與古人豈必有異彼揚雄司馬相如之倫無論已若王楊盧駱以文章齊名而卒無所自立若此者以號為文人猶有負焉至如韓昌黎之山斗文章蘇子瞻之挺然大節即萬標之以為千古文人又安所容訾議於其間豈至如近世文士之目邈粟以為浮靡而不足道也此語聞之大人甚熟因附記之以見兒之惟恐不能為文人又安見不人之深可為古人也兒知勉矣

勸戒食牛小引

末俗殺業太重見屠牛營日不下百十數角紲悲號求生畏死不忍聞見彼以屠牛為業者不敢望其不殺但願常人以食牛為戒則稍稍衰止矣夫人即不能全斷肉食但戒此一種亦甚非不便於口腹也且牛有功於人甚大人亦何必忍相啖乎若有地方之責者能嚴禁一方不宰牛則莫大功德無論身膺享祿其食報在世世子孫矣

當官功過格序

余日持功過格每晚必焚香告天然而志行未純動輙得過常念居官積善功倍於民以其權之及人而所濟者廣也偶得當官功過格一書其於及民之事甚詳且切輙為翻刻以廣其傳願居官者携一冊座右做而行之功是行而過務去久之善念純熟仁政徧洽群黎以共佐盛朝雍熙之治於以長享榮祿而慶流絲子天之報施善人未有已也噫嘻可不勉哉

放生論小引

天地好生而人每背之口腹嗜欲戕物命而不恤甚則窮兇極暴如屠戶宰夫之流惻隱一脈澌滅殆盡偶閱蓮池禪師放生文有感及陳薦夫賁放生論更為詳盡切當併為刻出以示同志願見者動慈悲心發大願力即是無上菩提即是無量功德也

陰德摘録小引

天人感應之際捷若影響其見於古今史傳者不可勝紀偶閱冊府元龜至陰德部輙三復感動因爲摘出以告同志碩士君子見是集者興起善心隨分隨事共修無量之德各膺無彊之祉可也

贈王郡司馬序

夫人苟非其所習知者不能知也非其所習知者不知固其知之者未至亦其所以應知者或未當也然苟非其所習知者知之即其知之者可據而所以知之者或未盡也夫習知則有因矣有因者炫或不能無飾誉阿好之緣而無因或視之快焉若忽者無所稽也予之知郡丞王公也以丁卯拜公於津門官舍蒼梧翠竹亭亭峙立而薰之晴風霽月時時標映軒

葉其雄才雅畧亦稍稍窺見而又得之宇下之里語蓋余不敢自謂知公而公不可謂非予所習而知之者也津門與予邑接壤一水縈帶車舟往来不及夕風聲之所被與夫士紳湌巷之儔耳而目之者相踵也邑之人不可謂習知公而又不可謂非其所習而知之者也歲己巳謂邑無牢以公来視事不旬日旬日不再三至至不信宿前案牘委積吏擁簿書盈尺以兩造具者環跪滿階下一夕立决如流夫以不決

旬之父母吏畏之而民愛之即从於事者不可得而公致之如所素服者習而知之耶抑以其驟及之美政而云然者也蓋即使公不視邑事邑之人不親受公賜其所慕悅固已足以相告矣又况親見其所為敷施者而身受之而不忻然動色也耶邑之人即習知公而未嘗習見公者而猶若是而况公固予之所習知之而習見之者耶然則即使予娓娓言公美不置必無飾譽阿好之嫌而予之所道乃不及公之鉄

毫而又何以盡公也耶公語余曰邑無事津門繁劇畧費調停耳津門為陵京咽喉舳艫蔽塞甲冑環處院道諸務悉煩郡大夫贊理公獨力肩承之處之裕如闓東燭决三十餘事悉中其情以去者如公之才之識則固非余之所能知矣或時從公遊公宴咲嘘歙朋適若儒生絕不見倥偬狀而臨機剖斷揮霍如神使公進此而宰制天下其所表見則兹非余之所能知矣夫習而知之者而猶不知習知之有因而

不盡予何以知公也哉余何以知公也哉

贈徐老師奉使益藩序 代

余不佞落落子丑間時事多齟迕不合退伏田野累歲　今上應運御極余始就職蓋余家食時即稔聞三吳間有以矯旨激變事時逆燄燻灼網羅如織海內忠義之士髮指眥裂莫敢攖邇聞三吳諸生有倡義舉醵金視吏部於械繫中者雖忠義激發出於彝好然私心欽重之儀其不凡則余庚午所首拔之維斗與今宮諭並為諸生時也余就職時適宮諭雋

帝簡讀中秘書余向所敬重慕悅而不可得見者一朝得相從朝夕余自是不敢以先後進禮數遇之矣宮諭文章節義炳耀今古海內之士靡然從風凡操觚家讀宮諭之文而興起者前後不可指數為制科來藝林鼓吹與諸同人士欽重風旨之意相符維時館閣諸老負海內重望若湛持現聞兩先生者皆引為忘年交　朝廷之間凡有大著作必屬其手宮諭固端亮少負重名推許遍海內以此或不宜於俗故推者十之七忌者亦十之三至於文字一道則交遊以為不及壬申宮諭以歸養請假以太孺人病與京都風氣不宜執政雅慕重之一似　朝端之上不可一日無宮諭也者百計挽之終不可強遂得奉太孺人歸里色養五年未嘗一出百里之外古人有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者如宮諭者殆其似之宮諭終三年制又廬墓一年而後起　闕廷語及太孺人未嘗不垂涕可謂至性過人者矣宮諭少孤然奉贈公之

遺訓未嘗敢怠省躬守道如恐弗及海內之士仰之若麟鳳山斗惟弗得當而宮諭自處謙退相接溫如遊其門者如坐春風古所稱有道之士非歟宮諭以己卯入都門余適署館篆相得歡甚古賢人君子之相遇未嘗不憂其不合端人正士相繼而登於朝不必究論設施即天下翹首跂足想望至治氣類之感有固然者抑或同志同道而不相能其於世皆足為累宮諭侃然正己之士而深識大度無不可以容與

其間殊有古大臣之風乃至道義相劘忠愛交喻針芥之投益復不惉披赤衷示人余與宮諭出處職業略同乃心折篤好則固不在遠近形迹之間矣迨予蒙 恩簡入揆地深維以人事君之義而又顧海內之端人正士相繼而登也力引宮諭侍講筵每當正容敷奏援引經義諷切時政得失 上未嘗不霽顏聽納啟心沃心宮諭裨益蓋宏遠矣今歲奉使益藩共門人若史官高子輩欲以言為贈宮諭以 王命

出將以便道歸省其先人之隴墓余竊有所惓惓於懷者微史官請余固將有以告也周吉甫之送仲山甫徂齊也曰式遄其歸又曰仲山甫永懷夫彭彭鏘鏘莫非王事而欲其遄歸又慰其永懷何耶大臣事君有所獨重周宣王時平淮夷伐玁狁大業赫然中興經營戡定之事非不可以戮力宣猷而深識之士獨以保王躬補袞職為本務方今中外交訌兵荒搖至羣工束手莫可誰何所恃 一人坤明於上銷禍亂於無形為根本圖維之計籍廸益 君德之助於宮諭者正自匪細抑宮諭仰體 至尊宵旰憂勞當必有眷然弗能恝於其行者余固願宮諭之遄歸以釋其永懷無徒眈舊里河山之勝使黃扉論思之地虛席而久待也

李槃埜先生壽叙

古者得一士取一友則必告之先人白之父母以示不敢輕也況夫身為貴臣為　朝廷得多士而不以內白其親非為人臣者敬慎其事之意亦非人子之心也歲辛卯北闈較士典厥事者為繪先李太史太史從丁亥三百人中簡而拔之侍從之列讀中秘書余不可謂不知太史也太史晉中名家子其尊人槃埜翁賢而有隱德者太史奉家訓讀書約已往者凡

簡入禁秘必令其鄉之先達林居平日孝友之賢與夫淑身窮理之學或著作詞章之富卿不數人群而試之二三執政從禁秘起家者得與焉古所稱官人第一至榮且重以故凡入其中者必厚自簡束以致君澤民為已任而不敢有澌待其身之意人之視之者亦遂凜然有公輔之望嗚呼豈可不謂士之極遇也哉繪先學古有獲端凝如山嶽有古大臣之風焉貞而修門內之行為其尊人槃埜翁徵言為壽余之所期於繪先者故遠也太史請華上選所職者無兵農錢穀之煩而惟以論道進賢為務　朝廷一日復講讀之典太史何以入告我后乎何以啟心沃心乎太史一日秉鈞衡也者何以得人事主乎今日所取士者糊名易書耳仕途變幻莫可窮詰人之心術行能亦多端矣其也賢其也不肖太史能燭照而數計之以無誤國家之用乎古語云端人取友必端也太史以身為程而以言為質則夫行可為經言可為緯

太史之自待固不容不重也余于懋出太史之門而余同與太史有一日之雅太史以之告槃埜翁知余素繁家師友開之相期者如此其遠且大也槃埜翁必為色喜進一觴矣

贈陳醫履晌序

語云達則為良相窮則為良醫此二語人習聞之習言之而未能明其所以然也或以為志在濟物則天下隨分自盡之事可以行吾志者頗多又何必輔翊而外人盡岐黄而後為得也蓋治天下猶治身然燥濕之不同宜剛柔之不同方強弱之不同勢相而道之順而施之為之多方調劑審其標本之所宜而審其緩急之所當昔人梁肉藥石之喻誠非無所見而

云然者故治天下之與治身其道同也每慨古來庸庸之佐不學無術以懵昧誤人國家者不可勝紀其與庸醫不辨其陰陽寒暑之疾而以人之命嘗試者無以異而古來委天下於庸臣之手與委性命於庸醫之手比比皆是而莫之察亦惑矣自伊傅周召之不作而機謐頗汪之倫亦不可多見於世豈時為之哉抑天下自有其人而莫之識也余時往來津門每於稠人廣坐或偶語及見垣之術輒交口稱姑蘇陳君履晌國手也余固已心識之後得識陳君於鄭使君之坐上則見其人寬和樂易君子也與談及醫理皆出恒論之外於是益信向者衆人之言為不謬而余所嘗竊嘆以為不可多見之語為所識尚有未盡今年春偶得寒疾逾旬而增劇諸醫惶視莫可誰何陳君至曰無傷也是當以某日愈投數劑如期而驗蓋自是數過敝地著奇効者相屬矣余於是益嘆古來賢相之治人家國也設之以章程期之以歲月不

旋踵而天下大治何以異此而始信機謐頗汪之倫世未必無而所謂伊傅周召之儔亦庶幾旦暮遇之也

贈張靜源序

兄弟之子猶子也猶子而謂之非子可乎曰不可曰猶子而謂之子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猶子者亦各言其子也各子其子而視兄弟之子亦猶其子也是以謂之猶子也兄弟之子而謂之猶子則兄弟之子其視伯叔父猶父也其視伯叔父之父則不得謂之猶祖也故推而上之其兄弟之相視則固同一父母之子矣又推而上之其父母之視其子則固同一其子

之子矣然則所謂猶子者固即其父母所一視之為孫者也故曰猶子即子也予祖姑嬪於張有子如周士八人其一下從波臣游靜源公為祖姑之仲忽子寬而仁疎廣而好義乃抱伯道憂人以是曰是不宜無子也而無子其族之人與里中之長而有識者不忍見靜源公之無子則又取予祖姑之季隨子之子以為之子人又以是曰是未嘗有子也而有子天道而可測乎何以不宜無子也而無子天道而不可測乎又何以未嘗有子也而有子靜源公昔之視其季弟之子也無以異於其子也況以其季弟之子而為之子其視與其子也有以異乎無以異乎靜源公以其季弟之子為之子而無以異於其子也則予祖姑若祖姑丈之視其子之子其在冉仲子也與其在季子也有以異乎無以異乎予祖姑成丈夫子七而三絕亦氣數之偶然有繼猶無絕也諸孫亦且翩翩起相次遊於庠邑大殆不可量予祖姑若祖姑丈之視

其子盛者之益昌而絕者之終繼也將必含笑地下而靜源公亦可以解於無後之嘲也已

贈江海源醫者序

江先生學神仙之學余不知其所學何如也顧見其所著如中黄經真一論皆有至理要道非臆説若於旁通於醫余不知醫然以所聞古之知道者其於臓腑經絡内観洞然則醫之學蓋亦有本矣江先生寓舍旁邸數月將歸思有以贈之余不知醫而所謂神仙之學則少有聞焉所謂仙者齊得喪忘物我坦然與造物爲徒而不以纖芥累其心殆純乎天而不以

人參焉至於呼吸吐納其粗者耳以此貿之江先生其不以余言爲非而謂余不知醫併不知其所學焉則慰矣江先生以如室病歸甚迫燈下滌草數言又日來内熱目如昏者聊寄意耳江先生號海源其先江南之徽州人寓東明長垣間者

梁氏記序

余交南有以予師昭明夫子夫子與南有同里娴契師弟子函丈款語輙侈稱南有孝友性生也庚辰夏南有之叔以計偕卒於京邸南有爲治終事哀禮備至月餘猶見其瞿瞿如弗能已也余以是知南有篤於至性必能仁天下者而益信吾師之言爲不虚夫人即甚殘忍見道殣則傷之性相通也乃或骨肉之間妄生分別誤執愛有差等之義夫古人以爲伯叔

猶父兄弟之子猶子薄於其親之兄弟以明厚於其親其親必不顧况薄於其親之兄弟未必能厚於其親且即是以爲差等推而遠之至於異類必相戕殺以爲當然有此理乎夫厚者性之恒也薄者性之變也然人之遠於厚而易趨於薄者嗜慾汩其中[illegible]遇奪其外聖人知人之易遠於厚而趨于薄次於服制則有殺以明等而未嘗禁人情之所不能已豈惟弗禁且引而進之矣蓋禮者所以準人情之中非慮天

下之皆厚而裁之亦慮天下之末必皆厚而制為一定之禮以佐其不及也天下之人薄者多而厚者少然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且厚與薄之閒人之賢不肖抑又可知已聖人於三年之喪不憚竭情盡禮立隆為不可加所為厚其本以為疎遠之地聖人之意亦深遠矣南有之能篤於其叔子以知其於親必能孝且知其尊大人必能友又必能以孝友承其先而貽於其子若孫也南有必能以孝為忠而以厚於

其親者及天下也余以知吾師之不妄推許也已

古處堂集卷二 終

古處堂集卷之三

瀛海高爾儼岱輿甫著

記

曲沃會館記

膠侯固有許天下士也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膠侯交徧天下所與游皆當世名流薦紳先生之賢者與夫王公大人勳祿世戚之

家靡不交好而心折者膠侯意氣卓犖重然諾輕財好施予能周人之阨恤人之急太史公曰緩急人所時有也太史公以救李陵獲罪下蠶室傷當時無任俠之徒脫公於難者故其言感慨鬱憤敘述朱家劇孟郭解之為人而[illegible]其行雖未盡合於聖人之道然而其志有足悲者余素重太史公之人而每念古今人有生不同時之感太史公而不膠侯值也則膠侯之為人亦大畧可識已范蠡越之謀臣也功高滅吳

蹈五湖以去張良始終為韓輔高帝滅項氏報韓而
辛從赤松子遊此二君者非世之所謂任俠間者耶
夫無俠之名而同其實或身為卿相或發為忠義是
不一轍也魯仲連所論天下之士為人排難解紛而
無取也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太史公為別立傳顧
獨取於布衣之俠如朱家劇孟郭解之徒而亟稱之
其還取於不愛其軀趨人之急甚於己私為士窮窘
而得委命也然亦豈侍為論俠之全者耶膠戾貫君

晉曲沃人伏欽從戎立功閫外自致貴顯矣迺益折
節交士君子士君子亦樂從之遊記者以為有孟嘗
平原之風曲沃舊無館仕宦之至於京師者莫適為
居停君慨然捐數千緡庀材鳩工四閱月而告成門
楹棟宇丹雘煥然一新蓋君之慷慨樂施出於天性
琳宮梵宇借君法力誌君德美焉則此舉建會館之
數千緡者在君為尋常事耳而曲沃之人士游至如
歸不至甇逆旅自今日始也則功在千百年矣吾聞

晉土沃而人淳士皆重信義而恥浮夸聞君之風而
興起焉使一鄉一國之士皆有所矜式淳者之不至
於澆而信義者之彬彬日進於大雅也君之功在世
教又豈僅如史氏所云布衣任俠間巷慕義之士云
爾哉

王心東初度記 有引

庚午夏四月望三日為王心東誕辰前一日同家弟携朋酒為祝時在坐王秀華諸昆仲既皆一時之英又托宿與遂大歡賞酒酣興豪裁筆即席序其事如左

于今三年四月維夏天氣和暢惠風徐來絲柳成陰岸夾青青之色錢荷展翠池浮倚倚之莖即鋪草以如茵亦競華而掛錦杜鵑枝上關情嘹嚦之聲蝴蝶

夢中徒倚琴書之韵爰有佳客于茲誕辰日時既佳地靈更適鍾燕山之葱蔚萃瀛州之蒼烟倚太阿而吐氣成虹映斗極而含光似電攜華揆藻文追司馬之風凌玉駮金詩繼王維之步焚膏蒸字青藜與碧落同光擘韵催詩白雪共清談互歎三秋雲異為卑霜蹄冀北可以空群燕南為之起色斯蓋此地之才子因於不佞為良朋光生誕甫之期知天上麟已成頭角彩溢懸弧之室想懷中燕可用憐飛緣斯良辰共成盛會登蓬萊之閣晴煙瑞滿堂前泛紫霞之觴明月影留杯底英賢滿座觥斝頻傾談吐則風雨横來吟嘯則宮商齊發酒酣耳熱興發歌随歌曰明月兮風清愛淑節兮雁倚英與攜手兮客青雲醉瓊捜兮翻玉京

游浣園記

乙亥四月望前一日社中諸兄弟偶爲小聚談文廻古清芬閣如不容自外來望之頎然孟翁也孟翁於余兄弟爲中表稱伯叔行而湖賞風詣故往往同游處維時亭午未移風日和遂輕舁乍來開襟合坐相聚而謀曰良會難虜佳辰易過盍圖爲游賞也於是提壺挈榼散步出西闉拉濟源先生渡河而西游於張氏之浣園園可數十畝許林木蓊蔚埜樹參差唯

徑逶迤繁枝蔽掩洞壑幽深簷廊曲邃穿林間行後先錯雜遂置酒於壯冊亭之上甫至而仲翁雨叔氏懋修自修兄弟在焉於時觥籌交錯吟嘯互發談諧風生雜以諧謔薰風南來脫冠露頂俄而酒酣月出遂促坐於叢花之中幕天席地帷紅茵綠孟翁則踞高坐把大觥指傾恢奇意氣豪舉對之黝然深黑長鬚披拂葛巾布袍紅花插白髮間兀然無語時一起咲詞旨樸篤擎杯歡善者濟先生也若庚鯨吸百川

議古雲動鳥歌震發踔厲傾人既而酒勇神逸臨風起舞中華以其佻達憨狂與之上下於時月色瑩瑩照人樂氣融洩不可名狀懋修自修中寅中敬致虛諸兄弟相與飛觴移坐彈絲弄竹而仲翁以輕謳佐之余亦浩浩落落應接不暇孟翁忽作而言曰今日之游樂乎忘老幼齊醉醒勝事雜沓風月交怡蘭亭余谷莫之與易也余應之曰唯唯瓊筵坐花羽觴醉月昔人興會所寄遂成千古風流駘蕩我輩不減安

知千載而下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譚鋒既罷游興忽闌月色朦朧微風四起余與若庚致虛諸兄弟避醉闌歸而孟翁濟先生中華中敬亦乘流返棹遂相與一笑而散

傳

平子傳

平子者鉢庵次子名恒泰者也平子姓高孕之前其母夢一異僧入室驚而寤誕之夕異僧復入夢遂生平子平子生而穎慧異常兒稍長端凝不好嬉戲天性孝謹父母愛之自少至長從無一呵責語少有過輒自屏息父母憐之反加曲諭平子益承意色惟謹從蒙師讀書即好以筆墨為戲好臨古帖又好倣古

名人書稍暇即偷習之不令人知也最愛寫曹娥碑筆筆酷肖入神旁及行草無不得其神理悴涉群書自經史諸子及各家文集無不點定精核讀史輒於其上作小評自出意解各當事理尤愛長公文批閱數四性寡默少言自讀書而外一事不涉若漫無可否者及隨事問荅則無不當竅衣食之類一不以經其心美惡精麤皆不擇惟人之所置其用意深研處則非人之所及好讀楞嚴經諸書又好道家言及後

得聖學宗傳一書反覆玩繹一日若有得若質其父鉢庵曰兒似有會然未敢承當鉢庵喜勉之至再平子素羸癯然若不勝衣春初患脚軟病有人語以服氣之術月餘能起至秋病時以遷居宿於外室冬平前夢至一古寺幢幡音樂迎大和尚平子稽首佛前與佛語移時語多不能悉覺而異之遂置楞嚴經於座右時一展看至次年正月十二日卒卒之日猶起坐如常時但自稱氣覺弱無他苦也鉢庵命人扶之

平子曰於自便得矣無乃重勞扶者語已遂瞑所著有山雨樓遺稿行世或曰平子慧業文人也佛家有福慧之說平子其豈於慧而儉於福者乎或曰平子學道體乎清虛生二十歲無世氛之染終於外寢無妻子之累一念不褻與天為徒矣或曰以異夢生以異夢死當是以禪僧得度者鉢庵曰人之生理曰仁拂人以自便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私也全乎天理而無一毫自便之私語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平

子輿居然了

題跋

題園林逸興圖

有所思乃在蓬山之水涯雲霞迷離石門洞開松花雜沓巖曲徑廻碧紗如煙嫣然中處疑睇如慕含顰無語有所思乃在天一方欲往從之阻且長溱洧渙渙可以褰裳豈曰欲渡河無梁采彼蘭矣有朱其舄苔徑青滑畏露沾脫翩翩其來倚邪之媛兮寵愛偏兮使我思兮我思仙人飄然而游無其輕聚散於色

塵而以粉黛為浮漚者耶

題權翁小像

有黑斯冠者面躁驕疑視不瞬如含笑焉豈其太和之氣猶在楮煙耶古之　所謂有道者類乎僊矣

題張幼仁畫

林深氣㵎劃天一色草木茸茸波紋如織彼張蒿而放舟者千里一息其殆不知其所極

靜海縣志跋

天子清宮府嘉與更始得彙所為三朝書悉契集曰無以詔示後一時史策始清余於是嘆載筆者之不可輕也夫宇宙之跡必有所不可泯以垂於世上之則為金匱石室之圖不則野老逸民將有存而待之者邑志不隸國史諸大制大政不得書又非僅如野史名山之藏將顯有所標以紀昔而鑑後邑無志缺典哉曾有論者曰蕞爾疆土又奚為之紀其益湮晦

不可追識嗟乎邑以志重乎夫志而不善與無志同其或舛而俚為掛漏而無當也者猶不若以潮波志海紆廻流浪志河津屹然者域窪然者池奇節懿行止留之里巷老人之口以志其名公大人之跡具有生韵不猶愈於管轢之鄙鄙也乎歲丁卯陽城孟公侯茲土敏慎而文踰年而有輯志之役書既成既詳且核以示余余讀而嘆曰嗟乎邑不以志重乎邑而無志與無邑同其任其放而無徵也又豈若地形有識風物有識遺徵往蹟一開卷而瞭然也耶余每閱蘇子由三大權之說而羨史之能以是非佐天與君之不及為一快事而以良史之不多見為恨夫入而為史與出而為吏其途亦各不相及苟習為吏矣其進於吏也不習亦且不遑又不欲舍其所急而問其所緩舍其苟圖目前者而規百世矣亦盛舉也哉侯之言曰治無似弗克式茲土幸有海史之遺跡在諸君子其有聞而興起者乎聖天子在上慎自勵無

怠令史氏得執筆以書某邑名臣某御追尚大其以光茲編也余且不朽嘻侯其盛舉也哉邑隸于畿輔之首善地志成於新聖改元勵治之始依光而惠邇無疆其休

書册葉前求詩

庚辰秋九月將屆家君誕辰不肖幸得附籍諸君子後又同受　上殊遇朝夕從諸君子遊歡然無間敢以道義骨肉之誼各徵一詩為家君壽諸君子當不我棄也家君已過伯玉知非之年而簡束若不及蓋生平以晦翁之學自勉沉靜簡默動合古人其以明於當世之賢人君子庶無媿焉性好書數十年來稍有蓄者日犖其大且要者以課不肖不肖駑鈍未能

承也獨雅慕陶淵明之為人淵明愛菊而家君誕以重陽之次日其亦莫之然而然者耶佇俟諸君子名篇為稱觴生色諸君子其惠教之

書

候鍾老師

門生其以辣劣之才再進再詘雖幽憤私心間亦諉之於數然其才之不肖而短於應世亦可見矣夫復何言即老師憫其志而悲其遇謂襪線之長猶有可取者將策以觀其後而不重鄙夷第念辱受大賢之知一經品題恒懼有負清鑑而窮年碌碌清夜思之寧獨不愧於心乎驥伏鹽車上太行伯樂遺之下車

扳泣政恐老師之憐不肖而為不肖於邑更甚於不肖也　其年甫廿六非躁進也所耿耿者獨有此耳昨塲前數月稍習為超時語濃粧艷抹期於供賞一時如臨塲所呈師覽者塲牘首兩作下筆時却甚鼓舞似不盡脂粉態然宿習未盡脫三作則黜技畢露矣自今思之塲前諸藝文品甚卑期于投時好為必售計無足言者門生自知之塲牘受病畢竟何在倘可一一指示之即昨上者為詩其房落第後急取紅卷

視之絶無一筆點抹止批洋洋纚纚約之亦可言文二語而三年事畢矣非老師之前不敢以此語瑣也恐他人不知己者將無謂其怨尤也耶見近時文字坦率平易絶無向來軋茁詭僻之習然出辭吐氣或是傍歐蘇之迹而為之者其亦有襲漢人口吻者大率學震川一派居多若以真漢人真歐蘇行之做其神骨而畧其皮膚想亦不害乎近來始作得廿餘首未暇録覧另容請政也篋中積稿亦稍出以付之梓

人尚未竣後亦另容奉覧也老師清節高標聞者想望風采恭遇甫誕衹叩台堦侍教函丈非弟分之所宜亦念之所欲而風寒暑迫跋涉良若老師或無深責乎修途熏以僻處無物可以將欵把酒進餚第如置身左右稱一觴為祝耳唯鑒納之邇來殊濶之罪不能自明縁落魄之後面孔惶愧老師或能鑒其情也近祉何似風氣漸寒珍攝宜倍長兄近在都中否想更岐嶷也並問臨穎無任瞻戀

與金伯玉年兄

一別年翁倏踰數載其間升沉離合之故總無可言老年翁文章節義照耀千古山林之榮踰於軒冕此非俗人所能知亦未可與俗人言也弟年來困頓詞場自恨不才為時　所棄以視年翁之去國一身高名千古其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年翁何以進而教之使渡此迷津也春明薄遊都門亦知年翁杜門謝客是以未敢唐突然而景企之思益慇懃矣忽接手教

曠若發朦近與若侯兄周旋踰月其人其文俱當弟一真海內之名流吾鄉之風望也且得習聞老年翁孝友性成彌復究心性命於程朱理學諸書無不精探而窺其奥以年翁之夙悟此事固可饒為所願精進有得為吾道千古功臣其以分光同藉猶其末也若侯兄北旋藉手上候瞻馳之悃或能道之小詩呈教聊以達其區區幸勿哂也臨穎神遄

柬致虛姊丈

昨宵殊樂甚碧天一色無纖雲遮蔽月色澄徹如畫又松竹影交加翠陰被面月光落酒盃中波動影搖吹洞簫數闋清和婉妙聽之怡然令人心悅响絕餘音猶繞耳門不退既而高歌倩唱响遏行雲把袂出户一望空曠無際大醉後筆墨撩亂已不復記憶今晨於袖中得絲幅出而視之則所謂筆墨撩亂者也然亦殊自愛以為有駘蕩之趣把筆效之不能及也

因續昨日所未就者來韵清絕真能道昨日事

與李丕先巡吉

海内莫非良民挺而走險者比比揆厥所自皆由有司貪殘酷虐民不能保朝夕之命激揚而懲勸之惟直指之造福一方良非淺鮮而開以埋輪可風投鼠多忌糾彈所及有不能徑行其志者若親丈霜威鐵面沉智毅畧卹體朝廷愛養百姓安輯地方之至意凡所褒劾無不可以示風厲而快輿情更畏威則民懷德固毫髮不爽也使中華佈不一

與津撫夏公祖

老公祖慈心惠政傳播遐邇彫瘵之民蒦有起色津瀛重地實賴更生敝邑巨浸為災田廬湮沒魚遊岙變劫殺傷過半流離荒廢之狀同老公祖所為目擊而心惻者近聞清查五年錢粮當此炊煙斷絕之時錯骨無術士民所以仰天泣血不禁哀鳴於大父母之前知仁人長者有救世之心切己饑之痛或賜棻題請求豁免亡丁欠額皆得蒙恩即敝敝孑遺尚可存活無量功德食報當在奕世矣方今朝廷軫念殘黎深求利病凡可為民除蠹布愷者當已盱衡有素固不第一邑一事為然老公祖深心大略無俟鄙言之贅及也津門河北橋有一李姓者募修石橋以便往來望護持之成此盛事亦仁人之餘澤也臨楮翹企

與劉淇瞻侍御

久違老親翁台誨無切渴思近來台規循職立言不許旁及亦是責成撫按之法但恐主者或有瓺狗奸貪漏網而株守蒙詬別差上官不得而問之則又非立法之初意矣若因事求人先辨其治行而就職掌推及地方而大賢主懸激揚固無所不可耳老親翁風節稜嶒以安民為志以澄清為任地方利害關民生休戚在仁人固不能置諸念已

答李公遠巡方

前陝州便役寄一札想入台覽矣巡方關係匪細其在今日猶可謂得獨行其志而實被澤於民者一方大利大害皆可殫厥心力為民請命吾輩利濟本懷正於此有實際處其與京華優游未可同語以老年又愷悌之懷況毅之識不茹不吐之定力激揚斡旋所為大造於中州之民者正不知凡幾矣方今百姓非若兵即若盜與若貪吏耳不佞每遇知交莅巡方輙以為言庶幾借白簡之靈可以挽回吏治救此殘黎不自知其煩𥺸也際事已改期然奉有分別賢否之 旨或有見聞的確者可以相示否

與天津李部院書

津門咽喉重地倚藉長城惟老公祖綏輯弘畧彌布遐邇凡我人士靡不額手使君口碑若一惟是蝗虺肆虐实我遺黎不謂兵燹之餘乃克堪此猶幸托庇愷澤矜恤在念煦沫為勞其等曾以桑梓災荒奏聞奉 旨該部勘議撫按文移須老公祖勘定轉達鄭俠之圖真堪入繪流亡道殣想不難為一方子黎俗悉若楚也倘艱苦之情形得以速達庶 廟堂之德意猶可早邀知仁人用心俯燭啓隱其為周至百倍尋常臨啓可勝激切懇禱

答熊雪堂少宰

弟慶非其據自揣踰涯以至去年遭人道之戚雖勉自寬釋而懷抱過傷因感賤疾具疏控辭乃荷　聖明眷注有加無已近伏台庇醫藥調理漸就痊可遠勞注念並賜奠儀吾輩氣誼骨肉原在尋常世法之外言念今昔輒深離索之感懸知猿鶴自遂如在天際可勝馳羨

答江南周撫臺

江南財賦重地藉重老親翁弘猷遠畧真心撫愛惠洽群黎吏畏而民懷之弟每詢南中口碑竊為志喜弟以疎愚謬膺　帝簡慶非其據恒懼覆餗每承台誨遠及知如雲高誼不忘故舊也便羽附候臨楮瞻馳

與直省馬督臺

老公祖德威廣被惠澤遐敷直省之人蒙安而襲慶者咸受仁人之賜惟是洪水肆虐州縣渰沒者不可勝計而敝邑為首老公祖已繪形入 告或可邀皇恩之普及但敝邑係漕運要道口岸衝決作何修補敝邑人民死徙逃亡已至過半方且謀生之不給而何暇為公事計乎所以官是邑者仰屋長嘆而計不知所從出也人有急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敝邑之人勢迫情切不能不向老公祖而號呼也羽便附候台祉不盡瞻馳

再答熊雪堂少宰

數承老先生手教迴憶疇昔道義骨肉之雅且深感年來人情俎詐之習一為銘心一為興慨弟久思退伏不欲於熱鬧場中分別搆鬬而 聖眷愈隆謬膺簡在循分自愧乞 恩養疴得遂優游頗適迂拙老先生讀禮靜觀肝衡有素一出而荷天下之重弟且拭目以觀鴻施已臨揩依切不盡欲言

與杜覺菴巡方

台臺攬轡有澄清之志有司聞之而悚息屢讀大疏為之起敬吏治久窳之後知沉困人之乍聞雷聲當為之豁然振醒從此浙之民其有瘳乎巡方者以振揚風紀為已任使墨吏聞之而歛戢則百姓立置衽席矣吾輩相期共勉以報　朝廷者惟此耳胞弟令遂安者不佞每每以此遠彌之務求潔已愛民以不負　聖主求治至意知台臺之所以惠示而訓教之

者無以易此也羽便附候台祉不盡馳切

與蘇澤公巡方

前接手教知已抵晉受事一時巡方諸公仰體　欽遣至意無不洗心滌慮加意澄清與地方更始晉當休息之後稍遂更生或有司之錮習未盡革即民生未盡獲安養之利台臺慨然以風厲為已任使有司曉然於　朝廷德意之所在必且盡變其風習而後百姓無不遂之隱即台臺所以上報　聖主也切望切望不佞每見守令諸君即訂之以愛惜斯民為地

方造福庶不負　朝廷為民置牧之意知台臺之所以訓誨開示於屬吏者當無不至也羽便附候台祉不盡馳切

與劉方伯

棠蔭正濃至今瀛郡人士載之口碑不佞嘗稱吏治以循良為第一乃江南之異口同聲歡然嘆服者猶夫瀛之人則非不佞之阿所好矣安得寬大平易經緯兼資如老公祖者徧布之師師之任以風示有位乎久遠甚念光儀使人心醉見郎君雅度謙和益信盛德原有種也臨楮不盡瞻馳

與其學憲

衡文之道公與明兩者盡之明則可以興起人才公則可以服人心浙士之文多靡而俗易澆挽回轉移恃有維風教者之微權乎老親翁鑑空衡平可以勝任而愉快矣臨楮瞻馳

與李五鹿憲副

泮門重地閒老公祖德政淪洽湛恩洋溢士民歡呼稱頌仁心之感人深至於如此田廬里巷俱在覆庇中其蒙仁人之賜寧有涯耶敝邑彈丸，復當荒瘵之後逃亡殆盡官是邑者無異苦海王令竭力拮据若公祖當亦鑒而憐之但勉其盡心無殆即老公祖之爲敝邑造福。也臨楮不盡瞻馳

與李巡方

中州士紳稱頌老年丈美績不絕口不佞聞之喜而且服巡方之任一省吏治數百萬民休戚所關非細老年丈實心實事糾劾不避彊禦爲百姓除害如此類者功德無量良吏知所勸而貪吏知所懲其爲一路福不既多乎此是吾輩學問德業非第功名令譽已也頤言勉旃盡吾輩道義骨肉相成之誼呵凍草草不盡頤言

答蘇總戎

古人有未謀面而知其可以定大事者盖名將相之流指囷不多屈如老親翁之沉毅遠智神于指顧其精采意氣第因遙識之不獨得之耳聞小婿來備悉高誼大將軍有揖客顧後生小子何敢辱寵榮耶遠荷翰貺海珍種種知謬相推許異地神交託之楮墨使旋草佈不盡瞻馳

與許月卿邑倅

敝縣免辨青草文書聞之戶部諸公即懇求之幸得允已謹順便寄上彈丸小邑當此殺掠之餘逃亡相繼十室九空曩所請亡丁一事未蒙除豁當此時斷宜力申前請刻不容緩者也老父母矜此殘黎真如赤子初離湯火詎堪重困耶凡有累地方若千萬為民請命但有申文到部即望示一信以便預為之地想正煩台慮耳舍親王生翼聖經此劫掠之後囊橐如洗欲以舌耕糊口老父母可能借一枝乎可否總在台裁不敢強也羽便附候求一

答楊撫軍

天下治亂全在督撫蓋一方師表誠得一德望端亮之人立於上則下而司道以及守令之爲無論賢不肖皆有所觀感懾伏而不敢肆行其意如影隨形確然不爽老公祖碩德重望弟共朝夕者久之知之深所稱平易近人而人歸之方今畿輔之地寇氛未靖古稱賢守令過於十萬師所恃老公祖鼓勵而激揚之㬠百姓於衽席而奠根本於磐石端有攸賴已每從公郎親翁問候起居久疎通候正爾抱歉忽辱貺及祗增顏汗謹藉手獻上以當椒觴之獻非敢爲不恭也使旋草佈未一

答吳總漕

吏治之興率由激揚有道大法小廉師表攸繫老親翁以宏雅之才當盤錯任中外倚重東南財賦輸輓裕國阜民肩荷匪細名勒竹帛功盟帶礪老親翁饒爲之不第梓感萬之額手祝頌已也春和漸麗知仁風徧布幽谷陽回矣

答王篤休糧儲

易鎮山水明秀不佞舊遊曾到爲之神暢老親翁宦遊盛蹟可謂適其適矣古人居一官則思盡一職爲一事即求作一善處一地必有利物之益及于一方所謂隨分自盡亦是到處作功德也老親翁家世積德慶流孫子隨處是寶山不輕放過固不爭適情山水之寄而已相別每當郡集輒甚念竊附前賢以言贈遠之義承遠寄酒炭之惠爲感酒固此地之佳者猶憶昔遊恍然如昨臨楮神遑

答王裕如司理

中州舊小康近頗聞有寇警寇之興也半起於奸民半成於貪吏州縣牧民者也李則察州縣之奸貪而爲民雪寃申枉者也猾胥蠹役民之蟊賊也李能詰察不避強暴爲民除害而不遂一己之私即百姓之頌作而治譽起吾輩居此職行此事當作學問觀作功德觀又豈論名位然亦豈有沉疲之慮乎台丈沉心靜氣功名遠大願以此期之矣

與某方伯

入為諫官出司方岳總期功德宣被于民物而親歷民事則更實際矣老親翁練達洞悉經緯之畧正於此展布一班聞淬礪方新遠方想望風采吏為志喜所願布德流澤為地方造福即無量功德也

答某撫軍

海內所與共圖治理者惟恃開府諸公以整頓地方為己任以一方民生之安危吏治之振靡為己責肅紀綱則吏皆知奉法而不敢為恣睢之行勤撫恤則百姓得享其樂利而獲安堵邊徼重地彈壓倍難撫軍治民恃在德威之遠懾經緯之弘敷惟老親臺文武兼資因辦此有餘裕已久慕壯猷尚沐台閣德音遠及用識雅懷惟老親臺惠綏一方保障萬里弟竊為 朝廷額手祝頌已

與其總戎

不佞荷蒙 聖恩曲體倫至許以從便安養 天高地厚何以喻茲不佞遂得優游閒適甚與鶴鹿之性相宜遠承注念衹識雲誼老親翁 國家柱石經理行間天福吉人自當勿藥至於陳情引例則共事晉撫自有確見老親翁自有台裁無庸不佞之遥度為也附候台祉不盡翹切

與王振公司理

久違芝宇每以為念昨見按疏老親丈已首列薦剡為之色喜司理入巡方薦疏其本等可喜者實稱其名耳一方吏治全在巡方激揚無私而巡方之耳目係於司理方今海內有司貪縱已極其間賢者固多然大約不肖之數勝尘是民生日困盗賊日繁不佞每與巡方言輒諄切以懲暴為祝無非欲救此殘黎共享安堵耳山右尚屬小康所賴諸君輩共勉之汾州蕭韞公亦有心人而謹潔自持者不佞時常為規勉之言不知能善厥職否更望老親丈左提右挈如手足之相需相與矢心矯志必公必明務以懲貪安民為第一義下安黎庶即上報朝廷刑德尤非他官可比鬼神實式臨之可不戒乎凡吾輩居此官職即是學問功德所在尤吾輩所當共勉之者不第為諸君勸忠告已也晉中大法小廉可能以耳目所及者相告乎望之羽便寄候不盡瞻馳

答祖縣令

餞端伊始知老父母惠風洽暢甘霖沾渥黎民之戴陽春而樂化日者政與歲俱新已方今畿輔之地盡用舊人正以重根本而固苞桑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門下世德綿遠簪纓鼎盛諳熟吏治洞曉民情如茲賢良徧布有位又何難人獲帖席而家享安堵耶所望轉相砥礪共保斯民一令賢則一邑安諸邑安則一方治推之海內莫不皆然門下宏材碩抱佇俟

大用匪以百里囿而此其始基之已

與鄭州蕭二守舅祖

久違台誨每詢治績輙為神往吾輩居一官則思盡一職職有大小則其及物也有廣狹然意主濟物在人窮居猶不廢利澤及人之意况一服官凡與百姓有交涉處皆是吾輩當權方便處也知素負傑署長才所謂能行其德者當無忽視之神明式聽頌譽斯作超遷固分內及之耳吾邑遭此慘變至今猶有怡堂之慮深心人何以為桑梓計耶貴治陳三元其弟

自幼時失散今始得相認亦奇事也其弟固勤謹得用者聞三元頗苦襆差重累或借鼎力與州守公言之使悉學之人得少息肩庶大患不遺于愚民亦仁政推類之及乎臨楮不盡翹企

與灝之族弟

每承注及知相念不忘也閱賢弟敏才清操甚爲喜慰一時同官中有能真心愛百姓者百姓愛之亦如父母不爲衙役所欺弄而且畏服若神明此豈易得吾弟勉之哉戒性氣亦是要事性氣所使事上接下之間即有不得其當者古人有言善事上官無失名譽雖非至論亦可爲對治之法吾弟勉之哉方今滿漢一體三年考滿方許陞還吏治久習而益練功名遠大且爲吾弟有厚期已

再與顥之族弟

昨使者回貴治有字寄上想已入覽矣見按君薦剡賢弟已前列從此治譽日升願益自勉目今銓政一清力持久任之法賢弟之官事即家事而一邑之百姓吏胥皆賢弟之子弟僕從也人之待子弟有不加恩而待僕從有不飭束以法者乎即治家事豈有不盡心者乎思以久而治法以久而立民日愛戴其父母而吏帖服其家長即作無量功德觀不獨爲優擢功名之地已也長班有陝州之行路經貴治問候賢弟起居不一

啓

賀孫翰林啟

渢誥式頒鼇峰欣陟榮匪可量玄乃森然天傳盛世翰墨之司簡在帷帝益信名賢金玉之蘊知我其天彩溢朝端光生士類豈帷天挺之彥貴我地靈況在山斗之崇功將河潤恭惟某偉哉冀北之奇長矣燕南之瑞名高玉筍豈第摶九萬而上之程品重金鑾想可備十有二人之數乃膺新眷特拔殊知無愧冊

栟之瀕川俾掌絲綸而經世玉堂貴重亦何妨于即真册地深嚴非比人而不可蓋將用為公孤卿相之司為之兆也且先置之前後左右之列不亦宜乎某自媿一經有慚三絕材同樗櫟幸叨門下之薫妝質異參苓願備籠中而並用欣傳盛事無任懽悰媿侶燕之未遑敬遣鴻以翹企

賀孟年伯吏部啓

聯輝鳳彩分久列乎隨行睽迹龍門叩來親于峙立紫瞻日切冊詔雲宣允屬鄉黨之倫咸有山公之望況在世誼可任懽悰伏惟某德茂春薰鑑清秋水蜀龍入毂甄士因而掄官裴馬司衡得人以之事主岴自朝廷以英鑒居銓覈之署固預識其饒為然在道路謂劇曹得貞慎之賢遂相傳為盛事苟有用矣而豈徒哉至如某之庸才得聯籍于國士緣茲比翼遂

成至交每當兄弟之欸談輒深巨人之仰企謹裁下里用瀆高旻

公請徐勿齋老師啟

青綸輝耀淋漓宣六字之表升地深嚴獮輔映三台之重喜隨末綴祗逐清光恭惟師臺門下蓋代真儒中朝閥氣鍾五湖山澤之秀文章與日月齊光華累朝樸棫之祥符釆應貞元而出胸羅百代古今供吐納之餘鑑炳千秋南北入英雄之彀斯真以知人為報主行且以補衮為宣猷道似續乎古人學接引夫來者某等幸承陰遇愧乏全才辱託君子之後塵光

分步武敢戢高賢之命駕願遂扳衣搯火燃紅冠舄貴几筵之色鶯簧奏響珠璣雜金玉之音消念七以以為期開朋樽而載燕

公請胡吉雲太史啟

達燭香濃幸分光於接武搯花紅盛願扳駕以投誠敬申仰斗之懷用效烹葵之典恭惟師臺門下貞元闢氣光嶽禎符文章攄舒楚之雄絲綸絢彩罷宇隱湖山之秀經緯蟠胸輔德青宮正身即為致主掄才棘苑得士所以事君真足副聖主側席之虛懷且可當與日秉鈞之實用顧後起之何幸得側侍于同堂某等襪線菲才濫竽異數懼顛隮之弗逮傾心望鞭

策之加凜報稱之實難引領惟藥石相及諏茲穀旦敬迓台光涓念七以肆筵願終日而百拜冠裳有奕星搖奎璧之章咳唾隨風香動蓬萊之島

公請吳敏聞太史啟

芘影接鸞坡南薰入律星文朿閬苑東壁聯光望山斗以思依烹藿蔱而自効恭惟師臺閣下貞元應運光岳儲精秀鍾吳山筆踰六橋虹彩學成帝佐身維一代儒風分闈則八面為羅得人事主獻身而六經有術達道匡時固盛世望為羽儀而後學資其模楷追踪何幸敢後瞻歷覩德帷誠頗勤擁篲其等三長自媿五技徒慚苟聖明異數之恩矢志惟商今酌古

儼着宿懿型在望傾心頓振情發朦臆三爵以抒誠卜念七而載燕管絃競響猶傳大雅之遺奎麓連輝再見臺郎之奏

俟鍾昭明老師啟

老師門下千秋名碩一代真儒引領近切蒼生東山豈容高卧佇切環召倚重鴻猷　門生才同樗櫟風荷栽培際會風雲敢忘策勵謹拜瑶椷之辱及敢肅片楮以遙通不盡餘悰另陳別幅謹啟

通吳侯啟

彈丸何幸重奎曜之來臨山水有緣近福星而至北凡此若童若叟之儔咸興我父我母之思汔可康哉來何暮也恭惟其氣鍾蜀秀聲振天都才不媿於古人文已登於作者日光雲燦瞻玉筍以增輝露澤氷清綰銅章而暫試知非百里用造一方盖將收爲朝廷耳目之司且近試於畿輔股肱之地材浮于任道乃乘時不意下區得邀民望君子藉以陶淑小人賴

其涵濡雛子游未發武城已先領學道愛人之素而窓子將臨單父行快睹鳴琴聽治之風其生而倖在海隅鮮所窺於淵藪尚以疎鈍自棄休明幸得重大夫之賢固所願也其昭受仁人之賜寧有量乎依庇之恍翹企無既

答鉉中丞婚啟

喜接瑤緘恭承明命門閥何幸得占慶於乘龍兒女有緣遂吉手於卜鳳良由天定抑豈人爲恭惟門下昭代名流清朝閒氣中天作柱司保障于名藩萬里馳聲仰翰紆於帝佐若郭汾陽鴻功蓋世福澤遍衍於雲仍似王晉國厚德格天公輔遂綿於孫子乃誠國器何異明珠文章擅三輔之雄星文絢釆品行著一鄉之譽德曜流光芳稱無媿於前世業彌昌於後

是父是子乃祖乃孫蓋可大之麻徵固至今其未艾豈意名族採及寒門或若臭比金蘭交好久同於蚤歲因而倚成玉樹良緣永締于姻盟若不肖百拙無能敢侈于公之德至兒輩一經初奮深慚國士之風抑亦聲應氣求良非偶爾倘如珠聯璧合或有取乎令次孫質賦青雲允矣克家之肖子小孫女才慚白雪漫誇淑閫之芳姿式玉式金義取雙鸞之配佳兒佳婦忻成合巹之緣伏願累世嘉祥比和鳴於欽仰

百年靜好調仙侶於盧儲臨啟可勝忭躍之至

答蕭表叔婚啟

玉鏡騰輝嘉祥降於世好金屏射彩姻盟肇自天緣同兄弟之有同心在朱陳不獨尚美喜接瑤札懽溢蓮蘭恭惟門下詩禮家敦清塵世篤先德丕昭於南土愛永棠陰前徽已著於棠裡慶符槐植惟舅氏樸貌古心光霽之清風可仰在兄丈高風介節箕裘之世業克傳令郎親家劍鍔硎新筆鋒斗注蜚鳴計日何難拾級而登奎壁生光佇見紹宗之美曷期潭府

掾及衙門不肖弟百拙無能竊私淑高山而未逮豚兒某一經自礪欲求知當世而徒慚乃不自重鄙夷而賜之盟好小孫女方屬保姆敢誇淑閫之姿令孫衆譽奇童允矣青雲之器赤繩幼繫牽紅絲而得三月牘初聯比乾索而應震卜云其吉文定厥祥我外祖如在之監寔為式靈即先慈地下之靈亦應忭躍好成永世祚衍無疆伏願孔雀鳴時肇螽斯之和集薰風動處開瑞氣之郁紛謹啟

賀賈令啟

側聞鴻漸共羨花封標玉筍於仙班一變足矣媲金堂之美績五柳依然恭惟某以劇犀之才試烹鮮之手此邦之傑人共知有賈生當今之時遇必過乎文帝素辱周旋之雅曷勝忭躍之忱未遂登龍少伸式燕片緘遠達寧忘千里故人之思杯酒過從當在三年報政之日伏惟鑒納無任翹瞻

賦

仙鼠賦

季夏之月晚憩於樓之東偏八窓洞開凉風透窓夜坐將半群動俱息有物翩然排窓而入即而求之杳不可得聽之恍惚聞聲視之依稀見跡往來交交拔騰不測予曰噫此何物耶卧榻之側可容此倏去而倏來者耶乃命童子往言執之童子於是秉燭燃炬塞向墐户蕭干合作怒如虓虎彼物捷黠矯翼上下

父之勿戕隱避簷宇予曰嘻鼩宵遁也耶將何所去也乃命多其火鼓嚴蒐廣索羽翁合圍風霆四作彼物有聲投我簾箔有如萎葉隨風而籜於時童子獻俘於前稱酒相慰予乃詳覩其質長尺肉翼尖喙纖耳面目黧黑蠉然喘息予曰嘻此殆玉謝之烏衣兜也耶何其似也而形則鼠矣夫鼠耗物也傳之以翼擇物而食不難矣月令有之季春之月田鼠化為鴽其是物耶食苗食黍三歲貫女今乃夜行晝伏適我

所處深夜影迹是大奸宄喝令斬訖懸示廊廡是鼠也乃惴惴惷動忽作人語曰予仙也君侯不察而加以怒過也予作色曰吾聞鼠有黠者必是物也前代之世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火而死以形求脫今又思以黠辨惑人汝雖有說予必不是聽也鼠曰君侯請暫息其怒緩死須臾有說則生無說眼辜未爲晚也予曰噫姑容汝一言予試聽之無說加罪鼠乃張喙鼓翼置言曰予以爲仙也而實鼠也遡惟陰陽錯形予亦受生舜齊七政予首璣衡纚纚纚纚不一其名予藏山谷幽壑洞冥避明養晦食吸陰精不煩六翮骨擧身輕拔拂雲漢倚伍星辰令夫人之身相同也無翼而能飛者必仙也此余言之可信者一也若乃農夫勞於疇紅女倦于織於晝當動於夜當息蚊宝利喙来恣饕食麈之不去拂之還集錐針芒刺百體孔亟此雖天地之若人而余乃大肆其力兜聚雷蚊即以予翼啄而食之其功在物非仙傾能大造于

世乎此余言之可信者二也至於天有雨曜人有兩目曜晦則暗目障則伏予乃出其渣滓令人餌服目用夜明人用戩穀且人過任其明其禍乃成余又慮之不顧其身佩予之翼晝可隱形蓋仙也而進乎技矣此余言之可信者三也即如君侯夜坐外户嚴扃鈴柝統合蓮漏頻聽童子睡熟螢火零星季棲莫至飛瓊遁形非傳令以詔致則孰敢遊其庭予予遨空而来不介不紹採君侯之寂寞窺君侯之靜妙則又余之鄙意也故無端而自至者忠也臨難而不懼者勇也知其不可脫而自下者智也自白其意於人者禮也君侯不察而大其網羅加之刑戮余亦何怨之有死於此者生於彼下其質者非其英敢不唯命是聽且余之子孫日以繁矣天地方且生余非君侯之可得而盡殺也夫不當殺而殺之不祥也衆其害而迫之不武也物自來而取之不廉也不察其好而反報以怨不仁也君侯必不然矣予曰嘻若鼠殆仙也

耶何其辨也余聞鄙人以爲世有仙鼠乃果老所化殆真也耶生雖不德殺亦何傷乃命童子縱之鼠乃頓足昂首翹翼稱謝翩然仙去

文

純陽祝文

伏念某賦性愚誠皈心大道念駒隙之易過懼駑鈍之難移苦志研窮徒涉章句逢人採討未遂師資豈心法遽絕人間想聖師日臨天際至誠能動仙範在茲設像而求非以色命如來之見因敬生悟冀一真當帝座之通伏願放翼於香宾憑依于恍惚神明相告厎從入之不迷乾健爲行規仰承而不惰敢不盡清貪戀力絕嗔癡萬境忘情不負真人之訓寶心合道同爲太極之歸

三教祝文

竊惟教亦多術聖人一成物之心理本同歸大道有為公之妙君臣父子在佛老亦昭如日星文武聖神惟夫子為德倫天地緣末流之盡失致路徑之多岐雖學者之弊使然亦聖人之心不忍謹合三教以奉一真時維首祚之期敢告惟馨之薦無取倫物或傚義於祀天祇竭一誠用降神于灌地

勸收養棄兒文

竊念子孺十月而生母氏之劬勞已極人為萬物之貴大造之仁愛無遺近以時歲蕭條人民艱苦國門內外嘗多棄兒蟲介尚且貪生嬰孺亦有何罪亦有稍知啼笑倫極哀呼見者涕零聞之腸斷在父母或非得已而無悲誰則無心若既見而不動于懷即繇我而立視其死伏望廣好生之仁術推並育之弘施或乞告素封或轉託同輩倘仁人長者結善會為收養之資如大吏宰官積義倉為恤孤之用念苟有於不忍事皆利於可行掩骼瘞骸猶獲冥報活蛇渡蟻尚著陰功況於氣類之最親抑且情事之甚慘凡爾有覺寧忍恝然願盡人皆遂其生幾即薄海同登于壽域謹白

勸施捨文

古人恒耻納溝仁政必先無告沿街凍餒誰非髮齒同群竟夜啼號惟望慈悲一顧每觸聞見深可憫傷普願居士宰官仁人長者隨緣方便莫辭一寸一分當厄布施即是大功大德活蟻細事尚註天曺貧女數錢亦獲冥報減口遺粒即可療待斃之乞兒脱囊底餘蚨或暫救無棲之旅鬼必以善而蒙福勿謂小而不為

逐瘧文

蓋聞天地既判陰陽攸分人從天地而生咸稟陰陽之正豈有妖妄敢肆侵欺苟人鬼之界不明亦天帝之心所痛竊以有形之類唯人最靈既有食味被色之資不無暑伏寒愆之虞偶或致疾理亦恒然乃瘧病之為災謂有鬼以致此君子不信寧有斯言若其如茲亦已甚矣非嚴冬之凛冽肌膚慘于凝氷豈盛夏之炎蒸軀體猥同灼火以寒燠之頓易致喜愠之失常盜竊二氣之情顛倒五行之性維人無競豈容魑魅之潛形倬彼昊天寧俾魍魎之為祟我猶開之一面爾其屛諸四夷若鬼蜮復肆其氛則天帝必降之罰陳言上告厥罪何辭

誅心文

一切有漏因隱微中不能掃却而驕語飾於人此其心可誅也念淫淫不已當誅明知其不可而復蹈之當誅不見處大過不知愧於屋漏當誅無勇當誅欺天地神明當誅噫火鏡一輪光灼爍霜鋒入面血淋漓

疏

告天疏

臣聞存心以敬事天惟誠臣早夜洗心對越上帝惟恐一念不正上逆天心一念不順上干天和自顧時時儆察所望刻刻監臨纔覺放而即收少有違而必戒因心利物者過圖功體天地父母之心推萬物一體之義庶一誠之感格求攸冀於維玄

重建關帝廟募疏

漢壽亭侯自漢而後無不知有壽亭侯者乃至尊之（漢壽地名也亭侯其爵也烏乎不辨耶）為帝為君為聖賢為菩薩薄海內外凡有血氣心知之屬無不崇奉而敬信之噫何修而得此夫非帝之靈之足以懾天下萬世之人心而使之崇奉敬信之也亦天下萬世人心之帝之靈而自為崇奉自為敬信也抑孰為使天下萬世之人心之各有一帝則帝之靈亦已徧乎天下萬世矣語曰心之精神謂之聖人之心皆聖也而私蔽之欲障之貧賤富貴患難威武汩之屈之桎抑之則心之精神不能常伸於天下萬世試考帝之生平凜然正氣獨往獨來奸如操猾如權卑鄙如傃肅皆曾不足當其一吷疑以為英風偉畧辟易萬夫而其於君臣大節倉卒嫌疑之際又何其我微必謹而不敢踰越似有待于聖賢慎微之學者則此固帝之光明磊落與風雷同肅與日月爭光心之精神常伸于天地萬物之表而私不能蔽欲不能障貧賤富貴威武患難不能汩不能屈不能桎抑者天下萬世之人心未嘗絕也即又何不群天下萬世之人心而崇奉之敬信之乎都外城之西南隅舊有廟祠宇傾圮庖丁雜處戴子某謀所以堊茨而垣飾之者噫安知帝之靈其必憑此而託處乎天下理無所不包則神無所不在又誰謂帝之靈其獨遺於此也即人心之帝之靈又烏可以已乎夫天下萬世人心之崇奉而敬信之者不一人不一地也則凡為人者其能自外於天下萬世之人心而謂帝之靈不即憑其處而鑒臨之也耶是為疏

銘

鉉帝廟銘

歲德在水玄宮成忍浩突兀羅晶熒厥宮有仙栖帝靈披髮大帝雙眸星劍鋒直射電光明龜蛇蜿蜒雲霧生見聞作禮叩前撫肉敬生畏惕靡寧倘恍恍惚帝來憑導騎羽衛颶鼓旌伏劍散髮凌空行作善降祥享克誠

不愧齋銘

人可罔而天不可欺事可飾而心不可昧凡若所為正大光明靜夜思之魂夢不驚心安則體泰理得則慮清守而無失乃善其生

贊

岳父姜太守公遺像贊

𬸺眉朗目端口豐順醇德有容望焉知之心平政和去而見思在峽之陽在湖之湄絜高尤深山川永斯無忝祖德肅風在茲載拜公像憶公盛時今昔異感有淚漣洏

為李太母七十八袠贊

天孫設駕婺曜離宿坤德利貞融融穆穆兮弘佐章

磐維四隅內則有典云何能永大化所秉以篤後祿金精誕光三百六六為時柱石道風載謂子母笑言兒桃二熟

繪觀音贊

大慈大悲觀音尊者隨境現身隨身現法治想繪繡作種種觀而其靈妙等無有二如日月光周天地間恒河沙界洪細明昧無有不在隨其所見恭敬瞻禮無有二相須禮在佛亦復在心菩薩在心豈在紙上

若在紙上不在自心即心見佛即境是佛如日月光
無不是處

金剛王贊

爾不用耳目而神於萬物之照爾無爲形體而堅如
百鍊之鋼凡天下之至鏡莫于而柔天下之至靡過
子而強能忍能慈能翕能張大哉無能名吾終名之
以金剛王

金剛王牒

杲日當空群妖屏塞萬緣紛沓六根爲賊天君秉令
無物不克寶劍齊揮三尸永殛

金剛王檄

嗚呼易淫而難制者心也淫則柔柔則放淫從水性
土制之楔劍埋真土神光射太虛我徽分敎忽仙鬼
判須臾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嗚呼可不戒哉

金剛王戒

堅則進靡則退進則純靡斯怠怠斯濫矣

説

燒臂説

盡金剛王像貴自勝也金剛能碎一切而一切不能
碎金剛王豈有像乎盡成設供日炷香頂禮蓋古人
事心之學香偶延燒金剛王臂透裡或欲飾之曰不
可金剛王教我矣僧有燃指者昔人斷臂覓心旨將
無同乎凡夫有我而生愛戀有愛戀故斯有瞋恨一
念迷妄生種種心金剛王燒臂煉心也能忍能割法

身全露大千世界無點痕矣

呪語

亂絲紛拏一斬萬斷水淫火燥魁之以煉魔障横桨
不聞不見唉如日虛空住三界盡光明

古處堂集卷之三　終

文學紀公墓誌銘

文安自漢置相傳已久其地厚而人淳士尚禮義繇科第致位通顯者前後相望門第軌範相師效皆有繩尺不至踰越其士紳之子弟禮法相率以為常余猶及見王孝子之裔及姜紀井三大姓之昆弟子姓與其他族簪戚舊冠蓋仕宦之盛比閭親故文章詩酒之流連猶及聞高陽相國擁臯比於大中丞公家埏一時王翰檢及大中丞之仲氏兩才子名頡頏而

中丞之家孫漢郡守公若相國諸子如銓如鈐者皆極一時之選師友姻婭相屬蓋未有也紀氏於文安為望族其先世為山東之德平人後徙鹽山七傳有諱仲和者生壽徙居文安紀氏之起家於文安自壽始壽生經歷公享享生長史公綋綋生方伯公常常生憲副公誠誠生鴻臚給諫兄弟凡七人其三為經歷公大經大經生于帛于帛生克楊號六息紀氏之諸昆類英達倜儻有王謝家風蓋其先世蘊藉深厚

原缺第一、二葉

故其發也磊砢而英多乃六息之沉鬱內慧則似微異於諸昆者抑其不以祖澤自潤不以家風自揚詡而慨然有自上之志故其期待不同如此六息性聰慧於書無所不讀為文放意騁懷能自快其一家之言而不說於理旁及醫藥陰陽占候卜筮諸書無不洞究頗尤精於醫里中稱為見垣一方云早習舉子業有聲藉甚凡數上賢書而不遂然為學乃益力未嘗以翩翩裘馬如世俗所稱佳公子者自畀埋頭藏

修若寒士生平無他嗜好澹然自喻能為詩善鼓琴其迻致也如作廻文詩六十四字縱橫讀之得詩三百六十無不入妙與人圍棋已覆局不失一子其刻意工力非人所及多此類十數年間盛衰若轉轂其鄉之老者漸以彫而少而壯者亦漸以衰薄失業風流文物之雅大非其初乃俗之淳者亦漸以漓而士之習不無少變其氣運為之而致然乎夫士君子之生於其地不為習俗所移即不為氣運所使則夫人

定可以勝天安知變而濟者不可以返淳即其衷薄而彫謝者十年生息教訓風流文物不大倍於往初也余不過其里者十年許漢郡守公[illegible]而所謂三大姓之文物風流已不可復見六息公乃遂以戊寅之變及於難撫念昔者為之潸然六息公三子皆雋少知名於時其季者已脫穎擧于鄉兄弟皆從余問業六息之不得志於其身者將在其諸子輩其他氏之族後起者皆嶄然見頭角盛衰倚伏之數余又

可以操券而俟之矣辛卯春六息嗣君以其母夫人襄事執狀來請合葬銘余乃序而銘之按狀公諱克揚字令聞六息其別號母蘊津王恭肅公諱遴之女公生十五年而母喪毀瘠成禮事父克盡孝道待庶弟友愛田宅奴婢取其下者讀叅同契輒喜談道家言生平講學著述甚富所撰頌啓論贊甲記序傳凡數十萬言以兵火散失所存麗奇剩詩文若干卷行於世公配馬氏御史大夫馬公文學曾孫女陝西臨洮府同知馬公希周之女性勤儉公娣氏早寡迎與同居無間言明娣姒之貞者數諸子諸女惟謹銘曰

易畫指名不諱者德孝友允臧久而弗忒誰為為之兵戈甚燹海宇終于利其後昆

廩儒鉉公墓誌銘

蓋人世福澤之氣其培之也厚則其發之也長余里鉉大中丞曾一公功業著於中原赫稱施於當代至今豫之人稱道勿絕也夫士君子負正直忠亮之氣抱濟時禦變之畧而時不償志遇不副才以其奇磊雄傑者畧見一班於鞭弭從事之餘而不獲竟其志以殁謂宜大發舒於繼世之矣乃君以中丞公之冢子而以致晦終何哉君以貴公子蜚聲黌序間絕無

翩翩裘馬態中丞公知交華及門下士徧布有位君匿迹不一過其志抗焉有以自尚而無世俗憑藉依附之意則君之仍為培而不為發也君固有大過人者中丞公之澤殆未可量也君歿之四年君之嗣子以君尚在淺土未克襄事日夕謀所以為君計不朽者而請銘於余余序而銘之按狀君諱任號丹卿世為靜海縣人父然已未科進士歷官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河南自公為童子時屛然有以自異好讀書

渠與寒士交遊布袍方領而出門塞驢無轡中丞公嘗語人曰吾生平無他長任也能師吾儉歲癸未中丞公納節歸田里感異夢無疾而沒君哀慟盡禮會朝廷念中丞公撫豫功贈卹有加學使者以邦人之請祀諸鄉先生社君足跡不入城市葺田間舊廬以居邑中親故或終歲不一見蒔花蒔竹咏歌自如田之所入先完公家租賦有餘則散之宗黨徐生者君之蒙師遇歲祲餓幾死君背粟十斛以賙之鄉里高

其誼有不直者得君一言輒愧自改有陳太丘之遺風焉戊子秋冦㵪起攻破邑城君倉卒登舟將寄孥於津門中途病作家人昇歸君正襟頫而與諸子訣曰昔先中丞以四語誡我曰愼交游謹言語節飲食戒佻巧吾終身誌之不敢忘夫世有浮薄而富貴者亦有愿謹而禍患者然君子寧舍彼而就此者蓋以愿謹而得禍譬猶梁肉之齒決而浮薄之為害甚于酖毒也小子念之言訖而卒時順治戊子九月十七

日也距君生萬曆癸卯正月三十日享年四十有六
君嗣卜以順治九年　月　日葬于中丞公之塋次
銘曰
玉其裘褐其躬人畜之　天則豈彼原上松栢同朱衣
白馬中丞公式穀而子稍良弓九原杖屨相追從我
納斯銘於幽宮聲施千載光如虹

明四川重慶府璧山縣簿承田劉公墓誌銘

古者官人之法至今世而少變古者資級無常簿領
即卑秩漢固非專置自隋始唐時有為宰輔者宋舉
進士猶以簿領起家故大賢如明道晦庵簿之治績
皆得傳於後　國朝比於雜秩士鮮為之以故傑然
能自振拔者未嘗聞邑有笠簿璧山劉公者璧山界
梁州域以重璧名四山壁立隸重慶界瀘渝之間溪
峰環帶地勢剛險或曰蠻部苗族錯處非我族類地
險遠俗悍尚武去鄉八千里而遥宦弗往公坦然叱
馭也先是謁選人有欲為公謀善地謂操券京貫許
子母息取償於官償貫逋尚可數倍利公曰惡容何
為者簿固卑秩非有可樹立即柰何浚民自膏飫乎
且地瘠吾命也銓人弗得私即私也抑彼蒼者詎容
穴金窺耶比至璧簿曹職租稅公弗事苛鍥不溢額
銖毫一時稱廉吏令脉城毛君從容謂曰公操比氷
蘗矣公即無辱自封殖但距家數千里寧不為歸計

公笑謝曰卯固非家於官者卯之来固已計歸無㞢爾爾退謂家人曰曩所以不貸長安金蓋為此且使吾有子毋負數百即自愛吾豈得自由耶壁有御史其僕弗戢公立繩以法無所悍公不以蔣累乃不慉御史赫赫聲無營故得行其志所謂應生威非耶居未歲喟然曰去先人墳墓數千里外一簾簾終不能榮先人吾且休矣遂牒令乞歸令弗顧失良佐也牒數上數駁勉留至三四不可得乃決計掛冠歸令及

璧之士大夫能文者卑為歌詩以送之公諱震號承田性簡質不苟言笑被服朴儉有古人風少業儒不就徙而讀法遂以郡掾筮仕薄乃薄固不足賢公生平好行其德如放生施藥弼賙族黨昏葬靡所郗公所居以經兵燹之餘殺傷被野公出金募掩胔且戒掩者無令人知其好善而不近名也如此公父英生公兄弟凡四人公兄曰生榮曰坎及公俱乏嗣公乃以公弟生成之子統華為之嗣公兄弟先公逝統華

與公弟之子統教皆公所撫而教之者並為邑諸生統華娶同邑王應旂女生二子曰宜曰寧公生于隆慶己巳八月二十八日卒于崇禎辛巳六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三公嗣將卜塟公於其鄉之原以某月某日終窀事銘曰

季習枳棲勉而喬聲匪振自昔枉齒以榲負余伊官注不盈缶弗身為很戒其豐非熟云鹽鷄一鬻營嶋種德罔穫不秩曷等榮匪貽之誕厚耔之篤爾嗣人亦既璧之

行狀

伯考選貢卿雲公行狀

蓋余以五月十一日聞先夫人訃音先余患疫症至是增劇沉頓不食者二十餘日幾兩月尚卧不能起從弟承以七月初省余京邸居數日而伯父之變告承弟踉蹡歸歸已未及見伯父含殮余不孝自累累人余毀病十伯父數致札慰問猶以修短定數見不見亦定數人子之恭以顯親為大勿過哀瘁等語為

解又自言老病不能往視為眷念余周詳伯父尚未老且素無病伯父自三月即得異夢輒泣謂諸從弟以不遠當謝世又款一諸京邸別余囑後事竟不果嗚呼余獲戾神明卧伏草土中復遭此骨肉之變深用痛悼承弟輩將以十一月十二日奉伯父歸先壠謀一言狀伯父生平乞言鴻鉅余迷惘中何能為言然又何忍不狀吾伯父伯諱攀龍字濳明卿雲其別號也先世自樂安遷邑之宗保因家焉先祖有諱得亮者好行其德為明遠公明遠公生長山丞公諱相長山公生鴻臚公諱萬億為先曾祖先曾祖磊落負奇倜儻有大節能救人急難鄉里用以賢豪長者稱先曾祖生先大父先大父生伯父及家君子先大父聰慧絕人目十行俱下聞一夕閱試錄五程策過輒背記不遺燭纔燒寸以故伯父及家君子皆以文譽知名於時伯父少俊爽皎然如冰玉焰人總角時以穎慧著名為邑大夫所器賞因以第一人進膠

庠伯父與家君子期待不凡各思擅一經名故家君子治詩而伯父業麟經獨得聖人筆削大旨為文華贍有度氣浩然如江河之行不可遏抑而漣漪自生讀者皆能見其韻致每試場屋必為主者賞識然終不獲售戊午之後幾得而復失之文固非詰曲不合於時而數不偶豈非命耶然名以是益藉甚往連試有司及觀風使者督學御史試恆高等年既已長而不得志猶與諸英少参伍上下頗益雄邁自負未嘗

少挫居恒好論文評次得失課試牘戢最毫髮不爽或閒處子姪兄弟環坐講論文藝有師友之樂又好稱引先世盛德事相誡勉或賓朋燕集議論風發伯固不饒飲量然坐中能盡賓客歡或呼盧雉較拳令博奕為唉樂無少長皆如坐春風人人厭飫以故諸畢幼咸樂就之尤好奕頗多勝氣與所知手談夜分乃罷生平棋交角論勝負不少下隨事輒口占為句不必調諧聲律然一往有會意自適也弱冠與大中

丞玄公以文字馳逐相頡頏時謂並名乃伯父獨心折中丞自謂弗若後中丞已貴而伯故落落戊辰春以
龍飛恩首選入國學而非其志已卯髮種種矣猶與兩從弟並入闈憲弟得雋賢書伯闈中牘為主者評讚而落落如故伯才故不讓諸名貴而不偶豈非命耶伯勤於治生然饒有治生之才經畫區置纖悉各當竹頭木屑皆盡其用余嘗謂

國家多事經費數詘誠得心計之臣權出入之通以制國用可以起彫救弊伯固負經濟之具惜未大竟厥施伯智慮過人遇事明敏有謀里中有不決輒就伯商可否伯為一一指畫如流尤多恐德不較無道邑有豪猾輩部十數無賴登門喧詈伯恬然如弗聞也者或以為言伯曰無庸將自及後歲餘豪罹於法人服伯之先識伯少更多變生一歲而孤稚少如老成人故里中月旦評咸歸之遇事明覈而詳謹接物

精勤之性終其身不倦伯亦邦之傑也哉

先太夫人行述

不孝自初生以至成立蓋未嘗數月離先夫人膝下也己卯家君予欲不孝讀書京師與先夫人商行計先夫人極力贊勉而意色殊戀戀以是行不果次年不孝成進士奉先夫人京邸先夫人苦嗽不已遂思歸不兩月而歸蓋不孝未能從也今年三月迎先夫人京邸承歡未踰月以修婦病篤亟歸徘徊源戀蓋不孝未能從也歸未踰月而病旬日而歿蓋不孝未

能從也痛哉先夫人病不孝未能視醫藥病歿未能視含殮不孝之罪之痛蓋沒齒難贖矣欲一述先夫人懿行為九京計不朽乃不孝一病幾危至不能成禮荒迷無似無能追叙遺徽謹述先夫人氏族情性以備彤管之擇先夫人曾氏蹣鼓公諱雲鴻之仲女躋玄公有隱德齒行為鄉里尊里中有大事必以公為祭酒以故諸舅皆修謹自好先夫人少端重不妄言咲蓋天性特異或亦得于外祖之訓深云十九歸

家君子家君子日舉女範孝經相迪先夫人能通大意先大父拱吾公大母蕭夫人皆早逝曾大母邢夫人撫家君子自少至長祖孫相倚如李密當年家君子孝事曾大母先夫人能順家君子志微承無倦曾大母治家嚴整先夫人晨昏侍立未嘗有違供堂上甘旨必以色養曾大母春秋高年八十餘猶在堂家君子一日念大母老淚隨言下先夫人泣述以告不孝贊家君子孺慕益修婦職每令不孝輩時時戲曾

大母所供老人歡寒煖疾痛時撫摩抑搔之凡滌瀡浣滌之事必躬必親曾大母每稱之曰賢謂爾後必昌曾大母病將革先夫人目不交睫者數夜至於勞瘁處婢如閒無閒言孝友同先夫人天性而與家君子敬以相勗有古人居室風家君子性嚴重不孝兄弟自總角環侍家君子燕閒輒稱引古先賢哲嘉言善行課勉不孝兄弟先夫人在傍未嘗一語及家事或稍閒即謂不孝兄弟曰爾父良言慎勿忘也自不

孝能記憶時至今日先夫人每對家君子必莊必肅
未嘗輕發一語時體中稍不快或偃卧不孝兄弟入
問侍必起坐蓋莊敬自持惰慢之容未嘗稍形動静
數十年來如一日也家君子公車十上不得售先夫
人每以此勉不孝家君子授不孝兄弟讀或弗率先
夫人必正色謂曰爾父勤苦半生弗獲售須爾兄弟
償之爾可泄泄先夫人待不孝兄弟及諸婦極慈愛
然未常務姑息或有過必開諭之又未嘗輙怒訶待

僕婢槩從寬厚或有乾餱攖竊之類覺之不忍面斥
嘗謂諸婦曰人孰無羞惡急暴之恐其難堪其存心
忠厚多類此親識中有窮不能自存者升斗之類時
稍周給之家君子姑適蕭老而貧喪夫若子先夫人
每念曾大母有知當倍痛恤以是迎至舍居供養不
缺甥李爲先姑子先姑早逝先夫人養甥如子衣食
之自少至壯娶李以嵗凶家益貧落先夫人復收養
其女生平篤念親誼凡家君子族黨姑姊之屬貧時

問遺不替族有孀婦張早寡無出依先夫人以居先
夫人善顧之始終不渝俾張以全節終蓋有恒之性
與家君子稱合德云居家慎出納一錢一絲未嘗妄
費性儉朴不好華飾衣服之類皆澣濯至再或經年
無新製飲食自奉甚薄每食必先分賜諸子若婦若
孫然後以自食諸婦或市鮮腆奉輙分食諸孫痛哉
先夫人數十年來潛涵自甘不孝與一得當以逮禄
養乃子欲養而母不待矣不孝甫卜二嵗即遣就童

子試十六即遣試場屋未嘗不憐其遠行而勉諭諄
重輙以遠大爲期不孝兄弟每就試瀕行必屬以謹
慎丁卯不孝登賢書先夫人爲色喜曰慎無以此自
足不孝屢上春官每蹶先夫人輙慰勉之曰兒以義
命自安多讀書勿憂不如意庚辰榜後來京師傳臚
之日謂不孝曰君恩隆重不可忘也不孝蒙　召對
賜茶餅袖歸奉先夫人先夫人分賜諸孫謂之曰恩
榮從讀書中來汝輩勉之將歸里戒勉不孝至再四

曰兒從此作　朝廷官必敬必慎先夫人念女不能
久居京師不孝妹適杜而妹丈少孤先夫人念其無
依妹歸必告以婦道以大義相規無兒女沾沾態以
故不孝兄弟妹奉先夫人命惟謹今年春在京邸修
隨侍修病疫先夫人躬自撫視無間晝夜修病甫愈
即聞修婦病篤泣曰此呱呱諸雛將何倚耶急命歸
以憂勞致病又感時疫遂不起易簀之前一日呼女
僮沐浴徧以果餅食諸孫若女歿之日猶問修飯未

移刻遂瞑未嘗一語及亂一以明于生死之故者先
夫人每朔望必焚香瞻禮西方未常持齋素而敬畏
神明恪敬自飭凡日用酒食縫績之類皆身親與之
蓋莊敬勤儉有古敬姜氏之風焉不孝等將以月日
奉先夫人歸先壠之次謹泣述大畧毀病之餘語無
倫序伏惟名公悱句賜之狀俾不孝輩得藉手乞言
鴻鉅以壽貞珉先夫人幸甚不孝等幸甚

誥封一品夫人姜氏行述

夫人姜性行一文安人其曾祖諱璧隆慶辛未進士
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鄖陽祖諱繩武太學生父諱
銓壬子科舉人歷任肥城定襄令杭州府同知漢中
府知府其叔祖諱揚武丙辰進士任掖令其叔仲昆
弟輩或孝廉明經諸生多顯者至於姻婭族黨或為
尊官達人纍若相望夫人生於世冑可謂極族類之
貴而能以禮自處襁褓中即喪母事繼母婉順以孝

聞少時聰慧舉止異常人祖太學公珍異之特甚時
時為稱說古今賢婦人之可為法及不賢之當戒者
夫人即能領畧聽受其祖姑王太史夫人每奇之曰
此女不凡必不作尋常婦以是其祖若父擇配益嚴
博訪名家子皆不當余童時頗有過情之譽聞於鄰
邑余蒙師王先生亦文安人每撫余頂曰是兒大奇
吾不能為若師當為汝擇婦蓋王先生與姜有內親
其屬意在夫人王先生過姜氏飯亟稱之以是僕中

公意遂允遂受盟馬夫人十九歲歸余時有乃祖太
學公之憂夫人每述言猶泣下未嘗讀書而能通詩
書大義宴居相對好論說古今余少時喜譚詩歌不
宜對婦女子譚而與夫人譚無倦譚即能解又能記
憶作覆說余每酒後縱譚時譚玄譚禪譚俠譚古今
義烈譚人物高下是非夫人亹亹論辨每至夜分余
亦忘其為對婦女子也余讀書徹夜夫人為煮粥治
羮必躬親之丁卯余登賢書公車發上屢蹶庚午秋
冬余讀書西村去舍四十里夫人為治酒食之需寄
送無虛日事先太夫人惟謹下氣怡聲太夫人亟稱
其賢娣姒相與無閒妹氏適杜夫人為理嫁衣裳歲
時問遺始終不替余丁丑下第歸鄉里閒未能免世
俗之見余亦憤鬱思棄去夫人慰諭之備至曰天下
豈有如此才而不售者乎勉之無自褻也余有感懷
十詠有懷才惟有細君知之句以語夫人夫人信若
此又有捧檄何由慰老親之句以語夫人夫人則泣

數行下勉余讀益力或偶以朋遊廢讀夫人嘗諫之
嚴夫人必正色規之曰作孝廉自宜埋頭讀書堂上
兩尊人高年望君成甚切無貽尊人憂蓋閨閫閒良
友同儕至親輩莫不知之贊之己卯大人欲余攜妻
孥就學京師已具舟治裝先太夫人亦贊之甚力夫
人微窺太夫人意不無少眷戀者輒密以告余曰功
名有定何忍遠離堂上姑次年庚辰余成進士天人
則奉太夫人北上傳臚之日一時莫不稱榮夫人不
為色喜則又謂余曰功名遠大此後正君勉勵時也
辛巳五月太夫人卒於里第余時尚感微恙聞報痛
悼哀迷不知人事粒米不入口者旬餘夫人目不交
睫者二十餘日蓋至七月始能成禮夫人助余襄事
內外雜沓悉夫人支持以是積勞積憂遂成脾脹病
至次年始稍愈然而病之原始於此夫人從家食以
至宦邸凡余所往來交好朋儕及門下從遊輩夫人
必一一問其姓名居址言語動作之詳輒以己意畧

加詳隲無不各當事理間時輒詢　朝政得失及
國家有大事必問知其詳凡四方盜賊水旱之憂與
夫仕路中人情世態反覆狙詐之習輒形嗟歎非止
如尋常婦女子但知巾幗閒事已也有甥女以邑變
淪於難不通消息者三年餘後邂逅於京邸夫人一
見大慟毅然設法贖回骨肉相聚如初好施捨捨食
捨衣捨棺雖病不怠自余為講讀侍從以至游歷卿
貳倅員銓席夫人莫不相從中間更歷晦冥風雨患

難憂戚相體恤慰藉者惟夫人而今已矣夫人甲子
生一子不育丁卯舉兒恒懋辛未生一子不育癸酉
舉兒恒泰甲戌生一子不育撫兩兒惟盡慈愛而絕
無煦煦意見其嬉戲必正色莊語之兩兒亦率教惟
謹教諸女以恭順善事舅姑女歸寧必勉之以正無
婦人姑息語諸女無敢有失禮於夫家者辛卯恒懋
中式鄉試夫人病中為一色喜恒泰能讀書有文名
有山雨樓刻稿行世壬辰正月卒夫人病中雖勉自

寬解然亦以是增劇弟婦倪蚤逝遺兩子恒豫恒升
憐愛之甚至遂撫恒豫為己子矣　侍衛並仕高郵
州之貳守側室于氏生兒恒肇夫人愛之時時撫摩
無異己出蓋夫人性明達知大體遇事有識能斷處
物有要綜覈家政有條理而待僕婢以寬然嚴稟奉
之不敢踰待諸媵恩禮有加夫人之卒也無不哭失
聲者夫人病逾年病中奉大士像並虔供養幃榻前
命人奉香火數月來持念珠誦佛號凡十萬八千聲

五月二十日患感寒又患下痢病日以篤然絕不及
亂卒之日命人舁至中寢始命更衣從容而逝

祭文

祭姜太夫人文

嗚呼夫人之生也珂里戟門高閥振碧麟儀鳳餙載茀盈席有阮諸昆厥聲赫赫蓋亦極族類之貴崇而追鍾氏之迹其歸也隱麟潛羽蜿蜒而升所天奮跡帝命乃膺作鎮西南天子股肱憲府森爽甲第雲翻再世繼烈以莫不興固家聲之丕振而諸福之駢蕃其逮耋也子姓盈庭羅拜象服有孫侯封冠裳僕僕

膏紫披紛有蔚其族又以盡人間之助順而受天之百祿夫悕而不可全者福也奢而不可全者行也夫人以其身極朱門尊貴之跡萃其榮于夫君兄弟子若孫之間而處貴而不驕履盛而不盈亦曰婦順亦曰女貞閫教既嫺內德乃成乃相夫子乃育嗣英無美不備是範是程婦也四德無可並名蓋閨天之將興其家也必鍾之以淑媛仰以比蹤于英傑而衍祚於朝敢其生也晚不獲拜中丞公于堂而猶得展拜公祠因兩締姻於夫人之家猶子某乃選賓床而夫人之曾孫凝為余坦腹也爲絲縻之纏綿再芳懿之溫純因內範之式標而仰粹美之不倫夫何去此而奄逝兮厭塵寰而上仙壽固躋夫期陵兮痛令德之不旋式揚精於賓婺兮抑訪跡乎偓佺將從穆伯于地下兮抑撫而文伯於先逝而縭躍嗟音之不可即兮憶淑慎而潛然謹灑酒以摛詞兮其右享夫几筵

祭元配一品夫人姜氏文

維順治九年七月高室元配姜夫人以十七日歸厝於天津之里第高其於前一夕謹設牲醴庶羞告於夫人之靈曰夫人歿已踰七七之期兒恒愨等將奉夫人柩歸厝於天津之里第擇吉卜地而彝葬期遠近尚未定也恒泰柩隨夫人歸嗚呼夫人之音容不可得而見之矣生者何以為懷耶夫人有知其以京為寓而以津為歸耶予援請假送夫人歸埜然朝

廷之事又豈能自由耶夫人所未完者二事幼女尚未出閣今將以八月成吉禮恒泰婦尚未為置繼嗣者尚有待也夫人明達知義理其亦無介介於死生來去之際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仲兒恒泰文

維順治九年正月十四日兒恒泰告終之三日乃祖乃父暨兄恒愨侄緝曆謹以羊一豕一果餌盤飧之屬哭奠於汝之靈而告之曰嗚呼今為汝死之第三日矣豈以汝之明敏夙悟不能知汝將死之期而不先來告我耶豈汝之謹訥不欲言耶自去年七月終旬始移汝出宿于外余日夜望汝之安吉也乃竟捨我而去耶汝不念我汝毋病獨不念汝毋耶汝朔日

猶問汝毋安好色甚懽而強為和悅者余荅之如汝言汝有心耶無心耶余每問汝汝皆強為和悅十一日晚猶勉余安息問余飯未余夢想亦不知汝之殀且速也余去年七月夢正堂之西偏一棺甚大時正有枚卜之信余疑且自念棺者官也官近中堂其然乎否也逮夢不驗余又強解以為未即中堂也余時告汝兄弟不憶汝在座與否乃竟為今日之讖耶汝孕時汝毋夢大和尚直入寢室者兩次去年冬至前

後汝夢至惆忠寺鼓吹迎大和尚汝至佛前哀乞佛諭汝持楞嚴經百日後覔一僧代持至十三日為楞嚴經百日圓滿之期而汝遂告終也嗚呼豈其命耶數之不可逃固如是耶十二日為汝誦孔雀經甫完而汝即以是晚逝嗚呼痛哉汝穎悟孝友迥邁倫等為文深秀出意想之外又能為詩善小楷予將以汝稿行世汝之夙慧不待言恨余福薄不能享汝抑汝之豐於才而嗇於命以致然耶汝苦矣汝臨終一絲

不亂但自言喉內多痰不能燕余時疑為痰也而強解之又呼僕扶汝臥遂瞑矣嗚呼痛哉汝母以病不能就視汝汝妻以汝居宿于外不便就視汝汝姊汝妹以正月三日汝邀至外室一見言笑如平生汝姊汝妹就內而汝涕泗迸流也豈以是遂成永訣耶嗚呼痛哉余別無悔恨但恨余使早知汝之不起何不令汝妻就汝一訣也但汝自去年立春前三日遂苦脚軟不能行步使汝妻就汝見汝之形容枯槁必悲

慟汝必亂又安知汝之臨終分明無一語及後事者非汝之以不見不聞而得解脫為汝往生淨土之一驗耶則汝亦可以無憾而余又何能已於悲耶汝天性至孝自總角讀書時每見余遠出後即連日繞余書室洒淚不令人知也自少至長無一語拂人意者每事不肯自主必聽命于父母兄長以汝之純善而不克享其澤天道果不可知耶余自去年春偶見汝於樹下羸瘦似不堪着余私念此像似主夭而未敢

以告人也乃竟應余言也耶汝之女甫週歲汝時時顧之解顏為笑予勉汝妻善視之愛之護之異其長成如是而已嗚呼痛哉余哀慟傷心隨記隨書語無倫次汝其知之否耶嗚呼痛哉

又祭亡兒恒泰文

維順治九年七月十七日兒恒泰將隨汝母夫人柩歸厝於天津之里第汝父設牲醴庶饈哭奠於汝之靈汝其隨汝母以歸矣汝天性至孝知汝母之亡也汝必甚痛然死如有知其得追隨汝母汝亦可以自慰也汝之妻送汝歸以汝之慧悟了達必已證果其陰佑汝妻撫汝襁褓女長成更為汝置繼嗣以汝之靈何所不可也嗚呼哀哉尚饗

古詩

隱語詩

嵩項摩天視山皆下蘭腹經綸草亦走野仁者不二品奇餘耦履不敢夏敢不用口

懷古三章章八句

猗與我友在彼遐方邈琢其章金玉其相維日與星雲漢流光嗟我良朋德音不忘

有鳥高飛率彼中阿未見君子我勞如何亦既見止

載笑載歌及我寤寐適或他

先王曰咨予不我如雖則匪如予躡我居我將贈之以璠以璵曰維寶之以從爾物

倣古疊字歌行

柳柳色色輕輕飄飄翠翠莖莖枝枝
上上黃黃鸝鸝囀囀韵韵情情嬌嬌
細細如如簧簧巧巧相相攪攪幽幽
人人春春思思濃濃如如膠膠縈縈

無無　歌歌　深深　情情　長長　對對　月月
光光　瑩瑩　留留　伴伴　歌歌　聲聲　越越
碧碧　空空　雲雲　影影　亂亂　芳芳　叢叢
映映　綠綠　溪溪　成成　碧碧　苔苔　痕痕
青青　似似　藉藉　柔柔　茸茸　翠翠　色色
真真　堪堪　擬擬　盈盈　把把　相相　期期
莖莖　惹惹　下下　揉揉　花花　戲戲　把把
鶯鶯　兒兒　打打　不不　休休　為為　引引

傷傷　春春　愁愁　脉脉　雙雙　蝴蝴　蝶蝶
逐逐　花花　遊遊　春春　色色　溶溶　春春
意意　遍遍　時時　堪堪　挹挹　得得　能能
籌籌　側側　共共　醉醉　杳杳　花花　春春
色色　裏裏　如如　雲雲　爭爭　看看　游游
春春　子子　如如　玉玉　悠悠　花花　裏裏
分分　香香　馥馥

屺山行有序

屺山行為邵令君之繼母馬夫人作也蕙[illegible]其先大母薛太夫人其先贈公若母陳夫人誌感也然則何為以屺名曰歿者不可復生令君不能以祿將餉九原將以致其不獲致者於猶可致之地養生之志以追遠愈篤以屺名從君志也

屺之山維木蓬蓬大道如夷兮憯莫繼蹤蟹子寄生瑣蛣腹水母乃以蝦為目彼果蠡兮異類之與屬周

有尹伯奇兒寒何衣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蹢蒲藜衣蘆花絮哀哉前室之兒胡不鞠而妒兒讀經母織給小史封侯食千戶邑賢哉猩母弗可及伊誰匹之百不能一豫州之屬有廣武邵子之賢賓生厥土啼聲呱呱兒無母飢誰與食寒誰與煦馬氏之母字之不言若堂上老姑喜且泣泣憐無母兒長大母不識喜兒有母似所生慈愛性也或非習室中夫子謀兄讀忠孝義節勤相勖母不生我出入惟我是鞠和

九能令仲郢才不知地下毋再生試問還能畀此不
噫嘻邵子於今無其比大梁之人毫貫黃蔡今已矣
噫嘻邵子才名欽崟頗相似微毋之惠不及此亂曰
有母生之弗克養之有以成之弗克享之地下大毋
慨然嘆息謂無毋而有毋順于而家忠于而國同於
所生逮此祿食哀哉今之人父母之德罔極

五言古

倣古

郎是并州刀。妾比荊山玉。并刀快分劈。璞心常自束。

二

郎去何匆匆。郎歸何遲遲。孤燈影不雙。照妾斷腸時。

三

郎去不念妾。蕉心向春草。春草舒東風。蕉心自捲抱。

四

門外猧兒吠。知是郎歸矣。破我從前憔悴顏。翻作新驚喜。

五

人說別離難。相逢亦不易。離情難重陳。相背但垂淚。

六

今夕異昨夕。東燭成雙照。照妾昨時容。嗔郎新歡笑。

七

妾梳頭。郎畫眉。戲雙蛾。卻為誰。問郎知不知。

雨後遊浣園觀奕晚棹而歸

驟雨過秋林。河漢為傾倒。雨歇碧天空。微雲澹縹緲。
與高不畏濕。緩步沙洲道。遂望綠叢陰。物象皆可了。
深林一徑微。輕風亂啼鳥。轉曲不見人。但聞新蟬繞。
稍前樹作笄。堂上二三老。棋聲響清寂。蕭散人語杳。
清樽雨後宜。潤色晴偏好。鬱葱帶雨痕。日光明樹杪。
交枝覆堂陰。暑氣靜如掃。携酒上高臺。脫幘觀林表。
俯眺碧流暗。孤帆宿獨早。酒酣出林垌。清歌達幽窈。

晚烟歸棹疾。明月落川皎。

夢偈

一之日二十夢我復得我一我儼然卧一我能行立
行我顧儼我嘆息復驚詫儼我冥無知行我自憬憬
對人指儼我亦復了不異觀者競紛紛問我儼我故
我徒自陳說覺時私自憶亦復不能明曾記讀心問
偶然得詩句有云身裏身無乃此其是外身亦何為
內身復何以內身能遊行不在外身內內身與外身
是一還是二不然一陽初因剝得其復我當有真我
還我舊宅室不然能分形變化靡所定終來大道成
於此得其兆不然禪悟性去來能自由此中丈六身
不生亦不滅自解坐移時倏爾嗒然笑此時是一身
安所得二我何必明其故偈以筆其異夢覺竟是誰

寄贈孫孺九年文

浮雲捲欲盡孤月澄清暉一掛山阿松復照清流溪
溪旁有凡木緬仰青松姿山溪路徑殊無因得所施

氣味乃相同所志誠不移寒霜增凜冽矯矯顛末齊
明時佇梁棟欂櫨或非宜亦復無屈曲不與群芳隨
中宵託明月清照豈離竒

贈金伯玉

鳳飛凌空霄攬德忽來集衆色備珠宮丹霞絢紅日
重瞳一回盼羽儀為生色長鳴徹層雲律呂含元氣
倏爾遂歸飛高岡豈不習所志在琅玕寧同鷄鶩食
鷹隼任相猜網罟誰能繫戢翼玉池津性靈副特植

況爲王子晉青雲儔相識海上有鳴鴻颾情喚天側

恭頌　成祖文皇帝命編修曾棨等就文淵閣

進學仍　諭勉立志詩

上帝惜人才明君善培養恩皇賁開代延英啟弘敞
隆遇曠古今清秘恣研賞艱難望後車昔人勞嘆想
飲食復教誨中才亦激懷士生感知遇意氣雖自枉
矧讀古人書生平懷追仰溫飽非素志章句殊迷罔
家學陋訓詁況致青雲上七略富石渠大義如指掌

上臣重格心事業勤參兩徒獻資素修破愚以勉彊
恭承聖主恩至言勞諭奬盛事垂簡冊千秋感浩蕩
雲漢長昭回教澤浴高廣養士報在今懷誠抒微讜
泰岱附培塿細流益沉瀁爲誨祝聖人教學每相長
考論親儒臣義理窮今往堯舜傳在茲中天嗣遺響

壽吳太母夫人

寶婺光南極文精曜東壁祖德發孫枝介眉天所錫
膝下訓[illegible]孤才名吐虹霓文章冠當世老氣橫無敵
以此講聞德大節非紉績冰霜飽貞幹增紀過百曆
綸章闡幽光豈獨慰捧檄

古細吟

仙樹引枝長女蘿得牽附碧玉羞小家那能就郎顧

二

連理匪云擬春風度新柳感郎千金意不復惜儂醜

三

儂鬟繞覆肩寶髻爲郎綰郎意儂自知臂向郎偷挽

四

邂逅承郎歡即歡儂亦戀私語低昵郎隔簾人不見

五

紅蘂沾露濕雙彎小倦時背燈解纓帶簟感畏郎持

六

海棠初着雨一枝紅吐艷護惜仗東風含包尚柔顫

七

郎比天上月清光炤土壤妾自委泥塗郎自在天上

八

桒昰非郎意妬花風雨惡但怨妾分慳不怨郎情薄

九

病起減容光思郎不成寐覆水倘難收妾自甘憔悴

題畫

疑是桃花渡居人自往來總無塵世擾山户不妨開

二

天意尊丘壑山靈位太虛樓臺不是幻我擬結吾廬

三

孤樹挺背秀溪光潞自如季來多閱歷不喜更攤書

四

爽颯千峯外湖光面面秋誰將花雨氣吹夢到孤舟

五

十月釀春酒田家稻熟時老人驢背上獨有悄然思

六

嵗杪滿天地林𨫼容盃酒秋大不可量山腥儆何有

七

木脫天為迴秋光入翠微應有明月恨滿山紅葉知

八

遠林倚天外寒峰亂碧流不知山色裡多少事關秋

送房太老師致仕歸

師行無別語從師乞藥方山中多鶴鹿從此日方長

二

初見師都門修髯如仙侶風霜歷十年桂生獨見許

三

聞道白雲山中有通仙徑他日見師面或因採名勝

偶拈

歇卧成曠觀天地自空濶一島入青冥白雲共出沒

二

買米苦無錢且自支吾去居易任天公自有安排處

三

盡長無一事因來放意眠忘物亦忘我但懷付天地

四

夢境葛藤斷醒然只此心此心無一物即此見天心

五

雨後天如洗微風不起時晝長鳥雀靜消庭紅綠知

七言古

呂公歌行

東瀛之水何蒼蒼雲烟鬱葱潞微茫凜然皎月寒秋霜中有司李才且良玉皇香案謫仙郎初來佐職命南鄉手懸明鏡夜有光妖魅潛形狐兎藏老猾對之如負芒水晶宮裏澤且長春來雨露湛汪洋田間老叟康且強捧腹植杖遥相將歡然對語田疇旁賢哉我公不可忘

笛聲清　三闋

笛聲清清夜遥聞不禁情何緣忽作心情惡徒有管絃付蕭索空庭明月鳥棲時芬樹無風自開落

二

笛聲清怨入悲風草木驚孀婦抱兒起嘆泣淚滴衾裯盡為濕孤鴻嘹嚦朧雲寒深林血洒鵑啼急

三

笛聲清月旁中霄分外明胡床三弄魂飛越滌蕭空

山木葉脫瘦蛟起舞老龍吟海天萬里長空淵

贈少京兆紀公孝行

大地一杯老萬古北邙松栢終塵土天性由来泣鬼神芳蹟歷劫常不腐古道今人棄如遺庶見為敵司李哥生養死葬兩無憾毋心惟有蒼天知知君纈代憐君昔育詞五夜摧肝腑野烏何知解孝思哀哀飛鳴遶蘆廬毋成日月叩石涵血淚既竭心如焚親不起兮慟欲絕慟絕殉親君所甘淚漬茵席掩墓塵悽

君分號動行人荒坵纍纍愁雲合形毀骨瘦手足皴土后水伯為君惜同君飲泣沙頭陌灔澦瞿塘自古聞漳水於今堪步迹生我鞠我報罔極力竭血枯報未得堂溲綠此悴高名德重乃来天子識蕪遠堂高達者誰維君有子叩丹𨻶瀝血陳詞天乖聽頓令泉下生光輝今古如君應不死同歸與慕何時已君不見陸印仲東古諸賢遺蹤奕奕標青史

贈張醫永清

丈夫得志為伊周不則為俞為岐伯誰言良相非良醫阿衡亦是從容客仰求帝庭識未得俯視但見白雲深東接蓬萊蒼霧起潛踪近隱多異人比翁或是南陽裔河間亦有張仲景門外時停長者車庭前歷落杏橘影我亦從来喜探奇還丹料應少人知候饒見得長生訣寄取嵩山舊羽衣

醉中偶成

有酒無詩覺太俗有詩無酒索愁何餘吸大斗不知

醉斗酒會有百篇多我昨騎龍天上来李白飲我流霞杯翻然痛醉下天界長嘯一聲奔巨雷下士見之皆驚走令吾大笑不憎口憧破虛空誰與論鎮日詩詩和酒酒

遥進酒壽胡明廷年伯

遥進酒進酒為公壽池陽山水鬱多奇環帶九華與清溪山水靈秀公期順誕生英賢為世資山川功與竹帛垂遥進酒進酒為公壽人生壯宦公與卿仙人

視之如芥淨唐有李鄴侯白衣山人來帝廷中間位
帝成中興乃復絶粒天衢昇上帝曰嗇呂萬事業付
厥子若翁倘徉佳山水遨遊人間八百歲玉京瑤島
相期洪絶粒鳴珂成濟美進公酒爲公歡維公有子
才且賢相期努力事明主坐致四郊絶烽烟我公盃
酒與長年

五言律

送王郡司馬

直北仗重城秋光速去旌津雲三島近海以一帆輕
雨色留君意風聲送遠情南都清署裏夜月獨華明

次董佩鉉集飲韵

風雅誰能識吟哦亦步公當玆新釀熟況復故人同
月襯壺觥底花酣笑語中何如食菊會不與竹林通

春閨

春恨從來慣而今倍自知小庭花落後深院月明時
絡緯情如織停梭淚逐絲芳心渾不定懸寄緑楊枝

二

嫋柳橫金色長條解贈人妾非前日貌郎記去時身
驛使無音達天涯有夢親那堪長惜別處處可憐春

貞女

已守無更適從容別老親一經花萎後便是玉全身
鬱烈悲形影幽貞泣鬼神清風如可仰何必未亡人

秋夜

雨韵經秋碎風聲入夜清淒凉牀一燭冷落恰三更

几榻餘閒况闃何動別情此時不寂寞愁緒亂縱横

送范若侯北旋

落落無相識深情獨此君文如班馬貴才與謝曹分

至行欽吾黨高風愽大群相知何太晚百里共蘭芬

二

聚樂無多日秋風動客忍京華歸路近海月故人知

醞酒憐清夜論文憶許時重来須早駕莫負菊前期

贈友人

大義欽朝野高風邁古今辭榮黄綺志杭節竹松心

野鶴親遊覆閒猿解獨吟千秋誰托契山水有清音

二

聖代無遺德幽光發隱林先憂動衆望獨樂慊孤心

道大宜酬國時清暫解簪不才真可棄抱膝自成吟

送胡吉雲諭德歸首

啟沃披丹舊晨昏願不違家嬋娛袖重京月一肩歸

國計懷脂轄君恩沐舞緋湖山難久戀胡已閱黄菲

壽林東里年伯

山居耽靜久登嘯僭偏長松竹高人意琴書午夢香

忘機饒歲月有道合行藏猿鶴無相洴恩綸賁草堂

壽周太和年祖

塵界脩然外高懷萬卷書先夫觀易日衛武有詩餘

紱服光南極綸章下玉除三槐陰正茂應自愛吾盧

壽趙觀坪年伯

至行欽吾黨高風繼古人詩書存道性筆墨老閒身

五柳堂仍昨三槐植正新宣麻應計日猿鶴侍皇綸

贈呂年伯母節壽

巾幗綱常繫和丸義更深詩書慈父訓托寄大臣心

機杼傳經緯氷霜壽古今芳徽追孟氏彤管紀朝簪

書樵子一翁頭

何處鶯雲起天閒辨徽聲千峰木雨氣一月冷邊城

有燭樽罍靜微香盡雀輕若奇應有遇悲感見人情

其二

離合知天意鸞笙長道心聽花疑帝女語雨望高岑
乳燕成春老黃梅與夢深退情誰寄似我意在疎林

贈梁公狄之任太康

友道於今少嚶鳴千載餘君臣千古事離合數行書
玉署慚簪筆花城隱吏輿一言當贈遠各不負居諸

其二

海内彫殘甚懷柔賴宰官逢人思逈告無計祇長嘆
憂世當如病匡時莫畏難聖明方在御猶望共披丹

贈戴聖叙

海内二三友天涯皆子知十年迎落魄千里憶臨岐
古道今應少高懷爾共之好從太康去努力更相期

時聖叙從公狄任

題梁氏册

黃閣承恩舊綸章下玉除似因南極瑞却奏德星書

璧上雙蟠鬚指前滿繡裙作忠應世世珂里慶方餘

送胡卣臣給諫旋里

抗疏寧辭罪功名未足論一身忘顯晦千古自朝昏
國事今方亟君才衆所尊莫言輕似葉烽火避前村

其二

感時當痛哭諍抱竟誰陳世共期刑措君方沐澤新
肝衡應抱膝動恐莫辭迍泉石無勲癖江湖待後綸

壽吳太母安人

海内推冠冕萱堂識義方恩勤今孟母清白舊河陽
蘭竹承餘蔭松筠帶晚香介眉應不老綸綍佇重光

失題

濟世誰堪許時歌行路難升沉人面改榮辱酒腸寬
未老春方奢無營野自安扁舟好乘興恐作楚狂看

失題

春入空濛際天歸浩淼鄉雲中方散玉海内半無粮
白鵠留高影紅梅剛素粧山公今未遠猶許舊清狂

七言律

送岳父之任光州

翩翩五馬足風流一路澄清攬轡收三十年來推渭
水二千里外見中州遐方久已占鸞鳳到處應無佩
犢牛却笑秉龍愧无禮匏瓜猶自繫林丘

岳父陞任光州光之民卧轍不去因爲之詩亦
從衆之意也

借冦踈來不可期一肩行李鶴相隨花封隔地成無

色芳草連天若有知民意自爲攀轡轍帝心何靳轉
綸絲只緣一郡邮思足泠落蘇松桃李枝

送岳父之任杭清軍

東南冦盜久喧豗克詰從來貴得才明鏡圖於西子
面法星高傍兩峯開花迎劍佩月初上草偃萑苻風
欲來爲識禹杭今孔棘齊瞻瑞日到春臺

寄趙子疑

山河引我思千里夢寐尋君已二年雲擁恒峯迷遠

翠月盈海浦帳寒烟相𢤱俠骨應如昨獨步雄才可
着先英爲長揚猶未達頓教憔悴楚騷篇

元宵夜遊次董佩兹韵

夜半尋春樂未央途逢我也任徜徉儘教白眼抛塵
俗恐使良宵欠羽觴燈火浮空紅作幕棋臺印月玉
爲粧馬蹄遥帶紗籠影一路輕輕破曉霜

望日同宫孝廉熊山人泛舟即事限韻

泛舟載酒喜相同七步雄才我媿公咿啞聲中流客

志翩翻篷角掛晴風雲迷遠樹浮烟逈日漾輕波落
照紅把盞催詩猶未就爲舟又過古溪東

葉憲副公兩尊人並年七十餘祖母年九十餘
壽之以詩

光分南極彩雲飛兩世承歡頤不違王母於今傳嗣
服太丘猶自着班衣龜浮玉液天香遠鶴拜槐庭月
影微聖眷祇應勤帝佐重重綸誥出丹墀

讀心問篇有作贈劉念白

蠢然雕蟲未足論誰將棒喝指迷津百年莫辨夢中夢萬似難規身裏身些子去来誰是主箇中消息豈關人知君打得泥團破萬紫千紅何處春

寄懐孟綱宜

一嘆離群數載過堪驚歲月易蹉跎自知白髮猶如舊借問青雲事若何海内同人唯我輩塵埃知己可能多何時漫假山陰棹傾倒相從發醉歌

花月吟

月下看花花可憐花光月影兩翩遷花前酒客月留影月下美人花並肩花媚不妨邀月宿月孤應也伴花眠從来月與花相得花正開時月正圓

二

有花有月總堪思月滿寒潭花滿枝明月有情花好處好花無語月明時無邊月色添花媚一寸花心倩月知何事題花兼詠月花前月下兩相宜

戲詠姜字東姜巽之山人因拙詠有問江淹之一句

漫將夢筆推江氏彩筆雖同另一姜贏得兩峯生額角不將一點落邊傍天花亂墜偏稱女藝憾高懸也是王堪笑文通鮑作賦濡毫祗為水工忙

春陰偶成

春陰深院閉門時凭几焚香有所思點淡小窗敲凍雪零星黄雀抱寒枝尋春無計非闌懶說夢凭誰總是痴獨坐不堪閑悵悵几迴强讀少陵詩

雪花

花飛六出自春栽誰信偏於落處開幾度臨風驚墮樹滿庭無跡欲鋪苔叢寒不礙蜂啣取堆素應知鶴漫猜最是多情憐寶髻爭簪散插滿頭来

讀董佩鉉敬行書此以復

寄来雅調出天成讀罷長歌百感萌世事已非原局面老臣猶有舊孫貞不將憂國憂民意減却吟風弄月情肯道古今渾是幻常留詩卷壽民生

約友人清話值有園亭之遊久待不至岱呈
都無紅蕚與青枝兀坐蓬茅但賦詩桌上龍烟書作
圍几前吐艷筆生芝身閒儘教隣常滿情至何妨客
到遲但令相逢須盡醉奇懷重與判芳時

瓶花
平分春色向瓶中一室芳菲亦化工影入硯池翻墨
雨輕迴歌扇動香風夢時欲作莊周蝶艷處疑為楊
帝宮詩意却嬌春意淡筆花飛出伴芳叢

賦得雨中春樹萬人家
帝呼靈雨下天都山色蒼茫乍有無樹洗新妝紅歷
亂柳迷萬井綠平鋪孰從春女行邳岫看殺山人入
畫圖向晚濕烟凝未散家家燈火半模糊

子月望七日壽鍾老師
一代名臣帝賚時紛紛梅雪早生姿星橫東壁推文
宿律應黃鍾肇彩絲雅道主盟欣有託宏猷調鼎頭
無期不須更引南山祝玉曆添長歲若斯

遠樹穿雲
海國風光入畫圖誰來處處看茫鋪長宜綠蔭分晴
雨看盡寒烟半有無錢道明霞山樹晚一行白鷺野
雲孤天空極目渾無際日暮聊也對酒壚

贈醫
仙居原近鶴岑家混跡蓬游寄海涯丹畔有陰皆是
橘舍旁無地不宜花揮毫鏗戛詩成玉點黏離披字
作霞方外畫傳多異術丹成許我飯胡麻

和宮鶯儕孝廉途次之作兼呈為別
草玄閣下半榛荊拔劍長歌氣□平傲骨□□狂似
癖詩腸無賴醉還清愁同綠玉非和氏賦自憐狂似
長卿珍重聯鑣能暫過春深楊柳為情比凌雲有

贈倪相如老伯之任營丘
難將好雨挽千旌一片濃雲似別情鬖鬖幾曾遮望
眼廉纖自泛泉聲淵明祿薄原如寄司馬才優豈
但名百里可能煩卧治瑯琊從此播餘□那所

感懷十詠

不才遭擯自分亦甘卞玉空悲燕石貽誚豈敢嘯嘆謬滋怨尤然而淪落十年昂藏七尺三都可賦一事無成抱病多愁長歌欲泣聞有得句輙付短箋演次成章請教知己

一春寧負看花時偃卧虛窻悄獨思抱病怕逢生客過懷才空有細君知孫邈白墮吞仍嬾暫付莊周夢亦癡詩骨增癯緣底事青山猶可伴支離

其二

春恨撩人事事非功名如夢與心違蹉峨朱戶奔如市冷落蓬門到者稀眼孔亦隨人勢利面龐自覺我卑微窮途未肯哭狂籍放眼山前嘯落暉

其三

世事難憑項與劉江東豪俊亦包羞論人成敗皆如此從我疎狂不自由白雪陽春誰見許高山流水摠閑愁徒憐齊瑟工無用傲骨崚嶒未肯休

其四

才名虛負自垂髫三十無成鐵硯銷迕俗文章真有鬼慣人貧賤漫成驕清狂不向愁中減磊磈難從醉裏消我欲盡除逢世想竹松猿鶴共相招

其五

書空咄咄不堪論對酒長歌憶古人司馬豈真緣病廢杜陵然亦為詩貧玉光自笑悲無用劍氣誰憐色尚新祇有苦吟能傲世無如雙淚已沾巾

其六

如天聖主自憐才詔下求賢遍草萊科第漫云能得士病狂何事只啣盃高陽嗜酒寧吾侶荊野違城正可哀誰肯薦雄文似者甘泉有賦尚堪裁

其七

堪嘆儒冠解負人十年落落與誰論既云窮達皆由命何用聰明悞此身吾道可憑應有遇斯文未喪豈長貧自知七尺生非偶搔首青天欲脫巾

其八

清明一榻夢初闌四壁蕭然分所安花事蹉跎春興淺病懷寂寞帶圍寬風塵慧識今應少貧賤交情自古難無那低細渾欲醉小庭風雨共辛酸

其九

疏賤讒從間逐臣窮來空自嘆迷津投竿未可酬明主捧檄何由慰老親淪落久應蓋白眼江湖今已慣閑身相逢漫說封侯相囊裡霜鋒尚未伸

其十

十年磨杵嘆無成又對青山作主盟飛鳥亦應憐我倦庭花猶自逐愁生羞看落魄還稱俠枉笑揮毫浪得名海內故人多不賤祗應擯臭捎長卿

傳臚紀事

日色曈曨繞瑞烟輝煌冠劍玉階前千官鵠立隨俾伏三唱臚宣近御筵泰道初開明主運隆恩首被小臣緣遭逢自愧匡時策獻曝長依尺五天

其二

瑤階初拂聖顏開賜對文華盡草萊四十八中勞夢卜九重天上識庸疾半生自許非溫飽一代相期竭駑駘宵旰祗今煩帝座恩榮何以謝芸臺

京邸偶作

十載聞吟浪得名一官猶自作書生邑囊羞澁支持盡瘦馬伶仃款段行香惹御爐衷未散日移花影夢還清玉堂不是偷安地傾向編摩答聖明

履任日偶成

鐘鼓沉沉入木天朝衣猶帶御爐煙圖書有籍堂仍韻案牘無營吏亦慳鳥為排衙成睍睆水非僉押自淪漣須知職掌關君德願續卷阿奏聖筵

偶題

宿囊只有數錢餘自討無聊但讀書四壁行吟猶浩落中廚舉火尚躊躇文章有鬼窮難遣妻子交推業未除湖因謾誇男子志昂藏空嘆困居諸

宦況

不脫愁酸似蠹魚閉門曾草太玄書京華喧閙傷羅雀簪笏追隨嘆索居優孟有歌羞拙吏侏儒能飽厭長驅舊來慣識窮滋味比似山園未得如

酬鍾昭明夫子見寄次韻

十年桃李仰門栽知我恩深愧不才聖代文明收寸枝書生寵遇近三台許身竊以千秋命讀秘安能萬古該夫子頻言勤教我箴銘時復礪芸臺

所思

望望鮮鴻欲見難閒緘讀罷轉愁嘆祇應羌笛難重度豈調琵琶不再彈病語傳來眉黛淺夢魂隔處帶圍寬相思無語書難盡好倩誰人寄遠餐

其二

慧性猶堪我共知雛鶯乳燕帶嬌癡撲開籐蔓隨伊便解散絲籠任所之馴兎有情猶戀主飛花不嗔尚棲枝坐來不識閒風月漏盡燈殘有所思

寒食登明遠樓次育秋岳

飛鳴無用羨梁雎身隱何妨更賦辭花亂可容蜂戲穩雲空不碍鶴歸遲暫同鮑老登場日且學盧生入夢時朋輩高樓寒食後脫冠露頂短垂絲

再登明遠樓

勝日登臨莫厭貧滿城花柳一時春束瞻星近遙天闕西望雲封憶紫宸江楚狼烟愁白晝秦關鬼大半新燐悲凉極目傷心意落照迴風對夕塵

贈楚姬次韻

天涯春色自蒼蒼故國三千隔渺茫雁書尚傳逾塞冷花飛猶帶茂陵芳白頭人老吟如絮長夜愁多鬢早霜薄命久甘塵土棄飄零何敢怨他鄉

贈念侶太夫人壽

蜀嶺新承婺女光懷清幾歲老風霜鳳毛貽下文章在熊胆和成機杼凉視草磚移寶座影撤蓮燭帶御鑪香更為小阮歌慈壽須記當年賭紫囊

五言排律

贈呂思皐司理

東國經綸手，平江社稷才。吳鉤鋒乍起，渠鏡照全開。雪枉盆無覆，拋奸枳可摧。哀矜披霧澤，擊斷震霆雷。名豈汕憧重，春從黍谷迴。周黎群待沫，孔笏已無災。綠葉誰簪析，紅蓮可植梶。猷恭張敞篆，望著郭隗臺。保障基逾鞏，安壤道益培。識屏應早達，釣渭已歸來。帝重循良佐，天資柱石材。風雲乘世數，霖雨遍埏垓。

共卜千秋業，俄從一境恢。衣冠勤拜祝，縫掖幸追陪。德切高山仰，歌從下里裁。芳徽如不泯，夜夜望三台。

重陽百句 重陽乃家君誕辰之前一日也，即事成詠，以百為期，微壽也

佳節正重陽，班衣與歲長。日精方吐瑞，金萼競抽黃。霏靡仙人骨，輕盈帝子粧。繁陰風乍合，幽韵坐來香。不與春叢並，寧辭晚節芳。寒潭宜爛熳，燒岸送悠揚。土屑層分蕋，黃中細結房。甘泉英可掇，鶴髮老曾嘗。秀色迎朝露，穠華傲夜霜。簪朋欣既具，梓戚幸相將。紫氣瞻難盡，芳筵樂未央。庭闈占雅聚，樽俎合高張。少長多名宿，群賢集濟蹌。珠璣驚錯落，談笑雜琳瑯。吐彩燒銀燭，傳盃泛玉漿。白衣人不待，烏帽落何妨。鴻雁和歌韻，茱萸入醉鄉。清風入綺席，明月下迴廊。酒政傳來苛，花籌擲去忙。調琴鳴素籟，拂劍吐寒光。賓主形全畧，趨迎事已忘。興酣隨嘯傲，漏轉任清狂。夜氣逾澄徹，星河獨渺茫。良宵難負却，令序可徜徉。豈但登高會，還稱介壽觴。南山詩有托，北海酒無量。

鶴舞筵前曲，松留雨後蒼。瑤池桃再熟，金德令方昌。五柳開陶徑，三槐列晉堂。衆稱安且吉，天俾壽而臧。厚德應難老，勤思自合償。風猶追古昔，人似卧羲皇。幸睹靈椿茂，慚非玉樹行。過庭叨鯉對，破浪愧龍翔。繼業三無一，論才百不當。蘇秦迷魏闕，司馬滯詞場。霧隱芝蘭室，雲深薜荔墻。探奇窮海國，勵志振扶桑。門外留車跡，床頭散卷囊。筆花空倚壁，俠氣欲凌滄。未遂龍雲際，甘同豹霧藏。時清羞伏櫪，主聖儼垂裳。

廟畧追湯武邊籌陋漢唐經綸傳鼎軸威德播遐荒
南北收狂螘東西絕跳梁黔黎知戴帝異域盡來王
清晏遺千載恬熙詎一方逸情飛素管詩思滿寒塘
樂事今多值清樽會可常巴人無雅調聊以慶時康

贈欽大中丞撫治河南

旺氣満中州全形踞上游地連龍虎窟山接帝王丘
巨鎮推堂奧雄藩帶遠洲一方需帝賚萬姓仰神謀
召虎威名夙汾陽智筭周漢廷無與匹俗吏豈能儔

鴛鷺班曾預鷹鸇逐未休精忠堪浴日勁節欲凌秋
五夜黃麻出三軍紫氣浮帝心勤錫介臣職在分憂
象鉞承君寵揮戈裕壯猷寒霜凝赫奕夜月照貔貅
簡命從天下王言不宿留征塵隨後騎飛鳥逐前騶
駿業今方著鴻功日可收吾鄉有戚事石勒岳山頭

贈王逢源都諫還常少時方澤禮成

盛世台銜望清時禮樂臣衣冠留渾噩文質任清淳
禦侮全樽俎懷誠動鬼神聖心方奏格署職見精禋

告慶星雲順迴鑾氣象新寔功占物阜祖德裕民屯
鉅典資良弼鴻麻綏紫宸禎符當獻頌載筆紀經綸

送楊旭崙太史使定藩

閒氣貞元合東州產異人靈鍾山谷媚道郅主臣親
稽德資咸有家修随大醇鹽梅調袞職霖雨濟民屯
丹陛王綸重皇華冊命新西藩欽漢使侯甸識儒臣
閩俗應聞鄭陳詩矛咏觴還朝須遙駕沃佇經綸

喜雨

齋禱方傳勅甘霖已應時好生天地合猶病鬼神知
民隱關宸慮寔功君聖慈玄穹通一氣厚澤遍三陲
感格歸明主勵勤賴衆思群工皆彥碩何以佐雍熙

賑濟應制

至德弘兼覆皇仁念已飢痌瘝傷億兆須賚沛郊畿
待哺民猶子同憂衆所歸深居周蔀屋旰食切民依
澤解波同潤恩深露未晞光明真作燭長此傍宸樞

夏至齋居次陳彥升宗伯韵

典禮匪云報坤輿道可宮玄香来樹抄齊志蔚耄瑞
大鏡千林靜氷心五夜寒兩儀無失序四野未全安
禾黍荒兵氣犲狼鼓壘關多憂天至愛竭澤地艱難
所願黃金賤能令赤賦完微誠寧感格矢志對郊壇

五言絕句

湖上

舟輕棹力微風靜波痕偃漁唱起蘆叢不知隔近遠

寄友人

應為題鳳来不見藏遠去花落屐聲間雲飛不知處

深院

深院寂無人繁花開自落衆鳥不啼花鶯飛響寥廓

冬夜

星淡月空闊天寒凍不流更深未成寐戍鼓響無休

山居逼歲

稚子四周歲逢人知問親問言驚自省身是未歸人

觀畫鳳

畫鳳非真鳳光輝憑著宣丹青雖有筆應是想當然

惜花

惜花為折却莫教春風吹春風但解妬妾心那所知

愛月

愛此月明夜翩然 嘆落寞閒堦暫佇立影動欹難索

偶拈

得遂消山志園林入夢多逢人頻借問遊興近如何

送戴巖筆同晨謫豫州

病後不作長語深語綺語隨口寄意知大方

亦不以格律繩之也

謫去君無恨逢場亦偶然譬如看嵩嶽好趂杏花天

其二

往事何須論思嫌揔可忘天心仁愛甚六月不飛霜

其三

兒女緣雖薄千秋道義深勉君須進學兩地證同心

其四

豫洛猶中土平心任所之此邦多藥物隨便寄親知

七言絶句

遇杭人須外父德政因自燕寄呈

誹遣華聞達帝鐵行人口裡盡為碑還知明聖湖邊

草也托東風不亂吹

題畫

千山如髻捧飛泉寺隱疎林抹晚烟野艇無人天地

濶柳看雲樹一茫然

晚舟

夾岸青莎蕩晚風一帆倒影月明中還聞笑語墜帷

裏人在層樓第幾重

寄趙子凝

初時馬首分春色又逢秋風動別思此意憑人傳不

得却教明月與君知

至日偶成

聖主已臨冊闕日小臣猶自戀江湖山人也解華封

祝半是隨聲不敢呼

欲王心東齋頭

一杯聊與破冬風塵上春熏便不同莫怪玉山頹未得主人先入醉鄉中

其二

呼盧滑白意如何更遣詩城佐酒魔幸有泰系餘勇在酒兵行隊也無多

絶句

梨花庭院月娟娟梅蕋枝頭雪宛然風韻一般看欲

錯不知春在阿誰邊

春日

自是春來玩物華一庭新柳帯風斜春光到處無物東先入燕山處士家

獨坐

風聲如吼蕩塵沙一覺東窓日又斜獨坐怎堪銷悵悃爐香未絶讀南華

賦得雲山漫漫使人愁

雲鎖青山白練横不堪回首只長征人生老旅原爲客獨惜天涯遊子情

東姜翼之山人

春寒集霰却如鹽白雪陽春調獨兼到處逢人勤齒頰不知曾否問江淹

次友人韵

幾度詩名挽大家從来筆陣是生涯縁君一闋陽春曲吹破庭梅無數花

古意

壻在邊陽妾未行朦朧欲到怯孤城無端夢裡誰驚破却是金釵落枕聲

閨思

翠翹欲上又還休舊事思量一段愁記得雙眉剛畫却喚郎爲整玉搔頭

明妃

埋罷新粧出漢城蛾眉顰促倍嬌生當時錯恨毛延

壽豈有丹青畫得成

平臺召對紀事

平臺深審主知新茶餅傳呼賜小臣珍重聖恩餐未敢攜來懷袖奉雙親

其二

繚繞爐烟御袖垂天顏和霽侍臣知從容奏罷安民策中使傳宣退食時

送家慈旋里

祿食何曾奉北堂牽衣空自語徬徨不堪燈火朝參夜猶似晨昏慰故鄉

其二

膝下誰經賦遠遊離亭官舍兩含愁關情不及依依柳長自隨人過別洲

夢中作

空明壁立萬尋高欲障縵綿氣不豪一旦盡情收拾起天光依舊赤條條

其二

泥汚蓮花原不染但生牽惹即非真滿山紅紫喧啼鳥不礙遊行頂上人

題程仲玉歲朝

誰剪東風爛熳枝一瓶百卉競芳時天工無限春消息都付人間老畫師

戲柬倪鶴靜瀾兩儀部

春來新柳弄絲柔好似逢人未肯休況是流鶯紅了

在不須多病獨躭愁

其二

莫將彈鋏學王郎自有新詞佐酒狂一夢閉窗渾欲老溫柔不羨白雲鄉

千一座上看冰山

誰遣孫袁雪後逢同巒歷亂白雲封世人莫作冰山看瑤島飛來第一峯

入夜冰山内置燈

曇花滿佈夜光騰照徹千巖實氣增指示旁人源不解雪山六祖正傳燈

元日仝若侯玟虛諸昆弟過予一齋中

春風纔度臘初收此日聯鑣作勝遊名華滿前皆舊識何人為覓孟江州

再贈戴巖犖司農

共君相與我多年骨肉情親臭味專此後不須悲遠別燕周同在太慈天

其二

平昔過從供草草知君將行暫過別請君為画煙波圖畫我兩人共潦倒

其三

頌君莫當作遷官布德宣猷自古難百姓只如兒女看中州一路須聲寬

失題

便從通路下天津指點家園見故人一夜夢魂歸計

得鄰鷄喚醒客中身

詞

如夢令 春睡

正是困人天氣那更綠嬌紅膩誰叫小名兒問道綠窗醒未夢裡夢裡枝上流鶯喚起

菩薩蠻 落花

誰教片片紅盈幕曉來卻恨東風惡莫道別無情花髼樵雨聲 殘香妝未得飄泊無顏色早又妬花開當初誰著來

阮郎歸 赴試月夕

一灣小徑襯青蘿金風透樹過畫堂人已皆離歌相思奈若何 須一醉莫辭酡傳盃問月娥嫦娥應已發新柯仙郎折得麽

阮郎歸 別子鵬搏

庭梧搖曳晚風斜秋光拂絳紗相看咫尺便天涯明朝速去賒 裁好句泛流霞含情對月華今年狀比去年嘉瓊枝一樹花

浪淘沙 別李聚五

明月滿高樓別恨悠悠月光還遣許多愁天上蟾枝人折得月掛梢頭 好事與君留舊恨全收相看把酒問清幽今歲仙娥應有意別樣風流

浪淘沙 秋景圖贈崐石吳令君別

秋月掛秋天秋景蕭然秋風還送君鞭秋裡流光君在好秋宇冰絃 秋樹噪秋蟬秋意纏綿秋秋清不比令君賢秋應為君留去色秋浦寒煙

西江月 詠雪

柳絮無聲著地梨花有意隨風樓臺宮殿碧玲瓏鶯看玉龍飛動 海氣呵成混沌篙牙齎破虛空灞橋詩在醉鄉中驢背何人吟矣

醉花陰 秋思

人間好事團還缺枉把閒情結孤館夢初回只靜燈殘往事思量徹 金樽同醉花間月恨殺難成別寂寞又誰憐記得當初眼底傳情切

南柯子 端陽前一日為家弟誕辰王心東[illegible]致虛見過

壽縷將增繫昌陽更繞霞高軒特地過山家相對良朋美酒興還賒 紈扇輕搖暑涼風淡着紗鳳簫吹徹小梅花恰似瀛洲仙侶弄清華

雨中花 懷人

窗外雨聲剛住了准擬望眼前一笑縈陌塵中綠楊影裏路徑知多少 望眼如穿猶未到料也應芳心天紹待得歸來碧紗深處卻把銀缸照

南鄉子 春閨

最怕是昏黃小苑文禽蹴宿忙那更一簾風雨急淒涼短燭熒熒伴夜長 懶上合歡床感損雙蛾斷盡腸漫覷小鬟偏睡穩堪傷羞看薰籠被底香

蝶戀花 候王心東歸

春色君將一半去一半還留伴我幽人住幾度青山雲外封瀟瀟數點梅花雨 匹馬歸來尋舊與燕語新巢鶯老花深處勝水名山知幾許閒來細說天[illegible]

[illegible]

千秋歲 元宵

上元時節散盡梅梢雪簫鼓喧燈花結華筵酒病渴紫陌春游歇愁脈脈流斷的似人嗚咽 乍覺春思切眼底風光別景媚處心偏熱晴香浮夢遠歌韻連雲徹歡笑裏幽情萬種憑誰說

滿路花 秋閨

風疎竹韻清雨重花心折黃昏深院裏情淒絕盈盈

孤抱無語雙蛾結天涯頻望斷淚滴痕深此情堪對誰說 回思那日恨絲無言別無端人去後相思切依稀曾囑歸近秋時節越越添悲咽萬種淒涼教人兩地孤孑

滿江紅 春思

媚色牽人自難禁春情飛越正搖思懨懨款撫小窗夢微蝴蝶不知春欲去子規聲裡芳心歇斷送了嫩蕊與嬌花東風劣 歡會少多離別去後事何時說

似遊絲千丈縈迴難綴芳草萋萋無限恨落紅點點如啼血最苦是翠被晚香殘燈將滅

鳳凰臺上憶吹簫 秋思

露冷霜清雲濃雨細掟成一段深秋任歌翻舊譜唱徹新愁悠悠天公不管從前事欲說還休眉頭恨幾番掃去又上心頭　休休這田寂寞縱有那千般一筆都勾念天台路遠霧斷秦樓曾記香分嫩莁蓋都作蝶浪蜂遊無端事應教知否恐付東流

壺中天 謝胡丙求表叔梅花之約

春華漸吐訝奇花待我也成虛閣酒約詩盟渾不記料是恼人忘却花氣叢中燭光影裏獨獨山翁酌王鈎不掛東風偷入簾箔　此日雨下思量心情各自枉把晴光錯誰信晴光偏解妬移下一天蕭索細雨簾纖輕風戞擊松竹成飄泊金爐香冷夜來更漏如昨

賀新郎 夏景

綠蔭新蟬歇恨無端涼風過暑翠簾高揭惱亂一窓幽夢裏羸得柔腸千結誰直恁歌聲清越記得當初新月下慢撩人私語相和切怕是輕離別　彩雲一片遥明滅趁薰風荷香十里抒襟爽徹欲把等閒都撇却那禁芳情漏洩又況是困人時節只恐章臺人去後一枝兒謝却青青葉思往事心如結

古處堂集卷之四 終

跋

燕趙古所稱慷慨悲歌之地士生其門講節義重然諾其於文章爾雅譽望交游所不習也自高邑趙忠毅公高陽孫文正公吳橋范文貞公倡明古學奬拔士類為千秋不朽之人海内月旦家不惟不敢以慷慨悲歌盡燕趙且指為風氣所歸其有繼三先生而起為燕趙文壇之宗天下士歸之如雲依山如水朝海者則靜海高文端公也公出徐勿齋先生之門如

漢人尚守師說凡立朝行已論文交友不肯班行近代馬昔前輩米吉土狎余制舉業覧公公擊節曰大雅不作王風蔓草英絶領袖端在此子歟是時公頗有吐哺倒屣之誠而余則懷襍袂登門之耻終不一謁公公不罪也凡所交游延譽殆逾夫古之韓歐成人聲名終是公門中桃李古之狄郭好奬士類終是槧籠内參苓以視公之於余小子未有一面之識而每飯不忘其惜才好士當在何等嗟乎數年来余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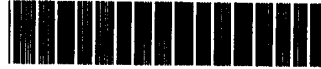
戰屢北已成咸名難居之房琯公遂為稱過其才也龐十元累公知人之明不亦多乎公往矣嗣君勵昌履文上谷為予庠師手公文集語予曰先文端望子如望明星馬見子不第若處天地間第一桂目礙齊之事焉子之深知已也集成可無言乎公人如日月之懸光文如河嶽之騰彩余何敢以螗蛄而問大椿之價特述受知於公之始末為跋數語於後以正告天下後世曰燕趙之間代有聞人其好奬人才更為

古人所不及不得徒以慷慨悲歌盡之也公良友范若侯當年之卧龍鳳雛而不能贍妻子於既沒勵昌師遵父命蔫羊舌邱城之誼公歷家牢入拜相而勵昌師時嘆此門其去楊震子孫蔬食步行不甚相遠則公所至氷蘗不開可知也古人所謂餘事猶足相傳此之謂歟

辛丑除月上谷門晚學陳僖頓首拜譔跋後

先文端公自總角時即為詩古文詞洎登賢書隨有漸堂初集行世一時紙貴長安名噪海内及讀書中秘館閣應制諸作甚富彼時與同館諸公彙刻成帙俱以甲申之變失諸兵火中厥後公政之暇不廢著述每自言詩文較十年前更進一格然猶謂不及古人故終其身不輟抒者惟究心性命闡明理學註有孝經西銘二書行世已久至於來往筆札從不留草不孝僅得抄存數紙甲申以後諸詩又以捐館舍昔

書籍留京邸為攫書者併携以去竟無副本僅從殘書散帙中得其一二嗚呼先公德行學問膾炙人口固不待文章而始傳然而失之兵火者半失之攫竊者半不孝每一思維輒深痛悼今彙已刻未刻註疏詩文諸體若干篇共成一帙愛之梓人公諸海内其文之為左史秦漢為韓柳歐蘇詩之為太白為少陵以及王孟高岑諸公傳之天下後世自有知者不孝何能深窺其奧至於孝經釋畧西銘衍義并告天誅心等文則又先文端公一生學問得力處不僅作文字觀也已

不孝男恒懋拜記

古處堂集四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高爾儼撰爾儼字岱輿靜海人前明崇禎庚辰進士授編修入國朝官至大學士謚文端是集大抵應酬之作亦尚沿明季之餘習